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

齊航福 著

中西書局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

齊航福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 / 齊航福著. —上海:
中西書局, 2015. 8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ISBN 978-7-5475-0870-1

I. ①殷… II. ①齊… III. ①甲骨文-賓語-詞序-
研究 IV. ①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30911 號

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

齊航福 著

責任編輯 秦志華 田 穎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銷 各地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8.75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75-0870-1 / H·044

定價 68.00 元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博士叢書》序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的第一輯即將陸續出版，劉釗教授和中西書局要我在這套叢書前寫幾句話。

這套博士叢書所收的大多是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方面的博士學位論文，是這些年輕學者們在學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些博士論文經過兩岸三地十餘位專家審讀，最終入選叢書出版，至少說明它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進作用。我也曾讀過第一輯的部分入選論文或其中的一些章節，感到就我讀過的部分而言，是比較扎實嚴謹、言之有物的，值得相關研究者參考。當然，這些著作肯定也存在不少問題和錯誤，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教。

袁錫圭

2012年9月13日

序

齊航福的博士學位論文《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即將付印出版，他希望我寫篇序言。借此機會，我談一點感想。

2007年初秋，齊航福考入首都師範大學，跟我攻讀古文字學博士學位。入學不久，就面臨論文選題問題。他喜歡研究語法，就提出要以“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據我所知，甲骨文賓語語序是一個重要而又複雜的研究課題。過去，陳夢家先生《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沈培先生《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都做過研究。但是，專就甲骨文賓語語序作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還沒有人做過，因此，我同意他的選題。

齊航福在2007—2010年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殫精竭慮，日以繼夜，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在充分吸收前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了這部博士學位論文。這部博士學位論文經過同行專家審讀，最終入選“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從這一點可以說明本書的學術價值。至於書中蘊含的許多研究心得，這裏無法一一介紹，凡對語法有興趣的讀者，閱讀之後，自有公斷，用不着我在這裏多說。與同類著作相比，我覺得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很有特色。

第一，注重廣搜甲骨語料。呂叔湘先生晚年把自己的治學原則總結為“廣搜事例、歸納條理，反對摭拾新奇、游談無根”。齊航福博士注重廣搜甲骨語料，尤其關注新材料。所謂新材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新出土的甲骨材料，例如《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另一種是新綴合的甲骨材料，例如《甲骨綴合集》（臺灣樂學書局，1999年）、

《甲骨綴合續集》(臺灣文津出版社,2004年)等。本書宏富翔實的材料,說明作者注重第一手甲骨語料的搜集,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紮實的的第一手甲骨語料的基礎之上。

第二,運用“類組說”進行甲骨卜辭句法分析。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漢語的語料。但是,要作為語料來使用的先決條件便是要確定其時代。董作賓先生創立五期說,鑿破鴻蒙,意義深遠。但是,其弊病是把甲骨字體分類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今天,甲骨學者認識到,卜辭的字體分類與斷代是兩個不同的步驟,我們應先根據字體等特徵分卜辭為若干類,然後分別判定各類所屬時代。這是甲骨斷代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現在,甲骨斷代,已從董作賓先生的“一系”五期說,發展為陳夢家、李學勤等先生的“兩系”類組說。齊航福博士注意到,不同類組的卜辭在占卜同一類內容時,語序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他把“類組說”運用到甲骨文句法分析中,取得較好的研究成果。

第三,運用“虛實交會”進行甲骨卜辭釋讀。楊樹達先生在《詞詮·序例》中說:“凡讀書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訓詁,二曰通文法。訓詁治其實,文法求其虛。清儒善說經者,首推高郵王氏。其所著書,如《廣雅疏證》,徵實之事也;《經傳釋詞》,擣虛之事也。其《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則交會虛實而成者也。”讀古代文獻如此,讀甲骨文也是如此。由於對甲骨文辭例含義的理解會影響到對句式的分析,所以齊航福博士對部分辭例含義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如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十六則:黃類卜辭“其+姓名+正”結構與含義解,較為可信。

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合集·序》裏說,殷墟遺址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數量約為15萬片。很多人以為這是虛妄之辭。據2014年5月15日中國新聞網報導,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甲骨34512片;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甲骨25836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甲骨22463片;濟南山東博物館收藏甲骨10588片。僅僅以上四家單位所藏有字甲骨合計93399片。因此胡先生估計海內外所藏有字甲骨為15萬片並非虛妄之辭,應該是有根據的。若以每

片 10 字計算，總字數已超過 150 萬字。這是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的寶藏，一個人即便傾其一生也發掘不盡、研究不完。我希望，齊航福博士在甲骨學領域裏繼續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績。

黃天樹

2015 年 5 月 24 日於北京

內 容 提 要

殷墟甲骨文是迄今發現的最早而又成系統的漢語言資料。它對於研究古漢語尤其是殷商時期古漢語意義重大。本書主要利用殷墟甲骨文探討賓語相關問題。

緒論中簡略回顧學界對甲骨文語法尤其是句法的研究情況，闡述選題的意義，並交代選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是對賓語前置句的整理與研究。賓語前置句共五類，其中“惠字賓語前置句”、“唯字賓語前置句”與“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三類常見，“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與“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兩類少見。五類賓語前置句組類分佈特徵明顯，如“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有 93 例，不見於村中南系列中的各組類，除 1 例見於非王卜辭中的子組外，其餘各例均見於村北系列中的賓組(91 例)與自組(1 例)。“唯字賓語前置句”也集中見於村北系列，村中南系列與非王卜辭中卻極為少見。“惠字賓語前置句”則以村中南系列中最多，其數量上遠超過在村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的數量總和。

第二、三章整理兼語句與兼語前置句。甲骨文中的兼語句除少數屬於有無類外，其餘均屬於使令類。引導使令類兼語句的動詞有五個，因有些辭例中“曰”字含義不明，我們只整理出由其餘四個動詞引導的兼語句。

第四至六章是對雙賓語句以及三賓語句的整理與研究。在甲骨文中，能夠引導雙賓語句的動詞有非祭祀動詞和祭祀動詞之別。前者大多可以與後世作歷時比較，以揭示雙賓語句的發展演變情況。依據能否帶有原因賓語，後者又可分為甲、乙兩類，戰國楚簡與傳世文獻中也有少量例子可與該

類句式作比較。爲揭示不同句式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對間接賓語或神名賓語前使用介詞“于”的辭例作了整理。是否使用介詞“于”，組類特徵也十分明顯。對三賓語句的整理，重點放在探討三個賓語出現的先後順序的原因上。

第七章主要整理甲骨文中由四個介詞引導的介賓結構。這些介賓結構表人物者最爲常見，表處所者次之，表時間者最少。從句法位置來看，結構可以充當補語、狀語和定語。非時間介賓結構大都充當補語，而時間介賓結構大都充當狀語。

第八章主要是通過對甲骨文中“歲”字句的全面整理，初步揭示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

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則分別是對甲骨文賓語研究過程中遇到的一些語法問題和疑難辭例的思考。

第十章主要通過相關辭例的繫聯，總結出部分賓語句中焦點的分佈規律，並利用焦點分佈規律來解釋句法現象。此外，還指出一些甲骨學者很少討論到的焦點現象。

凡 例

一、本書引用甲骨文時，釋文一般用寬式，如讀爲“貞”的“鼎”字直接寫作“貞”，讀爲“在”的“才”字直接寫作“在”等，不一一加注。

二、本書引用釋文，“□”表示缺一字；“𠂔”表示所缺之字字數不詳；外加“[]”號之字，表示該字乃按照文例所擬補。異體字、通假字等一般隨文注明，外加“()”號。多條卜辭連寫時，各辭之間用“/”隔開。

三、本書對句子成分的表示爲：“主語”(一般僅標識受事主語)用雙下劃綫，“謂語動詞”用單下劃綫，“賓語”或“兼語”用波浪綫。雙賓語句部分涉及的“補語”用尖括號。因爲我們在引用卜辭時已經使用中括號來表示據文例擬補之辭，故雙賓語句部分和介賓結構部分的“狀語”一類不再標出。爲求行文一致，介賓結構部分的“補語”也不再標識，一般僅標出與介賓結構有關的“動詞”。另，第十章中的焦點一律用粗綫標識。

四、本書引用卜辭，命辭末尾一律標句號，不標問號。

五、本書對於殷墟甲骨文組類的判定主要依據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一書以及其後發表的關於各類非王卜辭的文章。由於目前學界對於甲骨時代的判定，絕大多數時候還不能具體到某片甲骨屬於某個王世，只能判斷出某組類甲骨所屬時間段，而不少時間段往往又比較長，所以在說明某一語法現象分佈規律時，如果該語法現象在多個組類都有出現，一般情況下我們會指出其大致的時代特徵；如果該語法現象例子很少，且僅在極少數組類出現，我們就不再指出其時代特徵。具體可以參看本書附錄三《殷墟甲骨文分組分類表》。

六、本書所引的綴合(用“+”表示)和重片(用“=”表示完全相同，用

“>”或“<”表示部分相同),多參照蔡哲茂《甲骨綴合集》、《甲骨綴合續集》,黃天樹《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續集》、《甲骨拼合三集》。舊有綴合成果凡見於這些書中者,一般僅標明綴合者,不一一注明來源;較新的綴合則注明其來源;凡一版有綴合者,又有加綴者時,則全部標出,但僅注明最新綴合來源。引用綴合成果截至 2011 年 12 月 20 日。

引書簡稱

一、甲骨金文資料著錄簡稱

《合集》	《甲骨文合集》
《補編》	《甲骨文合集補編》
《英藏》	《英國所藏甲骨集》
《屯南》	《小屯南地甲骨》
《懷特》	《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
《天理》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
《蘇德》	《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
《花東》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屯中南》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乙編》	《殷虛文字乙編》
《丙編》	《殷虛文字丙編》
《北大》	《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
《國博》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
《輯佚》	《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近出》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其餘簡稱參見《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

二、常用甲骨學工具書及研究論著簡稱

《類纂》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綜類》	《殷墟卜辭綜類》
《摹釋》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合釋》	《甲骨文合集釋文》
《綜覽》	《甲骨文字字釋綜覽》
《甲詁》	《甲骨文字詁林》
《集釋》	《甲骨文字集釋》
《綜述》	《殷虛卜辭綜述》
《綴合》	《甲骨綴合集》
《綴續》	《甲骨綴合續集》
《醉古集》	《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
《拼合》	《甲骨拼合集》
《拼續》	《甲骨拼合續集》
《拼三》	《甲骨拼合三集》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賓語前置句	11
第一節 “惠”字賓語前置句	12
第二節 “唯”字賓語前置句	34
第三節 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	40
附：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	45
第四節 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	48
附：“不/勿唯+名詞賓語+V”句	51
第五節 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	54
第六節 賓語前置句小結	57
第二章 兼語句	61
第一節 “呼”字兼語句	62
第二節 “令”字兼語句	70
第三節 “使”字兼語句	79
第四節 “速”字兼語句	81
第五節 兼語句小結	81
第三章 兼語前置句	85

第四章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93
第一節 給予類雙賓語句	94
第二節 取得類雙賓語句	110
第三節 其他類雙賓語句	117
第四節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小結	123
第五章 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125
第一節 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125
第二節 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160
第三節 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小結	203
第六章 三賓語句	206
第七章 介賓結構	213
第一節 “于”字介賓結構	215
第二節 “自”字介賓結構	251
第三節 “在”字介賓結構	264
第四節 “从”字介賓結構	276
第五節 介賓結構小結	280
第六節 介賓結構連用	286
第八章 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考察	300
第九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	315
第十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339

第十一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	360
結語	384
參考文獻	386
附錄一：甲骨新綴十六組	411
附錄二：甲骨校重七十組	433
附錄三：殷墟甲骨文分組分類表	436
後記	438

緒 論

一、選題的研究現狀與意義

自 1899 年清末學者王懿榮識別出甲骨文以來，學界對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來，學者們利用甲骨文從事各種相關研究工作，其中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和語言學等諸多領域。必須承認，在眾多研究領域中，甲骨文語言學研究儘管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相比較而言，它仍然是一塊薄弱地帶。對於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沈培曾做過分析，他指出：“長期以來研究漢語史的人不熟悉古文字材料，而研究古文字的人又不太注意語言學，這種狀況對於漢語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都是不利的。”^①鄭繼娥也指出：“由於從事語言學的人不懂甲骨文，而搞甲骨文研究的學者大多是歷史學家，或是考古學家出身，不會專門從事語言學的研究，所以這就使得甲骨文語言學研究一直比較薄弱。”^②這種狀況與甲骨文在語言學研究中所應當起到的作用明顯是不相符的。

我們知道，殷墟甲骨文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成系統的漢語言資料，是研究古漢語尤其是殷商時期古漢語的第一手資料。相對於傳世文獻而言，出土古文字資料有很多優越的地方，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古漢語研究者對於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利用不夠，他們的研究大多是利用傳世文獻。^③

隨着甲骨學的發展，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末，學者們的研究才開始比較系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227 頁。

②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 年，第 11 頁。

③ 參看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原載《中國語文》1979 年第 6 期，後收入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56—168 頁。

統地涉及甲骨文語法方面,如何定生《漢以前文法研究》、^①胡光燁《甲骨文例》^②等。不過,這些都不是專門的甲骨文語法研究方面的論著。40年代起,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甲骨文語法的論文,如張宗騫《卜辭弔、弗通用考》、^③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先置賓辭》^④等。50年代初,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⑤問世,這是第一部比較全面地探討甲骨文語法現象的專著。管書的出版,標志着甲骨文語法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張玉金曾把甲骨文語法學百餘年來的發展史分爲“萌芽時期”、“初創時期”、“發展時期”和“深化時期”四個階段。^⑥1978年到現在,屬於甲骨文語法學的“深化時期”。這個時期無論是在專題研究方面,還是在全面研究方面,甲骨文語法學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學者們的重要論文和著作較爲多見,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賓語問題研究涉及許多方面的內容,我們主要選擇“賓語前置句”、“兼語句”、“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和“介賓結構”等學界比較關注的五個方面作爲重點研究對象。除上文已經列出者,在現有成果中,有不少專著或專著中的部分章節都論述到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如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⑦朱歧祥《殷墟卜辭句法論稿——對貞卜辭句型變異研究》、^⑧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⑨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⑩張玉金《20世紀甲骨語言學》、^⑪唐鈺明《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⑫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

① 何定生:《漢以前文法研究》,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1928年。

② 胡光燁:《甲骨文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考古學叢書》,1928年。

③ 張宗騫:《卜辭弔、弗通用考》,載《燕京學報》第28期,1940年。

④ 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先置賓辭》,載《古文字學研究》,湖南大學油印講義本,1945年。

⑤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3年。

⑥ 張玉金:《二十世紀甲骨文語法研究的回顧暨展望》,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

⑦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⑧ 朱歧祥:《殷墟卜辭句法論稿——對貞卜辭句型變異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⑨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⑩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

⑪ 張玉金:《20世紀甲骨語言學》,學林出版社,2003年。

⑫ 唐鈺明:《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究論集》、^①賈燕子《甲骨文祭祀動詞句型研究》、^②李曦《殷墟卜辭語法》、^③鄧統湘《〈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句型研究》、^④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⑤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⑥陳練文《殷墟甲骨卜辭句法研究》^⑦等。

有關論文更是多見，如管燮初《甲骨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⑧周國正《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徵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⑨伊藤道治《卜辭中“虛詞”之性格——以惠與佳之用例為中心》、^⑩劉學順《否定句中賓語前置的演變》、^⑪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辭中的雙賓語問題》、^⑫趙誠《甲骨文虛詞探索》、^⑬黃德寬《甲骨文“(S)惠 OV”句式探蹤》、^⑭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⑮姜寶昌《殷墟甲骨刻辭句法研究》、^⑯陳初生《論上古漢語動詞多對象語的表示法》、^⑰郭青萍、郭勝強《卜辭句法結構研究芻議》、^⑱劉青《甲

①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

② 賈燕子：《甲骨文祭祀動詞句型研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

③ 李曦：《殷墟卜辭語法》，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④ 鄧統湘：《〈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句型研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⑤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⑥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

⑦ 陳練文：《殷墟甲骨卜辭句法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⑧ 管燮初：《甲骨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載《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

⑨ 周國正：《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徵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載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年。

⑩ 伊藤道治：《卜辭中“虛詞”之性格——以惠與佳之用例為中心》，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

⑪ 劉學順：《否定句中賓語前置的演變》，載《殷都學刊》1986年第3期。

⑫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辭中的雙賓語問題》，載《中國語文》1986年第5期。

⑬ 趙誠：《甲骨文虛詞探索》，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

⑭ 黃德寬：《甲骨文“(S)惠 OV”句式探蹤》，載《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⑮ 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載《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

⑯ 姜寶昌：《殷墟甲骨刻辭句法研究》，載《殷都學刊》1990年第3期。

⑰ 陳初生：《論上古漢語動詞多對象語的表示法》，載《中國語文》1991年第2期。

⑱ 郭青萍、郭勝強：《卜辭句法結構研究芻議》，載《甲骨文與殷商文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骨文中的主謂賓句和主賓謂句》、^①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②董蓮池《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動式探索》、^③張國艷《甲骨文介賓短語研究》^④等。

由於甲骨文材料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早期論著無法對其中所涉及的句法做窮盡性的資料搜集並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從分期或分組分類的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後期論著中，也只有少數學者對其中的部分問題做過有益而深入的探索，如朱歧祥《殷墟卜辭句法論稿——對貞卜辭句型變異研究》、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李曦《殷墟卜辭語法》等。如今，已經公佈的甲骨文材料非常豐富，僅大型甲骨著錄書就有不少，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從事甲骨文的語法研究工作，進行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不僅十分必要，而且也完全成為可能。

甲骨文的分期研究亦取得了很大進步，學界早已不再把甲骨文材料籠統地看作是屬於整個殷商晚期之物，也意識到“同一王世不見得只有一類卜辭，同一類卜辭也不見得屬於一個王世”。^⑤ 李學勤、黃天樹等均明確指出，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應分為兩個步驟來進行，先分類再斷代。殷墟卜辭有王卜辭和非王卜辭之別，王卜辭中又可分為南北兩系，這些不同系別、不同組類的卜辭之間既有聯繫，又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⑥ 張玉金曾說：

甲骨文不是一朝一代之物，而是二百多年間的占卜記錄。斗轉星移，人世滄桑，人類語言的語法必然有發展變化。要用歷史的眼光觀察漢語，看他的發展。為此，甲骨文語法學者要特別關注甲骨斷代學的研究。

① 劉青：《甲骨文中的主謂賓句和主賓謂句》，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② 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載《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

③ 董蓮池：《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動式探索》，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4、5期合刊。

④ 張國艷：《甲骨文介賓短語研究》，載《大連師專學報》2000年第3期。

⑤ 李學勤：《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2—68頁。

⑥ 大會秘書組：《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紀要》，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李學勤：《殷墟甲骨分期的兩系說》，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92年；李學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載《學林春秋三編》，朝華出版社，1999年，上冊第234—240頁；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第一章“緒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緒論”。

究成果,把甲骨文看作是不同時代的產物,考其流變。這方面的研究,以往已做過一些,但遠遠不夠,今後要加大研究力度。力爭寫出一部《甲骨文歷時語法學》。^①

因此,在對甲骨文材料作儘可能窮盡性搜集整理的基礎上,對一些句法現象進行系別組類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選題的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書主要從事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研究,重點探討“賓語前置句”、“兼語句”、“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和“介賓結構”五個方面的問題。調查的材料主要包括《合集》、《補編》、《英藏》、《屯南》、《花東》、《國博》、《北大》、《輯佚》、《屯中南》等九種著錄書中的甲骨文資料。^②

本書的研究方法:

1.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語言規律是從大量語言用例中總結出來的,在研究某種語言時,越是儘可能全面地搜集整理語言用例,總結出來的語言規律也就越是接近語言事實的真相。因此,爲了揭示出殷墟甲骨文涉賓句中的一些規律,我們儘可能窮盡性地搜集甲骨原材料,做到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搜集材料時,充分重視甲骨片的綴合、校重和辨僞等工作。三項工作做得是否細緻,會直接影響到本書的統計數字,並可能會影響到由此歸納出來的某些結論,其重要性可以想見。茲僅以一例綴合版加以說明。

這組綴合中的B(《合集》6286)、C(《合集》625)兩部分爲蔡哲茂綴合,A(《輯佚》118)爲劉影加綴。^③ 綴合後的釋文爲:

(1) □□卜,殼貞:呼多臣伐舌方。

① 張玉金:《二十世紀甲骨文語法研究的回顧暨展望》,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

② 《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一書出版較晚,因時間關係,本書對其中的新材料未能加以利用。

③ 參看《拼合》第132則。



“呼多臣伐舌方”是個呼字兼語句，其義為呼令多臣參與攻伐舌方。如果沒有兩位學者的先後綴合，無論是哪一片中的卜辭都不能視為呼字兼語句。通過蔡氏的綴合，我們可以推知“多臣伐舌方”上面有“呼”字殘筆，“呼多臣伐舌方”屬於兼語句。通過劉氏的加綴，就可以證實我們的推測可信。

搜集資料時，還要充分重視不同著錄之間的優劣。有些甲骨經過不止一次的著錄，而且還可能存在拓片、摹本和照片三種著錄方式，這些不同著錄之間或各有長短。因此，為了獲取最佳釋文，往往需要相互參照。請看下列：

(2) 侑^①〈于辛母、妣己〉羌。/丁亥卜：勿侑〈于羌甲〉侯任。/侑〈于祖丁〉一牛。/侑〈于祖丁〉一牛。 (《合集》1784+1829)^②

“侯任”二字，《合集》拓片中不太清晰，因此《合釋》、《摹釋》等均無釋，不過該版舊著錄《乙編》5574 中二字很清楚，作“”，為“侯任”應該沒有問題。

卜辭中有捕獲“在方”侯任的記載，如《合集》6963、6799，《懷特》434 等。裘錫

① 本書“侑”字不包括“又”讀為“侑”字者，讀為“侑”的“又”字我們徑書為“又”。

② 張秉權、嚴一萍綴合，宋雅萍加綴，參看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附錄七第 14 組。

主認為可能是因為他們擔任的王事太繁重的緣故，所以“任有叛逃現象”。^①
 “侑于羌甲侯任”辭說明，被捉回來的侯任是會被用為犧牲來祭祀先祖的。

2. 句法分析與語義分析並重

句法分析要以語義分析為基礎，只有瞭解卜辭大意才能從事卜辭句法分析。對卜辭含義把握越精確，做出的句法分析才會越可靠。反之，對卜辭做句法分析也有助於瞭解卜辭大意。有些卜辭艱澀難懂，在不可確知卜辭中的某個字應該釋為哪個字時，通過句法分析，有時候我們至少能夠推知該字的詞性，甚至可以推知其大致含義。總之，句法分析與語義分析應並重，從事卜辭句法研究時二者缺一不可，不可有所偏廢。請看以下幾例：

(1) 己酉卜，亘貞：帝不我莫(艱)。 (《合集》10174 正)

(2) 乙丑卜，賓貞：唐升歲，不我蠶，亡來艱。 (《合集》1306)

從句法層面來看，例(1)中的“不我莫(艱)”與例(2)中的“不我蠶”句法結構好像是一致的，因為兩者中的“我”分別作動詞“艱”和“蠶”的賓語。不過，分析句意，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我艱”表達不會給“我”帶來“艱”或不會“艱我”之意，其中的“我”是複數代詞；“不我蠶”中的“我”則不會是代詞，它應為表示族名的名詞，句子中用表“我”族的犧牲。^② 所以我們認為，“不我艱”屬於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例，“不我蠶”則屬於否定句中姓名賓語前置例。

(3) 惠可用〈于宗父甲〉，王受有祐。(《英藏》2267 = 《合集》40982)

本辭之“可”，或認為當指“可日”，即建除中的“陷日”，本辭是卜祭日的卜辭，將於可日祭父甲。^③ 此說不可從。黃天樹曾經把它看作助動詞，訓為“可以”。^④ 但是

①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3—365頁。

② 此例可以和《英藏》782“勿延我宜”對比。

③ 連劭名：《商代的日書與卜日》，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連文所引另外一辭即《合集》27990中的所謂“可日”乃“可白(伯)”之誤釋。

④ 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原載《語言》第3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24—340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助動詞補說》，載《古漢語研究》2008年第4期。

考慮到卜辭中“惠”字位置儘管多樣，可是位於助動詞前的例子還沒有見到過，因此，這裏的“可”不會是助動詞，而是“用”的賓語。^① 最初，我們傾向於“可”應讀爲“柯”，斧柯義。這和祭祀卜辭中出現的“惠斧稱”（《合集》21073 + 《乙編》5573^②）相類，都是祭祀時用斧柯之例。^③ 這種講法存在的問題是祭祀時“舞戊”、“稱斧”都好理解，但是使用“斧柯”即斧柄講不通。後來黃天樹提出，“可”也有可能是指“惠可伯惠呼羌方、獻方、轡方”（《合集》27990）中的“可伯惠”。兩版同屬於無名卜辭，而且卜辭中也有殷人祭祀時用方伯首領的頭顱來祭祀先人的例子，如《合集》28092 等，因此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合集》27990 中“可伯”是殷人的友邦，但是殷商時期商王室與其他方國之間時友時敵，考慮到無名卜辭的時間跨度較長，所以在《英藏》2267 中，殷人祭祀時用可伯作爲人牲來祭祀父甲是完全講得通的。

（4）惠可伯惠呼羌方、獻方、轡方。

（《合集》27990）

第一個“惠”是焦點標記，“可伯惠”之“惠”寫法上也與前者有別，這裏用作“可國方伯”的私名。“”字，徐中舒認爲其疑爲人名，^④似誤。該字《類纂》第 673 頁共三見，從句法位置上來看視爲動詞均可通。例（4）大意是，是否要呼令“可伯惠”去“”（或有攻伐之類的含義）羌方、獻方和轡方。

3. 橫向繫聯與縱向對比相結合

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探求卜辭大意，也同樣適用於分析句法結構。探求卜辭大意時，往往需要參照同版其他辭例或他版中的同文辭例、卜同事的辭例，甚至其他一些相關辭例。如：

①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3 頁把本辭視爲受事賓語前置無疑是正確的。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3 組。

③ 《合集》21073 之“斧”從于省吾說。學者或不同意釋“斧”之說，但是從字形上看，這個字不同於“耳”，它應爲斧鉞或其他類型的兵器應無異議。殷人在祭祀時是有使用兵器的例子的，如《花東》卜辭 206 版中的“舞戊（鉞）”。

④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第 341—342 頁。

(1) 辛亥卜：發肇婦好紆三，隹肇婦好紆二。用。往饗。/辛亥卜：惠發見(獻)〈于婦好〉。不用。 (《花東》63)

從句法位置來看，虛詞“惠”字既可以位於賓語前，也可以位於主語前，所以僅就“惠發見(獻)于婦好”一語來看，“發”字可以理解為賓語，也可理解為主語。如果參照同版“發肇婦好紆三”、“隹肇婦好紆二”，就可以看出“發”和“隹”二人都是向婦好進獻物品者，所以“惠發見(獻)于婦好”中的“發”只能理解為主語，此例並非賓語前置句。

(2) 辛丑卜，殼貞：婦姁呼黍〈于丘商〉，[受]年。 (《合集》9530 正)

“婦姁呼黍于丘商”一語，很容易讓人理解為“婦姁呼令(某人)黍于丘商”之意，從而把它視為一個“婦姁”作主語的呼字兼語省略句。例(2)為典賓，王卜辭中呼令某人做事的絕大多數都是商王，^①而且卜辭中又有“勿令婦姁黍”(《合集》9532)、“呼[婦姁]往黍”(《合集》9533)等辭例的存在，所以我們更傾向於“婦姁呼黍于丘商”是個受事主語句，句中的“婦姁”這個人並非“呼令”這個動作的發出者而是這個動作的接受者。

(3) 唯帝臣令。 (《合集》217)^②

考慮到王卜辭中的動作“令”發出者大多是“王”，我們當初曾把這條辭例視為賓語前置句，認為該辭表達“王是否呼令帝臣”之意。問題在於，“帝臣”指誰，商王竟然可以呼令他？通過查找《類纂》可知“帝臣”或可稱為“帝五丰臣”，卜辭中常常用作受祭對象，見於《合集》30298、30391、34148、34149，《屯南》930 等。既然用為祭祀對象，商王自然無權呼令指使他從事某種活動。所以“唯帝臣令”中的主語不是“王”而是“帝臣”。“唯”是用在了主語前面。

上述例(3)為典賓卜辭，占卜主體是王，在講到占卜主體之外的“帝臣”

① 也有極少數是王室大臣，如“雀弗其呼王族來/雀其呼王族來”(《合集》6946 正)中的“雀”。從我們注意到的例子來看，這類結構中的兼語都不省略，不會引起歧義。

② 《補編》1516 正 + 《合集》13929 正(《綴合》第 231 組)同文。另，《補編》1516 為拓片，《合集》14223 收錄的則是其照片。

的行爲時，虛詞用“唯”。沈培曾指出，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在使用“惠”和“唯”時會充分體現占卜主體的不同，在談到占卜主體所發出的動作以及所關聯的對象時，就會使用“惠”，而在談到非占卜主體所發出的動作以及所關聯的對象時，就會使用“唯”。^① 其說可信。

在談到從事古文字資料語法研究的研究方法時，唐鈺明曾指出：

古文字資料中，找不到其前後聯繫的語法現象是存在的（或由於資料所限，或確屬某時期的獨特現象），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多數語法現象是有脈絡、有軌跡可尋的，具有綫性發展的過程。無論是新生、延續還是消亡，我們都要儘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釋。爲此，要提倡“縱橫交錯”的系統論的研究方法。橫，就是對共時的資料作系統的窮盡性的研究；縱，就是對歷時的資料作上串下聯的追蹤式研究。要有強烈的歷史層次觀念，不僅要分殷商、西周、春秋戰國，必要時在商代甲骨文內部還得再分五期，在西周金文中還得分早、中、晚三期。^②

我們在從事殷墟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研究時，進行了分組分類的整理。這樣處理，不僅有利於考察殷墟甲骨文中不同組類、不同系別之間在句式方面的差異，同時也有利於考察相關句式在整個殷墟甲骨文時期的發展變化情況。橫向繫聯方面，在考察甲骨文中多種賓語句式的同時，我們還考察了殷商青銅銘文中的賓語句式；縱向對比方面，則主要考察了周原甲骨文、《尚書》、《詩經》、《左傳》等中的涉賓句。

① 沈培：《商代占卜中命辭的表達方式與人我關係的體現》，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9年。

② 唐鈺明：《古文字資料的語法研究述評》，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22頁。

第一章 賓語前置句

在古漢語中，賓語可以放在動詞謂語的前面。馬建忠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其名著《馬氏文通》一書中指出：

詢問代字凡在賓次，必先其所賓，其不先者僅矣。此不易之例也。^①

止詞後乎外動字者，常也。惟外動字加弗辭，或起詞爲“莫”、“無”諸泛指代字，其止詞爲代字者，皆先動字。^②

凡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如動字或有弗辭，或爲疑辭者，率間“之”字，辭氣確切者，間參“是”字。^③

依據馬氏的觀點，古漢語中的賓語前置需要一定條件：1. 在疑問句中，疑問代詞作賓語可以前置；2. 在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可以前置；3. 在一般的陳述句中，以複指代詞“是”或“之”爲標記的賓語可以前置。這就表明古漢語中賓語前置並不是自由的，必須在一定條件下賓語方可置於謂語動詞之前。

隨着甲骨文的出土，學者發現甲骨刻辭中的賓語也是可以置於謂語動詞之前的。只是甲骨刻辭中的賓語是否可以自由前置於動詞謂語，學界有着相當長的爭論過程。早期甲骨學者如楊樹達、陳夢家等認爲甲骨刻辭中的賓語前置可以有標記，但也可以沒有標記，^④即他們認爲“賓語前置”是自由的。伴隨着句法研究的深入，甲骨學者大多認識到甲骨刻辭中的賓語前置還是需要一定條件的：賓語的前面出現焦點的標記“惠(或唯)”，或者在否定句中代詞作

①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1頁。

②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56頁。

③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51頁。

④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耐林廬甲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9頁；陳夢家：《綜述》，第100—102頁。

賓語。經過整理甲骨刻辭中目前所能見到的賓語前置辭例，我們認為這種認識基本可信，但仍需要稍作修正，因為否定句中名詞作賓語也可以前置，肯定句中名詞賓語也有前置的用例，^①而且兩類前置辭例的數量均達數十例之多。語言學界所遵循的一條重要法則是“例不十，法不立”、“反不十，法不破”，既然現在已經發現這麼多例外的例子，對賓語前置的條件適當做些調整也是必要的。

根據我們的整理，甲骨文中的賓語前置句可以分為“惠字賓語前置句”、“唯字賓語前置句”、^②“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和“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五大類。前三類卜辭中較為常見，後兩類則較為少見。

第一節 “惠”字賓語前置句

對於卜辭中由“惠”或“唯”提示的賓語前置句，管燮初曾經指出，在甲骨文中“凡賓語在他動詞之前，這個賓語前頭一定要有一個介詞‘惠’或‘唯’做標記”。^③唐鈺明贊成管說，並把這類賓語前置的方式稱為“唯賓動”式。^④管氏把“惠”和“唯”看作賓語前置的標記這一觀點，也有學者反對，如張玉金和沈培就主張把“惠”和“唯”看作焦點的標記而非賓語前置的標記。^⑤從“惠”和“唯”的分佈情況來看，把二者視為焦點標記更符合甲骨文語言事實。

經整理，惠字賓語前置句共有 1 343 例，包括“惠 + 受事賓語 + V”式、“惠 + 姓名賓語 + V”式、“惠 + 神名賓語 + V”式、“惠 + 原因賓語 + V”式、

① 參看第一章第四、五兩節。

② 學界大都把由“惠”和“唯”二字引導的賓語前置句放在一起討論，為了考察它們引導賓語前置句時的異同，本章把兩者分開來討論。

③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1953 年，第 17 頁。

④ 唐鈺明：《甲骨文“唯賓動”式及其蛻變》，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90 年第 3 期，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07—218 頁。

⑤ 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載《古漢語研究》1988 年第 1 期；張玉金：《20 世紀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3 年，附錄一；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30—31 頁。

“惠 + 地名賓語 + V”式以及“惠 + 爲動賓語 + V”式共六類。^①

一、“惠 + 受事賓語 + V”式

這部分中的受事賓語不包括“姓名”充當受事者。沈培曾把姓名賓語分成“受事姓名賓語”和“工具姓名賓語”兩類。^②考慮到由於某些祭祀動詞的性質還不是十分明晰，即不知道該祭祀動詞究竟表示什麼樣的一個施性行爲，我們便無從判斷它所帶的姓名賓語是用作受事，還是用作工具。所以我們暫把兩類統稱爲“姓名賓語”，放在“惠 + 姓名賓語 + V”式中討論。

前文我們已經說過，“惠”字是焦點標記，它既可以放在賓語的前面，又可以放在主語的前面。因此，如果不明白甲骨刻辭的具體含義，我們便無法知道“惠”字後面的成分究竟是主語還是受事賓語。也就是說，“惠 + 受事賓語 + V”與“惠 + 主語 + V”有時候極易相互混淆。爲了搞清楚，需要把相關辭例結合起來考察。

“惠 + 受事賓語 + V”式共 651 例。王卜辭中較爲多見，而非王卜辭中則較少見。從時代分佈上看，主要存在於武丁中晚期，康丁至武乙時期也有不少。

1. 在非王卜辭中出現的情況

“惠 + 受事賓語 + V”式在非王卜辭中共 46 例，如：

(1) 庚午卜：惠斧稱，呼帝降食，受祐。

(《合集》21073 + 《乙補》5573^③[午組])

(2) 戊午：惠貝來眾鬯。

(《合集》21969[圓體])

(3) 甲申卜：子惠豕攷眾魚見(獻)丁。

(《花東》26[花東])

(4) 惠丙弓用射。/戊申卜：惠疾弓用射。

(《花東》37[花東])

(5) 惠入人呼。

(《花東》252[花東])

① 如果《合集》1616 中確有“乙巳卜：惠二牛祖乙用”辭，則卜辭中也有“惠 + 姓名賓語 + 神名賓語 + V”式賓語前置句，惜該辭原拓殘缺，存疑。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34—35 頁。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3 組。

(6) 癸巳卜：子惠大令(命)呼比發取又車，若。(《花東》416[花東])

(7) 乙巳卜：又圭，惠之昇丁，珥五。(《花東》475[花東])

(8) 戊卜：惠卬呼勻。/戊申卜：惠競呼勻[馬]。/惠敦呼勻。

(《花東》467^①[花東])

例(1)中的“斧”字從于省吾釋。^②“稱”，訓爲“舉”。“惠斧稱”即“稱斧”，舉起斧頭之義，這是殷商時期的一項祭祀儀式。例(2)與劣體的《合集》22017“戊午：惠貝眾鬯”同文，但用詞稍異。“惠貝來”是指有人致送來貝而言，“鬯”也是致送物，只是沒有前提而已。例(4)貞問射𠄎是用“丙弓”還是用“疾弓”。《花東》原釋文指出“丙弓”是指丙地之弓。例(6)中的“比”字，舊多釋爲“从”；釋“比”，從林滄說。^③學界一般認爲，這類用法的“比”應解爲“配合”。卜辭貞問花東主人“子”呼令“大”和“發”一起去取“又車”是否順利。“令呼”二字有可能屬於同義詞連用。^④例(7)中的“之”是代詞，指代前面的“圭”。“圭”和“珥”都是準備獻給“丁”(即武丁)的物品。

在非王卜辭中，該式具體組類分佈情況爲：午組與圓體中均僅見1例，其餘44例見於花東。^⑤從時代分佈來看，該式主要集中出現於武丁中晚期。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出現的情況

“惠＋受事賓語＋V”式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共342例，如：

(1) 癸酉卜：惠陟取。

(《合集》8849[自小])

① 《花東》179卜同事。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342—344頁。

③ 林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2年，後收入《林滄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69—84頁。

④ 黃天樹：《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同義詞連用》，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年。但該辭也有可能應解爲：子要是命令“大”呼某人去配合“發”取又車，是否順利。不管哪種解釋，該辭都屬於兼語前置句。

⑤ 本書所引《花東》釋文多參照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一書。另，《花東》359有“丙卜：惠小白圭[子?]𠄎”一辭，是否賓語前置句存疑。“圭”字後面辭殘，如果是“子”，該辭表示子向“丁”或“婦好”獻小白圭的話，“子”一般情況下要位於“惠”前，可以對比《花東》193。

(2) 甲寅卜，自：惠匡令。 (《合集》20194[自小])

(3) 惠索呼弋(代)。

(《合集》1763 + 10431 正 + 《乙編》1280^①[賓一])

(4) 貞：惠自般呼。 (《合集》618[典賓])

(5) 辛卯卜，賓貞：汴或啟巴，王惠之比。 (《合集》6461 正[典賓])

(6) 庚寅卜，永貞：王惠中立，若。

(《合集》7363 正 + 7364 + 11482 正^②[典賓])

(7) 乙亥卜，爭貞：惠邑、並令葬我于出自。十一月。

(《合集》17171 + 17168 + 17170^③[賓三])

(8) 惠多子族令比亩，由(堪)王事。/惠尹令比亩，堪王事。

(《補編》4152^④[賓三])

(9) 貞：惠万吳令。十三月。 (《合集》3028[賓出])

(10) 貞：惠黃令戈方。□月。 (《合集》8397[賓出])

(11) 貞：惠比王。 (《合集》18218^⑤[賓出])

(12) 貞：惠毓祖乙歲先。 (《補編》6988[賓出])

(13) 戊寅卜，即貞：惠父戊歲先酒。 (《合集》25204[出二])

(14) 庚申卜，旅貞：惠元卜用。在二月。 (《合集》23390[出二])

(15) 貞：弜用戠(排)，惠惑行用，戠^⑥羌人于之，不雉人。^⑦

(《合集》26896[何二])

① 張秉權綴合，魏慈德加綴。

② 蔡哲茂綴合，李愛輝加綴，參看《拼合》第283則。前兩版爲蔡哲茂綴合，也即《補編》462甲、乙。

③ 林宏明、黃天樹、李延彥綴合，參看《拼續》第328則。

④ 即《合集》5450 + 5453(《綴合》第219組)。

⑤ 《合集》18220 同文。

⑥ 該字學者或釋“殺”，訓“克”，參看吳振武：《“戠”字的形音義》，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又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9—148頁。或釋“剪”，訓“滅”，參看陳劍：《甲骨金文“戠”字補釋》，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後收入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第99—106頁。

⑦ 在各家考釋的基礎上，沈培對卜辭中“雉衆”的“雉”字有詳細精到的論述，參看沈培：《卜辭“雉衆”補釋》，載《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六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

(16) □來告大方出伐我自(師),惠馬小臣令□。

(《合集》27882[何二])

(17) 甲辰卜,狄貞:惠戲犬凡比,亡災。

(《合集》28892[何二])

(18) 惠駟用。/惠小駟用。

(《合集》36986[黃類])

例(1)與《合集》8850、14764 卜同事,對比《合集》14764“呼[取]陟/貞:勿呼取陟”,可知辭中的“陟”確實是作“取”的賓語,卜辭貞問是否徵取陟族之人。

例(2)與《合集》19754“己未卜,山貞:匡獲羌”、《合集》20632“己未卜,王:惠匡令取”卜同事,對照三辭可知,本辭貞問是否呼令“匡”這個人去徵取羌人,^①徵取羌人可用於祭祀或從事畜牧業生產等。例(3)中的“弋”,應讀為“代”。^②“惠索呼代”貞問是否要呼令“索”這個人去替代(其他人)。例(4)貞問是否要呼令“自般”做某事情。于省吾認為“自般”即文獻中的“甘盤”,其地位類似於西周金文及文獻中的“太師”。^③例(6)之“中”,與伯仲義的“中(仲)”字形有別,學者或以為是旗幟的象形,或以為是測風工具的象形。^④例(8)“多子族”是指多個子族。子族是指某王卒後,一部分未繼王位的親子從其父王的王族中分出去自己所建立的族氏,也就是王子之族。^⑤“尹”是一種官職。“由”字,隸應作“山”,本辭中可讀為“堪”,訓為“任”,“堪王事”即勝任王事。^⑥兩辭貞問是呼令多個子族還是呼令“尹”去配合“𠄎𠄎”做事情,才能勝任王事。例(9)中的“万”是主要從事舞樂工作的一類人。^⑦“吳”是私名,此人還見於《花東》第39版。卜辭貞問是否要命令名“吳”的万人。例(10)

① 《合集》256 正有“取羌”之記載。

② 裘錫圭:《釋“秘”》,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34頁。

③ 于省吾:《雙劍謠殷契駢枝續編》第13頁,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8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5—257頁;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年。

④ 參看《甲詁》第2925條。

⑤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39、69頁。

⑥ 陳劍:《釋“由”》,《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⑦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2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96—209頁。

之“戈”用爲動詞。卜辭中的“戈”多用作名詞，如《合集》20171“呼戈比廼”、《屯南》991“令戈歸”等辭中的“戈”即是人名，但也有用作動詞的例子（《合集》33208）。^① 對比《合集》18219“令𠄎𠄎王”，可知例(11)之“𠄎”乃方國名，“𠄎王”是“𠄎”國而稱王者。例(12)、(13)兩辭中的“先”，一爲動詞，一爲副詞，^②其前的“毓祖乙歲”和“父戊歲”分別作動詞“先”或“酒”的賓語。“毓祖乙歲”是指對毓祖乙舉行的歲祭，“父戊歲”是指對父戊舉行的歲祭，兩者均爲定中結構。例(14)中的“元卜用”即“用元卜”。卜辭中有“元卜”、“右卜”與“左卜”之稱，表明殷商時期“三卜制”已經確立。“元卜”、“右卜”、“左卜”，分指三卜的三塊甲骨。^③ 例(15)“弼用排，惠惑行用”意謂不要用“排行”，要用“惑行”。“行”有兩種解釋：一、解作軍隊的行列，“某行”都是由地名或族名組成的軍隊名稱；^④二、用其本義，當“路”講，冠於“行”之前的字爲道路的名稱。^⑤ 我國古代或以戰車行道爲戎行。^⑥ 卜辭中的“某行”不知是否與此有關。無論哪種說法，“惠惑行用”均爲“惠＋受事賓語＋V”式賓語前置句。我們傾向於前說。例(16)貞問某人來報告說大方出擊攻打我們的軍隊，是否要命令馬小臣去做某事。^⑦ 例(17)中“𠄎犬凡”是指“𠄎”地私名爲“凡”的犬官。“犬”是職官名，負責管理田獵等事務，相當於周代“跡人”的“犬官”。“某犬某”指某地之犬官名某者，其中“犬”前一字是地名，“犬”後一字是犬官的私名。^⑧

① 黃天樹曾明確指出該版之“戈”的動詞用法，參看《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40頁；《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40頁。

② 可以參看張玉金：《20世紀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3年，第369—371頁。

③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886—896頁。

④ 王貴民（署名寒峰）：《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制數則》，載《甲骨探史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⑤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56頁腳注1。

⑥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94頁。

⑦ 有關“馬小臣”的解釋可參看林滄：《商代兵制管窺》，原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5期，後收入《林滄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148—156頁。

⑧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釋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3—365頁。

學者或以爲例(18)貞問祭祀用牲是用“駟”，還是用“駟”。此說非是。參照《合集》37515“惠駟用，亡災，擒”，即可知這也是一組田獵選貞卜辭。

在村北一系中，各組類分佈情況爲：自小 8 例，自賓 3 例，賓一 75 例，典賓 142 例，賓三 19 例，賓出 55 例，^①出一 2 例，出二 11 例，何二 21 例，黃類 6 例。賓組、賓出中最爲常見，其次爲何二，自組、出組與黃類中則較爲少見。從時代分佈來看，絕大多數見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之世，其次見於廩辛至武乙之世，祖甲之世和文丁至帝辛之世也有少量出現。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出現的情況

“惠 + 受事賓語 + V”式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共 263 例，如：

(1) 甲午卜，王：惠量配。 (《補編》6625 = 《懷特》1640[自歷])

(2) 乙丑卜：王惠望乘比。/乙丑卜：王惠或比。

(《合集》33112^②[歷一])

(3) 惠父示以。 (《合集》32848 + 《合集》34102^③[歷二])

(4) 乙酉卜：惠三百[射]令。/惠三族馬令。/惠一族令。

(《合集》34136^④[歷二])

(5) 辛酉卜：惠大行用。/自(師)惠律用。 (《補編》9632^⑤[歷二])

(6) 乙酉，貞：王惠東[方]征。 (《補編》10923[歷二])

(7) 辛酉：惠甫令。 (《合集》32048[歷草])

(8) 惠夫比。 (《合集》30940[歷無])

① 《合集》15818 似有“惠出酉用”語，“出酉”或讀爲“有酉”，把“酉”當作貯酒的酉器(參看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389 頁)。如此，則本例屬於“惠 + 受事賓語 + V”式的例子。但“出酉”是否應讀爲“侑酒”，“用”字是否應讀入命辭，暫存疑。

② 《合集》6476、6482 等卜同事，參看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72—173 頁。

③ 劉源：《歷組卜辭新綴二則》，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4 期。

④ 《合集》5728(賓三)卜同事。

⑤ 《屯南》119 同文。

- (9) 惠茲卜用。/惠侃令。 (《合集》31678^①[歷無])
- (10) 戊惠義行用，邁羌方，又戔。 (《合集》27979[無名])
- (11) 惠又狐射，擒。 (《合集》28317[無名])
- (12) 惠飲求，擒。 (《合集》33378[無名])
- (13) 惠新秉屯用上田，有正。 (《屯南》3004[無名])
- (14) 惠隄鹿罟，擒。 (《合集》28352[無名])
- (15) 其品亞，惠玉豐用。 (《屯南》2346[無黃])

例(1)之“𠩺”，讀爲“鄙”。“鄙”字从酉从跪踞的人形，卜辭中用爲動詞。因爲本版爲征伐卜辭，所以這裏的“鄙”字應該用作地名賓語。例(3)中的“示”指神主。“以”是帶着的意思。卜辭貞問是否要帶着先父的神主。例(4)中的“三百射”指三百射手，“三族馬”指隸屬於三族的“馬”，也是一種武裝力量。卜辭中的“射”和“馬”究竟分別指哪種兵種，學界看法不一。^②“惠一族令”應是就命令“一族馬”而言。例(5)中的“大行”，或以爲是軍旅名，^③或用其本義，指寬敞的道路。“律”，或以爲應解爲“軍紀軍法”，或以爲應解爲“音律”。^④例(9)中的“惠茲卜用”是指用不用“茲卜”即這一卜，“惠侃令”是指要不要命令“侃”這個人。例(12)中的“飲”爲地名，卜辭貞問“惠飲求”即“求飲地的什麼獵物”之意。例(13)中的“秉”是禾、黍之類穀物的莖稈之名。“上田”即文獻中所說“原田”，是地勢高平的田。卜辭貞問全部使用新的草木禾稈爲上田施肥之事。^⑤例(14)中的“罟”字从网从目，是一個張網捕獵的田獵

① 《補編》10394(無名)同文。另“侃”字釋讀，參看裘錫圭：《釋“衍”“侃”》，載《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② 參看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汲古書院，1975年，第465頁；王貴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見試說“司馬”職名的起源》，載《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林滢：《商代兵制管窺》，原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第5期，後收入《林滢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148—156頁。

③ 金祥恒：《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軍旅中之王族三行三師》，載《中國文字》第五十二期，臺灣大學文學學院古文字學研究室，1974年；王貴民(署名寒峰)：《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制數則》，載《甲骨探史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④ 劉釗：《卜辭“師惟律用”新解》，載《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年，第79—86頁。

⑤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54—189頁。

動詞。卜辭貞問以“罍”的方式來捕捉隄地之鹿，能否捕獲到。例(15)中的“玉豐”是指用玉裝飾的貴重大鼓，^①“惠玉豐用”意謂是否使用玉飾的貴重大鼓。

在村中南一系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自歷 1 例，歷一 20 例，歷二 62 例，歷草 9 例，歷無 4 例，無名 166 例，無黃 1 例。其中無名中最多，歷類中也不少，自歷和無黃中則較少。從時代分佈來看，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最為常見，其次是祖庚時期，武丁時期也有不少。

二、“惠 + 姓名賓語 + V”式

這裏的“姓名賓語”既包括人性，也包括物性；既包括“受事姓名賓語”，也包括“工具姓名賓語”。“惠 + 姓名賓語 + V”中的祭祀動詞多為“用”。該式共 196 例，在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中均有分佈，村中南系列中尤為多見。從時代分佈來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最為集中，其次是武丁中期，再次是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帝乙、帝辛時期則未見。

1. 在非王卜辭中出現的情況

“惠 + 姓名賓語 + V”式在非王卜辭中共 47 例，如：

- | | |
|-----------------------------|-------------------------------|
| (1) 惠 <u>彘</u> 用，至牢父戊。 | (《合集》21544 ^② [子組]) |
| (2) 庚子，子卜：惠 <u>小宰</u> 禦龍母。 | (《合集》21805[子組]) |
| (3) 惠 <u>豕</u> 禦量于天(大)庚。允曲。 | (《合集》22097[午組]) |
| (4) 妣庚惠 <u>焱羌</u> 用。 | (《合集》22133 ^③ [婦女]) |

①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 年第 2 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96—209 頁。

② 《合集》21545 同文。

③ 此版黃天樹、蔡哲茂、謝湘筠、蔣玉斌等多位學者做過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YH251、330 兩坑所得甲骨綴合補遺》第 3 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56.html>)，2007 年 1 月 15 日。《合集》22132 + 21456 + 《乙編》8693(蔡哲茂：《〈殷墟文字乙編〉新綴第五至七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舊站，2007 年 11 月 30 日)、《合集》22131 同文。

- (5) 庚戌：惠用析。《合集》21951^①[圓體]
- (6) 癸酉卜：惠勿(物)牡歲甲祖。《花東》37[花東]
- (7) 有吉牛，惠之施。^②《花東》299[花東]
- (8) 惠禦子馘妣庚。《花東》181[花東]

例(1)拓片中“至”與“牢”相距較遠，參照其同文卜辭，我們懷疑此版“牢”上也可能有“小”字，或是拓片不清所致，或是漏刻。例(3)中的“量”字，人名。“天庚”，即祖先大庚。卜辭貞問是否要用豕向大庚舉行祭祀以禦除量的災殃。^③ 例(4)中的“焱”字用來修飾限制“羌”，具體所指不詳。卜辭貞問在祭祀妣庚時要不要用“焱羌”。例(5)命辭部分是一個複雜的賓語前置句，“用析”即“用析”，“用+O_牲+O_神”是個雙賓語句。卜辭中舊多釋“嬖”的那個字，裘錫圭懷疑應當釋“妃”，指一男一女一對人牲。^④ 蔣玉斌進一步指出，圓體卜辭中的“”，从人从女頭上有飾物，應是“妃”字異體。^⑤ 例(6)貞問是否要歲“勿(物)牡”^⑥來祭“甲祖”。“甲祖”是“祖甲”之倒文。據我們統計，花東卜辭中的倒稱較為常見，其中“癸子”共 20 見，“甲祖”共 5 見，“丙祖”1 見。例(7)中的代詞“之”指代前文提到的“吉牛”。《詩·小雅·六月》中有“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語，相互參照，張玉金認為這裏的“吉”當讀為“佶”，有健壯、結實之意。^⑦

在非王卜辭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5 例，午組 2 例，婦女 3

① 此版可與他版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53 組。

② “施”字，楊澤生認為該字从蟲从支、蟲亦聲，實當讀為“椎”或“捶”。參看楊澤生：《甲骨文“歧”字考釋》，第七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2005 年。

③ 黃天樹：《〈甲骨文合集〉22097“天犬”卜辭辨誤》，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18 頁。

④ 陳劍：《釋〈忠信之道〉的“配”字》，載《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 2 卷第 6 期，2002 年。

⑤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119—121 頁。

⑥ “勿牡”義為雜色公牛，參看王國維：《釋物》，載《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 年，第 287 頁；裘錫圭：《釋“勿”“發”》，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第 2 期，1981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70—84 頁。

⑦ 張玉金：《殷墟甲骨文“吉”字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例，圓體 1 例，花東 36 例。^① 分佈雖較為廣泛，但以花東中最為常見。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見於武丁時期，尤其是武丁中晚期。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出現的情況

“惠＋姓名賓語＋V”式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共 47 例，如：

- (1) 癸卯卜，王：惠勿(物)牛用魯[甲]。 (《合集》19911[自肥])
- (2) 惠豕燎。 (《合集》21785 + 21039 + 15650^②[自小])
- (3) 丁丑卜，王貞：惠豕、羊用，帝虎。 (《合集》21387[自小])
- (4) 壬戌卜：來甲辰惠卒^③五宰酒于大。 (《合集》1482[自賓])
- (5) 戊子其，惠烝用。 (《合集》15821^④[賓一])
- (6) 惠妣焚，有雨。 (《合集》1130 乙[典賓])
- (7) 貞：惠疋來羌用。 / 貞：惠來羌用。 (《補編》24 正^⑤[典賓])
- (8) 丁酉卜，貞：惠牛用。 (《合集》4762[賓三])
- (9) 貞：惠羊侑于母丙。 (《合集》2523[賓出])
- (10) 貞：惠牛用。 (《合集》26866[出一])
- (11) 壬午卜，喜貞：歲鬯，惠新鬯用。 (《合集》25179[出二])
- (12) 貞：惠用。 / 丙子卜，何貞：惠舊用。 / 貞：惠枚用。
(《補編》10389^⑥[何一])
- (13) 貞：惠牢又一牛用。 (《合集》30707[何二])

① 《花東》286 中有“惠牝宜”一語。這裏的“宜”字，依姚萱觀點，並非用為祭祀動詞，似有進獻義。若姚說無誤，則本條應該歸入“惠＋受事賓語＋V”類中。

② 前兩版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 B119、YH006、YH044 三坑甲骨新綴》(《中國文字研究》2007 年第 1 輯，大象出版社，2007 年)第 24 組。最後一版也是蔣玉斌加綴，承其告知。

③ “卒”字釋讀，參看李學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134—137 頁；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載《中原文物》1990 年第 3 期。

④ 《合集》15822 同文。

⑤ 即《合集》249 正 + 232 正，裘錫圭綴合。

⑥ 與《補編》9484 重，即《合集》29957 + 30959，嚴一萍綴合。

例(4)之“大”爲“大甲”之省。^① 卜辭貞問在未來的甲辰日是否最終要用五頭圈養的羊來酒祭大甲。例(5)中的“𠂔”字，像兩個突出頭部正面人形手拉手的樣子，據辭例看似用爲人牲。例(6)中的“𠂔”字，舊多釋爲“𠂔”。“𠂔”，女巫的名字，爲被𠂔以求雨的對象。^② 例(7)“疋來羌”是指“疋”這個人帶來的羌，句中作“用”的賓語。例(12)中三處“用”前的字都可以作地名，這裏指代這些地方的犧牲。

在村北一系中，組類分佈情況爲：自肥 1 例，自小 6 例，自賓 3 例，賓一 4 例，^③ 典賓 12 例，賓三 2 例，賓出 6 例，出一 1 例，出二 2 例，何一 3 例，何二 7 例。除黃類中不見外，其餘組類中均有分佈且數量上相差無幾，組類特徵不明顯。從時代分佈來看，散見於武丁至武乙各個時期。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出現的情況

“惠 + 牲名賓語 + V”式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共 101 例，如：

(1) 壬寅卜：禱，^④其伐歸，惠北𠂔用，廿示一牛，二示羊，以四戈歲。
(《合集》34122^⑤[自歷])

(2) 惠白黍登。
(《合集》32014[歷一])

(3) 惠𠂔牛用。
(《屯南》1051[歷一])

(4) 惠犬百卯七牢。
(《合集》32698[歷二])

(5) 惠竹先用。
(《合集》32933 + 33101 + 33100^⑥[歷二])

①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 2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79—393 頁。

② 裘錫圭：《說卜辭中的𠂔巫尪與作土龍》，原載《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16—226 頁。

③ 《合集》190 正有“惠伐酒于祖乙”辭，有可能屬於本類賓語前置句，貞問是否要用“伐”（即被砍頭的人牲）來酒祭祖乙。但是考慮到卜辭中的“伐”在有些辭例中的詞性還有爭議，除非“伐”字明確受數詞修飾者，我們一般不把它視爲名詞解爲祭牲。

④ “禱”字釋讀，從冀小軍說。參看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率字——兼談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載《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 年第 1 期。

⑤ 《合集》34121 同文，《合集》8788 卜同事。

⑥ 許進雄綴合，周忠兵加綴，參看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第 5 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547.html>），2007 年 3 月 26 日。

(6) 丙申卜：惠茲戈用于河。/惠舊戈[用于]河。

(《補編》10641[歷無])

(7) 惠白羊用于之，有大雨。

(《屯南》2623[無名])

(8) 惠大牢蠶宮。

(《屯南》3124[無名])

(9) 惠父庚庸奏，王侃。/惠祖丁庸奏。

(《合集》27310[無名])

例(1)之“𠄎”，或以爲是族地名或俘虜。^①考慮到卜辭中有从女从𠄎之字，^②我們暫從此說。“北𠄎”似指“北𠄎”之人被商人俘獲用爲人牲者。^③例(3)中的“𠄎”，从月(肉)从斤，或是用來修飾限定其後的“牛”字。《儀禮·特牲饋食禮》有“舉肺脊加于𠄎俎”語，有學者指出，舊釋“𠄎”爲盛放牲肉以及舌肺之器，當是用其引申義。“𠄎”意謂剝析，“𠄎牛”是屠牛而剝析之。^④不過，若參照《合集》8833“呼取𠄎”，則“𠄎”似乎又與“牛”爲並列關係。例(7)一辭明言祭祀用“白羊”。卜辭中有不少“白+牲畜名”語，^⑤其中大部分都爲祭祀用牲和田獵捕獲物，可見殷人尚白是可信的。還有同版辭例“白羊”與“黑羊”同見者，如《合集》30022、^⑥30552。例(8)之“蠶”，他辭中多用爲與農業有關的動詞，這裏似用爲祭祀動詞。例(9)中的“庸”從裘錫圭釋，父庚庸和祖丁庸當是爲康丁的父輩祖庚和祖父武丁所作的鑄。^⑦

在村中南一系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白歷3例，歷一3例，歷二5例，歷無2例，無名88例。歷類中雖有分佈，但無名中尤其常見。從時代分

① 參看《綜覽》第5124條。

② 見於《合集》1117、19986，《甲詁》第0519條之字疑爲該字異體。

③ 也有學者認爲“𠄎”通“廡”，用表祭祀地點，參看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213頁。

④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404—405頁。

⑤ 參看《類纂》第382—383頁。另，陳煒湛對此也有論述，參看《讀契雜記》，原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⑥ 白玉崢已將本版與《合集》30866綴合。

⑦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2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96—209頁。

佈來看，主要集中於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少量見於武丁、祖庚時期，偶見於祖甲晚期至廩辛之世。

三、“惠 + 神名賓語 + V”式

該式中的祭祀動詞多為甲類祭祀動詞“酒”。該式數量不多，只有 46 例。相比較而言，村中南系列中較為常見，村北系列中要少得多，非王卜辭中尤其罕見。如：

(1) 惠新示凡。 (《合集》22124[午組])

(2) 戊戌卜，殼貞：惠成先酒。

(《合集》1351 正甲 + 1351 正乙 + 《乙編》1386^①[典賓])

(3) 乙卯卜惠祖乙用至于丁。十三月。 (《合集》1650[賓出])

(4) 辛酉卜，中貞：惠示其禦。 (《合集》25032[出二])

(5) 癸酉卜，何貞：惠祖藿。 (《補編》10389^②[何一])

(6) 貞：惠母先酒。 (《合集》30642[何二])

(7) 壬戌卜：惠岳先[侑]。/惠王亥先侑。 (《合集》34291^③[歷一])

(8) 惠小乙。𠬪。 (《合集》32441[歷二])

(9) 惠^④大乙。𠬪。 (《合集》32433[無名])

(10) 惠唐。王受有祐。/惠武、唐用，王受有祐。

(《合集》27151[無名])

(11) 惠母己。𠬪子癸酒。 (《合集》27633[無名])

(12) 惠岳先酒，𠬪酒五雲，有雨。

(《屯南》651 + 671 + 689^⑤[無名])

(13) 惠入日酒。 (《屯南》4534[無名])

① 鄭慧生綴合。

② 與《補編》9484 重，即《合集》29957 + 30959，嚴一萍綴合。

③ 《屯南》342 同文。

④ “惠”字漏刻下部一橫筆。

⑤ 肖楠綴合。

例(4)之“示”可能是神主名。例(10)中的“蠱”字,有學者認為在本辭中疑為祭名,^①此說可從。例(11)中的“眾”為“及”、“與”、“和”義,用來連接兩個受祭神靈。例(12)中的“五雲”與“岳”均為神名。卜辭中另有“六雲”(《屯南》1062)、“三雲”(《合集》13401)、“四雲”(《補編》13267)以及單稱的“雲”(《屯南》770)等,均可作神名。例(13)之“入日”用作神名。李宗焜曾指出“祭祀出日、入日必在特定的時間”,祭出日必在“日出之時”,祭入日必在“日入之時”,^②這是可信的,本辭同版有“惠入自……”殘辭也是表示時間的。

“惠 + 神名賓語 + V”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午組 1 例,典賓 2 例,賓出 1 例,出二 1 例,何一 1 例,何二 2 例,歷一 3 例,歷二 11 例,歷無 1 例,無名 23 例。其中歷類和無名中稍微多見,其餘諸類中數量很少。從時代分佈來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較為集中,祖甲時期、武丁中期數量較少,而帝乙、帝辛時期未見。

四、“惠 + 原因賓語 + V”式

該式中的祭祀動詞只見甲類祭祀動詞,包括“禦”、“往”、“禱”和“宜”。該式共 16 例,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中極少出現,其中前者 2 例,後者 1 例;在非王卜辭中出現的數量相對較多,有 13 例。^③ 如:

(1) 乙卯卜: 惠西午(禦)用。/ 惠夢午(禦)用。

(《合集》22294[婦女])

(2) 己卜: 惠子興往妣庚。/ 己卜: 惠多臣禦往妣庚。

(《花東》53[花東])

(3) 辛卯卜: 惠口宜口觝,牝,亦惠牡用。

(《花東》198[花東])

①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第425頁。

②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載《中國文字》新十八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4年。

③ 午組卜辭中有“庚戌卜: 惠舊禦往”(《合集》22099)。卜辭中的“舊”多作新舊之“舊”,不過也可以作人名或地名,例見《合集》20390(自小)、21361(自小)、22884(出二)。我們認為《合集》22099之“舊”亦用為人名,句中有可能用作“禦往”的原因賓語,但對比同版“庚戌卜: 余自禦”一辭來看,“舊”更可能是用作主語。

(4) 貞：惠雨禱。

(《合集》19574^①[賓出])

(5) 戊申貞：惠雨禱于𠄎。

(《合集》34271[歷二])

例(1)釋文從蔣玉斌。他認為《合集》22294 中出現的“西”與“西子”都是生人，^②似可從。“夢”字，《摹釋》中誤為“先”，今據舊著錄《乙編》8810 上清晰拓本可知，學者或改釋為“夢”字可從。辭末“用”或應讀為用辭。例(2)中的“往”字讀為“禳”，乃禳除災殃之祭。^③“往”、“禦”用法相類，均為禦災之祭。“子興”用作“禦”、“往”的原因賓語，也就是說，正是由於子興染上了疾患，才向先妣進行祭祀。例(3)中的“口”字，疑與花東卜辭中出現的子患口疾(《花東》149、220 等)有關，或與“賈豈(或中周)又口”(《花東》102)有關，^④句中作原因賓語。另，《花東》37“惠(口)用𠄎”之“口”因整條辭例含義不明，其是否用作原因賓語則不太清楚。例(4)、(5)兩例沈培和張玉金均指出過。^⑤其中張文還舉有其他的例子，因卜辭含義還不太清楚，所以是否屬於原因賓語前置，應該存疑。

“惠 + 原因賓語 + V”式在各組類中具體分佈情況為：婦女 2 例，花東 11 例，^⑥賓出 2 例，歷二 1 例。從時代分佈來看，集中於武丁中期，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也有少數幾例，後世未見。

需要指出的是，“惠 + 原因賓語 + V”這種形式的賓語前置句，卜辭中確實用例不多。至於原因，沈培認為，“大概這種原因賓語提前以後很容易被

① 《合集》19564 + 《懷特》922(《綴合》第 249 組)同文。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41 頁。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54—159 頁。

④ 卜辭中有“有口”、“亡口”等語，其含義可以參看李學勤：《論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原載《考古學報》1958 年第 1 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05—147 頁。又李學勤：《甲骨卜辭與〈尚書·盤庚〉》，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宋鎮豪：《夏商法律制度研究》，載《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 年；王貴民：《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中華書局，2001 年。

⑤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54 頁注釋 6；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4 頁。

⑥ 《花東》88“惠盜到𠄎[妣]甲𠄎”中的“盜”也有可能屬於原因賓語前置，但是其後屬於祭名連用的情況，所以我們這裏暫時未予討論。

看成施事主語”。^① 確如沈氏所說，卜辭中的有些受事主語句的“主語”就容易被誤認為“施事主語”，如《合集》22048“石禦于庚”、“𠄎、石禦于妣癸廬豕”。至於“惠雨禱”中的“雨”，沈氏認為既可以看作原因賓語，也可以看作受事賓語。由於“雨”一般不能成為祭祀活動的施事者，所以把它提前也不會引起歧義。如果上文理解無誤，花東卜辭中原因賓語前置句較多，這可以提供給我們兩條訊息：第一，花東卜辭的時代主要有“武丁早期”和“武丁晚期”兩說，^② 晚期說應更為合理。在時代基本已經清楚的“婦女”、“賓出”、“歷二”三類卜辭中，“婦女”相對較早（約武丁中期），而“賓出”和“歷二”相對較晚（上限在武丁晚期），如果把“花東”的時代限定在“武丁晚期，最早不會超過武丁中期”，是比較恰當的。因為，就目前來看，原因賓語前置只存在於一個比較短的歷史時期內。應該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這種賓語前置句在婦女卜辭時代或剛產生不久，花東時代達到其鼎盛期，到了賓出、歷二時代已經慢慢消失。第二，在原因賓語前置句中，非王卜辭在數量上占有絕對的優勢，可見與王卜辭相比較，非王卜辭確實有一些自身的特徵。

五、“惠 + 地名賓語 + V”式

該式共 416 例，數量上僅次於“惠 + 受事賓語 + V”式。主要集中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村北系列要少得多，而非王卜辭中更是罕見。如：

- | | |
|--|-------------------------------|
| (1) 惠 <u>正延</u> 。 | (《合集》22336 ^③ [婦女]) |
| (2) 狩，惠 <u>新止</u> 。 | (《花東》11[花東]) |
| (3) 子惠 <u>𠄎田</u> ， ^④ 言妣庚眾一宰，酒于 <u>𠄎</u> 。 | (《花東》474[花東]) |
| (4) 乙酉卜，王貞：余惠 <u>𠄎即</u> 。 | (《合集》20323[自賓]) |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34 頁。

② 具體情況可以參看黃天樹：《簡論“花東子類”卜辭的時代》，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49—156 頁，又收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③ 婦女卜辭《合集》22322 + 《乙補》7417（蔣玉斌綴合），《合集》22323、22324 卜同事。

④ 如果考慮到甲骨文中“惠 + 地名 + 田 + 省”（省視某地之田）常見，“惠 + 地名 + 田”也有可能是前者之省，如此則這類結構就不應該視作“惠 + 地名賓語 + V”形式。

- (5) 己未卜，何貞：祝，惠舊各(格)。(《補編》9643^①[何一])
- (6) 惠网步，擒羞。(《合集》27998[何二])
- (7) 癸卯卜，狄貞：弜已惠左壅。(《合集》30757[何二])
- (8) 惠孟田，亡戕(災)。(《合集》31885[歷草])
- (9) 惠隄戩，獲有大鹿，亡戕(災)。(《合集》28345[無名])
- (10) 王惠官田省，亡戕(災)。/惠喪田省，亡戕(災)。
(《合集》28981 + 29178^②[無名])
- (11) 惠隰田畀(耘)延，受年。/惠上田耘延，受[年]。
(《屯南》715[無名])
- (12) 惠永泉(麓)焚，擒有小獸。(《屯南》2326[無名])

例(1)“惠正延”應該是“惠正延宅”之省。“正”是地名，“宅”是動詞，“延”是用來修飾“宅”的副詞。例(2)中的“新”字，《花東》原釋文解為地名，“惠新止”即“止于新”之意。依這種理解，該辭便是地名賓語前置句。我們曾經認為該辭也可作另外一種讀法“狩，惠新止用”，把“用”讀入命辭部分。“新止”即新趾印，該辭是在貞問狩獵時是否應該沿着新的趾印去追蹤獵物。這樣理解，則該辭應為受事賓語前置句。這裏從原釋文。例(5)之“舊”用為地名，^③其後一字釋“各”，從劉釗說。^④這裏的“各”，當讀“格”，格至之意。因為要舉行祭祀，卜辭遂貞問要不要到舊地去舉行。例(6)之“网”用作地名，^⑤卜辭貞問步网地擒獲羞方之事。例(7)中的“”另見於《合集》27996，從辭例上來看，似用為動詞。例(9)中的“戩”字，裘錫圭認為是“敝”字異體，但在本

① 即《合集》30615 + 30751，嚴一萍綴合。

② 莫伯峰綴合，參看《拼合》第230則。

③ 卜辭中的“舊”多作新舊之“舊”，不過也可以作人名或地名，例見《合集》20390、21361、22884。

④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⑤ 卜辭中的“网”多用為田獵動詞，但有作地名的例子，另見屬於黃類的《合集》36749。而且，《合集》36749與27998中的“网”字寫法完全一樣，卻與賓組中常見的寫法有別。

辭中可能是“𣎵麓”二字合文。^① 卜辭大意是在𣎵麓𣎵除草木，是否能夠捕獲大鹿而沒有災禍。例(11)中的“𣎵”字釋讀，從于省吾說，^②該字在本辭中讀爲“耘”。“隰田”是指地勢低下土質比較潮濕的田，“上田”是指地勢較高的田。^③ 參照《合集》28230，可知該辭“延”字不能後讀。在“惠隰田𣎵(耘)延”中，副詞“延”位於動詞“耘”後，較爲獨特。^④ 例(12)貞問在永地之麓焚火田獵，能否擒獲小野獸。值得注意的是，卜辭中的“獸”大多用作動詞，這裏則用作名詞。^⑤

在“惠＋地名賓語＋V”式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婦女 1 例，花東 2 例，自賓 1 例，何一 1 例，何二 45 例，歷草 1 例，無名 365 例。村北系列中，集中見於何組，其中何二占絕大多數；村中南系列中，歷草、歷無中僅有少量出現，無名中特別常見。^⑥ 從時代分佈來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最爲集中，僅有很少量見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其餘時期未見。

動詞“毖”爲什麼不能用於“惠＋地名賓語＋V”句式中？在黃類中“毖”字極爲常見，有“戒敕鎮撫”之意。對某一對象加以戒敕鎮撫，往往要到那一對象所在地去。^⑦ 在指出卜辭中的“田”所帶的地名賓語往往可以提前，即“惠＋地名＋田”式後，沈培曾提出一個疑惑，卜辭中常見“毖某地”的說法，但是爲什麼卻從未看到有“惠某地毖”的例子。^⑧

① 裘錫圭：《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複偏旁的省略》，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 年，原題爲《甲骨文字考釋（八篇）》，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41—146 頁。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第 42 頁。

③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54—189 頁；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54 頁腳注 1。

④ 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這類“延”應爲動詞，卜辭是在貞問對隰田、上田之耘是否延續、繼續。若依其觀點，則本例應該歸入受事賓語前置例中。“延”的賓語“隰田耘”與“上田耘”均爲定中結構。

⑤ 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47—249 頁。

⑥ 這應與無名中有大量的田獵卜辭出現有關。

⑦ 裘錫圭：《釋“毖”》，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7—34 頁。

⑧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36 頁。

我們注意到，當“毖”後跟地名時，絕大多數都使用“毖＋于＋地名”的形式，“毖”後直接跟地名的“毖＋地名”式雖有，但極為少見。相比之下，“田”後直接跟地名的“田＋地名”式則較多見。如果“毖＋地名”和“田＋地名”中的地名是焦點，需要在地名前添加“惠”字，則就變成了“惠＋地名＋毖”和“惠＋地名＋田”的形式。正因為“毖＋地名”極少，所以目前我們找不到“惠某地毖”的例子。

六、“惠＋為動賓語＋V”式

在“惠”字提示的賓語前置句中，前置賓語可以是為動賓語是由張玉金首先指出的。^①“惠＋為動賓語＋V”式賓語前置句共見 19 例，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前置的賓語大多是由動詞性詞語充當的，二是這種類型的賓語前置句幾乎全都出現在歷類、無名或歷無這些村中南系列的卜辭中，非王卜辭中只有 2 例，村北系列中則僅有 1 例。^② 如：

- (1) 甲申：惠大歲又于祖甲。不用。/甲申卜：惠小歲施于祖甲。
用，一羊。 (《花東》228[花東])
- (2) [貞]：惠升先酒。 (《合集》15291 = 《補編》4361[典賓])
- (3) 甲午，貞：王惠覓饗。 (《合集》34445[歷一])
- (4) 惠燹燎先酒，雨。 (《屯南》4324[歷一])
- (5) 惠祖乙多獸。 (《合集》32529^③[歷二])
- (6) 惠父己示先施。 (《合集》27412[歷無])
- (7) 惠閔燎酒，^④有雨。 (《英藏》2366 = 《合集》41411[無名])
- (8) 乙亥卜：惠禱先施。/惠杝先施。 (《補編》13373[無名])

① 張玉金：《賓字句和遣字句的句法分析》，載《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兩篇》，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8 年，後收入《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3—115 頁；相關論述又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5 頁。

② 屬於村北系列出二類的《合集》25032 中有“惠示其禦”語，是否屬於本類存疑。

③ 《合集》32922 同文。

④ 本書初稿曾把“燎”與“酒”視為並列的祭祀動詞，從而將這類例子歸入地名賓語前置例中，承蒙陳劍先生提示，今改歸入為動賓語前置例。

例(1)中的“大歲”、“小歲”，《花東》原釋文認為可能是指規模大與規模小的歲祭。按照這樣的理解，則本辭是“惠 + 爲動賓語 + V”式的句子。^① 例(2)貞問是否要先爲升祭舉行酒祭。卜辭中的“示”可用作“神主”義，但是偶爾也可以用作祭名或祭祀動詞，《合集》27412 同版有“戊辰卜：其示于妣己先施”一辭，因此例(6)應是貞問是否要先爲父己的示祭舉行施牲之祭。例(7)同版有“其燎于雪，有大雨”、“雪罍門鬯酒，有雨”之辭，可見將“閔”視爲一地名或處所名詞可行。卜辭中還有在閔地田獵的記載，如“其呼射閔狐，擒”（《合集》28318）。

在“惠 + 爲動賓語 + V”式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花東 2 例，典賓 1 例，歷一 4 例，歷二 5 例，歷無 1 例，無名 5 例。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均僅有少數幾例，其他時期未見。

七、“惠”字賓語前置句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惠 + 受事賓語 + V	46	342	263	651
2	惠 + 牲名賓語 + V	47	47	101	195
3	惠 + 神名賓語 + V	1	7	38	46
4	惠 + 原因賓語 + V	13	2	1	16
5	惠 + 地名賓語 + V	3	47	366	416
6	惠 + 爲動賓語 + V	2	1	16	19
總 計		112	446	785	1 343

① 此尚有存疑之處。既然卜辭中的“祭”可以用作名詞，表用於“祭”祭的牲品，如“登自西祭”（《花東》4），則本辭中的“歲”也可以解爲名詞，表用於“歲”祭的牲品。“大歲”可能是指同版他辭中多處提到的“牛”，指大個頭的用於歲祭的牲體，“小歲”則可能是指用辭中提到的“一羊”，指小個頭的牲體。如果這樣理解，則本辭也有可能應該看作“惠 + 牲名賓語 + V”式的句子。

1. 在“惠”字賓語前置句中，“惠＋原因賓語＋V”式數量最少。^①這與殷人占卜時關注的焦點有關。就祭祀類卜辭來說，殷人舉行祭祀時，其所以祭祀的原因大概都是一定的或者事先知道的，所以一般情況下原因不會是焦點；殷人往往在某日祭祀名某之先人，所以祭祀對象在多數情況下也是不需要貞問的，“惠＋神名賓語＋V”也不多；祭祀用牲（包括牲名、牲數和犧牲的毛色等）往往是殷人貞問的重點，所以“惠＋牲名賓語＋V”式最多。

2. “惠＋地名賓語＋V”式在數量上僅次於“惠＋受事賓語＋V”式。該式之所以如此發達，與商代貴族喜好田獵，田獵卜辭較為常見有關。^②

3. “惠＋前置賓語＋先＋祭祀動詞”式的句子中，“前置賓語”一般都是“神名賓語”或“為動賓語”，^③牲名賓語很少出現在這個位置。^④

4. “惠”字賓語前置句組類特徵非常明顯：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最多，其數量竟然比村北系列、非王卜辭中的總和還要多；非王卜辭雖然在數量上遠少於王卜辭，但是其雙賓語格式卻比較豐富。凡是“惠”字賓語前置用例較多的格式中都有屬於非王卜辭的，如“惠＋受事賓語＋V”、“惠＋地名賓語＋V”、“惠＋牲名賓語＋V”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惠＋原因賓語＋V”式中，屬於非王卜辭的數量竟然高於王卜辭。

5. 從時代分佈來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最為集中，占總數一半以上。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也有不少。祖甲時期和帝乙、帝辛時期只有少量分佈。

6. 在“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如果出現主語，則一般都是“主語＋惠＋

① 在惠字各式賓語前置句中，“惠＋受事賓語＋V”式最多，其次是“惠＋地名賓語＋V”式。在祭祀類卜辭中，“惠＋牲名賓語＋V”式最多，“惠＋神名賓語＋V”式則相對少得多，但也遠多於“惠＋原因賓語＋V”式。

② 關於這點，學界論述較多，參看黃然偉：《殷王田獵考》，載《中國文字》第14冊，1964年；姚孝遂：《甲骨刻辭狩獵考》，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年；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290頁；陳煒湛：《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秀霞：《花東田獵卜辭的整理與研究》，載《殷都學刊》2007年第1期；劉桓：《卜辭所見商王田獵的過程、禮俗及方法》，載《考古學報》2009年第3期。

③ 參看前文“惠＋神名賓語＋V”和“惠＋為動賓語＋V”部分。

④ 我們僅見《合集》30643這一條疑似例“貞：王惠豕先□”，卜辭殘，或許為田獵卜辭。

前置賓語 + V”式，主語位於“惠”字前，而沒有發現“惠 + 前置賓語 + 主語 + V”式即主語位於動詞“V”前的例子。如“王惠周方征”（《合集》6657 正）、“王惠望乘比”（《補編》10485）、“王惠麥麋逐”（《合集》27459）、“子惠豕歿罌魚見（獻）丁”（《花東》26）、“子惠大令（命）”（《花東》416）、“王惠宮田省”（《輯佚》327）。

7. “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在前置的賓語和動詞之間可以出現副詞“先”（《合集》28124、34222，《補編》10347）、“其”（《合集》25032）、“亡”（《合集》27942）、“屯（純）”（《屯南》3004）、“又”（《屯南》2254）、“𠄎”（《合集》29185）等，在“惠”和前置的賓語之間可以出現副詞“卒”（《合集》1482）。

第二節 “唯”字賓語前置句

“唯”字賓語前置句在數量上遠遠少於“惠”字賓語前置句，僅有 140 例，包括“唯 + 受事賓語 + V”式、“唯 + 姓名賓語 + V”式、“唯 + 神名賓語 + V”式、“唯 + 地名賓語 + V”式四類。其中第一式數量較多，其餘三式數量都很少。

一、“唯 + 受事賓語 + V”式

該式在“唯”字賓語前置句中數量最多，共 128 例。其中，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較為少見，但村北系列中十分常見。如：

- (1) 辛未卜：丁唯子令比白或伐郅。（《花東》275 + 517^①〔花東〕）
- (2) □未卜，□不唯滴令保方。（《合集》8311〔自賓〕）
- (3) 父乙唯伐求。/父乙不唯伐求。（《合集》903 正〔賓一〕）
- (4) 丙〔午〕卜□王唯𠄎敦。（《合集》7033〔賓一〕）
- (5) 壬寅卜，賓貞：若茲不雨，帝唯茲邑，不若。王占曰：“帝唯茲

①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77 組。《花東》237 卜同事。

邑龍，不若。”

(《合集》94 正反^①[典賓])

(6) 勿唯多臣呼。

(《合集》620^②[典賓])

(7) 貞：勿唯士^③令。

(《合集》5045^④[典賓])

(8) 辛卯卜，賓貞：沚或啟巴，王勿唯之比。

(《合集》6461 正[典賓])

(9) 癸巳卜，爭貞：日若茲妻唯年憂。

(《合集》10145[賓三])

(10) 唯黍年受。

(《合集》9988[賓出])

(11) 弜改其唯小臣監令，王弗悔。

(《合集》36418[黃類])

(12) 唯商令沖宗。

(《補編》6615^⑤[歷一])

(13) 弜唯茲用。

(《屯南》2666[無名])

例(3)中的“唯伐求”語，裘錫圭認為“可能是要求舉行伐祭”的意思。^⑥ 其實，“伐”也可以理解為人牲。無論哪種理解，都可以視為受事賓語前置句。例(4)與《合集》7032、《補編》2165 卜同事，但是“王唯敦”與“我惠敦”(《補編》2165)用詞卻有差別，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卜辭中“惠”與“唯”的區別類似於否定詞“勿、毋”與“不、弗”兩組詞的區別。^⑦ “王唯敦”是以貞人口氣來貞問的，“我惠敦”則是以商王的口氣來貞問的，兩辭分別是在貞問“商王是不是敦伐地”、“我們要不要敦伐地”。例(8)中的代詞“之”指代前文提及的“沚或”，句中作動詞“比”的賓語，是商王協同作戰的對象。例(9)中的“妻”字，

① 《合集》6525 + 7861 + 5129,《合集》6524 正 + 7862 +《補編》769 同文，參看張宇衛：《甲骨綴合第十八—十九則》，<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38.html>, 2011 年 12 月 24 日。

② 《合集》621 同文。

③ 這裏的“士”字，學者多誤讀為“王”，此從林滙說。參看林滙：《王、士同源及其相關問題》，載《林滙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第 22—29 頁。

④ 蔡哲茂、李彥延已經把此版與多版綴合，參看《拼合》第 316 則。

⑤ 即《合集》32906 +《屯南》740，許進雄綴合。

⑥ 裘錫圭：《釋“求”》，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59—69 頁。

⑦ 沈培：《商代占卜中命辭的表達方式與人我關係的體現》，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9 年。

徐中舒認為是個氣象名詞，疑當讀為“雩”。^① 本辭可以與典賓卜辭中的“茲雨唯年憂”(《合集》10142)相互參照。例(10)中的“黍年受”，彭邦炯認為當即“受黍年”之倒語，^②甚是。例(13)同版有“惠茲祝用”，兩辭正反對貞，所以“弼唯茲用”之“茲”後可以視為省略或漏刻“祝”字。卜辭是在貞問要不要用茲祝。^③

在“唯＋受事賓語＋V”式中，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花東5例，自賓1例，賓一30例，典賓77例，賓三3例，賓出6例，黃類2例，^④歷一3例，無名1例。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該式不多見，其中非王卜辭中的用例僅見於花東；村北系列中很常見，尤其集中於賓組。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數量最多，武丁中期數量也不少，祖甲時期未見，廩辛、康丁之後數量極少。

二、“唯＋牲名賓語＋V”式

此類數量極少，僅有3例，^⑤且全部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 (1) 壬辰卜，貞：丙唯𠩺犬𠩺多子，卯豕。 (《補編》6564[自小])
- (2) 辛丑𠩺勿唯𠩺用。 (《合集》1117[自賓])
- (3) 勿唯𠩺用。 (《合集》462反[典賓])

例(2)中的“𠩺”字又見於《合集》19986(自小)，卜辭中疑用為祭牲名。

三、“唯＋神名賓語＋V”式

該式只有7例，數量不多，但非王卜辭及王卜辭村北系列、村中南系列中均有分佈：

①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第334頁。

② 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18頁。

③ “唯茲用”、“惠茲祝用”中的“祝”和“用”有可能都用為祭祀動詞，此類句子是否應放置在這裏暫存疑。

④ 《合集》36423沒有統計在內，其上有“其唯𠩺大史𠩺寮令𠩺”語，有學者把卜辭連讀，或是。

⑤ “唯𠩺犬𠩺”(《合集》565[典賓])可能屬於本類，但含義未明，暫存疑。“犬”前一字《類纂》中失收。

(1) 戊申：唯妣己鼎。 (《合集》22384[劣體^①])

(2) 勿唯成先酒。

(《合集》1351 正甲 + 1351 正乙 + 《乙編》1386^②[典賓])

(3) 貞：其唯祖戊眾父戊施。 (《補編》13272[賓出])

(4) 唯祖丁祫。 (《合集》35720[黃類])

(5) 其唯妣祫，正。 (《合集》38729[黃類])

(6) 𠄎唯父甲正，王受祐。 (《屯南》1061 + 1255[歷無])

(7) 惠父庚庸用，唯父甲正，王受祐。 (《屯南》1055[無名])

例(5)中的“妣”字，《類纂》、《甲詁》、《綜覽》、《甲骨文字形表》^③均沒有收入，卜辭中我們只發現這一例，因此是否用為神名，還有疑問。^④ 在以先公先王名為賓語時，“正”字用作動詞是形容詞的對動用法，可譯為“對……來說適宜”。^⑤ 因此，例(6)“唯父甲正”意謂對父甲來說是否適宜。

“唯 + 神名賓語 + V”式的組類分佈情況為：劣體 1 例，^⑥典賓 1 例，^⑦賓 3 1 例，賓出 1 例，黃類 2 例，歷無 1 例，無名 1 例。以村北系列中較為多見。從時代分佈來看，幾乎散見於各個時期。

四、“唯 + 地名賓語 + V”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如：

① 本版屬於異類同版，他辭為圓體。

② 鄭慧生綴合。

③ 沈建華、曹錦炎：《甲骨文字形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年。

④ “妣”字，門藝認為可有女性祖先名和祭姓名兩解，參看門藝：《殷墟黃組甲骨刻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110 頁。

⑤ 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釋》，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⑥ 若依據《合釋》、《摹釋》，同屬於非王卜辭的《合集》22094 中有“唯祖禦”辭，但“禦”字《乙編》中作“𠄎”，很可能不是“禦”，故存疑。

⑦ 卜辭中有“唯祖乙取婦/貞：唯大甲取婦/貞：唯唐取婦好/[貞]：唯[唐]取□好”(《合集》2636 正，《USB》45 同文)、“唯帝取婦好”(《合集》2637)，如果“取”為祭祀動詞，則也屬於此類賓語前置句，如果讀為“娶”，則其前的神名就是“取”字動詞的發出者。暫存疑。

(1) 甲戌,子卜:我唯印直,憂。

(《合集》21535^①[子組])

“直”字,用爲動詞無疑,姚孝遂認爲該字與“省”有淵源關係。^② 由於卜辭中的“印”可以作人名(《合集》21595 + 21708 + 《英藏》1903^③),而人名、地名、族名在卜辭中往往三位一體,所以這裏應該屬於地名賓語前置。

五、“唯”字賓語前置句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唯 + 受事賓語 + V	5	119	4	128
2	唯 + 牲名賓語 + V	0	3	0	3
3	唯 + 神名賓語 + V	1	4	2	7
4	唯 + 地名賓語 + V	2	0	0	2
總 計		8	126	6	140

1. “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唯 + 受事賓語 + V”式數量最多,其他三式賓語前置句要少得多。

2. “唯”字賓語前置句組類特徵比較明顯,王卜辭村北系列特別集中,村中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均少得多。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較爲集中,祖庚之後很少出現。

3. “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如果出現主語,一般都是“主語 + 唯 + 前置賓語 + V”式,主語位於“唯”字前,沒有發現“唯 + 前置賓語 + 主語 + V”式。如“王勿唯易伯焱比。/王勿唯侯告比”(《合集》6460 正)、“帝唯茲邑龍”(《合集》94 正)、“王勿唯沚或比”(《合集》7492)、“丁唯好令比[伯]或伐郅”(《花東》237)。

4. “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在前置的賓語和動詞之間可以出現副詞如

① 《合集》21534 同文。

② 參看《甲詁》第 0602 條姚孝遂按語。

③ 常耀華、黃天樹綴合。

“先”(《合集》1351 正乙)、助詞如“其”(《合集》37468)等。

5. 在“唯 OV”否定式中,否定詞“不”、“勿”或“弼”只能位於“唯”的前面。^①

“唯”字賓語前置句在殷商銅器銘文中有沒有出現過?嚴志斌曾將下述辭例視為“唯”字賓語前置句:

貝唯賜奄父乙。

(奄父乙爵,《集成》14. 9050、14. 9051)

嚴氏在“賜”後點斷,認為句中的“唯”就是賓語前置的標記。^②可是這種“唯”字賓語前置有點怪異。因為按照“唯”字賓語前置句的常見格式,銘文應作“唯貝賜”。把所謂的賓語前提至“唯”前,我們還沒有見過。如果我們把該銘與同屬於殷代的小子鬲卣(《集成》10. 5417)銘中的“貝唯蔑汝歷”以及西周早期的父乙觚^③(《集成》12. 7310)銘中的“貝唯賜,用作父乙尊彝。奄”作對照,我們認為這樣的句子其實是受事主語句,“唯”是用在了謂語動詞前。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銘文應該在“貝”後點斷。

因此,目前在殷商銅器銘文中,我們還沒有發現確鑿無疑的“唯”字賓語前置句。不過,這種句式在西周早期金文以及古代典籍(主要是《尚書》)中還是存在的,^④只是數量寥寥無幾,如“令敢揚皇王寵,^⑤丁公文報,用稽後人享,唯丁公報”^⑥(作冊矢令簋,《集成》8. 4300)、“寧(文)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尚書·大誥》)、“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尚書·酒誥》)、“……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逸周書·商誓解》)、“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尚書·梓材》)、“今殷王紂,唯婦言用”(《漢書·五行志》引《牧誓》)。^⑦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第55頁注釋19)曾注意到在後代的“唯 OV”否定式中,否定詞是可以放在“V”前的,構成“唯 O 不 V”的形式。

② 嚴志斌:《商代金文句法研究》,載《殷都學刊》2006年第1期。

③ 《集成》中器名為“貝父乙觚”。

④ 介紹後世涉賓結構時,除已經加注的外,本書多據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2001年。

⑤ 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載《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第273—316頁。

⑥ “唯丁公報”是報祭丁公之意,這無疑是對卜辭中“唯+神名賓語+V”式賓語前置句的繼承。

⑦ 此例轉引自黃德寬:《甲骨文“(S)惠 OV”句式探蹤》,載《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從這裏可以看出這種“唯”字賓語前置句也主要是屬於殷商時期的。從西周開始,就出現了兩種新的賓語前置句形式,即“賓是(之)動”和“唯賓是(之)動”式,如“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尚書·牧誓》)、“必唯朕禾是償”(召鼎,《集成》2838)、“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詩·閟宮》)、“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論語·先進》)、“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爲政》)、“唯彊是從”(《左傳·襄公九年》)、“唯余馬首是瞻”(《左傳·襄公十四年》)。“唯賓是動”式的賓語前置句,後來成爲了古漢語(尤其是西周、春秋時期)中較爲固定的賓語前置形式。

第三節 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

在古漢語中,否定句的代詞賓語一般都要前置於動詞。^① 這類數量很多,如“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我不爾動,自乃邑”、“今予惟不爾殺”(上引三例俱見《尚書·多士》)、“之子歸,不我以。……之子歸,不我與。……之子歸,不我過”(《詩·召南·江有汜》)、“居則曰‘不吾知也’”(《論語·先進》)、“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上引兩例俱見《論語·學而》)、“吾未之聞也”(《左傳·宣公十一年》)、“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左傳·襄公九年》)、“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上引兩例俱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左傳·昭公二年》)。西周銅器銘文中沒有見到過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例,但是卻出現了一種更爲特殊的前置形式“肯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②

甲骨學者也對卜辭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的位置作過研究。管燮初曾指出:“只有在用代詞作賓語的謂語中,要是這裏面又有否定副詞,作賓語的代

①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56、399頁;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載《語法論集》第3集,中華書局,1959年。

② 這種形式的賓語前置我們將在第五節“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中論述。

詞必須放在動詞之前。”^①楊樹達認為卜辭“句中有否定副詞而賓詞先置”者。^②

卜辭否定句中代詞賓語是否一定要前置？在管、楊說發表不久，陳夢家即指出“不是一切附有否定詞者皆可以前置賓詞”，並認為前置條件有二：一是只有在否定詞是“不”的句中，二是只有在人稱代詞是“我”的句中。^③在他看來，否定句中賓語前置有着嚴格的限制，而且他似乎已經意識到否定句中代詞賓語也有後置的情況。

此後，卜辭否定句中代詞賓語既可前置又可後置的觀點逐漸為大家所認可。如，管燮初在其後來的論著中就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否定句代詞賓語後置的例子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現。^④唐鈺明、沈培、喻遂生和張玉金等也均對甲骨文中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後置的現象做過考察。^⑤對前人所舉辭例是否可靠，沈培還做了很認真的辨析。

現在看來，在卜辭否定句中，若代詞賓語前置於動詞，其否定詞絕大多數都用“不”，偶爾還可以用“勿”。代詞賓語絕大多數都用“我”，偶爾還可以用“余”、“爾”、“之”。經整理我們發現，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共見 93 例。下面我們就以代詞為序分別加以說明。

一、人稱代詞“我”的前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我”前置共見 86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偶見於非王卜辭，大量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①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1953 年，第 16 頁。

②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中國科學院，1954 年。

③ 《綜述》，第 102 頁。

④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 年，第 73 頁。

⑤ 唐鈺明：《定量和變換——古文字資料詞匯語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8 年；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9—29 頁；喻遂生：《甲金語法劄記三則》，載《古漢語研究》1995 年第 2 期，後收入《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41—53 頁；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0—212 頁。

- (1) 辛巳□不我又。 (《合集》21842[子組])
(2) 己未卜, 殷貞: 缶不我蠶旅。一月。
(《合集》1027 正 + 《乙補》4919^①[賓一])
(3) 不我求(咎)。 (《合集》2415 正[賓一])
(4) 甲辰卜, 殷貞: 今我其幸(執)衡, 不我戔于諄。
(《合集》6892 正 + 6893^②[賓一])
(5) 貞: 方不我征。 (《合集》6680[典賓])
(6) 貞: 或不我其來白[馬]。 (《合集》9176 正[典賓])
(7) 貞: 上子不我其授祐。 (《合集》14259^③[典賓])
(8) 貞: 馭□不我畀。 (《補編》6179 + 6185^④[典賓])

例(2)同版有“缶其蠶我旅”語,可見這裏的“不我蠶旅”即“不蠶我旅”,“蠶我旅”為雙賓語句。在雙賓語句中,如果賓語前置,前置者一般都是間接賓語,如本例即前置間接賓語“我”。例(6)貞問“或”這個人是不是不會給我們送來白馬。卜辭中有“大子”、^⑤“上子”、“下子”、“二子”、“三子”、“四子”和“五子”等稱呼,這些似均為神名;又有“多子”與“小子”的稱呼,二者則似指活着的人;“中子”既可指代神名(《合集》3259、20024),也可指活着的人(《合集》21564、21566);“長子”僅一見(《合集》26741),不明所指。^⑥ 因此,例(7)中的“上子不我其授祐”意謂上子是否不會授予我福祐。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我”前置,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 子組 1

① 本版《合集》片為郭若愚綴合,張秉權加綴,林宏明再加綴《乙補》一片,參看《醉古集》第350組。
② 方稚松綴合,參看《拼合》第80則。
③ 《合集》14257 + 14258 + 《北大》1154 + 1748(張宇衡綴合,參看《甲骨綴合第八則》,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17.html,2011年12月10日)、《合集》14260同文。
④ 《綴合》第337組。
⑤ 花東中的“大子”卻為活着的人,如“子呼大子禦丁宜”(《花東》480)。另,很多學者視舊有卜辭中的“大子”為活着的人,是個生稱。我們認為從《類纂》中列舉的三例尤其是《合集》3256 + 《合集》2941(蔣玉斌綴合,參看《甲骨新綴第1—12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06.html,2011年3月20日)中的“禦子弘于大子小宰”來看,視為死稱或許更好。
⑥ 諸稱呼除“下子”之稱見於《乙編》4754外,其餘均見於《類纂》第196—202頁。

例，賓一 19 例，典賓 65 例。賓組中最為集中。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晚期。

二、人稱代詞“余”的前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余”前置，僅有 3 例，^①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乙酉卜，王貞：自不余其見。 (《合集》20391[自小])
- (2) 王占曰：“吉。龜，勿余害。” (《合集》809 正[典賓])
- (3) 王占曰：“吉。勿余害。” (《合集》13750 反[典賓])

三、人稱代詞“爾”的前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爾”前置，僅有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 (1) 戊戌卜，殼貞：王曰侯虎：“鞏！余不爾其合，以乃史歸。”
(《合集》3297 正，《合集》3298 正同文[典賓])

四、指示代詞“之”的前置

關於甲骨文中的“之”，學界有兩種觀點：一、“之”已經可以用作第三人稱代詞。二、“之”既可指代人，也可以指代物。它只是一個泛指代詞，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三人稱代詞。^② 筆者傾向於第二種觀點。

否定句中的代詞“之”前置，僅有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貞：不唯之施。 (《合集》1114 正[典賓])
- (2) 辛卯卜，賓貞：沚或啟巴，王勿唯之比。
(《合集》6461 正[典賓])

① 有卜辭曰“不余酒”(《合集》15331、15332、15333 同文)，不少學者將其看作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例，可是考慮到還有“余不酒”(《合集》15334)、“余不溺”(《合集》20319)，而且否定詞也有放在句子施事主語前面的例子，如“不方至”(《合集》33197)，所以“不余酒”是否屬於賓語前置我們不敢確定。

② 唐鈺明：《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2 頁。

例(1)同版有“唯鬼施”語，因此這裏的“之”或就是指代“鬼”。例(2)中的“之”指代前一分句中已經提到的“沚或”這個人。

五、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我	1	85	0	86
2	余	0	3	0	3
3	爾	0	2	0	2
4	之	0	2	0	2
總 計		1	92	0	93

1. 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幾乎都出現在王卜辭中的村北系列(絕大部分都出現於賓組,自組僅1見。時代稍後的何組、黃類中則不見),村中南系列中未見,非王卜辭中也僅出現於子組卜辭中1例。從時代分佈上看,主要集中於武丁時期。

2. 否定句中可以前置的多是人稱代詞(91例),也有指示代詞(2例)。

3. 在否定句中指示代詞“之”作賓語提前時,它的前面都有“唯”字出現,這與人稱代詞“我”、“余”、“爾”有別,情況較為特殊。也就是說即使不用於否定句中,“之”的前面只要有焦點標記“唯”,它也應該前置。

4. 人稱代詞前置,最常見的是複數第一人稱代詞“我”(86例)前置,單數第一人稱代詞“余”(3例)和第三人稱代詞“爾”(2例)前置例則少得多。

5. 前置結構中的否定詞“不”和“勿”都是否定副詞。兩者出現的次數明顯有別,“不”字句(89例)要遠多於“勿”字句(2例)。

6. 當代詞為“我”、“爾”時,否定詞只用“不”;代詞為“余”、“之”時,否定詞既可用“不”,也可用“勿”。

7. 前置的代詞均位於否定副詞後、謂語動詞前,形成“否定副詞+代詞賓語+謂語動詞”式。前置代詞和否定副詞之間可以出現副詞“唯”,前置代

詞和謂語動詞之間可以出現副詞“其”，但是在前置賓語的前後還沒有“唯”和“其”同時出現的例子。

附：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

從傳世典籍來看，在先秦漢語中也有相當多的代詞賓語在否定句中並不前置而是後置於動詞的例子，如“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尚書·金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王風·黍離》）、“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有事而不告我”（《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戰國策·韓策二》）。

學術界曾對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何時開始後置有過討論（參見上文“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部分），現在學者大多已經認可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早在殷商後期就開始出現。

殷墟甲骨文中，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句的否定詞可以是副詞（“不”、“弗”、“勿”、“毋”），也可以是動詞（“亡”）；可以後置的代詞既可以是人稱代詞（“我”、“朕”、“余”），也可以是指示代詞（“之”和“茲”）。

一、否定句中代詞“我”後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我”後置共 7 例，^①全部屬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賓組。如：

- | | |
|--|------------------|
| (1) 貞：我家舊  臣亡 <u>害我</u> 。 | （《合集》3522 正[典賓]） |
| (2) 貞：茲雨不唯 <u>罔我</u> 。 | （《合集》12889[典賓]） |
| (3)  弗 <u>左我</u> 。 | （《合集》16432[典賓]） |

① 《合集》16969(賓三)有“唯不求我”一辭，“唯不”較為特殊，且此版拓本不清，釋文只好存疑。另，賓出中有“勿令𠄎比我稱[冊]”語（《合集》7418、《合集》7419、《合集》7420 + 《合補》1344 同文），意謂“不要呼令‘𠄎’配合我稱冊”。該例不屬於本文所說的否定句中人稱代詞“我”後置，因為“勿令”的賓語是“𠄎”這個人，而不是“我”。

二、否定句中代詞“朕”後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朕”後置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王占曰：“祖乙弗若朕，不其□。”（《合集》13604 反[賓一]）

對於本辭中的“朕”可否前讀，學界有爭議，我們贊成前讀說，請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二十則”。

三、否定句中代詞“余”後置

否定句中人稱代詞“余”後置僅 2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 (1) 貞：王有夢，不唯呼余禦。 （《合集》376 正[賓一]）

- (2) 貞：興方來，不唯余在囫。 （《合集》6530 正^①[典賓]）

例(1)是說商王做了不好的夢，是否不要呼令“余”來舉行禦除災疾之祭。可見這裏的代詞“余”不是指商王，本辭也不是以商王的口氣來占卜的。

四、否定句中代詞“之”後置

否定句中代詞“之”後置共 9 例，也只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 (1) 貞：勿旦之。 （《合集》11461^②[典賓]）

- (2) 貞：不旦之。 （《合集》18860 正[典賓]）

如果這些確為代詞“之”後置的例子，則否定句代詞“之”後置的例子(9 例)要多於前置的例子(2 例)。而且當指示代詞“之”前置時，它的前面都有“唯”字出現，由此可見否定句中指示代詞“之”應以後置為常例。不過，沈培先生曾告訴筆者，上述例(1)、(2)中的“之”可能是動詞，所以卜辭中的代詞“之”能否後置還需存疑。

① 此版可與《乙編》5426、《乙補》4256 綴合，參看《辭古集》第 343 組。

② 《合集》13619、14951 正、18865，《英藏》548 同文。

五、否定句中代詞“茲”後置

否定句中代詞“茲”後置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曰自毋在茲延。 (《合集》5808 + 1298^①[典賓])

如果把“否定句代詞賓語後置例”與前文“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例”作一對比，不難看出，雖然在甲骨文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大都前置(93 例)，但是也有不少賓語後置的例子(20 例)。當我們仔細分析上述那些後置的例子時，其實是可以看出一些規律的，也就是說這些代詞賓語後置大多是有原因的。對其原因，沈培、張玉金都曾做過推測，^②今在其基礎上，歸納如下：

1. 否定詞特殊

否定詞有“亡”，如“多祖亡害我”(《合集》2095)。“亡”是個否定動詞，在句中它和“害我”之間是動賓關係。

否定詞還有“毋”，如“毋在茲延”(《合集》5808 + 1298)。句中的“毋”雖然是副詞，但是“毋”和“在茲”兩者都是作“延”的狀語。“毋”和“在茲”之間並不構成狀語和中心語的關係。

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其否定詞“不”或“勿”均為副詞，而且在句中和動賓短語之間的語法關係是狀語與中心語的關係。此點好像沒有例外。

否定句代詞賓語後置例中的否定詞還有“弗”，如“弗左我”(《合集》16432)。而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沒有否定詞是“弗”的例子(也沒有否定詞是“毋”的例子)。

2. 動詞特殊

動詞有“曰”，如“勿曰之”(《合集》11461)、“不曰之”(《合集》18860 正)。動詞是“曰”，較為特殊。^③

① 《綴合》第 211 組。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25 頁；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2 頁。

③ 後世文獻中，疑問代詞作賓語一般都要前置，但是當動詞謂語是動詞“云”的時候，卻一般不前置，如《論語·子張》：“子夏云何。”這種情形可以和卜辭中的“曰之”相對比。

“毋在茲延”(《合集》5808 + 1298)中的“茲”是作介詞“在”的賓語,甚至連動詞都不是,更為特殊。

3. 代詞賓語特殊

代詞有“茲”,如“毋在茲延”(《合集》5808 + 1298)。古書中也有否定句中代詞“茲”作賓語不前置的例子,如“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其實,周光午很早就已經指出,在古書中有些代詞,不管它與什麼樣的否定詞相應,它作賓語時都要後置於動詞。^①看來,“茲”確實就屬於該類詞。

代詞有“之”,如“勿曰之”(《合集》11461)、“不曰之”(《合集》18860 正)。我們認為“之”也應該是和“茲”類似的詞,即不管與什麼樣的否定詞相應,作賓語時都要後置於動詞。雖然前面我們已經舉出否定句中代詞“之”作賓語前置的例子,但那是有特殊原因的,因為“之”的前面都有焦點標記,即使不位於否定句中它也應該前置。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卜辭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多數前置。但是,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作賓語時的位置還是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其中前者是以前置為常,後者絕大多數應該是以後置為常。後來隨着語言的發展,這種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後置逐漸取代了賓語前置。^②

第四節 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

這裏的討論不包括否定句中出現“唯”字的句子,該類句子我們將作為本節附錄單獨討論。否定句中的名詞賓語一般都是後置的,前置者不多。因此,學者關於“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的討論也不多,我們只見到沈培、張玉金的著作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論述也很少。其中沈氏只談到“弔

① 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載《語法論集》第3集,中華書局,1959年。

② 據《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第785頁(楊伯峻、何樂士著,語文出版社,1992年),漢代時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的情況越來越少,代詞後置的形式已基本形成。魏晉以後,在接近口語的作品中已經很少見到前置的例子,但是在歷代文人的作品中仍不乏這種仿古的句式。

OV”一式，並認為沒有“勿 OV”式出現。^① 張氏另外舉出了一例否定詞“不”引導的名詞賓語前置句。^②

整理後，我們發現能引導該式賓語前置句的否定詞可以是“不”、“勿”或“弼”，而以“弼”字為最多。在否定詞和前置賓語之間可以出現“其”（《東》311）、“延”（《合集》7766、《英藏》782 正）等副詞，前置賓語與動詞之間則可以出現“先”（《合集》28407）。

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共 34 例，其中非王卜辭中較少，王卜辭村北和村中南兩系中較為多見。如：

- (1) 丙寅：不千降。 (《合集》21960[圓體])
- (2) 己卯卜：子用我瑟，若，弼屯敗用，侃。舞商。
(《花東》130[花東])
- (3) 勿妝用。 (《花東》241[花東])
- (4) □午，貞：不帝。 (《合集》21174[自小])
- (5) 貞：晶(星)不我多肫臣侃。 (《合集》5444^③[自賓])
- (6) 勿雀取。 (《合集》190 反[賓一])
- (7) 貞：不𠄎𠄎十祖乙。 (《合集》914 正[典賓])
- (8) □勿呼出日蠶。 (《合集》15873[典賓])
- (9) 貞：勿延我宜。 (《英藏》782 正 = 《合集》40503 正[典賓])
- (10) 貞：龜不其豕以。 (《東》311[典賓])
- (11) 乙丑卜，賓貞：唐升歲，不我蠶，亡來艱。
(《合集》1306[賓三])
- (12) 丙申卜，貞：勿延𠄎自令。 (《合集》7766[賓三])
- (13) 弼可祖丁升。 (《合集》30355[何二])
- (14) 弼葉令。 (《合集》34136[歷二])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41—43 頁。

②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20—221 頁。

③ 《合集》17916 與該辭有關。

- (15) 弜勿(物)妣己示。 (《合集》27412[歷無])
(16) 弜公歲宰。 (《合集》31678[歷無])
(17) 弜从庸用。 (《合集》27352[無名])
(18) 弜襄兕先射,其若。/弜𠄎兕先射,其若。
(《合集》28407[無名])

例(1)同版上有對貞卜辭“[丙]寅:降千”,“千”字具體含義雖然不明,但是卜辭中“降”後所帶的一般都是災禍之類的詞,故“千”字可能也是這方面的意思。例(2)中“瑟”字釋讀,從徐寶貴說。^①“弜屯𠄎用”正常語序為“弜屯用𠄎”即“弜屯用𠄎瑟”之省。屯,可以訓為“皆”。“𠄎”和前文的“我”一樣都是地名。上引徐文把“用”讀為用辭,從沈培說把“弜屯𠄎瑟”解為“不要皆彈奏瑟”,似乎是把“𠄎”看作動詞,訓為彈奏。這與我們的理解有別。祭祀卜辭中有一種牲名和祭牲數被其他成分隔開的情況,例(7)中的“𠄎”和“十”或就屬於這類,即“𠄎”為一祭牲名。但是《合集》9947上有“𠄎”字,從辭例來看用作祭祀動詞,不知道是否是同一個字。例(8)中的“出日𠄎”即“𠄎出日”,是對出日舉行𠄎祭。否定詞用“勿”,則卜辭中動詞謂語表示的動作,占卜主體應該能夠控制,這樣看來不應把例(9)中的“我”解為代詞,同時又把“宜”解為動詞。若把“宜”讀為“適宜”字,則“我”應該為動詞,而卜辭中“我”用作動詞的確切用例我們還沒有見到過。把“宜”解為含有進獻義的動詞,^②“我”卻既不會是進獻的對象(商王不會向“我”進獻),也不會是進獻行為的發出者(如果是,否定詞一般要放在其後)。把“宜”解為祭祀動詞,“我”或可解為國族名,辭中指該族被用為犧牲者,句子為否定句中名詞牲名賓語前置例。例(13)屬於“弜+牲名+神名+V”式。“可”用為牲名賓語,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四則”。例(15)同版有“其示于妣己,先施”辭,可知“示”為動詞,在“弜勿(物)妣己示”中,牲名賓語和

① 徐寶貴:《殷商文字研究兩篇·釋“瑟”》,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② 花東卜辭中有這樣的用法,參看本書第四章“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神名賓語一併前提至祭祀動詞前。

否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圓體 1 例，花東 3 例，自小 1 例，自賓 1 例，賓一 2 例，典賓 5 例，賓三 2 例，^①何二 2 例，歷二 1 例，^②歷無 2 例，無名 14 例。村北系列中主要出現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則基本上都是出現於無名。從時代分佈來看，幾乎散見於各期。

《左傳·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楊伯峻注：“任，保也。非異人任即非保異人之倒裝。”^③《論語·先進》：“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可見後世文獻中，否定句名詞賓語前置句既有借助於結構助詞“之”者，也有與甲骨文中一致不需要結構助詞者。前置賓語既可用作動詞賓語，也可用作介詞賓語。

附：“不/勿唯＋名詞賓語＋V”句

當“唯”出現在否定句中構成“不唯”或“勿唯”時，其後的名詞賓語也要前置，只不過這時候賓語前置的原因並不是因爲名詞賓語出現在否定句中，而是由於其前有焦點標記“唯”。需要指出的是，在甲骨文中，與“惠”相對應的否定詞是“勿”和“弔”（表示主觀意願），而與“唯”相對應的否定詞是“不”和“弗”（表示客觀事實或可能性），^④所以有學者認爲“勿唯”和“不唯”屬於兩個不同的組，^⑤或認爲“勿唯”和“不唯”中的兩個“唯”字不完全一樣。^⑥ 這些

① 《合集》14356 有“不牛示齊黃”語，可能也屬於本類。“示”用爲動詞，有貢納之意。“齊”在卜辭中多用爲地名，“齊黃”何意不明，“不牛示齊黃”即“不示牛齊黃”。暫存疑，本例不統計在內。

② 歷二有“句憂亡”（《合集》34902）語，應該屬於“句亡憂”之誤刻，不應理解爲否定句中賓語前置。

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 年，第 922 頁。

④ 李曦：《“惠”、“唯”辨》，1986 年第六屆古文字學會論文；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載《古漢語研究》1988 年第 1 期；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39—40 頁。

⑤ 管燮初：《甲骨文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載《中國語文》1962 年第 6 期。

⑥ 黃德寬：《甲骨文“(S)惠 OV”句式探蹤》，載《語言研究》1988 年第 1 期。

觀點都是可信的。爲便於揭示兩類“唯”字之間的差異，下引各例若有對貞之辭也一並舉出。

這類名詞賓語前置句共 71 例，全部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未卜□不唯滴令保方。 (《合集》8311[自賓])

(2) 辛亥卜，殼貞：王惠易伯姦比。/辛亥卜，殼貞：王勿唯易伯姦比。/貞：王惠侯告比征夷。六月。/貞：王勿唯侯告比。

(《合集》6460 正[賓一])

(3) 王惠夷征。/王勿唯夷征。/王惠龍方伐。/勿唯龍方伐。

(《合集》6583[賓一])

(4) 丙辰卜，爭貞：惠令比常。/貞：勿唯令比常。/貞：王惠比。/勿唯比。/貞：惠賓爲。/勿唯賓爲。

(《合集》13490 + 《乙編》3240^①[賓一])

(5) 貞：茲雨不唯年憂。/[貞：茲]雨[唯]年[憂]。^②

(《合集》10143 + 9967^③[典賓])

(6) 壬辰卜，殼貞：王勿唯訖或比。

(《補編》2069^④[典賓])

(7) 癸未卜，貞：勿唯令。

(《合集》557[賓出])

(8) 貞：勿唯筭置。

(《英藏》365^⑤[賓出])

例(4)中的“勿唯令比常”意謂不要呼令“令”去配合“常”一起攻打某方國。“常”有攻伐義。例(5)中“憂年”行爲的發出者爲“茲雨”，卜辭貞問這場雨會不會“憂年”即有害年成，故前置賓語前使用“不唯”和“唯”，而不用“勿(或弼)唯”和“惠”。例(8)貞問要不要置筭。辭中“置”、“筭”二字釋讀均從

① 本版《合集》拓片爲郭若愚綴合，張秉權加綴，《乙編》3240 爲林宏明加綴，參《醉古集》第 256 組。

② 本條卜辭殘缺，據《合集》10142 等辭可補足。

③ 林宏明綴合，參看《林宏明〈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綴合第一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09.html>)，2009 年 5 月 27 日。

④ 即《合集》7493 + 4001 正，白玉崢綴合。

⑤ 《合集》14617 卜同事。

裘錫圭說。^①

從上揭用例可以看出，與“惠”對應的都是“勿唯”，在其他少數辭例中也可以是“弼唯”（《合集》24369、《屯南》2666），但從來不見有使用“勿（或弼）惠”者。^② 沈培認為這是因為否定副詞“勿”或“弼”本身就帶有人的主觀意願的色彩，所以它後面就沒有必要再重複跟一個也是表示主觀意願的虛詞“惠”，而是使用了“唯”字。沈說甚是。

“不/勿唯 + 名詞賓語 + V”句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自賓 2 例，賓一 14 例，典賓 53 例，賓出 2 例。全部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的各類賓組卜辭。考察其時代分佈規律，可以看出該類主要存在於武丁時期，有些或存在於祖庚或祖甲時期。^③

後世常在前置的名詞賓語與動詞之間添加結構助詞“是”或“之”，《左傳》中就有不少例子，如“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隱公十一年》）、“敢不唯命是聽”（《宣公十二年》，又見《成公二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二十八年》、《哀公十四年》）、“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成公十四年》）、“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上引兩例俱見《襄公九年》）、“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襄公十七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襄公二十五年》）、“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定公八年》）、“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哀公六年》）。

①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鞀”》，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2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96—209頁。

② 舊有卜辭中的所謂“勿惠”和“弼惠”，沈培已辨其非。《花東》206中有“其𠄎”、“弼𠄎”語，儘管學者大多把“𠄎”字隸釋爲“惠”，但與舊有卜辭中一樣，花東卜辭中虛詞“惠”字也很常見，其字形明顯與“𠄎”有別。

③ 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前置句也是主要出現於武丁時期，有些也可能是出現於祖庚時期。因此，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和部分名詞賓語前置（指“不/勿/弼唯 + 名詞賓語 + V”式）絕大部分都出現於祖庚、祖甲時代之前。沈培在考察賓語前置句時，曾認爲“勿/弼唯 OV”式到第二期以後就不再被使用了（《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44頁）。沈說可信。

第五節 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

在殷墟甲骨文中，用於否定句的賓語可以前置，尤其是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這點我們在前文已有論述，那麼肯定句中的賓語能否前置呢？^①

管燮初、楊樹達、陳夢家、侯鏡昶、李瑾、陳初生等認為肯定句中的賓語可以前置，並都舉有例證。^② 不過，這些例證大多是靠不住的，或是誤讀誤解辭例所致，或是誤把受事主語句當作賓語前置句所致，對此陳煒湛、唐鈺明和沈培均從不同方面有所考辨。^③ 在分析了各家觀點後，上舉唐文認為甲骨文中並不存在無限制的自由式的前置賓語。沈文則認為“只有少數‘姓名＋祭祀動詞’句，因為可以跟標準的‘賓語前置句’‘惠＋O＋V’句類比，我們懷疑它們應當看作沒有標識的賓語前置句”。沈培把姓名為焦點的“姓名＋祭祀動詞”句看作賓語前置句，這點張玉金不贊成。他認為這類句子也是受事主語句，並且指出卜辭中的名詞賓語前置句是有的，但必須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要與“惠＋O＋V”式句構成對貞；二是要在“O＋V”前出現否定副詞“弔”或時間副詞“其”。^④

根據焦點規律，我們贊成沈培把“姓名＋祭祀動詞”句（若“姓名”為焦

① 這類賓語前置句沒有任何形式上的標識，因此不包括前文所述肯定句中由“惠”或“唯”字為標記的賓語前置句。

②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1953年，第51頁；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耐林廬甲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9頁；《綜述》第99—102頁；侯鏡昶：《論甲骨刻辭語法研究的方向——評〈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李瑾：《漢語殷周語法問題探討——王力〈漢語史稿〉中冊先秦語法分析的商榷》，《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陳初生：《論上古漢語動詞多對象語的表示法》，載《中國語文》1991年第2期。

③ 陳煒湛：《卜辭文法三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年；唐鈺明：《甲骨文“唯賓動”式及其蛻變》，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7—218頁；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57—76頁。

④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218—221頁。

點)當作賓語前置句,也贊成張玉金把“其+O+V”式當作賓語前置句。^①

通過整理辭例,我們發現,在肯定句中確實沒有代詞賓語前置的用例,不過,名詞賓語前置的用例是存在的,共 65 例。^② 該類儘管數量不多,但是在非王卜辭、王卜辭的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中都會出現。如:

- (1) 己丑子卜,貞: 子商呼出墉。/子蚩呼出墉。/子□呼[出墉]。
(《綴新》438[子組])
- (2) 酉以。/鹵以。
(《合集》22294[婦女])
- (3) □其妣癸御。
(《合集》21877^③[劣體])
- (4) 其艮禦自庚豚。
(《合集》39444+侯 20^④[侯南])
- (5) 五十牛入于丁。/三十牛入。/三十豕入。(《花東》113[花東])
- (6) 甲辰卜:子往宜上甲,又用。𩇑。
(《花東》338[花東])
- (7) 癸卯卜:羊妣己禦子汰。
(《合集》20030[自小])
- (8) 一牛禦婦鼠妣己。/一牛一羊禦婦鼠妣己。
(《合集》19987[自賓])

① “弔+O+V”式屬於否定句中的賓語前置句,不在這裏討論。另,張氏所提的兩個條件中,由於卜辭大多殘缺等原因,第一個條件是否滿足大多無法核對,我們認為只要滿足第二個條件也可以判為賓語前置句。

② 為了證明甲骨卜辭中有一些前置賓語沒有形式上的標識,侯鏡昶在《論甲骨刻辭語法研究的方向——評〈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載《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文中舉出了《粹》937(《合集》10417)這個例子。侯說得到了不少學者贊同。不過,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一書第59頁認為《合集》10417、10416屬於殘辭,所謂“王其兕獲”應該讀為“□王其□兕,獲□”。卜辭中確有“王獲兕”(《合集》10412—10415)語,《合集》10417為尾右甲,因此其上“王其”很有可能應與“兕獲”連讀;《合集》10416中的兩辭主要位於中甲,從刻寫位置來看“□王其兕獲”中的“兕”上似有一“逐”字,但是留給“逐”字的位置少了些。所以,本書較傾向於可能有“□王其兕獲”句子的存在,但因有疑問故這二例沒有統計在內。卜辭中有“其雨延”語,見於《合集》12586、33943,是否屬於本類賓語前置句也存疑。另,有關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的認定,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七則”。

③ 此版多位學者作過綴合,參看宋雅萍:《劣體類新綴背甲四則》第2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81.html>),2007年10月18日。

④ 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原載《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3—37頁。

- (9) 貞：其克呼。 (《合集》4527 正 = 《合集》16247[典賓])
(10) 丁酉卜，貞：其多賈王稱。 (《合集》13569[賓三])
(11) □酉卜，王曰貞：其蒿(郊)^①田。 (《合集》29375[出二])
(12) 貞：其妣甲裸。/妣裸。 (《合集》27148 + 27694^②[何一])
(13) 貞：其麋陷，王□。 (《合集》28797[何二])
(14) □貞：今田巫九备，余□于馭示，余其留征□余受有祐，不昔
[戔]□。 (《合集》36515[黃類])
(15) 其一牛卯。 (《屯南》3565[歷一])
(16) □其奠呼□。 (《屯南》800[歷二])
(17) 甲辰卜：新鬯王其公登，王受祐。 (《屯南》1088[無名])
(18) 三戊(?)王率用，弗悔。/二戊(?)用。 (《屯南》2445[無名])

例(2)中的“鹵”，指鹽鹵。“酉”讀爲“酒”。卜辭貞問，是否會帶來“酒”和“鹽鹵”。例(5)中的三辭爲選貞關係，卜辭貞問到底要入丁五十牛，還是三十牛，抑或三十豕。例(7)同版有選貞卜辭“惠一牛𠄎宰”，可見卜辭占卜焦點在祭牲。例(9)中的“克”是人名，“其克呼”即“其呼克”，呼令克之意。例(14)中的“余其留征”即“余其征留”，黃類卜辭中有“余其留戔”語(《合集》36535)，句法結構同。例(16)中的“其奠呼”可以對比“惠奠呼”語(《合集》4835，典賓)，“奠”字在兩句中均是前置的賓語。例(17)“新鬯王其公登”是個受事主語句，意謂新鬯是否要被王用來登獻給“公”。“王其公登”是個小句，“公”乃神名，“其公登”意謂“登公”。

該式賓語前置句組類分佈情況爲：子組 3 例，婦女 2 例，劣體 1 例，^③侯南 1 例，花東 17 例，^④自小 1 例，自賓 2 例，賓一 1 例，典賓 2 例，賓三 2 例，賓

① “蒿(郊)”字釋讀，從李學勤說。參看李學勤：《釋郊》，載《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89—194 頁。

② 嚴一萍綴合。

③ 若依《合釋》，屬於圓體的《合集》22384“其上甲禦”也屬於賓語前置，但這屬於誤讀卜辭。

④ 花東卜辭中還有兩例疑爲肯定句中賓語前置句，例見《花東》143“豕宜”、《花東》241“子其妝用”。

出6例,^①出二2例,何一5例,何二3例,黃類3例,^②歷一4例,歷二3例,無名9例。村北系列中最多,非王卜辭中次之(多見於花東),而村中南系列中最少。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時期和祖庚、祖甲時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類賓語前置句中,有無類結構(即動詞爲“有”、“亡”)中不見賓語前置者。極個別的例子如“今夕憂亡”(《合集》21816),應該視爲辭序誤刻。

後世文獻中也有少數肯定句名詞賓語前置例,如“其周即命”(《逸周書·商誓解》),更多的則是借助於結構助詞把名詞賓語前置,如“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諸姬是棄,其誰歸之”(俱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在甲骨文中,我們還沒有發現肯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的例子,不過在西周銅器銘文或傳世文獻中卻屢見不鮮,^③如“其萬年令終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爰季良父壺,《集成》15.9713)、“經維四方,搏伐獫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王賜乘馬,是用佐王”(虢季子白盤,《集成》16.10173)、“豐伯車父作尊簋,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是尚,子孫之寶,用孝用享”(豐伯車父簋,《集成》7.4107)、“民獻有十夫予翼”(《尚書·大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經·小雅·節南山》)、^④“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左傳·襄公二年》)。

第六節 賓語前置句小結

在殷墟甲骨文中,如果賓語前出現焦點標記“惠”或“唯”,“惠(唯)+賓

① 《合集》15431 有辭曰“貞：三十□用/十□用”，殘缺太多，既不能斷定“用”是否屬於命辭，也不能斷定本辭後面是否有其他祭祀動詞出現，所以只能存疑。

② 黃類卜辭中有“其+姓名+正”式辭例，這些不屬於姓名賓語前置，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十六則”。

③ 張玉金：《西周漢語研發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28頁；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5—216頁。

④ 劉景農：《漢語文言語法》，中華書局，1994年，第166頁。

語”幾乎都要前置於動詞。如果在否定句中充當賓語者是代詞，代詞賓語一般也要前置於動詞，只是後置於動詞的例子也有不少。無論是在否定句還是肯定句中，名詞賓語都以後置為常，但也都有前置的例子。

常見的三類賓語前置句中，絕大部分都是“惠”字賓語前置句，共計1 343例。其餘兩類在數量上要少得多，其中“唯”字賓語前置句有140例，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有93例。“惠”字賓語前置句不僅在數量上要遠遠多於“唯”字賓語前置句，而且在類型上也較為豐富：前者有“惠＋受事賓語＋V”、“惠＋姓名賓語＋V”、“惠＋神名賓語＋V”、“惠＋原因賓語＋V”、“惠＋地名賓語＋V”以及“惠＋為動賓語＋V”共六類，而後者僅有“唯＋受事賓語＋V”、“唯＋姓名賓語＋V”、“唯＋神名賓語＋V”、“唯＋地名賓語＋V”四類。“惠”字賓語前置句為什麼較“唯”字賓語前置句發達？我們可以從卜辭的占卜主體這個角度來做出合理的解釋。無論是在殷墟王卜辭還是非王卜辭中，“惠”和“唯”的使用都充分體現了占卜主體的不同。命辭在敘述另一占卜主體的事情時，對於他們動作關聯的對象，在選擇焦點標記時一般會使用“唯”，而在敘述自己作為占卜主體的事情時，對於其動作關聯的對象，在選擇焦點標記時卻一般會使用“惠”。^①而我們知道，殷人貞問大多數情況下是在敘述自己作為占卜主體的事情，所以“惠”字句（包括“惠”字賓語前置句）多見也就不足為奇了。^②

“惠”字賓語前置句中的“V”所表示的動作行為一般是占卜主體所能夠控制的；“唯”字賓語前置句中的“V”所表示的動作行為儘管大多數時候也是占卜主體所能夠控制的，但也有一些（均出現在“唯＋受事賓語＋V”中）卻是占卜主體所無法控制的，如“唯我憂”、“唯年憂”、“唯摧降”和“唯黍年受”中的“憂”、“降”和“受”，其動作發出者都不是商王。即使同樣出現在“V”表

① 沈培：《商代占卜中命辭的表達方式與人我關係的體現》，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9年。

② 卜辭中“惠”字賓語前置句雖然較“唯”字賓語前置句發達，後世卻突然銷聲匿跡，而後者則繼續活躍於古漢語中。有關“惠”字賓語前置句消失的原因，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一則”。

示的動作行為是占卜主體所能夠控制的句子中，二者也存在差別，前者主要出現於肯定句，而後者主要出現於否定句。^①

從數量上看，總體來說，屬於村中南系列的要稍多於村北系列的，但是各類賓語前置句的情況也不一樣：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屬於村中南系列的（785 例）遠遠多於村北系列的（445 例）；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屬於村北系列的（126 例）則遠遠多於村中南系列的（6 例）；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則沒有屬於村中南系列的，除去 1 例屬於非王卜辭外，其餘 91 例全部屬於村北系列。黃類卜辭數量不算太少，但是把全部賓語前置句作組類考察，會發現屬於黃類的卻最少。這應與黃類占卜內容相對單純有關。

從類型上看，總體來說，屬於村北系列的較村中南系列豐富，但是各類賓語前置句情況也有不同：在惠字賓語前置句和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屬於村中南系列的和屬於村北系列的情況大體相當，僅“惠 + 姓名賓語 + 神名賓語 + V”式沒有發現有屬於村北系列的，其餘各式兩系中都曾出現；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卻沒有屬於村中南系列的。

非王卜辭雖然在數量上遠遠少於王卜辭，但是其賓語前置格式卻也比較齊全。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僅在用例較少的“惠 + 爲動賓語 + V”式中未見屬於非王卜辭的；唯字賓語前置句中，僅在用例最少的“唯 + 姓名賓語 + V”式中未見屬於非王卜辭的；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也是在用例較少的人稱代詞“余”、“爾”和指示代詞“之”出現的賓語前置句中未見屬於非王卜辭的。

從分佈時期上看，三類賓語前置句也有着明顯的差別：惠字賓語前置句和唯字賓語前置句都貫穿於整個殷墟卜辭前後時期，前者在武乙之前較爲常見，武乙之後也可以見到；後者主要見於武丁時期，及至文丁之後也偶有出現；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僅見於武丁前後。

如果把整個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出現的賓語前置句和後世文字資料包括傳世典籍中出現的賓語前置句作一比較，不難看出：“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

① 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載《古漢語研究》1988 年第 1 期。

置句”在殷商甲骨文以及後世都存在，這是語言的繼承；^①甲骨文中類型最爲豐富而且數量也最多的“惠字賓語前置句”後世不見，而後世疑問句中疑問代詞作賓語前置，以及一般陳述句中以複指代詞“是”或“之”爲標記的賓語前置在甲骨文中卻難覓其蹤，^②這些都是漢語語法的發展。^③ 隨着漢語語法的繼續發展，賓語前置的現象後來又大多逐漸消失。史存直曾指出，其中消失得最早的大概是否定句中的代詞賓語前置，因爲很早的時候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就有後置的例子。^④ 史氏所舉代詞賓語後置的例子都是傳世文獻中的，其實甲骨文中也有這方面的例子，參見上文“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後置例”。周光午曾對先秦、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若干典籍中的否定句代詞賓語的位置做過專門統計。依據周光午的統計結果，史氏認爲，代詞賓語從前置變成後置的過程大約經過兩漢已經完成了。^⑤

最後需要指出，儘管甲骨文中的賓語前置句格式衆多，數量也不少，但與大多數甲骨文語法學者的看法一樣，我們也認爲這些並不能作爲原始漢語是“SOV”式的依據。畢竟，甲骨文中的賓語前置句大都有嚴格的限制，否定句中有否定詞出現；肯定句中絕大多數會使用焦點標記詞“惠”或“唯”，即是有這些標記詞，前置的賓語也是句子的焦點。黃德寬曾指出“(S)惠OV”“只是一種側重於表達主觀強調的語法手段，不是確立原始漢語爲‘SOV’型的可靠證據”，^⑥其說可從。

① 在語言中，相對於辭彙，語法的穩定性較強。我們在後文所談到的甲骨文“特殊句式”，在後世文字材料中也大都出現過。

② 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疑問代詞，裘錫圭指出這是由於甲骨卜辭的性質決定的。參看裘錫圭：《談談進行古代語文的學習和研究的一些經驗教訓——基礎要扎實些，考慮要全面些》，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453)，2008年6月8日。

③ 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後世不僅用作動詞的賓語可以前置，少數代詞用作介詞賓語時也可以前置，《左傳》中即有不少這方面的例子。參看管燮初：《左傳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21—223頁。

④ 史存直：《漢語史綱要》，中華書局，2008年，第344—346頁。

⑤ 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載《語法論集》第3集，中華書局，1959年；史存直：《漢語史綱要》，中華書局，2008年，第346頁。

⑥ 黃德寬：《甲骨文“(S)惠OV”句式探蹤》，載《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第二章 兼 語 句

兼語句是指包含有兼語成分的句子。所謂的兼語成分相對於其前的動詞來說是受事成分，而相對於其後的動詞來說則是施事成分。學者大多依據兼語句中第一個動詞（即兼語前的動詞）在意義等方面的不同將之分爲不同的類型，^①並且認爲兼語句有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使令類”是最先發展起來的。^②那麼殷墟甲骨卜辭中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鄭繼娥、賈燕子都曾經舉出下述兩例“有”字式兼語句（即有無類兼語句），它們分別是（依鄭、賈文所給出的釋文）：^③

（1）貞：我馬有虎惟禍。 （《補編》5120）

（2）有新大星並火。 （《合集》11503）

我們認爲，例（2）應該是有無類兼語句，但例（1）則不是。參照同版對貞之辭“貞：我馬虎（？），不唯憂”，例（1）應該讀爲“貞：我馬有虎（？），唯憂”，也就是說“唯”前應該點斷。

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語句除了極少數屬於有無類外，最常見的只有使令類這一種類型。能夠引導兼語句的使令類動詞，上舉鄭繼娥文列出了“令”、“呼”、“使”、“共”、“登”五個，但是她並沒有舉出“共”、“登”二字引導兼語句時的辭例，我們在殷墟卜辭中也沒有找到這方面的例子，所以本書不認爲二

① 如使令類、封職任免類、勸誡類、褒貶評論類、命名稱謂類、有無類等。

②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下）》（修訂本），語文出版社，2001年，第588—616頁。

③ 鄭繼娥：《甲骨文中的連動句和兼語句》，載《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2期；賈燕子：《甲骨文祭祀動詞兼語句研究》，《唐山學院學報》第22卷第2期，2009年。

字可以引導兼語句。^① 上舉賈文以及張玉金文都認為甲骨文中引導兼語句的使令類動詞只有“呼”、“令”、“使”、“曰”四個。^② 在花東卜辭公佈之前，甲骨文中引導兼語句的動詞確實只有上舉四個，而花東卜辭中有“速”字，我們認為它也可以引導兼語句。在“呼”、“令”、“使”、“速”、“曰”五個動詞引導的兼語句中，前三個動詞常見，後兩個較為少見。由於到現在為止，雖然我們知道有些“曰”字確實可以引導兼語句，但是實際上在很多句子中的“曰”字含義我們還無法真正搞清楚，所以本章暫時不討論“曰”字兼語句，而只討論其餘四個動詞引導兼語句的情況。^③

第一節 “呼”字兼語句

在殷墟甲骨文兼語句中，“呼”字兼語句最多。其中，村北系列中最為常見，非王卜辭中要少得多，村中南系列中數量最少。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特別集中，其次是武丁中期，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數量上要少得多，其餘時期則僅有少量出現。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呼”字兼語句在非王卜辭中共 87 例，其中兼語省略 30 例。^④ 如：

(1) 甲子卜：丁呼求歲五，往，若。 (《合集》21566[子組])

① 像《合集》6467“奴人伐巴方”之類的例子，我們不把它們看作兼語句，而是視為連動句。

②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52 頁。

③ 有關兼語前置以及兼語作受事主語的用例，我們將分別在“兼語前置句”和“受事主語句”部分專門討論。另，有一些殘辭雖然肯定是兼語句，但不知道是兼語前置句，還是兼語省略的句子，如“□呼咎舌方”（《合集》6082）、“□呼往陷”（《合集》10669）等。也有些殘辭雖然知道一定不是兼語前置句，但是不知道兼語是否省略，如“□王呼□征□”（《合集》7052）等。這些殘辭我們一般不做統計。

④ “兼語省略”是指出於表達等方面的需要，句中兼語成分的省略。但嚴格地說，“兼語省略”的說法不太科學，因為有些兼語實際上是無法補足或不必要補足的。為稱呼方便，暫採用這種稱呼。在本書第二章所舉辭例中，凡是不見有下劃波浪線的兼語句，均為兼語省略之例。

(2) 甲子卜，我貞：呼羣，獲印(抑)。

(《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①[子組])

(3) 戊卜：其呼使□。

(《合集》22015[子組])

(4) 甲申卜：呼陟延。

(《合集》20049 + 《乙編》8772^②[婦女])

(5) 辛丑卜：呼爰娣乳。

(《合集》22246/《合集》22247 成套[婦女])

(6) 庚午卜：惠斧稱，呼帝降食，受祐。

(《合集》21073 + 《乙編》5573^③[午組])

(7) 壬子卜：子以婦好入于欸，子呼多禦正見(獻)于婦好，肇紆十，往鑿。

(《花東》37^④[花東])

(8) 翌甲其呼多臣舟。

(《花東》183[花東])

(9) 壬辰卜：子呼比射發旂，若。

(《花東》416[花東])

例(1)中的“丁”，人名，黃天樹認為是時王武丁。^⑤“𪚩”，指野豬。“丁呼求𪚩五”意謂時王武丁呼令某人去尋求五頭野豬。例(2)中的“羣”為田獵動詞。卜辭大意是呼令某人去“羣”，是否會獲得獵物。例(3)之釋文《合釋》、《摹釋》均有誤釋。其中前辭部分的“卜”字，原拓中與“其”刻寫連在了一起，本版舊著錄片《乙編》7179 作“”，仔細辨認仍可識別出。例(7)“子呼多禦正見(獻)于婦好”是指花東主人“子”呼令“多禦正”進獻物品給婦好。進獻的物品，據下文可知當為“紆十”。“多禦正”是指哪些人？《爾雅·釋詁》：“育、孟、耆、艾、正、伯，長也。”郭璞注：“正、伯皆官長。”《尚書·說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西周金文中有“禦正”語，為禦之官

①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年7月27日。

② 持井康孝綴合。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33組。

④ 《花東》63卜同事。

⑤ 黃天樹：《重論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原載《甲骨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2005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66—81頁。

長。所以有學者把花東卜辭中“多禦正”解為衆多的禦官長，^①可從。例(8)中的“舟”字用為動詞，“呼多臣舟”是呼令多臣從事與用舟、舟或造舟等有關的工作。

“呼”字兼語句在非王卜辭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16 例^②/6 例，^③婦女 10 例/2 例，午類 1 例/0 例，劣體 1 例/0 例，花東 59 例/22 例。分佈較為廣泛，尤以花東中最為集中。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時期。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呼”字兼語句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數量很多，共 1 285 例，其中兼語省略 688 例。如：

(1) 丁酉卜：呼多方勵。(《合集》21479[自肥])

(2) 辛巳卜，王：勿呼甫即戛，令戢(待)。十月。

(《合集》20235[自小])

(3) 己巳卜，王貞：呼弱共生于東。四月。(《合集》20637[自小])

(4) 貞：呼多子逐鹿，獲。/勿呼多子逐鹿。

(《合集》3244^④[自賓])

(5) 甲寅卜：呼鳴網雉，獲。丙辰風，獲五。(《合集》10514[自賓])

(6) 庚申卜：呼取剝芻。/勿呼取剝芻。(《合集》117[自賓])

(7) 貞：呼雷藉于明。(《合集》14[賓一])

(8) 辛卯卜，爭：勿呼取奠女子。/辛卯卜，爭：呼取奠女子。

(《合集》536[賓一])

① 羅立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考釋三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② 《合集》21722 有“呼呼休”，本書暫視為一個兼語句。“呼”原拓作“”，我們從《合釋》將其釋作二字。辭中“呼”後一字均為人名，“休”為動詞，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67—68 頁）認為本辭可視為選擇問句，即卜問呼兩者中的哪一位“休”。可備一說。本書則較傾向把該辭理解為是否要呼兩個人去“休”，即該辭意思上等同於“呼、休”。

③ “/”後面為兼語省略例，前面為全部兼語句例。下同。

④ 蔡哲茂、林宏明已經將該版與多版綴合，參看《甲骨新綴第 273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71.html>，2011 年 10 月 18 日。

- (9) 甲申卜,賓貞:呼藉,生。 (《合集》904 正[賓一])
- (10) 貞:呼宅剌丘。^① (《合集》8119 正[賓一])
- (11) 貞:呼作園于專。 (《合集》11274 正[賓一])
- (12) □□卜,殼貞:呼多臣伐舌方。
(《合集》625 + 6286 + 《輯佚》118^②[典賓])
- (13) 貞:呼子畫以_𠄎新射。
(《英藏》564 正 + 569 + 《合集》5785^③[典賓])
- (14) 貞:呼發出羊五百、豕五百。/貞:勿呼發出羊[五百、豕五百]。
(《合集》19752^④[典賓])
- (15) □呼省國□。 (《合集》5980[典賓])
- (16) 癸亥卜,殼貞:今早^⑤呼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有祐。
(《輯佚》1 正[典賓])
- (17) 甲申[卜],爭貞:乎自般爰我。四月。
(《合集》8309 + 17508^⑥[典賓])
- (18) 貞:呼戈人_𠄎。 (《合集》8401 + 18937^⑦[賓三])
- (19) 己酉卜,爭貞:共衆人,呼比受,堪王事。(《合集》22^⑧[賓三])
- (20) □午卜,賓貞:呼涉_𠄎自(師)。 (《合集》5811[賓三])
- (21) 己亥卜,大貞:呼般_𠄎(選)出衛。 (《合集》23666^⑨[出二])
- (22) 辛亥卜,貞:其呼往。 (《合集》26907 正[何一])

① 周原甲骨文中“呼宅商西”(H11: 8)也屬於這類結構。

② 蔡哲茂綴合,劉影加綴,參看《拼合》第 132 則。

③ 張宇衛綴合,參看張宇衛:《甲骨綴合第十三—十七則》,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36.html,2011 年 12 月 21 日。

④ 黃天樹已經將該版與《商周甲骨文總集》1036 綴合,參看《拼合》第 40 則。

⑤ “早”字釋讀,參看陳劍:《釋造》,原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後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綏裝書局,2007 年,第 127—176 頁。

⑥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續》第 581 則。

⑦ 何會綴合,參看《拼三》第 652 則。

⑧ 《合集》23 同文。

⑨ 《英藏》1995 (=《合集》41018)同文。

(23) 弼呼帝子禦事，王其悔。 (《合集》30390[何二])

(24) 壬申卜，在攸，貞：右牧告啓，王其呼戍比，周伐，弗悔，利。
(《合集》35345^①[黃類])

例(2)中的“即”有“就”、“去”、“往”義。“勿呼甫即見”是指不要呼令“甫”這個人往見地。例(3)中的“生”字當讀爲“牲”，犧牲義。卜辭貞問是否呼令“弼”這個人在東方徵取犧牲。例(4)中的“多子”指多位王子。^② 本辭貞問是否要呼令多位王子去追逐鹿。例(5)中的“鳴”是人名。“呼鳴網雉”意謂呼令“鳴”這個人去網野雞。例(6)中的“剝芻”是指剝地或剝族打草的奴隸。本辭貞問是否要呼令某人去取“剝芻”。例(8)有三種解釋：一、“取”是指徵取，“奠女子”是指在奠中服役的農業奴隸，^③或指被奠者中的少女。^④ “呼取奠女子”意謂呼令某人去徵取被奠的“女子”。二、“取”讀爲“娶”，“奠”讀爲“鄭”。“呼娶鄭女子”意謂呼令某人娶鄭地的女子爲妻。宋鎮豪指出，“呼取”有強制命令意味，這類嫁女，完全受制於商王橫加淫威，迫於時勢，女方族氏不得不然。^⑤ 三、“取”是指徵取，“奠”讀爲“鄭”，“女子”指女奴。^⑥ 我們傾向於第一種解釋。“宅”有安家居住之意，例(10)中的“呼宅丘”意謂呼令某人在“”地之丘營建新家居住。例(11)中的“圖”字，乃“圉”字異體，《說文》中解爲“豕廁”，今謂之豬圈。卜辭貞問是否呼令某人在專地建造豬圈。例(13)之“以”，帶領、率領義。“新射”是指族或地的新射手。卜辭貞

① 《屯南》2320 卜同事。

②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1、55 頁。

③ 王貴民：《就甲骨文所見試說商代的王室田莊》，載《中國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

④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293），2008 年 1 月 4 日。

⑤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237—238 頁。

⑥ 楊升南：《甲骨文中所見商代的貢納制度》，載《殷都學刊》1999 年第 2 期。

問是否呼令子晝率領𠄎族新射手，^①這是“指某人即武職者率領出戰之義”。^②例(14)“呼發出羊五百、豕五百”意謂呼令“發”拿出或貢獻出五百只羊、五百頭豕。賓一卜辭中有“呼邑人出羊、牛”(《合集》9741 反)，句法結構同。例(15)中的“圉”字，象給人戴上刑具關在監獄中之形，作名詞時是指監獄。^③本辭貞問呼令某人去省視監獄之事。例(18)中的“戈人”之“戈”是氏名，即商代金文中所見戈氏。卜辭中另有人名“子戈”(《合集》32779)，子戈的族氏很可能就是戈氏，為商王之同姓親族。^④例(19)中的“呼比受”意謂呼令(衆人)去和受人一起做某事。“受”字，或釋為“曼”，李紹連認為古曼國地域在汜水與鄭之間，約在今鄭州滎陽汜水鎮附近。^⑤例(20)中的“𠄎師”指“𠄎”族(地)之“師”。“呼涉𠄎師”意謂呼令某人去使“𠄎師”涉。“涉”，本辭中用為使動。例(23)“帝”前一字不識。“帝子”，裘錫圭認為也許應該讀為“嫡子”。^⑥“弼呼𠄎帝子禦事”是不要呼嫡子禦事之意。例(24)中的“戍”指武裝人員，“王其呼戍比”意謂王呼令武裝人員“比”某，所比之人當為前文“右牧𠄎”。卜辭中有右牧、中牧(《合集》32982)之稱，亦有“三牧”(《合集》1309、《屯南》1024)。三牧疑即指左中右三牧，惜“左牧”之稱尚未見。

“呼”字兼語句在村北系列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肥 1 例/0 例，自小 29 例/9 例，𠄎類 1 例/0 例，自賓 43 例/13 例，賓一 214 例/90 例，典賓 918 例/537 例，賓三 28 例/15 例，賓出 22 例/10 例，^⑦出一 5 例/3 例，出二 5 例/1 例，何一 8 例/6 例，何二 6 例/2 例，黃類 5 例/2 例。出組、何組、黃類中雖然

① “𠄎”字，或釋“敖”，參看劉釗：《釋放》，載《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 年，第 10—13 頁；或釋“失”，參看趙平安：《從失字的釋讀談到商代的佚侯》，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② 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灣明文書局，1989 年，第 232 頁，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0 冊，第 143—247 頁。

③ 參看《綜覽》第 1257 條。

④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95 頁。

⑤ 李紹連：《中原諸侯國方國與商廷的關係》，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⑥ 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02 頁。

⑦ 《合集》4898 有“呼令行”語，“行”若為動詞屬於兼語句，若為名詞則非是，故存疑。

也有出現，但最常見的是自組和賓組，尤其是賓組。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晚期以及祖庚、祖甲時期，祖甲之後偶有出現。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呼”字兼語句在村中南系列中共 66 例，其中兼語省略 41 例。如：

- (1) 戊午卜：呼戈比廼。在蜀。二月。 (《合集》20171[自歷])
- (2) 呼多尹往畎。 (《合集》31981[歷二])
- (3) 甲午卜：取射畎，呼𠄎。 (《合集》31996 正[歷二])
- (4) 其呼戌禦方，及。 (《合集》28013[無名])
- (5) 丁酉卜：其呼以多方𠄎小臣。 (《合集》28008[無名])
- (6) 王其呼戌霽孟，有雨。 (《合集》28180[無名])
- (7) 其呼射閔狐，擒。 (《合集》28318[無名])

例(5)“方”後一字，《合釋》釋為“屯”，也有學者認為是“小子”二字合文，^①我們暫從《摹釋》存疑。例(6)中的“霽”字，卜辭中用為以樂舞降神祈雨之祭。^②本辭大意是，王呼令“戌”在孟地舉行求雨之祭，是否會下雨。求雨時行霽祭一般都是万人所為，同版即有選貞之辭“惠万霽孟田，有雨”。此處貞問是否由武裝人員舉行霽祭。卜辭中常見“戌”從事軍事活動，如“王其呼戌延衛，弗悔。/弔呼戌衛，其悔”(《屯南》728)，即是呼令“戌”從事防衛任務。例(7)中的“閔”是地名。卜辭大意是，呼令某人射獵閔地之狐，是否會擒獲。

“呼”字兼語句在村中南系列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歷 3 例/0 例，歷二 8 例/7 例，無名 54 例/34 例。歷類和無名中均有分佈，以無名中較為常見。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武丁中晚期、祖庚時期也有分佈。

綜合分析殷墟甲骨文中的“呼”字兼語句，可以看出：

1. 能夠充當兼語句中主語成分的詞很少。非王卜辭中，“呼”字兼語句

①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687—688 頁。

②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第 1247—1248 頁。

的主語可以是“丁”(指商王武丁,《合集》21566),但絕大多數都是指各類卜辭的占卜主體;王卜辭中,“呼”字兼語句的主語可以是“雀”(《合集》6946正)、“大甲”(《合集》39924、《合集》39925 = 《英藏》613)、“大丁”(《合集》6887),但絕大多數都是指商王。無論是誰,相對於兼語來說,該主語所指之人的地位一般都較高。^①

2. 能夠充當兼語句中兼語成分的詞則較多。非王卜辭中,兼語可以是“婦”(《合集》13517^②)、“彘”(《合集》21626)、“尹”(《合集》20360)、“多尹”(《花東》352)、“多臣”(《花東》34)、“隹”(《花東》195)、“多禦正”(《花東》63)、“大子”(《花東》480)等;王卜辭中,兼語可以是“多方”(《合集》21479)、“子商”(《合集》969)、“雀”(《合集》19852)、“發”(《合集》20557)、“弼”(《合集》8939)、“侯敵”(《合集》10559)、“婦好”(《合集》5532反)等,甚至還可以是“王”(《合集》6887、39924、《英藏》613^③)。但無論是誰,相對於主語來說,兼語所指之人的地位一般都較低。但是在《合集》21073“呼帝降食”中,兼語是“帝”,其地位相對於午組卜辭的主人“子”來說應該較高。^④

3. 兼語一般是由一個詞來充當,但也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來充當者,如《合集》6834正“呼羸、侯專求収”。

4. 複雜的“呼”字兼語句有些是兼語句中套一個連動句,如《合集》667正“呼弘往于比”,也有些是兼語句套一個雙賓語句,如《合集》21586 + 《乙編》5232^⑤“呼印取射子”。

① 《合集》39924、39925等主語是神名“大甲”,《合集》6887主語是神名“大丁”。

② 宋雅萍已經將該版與《乙編》6087綴合,參看宋雅萍:《背甲新綴第八、九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69.html,2010年9月17日。

③ 《合集》39925是其摹本。

④ 不過,這裏的“帝”是否指上帝而作兼語,學界有不同意見,或認為“帝”應讀為“禘”指禘祭,參看齊文心:《釋讀“沚或再冊”相關卜辭——商代軍事制度的重要史料》,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⑤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年7月27日。

第二節 “令”字兼語句

殷墟甲骨文中的“令”字兼語句數量也很多，其中村北系列中最為常見，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特別集中，其次是武丁中期，祖甲之後則僅有少量出現。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令”字兼語句在非王卜辭中只有 15 例，而且沒有發現兼語省略的例子。如：

(1) 己卯卜，我貞：令𠄎翌庚于雀。 (《合集》21631^①[子組])

(2) 癸巳卜，歸貞：令盧東。 (《合集》21728 + 21823^②[子組])

(3) 壬寅卜：令雍復。 (《合集》22048[午組])

(4) 癸巳卜：令共責杞。 (《合集》22214[婦女])

(5) 甲申卜：令豚宅正。 (《合集》22322 + 《乙補》7417^③[婦女])

(6) 令𠄎往宋取。 (《合集》20240[圓體])

(7) 令弘求馬九。 (《合集》21895[劣體])

(8) 丁卜：子令庚值又母，呼求凶，索尹子人。子曰：不于戊，其于壬人。 (《花東》125[花東])

例(1)中的“令𠄎于雀”是指呼令“𠄎”到“雀”地去。時間詞“翌庚”置於辭中，這類用法見於子組、自小、自歷以及歷一、歷二中。例(2)中的“盧”為人名，又見於《合集》21832、259。^④“東”用為動詞，“令盧東”即命令盧向東去。例(3)中的“令雍復”可以對照屬於自肥的《合集》20221“令甫復”辭，兩者

① 《合集》21830 卜同事。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9 組。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14 組。
《合集》22323、22324 同文。

④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258—259 頁。

不僅辭例相當，而且兩辭中的最後一字字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後者是“止”字，學界看法比較一致。^①前者是何字，學界中則有爭議，《合釋》徑書原篆，《摹釋》認為是“出”。把“𠄎”與“𠄎”對照後，我們認為“𠄎”也是“止”字。例(4)中的“共”字，學者多認為是人名。“責”字，朱鳳瀚、王貴民、黃天樹等均讀為“積”，認為與積聚糧草或財貨有關。^②蔣玉斌則認為“責”疑應訓為“求”。^③“杞”，地名。^④卜辭貞問是否呼令“共”這個人在“杞”地“責”。例(5)同版尚有“惠延宅正”辭，兩辭貞問是呼令“豚”還是呼令“延”安居於正地。“正”字前也有學者點斷，並認為該“正”字應解為“合適”義。對比“惠正延”（《合集》22336），可知此說非是。例(8)“令庚侑又母”意謂命令“庚”這個人侑祭先神“又母”。“又母”應讀為“有母”或“右母”。

“令”字兼語句在非王卜辭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3 例/0 例，午組 4 例/0 例，婦女 4 例/0 例，圓體 1 例/0 例，劣體 1 例/0 例，花東 2 例/0 例。非王卜辭中“令”字兼語句雖然數量不多，但分佈較為廣泛，子組、午組、婦女、圓體、劣體以及花東中都曾出現。從時代分佈來看，散見於武丁時期。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令”字兼語句在村北系列中常見，共 669 例，其中兼語省略 143 例。如：

(1) 𠄎令𠄎復止宋。 (《合集》20233[自肥])

(2) 庚申卜，王：惠余令伯紂使𠄎。 (《補編》6613^⑤[自肥])

① 在自肥中，“止”字或“止”旁多見這種寫法，如《合集》20080、20233、20463 反等。

②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68 頁；黃天樹：《婦女卜辭》，原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 1 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18—132 頁；王貴民：《甲骨文所記商朝貢納及所顯示的有關制度》，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51—52 頁。

④ 杞地在今河南東部，其與商王室的關係，參看李紹連：《中原諸侯國方國與商廷的關係》，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⑤ 即《合集》20088 + 《蘇德》12（《綴合》第 253 組）。

- (3) 壬寅卜,扶:令歸出伯。 (《合集》20080[自肥])
- (4) 庚戌[卜],王:令伐,歸。五月。^① (《合集》20505[自肥])
- (5) 庚子卜,王:令田。九月。 (《合集》20743[自小])
- (6) 辛未:王令弱伐,咸戠。 (《合集》19957 正[𠄎類])
- (7) 戊寅卜,貞:令甫比二侯及眾元,王循,于之若。
(《合集》7242[自賓])
- (8) 令尹作大田。/勿令尹作大田。 (《合集》9472 正[賓一])
- (9) 乙亥卜,永貞:令戊來歸。三月。 (《合集》4268[典賓])
- (10) 丙寅卜,貞:令逆比盡于。六月。
(《合集》4915 + 14879^②[典賓])
- (11) 貞:令望乘歸。
(《合集》6524 正 + 7862 + 《補編》769^③[典賓])

① 第(2)、(3)、(4)例所卜事類相關,“伯紆”與“出伯”所指是同一個人。“出”是方國名,“伯”是爵名,“紆”則是其私名。例(4)中所令之人名省略,應該也是指“出伯紆”。例(2)貞問命令“伯紆”出使國之事。例(3)、(4)中的“歸”可以讀為“歸”(卜辭中的“歸”有讀作“歸”的用例,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312頁)。“歸”或為“歸來”之意,“令歸出伯”是說要不要命令某人使“出伯”歸,“歸”乃“使歸來”之意,用為使動用法(“令歸出伯”還可以對照同屬於自肥的《合集》20463 反“使人歸伯紆”一辭)。或為“饋送”之意,“令歸出伯”是說要不要命令某人饋送“出伯”某東西之意。兩種解釋,以第一種為長。

歷二卜辭中有“王令闔歸侯以田”(《屯南》2273),“歸”字也有“使歸來”或“饋送”兩種可能的解釋。究竟哪種解釋更有合理性,這涉及我們對“以”字詞性的理解。如果“以”用為動詞,其前應該點斷,“以田”是帶來“田”之意,這時“歸”以解為“使歸來”為上。如果“以”用為連詞(裘錫圭把“侯以田”視為“侯”與“田”並列最直接的證據,參見《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49頁。我們推測裘氏可能也是持有這種觀點的),“王令闔歸侯以田”,“歸”解為“使歸來”或“饋送”均可。如果解釋為介詞,其後的“田”是介詞“以”表示工具的賓語,那麼“歸”以解為“饋送”為上,卜辭大概在貞問,王要不要命令“闔”用“田”來饋送“侯”。

卜辭中的“以”還沒有明確用為連詞或介詞的用例,我們可以確定的“以”都用為動詞,作“帶來”講。因此,《屯南》2273 中的“以”最有可能當視為動詞。不過在古漢語中,有些動詞很早就虛化為介詞了,如卜辭中的“于”、“从”等。所以《屯南》2273 中的“以”也有可能應視為介詞。

② 趙鵬綴合,參看《拼合》第71則。

③ 劉影、張宇衛綴合,參看張宇衛:《甲骨綴合第十八—十九則》,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38.html,2011年12月24日。

(12) 丙申卜，爭貞：令出以商臣于盖。 (《合集》636^①[賓三])

(13) 乙丑卜，賓貞：惠令子甌𠂔(艾)。十月。

(《合集》3089^②[賓三])

(14) 癸未卜，古貞：□令保賜𠂔呂。 (《合集》3823[賓三])

(15) 己丑卜，賓貞，令多馬衛。 (《合集》5720+5714^③[賓三])

(16) 己卯卜，允貞：令多子族比犬侯璞(撲)周，堪王事。五月。

(《合集》6812 正[賓三])

(17) 丁亥卜，賓貞：令攸苟出父工于𠂔[侯]。

(《合集》5623^④[賓三])

(18) 戊寅卜，貞：令侃取牝。 (《合集》4909 正[賓出])

(19) 己亥卜，貞：令共小籍臣。 (《合集》5603^⑤[賓出])

(20) 貞：令般又共左牛。 (《合集》8943^⑥[賓出])

(21) 貞：于辛未令子畫步。 (《英藏》130^⑦[賓出])

(22) □□卜，大貞：令孽莫子賈。 (《合集》23534^⑧[出一])

(23) 貞：其令亞走馬。 (《合集》27939[何一])

(24) 乙巳，王貞：啓呼祝曰：“孟方共人，其出伐屯自高”，其令東迨
[于]高，弗悔，不諱戕。王占曰：“吉。” (《合集》36518[黃類])

例(1)與《合集》20240“令𠂔往宋取□”卜同事。數辭對比，可知“復止”應該有“往”、“到”、“去”之意。例(5)中的“𠂔”字，像在刀形的鋒刃部位畫一圓圈，

① 《合集》638 卜同事。

② 《合集》3087(賓三)、23536(出一) 卜同事。參看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第222頁。

③ 郭艷綴合，參看《拼合》第325則。

④ 《合集》5625、15881 卜同事。

⑤ 《補編》6138、《合集》5604+9500(郭沫若綴合)同文。

⑥ 《合集》8944 成套。

⑦ 《合集》32774 卜同事。

⑧ 《合集》6049(賓三)、《合集》3285(賓出) 卜同事。參看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80頁；《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87頁。

它應該是“芒”的表意初文，裘錫圭釋為“亡”。^① 黃天樹認為“𠂔”字在卜辭中都用作人名，並認為例(5)中的“𠂔”字是“𠂔”的異體，^②甚是。“令𠂔田𠂔”，大意是要不要命令“亡”這個人去𠂔地從事“田”這種活動。例(7)中的“二侯”是指其後的“及”和“元”兩個侯。^③ “令甫比二侯及眾元”意謂呼令“甫”配合“及”和“元”兩個侯。例(8)中的“尹”是職官名。朱鳳瀚認為“尹”擔負着監耕王田的職責，“作大田”是一種農田改造的工程。^④ 例(9)中的“來”與“歸”屬同義詞連用，表示兼語“戊”發出的行為。例(12)中的“以”字，致送、帶來之意。“商臣”，《合集》638中作“子商臣”，是指屬於子商的“臣”。本辭貞問是否要命令“出”這個人把子商的臣帶至盖地。例(14)中的“保”字，職官名。張亞初指出，商代至少在太甲時期就設置了“保”這種職官，西周時期尚在沿用。^⑤ “保”地位顯赫，本辭是保參與商王封賞的記錄。卜辭中用作軍種的“馬”與馭馬有關，屬於商王朝的精銳部隊，因此例(15)中的“多馬”與他辭中常見的“多射”一樣，都直接受商王的調遣，行動不由各宗族支配，它們很可能已經具有商王常備武裝的性質。^⑥ “族”字，从𠂔从矢，丁山認為“矢所以殺敵，𠂔所以標衆”，其本義應是軍旅的組織。^⑦ 卜辭中的“族”常常被呼令參與戰爭，例(16)即貞問是否要命令多個子族配合犬侯一起攻打周方國。例(17)中的“父工”，學者多認為是“尹工”。^⑧ 《合集》9663“工”前之字作“父”，

① 裘錫圭：《釋“無終”》，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論文，1990年。

②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32頁腳注1。

③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第43—44頁。

④ 朱鳳瀚：《記中村不折舊藏的一片甲骨刻辭》，載《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⑤ 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年。

⑥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8頁。

⑦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華書局，1988年，第33頁，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27冊，第255—296頁。

⑧ 裘錫圭在1986年提交給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屆年會的論文中就已經指出，釋為“出尹工”與字形不合，“工”上一字確為“父”字。參看裘錫圭：《甲骨綴合拾遺》第24組，《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92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236—248頁。

至為明顯。本辭“𠂔”字，疑為人名。“𠂔”為動詞。^① 例(18)中的“侃”為人名。卜辭貞問是否命令“侃”去取一頭牝牛。“小籍臣”是指主管農耕事務的臣，例(19)中“小籍臣”一語用作動詞，卜辭貞問是否呼令“𠂔”做主管農耕事務的臣子。例(20)中的“般”字，人名。“共”有徵集義。本辭貞問是否要呼令“般”徵集“左牛”。可見殷人稱牛已經有“左”、“右”之別。在殷墟王陵區M19 祭祀坑裏曾發現有並排瘞埋的牛架兩具，頭向南，尾向北，面相對，頸部各繫一銅鈴。^② 有學者指出這為雙牛挽車提供一佐證，^③其說甚是。例(21)中的“令子畫步”指命令子畫“步”。卜辭中“步伐”多見，本辭或與乘輦征伐方國有關。^④ 例(23)中的“亞”字，武官職名。“走”用其本義。“令亞走馬”意謂命令亞跑馬。^⑤

“令”字兼語句在村北系列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肥 11 例/2 例，自小 53 例/8 例，𠂔類 3 例/0 例，自賓 30 例^⑥/2 例，賓一 96 例/51 例，典賓 224 例^⑦/61 例，^⑧賓三 128 例/7 例，賓出 107 例/10 例，出一 9 例/0 例，出二 2 例

① 承蒙陳劍提示，該字應讀為“司”。參看裘錫圭：《說“𠂔”》，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9 年。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發掘》，載《考古》1987 年第 12 期。

③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324 頁。

④ 卜辭中的“步伐”是指乘輦征伐，並不是徒步征伐之意。參看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 年第 2 期。

⑤ 《綜述》第 508—511 頁；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原載《語言》第 3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24—340 頁。

⑥ 屬於自賓問的《合集》5495 有“余令角婦𠂔朕事”語，本書初稿曾從一般讀法把“𠂔朕事”與前連讀，後來拜讀到陳劍《釋“由”》（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一文，才認識到“𠂔朕事”前確實應該點斷。

⑦ 《合集》1107 有“我其出令或𠂔王”語，其中的“𠂔”，陳煒湛在《讀契雜記》（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文中認為應該是“𠂔人”二字合文，如此則“令或𠂔人”屬於兼語句。但同版有對貞之辭“勿出令或，弗其𠂔王”，可見“或”後應該點斷，以“𠂔”為“𠂔人”合文也非是。另，該辭“王”前一字，學者多釋“用”，從《乙編》中的清晰拓片來看，也可能非是。

⑧ 《合集》19280 有“令涉歸”語，“涉”字有兩解：用為名詞，指“子涉”（《合集》21891）；用為動詞，指“涉河”。所以“令涉歸”是否屬於兼語省略需存疑，這裏我們暫不計入兼語省略中。

/0 例,何一 4 例/0 例,黃類 2 例/2 例。可以看出,“令”字兼語句在村北系列中數量較多且分佈較廣,出組、何組、黃類均有出現,但最常見的是自組和賓組,尤其是賓組。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至祖甲時期,其餘時期很少出現。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令”字兼語句在村中南系列共 228 例,其中兼語省略 32 例。如:

(1) 庚午卜: 令雀僇量(糧)唐。 (《合集》19822[自歷])

(2) 庚申: 王令畋田。 (《合集》33219 + 34123^①[自歷])

(3) 丁未卜: 令屈屈𠄎蒿(郊)。 (《合集》20398^②[自歷])

(4) 丁亥卜: 令衆退田,受禾。 (《合集》31969[歷一])

(5) 惠王令侯歸。/惠王令目歸。 (《合集》32929^③[歷一])

(6) 癸未,貞: 王令子畫𠄎方。 (《合集》33059^④[歷一])

丁未,貞: 王其令望乘𠄎(歸),其告于祖乙 $\square$ 。/丁未,貞: 王令卯達(撻)危方。 (《合集》32897^⑤[歷二])

(8) 己酉,貞: 王其令山司我工。 (《合集》32967[歷二])

(9) 辛亥: 卑令束人先涉。 (《合集》33203^⑥[歷二])

(10) 丁巳卜,貞: 王令竝 $\square$ 商 $\square$ 。/丁巳卜,貞: 王惠丁巳令卑、竝 $\square$ 。 (《屯南》4054^⑦[歷二])

(11) 甲午,貞: 其令多尹作王寢。 (《屯中南》50[歷二])

①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第 20 組,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② 即《屯南》4513 與《屯南》4518 的綴合版。

③ 《合集》9809 卜同事。

④ 《屯南》243 卜同事。

⑤ 《合集》32896 + 33192(《綴合》第 88 組)同文。

⑥ 《英藏》2415 正同文。

⑦ 《屯南》4048、《合集》33065 同文。

(12) 戊寅貞：王弼令黍。

(《合集》32212 + 33334 + 33224^①[歷二])

(13) 𠄎[令]𠄎𠄎𠄎。

(《合集》32838[歷草])

(14) 王其令𠄎歸，弗悔。

(《合集》28013[無名])

(15) 翌日王其令右旅𠄎左旅𠄎見方，𠄎，不雉衆。

(《屯南》2328[無名])

例(1)中“量”字从日从東，東亦聲。“量”是“糧”字初文，古代專指旅行用的乾糧。^②“僑”字爲動詞，學者或疑本辭中用同“稱”，營度義。^③花東卜辭中“稱”有稱舉、進獻義，如“稱琚𠄎”(《花東》29、149)。本辭之“僑(稱)”或有徵取、獲取之類意思。“令雀僑量(糧)唐”表示呼令“雀”從“唐地”或“唐族”或“唐人”那裏獲取糧食。卜辭中另有“𠄎糧我”(《合集》22095 + 22043，^④午組)，內容與之相類。例(3)“𠄎𠄎”中的一字應爲衍刻。“𠄎”字，動詞。卜辭大意是，是否要命令某人“𠄎”地之郊。《合集》20971有“呼正舞，从雨”辭，其中的“正”字解爲人名似可通，劉風華據此認爲例(3)中的第一個“𠄎”字也是人名，^⑤可備一說。但是屬於自小的《英藏》1283一版很可能與《合集》20971卜同事，其上有“𠄎𠄎勿(?)𠄎舞正𠄎有𠄎”辭，若讀爲一辭可靠的話，則這裏的“正”不像是人名，而應作適當、適時講。例(5)同版還有“惠宐令”一語，可見卜辭是在貞問商王會呼令“侯”、“目”、“宐”中的哪位回來。例(6)中的“𠄎”表示一個與征伐有關的動作。本辭貞問商王是否呼令“子晝”去征

① 周忠兵綴合，蔡哲茂加綴。參看蔡哲茂：《甲骨新綴十則》第二組，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

②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69—298頁。

③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第900頁。

④ 蔣玉斌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九十一—九十三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217.html>，2010年12月22日。

⑤ 劉文“正”字使用原篆，參看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3頁。

伐“方”。例(7)中的“𠄎”字讀爲“歸”，從裘錫圭說。^①“達”字讀爲“撻”，從趙平安說。^②“王令卯達(撻)危方”是在貞問商王是否要命令“卯”這個人去率軍撻伐危方。例(8)中的“山”，人名。“司”，動詞，職司義。“工”，工匠義。卜辭中另有“多工”、“百工”等語，^③“工”均表此義。例(9)中的“束人”，一說用表一種武裝人員，應指“持矛之步卒”，^④一說是指“束”族之人。^⑤卜辭貞問“𠄎”是否令束人先涉河。參照《合集》33065“王令𠄎伐商”語，可知例(10)中的“商”是方國名。“𠄎”是一個動詞，學者或以爲是“伐”字省體。“王令𠄎𠄎商𠄎”中的“𠄎”或許是“才(在)”字。^⑥例(12)中的“令黍”義同於他辭中的“呼黍”，均指呼令某人種黍，“黍”用作動詞。例(14)中的“𠄎”字爲人名，1953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墓葬中出土有“𠄎爵”(《集成》13.7476)，時代正爲殷商。

“令”字兼語句在村中南系列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自歷 19 例/1 例，歷一 13 例/1 例，歷二 187 例/28 例，歷草 1 例/0 例，無名 8 例/2 例。本類兼語句村中南系列中數量不少，但無名中僅有少量分佈，大量見於歷類中。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期以後至祖庚時期，尤其是祖庚時期，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有少量分佈。

綜合分析殷墟甲骨文中的“令”字兼語句，可以看出：

1. 能夠充當兼語句中主語成分的詞很少。非王卜辭中，“令”字兼語句的主語可以是“王”(指商王武丁，《花東》420)、“光”(《合集》22119 甲)，但絕大多數都是指各類卜辭的占卜主體；王卜辭中，“令”字兼語句的主語可以是“𠄎”(《合集》31984、33203)、“河”(《合集》14638 正反)，更多的是“帝”(《合集》14127 正、14159 等)，但最多的還是“王”。無論是誰，相對於兼語來說，

① 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77—320 頁。

② 趙平安：《“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載《中國文字》新二十七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1 年。

③ 參看《類纂》第 1118—1119 頁。

④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 年。

⑤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55 頁。

⑥ 趙鵬向筆者指出這點，從該字放大圖片來看，此說似可信。

該主語所指之人的地位一般都較高。

2. 能夠充當兼語成分的詞較多。非王卜辭中，兼語可以是“得”(《合集》21711)、“弘”(《合集》21895)、“𠂔”(《合集》20240)、“阡”(《合集》22095 + 22043^①)、“雍”(《合集》22048)、“𠂔”(《合集》22119)、“庚”(《花東》125)等，甚至也可以是非王卜辭的占卜主體，如《花東》420之“唯王令余^②呼燕”；王卜辭中，兼語可以是“衆”(《合集》14)、“周”(《合集》4886)、“婦好”(《合集》6480)、“甫”(《合集》20221)、“小臣”(《合集》20354)、“盤”(《合集》32812)、“王族”(《補編》4153)等。但無論是誰，相對於主語來說，兼語所指之人的地位一般都較低。

3. 兼語一般是由一個詞來充當，但也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來充當者，如《合集》3076“令^③、^④、子弘歸”、《合集》6960“令雀、^⑤伐戛”等。

4. 複雜的“令”字兼語句有些是兼語句套一個連動句，如《合集》5452“令彗眾鳴以束尹比面門，山事”等；有些是兼語句中套另外一個兼語句，如《補編》1242“令何受呼^⑥小臣弋(代)卒”、《花東》420“唯王令余呼燕”等；有些是兼語句中套一個雙賓語句，如《合集》9560“令^⑦食”等。

第三節 “使”字兼語句

殷墟甲骨文中的“使”字兼語句數量不多，我們僅整理出6例。^⑧ 王卜辭村北系列、村中南系列以及非王卜辭中均有少量分佈。如：

① 蔣玉斌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九十一—九十三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217.html>，2010年12月22日。

② 這裏的“余”是代詞，指代花東卜辭的主人“子”。

③ 殷墟甲骨文中還有不少辭例作“使人于某地”，如“使人于畫”(《合集》5532正)。對於這類句子，我們最初也曾從部分學者的觀點視之為“使”字兼語句。不過，裘錫圭在《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載余羈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年)一文中認為，這類句子雖然也是派人到某地去的意思，但介詞“于”也往往有“到”義。裘氏並舉有“使人于某地”省略“于”之例，從而傾向於視“于”為介詞。裘說可從。

(1) 己巳卜，我貞：使彘賈。

(《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①[子組])

(2) 乙卯卜，貞：使人賈。

(《合集》21870[子組])

(3) 乙未卜：子其使隹往西哭(毖)子媚，若。(《花東》290[花東])

(4) 己□卜：使人歸(歸)伯紂。

(《合集》20463 反[自肥])

(5) 貞：使人往于唐。

(《合集》5544[典賓])

(6) □使人告啓□。

(《屯南》579[歷一])

例(1)中的“彘”，人名。“賈”是指用商品進行貿易。“使彘賈”意謂使彘去從事商品貿易的活動。例(2)中的“使人賈”含義未明，這裏暫解為使某人進入某地進行貿易，“使”後兼語省略，“人賈”為連動結構。例(3)中的“隹”，人名。“使隹往西哭(毖)子媚”意謂使隹前往西方去對子媚敕戒鎮撫。卜辭中的“歸”可讀為“歸”，如《合集》32896、32897 中的“令望乘歸(歸)”，例(4)中的“歸”疑也應讀為“歸”，這裏用其使動用法。^②

“使”字兼語句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2 例/1 例，花東 1 例/0 例，自肥 1 例/0 例，典賓 1 例/0 例，歷一 1 例/0 例。從時代分佈看，均出現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

分析殷墟甲骨文中的“使”字兼語句，可以看出：

1. “使”字兼語句中充當主語成分的詞很少，一般都是指各類卜辭的占卜主體。充當兼語成分的詞也不多。無論是在非王卜辭中，還是在王卜辭中，除一例兼語是“彘”(《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③)，一例是“隹”(《花東》290)外，其餘四例都是泛稱的“人”。

①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 年 7 月 27 日。

② 類似的用法還有“令歸出伯”(《合集》20080)。趙鵬也懷疑這裏的“歸”當讀為“歸”，參看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00 頁。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歸”當為“為……婦”之義，卜辭貞問是否要讓人送婦女與伯紂完婚，參看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41 頁。

③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 年 7 月 27 日。

2. 複雜的“使”字兼語句有些是兼語句中套着一個連動句,如《花東》290“子其使隹往西哭(毖)子媚”等。

第四節 “速”字兼語句

殷墟甲骨文中的“速”字兼語句僅 2 例,且均出現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丁卜: 今庚其作豐,速丁飲,若。/丁卜: 今庚其作豐,速丁飲,若。
(《花東》501)

“速”字,原篆作“𠂔”或“𠂕”,《花東》原釋文中隸爲“壺”,並認爲該字有“給予”一類的意思。陳劍認爲此說實不可信,他從辭例出發,說明在花東卜辭中該字應有“邀請”一類的意思,並結合春秋早期叔家父簋中可靠的“速”字,認定花東卜辭中的“壺”也當釋爲“速”,訓爲“召”。^① 陳說可從。“速丁飲”意謂(花東主人“子”)請商王武丁來參與“飲”這種祭祀儀式。

第五節 兼語句小結

兼語句統計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呼	87/30	1 285/688	66/41	1 438/759
令	15/0	669/143	228/32	912/175
使	3/1	2/0	1/0	6/1
速	2/0	0/0	0/0	2/0
總計	107/31	1 956/831	295/73	2 358/935

① 陳劍:《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附:釋“速”》,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4 期,後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81—98 頁。

1. 卜辭中可以引導兼語的動詞共有 5 個，其中由動詞“呼”、“令”引導的最為常見；其次是由動詞“使”和“曰”引導的；由動詞“速”引導的兼語句最為少見，目前只見於花東卜辭。

2. 五個動詞在引導兼語句時用法上有共同之處。如兩個不同的使令類動詞可以同時出現於同條或同版卜辭中，甚至可以連用，尤其是“呼”與“令”二字。^① 異版但屬卜同事或內容相關的卜辭中，有時一版使用“呼”而另一版則使用“令”。^② 此外，“呼”與“曰”^③以及“令”與“使”^④也有同版出現的情況。張玉金曾指出：“在兼語疊用式中，第一個使令動詞都是‘令’，而第二個使令動詞則是‘呼’，這是王發佈命令，由別人傳達到接受命令的人們。”^⑤該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發現《合集》6623“惠甫呼令害羌方”之辭可以說明第一個使令動詞偶爾還可以是“呼”，這可以作為張說的補充。

3. 兼語句的主語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占卜主體，即王卜辭中主語是商王，非王卜辭中不是指商王，而一般分別是各類非王卜辭的占卜主體。但也有例外。

4. 五個動詞引導的兼語句之間也存在不小的差別，其中最為明顯的在於兼語的不同。因為“速”是“速至”，含有“邀請”之類的意思，因此從具體辭例來看，它後面所跟有的兼語都是地位高的對象（商王武丁），而另四個動詞後面跟有的兼語相對於兼語句的主語來說一般都屬於地位較低的對象。

① 可以參看《合集》557、907 正、5532 反、5585 正、5665、6174、6477 反、6623、6855 正、6856、19799、20235、20450、26907 正、27255、27888、32994、36909，《補編》1242、1805 乙、1976，《懷特》961，《花東》420 等。卜辭中可能也有“令”與“使”連用的例子，參看《輯佚》645“惠大使(?)令”辭，如果釋文無誤，且“使”用為動詞，則該例中的第一個使令類動詞是“使”。不過，我們懷疑所謂的“使”也可能是名詞，存疑。

② 可以參看《合集》5711 與《合集》27943、《合集》5747 與《合集》5748、《合集》5965 與《合集》5966、《合集》6960 與《合集》6962、《合集》7501 與《合集》7502、《合集》10958 與《合集》10959 組。

③ 可以參看《合集》8656 正(=《合集》19327 正)等。

④ 可以參看《合集》21728+21823(蔣玉斌綴合)等。文獻中也有很多例子，如“使華臣具正徒，令隲正納郊保”、“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兩例俱見《左傳·襄公九年》)。

⑤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53 頁。

“使”字兼語幾乎都是一個籠統的稱呼“人”，而其餘三個動詞所帶兼語一般都是具體到某人或某些人。

5. 充當兼語的一般都是名詞。從兼語省略與否的角度來看，它們之間也有不同。在“呼”字兼語句(1 438 例)中，有過半數兼語句(759 例)的兼語都省略，而在其他幾個動詞引導的兼語句中，兼語省略的情況則較為少見。其中“令”字兼語句(912 例)中，兼語省略只有 175 例；“使”字兼語句(6 例)中，兼語省略只有 1 例；“速”字兼語句(2 例)中，沒有 1 例兼語省略。

6. 細察“令”字兼語句中的兼語省略用例，可以發現其中有相當多的“令雨”、^①“令雷”、^②“令風”^③之辭。這些辭例中的兼語是無法說出或不必說出的，所以這種兼語省略其實是有特殊原因的。除了一些無法說出或不必說出的之外，我們認為兼語省略的原因還與追求語言表達的準確性有關，即有些兼語省略是為了避免重複而承前省略的。^④ 如《合集》22、23、6168 等是承複句中的前一分句而省，《合集》176、6613 等是承同版他辭而省。

7. 兼語句組類分佈特徵也較為明顯。總的來說，村北系列中最為集中，村中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相對較少，然而在有些兼語句中非王卜辭卻略勝於村中南系列。各類兼語句的具體情況又不盡一樣，如“速”字兼語句僅僅出現於屬於非王卜辭的花東中，而“呼”、“令”和“使”字兼語句則在非王卜辭、王卜辭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三大類中均有分佈；“呼”字兼語句以村北系列中最為常見，而且在村北系列中又主要集中於賓組卜辭。此外，屬於非王卜辭的“呼”字兼語句在數量上超過了屬於村中南系列；“令”字兼語句

① 如《合集》900 正、5658 正、10976 正、14138、14146—14148、14153，《英藏》1139 等。

② 如《合集》14127 正、14128 正、14130 正、14131 等。

③ 如《合集》21320，《補編》100 正等。

④ 整體來看，甲骨文中兼語大多不省略。我們曾粗略統計《左傳》中的“令”字兼語句，發現其中的兼語省略與不省略的例子大致相當，前者 9 例，後者 10 例。李佐豐對《左傳》中的“使字句”做過整理(《〈左傳〉的“使字句”》，原載《語文研究》1990 年第 2 期，後收入《上古語法研究——李佐豐自選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年，第 133—143 頁)。根據他的整理，I 式(引者按：即本書兼語不省略的一類)占 66% 左右，II 和 III 式(即本書兼語省略的一類)共占到約 35%。可見僅就《左傳》中的“使”、“令”兼語句而言，相對於甲骨文，兼語有了更多的省略。

主要分佈於村北系列的卜辭中，屬於村中南系列的也不少，屬於非王卜辭的則少見。

8. 兼語句組類分佈特徵是由引導兼語句的動詞語義特徵以及各類卜辭的性質和數量等因素決定的。如：“速”字包含有“邀請”義，由它引導的兼語句主要適用於下級對上級，因此這種兼語句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於屬於王卜辭的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因為“速”的主語如果是商王，那麼他速請之人（即兼語）應該地位高於商王，這只有一種可能，即兼語是某位神靈。而據我們的考察，在兼語句中還沒有發現由某位神靈充當兼語的例子。

兼語句到了西周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西周時兼語句的類型豐富了起來，除“使令類”、“有無類”外，又新出現了“勸誡類”和“命名稱謂類”。其次，就“使令類”兼語句來看，西周時能夠引導“使令類”的動詞也多出了不少，僅張玉金就舉出了 15 個。^① 春秋戰國以後，“使令類”兼語句更是有了很大發展，僅楊伯峻、何樂士就舉出了 27 個能夠引導該類兼語句的動詞。^② 如果把甲骨文中的使令類兼語句與後世作一對比，可以發現：甲骨文中的“呼”字兼語句最多，其次是“令”字兼語句，“使”字兼語句數量上不算多；後世卻是“使”字和“令”字兼語句在數量上慢慢占據了優勢。^③

現代漢語裏，“使”引導“使令類”兼語句時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這時候“使”的主語可以不再是具體的人，可以是表示具體事物的名詞，或一個抽象名詞，或者用代詞“這”指代上文的事物。“使”的派遣義幾乎消失，大多表示由於某種事件而引起什麼結果。^④

① 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301 頁。

②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 年，第 610 頁。

③ 因為卜辭中“速”字本身就極少見，故其中的“速”字兼語句也極其少見，僅花東卜辭中有上述兩例。後世文字材料中，該式也很少見到。

④ 李臨定：《現代漢語句型》之《兼語句型》，轉引自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 年，第 590 頁。

第三章 兼語前置句

兼語前置句實際上是一種較為特殊的賓語前置句。傳世文獻中就有兼語前置的例子，如“若子死，將誰使代子”（《韓非子·說林》）。卜辭中的兼語前置句，除個別學者在論述賓語前置句或兼語句時會涉及一些外，只有張玉金曾專門列出“兼語前置句”部分討論，^①但論述也不多。

經整理可知，甲骨文中的兼語前置句有三類：“呼”字兼語前置句、“令”字兼語前置句、“使”字兼語前置句。下面分別論述。

一、“呼”字兼語前置句

“呼”字兼語前置句總共見 94 例，多見於村北系列（70 例），見於非王卜辭（13 例）和村中南系列（11 例）者則較少。如：

（1）甲申卜：惠配呼曰婦好，告白屯。（《花東》220[花東]）

（2）庚戌卜：子惠發呼見（獻）丁，眾大，亦燕。用。戾。

（《花東》475[花東]）

（3）辛未卜：惠^②賈呼征夷。（《英藏》616 = 《合集》39934[自賓]）

（4）惠隴呼取。（《合集》8850[賓一]）

（5）惠尸（夷）犬呼田。（《合集》11000[賓一]）

（6）庚寅卜，殼貞：惠般呼往。

（《英藏》374 = 《合集》39782[賓一]）

①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93 頁。

② “惠”字在《英藏》中稍有不清，不過仍可以分辨。《金》613 已經正確摹出該字形。《摹釋》在“甲骨文合集”這部分中也摹釋為“惠”，卻在“英藏”這部分中誤摹誤釋為“般”。

- (7) 貞：惠多臣呼比沚或。 (《合集》619^①[典賓])
- (8) 貞：惠婦好呼禦伐。 (《合集》2631 正[典賓])
- (9) 癸卯卜，賓貞：惠甫呼令沚害羌方。七月。
(《合集》6623[典賓])
- (10) 貞：儻惠目呼比。 (《合集》8648 正[典賓])
- (11) 貞：惠邑子呼饗醕。 (《合集》3280[賓出])
- (12) 壬戌卜，狄貞：惠馬亞呼執。/壬戌卜，狄貞：惠戌呼執。
(《合集》28011[何二])
- (13) 惠戌呼奔執于之，擒，王受祐。 (《合集》26993[無名])
- (14) 惠馬亡呼射，擒。/惠多馬呼射，擒。 (《合集》27942^②[無名])
- (15) 惠戌、馬呼眾往。 (《合集》27966[無名])
- (16) 惠馬呼滯。 (《合集》27964^③[無名])
- (17) 惠可伯惠呼羌方、馭方、轡方。 (《合集》27990[無名])

例(2)中的“眾大亦燕”，學者大多連讀，我們認為“大”和“發”都是“呼”字的賓語，所以“大”後以斷開為上。卜辭貞問，花東主人“子”是否要呼令“發”和“大”二人去獻物於武丁，並舉行“燕”這種活動。例(4)是貞問要呼令“陟”這個人去“取”呢，還是貞問要呼令(別人)去“取陟”呢？對比《合集》5758 + 19486^④“惠令取[射]”、《合集》8847“勿呼或取”，可能是前者。對比《合集》8849“惠陟取”、《合集》14764“勿呼取陟”，則可能是後者。若作前一種理解，則句子屬於兼語前置。例(6)貞問是否呼令“般”前往某處做事情。“般”即卜辭中習見的“自般”。例(9)與《合集》20531“癸□卜，王貞：羌其征沚”所卜

① 《英藏》521、《存補》5.397.1 同文。

② 《英藏》2294 事類相近。

③ 本版是左胛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右支卜，但這裏的“卜”字兆支卻左指。

④ 崎川隆綴合，參看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字體分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附錄7第5組。

事類或有聯繫。^① 大概是羌人要攻打“沚國”，遂貞問是否要呼“甫”來命令“沚”這個人“害”羌人。這個句子比較複雜，屬於一個兼語句套着另外一個兼語句。例(10)同版另有“令傭”語，可見卜辭貞問是呼令“傭”去做某事，還是呼令“目”配合“傭”一起去做某事。《合集》32929有“惠王令侯歸。/惠王令目歸”，“目”或指同一人。“目”或稱“子目”，典賓卜辭中有“子目亦毓”（《合集》3201正）語，可見“子目”是位婦女。例(11)中的“邑子”指各地邑聚的官員，這類邑聚或直隸於王朝屬下，或附於諸侯方國之下，構成殷商時期社會的基層組織單位。^② 本辭貞問是否呼令邑子參與饗醕的活動。例(13)中的“奔”字，從姚萱釋。^③ “戍”指戍守的武裝人員。“惠戍呼奔執于之，擒，王受祐”意謂要呼令“戍”奔走殺敵，是否會擒獲敵人而商王受到福祐。例(14)中的“惠馬亡呼射”就是“亡呼馬射”，“馬”即“多馬”，用作兼語。特殊的是“亡”字位置放在了“呼”前，一般情況下，否定詞是應該放在兼語前面的，構成“否定詞＋唯＋兼語＋呼＋V”句式。例(15)中的“戍”、“馬”均為商代軍事活動的參加者，^④“惠戍、馬呼眾往”意謂是否要呼令“戍”和“馬”一起前往。例(17)中的第一個“惠”是焦點標記，第二個“惠”用作“可國方伯”的私名。兩個“惠”字寫法上有別。“”字從句法位置上來看應該是一個動詞。

“呼”字兼語前置句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花東 13 例，自賓 2 例，賓一 15 例，典賓 43 例，賓三 1 例，賓出 1 例，何二 4 例，無名 11 例。村北系列中，集中於賓組；非王卜辭中，只見於花東；村中南系列中，只見於無名。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較為集中，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也有少量出現，帝乙、帝辛時期未見。

①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50—151頁；《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64頁。

②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494頁。

③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99—114頁。

④ 連劭名：《商代的馬》，載《人文雜誌》1998年第2期。

二、“令”字兼語前置句

“令”字兼語前置句數量最多，總共有 130 例。多見於村北系列(93 例)，其次是村中南系列(35 例)，非王卜辭中則十分罕見，僅 2 例。如：

- (1) 辛未卜：丁唯好令比[伯]或伐邵。 (《花東》237^①[花東])
- (2) 己未卜，王：惠匡令取。 (《合集》20632^②[自小])
- (3) □未卜□不唯滴令保方。 (《合集》8311[自賓])
- (4) □惠令取射子汰。 (《合集》5758 + 19486^③[賓一])
- (5) 惠子效令西。 (《合集》6928 正[賓一])
- (6) 癸丑卜，賓貞：惠則令目卑兮。 (《合集》4090 + 6450^④[典賓])
- (7) 貞：惠邑令比栗。 (《合集》5477 正[典賓])
- (8) 壬辰卜，貞：惠弘令司工。 (《合集》5628 正[賓三])
- (9) 惠族馬令往。 (《合集》5728[賓三])
- (10) 貞：惠令取豕賈。^⑤ 三月。 (《合集》4525[賓出])
- (11) 貞：惠𠂔令達子畫。 (《合集》6053^⑥[賓出])
- (12) 貞：惠木令衛。一月。 (《合集》7569 正^⑦[賓出])
- (13) 己酉王卜，貞：余征三丰(邦)方，惠令邑，弗悔，不作□□在

① 《花東》275 同文。

② 《合集》20194、19754 卜同事。

③ 崎川隆綴合，參看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字體分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附錄 7 第 5 組。又《合集》8855 為部分重片。

④ 趙鵬綴合，參看《拼合》第 58 則。

⑤ 釋“賈”，指商賈，從李學勤說。參看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原載《人文雜誌》增刊《先秦史論文集》，後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4—11 頁。

⑥ 《屯南》1115(歷二)卜同事，參看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93—194 頁。

⑦ 《合集》33193 + 《甲骨文集》2. 2. 0162(林宏明綴合，歷二)，《合集》6(賓三)卜同事。“木”見於賓出、賓三和歷二中，參看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82 頁。

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膚□五牛。^①

(《合集》36530[黃類])

(14) 丙子，貞：王惠𠄎令葬我。(《合集》32829^②[歷二])

(15) 惠𠄎令[周]。/惠𠄎令周。/惠𠄎令周。

(《合集》32885[歷二])

(16) 辛巳卜，貞：王惠𠄎令以束尹。(《屯南》3797^③[歷二])

(17) 惠𠄎令𠄎舟。(《合集》32834 + 《掇》1.399^④[歷草])

(18) 惠𠄎、𠄎令監凡。(《補編》10394 + 《合集》27742^⑤[無名])

例(4)中的“取”字有選取之義，“射”是官名，類似於《周禮》射人，人數很多。^⑥本辭貞問商王是否要命令“𠄎”去選取射手。例(5)同版還有“惠王自往西”、“惠子商令”兩辭，三辭選貞，貞問是要命令“子效”，還是要命令“子商”往西，抑或商王親自往西。其中“惠子效令西”之“西”用作動詞，“往西”、“西進”義。例(8)中的“弘”是人名，“工”讀為“貢”，貞問商王是否要命令“弘”主管貢納之事。^⑦例(9)貞問是否要呼令族馬前往。“馬”有自己的氏族組織，聚族而居，商王在徵調時常以族為單位。^⑧例(11)中的“達”字，應讀如字，當“致”講，表示“讓……來”或“讓……去”義。^⑨例(12)辭貞問是否命令“木”這

① 釋文參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臺灣木鐸出版社，1982年，第81頁。

② 《合集》32830、32831，《屯南》2273同文。其中《屯南》2273有“王惠令𠄎葬我”一辭，參同文卜辭可知“惠令𠄎”可能是“惠𠄎令”位置誤刻造成的。《合集》17171 + 17168 + 17170(參看《拼續》第328則)卜同事。

③ 《合集》5452(賓三)卜同事。

④ 許進雄綴合。《合集》32835卜同事。

⑤ 黃天樹、蔣玉斌綴合，參看蔣玉斌：《新綴甲骨第1—4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671.html>，2012年5月4日。《合集》27741、31678正同文。

⑥ 張政烺：《〈婦好略說〉補記》，原載《考古》1983年第8期，後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676—679頁。

⑦ 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續一)》，原載《語言》第4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41—352頁。

⑧ 連劭名：《商代的馬》，載《人文雜誌》1998年第2期。

⑨ 趙平安：《“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載《中國文字》新二十七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1年。

個人參與防衛。例(15)與《合集》6814—6816(賓三)、《合集》6822(賓出)卜同事,^①而這些例子上有“璞(撲)周”^②語,“惠𠄎令[周]。/惠𠄎令周。/惠𠄎令周”中的“周”前實際上有“璞(撲)”一類的動詞省略。例(16)可能也與《屯南》341“壬申卜:王令𠄎以束尹立于臺”之辭卜同事。“束尹”或是指一種武裝人員。“彗”和“𠄎”是統帥束尹的將領。例(17)同版還有“惠𠄎令。/惠戈令”辭,因此本辭貞問要命令“𠄎”、“𠄎”和“戈”三人中的哪一個來“𠄎舟”。例(18)中的“𠄎”字釋讀從裘錫圭說。^③同版還有“丁卯卜:惠𠄎、般𠄎”殘辭,可見卜辭是在貞問要呼令哪位和“𠄎”一起去監凡。

“令”字兼語前置句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花東 3 例,自小 2 例,自賓 2 例,賓一 7 例,典賓 30 例,賓三 18 例,賓出 32 例,黃類 1 例,歷一 2 例,歷二 26 例,歷草 2 例,無名 5 例。村北一系,集中於賓組;非王卜辭中,則僅見於花東;村中南一系,見於歷類和無名中,以歷類最爲集中。從時代分佈來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較爲集中,武丁中期數量上要少得多,廩辛之後更是少見。

三、“使”字兼語前置句

“使”字兼語前置句極其罕見,僅 3 例,且只見於非王卜辭的花東:

(1) 乙亥卜:惠子配使于婦好。/惠配使曰婦[好]。/惠配使曰[婦好]。
(《花東》5)

在整理甲骨文中的兼語句時,有一個問題引起了我們的思考,就是沈培

① 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注 24,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77—320 頁;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85 頁。

② “璞”字釋讀,參看唐蘭:《殷虛文字記》,中華書局,1981 年,第 45—48 頁。“璞”讀爲“撲”,其義爲“擊”,參看林澐:《究竟是“翦伐”還是“撲伐”》,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 年;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 年,第 1085 頁。

③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𠄎”》,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 1—5 頁。

曾指出“在所謂兼語式的句子中，一般只有兼語可以前提”，並認為有一例似是例外：^①

貞：惠舌方呼禦。 (《合集》6158 + 3664 + 13536 正^②)

通過對兼語句的全面整理，我們發現誠如沈培所言，在兼語式的句子中，一般情況下確實只有兼語可以前提。而且我們認為該版很有可能並非例外，理由是：第一，如果本辭命辭部分作“惠舌方呼某禦”，也就是說“兼語”沒有省略，這樣的話“舌方”才一定不是作句子兼語，我們才可以相信該例確實是例外；第二，學者大多不把“舌方”看作“呼”的賓語而視為“禦”的賓語，原因在於卜辭中絕大多數辭例均可證明武丁時期“舌方”是殷商王朝的敵對方國。^③ 但是卜辭中也有少許辭例可以證明武丁時期“舌方”曾在很短一段時期內為殷商王朝的友好方國，如：

(1) 丁酉卜，亘貞：舌堪王事。/貞：王曰：舌來。/[王]占曰：“吉，其曰舌[來]。” (《合集》5445 正反)

(2) 舌亡保。/舌有保。 (《合集》8578 + 8587^④)

(3) 乙未卜，古貞：舌畀畝。不。
(《合集》8332 正 + 《乙編》1382 + 《乙補》1222^⑤)

例(1)、(2)均為典賓，例(3)為賓一。例(1)中的“舌”可以“堪王事”，而且從商王武丁的占斷看，“舌來”還是一件吉利的事，因此“舌”與商王朝之間非敵對關係。^⑥ 對比屬於賓一的《合集》6572“子商有保”、“子商亡其保”等辭例，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34頁。

② 劉影綴合，參看《拼合》第103則。

③ 可以參看《類纂》第276—269頁“舌”字條。

④ 《綴合》第239組。

⑤ 劉臨淵綴合，宋雅萍加綴，參看宋雅萍：《YH127 坑背甲新綴三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64.html>)，2007年6月20日。

⑥ 此版即《丙編》583、584。張秉權曾在《丙編》考釋中指出從這一版卜辭的語氣看舌與殷王朝的關係，是在和平狀態，並且臣服於殷王，並認為舌與殷王朝“也曾有過一段和平親睦的時期”。此點承蒙沈培提示，謹表謝意。

例(2)中的“舌”應該與“子商”一樣，是臣服於商王朝的。例(3)是殷商王朝與“舌”之間存在着賞賜或貢納關係的一種反映。^①

綜合上述兩點，我們認為“惠舌方呼禦”是指商王武丁呼令舌方來抵禦其他某個敵對方國，該句仍然是兼語“舌方”前置。

四、兼語前置句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呼	13	70	11	94
令	2	93	35	130
使	3	0	0	3
總計	18	163	46	227

1. 卜辭兼語前置句最多見者是“令”字兼語前置句(130例)，“呼”字兼語前置句也不少(94例)，“使”字兼語前置句最少，僅3見。

2. 兼語前置句組類分佈特徵特別明顯，尤其是花東。該類中三種兼語前置句都可以見到，而且凡是非王卜辭中出現的兼語前置句都只見於花東。其中，“使”字兼語前置句更是連王卜辭中也没有見到。

3. “呼”字兼語前置句，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為常見，村中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也不少；在村北系列中主要集中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只見於無名，非王卜辭中只見於花東。“令”字兼語前置句，主要集中出現於村北系列中，村中南系列中也有不少，而非王卜辭中則極其罕見；村北系列中集中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集中於歷類，而非王卜辭中只見於花東。“使”字兼語句僅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① 卜辭中有“弗其魚彘舌方”(《合集》18811)語，有學者把“魚”讀為“班”，認為其義為把彘班賜給舌方，我們不從此說。參看本書“魚”字雙賓語句部分。

第四章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雙賓語句是指一個述語同時帶有兩個賓語，而且這兩個賓語相互之間並沒有結構上的關係，它們只是各自跟述語發生關係。^① 雙賓語中一般一個表人，另一個表物。習慣上，表人的賓語稱為間接賓語(OI)，它往往距離動詞較近，所以也被稱為近賓語；表物的賓語稱為直接賓語(OD)，它往往距離動詞較遠，所以也被稱為遠賓語。

在甲骨文語法研究中，對雙賓語句(包括祭祀動詞和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的研究是個熱點。管燮初、沈培、楊逢彬、張玉金、喻遂生、時兵、鄭繼娥等學者均有深入的研究。^② 其中沈培、時兵還把甲骨文中的雙賓語句與殷周金文乃至後世其他文獻中的相關句式作了對比研究，意義很大。

學界大都把甲骨文中的雙賓語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一類是祭祀動詞雙賓語句。本章只討論前一大類。這一類又可以根據引導雙賓語句的動詞語義的不同而再分為三小類：

給予類(Va)：受(授)、畀、易(賜)、入、見(獻)₁、禦₁、宜、降、肇₁、禹₁、以、

①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21頁。近些年來，也有不少學者開始用“雙及物(ditransitive)結構”指代“雙賓語結構”，如 Zhang, 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lexical meaning,” *Linguistics* 36-5, 1998; 張伯江：《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載《中國語文》1999年第3期；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本文仍用傳統稱呼。

②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雙賓語問題》，載《中國語文》1986年第5期；沈培：《殷虛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楊逢彬：《殷虛甲骨刻辭動詞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197—208頁；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132—150頁；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4—119頁；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69—82頁。

來、齎

取得類(Vb): 勾、乞、求、取、肇₂、共、得

其他類(Vc): 作、爲、告₁^①

這些動詞能夠引導的雙賓語句共有“V + OI + OD”、“V + OD + OI”兩式。有的學者認為它們也可以構成“V + OD + 于 + OI”式的雙賓語句。對於“V + OD + 于 + OI”式是否存在,學界有不同看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在這樣的結構中,表物成分確實是用作動詞的賓語,但是表人成分卻只是用作介詞“于”的賓語,^②表人成分和其前的介詞“于”一起充當動詞的補語。本書即取此說,並把這種句式用“V + O + 于 + O_于”來表示。爲了揭示卜辭句式的多樣性,對於這類句式,我們在討論雙賓語句以及三賓語句時也把它們一併列出。爲了區別,本書在這類句式前一律加“*”號。

第一節 給予類雙賓語句

在漢語中,給予類雙賓語句在整個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中最爲常見。有學者指出:“從現實語料統計中的優勢分佈,到兒童語言的優先習得,乃至歷史語法的報告,都表明‘給予’意義是雙及物式的基本語義。”^③

在殷墟甲骨文中,給予類雙賓語句也是最多的。能夠引導給予類雙賓

① 對於這類動詞,甲骨學者的歸類標準不同。本書的歸類,主要參照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但也有不同。如“降”、“以”、“肇”三詞,沈書全部歸入“Vc類”。另,部分動詞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類別,如“見(獻)”屬於非祭祀類動詞中的給予類,也屬於乙類祭祀動詞;“禦”屬於非祭祀類動詞中的給予類,也屬於甲類祭祀動詞;“肇”既可屬於非祭祀類動詞中的給予類,也可屬於非祭祀動詞中的取得類,同時又可屬於乙類祭祀動詞。故本書在動詞右下角加數字以示區別。

② 表物成分位於動詞後時充當動詞賓語,位於動詞前時充當句子受事主語;不帶介詞的表人成分位於動詞後時充當動詞賓語,位於動詞前時充當句子受事主語;帶有介詞的表人成分位於動詞後時充當補語,位於動詞前時充當狀語。本書爲便於比較各種結構,經常會籠統稱之爲“表物成分”和“表人成分”。

③ 張伯江:《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載《中國語文》1999年第3期。

語句的動詞，沈培舉出“受(授)”、“錫”和“畀”3個，^①喻遂生舉出“受(授)”、“降”、“作”、“肇”、“易(賜)”、“畀”、“來”、“氏(致)”、“稟”、“魚(頒)”10個，^②鄭繼娥舉出“受(授)”、“易(賜)”、“畀(給)”、“降”、“以”和“來”6個，^③我們則整理出“受(授)”、“畀”、“易(賜)”、“入”、“見(獻)”、“禦”、“宜”、“降”、“肇₁”、“禹₁(稱)”、“以”、“來”和“喬”共14個。^④

給予類動詞可細分為三類：第一類為“上對下”，即地位較高的人送東西給地位較低的人，這類動詞有“受(授)”、“畀”、“易(賜)”和“降”等；^⑤第二類為“下對上”，即地位較低的人進獻東西給地位較高的人，這類動詞有“入”、“見(獻)₁”、“禦₁”、“宜”、“來”和“喬”等；第三類動詞既可用於“上對下”，也可用於“下對上”，如“肇₁”、“禹₁”和“以”等。^⑥從動詞所跟表物成分的角度來看，“受(授)”和“降”後所跟含義一般較為抽象，“畀”、“肇₁”和“以”後所跟含義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體的，其他動詞後面所跟一般都較為具體；後面跟抽象事物時，“畀”、“降”和“肇₁”字一般是指含義不好的，而“受(授)”字一般是指含義較好的。

給予類雙賓語句有“Va + OI + OD”、“Va + OD + OI”兩式。前者(119例)較多，而後者(16例)較少。另有“* Va + O + 于 + O_于”式(16例)存在。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80頁。

②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132—150頁。

③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70頁。

④ 卜辭中的“羞”也有進獻義，屬於給予類動詞。“戒羞我人山”(《合集》8085)、“羞₁十人”(《英藏》2179 = 《合集》41161)有可能也屬於雙賓語句，但含義未明，暫存疑。“魚₁舌方”(《合集》18811)，有學者也視為本類雙賓語句，本書不從此說。另，“入”、“見(獻)”、“禦”、“宜”、“肇₁”和“延”等幾個詞的表人成分多是“丁”字，該字或讀為“辟”(李學勤：《關於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所謂“丁”的一點看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或讀為“帝”(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為“帝”》，載《黃盛璋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但無論哪種看法，所謂“丁”字都是指稱人。劉源則認為該字應釋為“方”，讀為“祊”，訓為“廟”(《再談殷墟花東甲骨卜辭中的“口”》，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輯，綏裝書局，2008年)。若依劉說，則這些均不是雙賓語句。

⑤ 這一類除“降”字外一般都包含賞賜義。據寇占民統計，西周金文中表示“賞賜”義的動詞就多達二十個，具體可以參看寇占民：《西周金文動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第13頁。因此西周金文中這類雙賓語句更為常見。

⑥ 有些動詞應該置入哪一類還需要存疑，如“延”等。

受(授)^①

動詞“受”具有施受同辭的特點，有授予、接受二義。當表示授予義時，可以引導雙賓語句。雙賓語句中的“OD”很簡單，幾乎都是表“福祐”義的“祐”字，還有少數幾例是表“年成”義的“年”字。

1. “Va + OI + OD”式

該式共有 42 例，只出現於村北系列中，其中尤以典賓最爲常見。如：

(1) 甲子卜：千授王祐。/乙丑卜：示授王祐。

(《合集》19946 正[自肥])

(2) 貞：禱于上甲，授我祐。^②

(《合集》1171 正[賓一])

(3) □□[卜]，殼[貞]：勿盥，不雨，帝授我年。二月。

(《合集》9731 正[典賓])

(4) 貞：大甲授王祐。

(《補編》5132 正^③[典賓])

(5) 甲午王卜，貞：乍余酒，朕禱飢(迄)余步比侯喜征夷方。上下馭示授余有祐，不譴戕，肩告于大邑商，亡害在猷。王占曰：“吉。”在九月。邁上甲寅，唯十祀。

(《合集》36482[黃類])

該式在各組類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自肥 2 例，自小 1 例，賓一 2 例，典賓 34 例，黃類 3 例。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晚期，武丁早期以及文丁之後也有分佈。

2. “Va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辛卯卜，扶：受(授)年商。

(《合集》20651[自小])

(2) 戊申卜，亘貞：受(授)年王。

(《英藏》810 正^④[典賓])

① 《屯中南》451(歷一)中有“弼禦，受禾兮、河、岳”辭，如果這樣斷句無誤的話，則“受禾兮、河、岳”似應屬於祭祀動詞雙賓語句。暫存疑。

② 同版有“勿禱于上甲，不我其[授祐]”，這類辭例我們放在賓語前置句中討論。

③ 本版是《合集》1463 正甲、正乙與《合集》14199 之綴合版，《綴續》第 138 頁認爲《合集》1463 正甲和 1463 正乙不可綴。

④ 《合集》40079 正、40088 是其摹本。

兩例中的“受年商”、“受年王”不少學者視為主語後置，在對比“授我年”（《合集》9731 正）後，喻遂生認為把它們當作雙賓語句更好一些。^① 此暫從喻說。

兩式“授”字雙賓語句後世都能見到，表物成分可以比較抽象，如“授余純魯、通祿、永命、眉壽、靈終”（癸鐘，《集成》1. 247）、“上帝司稷允保，授天子綰令、厚福、豐年”（史牆盤，《集成》16. 10175）、“鄭子皮授子產政”（《左傳·襄公三十年》）；也可以比較具體，如“王授作冊尹書，俾冊命免”（免簋，《集成》8. 4240）、“厥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矢人盤）、^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詩·周頌·有客》）、“授老幣”（《儀禮·聘禮》）、“授師子焉，以伐隨”（《左傳·莊公四年》）、“授趙旃綏”（《左傳·宣公十二年》）、“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殷墟甲骨文中，“授”字後所跟表人或表物成分也偶有省略現象。表人成分省略，如“帝授祐”（《合集》6474，賓一）；表物成分省略，如“授王”（《合集》6567、7691，典賓）。

畀

1. “Va + OI + OD”式

該式共 7 例，見於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北系列，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非王卜辭一系中僅見於花東。時代上為武丁中期至祖庚、祖甲之世。如：

- | | |
|---------------------------|------------------------------|
| (1) 壬卜，在麓：丁 <u>畀子國臣</u> 。 | （《花東》410[花東]） |
| (2) 癸亥卜： <u>畀有司羊</u> 。 | （《合集》19992[自小]） |
| (3) 貞：呼 <u>畀鬲一牛</u> 。 | （《合集》15931[賓一]） |
| (4) 貞： <u>畀婦井啓</u> 。 | （《合集》2766 ^③ [典賓]） |
| (5) 貞：丁 <u>畀我束</u> 。 | （《合集》15940 正[賓出]） |

①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

② 此例參看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83 頁。

③ 《東文庫》19 正 + 65（李延彥綴合，參看《拼續》第 355 則）同文。

例(1)中的“國臣”是指被關押的俘虜或奴隸。本辭貞問，武丁是否會送給“子”被關押的俘虜或奴隸。例(4)貞問，是否要把“啓”給予婦井。卜辭中另有“以啓”(例見《合集》4113、14647 正 + 8968 正、^①17665 正)語，裘錫圭認為被“畀”和“以”的“啓”應該是指同一種東西，可能是指先行部隊。^②

後世單獨“畀”字引導的雙賓語句雖然也可見到，如“王則畀柞伯赤金十鉞”(作伯簋，《近出》486)、“周人將畀虢公政”(《左傳·隱公三年》)，但最常見的則是“畀”與其他雙賓語動詞共同引導雙賓語句，如“休畀小臣金”(小臣鼎，《集成》5. 2678)、“賜畀師永厥田”(永孟，《集成》16. 10322)。

殷墟甲骨文中，“畀”字雙賓語句的表人成分可以充當受事主語，如“羊畀舟”(《合集》795 正，典賓早)、“馘任霍畀舟”(《合集》10989 正，典賓早)；表物成分也可以充當受事主語，如“牛畀俛、疋”(《合集》15929，賓出)。“畀”後所跟表人成分有省略現象，如“畀雨”(《合集》63 正，賓出)、“畀束”(《屯南》2400、2633，歷類)。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畀”字雙賓語句還有“ $V_a + OD + OI$ ”式，如廣州話“畀書佢”。^③

易(賜)

1. “ $V_a + OI + OD$ ”式

該式共 6 例，數量不多，但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北系列、村中南系列中均有分佈。時代上看，散見於武丁中期至祖庚、祖甲之世，康丁至武乙、文丁之交。如：

(1) 壬寅：賜𠄎十、戈十、弓十。

(《合集》22349[劣體])

① 劉影綴合，參看《拼續》第 355 則。

② 裘錫圭：《“畀”字補釋》，原載《語言學論叢》第六輯，1980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90—98 頁。

③ 劉丹青：《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學考察》，載《中國語文》2001 年第 5 期。

(2) 庚戌[卜], □貞: 賜多女出貝朋。 (《合集》11438^①[賓一])

(3) 貞: 勿賜黃兵。 (《合集》9468[典賓])

(4) 丁巳卜, 賓貞: 令高賜𠂔食, 乃令西使。三月。
(《合集》9560[賓三])

(5) 貞: 翌乙亥賜多射𠂔。 (《合集》5745[賓出])

(6) □賜龍兵。 (《屯南》942[無名])

例(2)貞問是否要賜予多女貝一朋。胡雲風認為這裏的“多女”與“貝”都是賞賜物,^②如果這樣,則本辭屬於單賓語句。我們則傾向於“多女”是指受賞賜的對象。例(3)和例(6)可以相互參照,可知這裏的“龍”和“黃”都應該為國族名。兵,指兵器。因此,學者大都把兩辭視為雙賓語句是正確的。黃國位於淮水南岸,處在中央王朝與長江流域諸小國的中間地帶,對保衛殷商南土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應該是殷王向黃國授兵器的主要目的。^③ 例(4)中的“令高賜𠂔食”意謂呼令“高”為“𠂔”賜食,其中的“賜𠂔食”是個雙賓語句。例(5)中的“𠂔”字,沈培認為可能是指某種人。^④ “賜多射𠂔”是把“𠂔”賜給“多射”之意。

2. “* Va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 賜牛 <于>。 (《英藏》787[典賓])

本辭“于”後原片有缺刻。在對比《合集》35673、《屯南》2576 後,沈培認為缺刻之字也有可能是地名或計時名詞。^⑤ 沈說可從。所以本例還需存疑。

① 《合集》677“賜多子女”語不屬於雙賓語句,其中的“多子女”是一個詞。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252 頁指出,卜辭中的“多子”、“多女”、“多子女”等都是商宗族組織內部的貴族子息,其說可從。

② 胡雲風:《殷商金文動詞研究》,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③ 齊文心:《關於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載《歷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④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81 頁。

⑤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81—82 頁。

商末金文中也有“賜”字雙賓語句，如“王賜小臣告禹責(積)五年”(小臣告方鼎，《集成》5. 2653)、“王賜寢魚貝”(寢魚爵，《集成》14. 9101)。西周金文中更爲常見，如“匱侯賜伯矩貝”(伯矩鬲，《集成》3. 689)、“王姜賜不壽裘”(不壽簋，《集成》7. 4060)、“明公賜亢師鬯、金、小牛”(作冊令方彝，《集成》16. 9901)、“天子多賜追休”(追簋，《集成》8. 4219)。竹簡文字中也有，如“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30。/22)。^① 傳世文獻中“賜”字雙賓語句更是常見，如“天錫公純嘏”(《詩·魯頌·閟宮》)、“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左傳·襄公十四年》)、“賜之三命之服”(《左傳·襄公十九年》)、“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太路”(《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左傳·昭公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後世這種結構中的表物成分可以是比較抽象的詞，如“休”、“純嘏”與“命”等，卜辭中“賜”字雙賓語句中則未見這類表物成分。

殷墟甲骨文中，“賜”字雙賓語句的表人成分可以省略，如“賜畋鋁”(《合集》3823，賓一)、“賜牛”(《合集》9465，典賓)、“賜禾”(《合集》9464 正，典賓)。似乎也有表物成分省略且表人成分充當受事主語的例子，如“王恒賜”(《合集》14760、14761，《英藏》1177 正，典賓)。商代金文中也有表人成分充當受事主語的例子，胡雲風和時兵都曾舉出例證。^② 到了西周金文中，這種受事主語句更是常見。^③

入

除“Va + OI + OD”式中的 1 例見於村北系列外，其餘兩式中的各例均僅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①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322 頁。

② 胡雲風：《殷商金文動詞研究》，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87 頁。

③ 楊五銘：《西周金文被動句式簡論》，《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 年；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83、288 頁。

1. “Va + OI + OD”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辛未卜，貞：氣(迄)入丁羌二生。 (《北大》960[出二])

“羌”字原拓和照片中均不清晰，此據《北大》原釋文。

2. “Va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如：

- (1) 壬卜：子其入[黃]𠂔丁，侃。 (《花東》229)

- (2) 入肉丁。 (《花東》237)

例(1)中的“丁”字學者或後讀，不過參照《花東》223“入黃𠂔于丁，侃”諸例，我們更傾向於這裏的“丁”字前讀。“黃𠂔”是指某種黃色的物品。卜辭貞問，子要進獻“黃𠂔”給時王武丁，武丁是否會喜樂。

如果“Va + OI + OD”、“Va + OD + OI”兩式中的表物成分充當受事主語，就會出現這樣的句子：“肉𠂔入[丁]”(《花東》237)、“啜獲入”(《花東》395 + 548^①)。

3. “* Va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共 7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如：

- (1) 壬卜：子其入鷹、牛〈于丁〉。 (《花東》38)

- (2) 壬卜：于日禹施牝妣庚，入又𠂔〈于丁〉。 (《花東》106)

- (3) [乙亥]卜：子其入白一〈于丁〉。 (《花東》269)

- (4) 庚寅：子入四𠂔〈于丁〉。在麓。 (《花東》320)

例(3)“白一”似指一白色的祭牲。“一”字前面或後面漏刻了祭牲名字。例(4)中的“𠂔”字儘管具體所指不明，但其前受數詞修飾，應為貢納物名字。

該式中的表物成分還可作受事主語，如“肉入〈于丁〉”(《花東》401)。

① 方稚松綴合，參看《拼合》第 77 則。

卜辭中的“入”字雙賓語句的表人成分常常可以省略，形成單賓語句，如花東子類中有“𠬪入六”（《花東》20）、“入二弓”（《花東》124）、“入三弓”（《花東》288）、“入璧”（《花東》196）、“入白屯”（《花東》220）、“入肉”（《花東》490）。

見(獻)₁

“見(獻)₁”用於生人，指獻物品給某位活着的人，這時它屬非祭祀動詞中的給予類。^①各式均僅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Va + OI + OD”式

(1) 己亥卜：子夢人見(獻)₁子琚，[亡]至艱。 （《花東》149）

(2) 庚卜：子其見(獻)₁丁鹵，以。 （《花東》202）

例(1)中的“琚”字，從陳劍釋。^②“獻子琚”指獻琚給子。“子夢人獻子琚”是指花東主人“子”夢到有人獻琚給他。例(2)中的“獻丁鹵”指向商王武丁進獻鹵鹽。“鹵”字或後讀，後讀時它們就不是雙賓語句，“鹵以”是一個受事主語句。^③

2. “Va + OD + OI”式

(1) 己卯卜：子見(獻)₁眡以琚丁。 （《花東》37）

(2) 甲卜：呼多臣見(獻)₁嚶丁。 （《花東》92^④）

(3) 己卯：子見(獻)₁眡以圭罍、璧丁。/己卯：子見(獻)₁眡以琚丁，侃。 （《花東》490）

例(1)是在貞問子是否把“眡”這個人帶來的“琚”獻給武丁。有學者認為這實際上反映了兩層貢納關係。“眡以琚”是“眡”這個人帶來的“琚”，可能原

① “見(獻)₂”用於神靈，參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② 陳劍：《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78本第2分（抽印本），2007年。

③ 《合集》19497有殘辭，其上有“以鹵”二字。

④ 《花東》453卜同事。

本是帶來獻給花東主人“子”的，後來子又將“琫”轉獻給武丁。^① 例(2)有卜同事之辭《花東》453“呼多臣見(獻)嘽于丁”，可見這裏的“嘽”是指所獻之物，學者或以爲是嘽祭之物，可從。例(3)中的“皀以圭罍冒、璧”是指“皀”這個人帶來的“圭”、“冒”和“璧”。

3. “* Va + O + 于 + O_于”式

(1) 甲卜，在敦：皀見(獻)₁嘽(于丁)。 (《花東》249)

(2) 戊寅卜：翌己子其見(獻)₁琫(于丁)，侃。 (《花東》427)

(3) 甲卜：呼多臣見(獻)₁嘽(于丁)。 (《花東》453)

該句式的表物成分可用作受事主語，如“自𠙴帶其見(獻)〈于婦好〉”(《花東》451)。

殷墟甲骨文中的“獻”字雙賓語句的表物成分或表人成分可以省略，構成單賓語句或動補結構，表物成分省略如“獻丁”(《花東》34)、“獻〈于婦好〉”(《花東》37)，表人成分省略如“𠙴家獻一”(《花東》226)、“獻百牛”(《合集》102，賓出)。

禦₁

“禦₁”用於生人，指獻物品給某位活着的人，這時它屬非祭祀動詞中的給予類。^②

1. “Va + OI + OD”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癸酉，子金，在𠙴：子呼大子禦丁宜，丁丑王入。 (《花東》480)

李學勤曾指出卜辭中的“尊宜”、“入宜”恐不一定是祀典。姚萱從李學勤說，並進而指出“禦丁宜”是指向“丁”進獻“宜”即肴肉。“禦”是進獻義，與作

① 章秀霞：《殷商後期的貢納、徵求與賞賜——以花東卜辭爲例》，載《中州學刊》2008 年第 5 期。

② “禦₂”用於神靈，參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爲祭名的“饗”有別。^① 其說可從。

宜

1. “Va + OI + OD”式

該式 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如：

- (1) 甲辰：宜丁牝一，丁各，昃于我，翌日于大甲。（《花東》420^②）

“宜”有進獻義。“宜丁牝一”意謂“向商王武丁進獻一頭牝牛的肴肉”。^③

降

1. “Va + OI + OD”式

該式 4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典賓。如：

- (1) ☐降我艱。（《合集》10170）

- (2) ☐帝其[降]我摧。（《合集》14175）

- (3) ☐帝異☐降茲邑憂。（《英藏》1141 = 《合集》40395）

卜辭中“降”的表物成分幾乎都是不好的事情，如“艱”、“憂”或“摧”等。^④

後世“降”字既可用於“* Va + O + 于 + O_于”式，又可用於“Va + OD + OI”式。前式如“用天降大喪〈于下國〉”（禹鼎，《集成》5. 2833）、“故天降喪〈于殷〉”（《尚書·酒誥》）、“天降割〈于我家〉”（《尚書·大誥》）、“天降禍〈于周〉”（《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後式如“殷大震潰，降辟三叔”（《逸周書·作雒解》）。^⑤ 此外，還可用於“Va + OI + OD”式，如“降余魯多福亡疆”（士父鐘，《集成》1. 144—148）、“降余大魯福亡斁”（梁其鐘，《集成》1. 187—

①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34—35 頁。

② 《花東》34、335 同文。

③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34 頁。

④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第 136 頁（巴蜀書社，2002 年）曾舉出“降年”用例，核對辭例後知非是。

⑤ 此例參看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82 頁。

190)、“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詩·小雅·天保》)、“是以神降之福”(《左傳·成公十六年》)。與卜辭中明顯不同的是，表物成分也多見含義較好的抽象事物。

無論是在殷墟甲骨文還是在後世文獻中，“降”字雙賓語句的表人成分多可省略構成單賓語句，如“降齒”(《合集》6664 正，賓一)、“降艱”(《合集》10168，賓出)、“降憂”(《合集》11423 正，典賓)、“降疾”(《合集》13855，賓一)、“降永”(《屯南》723，歷二)、“上天降休”(《逸周書·克殷解》)、“上天降災”(《左傳·僖公十五年》)等。這些單賓結構還可以整個用來充當句子賓語，如“亡[降]摧/其有降摧”(《補編》6351 正>《合集》17336，典賓)、“有其降憂”(《合集》21300，自小)、“茲邑亡降憂/茲邑其有降憂”(《合集》7852 正，^①賓一)、“罔亡其降憂”(《合集》16478，^②自賓)。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句子謂語一般都是“有”或“亡”，如果句子出現主語的話，大多是雙賓語句中的表人成分。

肇₁

“肇₁”用於生人時，具有施受同辭的特點，可以表示“貢納”、“帶給”、“降下”之類的意思，同時也可以表示“徵取”之類的意思。^③兩種含義的“肇”字都可以用於雙賓語句。爲了區別兩種含義的“肇”字，本書分別記作“肇₁”和“肇₂”。^④

1. “Va + OI + OD”式

該式共 21 例，不見於村中南系列，非王卜辭中僅見於花東(8 例)，村北系列中只見於賓組(13 例)。時代上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晚期以及祖庚、祖甲時期。如：

① 林宏明已經將該版與《乙編》8629 綴合，參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319—320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66.html>，2012 年 2 月 20 日。

② 此版可與他版綴合，參看《拼合》第 148 則。

③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37—53 頁。

④ “肇₂”字參看本章第二節“取得類雙賓語句”。另，“肇₃”用於神靈，參看第五章第二節“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 (1) 辛亥卜：發肇₁婦好紆三，隹肇₁婦好紆二。（《花東》63[花東]）
(2) 辛卜：丁曰“其肇₁子臣”，允。（《花東》257[花東]）
(3) 貞：不唯下上肇₁王疾。/貞：唯帝肇₁王疾。
（《合集》14222 正[賓一]）
(4) 甲辰卜，殼貞：肇₁我。（《合集》19139 甲乙[賓一]）
(5) 貞：肇₁婦女有憂。（《合集》2820 反[典賓]）
(6) 卜，殼貞：岳肇₁我雨。（《合集》14487^①[典賓]）
(7) 癸酉卜，賓貞：呼雍肇₁自。鯀。（《合集》3130[賓三]）

例(3)同版有“亡降疾”語，因此這裏的“肇”義應同“降”。“肇₁王疾”是指帶給或降給商王疾患。“下上”與“帝”均為神名，後者常見是指上帝，前者很少出現，也應指上下神靈。有學者認為，“下上”義同《商書·太甲上》“上下神祇”及《周禮·春官·小宗伯》“上下神示”，上指天神，下指人間地祇諸神。^②例(4)中的“”字，从女从禾，隸當作“姝”。^③卜辭中有“畀婦好女”（《合集》684）之語，“肇₁我姝”與之相類。例(7)之“自”是人名。“鯀”字，學者或認為是魚的一種，釋為“鮪”字。^④“呼雍肇自鯀”意謂呼令“雍”這個人去把“鮪”送給“自”。

再₁

1. “Va + OI + OD”式

該式僅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典賓。如：

- (1) 乙未卜，殼貞：其有再₁婦好既。/貞：亡再₁婦好既。
（《合集》6653 正^⑤）

① 《合集》12515 + 14505（劉影綴合，《拼合》第 144 則）同文。

② 宋鎮豪：《商代的疾患醫療與衛生保健》，載《歷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③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41 頁。

④ 唐蘭：《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58 頁；蔡運章：《釋鯀》，載《甲骨金文與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 月。

⑤ 可與《乙編》2311 綴合，參看《綴續》第 17 頁。

從辭例看來，“既”字與他辭中从既从口之字應釋爲一個字。^① 本辭中的“既”，學者或認爲表災咎之類的意思。^② 我們則傾向於該字是氏族名或方國名，在本辭中可能是指該族或該方國的奴隸。

2. “Va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③ 如：

(1) 己亥卜：于庭禹₁琚₂。(《花東》29)

(2) 己亥卜：惠今夕禹₁琚₂，若，侃。(《花東》149)

卜辭中的“𠄎”字大多用爲人名或方國名，例見《合集》4937、4938、8889 正等。參照《花東》492、409 等版，可知在上舉兩例中該字也應該是用作人名。“禹琚₂”意謂進獻琚給“𠄎”。

以

“以”字兩式雙賓語句均僅見於村北系列。“* Va + O + 于 + O_于”則只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Va + OI + OD”式

該式共 5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庚申卜，王：余祐母庚，母庚弗以婦鼠子。用。八月。
(《合集》14120[自小])

(2) 𠄎嘉，弗以婦災。(《合集》17201[自賓])

(3) 丙申卜，殼貞：婦好孕，弗以婦殄。^④ / 貞：婦孕，其以婦殄。
(《合集》10136 正[賓一])

① 參看《類纂》第 1238—1239 頁。

② 參看《甲詁》第 3222 條姚孝遂按語。

③ 屬於村中南系列自歷的卜辭“令雀僑量(糧)唐”(《合集》19822)，“僑糧唐”可能也屬於本類，“僑”同“稱”。參看本書“令”字兼語句部分。

④ “殄”字釋讀，參看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427—436 頁。

2. “Va + OD + OI”式

該式共 4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貞：曰戈以齒王。 (《合集》17307 正[典賓])

(2) 己亥卜，殼貞：曰戈以齒王。 / 貞：勿曰戈以齒王。

(《合集》17308[典賓])

卜辭中的“齒”字，鍾柏生認為可用來指“動物之齒”，並舉《合集》17303 反“曰卑來，其以齒”、《英藏》886 正“癸未卜，爭貞：旬亡憂。王占曰：‘有咎。’三日乙酉夕向丙戌允有來入齒。十三月”兩辭為證。^① 鍾說我們部分贊同，即認為《合集》17303 反、17308 這些例子中的“齒”是指動物之齒，而《英藏》886 中的“齒”義同“憂”。

3. “* Va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僅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如：

(1) 戊辰卜：子其以罄妾〈于婦好〉，若。 / 庚午卜：子其以罄妾〈于婦好〉，若。 (《花東》265[花東])

殷墟甲骨文“以”字句中的表人成分也可以省略構成單賓語句，如“以由”(《補編》1836 正，^②典賓)、“以艱”(《補編》2370 正，典賓)。

來

1. “Va + OI + OD”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癸未卜，亘貞：畫來我兇。 (《合集》9172 正[典賓])

“來我兇”語，《摹釋》作“來馬”，《合釋》作“來兇”。本釋文從白於藍說。^③

① 鍾柏生：《釋齒》，載《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臺灣藝文印書館，2008 年，第 175—186 頁。

② 即《英藏》547 正 + 《蘇德》226(《綴合》第 70 組)。

③ 白於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𡗗

1. “Va + OI + OD”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己未卜，殼貞：𡗗其𡗗我旅。 (《合集》1027 正[賓一])

同版有對貞之辭“𡗗不我𡗗旅”，兩相對照，喻遂生曾從語法學的角度證明“𡗗我旅”為雙賓語句。^①“𡗗”字，可能包含有給予之類的意思，故本書暫歸入“給予類”。

給予類雙賓語句、相關句式^②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Va + OI + OD	28	89	1	118
2	* Va + O + 于 + O _于	14	1	0	15
3	Va + OD + OI	9	5	0	14

1. “Va + OI + OD”式數量最多，有 118 例。從時代分佈來看，絕大多數都出現於武丁中期(56 例)和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57 例)，祖甲至帝乙、帝辛時期僅有極少數用例(5 例)。這一句式的動詞也最多，有 13 個，它們是：授、畀、易(賜)、降、獻、入、饗₁、宜、肇₁、以、來、𡗗、𡗗。

2. “* Va + O + 于 + O_于”式有 15 例，除 1 例見於典賓外，其餘全部出現於武丁中期的花東。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4 個，它們是：賜、入、見(獻)₁、以。

3. “Va + OD + OI”式有 14 例，其中武丁中期(9 例)較多，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5 例)較少。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5 個，它們是：入、見(獻)₁、授、以、𡗗。

①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第 95—96 頁)也把這樣的辭例當作雙賓語句，不過他是把“𡗗”劃歸“取得類”。

② “相關句式”是指那些結構前加“*”號，與雙賓語句以及三賓語句可資對比的一類。

4. 三種句式中,村中南系列最少,總共只有 1 例。表人成分在前的“ $V_a + OI + OD$ ”式於村北系列中較多,而表人成分在後的“ $* V_a + O + 于 + O_{于}$ ”、“ $V_a + OD + OI$ ”兩式均於非王卜辭中稍多。

第二節 取得類雙賓語句

在殷墟甲骨文中,能夠引導取得類雙賓語句的動詞有多少? 沈培舉出“求”、“句”和“乞”3 個,^①喻遂生舉出“取”、“乞”、“句”和“得”4 個,^②我們共整理出“句”、“乞”、“求”、“取”、“肇₂”和“共”6 個。這些動詞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共有“ $Vb + OI + OD$ ”(16 例)、“ $Vb + OD + OI$ ”(14 例)兩式,另有“ $* Vb + O + 于 + O_{于}$ ”(22 例)式存在。

句”字兩式雙賓語句均僅見於非王卜辭。“ $* Vb + O + 于 + O_{于}$ ”式除見於非王卜辭外,尚見於村北系列中的賓組。

1. “ $Vb + OI + OD$ ”式

該式共 1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花東 3 例、婦女 10 例)。如:

(1) 句逆媿。/句逆熾。/句逆姪。/句何 .

(《合集》22246^③[婦女])

(2) 丙午卜:其敕火句賈禾馬。/丁未卜:惠卯呼句賈禾馬。/惠觥呼句賈禾馬。

(《花東》179[花東])

例(1)是向“逆”、“何”兩族句求女子成婚的記載。^④ 如果把族名與其後的女子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80 頁。

②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

③ 《合集》22247(此版多位學者綴合過,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12 組)、《補編》6914 卜同事。

④ 林滙:《林滙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第 55 頁。

私名視為定中結構，則這些辭例均非雙賓語句。考慮到同版有“先曰逆。/先曰何。/子夕往逆以句娥”等辭，還是把它們視為雙賓語句為上。例(2)後兩辭的大意，是呼令“𠄎”這個人還是呼令“𠄎”這個人去向“賈”丐求馬匹。

2. “Vb + OD + OI”式

該式共 4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圓體 2 例、花東 2 例）。如：

(1) 辛卯：句犬母。 (《補編》6925^①[圓體])

(2) 庚戌卜：其句禾馬賈。/庚戌卜：其句禾馬賈。

(《花東》146[花東])

例(2)“句禾馬賈”是指向“賈”丐求“禾馬”。

3. “* Vb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共 12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 9 例，非王卜辭中 3 例。如：

(1) 丙辰卜，子金：其句黍〈于婦〉，若，侃。用。/丙辰卜，子金：惠今日句黍〈于婦〉，若。用。 (《花東》218^②[花東])

(2) 庚子卜，殼貞：句舌方〈于好𠄎〉。 (《合集》6153[典賓])

(3) 句舌方〈于受、令〉。 (《合集》6155[典賓])

(4) 辛□[卜]，殼貞：呼句隳〈于方〉，畀。

(《合集》19662 + 《存補》6. 103. 3^③[典賓])

(5) 己酉卜，貞：句墉〈于丁〉。不。二月。 (《合集》13515[賓三])

卜辭中有“焚好”(《合集》34205 + 34861^④)的專字或合文，其中的“好”字有可能用表神名。^⑤考慮到在“句舌方”之類的其他卜辭中，介詞“于”後出現的都是神名，

① 曾毅公已將該版與《合集》22491、《北圖》5251、5232 綴合。

② 《花東》379 卜同事。

③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三》第 771 則。

④ 許進雄綴合。

⑤ 裘錫圭：《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原載胡厚宣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16—226 頁。

所以我們認為例(2)中的“好”也用為神名。“𠄎”字,用法存疑。^①“𠄎+方國名+于+神名”式,卜問在與方國作戰時,上帝或鬼神是否保佑殷人。這些方國是殷人𠄎求要求得到的事物,而不是𠄎求的對象。^②例(3)中的“受”、“令”二字為並列的神名賓語,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三則”。例(4)中的“𠄎陟于方”語,可能是要求某個方國放回被俘虜的陟人,也有可能陟人曾經背叛殷人,他們向四方神𠄎陟。我們傾向於第二種看法。

“* Vb + O + 于 + O_于”式中表人的介賓結構“于 + O_于”有不少可以前置於動詞的例子,如“于令𠄎𠄎方”(《合集》6156 正,典賓)、“于王亥𠄎𠄎[方]”(《合集》6157,典賓)、“于河𠄎𠄎方”(《合集》6203 + 《補編》4565,^③典賓);表物成分也可以與表人的介賓結構一起前置於動詞,如“𠄎方于河𠄎”(《合集》6152,典賓)。

“𠄎”字句中的表人成分可以省略,如“𠄎𠄎方”(《合集》6156 正,典賓)、“𠄎祐”(《合集》6347,典賓)、“𠄎人”(《合集》8241 正,賓三)、“𠄎黑馬”(《花東》179);表物成分也可以省略,如“𠄎<于河>”(《合集》12863,^④賓三)、“𠄎小母”(《合集》19983,自小);也有表物成分省略且表人成分充當受事主語的例子,如“河𠄎”(《合集》14621,賓一)、“河其𠄎”(《合集》14622,典賓)。

乞

1. “Vb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⑤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① 《類纂》第 667 頁把它視為地名。

② 裘錫圭:《“𠄎”字補釋》,原載《語言學論叢》第六輯,1980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90—98 頁。

③ 李愛輝綴合,參看《拼合》第 276 則。

④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林勝祥:《〈殷墟文字甲編〉新綴二十六組》第二十三組,第七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2005 年。

⑤ 在記卜骨來源的刻辭中,有“乞骨于𠄎”(《屯南》638)、“乞于𠄎二十屯”(《合集》9399)等辭,這些辭例中“于”後一字,本書視為地名,暫不予以討論。考慮到卜辭中也有“𠄎乞𠄎骨三”(《合集》41690)這樣的辭例,或許把它們視為雙賓語結構或相關結構更合適。

(1) 甲午卜,賓貞:令周乞牛多[子]。/甲午卜,[賓]貞:惠周[令]
乞牛多子。 (《合集》4884+3240^①[賓三])

“乞牛多子”是指向多子乞牛。卜辭貞問,是否命令“周”這個人向多子乞牛。

求

“求”字兩式雙賓語句均僅見於村北系列。“* Vb + O + 于 + O_于”式除見於村北系列外,尚見於村中南系列中的歷二。

1. “Vb + OI + OD”式

該式僅 2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貞: 求我羊。 (《合集》16974^②[賓一])

2. “Vb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③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辛酉卜,亘貞:呼求矢束。/貞:勿求矢束。
(《合集》4787^④[典賓])

“求矢束”是向“束”求矢之意。“束”字何解,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十三則”。

3. “* Vb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共 8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6 例,村中南系列中 2 例。如:

(1) □卯卜,殼貞: 求年娥(宜)〈于河〉。 (《合集》10129[賓一])

(2) 貞: 求雨我(宜)〈于岳〉。 (《合集》14521[典賓])

(3) 庚子卜,貞: 求雨娥(宜)〈于丁〉。 (《合集》16973[賓出])

① 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 42 則。

② 《合集》16975 同文。

③ 卜辭中有“求正豆”(《合集》6),含義未明,暫存疑。

④ 屈萬里已將該版與《甲編》4.0.0169 綴合。

(4) 乙卯卜：王求雨〈于社〉。

(《合集》32301^①[歷二])

《左傳》中該式比較常見，如“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隱公元年》)、“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桓公七年》)、“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昭公元年》)。

甲骨文中的“于+O_于”可以置於動詞前充當句子狀語，如“于王亥求我(宜)”^②(《合集》478 正，賓一)、“于丁求年娥(宜)”(《合集》10130 正，典賓)、“于岳求雨娥(宜)”(《合集》12864)、“于戴求宜”(《補編》10646，歷草)；表物成分省略且“于+O_于”可以置於動詞前，如“于父乙求”(《合集》272 正，賓一)。他辭或言“岳求年”(《合集》10071，賓出)，只是這裏的“求”也有讀爲“咎”的可能性，存疑。“求”字句中的表人成分可以省略構成單賓語句，如“求奠臣”(《合集》7239 正，典賓)、“求在□牛”(《合集》11156，典賓)、“求勿(物)牛”(《合集》11157，典賓)。

取

1. “Vb + OD + OI”式

該式共 4 例，^③村中南系列中未見，非王卜辭和村北系列中各 2 例。如：

(1) 丙寅卜，我貞：呼印取射子。

(《合集》21586 + 乙編 5235^④[子組])

(2) 戊戌：取戈王弟，若。

(《補編》6925^⑤[圓體])

(3) 壬辰卜，王貞：令陟取馬賈，涉(?)。

(《合集》20630[自小])

① 《合集》34493 同文。

② 該句中“我”讀爲“宜”，從裘錫圭說。參看裘錫圭：《釋“求”》，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59—69 頁。

③ 卜辭中有“取麇或”(《合集》6188 = 《補編》2026 反)。但是所謂的“麇”字不清，一說應該是“目于”二字(《補編·釋文》)，究竟如何，暫存疑。

④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 年 7 月 27 日。

⑤ 曾毅公已將該版與《合集》22491、《北圖》5251、5232 綴合。

(4) $\square$ 惠 𠄎 令取射子汰 $\square$ 。

(《合集》5758^①[賓一])

例(1)中的“印”是人名，“取射子”是指“取射手于子”(請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十九則”)。例(2)一版《補編》原釋文漏釋“戈”字，並誤辨行款，本釋文參照蔣玉斌文。^② 蔣文在“戈”後打一個問號，從該片舊著錄《乙編》4810 來看，釋為“戈”應該沒有問題。“戈”或為人名，或用本義。例(3)中的“賈”字，學者或後讀，我們不從此說。^③ “取馬賈”是指取馬於商賈。

2. “* Vb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square$ 辰卜，古貞：呼取馬〈于𠄎〉，以。三月。

(《合集》8797 正[典賓])

“取”字句中的表人成分多見省略構成單賓語句的用例，如“取右車”(《花東》416)、“取在𠄎紆”(《花東》437)、“取黃丁人”(《合集》22，賓三)、“取牛百”(《合集》93 反，典賓早)、“取羞芻”(《合集》111 正，典賓)、“取洛黍”(《補編》1405 正，賓出)。

肇₂

“肇₂”用於生人，指向某人徵取物品。用於生人時，“肇₁”還可以表貢納、帶給之類的意思。用於神靈時，“肇₃”可以表示向神靈進獻祭品。^④

1. “Vb + OI + OD”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肇₂亞土。

(《合集》5685 反[賓出])

① 崎川隆綴合，參看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字體分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附錄 7 第 5 組。又《合集》8855 為部分重片。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112—113 頁。

③ 不過“涉(?)”字有可能應前讀，“賈涉(?)”結構與“賈豈”(《花東》102)同，是指私名為“涉(?)”、“豈”的商賈。

④ 有關“肇₁”，參看本章第一節“給予類雙賓語句”；有關“肇₃”，參看第五章第二節“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這裏的“肇”，方稚松認為有徵取義。^①“肇₂亞十”是商王朝徵取龜甲的記錄。

共

1. “Vb + OD + OI”式

該式僅 2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戊寅[卜]，亘貞：[缶]呼共牛多奠。/貞：勿呼共牛多奠。

(《合集》8938 甲乙[典賓])

“共”有徵集義，此例為殷人從多奠處徵集財物的記錄。裘錫圭認為“共牛多奠”大概就是到多奠那裏徵集牛的意思。^②其說可從。

2. “* Vb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共牛〈于奠〉。

(《合集》8936[典賓])

“共牛于奠”與他辭“共牛多奠”(《合集》8938 甲乙)義近，見上文。

取得類雙賓語句、相關句式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Vb + OI + OD	13	3	0	16
2	* Vb + O + 于 + O _于	3	17	2	22
3	Vb + OD + OI	6	8	0	14

1. “* Vb + O + 于 + O_于”式數量較多，均見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4 個，它們是：勾、求、取、共。

①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43 頁。

②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293)，2008 年 1 月 4 日。

2. “Vb+OI+OD”式有 16 例,除 1 例見於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的賓出外,其餘各例均見於武丁中期。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3 個,它們是:句、求、肇₂。

3. “Vb+OD+OI”式有 14 例,均見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時期。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5 個,它們是:句、乞、求、取、共。

4. 三種句式中,村中南系列最少,總共只有 2 例。表人成分在前的“Vb+OI+OD”式在非王卜辭中較多,而表人成分在後的其他兩式都是村北系列中較多。

第三節 其他類雙賓語句

引導這類雙賓語句的動詞,沈培舉出“降”、“作”、“以”和“肇”4 個。^①本章則把除“作”外的其餘三個動詞劃歸入“給予類”,並新增“爲”、“告”二字。“作”、“爲”二字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有“Vc+OI+OD”(38 例)、“Vc+OD+OI”(2 例)兩式。“告”字可以引導“* Vc+O+于+O_于”式(2 例)。

作

“作”字句中的表物成分大多是抽象而且不好的事物,如“口”、“憂”、“齒”、“喪”;或也可以指好的事物,如“若”;也可以是具體的事物,如“宗”、“寢”、“土(土龍)”。

1. “Vc+OI+OD”式

該式共見 36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數量最多(24 例),其次是非王卜辭(10 例),村中南系列中最少(2 例)。如:

(1) 又作余口千。 (《合集》22405[婦女])

(2) 戊卜:子作丁臣旆,其作子艱。/戊卜:子作丁臣旆,弗作子艱。
(《花東》75[花東])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80 頁。

(3) □辰卜，王貞：千唯作余憂。 (《合集》21295[自小])

(4) 貞：千弗其作𠬪方憂。 (《合集》8424[自賓])

(5) 其作茲邑憂。四月。/洹弗作茲邑憂。

(《合集》7859 正 + 14097^①[典賓])

(6) 乙卯卜，內貞：祀作王憂。/貞：祀作王憂。

(《合集》16463 甲乙^②[典賓])

(7) 貞：弗作王。

(《補編》4152^③[賓三])

(8) 乙亥卜，出貞：作王寢，告□。

(《合集》24953[出二])

(9) 壬申，貞：大示唯作我。

(《屯南》2785[歷二])

例(2)中的“作子艱”是個雙賓語句，指給“子”帶來“艱”。辭中的“旃”字，含義不明，“作丁臣旃”結構上或同於“作子艱”，也是個雙賓語句。例(7)最後一字不少學者都看作“若”的異體，《類纂》中就收在了“若”字條中。喻遂生也從“若”字說，並認為“作”字雙賓語句表福佑的現僅見一例。^④ 是否為“若”，還需存疑。^⑤

“作”字“Vc + OI + OD”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婦女 1 例，花東 9 例，自小 1 例，自賓 1 例，典賓 19 例，賓三 2 例，出二 1 例，歷二 2 例。從時代分佈來看，主要集中於武丁中晚期，祖庚、祖甲時期也有少量出現。

另，卜辭中的“口”可以表示災禍之類的意思，^⑥因此有學者把“作茲口”

①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三》第 805 則。

② 可與《乙補》2197、6207 綴合，參看《醉古集》第 194 組。

③ 即《合集》5450 + 5453(《綴合》第 219 組)。

④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

⑤ 宋鎮豪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238 頁釋該字為“妻”，並認為本辭是卜問某女能不能做王妻。按照這種解釋，不屬於雙賓語句。但“作”能否作“做”講，“”是否為妻，均需存疑。

⑥ 李學勤：《論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原載《考古學報》1958 年第 1 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05—147 頁；李學勤：《甲骨卜辭與〈尚書·盤庚〉》，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宋鎮豪：《夏商法律制度研究》，載《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 年；王貴民：《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中華書局，2001 年。

(《合集》21740)視為雙賓語句。^①考慮到“茲”字有可能是作定語修飾“口”字,我們暫不把這條視為雙賓語句。卜辭中另有“惠妣作延戈”(《屯南》1463),含義未明,待考。

2. “Vc + OD + OI”式

該式數量很少,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②

(1) 丁卜:施二牛禦伐,作_𠄎妣庚。(《花東》236)

“作_𠄎妣庚”是指“為妣庚建造一所迎接她聖靈降臨的聖殿”,但也有存疑之處,請參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十八則”。

需要注意的是,甲骨文中用於“Vc + OI + OD”式或“Vc + OD + OI”式的“作”字用法並不完全一致。前式中的“作”包含有“帶來”、“帶給”之意,雙賓語句也可以劃歸給予類;後式中的“作”用其為動用法,表示“為……而作”,這種雙賓語句或稱為“為動雙賓語”。^③

西周金文和傳世文獻中“作”字雙賓語句習見,既大量存在“Vc + OI + OD”式,如“走作朕皇祖文考寶𦣻鐘”(走鐘,《集成》1. 54)、“長子狗作文父乙尊彝”(長子狗鼎,《集成》4. 2369)、“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尚書·太誓上》)、“作僖公主者何? 為僖公作主也”(《公羊傳·文公二年》);也偶有“Vc + OD + OI”式,如“用作鬯彝父乙”(屯鼎,《集成》4. 2509)。兩式中均為為動雙賓語。

殷墟甲骨文“作”字句中的表人成分常常可以省略,如“作虞”^④(《花東》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84頁;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7頁。

② 自小字類中似有“作土丁”(《合集》21039),但經蔣玉斌綴合後可知“丁”後還有“門”字,所以“作土丁”不屬於本類雙賓語句,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八則”。

③ 學者曾對為動雙賓語句有論述,參看趙伯義:《論古代漢語的為動雙賓語》,載《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3期;張世祿:《論古代漢語雙賓式》,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85頁。

④ “虞”字所釋,參看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213—224頁。

38)、“作艱”(《合集》7188,賓出)、“作憂”(《合集》16464,賓出)、“作邑”(《合集》14201,賓一)、“作亞宗”(《合集》30295,無名)、“作宗”(《合集》34043、34139,歷一)、“作宀”(《合集》22246,婦女)、“作隤”(《懷特》1460 = 合集31275,無名);表物成分有時也可以省略,如“作子興”(《花東》53、409)。

和“降”字用法很相似的一點是,“作”和其後的表物成分常常可以構成定中結構來共同充當“有”或“亡”的賓語,如果句子出現主語,充當主語的一般就是雙賓語句中的表人成分,如“王有作憂/王亡作憂”(《合集》536,賓一)、“唯茲商有作憂/不唯茲商有作憂”(《合集》776 正,^①賓一)、“雀有作憂/雀亡作憂”(《合集》6577,賓一)。

爲

“建筑”、“建造”義的“爲”字可以用於爲動雙賓語句,表物成分多爲“家”、“門”等居所建築物。

1. “Vc + OI + OD”式

該式僅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王爲我家,祖辛弗佐王。 (《合集》13584 正甲正乙[典賓])

本辭“爲”用法同“作”,“爲……建造”之意。“家”表人的居所,是一種建筑。^②

2. “Vc + OD + OI”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己丑卜,彭貞:其爲祖丁𠂔門于𠂔卒𠂔。

(《合集》30282[何一])

“于𠂔卒𠂔”是記時之語,意謂在𠂔祭結束臨近𠂔祭之時。“爲祖丁𠂔門”,上引張玉金文解釋爲“給祖丁的居所建造門”,其實也可以解釋爲“給祖丁建造居所的門”。無論哪種解釋,都可以視爲雙賓語句。

① 蔡哲茂已將該版與《乙編》7618、7619、7620 綴合。

②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𠂔”》,載《古漢語研究》1996 年第 4 期。

西周金文和傳世文獻中“爲”字雙賓語句也可以見到，如“益公爲楚氏穌鐘”(益公鐘，《集成》1. 16)、“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論語·季氏》)。“爲”還可以與“作”一起引導雙賓語句，如“嗣寇良父作爲衛姬壺”(嗣寇良父壺，《集成》15. 9641)。這裏的“作爲”和單獨使用“作”或“爲”一樣，都屬於爲動動詞，引導的句子屬於爲動雙賓語句。卜辭中引導雙賓語句的動詞均爲單個單音節動詞，像“作爲”這種兩個同義的單音節動詞連用的例子還未見。金文中，絕大部分帶雙賓語的動詞都是表達“給予”一類意義，且大多爲兩個同義的單音節動詞連用，如“賜畀”(永孟，《集成》16. 10322)、“覓畀”(中方鼎，《集成》5. 2785)、“賜句”(伯家父簋，《集成》8. 4156)。^①

告₁

“告”字句中的表物成分一般是謂詞性的成分。“告₁”用於生人，指把某件事報告給某位活着的人，這時它屬非祭祀動詞中的其他類。^②

1. “* Vc + O + 于 + O_于”式

該式僅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

(1) 乙巳卜：夕告₁夷〈于亞雀〉。/乙巳卜，貞：于翌丙告₁夷〈于亞雀〉。
(《合集》22092[午組])

“告”字多見於祭祀類卜辭。本辭中的“亞雀”，沈培認為是生存的人。^③ 沈說甚是。本辭是指把“夷”的事告訴給亞雀。

文獻中的“告”字“* Vc + O + 于 + O_于”式也不多見，有學者指出只在《尚書》、《詩經》、《左傳》中有這樣的例子，^④如“告成〈于王〉”(《詩經·大雅·

① 寇占民：《西周金文動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 377 頁。

② “告₂”用於神靈，參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20 頁注釋 6。

④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96—97 頁。沈培還認為，撇開用作祭祀動詞的“告”可以帶姓名賓語外，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告”字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它的對象語往往是“神名”。我們同意這樣的看法。爲便於比較，學者所舉對象語是神名的例子，我們暫且還是放在了“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中。

江漢》)、“吳告敗(于晉)”(《左傳·襄公十四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告+OI+OD”式的雙賓語格式則不少,《尚書》中就有6例,^①如“今予告汝不易”(《盤庚中》)、“我惟祇告爾命”(《多方》)、“告爾祥刑”(《呂刑》)、“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秦誓》)。其他材料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如“告余先王若德”(毛公鼎,《集成》5. 2841)、“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左傳·隱公元年》)、“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左傳·桓公十三年》)。

“* 告+O+于+O_于”式在《尚書》中出現了罕見的句式,如“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盤庚上》)、“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盤庚下》)。特殊性在於,一般這類句式中的“O”是表物的,“O_于”是表人的,而《尚書》中的這些例子卻正好相反,此種類型在甲金文以及後世文獻中鮮見。錢宗武認為這種句式是“雙賓語句直接賓語變化句型的濫觴。‘于’的語法作用是強調後置的直接賓語(引者按:即本書所說O_于)”。^②後來這種用法的“于”被“以”字取代。

其他類雙賓語句、相關句式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Vc+OI+OD	10	26	2	38
2	* Vc+O+于+O _于	2	0	0	2
3	Vc+OD+OI	1	1	0	2

1. 三種句式中,“Vc+OI+OD”式數量最多,有38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較多,武丁中期次之,祖甲時期僅有1例。用於該句式的動詞有“作”、“爲”。

2. “Vc+OD+OI”式有2例,用於該句式的動詞有“作”、“爲”。

①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06—408頁。

②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11—413頁。

3. “* V_c + O + 于 + O_于”式有 2 例,用於該句式的動詞只有“告”字。

4. 三種句式中,村中南系列最少,總共只有 2 例。表人成分在前的“V_c + OI + OD”式在村北系列中較多。

第四節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小結

殷墟甲骨文中的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可以分爲“給予類”、“取得類”和“其他類”三類。給予類最爲發達,其餘兩類較少。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共有“V + OI + OD”、“V + OD + OI”和“* V + O + 于 + O_于”三式。

在甲骨文中,引導雙賓語句時都是單音節動詞單獨使用,而在商代金文中,引導雙賓語句時卻可以是兩個同義的單音節動詞如“光商(貺賞)”聯合使用。^① 西周、春秋金文以及傳世文獻中,連用的例子大量出現且動詞已有複化的傾向。^② 戰國秦漢時期,這些動詞開始出現複化現象且“與”和“予”更是開始後附化。^③

據本章統計,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共 202 例。“V + OI + OD”式多見,有 172 例。“V + OD + OI”式較少,只有 30 例。這與先秦文獻中“V + OI + OD”式較“V + OD + OI”式常見也是一致的。即使考慮到“* V + O + 于 + O_于”式有 39 例,非祭祀動詞後面一般也是先跟表人成分,再跟表物成分。取得類與其他兩類在語序方面差異明顯。如在取得類中,大多是表物成分在前,表人成分在後,即作“* V_b + O + 于 + O_于”或“V_b + OD + OI”式,而在其他兩類中,一般都是表人成分在前,表物成分在後,即作“V + OI + OD”式。又如在取得類中,表人成分在前的“V_b + OI + OD”式非王卜辭的數量

① 黃天樹：《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同義詞連用》，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 年。

②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50—152 頁。

③ 貝羅貝：《雙賓語結構從漢代至唐代的歷史發展》，載《中國語文》1986 年第 2 期；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 年，第 568 頁；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79—185 頁。

多於村北系列，表人成分在後的“* Vb + O + 于 + O_于”、“Vb + OD + OI”兩式中則是非王卜辭的數量少於村北系列，而在其他兩類中都是剛好相反。

殷墟甲骨文中，介詞“于”只用於表人成分前，後世表物成分前也可以使用介詞“以”、“用”等。^① 在給予類、取得類和其他類中，後置的表人成分前添加與不添加介詞“于”者大致相當，只是取得類中添加“于”者略占上風，其他兩類數目均相同。

表人成分由代詞充當時，表人成分一定要前置。這點在卜辭以及後世文獻中是一致的。但後世文獻中表物成分也可以由代詞充當，卜辭中則未見這樣的例子。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組類分佈特徵明顯：非王卜辭中(66 例)不少，村北系列中(129 例)最多，村中南系列中(3 例)卻極少。“* V + O + 于 + O_于”式組類特徵同樣明顯：非王卜辭中最多，有 19 例；其次是村北系列，有 18 例；村中南系列依然最少，只有 2 例。

① 表物成分前使用介詞的例子可以參看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84—285 頁。

第五章 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甲骨卜辭中有很多祭祀動詞，這些祭祀動詞所帶賓語的情況不盡一致。周國正最早把這些祭祀動詞分爲甲、乙兩類。乙類祭祀動詞可以帶“關切賓語”和“祭牲賓語”，而甲類祭祀動詞除可以帶“關切賓語”、“祭牲賓語”外，還可以帶“事由賓語”。^① 其後，沈培肯定了周氏的看法，並把其所說的三類賓語分別稱作“神名賓語”、“牲名賓語”和“原因賓語”。^② 鄭繼娥分類更細，她首先把祭祀動詞分爲及物與不及物兩類，然後又將及物動詞分爲甲、乙、丙三小類，把不及物動詞分爲兩小類。^③ 應該說，鄭氏根據祭祀動詞的不同用法將它們區別開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考慮到有些細節問題，如個別牲名受事實語與工具賓語的區分還比較困難，我們對祭祀動詞分類與稱呼仍從沈說。

對甲骨文中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只有前述沈培和鄭繼娥文在一定範圍內作了窮盡性的調查。這種調查十分有意義，它能夠揭示出甲、乙兩類祭祀動詞間的異同之處。本章就在此基礎上再進行進一步的整理與探討。

第一節 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甲骨文中的甲類祭祀動詞都有哪些？周國正舉出“告”、“禦”、“禱（引者按：原文作“求”）”3個，^④ 沈培舉出“禱”、“禦”、“告”、“寧”、“酒”、“祝”、“祐”

① 周國正：《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徵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載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年。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91—121頁。

③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40—49頁。

④ 周國正：《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徵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載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年。

和“裸”8個，^①喻遂生舉出“禦”、“酒”、“祝”、“侑”、“禱（引者按：原文作“求”）”、“告”和“寧”7個。^②在上述沈氏的基礎上，我們新增“奏”、“言”、“去”、“鯀”和“求”5個。^③這樣，本章共整理出甲類祭祀動詞13個，這些動詞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共有十式，分別為“ $V_{甲} + O_{神} + O_{牲}$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 ”、“ $V_{甲} + O_{牲} + O_{神}$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 ”、“ $V_{甲} + O_{因} + O_{神}$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V_{甲} + O_{因} + O_{牲}$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 ”、“ $V_{甲} + O_{因} + O_{牲} + 于 + O_{于(神)}$ ”和“ $V_{甲} + O_{因} + O_{因}$ ”式。^④

禱

1. “ $V_{甲} + O_{神} + O_{牲}$ ”式

該式有5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辛未卜，王貞：[翌]甲戌禱大甲四四羊，卯六牛，禱正。

(《合集》11231 + 1438^⑤[自賓])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92頁。

②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132—150頁。

③ 屬於典賓的《合集》2646有“己卯卜，殼貞：王父乙婦好生保”辭，學者或把“王父乙婦好生”讀為一句，如果這樣，則該例屬於“王”字“ $V_{甲} + O_{神} + O_{因}$ ”式雙賓語句。不過，我們傾向於該辭命辭部分讀為“王父乙，婦好生保”，不屬於雙賓語句，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二十二則”。另，有些甲類祭祀動詞所引導的句式中包含有介詞“于”，這些“于”後的神名，我們不視為動詞的賓語，而只是視為“于”的賓語。但為便於比較這些句式，本章也予以列出。

④ 有一條卜辭（釋文暫據大多數學者的觀點）作“禱于河年，有雨”（《合集》28259 + 30255，許進雄綴合）。《合集》28259即《粹編》834。“禱于河年”之語，郭沫若在《殷契粹編考釋》中認為是“禱年于河”之文例偶變，《合釋》中也把“年”字前讀。若這種讀法無誤的話，則甲類祭祀動詞也可用於“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因}$ ”式。但是沈培舉出了“黍年有正雨”（《合集》10137，《英藏》818同文）之例，並認為上述卜辭也有可能讀為“禱于河，年有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95頁）。除此之外，我們還注意到，卜辭中原因賓語極少有放在神名賓語後面的用例。所以，我們認為沈氏把“年”後讀可能更為可信。

⑤ 何會綴合，參看《拼續》第443則。

(2) 禱大甲三十牛。 (《合集》1436 = 《合集》39564[賓一])

(3) 貞：勿[禱]黃[尹]一牛。 (《英藏》1188 + 1189^①[典賓])

楚簡中的“禱”字可以位於其他動詞後，一起用於“V_甲 + O_神 + O_牲”式，如“臺禱子西君戠牛”(《新蔡葛陵楚簡》甲三 202、205^②)、頤(夏)尿、高月憲(賽)禱大水備(佩)玉牀(兆)”(《新蔡葛陵楚簡》乙四 43)、罷禱文坪夜君、郢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豸各戠豸、酒食”(《包山楚簡》M2: 200)。

2.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有 15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11 例)較多，村中南系列中(4 例)較少。如：

(1) [己]卯卜：余禱<于蔑>三牛，允正。 (《合集》14811[自賓])

(2) 乙亥卜，爭貞：禱<于成>十牛。 (《合集》1345[賓一])

(3) 貞：禱<于丁>五牛。 (《合集》1959[典賓])

(4) 貞：翌丁亥禱<于丁>二牛。 (《合集》1960[賓出])

(5) 己卯，貞：庚辰禱<于父丁>三牛。 (《屯南》1099[歷二])

“禱”字“*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賓 1 例，賓一 6 例，典賓 2 例，賓出 2 例，歷二 4 例。

戰國楚簡中，“禱”可以位於其他動詞後引導該句式，如“罍禱<於邵(昭)王>太牢”(《新蔡葛陵楚簡》乙二 1)、“罍禱<於邵(昭)王、獻惠王、吝(文)君>各一備(佩)玉”(《新蔡葛陵楚簡》乙一 21、33)、“弌禱<於昭王>戠大牂”(《包山楚簡》M2: 205)。

3.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①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合》第 310 則。

② 本章所引《新蔡葛陵楚簡》中的釋文，多參看宋華強《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一書。時兵在《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一書第 190—199 頁對傳世文獻與戰國楚簡中的祭祀動詞類結構作了整理，時書中所引辭例我們也多有參照。

(1) 丙子卜：禱生于祖庚。(《合集》22186^①[午組])

綴合版中還有“出歲牛于下乙”語，“出”、“歲”二字均爲乙類祭祀動詞，可見“牛”用爲祭牲。因此，學者或認爲本辭是爲牛群之事而向祖庚舉行祈禳之祭，非是。

4. “V_甲+O_因+O_神”式

該式有 27 例，在非王卜辭(1 例)以及王卜辭村北系列(4 例)和村中南系列中(22 例)均有分佈，唯村中南系列中最多，該系無名中較爲集中。如：

- (1) 戊申卜：禱生五妣于乙于父己。(《合集》22100[午組])
- (2) 貞：翌辛卯矢禱雨，畀雨。(《合集》63 正[賓出])
- (3) 禱禾甲大。(《屯中南》355[自歷])
- (4) 辛未，貞：禱禾高祖、河，于辛巳酒燎。(《合集》32028^②[歷二])
- (5) 禱年。(《國博》47[歷二])
- (6) 其悔，禱年上甲，亡雨。(《合集》28267[無名])
- (7) 其禱年，惠豚，有雨。(《輯佚》555 正[無名])

例(1)中的“禱生”一語常見於殷墟王卜辭以及非王卜辭中的午組，這是一種爲“求子”而舉行的宗教儀式，是殷人爲祈求自己的家族人丁興旺而舉行祭祀的記錄。^③“五妣”是指妣壬、妣乙、妣癸、妣己和妣辛五位先妣。^④例(2)中的“禱雨”是爲下雨之事向夔神禱祭，主持祭祀之人爲“矢”。例(3)“甲大”乃“大甲”之倒文。例(4)中的“禱禾”之語，歷類中常見，其他組類中常稱之爲“禱年”，即祈禱得到好年成之意。另，《屯南》916 有辭作“禱禾于高祖河”，可見本辭中的“高祖”與“河”是指兩位神名，學者或把它們讀爲一詞，非是。

① 此版已被多位學者綴合，參看《醉古集》第 104 組。

② 《屯南》916 同文。

③ 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33—148 頁。

④ 李學勤：《論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原載《考古學報》1958 年第 1 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05—147 頁；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94 頁。

“禱”字“V_甲+O_因+O_神”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賓出 2 例，何二 2 例，自歷 3 例，歷二 4 例，無名 15 例。

5. “* V_甲+O_因+于+O_{于(神)}”式^①

該式數量很多，共見 195 例。其中村中南系列中(134 例)最多，村北系列(59 例)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2 例)。村中南系列中集中於歷類。如：

- (1) 乙丑卜：禱妊生〈于龍〉。 (《屯中南》478[午組])
- (2) [己]巳：其禱年〈于河〉，雨。 (《合集》22346[劣體])
- (3) 庚午卜：禱雨〈于岳〉。 (《合集》12855[自賓])
- (4) 貞：勿禱年〈于邦社〉。 (《合集》846^②[典賓])
- (5) 貞：禱舌方〈于乙〉。 (《英藏》548[典賓])
- (6) 甲子^③卜，爭貞：禱年〈于丁〉，𠄎十勿(物)牛，𠄎百勿(物)牛。
(《合集》10116+10117^④[賓三])
- (7) 貞：禱年〈于岳〉，燎三小[宰]，卯三牛。 (《合集》385[賓出])
- (8) 己酉卜，祝貞：禱年〈于高祖〉。四月。 (《合集》23717[出二])
- (9) 丁丑卜，狄貞：其禱禾〈于河〉，惠祖丁祝用。
(《合集》30439[何二])
- (10) 甲戌卜：其禱雨〈于伊夷〉。 (《合集》34214[歷二])
- (11) 辛未，貞：禱禾〈于高眾河〉。 (《屯南》916^⑤[歷二])
- (12) 甲子卜：其禱雨〈于東方〉。/庚午卜：其禱雨〈于山〉。
(《合集》30173[歷無])

① 卜辭中也有少數介詞用“在”的例子，如“其禱年在毓，王受祐”(《合集》28274)、“其禱年在𠄎，有雨”(《輯佚》555 正)。這些例子除介詞與本章所討論的句式中的“于”字不同外，其餘沒有什麼分別，而且我們認爲這些“在”用法就應該等同於“于”。還有數量不算太少的介詞使用“自”的例子，如“其禱禾自上甲”(《合集》33209)，“其登鬯自小乙”(《合集》27349)、“施羌自高妣己”。介詞使用“自”強調的是一個對象範圍，當與介詞使用“于”或“在”時有別。

② 《合集》847+10104(趙鵬綴合，《拼合》第 68 則)同文。

③ “甲子”二字乃據白於藍說改正，參看白於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④ 嚴一萍綴合。

⑤ 《合集》32028 同文。

(13) 其禱年〈于河〉，𩇑，受年。 (《合集》28261[無名])

(14) 丁亥卜：其禱年〈于大示〉，即日，此有雨。

(《屯南》2359[無名])

例(5)中的“乙”字有“神名省稱”和“時間省稱”兩種解釋。儘管同版有“乙卯卜”之辭，但是考慮到卜辭中“禱 + 某(方) + 于 + 神名”的例子習見，而“于 + 時間名詞”後置的遠遠少於前置的情況(請參看本書第七章“介賓結構”部分)，所以我們更傾向於本辭之“乙”為神名省稱。例(8)中的“高祖”為神名，但稱為“高祖”者不止一位，如“高祖王亥”(《合集》32083)或省稱“高祖亥”(《合集》34288)，“高祖夔”(《合集》33227)或省稱“高夔”(《補編》10645^①)，或倒稱“夔高祖”(《合集》30399)，還有“高祖乙”(《屯南》3210)等。例(10)中的“伊奭”是指伊尹的配偶，本辭為向伊尹配偶求雨之祭。《屯南》916 與《合集》32028 同文，但兩版卜辭稍異，後者說“禱禾高祖、河”，可見例(11)中的“高眾河”即指“高祖眾河”。“高”為“高祖”之省。^②例(13)中的“𩇑”字，學者或讀為“薪”。^③卜辭大意是為年成的事向河神舉行禱祭，如果舉行焚柴之祭儀，是否會收穫好年成。例(14)中有“大示”，它究竟指哪些先王，學界有爭議，或說是指自上甲開始的所有直系先公先王，或說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六位直系先公先王。常玉芝則認為這兩種說法均可商，“大示”應該是指自大乙開始的所有直系先王。^④ 常說似可從。

“禱”字“*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午組 1 例，劣體 1 例，自賓 2 例，典賓 43 例，賓三 7 例，賓出 3 例，出二 1 例，何二 3 例，歷一 4 例，歷二 94 例，歷草 2 例，歷無 4 例，無名 30 例。

後世文獻中也有這樣的句式，如“禱爾〈于上下神祇〉”(《論語·述而》)。

① 即《合集》34174 + 33228，許進雄綴合。

②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 2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79—393 頁。

③ 金祖同說，參看《綜覽》第 0954 條所引。

④ 常玉芝：《卜辭“大示”所指再議》，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綏裝書局，2008 年。

6.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7 例，不見於非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只見於賓組(5 例)，村中南系列中(12 例)較多，而尤其集中於歷類。如：

- (1) 禱雨〈于上甲〉寔。 (《合集》672 正^①[賓一])
- (2) 貞：禱舌方〈于岳〉一牛。 (《合集》39859[典賓])
- (3) 乙巳，貞：禱禾〈于𠩺〉三幺牛。 (《合集》33276[歷二])
- (4) 辛卯，貞：其禱生〈于妣庚、妣丙〉一牢。 (《屯南》750[歷二])
- (5) 其禱年〈于𠩺〉五五，王受祐。 (《合集》28249 + 30780^②[無名])

例(3)拓片中“幺牛”二字左右合書，“幺”是以定語位置修飾其後的“牛”，用表主體之色度。“幺”的這種用法後世用“幽”表示。^③“幺牛”是指黝黑色的牛。例(4)是爲了生育的事情，用一頭被圈養之牛來對妣庚、妣丙兩位先妣舉行禱祭。例(5)中的“五五”二字應該是“五牛”之誤刻，同版另外一辭有“六牛”語，可爲明證。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賓一 3 例，典賓 1 例，賓三 1 例，歷一 1 例，歷二 9 例，無名 2 例。

7. “V_甲 + O_因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 1 例，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貞：禱王生牢〈于妣庚于妣丙〉。 (《合集》2400^④[賓出])

在殷墟甲骨文“禱”字句中，如果三種成分^⑤都出現，偶用“于 + 神名 + 牲

① 嚴一萍已經將此版與多版相綴合。

② 《辭古集》第 276 組。

③ 王蘊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7 頁；王蘊智：《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 327—337 頁。

④ 《補編》4153 卜同事。

⑤ “三種成分”是指表神名、牲名和原因的三種成分(下文簡稱“表神成分”、“表牲成分”和“表因成分”)。表牲成分、表因成分和不帶介詞的表神成分位於動詞後時充當動詞賓語，位於動詞前時充當句子受事主語；帶有介詞的表神成分位於動詞後時充當補語，位於動詞前時充當狀語。爲便於比較各種結構，我們大多會籠統稱之爲“表神成分”、“表牲成分”和“表因成分”。

名 + 禱 + 原因”式，如“于大乙、祖乙妣禱年”（《合集》28273）；或用“禱 + 原因 + 于 + 神名，惠 + 牲名”式，如“其禱雨〈于十小山〉，惠豚三”（《屯中南》169，無名）。

如果表因成分省略的話，其表人成分可以充當受事主語，作“神名 + 禱 + 牲名”式，如“父丁禱一牛”（《合集》23274，出二）、“上甲禱二牛”（《合集》22637，出二）、“妣禱豕”（《合集》32453，歷無）、“太甲禱三牛”（《合集》27161，無名）；偶作“于 + 神名 + 禱 + 牲名”，如“于十示禱一牛”（《合集》34114，自歷）；亦偶作“神名 + 禱，惠 + 牲名”式，如“妣禱，惠羊”（《合集》32453，歷無）。

如果表牲成分省略的話，出現較多的“于 + 神名 + 禱 + 原因”式，如“于妣壬禱生”（《合集》22050，午組）、“于大乙禱雨”（《英藏》1757，^①自賓）、“于河禱年”（《合集》10080，典賓）、“于王亥禱年”（《合集》10105，典賓）、“于河禱年”（《合集》10095，賓三）、“于河禱雨”（《屯中南》213，歷草）、“于岳禱禾”（《合集》33295，歷二）、“于高祖亥禱禾”（《屯南》2105，歷二）、“于岳禱年”（《合集》28258，無名）。

告₂

“告₂”用於神靈，指把某件事報告給某位需要祭祀的神靈，這時它屬甲類祭祀動詞。^②

1. “V_甲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5 例，只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如：

(1) □□[卜]王：咸告₂祖乙。 （《合集》1399[自小]）

(2) 癸酉卜，即貞：上甲升歲，其告₂丁一牛。

（《合集》22676[出二]）

(3) 庚申卜，貞：其告₂祖乙牛，于父丁牛。 （《屯南》4048[歷二]）

① 《合集》39554 是該版摹本。

② “告₁”用於生人，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其他類雙賓語句”。

2.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34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9 例)較少，村中南系列中(25 例)較多，尤其集中於歷類。如：

(1) 貞：三(?)牛，告₂〈于丁〉一牛。 (《合集》16089[賓一])

(2) 貞：下示□受，余□告₂〈于上甲〉犬一，穀一□燎三□、燎〈于□
丁牛一，豕□。 (《合集》1166 甲[典賓])

(3) 癸丑卜，史貞：其墜豈，告₂〈于唐〉牛。 (《合集》1291[賓三])

(4) □啓于唐，其告₂〈于丁〉一牛。 (《合集》22755[出二])

(5) 丙午卜：告₂〈于祖乙〉三牛，其往慶。不。 (《屯南》783[歷一])

(6) 癸丑，貞：王令利出田，告₂〈于父丁〉牛。

(《合集》33526 + 32057^①[歷二])

(7) 丁未，貞：王其令望乘帛(歸)，其告₂〈于祖乙〉一牛、父丁一□。

(《補編》10484^②[歷二])

(8) 其告₂〈于高祖王亥〉三牛。 (《合集》30447[歷無])

例(2)中的“穀”字各家隸釋不一，我們暫從郭沫若說。^③ 卜辭中的“穀”字，學者多認為指稱乳幼牲畜，似可從。例(3)中的“墜豈”是置鼓之意。“唐”，殷人先王，卜辭中或又稱“大乙”、“成”，亦即成湯。^④ 例(7)貞問，商王要呼令望乘從外地歸來，是否要用一牛和其他犧牲作為祭牲，把這件事告訴先神祖乙和父丁。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的組類分佈情況為：賓一 1 例，典賓 3 例，賓三 2 例，賓出 2 例，出二 1 例，歷一 6 例，歷二 18 例，歷無 1 例。

3. “V_甲 + O_因 + O_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未見，村中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各

① 莫伯峰綴合，參看《拼合》第 195 則。

② 即《合集》33192 + 32896(《綴合》第 88 組)。《合集》32897 同文。

③ 參看《綜覽》第 0776 條；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679—680 頁。

④ 《綜述》第 410—412 頁。

1 例：

(1) 辛亥卜：子告₂有口疾妣庚，亡咎 $\square$ 。 (《花東》149[花東])

(2) 其告₂蠃上甲，其立 $\square$ 。 (《補編》10430^①[無名])

花東卜辭中多見“子”染疾之辭，例(1)中的“子告有口疾妣庚”是指子把自己染有口疾之事告訴給妣庚。例(2)中的“蠃”即他辭中常見的“蠃雋”、“蠃大雋”，學者多以為是指蝗蟲聚集成災，^②可從。

4.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數量很多，共見 66 例。村北系列中(48 例)最多，尤其是賓組。村中南系列(17 例)次之，集中於歷類。非王卜辭中僅見 1 例。如：

(1) $\square$ 未卜，爭貞： $\square$ 告₂王目〈于祖丁〉。 (《合集》13626[賓一])

(2) 貞：告₂疾〈于祖乙〉。 (《合集》13849[典賓])

(3) 貞：告₂戊〈于上甲、戊〉。

(《英藏》594 正 = 《合集》39492[典賓])

(4) 庚辰卜，賓貞：告₂戠(異)^③〈于河〉。 (《合集》14533[賓三])

(5) $\square\square$ 卜，貞：告₂雷〈于河〉。 (《合集》13413[賓出])

(6) 丙戌卜，大貞：告₂斲(鞠)〈于河〉，燎 $\square$ 沉三牛 $\square$ 。

(《合集》22594^④[出一])

(7) 甲午，貞：告₂畫其步〈于祖乙〉。 (《合集》32856 正反^⑤[歷二])

(8) 辛未，貞：其告₂商〈于祖乙〉 $\square$ 。 / 辛未，貞：夕告₂商〈于祖乙〉。

(《屯南》4049[歷二])

① 即《合集》28207 + 34169，郭若愚、許進雄、于秀卿綴合。

② 參看《甲詁》第 1779 條姚孝遂按語。

③ “戠(異)”字釋讀，參看陳劍：《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 年，第 66—75 頁，後收入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317—453 頁。

④ 《合集》805 卜同事。

⑤ 《屯南》866 同文，拓片上干支字“甲午”誤刻為“癸午”。

(9) 辛巳卜：其告₂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一牛，王受祐。

(《合集》33347[無名])

例(6)中“告”後一字，原篆作“𠄎”，舊多釋“執”，今從趙平安說改正。本辭之“𠄎”讀爲“鞠”，古注“鞠”字多爲窮義，是指一種窘迫、痛苦、凶險的生存狀態。“告鞠”應即古書“告凶”之類。^① 趙說可信。例(7)中的“祖乙”二字刻於反面。卜辭貞問，是否要把“畫步”這件事報告給祖乙。例(8)中的兩辭是一組選貞卜辭。“𠄎”字，從選貞辭中有“夕”來看，沈培認爲該字是“𠄎(夙)”字的省寫，^②其說可信。“夙”、“夕”均時稱，但二字所在句中位置不同，一在命辭之末，一在命辭之首。卜辭是爲應該選擇在什麼時候“告商于祖乙”而占卜。卜辭中有“大水不各(格)。/其各(格)”(《合集》33348)之語，貞問大水是否會到來，所以例(9)中的“告水入于上甲”意謂把大水沖進(商邑)的事情向先公上甲報告。^③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花東 1 例，賓一 2 例，典賓 30 例，賓三 10 例，賓出 3 例，出一 3 例，歷一 2 例，歷二 14 例，無名 1 例。

《尚書》中也有“*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的句子，但爲數很少，如“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呂刑》)、“告勅〈于帝〉”(《多士》)、“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湯誥》)。

5.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因”式

該式僅見 1 例：

(1) 辛卯卜：告₂〈于丁〉友。

(《屯中南》245[歷一])

6.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2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有 5 例，村中南系列中較爲集中，7 例全部出現於歷類。如：

① 趙平安：《釋“鞠”及相關諸字》，載《語言》第 3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② 沈培：《說殷墟甲骨卜辭的“𠄎”》，載《華學》第 3 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

③ 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續二)》，原載《語言》第 5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53—367 頁。

(1) 己未卜，貞：翌庚申告₂亞其入〈于丁〉一牛。

(《合集》5685 正[典賓])

(2) 丙戌卜，賓貞：告₂日有異〈于上甲〉三牛。

(《合集》13329[賓三])

(3) 己酉卜，貞：告₂皐受令〈于丁〉三宰，簋一牛。

(《合集》16185^①[賓出])

(4) 丙子卜：其告₂方來〈于丁〉一牛。

(《合集》33055[歷一])

(5) 辛亥□告₂羸〈于父丁〉一牛。

(《合集》32679[歷二])

(6) 丁未，貞：告₂其[出]〈于河〉五牢。

(《合集》34144[歷二])

例(2)中的“日有異”指太陽出現了異常現象。本辭貞問是否要用三頭牛作為祭牲來把這件事報告給先公上甲。例(3)或指“用三個小宰、對剖一頭牛來向丁報告皐接受命令”。^② 例(5)中的“羸”字，本蟠螭之形，與“龍”字形體、用法均有別。甲骨卜辭中，“羸”字可以用來表示化解疾患、使病情好轉之意，也可以表示其他能得以逢凶化吉和有所期待之意。^③ 本辭貞問是否要用一頭牛來祭祀，以把病情好轉這件事報告給父丁。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典賓 1 例，賓三 3 例，賓出 1 例，歷一 1 例，歷二 6 例。

“告”字句中的表牲成分常省略作“于+神名+告+原因”式，如“于河告亓方”(《合集》6133，典賓)、“勿于父乙告疾膝”(《合集》13670，典賓)、“于戴告羸”(《合集》9629，^④賓三)、“于大甲告摧”(《合集》32416，歷二)、“于父丁告畫其步”(《屯南》866，《合集》32856 正同文，歷二)、“于祖乙告望乘/于大甲告望乘”(《屯南》135，歷二)；偶有表因成分省略作“于+神名+告+牲名”式的

①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綴合》第 173 組，也收入於《補編》，編號 532。《合集》19563 同文。

②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綏裝書局，2007 年，第 195—196 頁。

③ 王蘊智：《出土資料中所見的“羸”和“龍”》，載《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 263—274 頁。

④ 蔣玉斌已經將該版與《歷》1116 綴合，參看蔣玉斌：《新綴甲骨第 5 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675.html>，2012 年 5 月 5 日。

例子，如“于大乙告三牛”(《屯南》783，歷一)、“于父丁告牛”(《合集》33054，歷二)；可能也有表因成分前置作受事主語的例子，如“疾齒告于丁”^①(《英藏》1122 正，^②典賓)。

裸

1. “V_甲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③均見於非王卜辭：

(1) 癸丑卜：裸鬯中母，弔出友。

(《合集》22258[婦女])

(2) 甲子卜：裸咸鬯祖甲。

(《花東》318[花東])

2.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癸丑卜：子裸新鬯于祖甲。

(《花東》248^④[花東])

3.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裸于父乙新穀出羊。

(《合集》2219 正[典賓])

4. “V_甲 + O_因 + O_神”式

該式共見 3 例，僅見於村北系列。如：

(1) 壬辰卜：裸𠂔方大甲。(《合集》8425 > 《合集》20622[自賓])

(2) 裸𠂔方大丁。

(《合集》20623[自賓])

5.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見於村中南系列：

① 這類句子學界大都在“齒”後點斷，需存疑。

② 《合集》40369 是其摹本。

③ 《合集》19891(自小)有“余裸姦妣已食，勿論姦食”語。“姦”字含義不明，存疑。

④ 《花東》459 同文。

(1) 壬午卜：其裸𠬞（于上甲），卯牛。（《屯南》867^①〔歷二〕）

“裸”字句中偶有表神成分前加上介詞“于”前置用作狀語的用例，如“于妣己裸子𠬞”（《合集》3187，典賓）、“于丁裸𠬞”（《合集》24132，出二）。

酒

1. “V_甲 + O_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6 例。較集中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23 例），村中南系列中（2 例）和非王卜辭中（1 例）很少。如：

(1) 己酉卜：丁巳酒祖丁𠬞祖辛二牛，父己二牛。
（《合集》22184〔午組〕）

(2) 甲子卜，扶：夕酒陽甲宰。
（《屯中南》316〔自肥〕）

(3) 癸未卜𠬞翌丁亥酒兄丁一牛。六月。
（《合集》19981 + 20055^②〔自小〕）

(4) 翌辛丑酒祖辛二伐。
（《合集》1744〔賓一〕）

(5) 貞：勿𠬞酒妣癸𠬞，正。
（《合集》808 正〔典賓〕）

(6) 丁酉卜，賓貞：翌庚子酒母庚牢。
（《合集》10109〔典賓〕）

(7) 丙辰卜，賓貞：翌辛酉酒河宰。
（《合集》14581〔賓三〕）

(8) 癸卯卜，貞：酒河五𠬞。十月。
（《英藏》2181〔賓出〕）

(9) 辛巳卜，貞：來辛卯酒河十牛，卯十牢；王亥燎十牛，卯十牢；上甲燎十牛，卯十牢。
（《屯南》1116〔歷二〕）

例(5)中的“𠬞”字，儘管各家所釋不一，但對於其用爲祭品這點則看法較爲一致。^③ 卜辭中該字多受數詞修飾，如“一𠬞”、“二𠬞”、“三𠬞”（《合集》505 正）、“四𠬞”（《合集》775 正、778 正）、“五𠬞”（《合集》774）、“十𠬞”（《合集》

① 《屯中南》259 與本版爲成套卜辭。

②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三》第 800 則。

③ 參看《綜覽》第 4041 條。

6475 反)。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自肥 3 例，自小 1 例，賓一 7 例，典賓 8 例，賓三 3 例，賓出 1 例，歷二 2 例。

2.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8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有 7 例，村中南系列中僅有 1 例。如：

- (1) 貞：呼雀酒_{<于河>}五十[牛]。 (《合集》672 正^①[賓一])
- (2) 貞：勿譴先酒_{<于父乙>}𠂔，卯三宰。 (《合集》712[賓一])
- (3) 貞：酒_{<于河>}十牛。 (《合集》1052 正[賓一])
- (4) 貞：翌丁亥酒_{<于妣己>}羌。 (《合集》441[典賓])
- (5) 甲午，貞：酒_{<于大乙>}五[]。 (《屯南》2953[歷一])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賓一 6 例，典賓 1 例，歷一 1 例。

3. “V_甲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共見 7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1 例^②)也很少，非王卜辭中(6 例)相對較多。如：

- (1) 乙亥，子卜：來己酒羊妣己。 (《合集》21547[子組])
- (2) 戊辰卜，徂貞：酒盧豕至豕龍母。/戊辰卜，徂貞：酉(酒)小牢至豕司癸。 (《合集》21804^③[子組])
- (3) 乙巳，貞：酒𠂔妣庚。 (《合集》22130 + 32179^④[婦女])
- (4) 甲戌夕：酒伐一祖乙，卯[]。 (《花東》310[花東])

① 桂瓊英、嚴一萍已將此版與《合集》1403、7176、15453，《乙編》2462 綴合。

② 賓一中有“于[來]辛卯酒伐祖辛[]”(《合集》957)，“伐”字詞性有爭議，此類本章一般不統計。

③ 學者們已將該版與多版相綴，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五十七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970.html>，2010 年 7 月 6 日。

④ 蔡哲茂綴合。《合集》22144 + 22133 + 20703 + 22225 + 《乙編》8744(此版多位學者做過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YH251、330 兩坑所得甲骨綴合補遺》第 3 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56.html>]，2007 年 1 月 15 日)成套。

(5) 丁亥卜：于翌戊子酒三羶祖乙。庚寅用。四月。

(《合集》1526[自賓])

例(4)中的“酒伐一祖乙”是指用“一伐”即一個人牲來酒祭先神祖乙。“伐”用爲名詞，指人牲。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子組 3 例，婦女 2 例，花東 1 例，自賓 1 例。

4.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11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8 例^①)相對較多，非王卜辭中也有 3 例。如：

(1) □于來庚寅酒□羊<于庚妣>。(《合集》22230[圓體])

(2) 傳五牛，酒發以生<于庚>。(《花東》113[花東])

(3) □酒六豕<于祖乙>。(《合集》1526[自賓])

(4) 庚子卜，殼：翌丁未酒十宰出三<于祖丁>。

(《合集》1863^②[賓一])

(5) □□[卜]，□貞：今日酒小宰<于父乙>。(《合集》2215[典賓])

例(2)同版他辭尚見祭祀先妣“妣庚”之辭，因此這裏的“庚”乃“妣庚”之省。花東卜辭中這樣的用法還見於第 85 版“歲二羊于庚”。“發以生”是指“發”這個人帶來的“生”這種祭品。“生”或應讀爲“牲”。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圓體 1 例，花東 2 例，自賓 1 例，賓一 3 例，典賓 4 例。

5. “V_甲 + O_因 + O_神”式

該式僅有 3 例，不見於王卜辭，僅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戊卜：今其酒子與妣庚，告于丁。/戊卜：戠(待)，弼酒子與妣

① 賓出卜辭中有“酒醱于祖乙”(《合集》1594)，“醱”字有學者視爲祭牲，但卜辭中祭名、祭牲與用牲之法有時同字(見《甲詁》第 3209 條姚孝遂按語)，本例暫存疑。

② 《合集》40227(摹本)重。

庚。

(《花東》28[花東])

(2) 己卜：其酒子興妣庚。

(《花東》39[花東])

例(1)中的“今”字，《花東》原釋文誤為“六”，解為人名。花東卜辭中為祛除子興的疾病而主持祭祀的人以及把某事告於時王武丁之人均為“子”，因而把本辭所謂的“六”字解為另外一個人名，十分可疑。沈培認為它其實當是“今”之誤刻，^①應該是正確的。“酒子興妣庚”意謂為子興之事而向妣庚舉行酒祭。

6.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乙卯卜，亘貞：今日王至于敦，夕酒子央〈于父乙〉。

(《合集》7954[典賓])

7.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 2 例，分別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

(1) 乙丑卜，殼貞：酒子凡〈于祖丁〉五宰。

(《合集》3216 正 + 《乙補》3672^②[賓一])

(2) 甲戌，貞：乙亥酒多賈〈于大乙〉鬯五，卯牛；祖乙鬯五；小乙鬯三。

(《英藏》2400^③[歷二])

相比較而言，“酒”字句中帶表因成分的例子要少得多，不過除上述表因成分出現於動詞後的常規例子外，還偶有表因成分用作受事主語的例子，如“禾酒成”(《合集》893 反)。另，卜辭中有“酒婦好御于父乙”(《合集》712)語，^④該辭

① 沈培：《談殷墟甲骨文中“今”字的兩例誤刻》，載張玉金主編：《出土文獻語言研究》第 1 輯，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② 《合集》片為曾毅公、李學勤綴合，張秉權加綴，《乙補》為林宏明再加綴。參看《醉古集》第 51 組。

③ 《合集》41474 是其摹本，《屯南》2567 卜同事。

④ “酒禱年于岳、河、颺”(《合集》10076)、“酒禾禱于河”(《合集》33285)、“酒[禱]禾于粵”(《英藏》2428 = 《合集》41540)結構類似。

若在“婦好”後點斷，^①則也是“酒”帶原因賓語的例子，只是同一條卜辭中為表達同一個完整的意思而使用兩個甲類祭祀動詞的情況比較少見，因此我們更傾向於不點斷。

寧

1. “V_甲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乙未卜：其寧方羌一、牛一。 (《補編》10429 甲乙^②[歷二])

卜辭中有“東方”、“西方”、“南方”和“北方”，或統稱為“四方”、“方”。四方神掌管刮風下雨等大權，風雨不合時宜就會帶來危害，所以殷人常常祭祀四方神以寧風雨。

2. “V_甲 + O_因 + O_神”式

該式僅 1 例，^③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丁亥卜：其寧風方，惠□。 (《補編》10290^④[無名])

3.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8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7 例)相對較多，尤其集中於歷二，村北系列中僅有 1 例。如：

(1) 癸酉卜，貞：寧雨〈[于]岳〉，惠□。 (《合集》14482[賓三])

(2) 丁巳，貞：其寧徂〈于四方〉，其三犬。 (《屯中南》363[歷二])

① 劉源在《商周祭祖禮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第 316 頁舉例說明“王呼婦某祭祀”時，曾舉出該例，並把“婦好”後讀。此可備一說。

② 即《合集》32022 + 33692(《綴合》第 318 組)。

③ 喻遂生在《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 2002 年, 第 132—150 頁)中曾舉出“其寧風伊”(《合集》30259)，但是該辭下部殘缺，是否殘有牲名賓語不得而知，此類本書一般沒有處理。

④ 即《合集》30258 + 30246，白玉崢綴合。

(3) 己未卜：寧雨〈于社〉。

(《合集》34088 + 《明後》B2563^①[歷二])

(4) 貞：其寧龜〈于帝五丰臣〉，于日告。 (《屯南》930[歷二])

(5) 癸未卜：其寧風〈于方〉，有雨。 (《合集》30260[無名])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賓三 1 例，歷二 6 例，無名 1 例。

4. “V_甲 + O_因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甲戌，貞：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 (《合集》34137[歷二])

5.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壬辰卜：其寧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屯南》1059^②[歷二])

當三種成分全部出現時，可用“寧 + 原因 + 于 + 神名，其 + 牲名”式，如“寧疾〈于四方〉，其三犬”(《屯中南》363)；表牲成分省略時，可用“于 + 神名 + 寧 + 原因”式，如“于寧摧”(《合集》14675，典賓)、“于社寧[風]”(《合集》32301，歷一)；表因成分省略時，也有表牲成分前用“其”字者，如“寧〈于四方〉，其五犬”(《合集》34144，歷二)。

禦₂

“禦₂”用於神靈，屬甲類祭祀類動詞。^③

1. “V_甲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21 例。非王卜辭中(18 例^④)最為多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2

① 許進雄綴合。

② 《屯南》493 + 363(《醉古集》第 184 組)、《屯南》1310 卜同事。

③ “禦₁”用於生人，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給予類雙賓語句”。

④ 《合集》22242(婦女)有“其午(禦)小母𩚑。用”語。其中“禦小母𩚑”是雙賓語句，但是拓片中的“用”刻在了“禦”的下方、“小母”的左上方，所以本條卜辭還有可能應讀為“其禦用小母𩚑”(《摹釋》中即如此讀)。

例)和村中南系列中(1例)比較少見。如：

- (1) 癸巳卜：禦₂母庚牢。 (《合集》21555 + 21537^①[子組])
(2) 乙酉卜：禦₂丁至牢。 (《屯中南》485[午組])
(3) 甲寅卜：禦₂石甲牢。 (《合集》22116[午組])
(4) 戊戌：其禦₂妣丁舌。^② (《合集》21892[劣體])
(5) 禦₂父乙羊，禦₂母壬五豚，兄乙犬。
(《屯南》附5 = 《合集》32729[屯西])
(6) □酉卜□其禦₂妣庚家。 (《合集》19894[自小])
(7) 禦₂父乙三宰。 (《合集》2195 反[賓一])
(8) 癸未卜：禦₂庚妣伐二十、鬯三十、三十牢、艮三。
(《合集》22136[自歷])

例(3)中的神名“石甲”，疑為盤庚之兄“陽甲”。^③ 卜辭中的“舌”字可作方國名或族名，例(4)中“舌”是指被俘獲的舌方俘虜用為祭牲者。學者大多不認為卜辭中的“家”可用指犧牲，^④所以例(6)之“家”也有可能是指宗廟之類的建築物，此例暫存疑。例(8)中的“庚妣”為“妣庚”之倒稱。“伐”、“鬯”、“牢”和“艮”均為犧牲名。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4例，^⑤午組9例，劣體3例，屯西2例，自小1例，賓一1例，自歷1例。

① 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23則。

② 辭中“妣丁”二字，參看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263頁。

③ 裘錫圭：《殷墟卜辭所見石甲兔甲即陽甲說》，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231頁。

④ 若據《合釋》，則有辭曰“丁未卜，何貞：禦于小乙夷妣庚，其家饗/[庚]戌卜，何[貞]：其宰饗”（《合集》27456正），“家”與“宰”位置相當，似用為祭牲名，但所謂“家”字原拓作“”，漫漶不清，《摹釋》中就視為“賓”字。

⑤ 《合集》21538乙有卜辭曰“禦父庚三牢又鬯二，酒萑至□，父庚/禦小辛三牢又鬯二，酒萑至□”，此釋文是參照《合釋》、《摹釋》中的讀法，但卜辭中“至禦”或“至……禦”多見，所以上述兩辭究竟是否作如上讀，還應暫存疑。

2.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4 例，不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①村北系列中(8 例)較多，非王卜辭中(6 例)較少。如：

(1) 乙未卜：禦₂〈于妣乙〉羊。

(《合集》22066 + 《乙編》2112^②[午組])

(2) 丙寅卜：午(禦₂)〈于石甲〉彘。

(《屯中南》462[午組])

(3) 勿屯禦₂〈于妣庚〉一羌，弗□。

(《合集》709 反[典賓])

(4) 貞：禦₂〈于三父〉三伐。/勿禦₂〈于三父〉三伐。

(《合集》930^③[典賓])

(5) 貞：禦₂〈于母〉十宰。

(《合集》12053[典賓])

(6) 己巳卜，彭貞：禦₂〈于河〉羌三十人。在十月又二卜。

(《合集》26907 正[何一])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午組 6 例，典賓 7 例，何一 1 例。

3. “V_甲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6 例，^④均見於非王卜辭。如：

(1) 丁巳卜：禦₂三牢妣庚。

(《合集》22294[婦女])

(2) □禦₂小宰妣庚□。

(《花東》90[花東])

(3) 庚辰卜：禦₂食母庚一宰。/禦₂[食]母庚三宰。/[禦₂]食母[庚]四宰。

(《合集》2558 + 13349 + 15147 + 22237^⑤[午組])

① 歷二卜辭中有“□其禦(?)于社大牢□”(《屯南》1448)，但骨面上所謂的“禦”字部位亦漫漶不清，故存疑。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4 組。

③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238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75.html>，2011 年 6 月 6 日。

④ 《拼合》第 23 則中，黃天樹把屬於子組的《合集》21555 與《合集》21537 綴合，其右尾甲近千里路處有一辭，其釋文為“癸巳卜：御牢母庚”。“御”字《乙編》拓片作“𠄎”，下部似有“至”字存在。此例是否屬於“V_甲 + O_牲 + O_神”結構暫存疑。

⑤ 《綴合》第 112 組。

例(1)原片中本辭上面還有“酒西”二字，蔣玉斌將其和本辭讀作一辭作“丁巳卜：酒西禦三牢妣庚”。^① 如果這樣，則不在本章討論範圍內。例(3)中的“食”爲祭品名，辭末的“一宰”、“二宰”、“三宰”是用來說明祭品“食”的。^②

4.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癸亥卜，在子：禦₂及₂于母乙，臣于祖庚，卯羊二、豕二。

(《屯中南》478[午組])

5. “V_甲 + O_因 + O_神”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1 例。其中非王卜辭中(10 例)最多，尤其集中於花東，村北系列中(8 例)次之，村中南系列中(3 例)最少。如：

(1) 戊申卜：午(禦₂)量司己。 (《合集》22092[午組])

(2) 己未卜：午(禦₂)婦妣庚。^③ (《合集》22226[婦女])

(3) 庚申：禦₂眚₂目癸子，咎伐一人，卯咎。 (《花東》226[花東])

(4) 其禦₂子馘妣己累妣丁。 (《花東》273[花東])

(5) 己未卜：禦₂子辟小王。不。/禦₂子辟中子。不。

(《合集》20023[自小])

(6) 戊子□禦₂疾₂兄戊。 (《合集》2911[自賓])

(7) 壬戌卜，古貞：禦₂疾₂妣癸。 (《合集》13675 正[賓一])

①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41 頁。

② 參看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歲”字“*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部分。

③ “婦”前一字原拓作“𠂔”，究竟是“十”，還是“午(禦)”，學界分歧較大。蔣玉斌主要從字形方面說明“𠂔”釋“午(禦)”，應該可信。我們從辭例方面略作補充。從句法結構上來講，若釋“十”，把“十婦”看作主祭者，“十婦于亞束(刺)豕”(《合集》22226)可通，但“十婦妣庚”可疑；把“十婦”看作之所以祭祀者(即遇有疾患者)，上舉辭例均可疑。若釋“午(禦)”，除上舉辭例則均可通外，驗之於《合集》22130(婦女)版“戊午卜”條，也可以說得通。其上“用午(禦)……”雖說沒有“用十……”常見，而且《類纂》第 151 頁有“禦用”條 2 例(漏收《合集》26953 一例)卻不見“用禦”條，“禦”、“用”連用時“禦”總在前，但是據我們所知“用禦”也是存在的，如《合集》22245(婦女)“用禦母□”。所以，我們贊成把“𠂔”釋“午(禦)”。

(8) 壬申卜，貞：禦₂自般婦。 (《合集》9478[賓出])

(9) 戊戌卜：禦₂子妥己妣。 (《合集》20038^①[自歷])

例(3)中的“隳”爲人名，其眼睛有疾，遂爲祛除目疾而祭祀癸子。卜辭中的“中子”既可指代神名(《合集》3259、20024)，也可指活着的人(《合集》21564、21566)，例(5)中的“中子”用爲神名。卜辭貞問，爲了禦除“子辟”這個人的疾患，是向小王舉行祭祀，還是向中子舉行祭祀。例(7)中的“”字，有釋“咬”、“包”、“要”、“身”異體和“肤”等說法，^②但大都以爲是疾病名稱或身體部位名稱。例(8)貞問是否要向先神“婦”舉行禦除自般的祭祀。卜辭中常見自般率兵參與征伐，其地位很高，有學者認爲類似於後世的“太師”。^③ 例(9)與《屯南》4514 亦卜同事。^④ “子妥”或省稱爲“妥”(《合集》20039)，“己妣”乃先妣“妣己”之倒稱。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婦女 3 例，花東 6 例，自小 3 例，自賓 2 例，賓一 2 例，賓出 1 例，自歷 3 例。

6.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數量很多，共見 107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非王卜辭中(25 例^⑤)較少，其餘(82 例)全部見於村北系列。如：

(1) 己卯，貞：禦₂〈于二示〉。 (《合集》21285[子組])

(2) 壬寅卜：禦₂石〈于戊〉。/壬寅卜：禦₂量〈于妣〉。/壬寅卜：禦₂量〈于父戊〉。 (《合集》22094 + 22441^⑥[午組])

① 《合集》20039 卜同事。

② 徐錫臺：《殷墟出土的一些病類卜辭考釋》，載《殷都學刊》1985 年第 1 期；宋鎮豪：《商代的疾患醫療與衛生保健》，載《歷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94—97 頁。

③ 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 年。

④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78 頁。

⑤ 疑屬於婦女的卜辭中有“御妣于母己/御妣于妣丙”(《合集》21172 + 2402 + 19976，裘錫圭、黃天樹綴合，《拼合》第 31 則)，但是兩處“于”字都不清楚，筆者認爲也有可能“生”字，所以兩辭存疑。

⑥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6 組。

- (3) 丙申卜：禦₂倕〈于母戊〉。/丙申卜：禦₂倕〈于妣辛〉。
(《屯中南》357[午組])
- (4) 癸酉：禦₂受(?)〈于子丁〉。
(《合集》21965[圓體])
- (5) 乙卯卜：其禦₂大〈于癸子〉，咎咎一又鬯。
(《花東》478^①[花東])
- (6) 禦₂婦鼠子〈于妣己〉，允有羸。
(《合集》14118[自小])
- (7) 禦₂方〈于河妻〉。
(《合集》686[自賓])
- (8) 禦₂婦嬭〈于祖丁〉。七月。
(《合集》2787[賓一])
- (9) 貞：禦₂唐〈于母己〉。
(《合集》4517[賓一])
- (10) 辛亥卜，亘貞：禦₂婦〈于有妻〉。
(《合集》667 正[典賓])
- (11) 貞：禦₂婦好〈于高〉。
(《合集》2612[典賓])
- (12) 丁丑卜，賓貞：子雍其禦₂王〈于丁妻二妣己〉，𠄎羊三，用羌十。
(《合集》331[賓三])
- (13) 壬午卜，賓貞：禦₂𠄎〈于日〉。
(《合集》9560[賓三])
- (14) 己巳卜，出貞：禦₂王〈于上甲〉。十二月。
(《合集》22620[出一])

例(1)中的“貞”字寫法與《合集》21703 正寫法相同，黃天樹認為《合集》21703 “字體近似子組”，^②蔣玉斌歸入“其他子卜辭”。^③ 例(2)“禦量于妣”中的“妣”字學者大都誤為“入乙”，今據舊著錄片《乙編》6690 改正。例(4)中的“子丁”，神名。“受”，生稱。人物“受”另見於子組、花東、午組和典賓，^④只是或為生稱或為死稱而已。例(7)中的“河妻”指河神的配偶。卜辭中的“唐”字，習用為神名，指“湯”。但是卜辭中也有“唐芻”(《合集》145)、“唐人十”(《合集》892 反)等，因此它也可以用來指人名，例(9)中的“唐”字即是這種用法，辭中作原因賓

① 《花東》76 同文。

②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 年，第 22 頁；《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0 頁。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146—148 頁。

④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261、263 頁。

語。例(12)中的“子雍”是主持祭祀者，“妻”是指配偶，“丁妻二妣己”意謂名丁的先王之配偶“二妣己”。卜辭中有“出日”、“入日”之語，^①用作神名，因此例(13)中的“日”字也可能是指日神。卜辭祭日神與《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寅饒入日”義同。迎送出日入日之禮，我國西北民族多有此習俗。^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子組 1 例，午組 12 例，圓體 1 例，花東 13 例，自小 3 例，自賓 8 例，賓一 19 例，典賓 49 例，^③賓三 2 例，出一 1 例。

7. “V_甲+O_因+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貞：禦₂子商小宰。 (《合集》2941[賓一])

8. “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式

該式有 3 例，^④分別見於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惠禦₂斂牛〈于天〉。 (《屯南》2241[午組])

- (2) 甲子卜：禦₂量豕〈于父戊〉。 (《屯中南》496[午組])

- (3) 貞：禦₂子央豕〈于娥〉。 (《合集》3006[典賓])

同屬於午組的《合集》22094+22441^⑤有“歲于天庚”、“歲于天癸”語，因此例(1)之“天”或是“天庚”、“天癸”之類的省稱，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七則”。例(3)中的“娥”，或稱“司娥”，是武丁的正妻之一，用作受祭對象時她神性很大，可以對商王作祟，也能福佑諸子、諸婦。^⑥本

① 可以參看《類纂》第 327 頁。

② 金祥恒：《甲骨卜辭中殷先王上乙下乙考》，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③ 《北大》220 反有“禦婦于”語，“于”後一字不清，可能爲神名，但《北大》原釋文釋作“爭”字。此例存疑，不統計在內。

④ 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全部甲骨文中“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式總共只有 3 例，而且在這裏所舉的 2 例中，所謂“O_因”與“O_牲”也有可能應看成一個定中結構，即《屯南》2241“斂牛”是指斂族或斂地之“牛”，《合集》3006“子央豕”是指子央所獻來的“豕”。所以本類需存疑，有可能應歸入“V_甲+O_牲+于+O_{于(神)}”式。

⑤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6 組。

⑥ 陳絜：《關於商代婦名研究中的兩個問題》，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辭貞問，是否要用豕作祭牲來向娥舉行禦除子央災異之祭。

9. “V_甲+O_因+于+O_{于(神)}+O_牲”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1 例。非王卜辭中(11 例)和村北系列中(9 例)較爲多見，村中南系列中(1 例)特少。如：

(1) 丁巳卜：御₂石₁〈于庚〉豕。 (《合集》22069[午組])

(2) 壬辰卜：禦₂𠄎₁〈于妣乙〉歲。 (《合集》22077[午組])

(3) 乙酉卜：禦₂家艱₁〈于下乙〉五牢，鼎用。

(《合集》22091 甲[午組])

(4) 乙卯卜：禦₂子匿₁〈于父丙〉羊。 (《屯中南》337[午組])

(5) 禦₂牧₁〈于妣乙〉盧豕，妣癸歲，妣丁豕，妣乙豕豕。/禦₂衆₁〈于祖丁〉牛，妣癸盧豕。 (《屯南》附 3 = 《合集》31993[屯西])

(6) 戊寅卜，□：禦₂子𠄎₁〈于婦鼠〉𠄎。六月。

(《合集》19986[自小])

(7) 辛酉[卜]：禦₂大水₁〈于社〉宰。 (《合集》14407[自賓])

(8) □□卜，殼[貞]：禦₂婦[好]₁〈于羸甲〉小牢出妾。

(《合集》656 正[典賓])

(9) 貞：禦₂畫₁〈于丁〉百羌，𠄎三牛。 (《合集》297 + 431^①[賓出])

(10) 甲午，貞：其禦₂雍₁〈于父丁〉百小[牢]。 (《屯南》4404[歷二])

例(1)《合集》所收拓片不清，學者或誤“石”爲“司(后)”，或於“庚”上衍“妣”字。“庚”上的“于”字片中作“𠄎”，即使查看舊著錄片《乙編》4064 也極易誤讀。“庚”爲神名省稱，午組中另有“石禦于庚”(《合集》22048)，可與該版相參照。例(2)中的“𠄎”不是“母辛”。同版有“婦𠄎毓，亡憂”，看來“𠄎”是即將分娩的女子之名。該辭正是爲她用歲來向妣己祭祀，以禦除不祥。例(3)中的“于”字刻於“艱”的右上方，容易漏釋。“艱于”二字作“𠄎”，其中的“于”字下部左折，正

① 何會綴合，參看《拼合》第 252 則。

作午組卜辭中常見的寫法。例(6)中的“子”是人名，染有疾患者。“婦鼠”應該是神名。“”字，《類纂》第195頁僅此一見，但第193頁有“”，陳劍參考其他辭例認為該字可能是田獵地名。^①“”與“”應一字異體，在本辭中應該是指“”地(族)之人用為祭牲者。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午組9例，屯西2例，自小1例，自賓2例，典賓2例，賓出4例，歷二1例。

在“禦”字句中，當三種成分全部出現時，可用“于＋神名＋禦＋原因＋牲名”式，如“于大乙、大甲禦弔五宰”(《補編》313，^②自賓)；表牲成分和表因成分都可以用作受事主語，如“折、石御〈于妣癸〉盧豕”(《合集》22048，午組)，表牲成分前加“其”，如“禦〈于父丁〉，其五十小宰/禦〈于父丁〉，其百小宰”(《合集》32675，歷二)。

表牲成分省略時，常可以見到“于＋神名＋禦＋原因”式，如“于祖庚禦石”(《屯中南》457，午組)、“于妣己禦司嬭”(《合集》19886，自小)、“于兄丁禦子街”(《合集》3202，賓一)、“于南庚禦孽”(《合集》2018，典賓)、“于婦禦皀”(《合集》9560，賓三)、“于五示禦王”(《屯南》250，歷二)；還有不少表因成分可以充當受事主語，如“疾疋禦〈于父庚〉”^③(《合集》775反，典賓)、“疾身禦高妣己”(《合集》6475反，典賓)、“疾口禦〈于妣甲〉”(《合集》11460正甲，典賓)、“疾止于妣庚禦”(《合集》13689，典賓)。

表神成分也可以充當受事主語，如“天禦量”(《合集》22093＋《乙編》4944，^④午組)、“中母禦小宰”(《合集》22258，婦女)、“母庚禦彘”(《合集》

① 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載《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綏裝書局，2007年，第273—316頁。

② 即《合集》4325＋4324(《綴合》第59組)。

③ 也有不少學者主張這類句子應在“禦”前點斷，如此則這類句子不屬於受事主語句。不過考慮到卜辭中有“禦疾妣癸”(《合集》13675正)、“疾身不禦妣己”(《合集》6475反)等語，我們暫把這些視為受事主語句。

④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23組。

19893, ①午組)。

表因成分省略時,表牲成分也可以充當受事主語,如“奚禦祖乙”(《合集》32524,自歷)、“盧豕禦庚”(《合集》19893, ②午組)。

祝

1. “V_甲+O_神+O_牲”式

該式共見 5 例,散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以及村中南系列,非王卜辭中未見。如:

- (1) 庚辰卜,王: 祝父辛羊、豕,廼酒父□。 (《合集》19921[自肥])
- (2) 祝子丁羊。 (《補編》6634[典賓])
- (3) 祝大戊、丁一牢。 (《合集》19833[自歷])
- (4) 祝上甲羌。 (《合集》27060[無名])

例(3)中的“大戊、丁”即“大戊”和一位名“丁”的先王。單用廟號者,多為商王名號的省稱。^③

2. “* V_甲+于+O_{于(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辛亥卜: 祝〈于二父〉一人,王受祐。 (《合集》27037[無名])
- (2) 丁亥卜: 其祝〈于父己、父庚〉一牛。 (《屯南》2742[無名])

例(1)中的“二父”一語又見於《合集》27433,同版有“于父己、父庚”語,可見“二父”即指“父己”、“父庚”。本辭同版有“祝二人,王受祐。/[祝]三人,王受祐”,卜辭中祭牲可以用人,但多見使用“羌”、“伐”等字,這裏卻直言祭牲

① 此版可以與多版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新綴 35 組》,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76.html>, 2012 年 2 月 22 日。

② 此版可以與多版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新綴 35 組》,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76.html>, 2012 年 2 月 22 日。

③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 2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79—393 頁。

爲“一人”、“二人”和“三人”，不多見。

3.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丁丑卜：其祝王入〈于多亞〉。 (《合集》30296[無名])

(2) 祝受〈于父甲〉。 (《合集》27464[無名])

例(1)中的“其祝王入于多亞”是在貞問是否要把“王入”這件事報告給多位先人。

祐

1. “V_甲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4 例，不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村北系列中也僅有 1 例，其餘諸例見於非王卜辭中的婦女：

(1) 祐右母豕。 (《乙編》8888^①[婦女])

(2) 祐中母彘。 / 祐妣庚豕。 (《合集》22284[婦女])

(3) 甲辰卜：祐妣辛豕。 (《合集》19941[自小])

“祐”字句表神賓語前可以加上介詞“于”用作狀語，如“于父乙祐豕”(《合集》19941)、“于母庚祐子辟”(《合集》19964)、“于中子祐子辟”(《合集》20024)，三例均爲自小類卜辭。

奏

1.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卜，內：今日奏(?)穀〈于祖乙〉。 (《合集》39575[賓一])

本版是摹本，所謂的“奏”字是否可靠，存疑。“穀”是指一種較小的祭牲。

① 《合集》22259 是《乙編》8725 + 8888 的綴合片，已經有學者指出不可綴，參看《綴續》第 133 頁。

2.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1 例)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𠄎_奏方_于大乙。

(《合集》1264[自賓])

本辭之“方”有兩種理解:第一,視為姓名賓語,用指某方之犧牲;第二,視為原因賓語,卜辭是爲了“方”之事而向大乙舉行祭祀。參照《類纂》第 1206 頁“告方”條,我們更傾向於第二種理解。

言

從《花東》183“言子興”一語來看,“言”字可以帶原因賓語,故我們把它歸入甲類祭祀動詞。該字雙賓語句數量不多,僅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

1. “V_甲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甲寅卜: 𠄎_言來自西祖乙,口又伐。

(《花東》255[花東])

卜辭中的“祖乙”二字學者多後讀,對比“往裸酒伐祖乙,卯牡一,𠄎鬯一,口又伐”(《花東》226),可知“祖乙”應前讀。再對比“登自西祭”(《花東》4)、“來羌自西”(《合集》6596),可知“來自西”應該是“來自西某”或“來某自西”(“某”代表祭品)的省略說法。“𠄎言來自西祖乙”是指不要用“來自西”的祭品來言祭祖乙。

去

1.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甲申卜: 去_雨于河。

(《屯南》679[無名])

𠄎

1. “V_甲 + O_牲 + O_因”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弗其𩺰𩺰𩺰方。

(《合集》18811[賓出])

“𩺰”字，陳邦懷認為从八聲，卜辭中應讀為“班”，作班賜講。^① 如此，則“班𩺰𩺰方”是指把𩺰班賜給𩺰方，本辭屬於給予類雙賓語句。^② 支持此說的理由是，在殷墟卜辭中，雖然絕大多數的辭例均可以證明，“𩺰方”是武丁時期殷商王朝的敵對方國，^③但是也有少許辭例可以證明武丁時期“𩺰方”曾在很短一段時間內為殷商王朝的友好方國，^④本辭或即為其中之一例。考慮到卜辭其他例子中的“𩺰”字讀為“班”很難理解，我們不從此說。

楊澤生認同“𩺰”字从八得聲，但他認為該字在本辭中應讀為“𩺰(𩺰)”。^⑤ 不管釋字是否正確，把它看作祭祀動詞大概是對的。“𩺰𩺰𩺰方”大意是為“𩺰方”的事情(或許指來侵)用𩺰來舉行𩺰祭。

需要說明的是，卜辭中在“O_因”出現的時候幾乎都是位於最前面，“V_甲+O_神+O_因”僅一見。如果“𩺰𩺰𩺰方”屬於“V_甲+O_牲+O_因”式雙賓語句，也僅此一見。可疑之處也是存在的。

最後來看甲類祭祀動詞中一種特殊的雙賓語格式：

求

1. “* V_甲+O_因+于+O_{于(神)}”式^⑥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① 陳邦懷：《甲骨文“𩺰”字釋讀》，載《中國語文》1966 年第 1 期。此處轉引自《甲詁》第 1814 條。

② 喻遂生即從此說，參看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

③ 可以參看《類纂》第 276—269 頁“𩺰”字條。

④ 參看本書第三章“兼語前置句”部分。

⑤ 楊澤生：《甲骨文“𩺰”字新釋》，載《中國文字學報》第 1 輯，商務印書館，2006 年。

⑥ 王卜辭村北系列中似有“求雨河”一語(《英藏》1149+《合集》16037，王子揚綴合，參看《拼續》第 421 則)。若果真如此，則“求”字還有“V_甲+O_因+O_{于(神)}”式雙賓語結構，但因卜辭所屬拓片模糊不清，且有殘缺，故暫存疑。

(1) 癸巳其求雨〈于東〉。

(《合集》30175[無名])

2. “V_甲+O_因+O_因”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戊午卜，王：上求子辟我。

(《合集》20024[自小])

裘錫圭認為例(1)中的“我”讀爲“宜”，“上”疑當爲“尚且”之“尚”。卜辭大意是，“雖然不舉行禦祭，但仍爲子辟求宜”。^① 若此說無誤，則“求子辟我(宜)”應該是一種特殊的雙賓語句。特殊之處在於，“求子辟宜”中的“子辟”是“求”的原因，可以稱之爲“原因賓語”，“宜”是指“福宜”，也屬於我們所說的“原因賓語”。像這種一個動詞後面跟有兩個原因賓語的情況確實罕見，目前我們僅見到這一例。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卜辭中的“求”既可以用於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也可以用於祭祀動詞雙賓語句，而當它用於祭祀動詞雙賓語句時，它又和其他的祭祀動詞不一樣，它不能帶有姓名賓語。如果它要用於雙賓語句，只能有神名賓語和原因賓語出現。對比《合集》20023(自小)“禦子辟小王。不。/禦子辟中子。不”，可以認定“求子辟我(宜)”中的“子辟”不會是神名賓語，而只會是原因賓語，這樣本條卜辭便出現了兩個原因賓語。

卜辭中的“求”和“告”有點相似，我們再來看“告”字。沈培曾對卜辭中的“告”的用法有一段論述，茲轉述如下：

我們把卜辭裏的“告”看作祭祀動詞，其實撇開它能帶姓名賓語外，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告”字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它的對象語往往是神名。因此，我們可以把卜辭裏的“告方出于祖乙”(651)也分析爲“告+OD+于+OI”。^②

我們贊成其觀點。例(1)的原因賓語“我”其實也相當於非祭祀動詞雙賓語

① 裘錫圭：《釋“求”》，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59—69頁。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96頁。

句中的“直接賓語”。

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相關句式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V _甲 + O _神 + O _牲	22	35	10	67
2	* V _甲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6	36	32	74
3	V _甲 + O _牲 + O _神	15	1	0	16
4	* V _甲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7	9	0	16
5	V _甲 + O _因 + O _神	15	15	27	57
6	* V _甲 + O _因 + 于 + O _{于(神)}	28	192	164	384
7	* V _甲 + 于 + O _{于(神)} + O _因	0	0	1	1
8	V _甲 + O _因 + O _牲	0	1	1	2
9	V _甲 + O _牲 + O _因	0	1	0	1
10	V _甲 + O _因 + O _神 + O _牲	10	8	10	28
11	V _甲 + O _因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11	20	22	53
12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O _神	1	0	0	1
13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2	2	0	4
14	V _甲 + O _因 + O _因	0	1	0	1

1. 從第 1—4 行可以看出，當句子中不出現原因賓語時，神名賓語以前置為常。神名賓語在前者 141 例，牲名賓語在前者 32 例。

句式中的“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分別相當於後世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表人賓語”和“表物賓語”。因此，卜辭中“神名賓語以前置為常”與後世“表人賓語以前置為常”是一致的。

2. 從第 5—7 行可以看出，當句子中不出現牲名賓語時，除 1 例外，其他全部是原因賓語在前(441 例)。

句式中的“原因賓語”和“神名賓語”分別相當於後世“教示類”雙賓語句

及其相關句式中的“表物賓語”和“表人賓語”。因此，卜辭中“原因賓語以前置爲常”與後世“表物賓語以後置爲常”是不相符的。^①但後世屬於“教示類”的動詞“言”引導該句式時表物賓語卻往往在前，^②這與卜辭中的情況則是一致的。

3. 從第 1—9 行可以看出，當句子中只出現兩個賓語時，以原因賓語和神名賓語搭配最多，其次是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而姓名賓語和原因賓語搭配者非常少見。

4. 從第 10—13 行可以看出，當句子中同時出現三個賓語時，都是原因賓語在最前。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的順序，則以神名賓語在前爲常。其中神名賓語在前者 81 例，姓名賓語在前者僅 5 例。

5. 從各種句式出現的類別來看，村北系列與村中南系列大致相當，而非王卜辭中相對少些。

6. 從形式上看，充當原因賓語的一種是指人，一種是指事。前者如“告₂戊于上甲、成”（《英藏》594 正^③）、“告₂方于父丁”（《合集》32678）；後者如“告₂有口疾妣庚”（《花東》149）、“告₂衆步于丁”（《合集》39）。後一類賓語中大多有動詞成分存在，而前一類賓語中表面上看則沒有動詞成分存在，其實可以視爲有隱含的動詞成分。如《屯南》135 版有“其告₂令望乘。/于祖乙告₂望乘。/于大甲告₂望乘”，“告₂望乘”也就是“告₂令望乘”。又如“告₂龜于上甲”（《合集》33230），他辭有“其告₂龜雋于高□”（《補編》10704 甲乙），“告₂龜”也就是“告₂龜雋”。理解這類辭例時，往往要把相關動詞補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形式上看來是指代人的實際上卻是指代事的。

7. 把第 1—4 行與第 5—14 行比較，可以看出，“V_甲”帶有原因賓語的能力很強。

① 後世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表人賓語以前置爲主，在卜辭非祭祀動詞引導的這類結構中表人賓語也是前置爲主，這點學者多有論述。在卜辭祭祀動詞引導的這類結構中，除“原因賓語”出現時的情況與後世有差異外，其餘也均一致。

②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 年，第 564—565 頁。

③ 《合集》39492 是其摹本。

8. “*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①數量最多,有 384 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275 例)占總數一半以上,其次是武丁中期(65 例)和廩辛至武乙、文丁時期(43 例),祖甲時期僅 1 例。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10 個:禱、告、裸、酒、寧、禦₂、奏、祝、去、求。

9. “* V_甲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②有 74 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49 例)最為集中,武丁中期(20 例)也比較多,祖甲至文丁時期(5 例)數量很少,帝乙、帝辛時期未見出現。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6 個:禱、告₂、裸、酒、禦₂、祝。

10. “V_甲 + O_神 + O_牲”式^③有 67 例。武丁中期(41 例)占到總數的一半以上,其餘也大多集中於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21 例),祖甲至文丁時期(5 例)數量很少,帝乙、帝辛時期未見出現。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7 個:禱、告₂、酒、寧、禦₂、祝、祐。

11. “V_甲 + O_因 + O_神”式有 57 例。武丁中期(31 例)占到一半以上,其次是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19 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7 例)數量則較少。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6 個:禱、告₂、酒、禦₂、裸、寧。

12. “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有 53 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34 例)占到總數的一半多,武丁中期(14 例)也較多,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僅有 4 例出現,其餘時期未見。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5 個:禱、告₂、酒、禦₂、寧。

13. “* 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有 16 例。武丁中期(12 例)較為集中,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4 例)也有出現。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5 個:禱、禦₂、裸、酒、奏。

14. “V_甲 + O_牲 + O_神”式有 16 例,全部出現於武丁中期。用於這一句式

① 《新蔡葛陵楚簡》中也有這樣的句式,如“忻(祈)福於邵(昭)王、獻惠王、東(簡)大(烈)王□”(甲一 21)、“忻(祈)福於袂一羊(駢)牡、一熊牡”(甲一 7)。傳世文獻中的例子參看前文“禱”字條。

② 戰國楚簡中也有這樣的結構,參看前文“禱”字條。

③ 戰國楚簡中也有這樣的結構,參看前文“禱”字條。

的動詞有 5 個：禱、裸、酒、禦₂、言。

第二節 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

能夠引導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的乙類祭祀動詞較多，學者們對於這類雙賓語句所舉例證不少，但大多不見具體統計數字。我們注意到楊逢彬曾整理出 34 個，^①在本節中我們共整理出 39 個，^②它們是：鼎、鬯、禹₂、登、嘏、禘、剛、工（貢）、燎、由（坎）、卯、盟、沉、升、施、、馯、芑、𦵏、歲、𠂔、夕、𦵏、畀、見（獻）₂、宜、以、用、侑、又、𦵏、肇₃、至、置、饗、祭、友（醢）、𦵏、步。這些動詞可以構成的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共有四式，分別為“V_乙+O_神+O_牲”、“* V_乙+于+O_{于(神)}+O_牲”、“V_乙+O_牲+O_神”和“* V_乙+O_牲+于+O_{于(神)}”式。

10

1.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有 2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其鼎咒祖丁。 (《合集》32603^③[無名])

“鼎”字句中的表神成分可以前置用作受事主語，如“父丁鼎三咒”(《合集》32718，無名)。

冊
目

1.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2 例，且僅見於村北系列中的賓組。如：

(1) 貞：咎妣庚十艮，卯十宰。(《合集》698 正[賓一])

① 楊逢彬：《殷墟甲骨刻辭詞類研究》，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84頁。

② 何二卜辭中似有“日于父甲羌”(《合集》27463),但該辭殘缺,“羌”能否與前連讀還需存疑,故“日”字沒有收入。

③ 《合集》30995、32718 卜同事。

- (2) 𠄎妣己𠄎。 (《合集》716 正[賓一])
 (3) 𠄎祖丁十伐、十宰。 (《合集》914 正[典賓])
 (4) 𠄎祖辛三羌□二宰。 (《合集》8996 正 + 《英藏》38^①[典賓])

例(2)中的“𠄎”、“𠄎”並非並列的祭牲名。《類纂》第 100—101 頁、第 156—158 頁分別有“𠄎”、“𠄎”字條，可以看出，二者雖然都可以單獨與數詞連用，用表人牲，可是當它們同時出現時，雖有“𠄎”前“𠄎”後的例子(《合集》787)，但極其罕見，往往“𠄎”前“𠄎”後，如“𠄎𠄎”(《合集》709 正、716 正、740 等)，“𠄎一𠄎”(《合集》783)、“𠄎三𠄎”(《合集》924 正)、“三𠄎𠄎”(《合集》710)、“𠄎𠄎五”(《合集》767 反)、“𠄎十𠄎”(《合集》769)等。所以，許進雄認為“𠄎”字似乎是用作人牲之單位。^②不過，卜辭中有“𠄎一人。/𠄎二人”(《合集》32172)之語，也有“侑𠄎妣庚𠄎”(《合集》721 正)、“𠄎妣己一女”(《合集》32176)語。沈培認為“𠄎”應當是說明“𠄎”的。^③沈說可從，許氏認為是用牲之單位則不可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賓一 13 例，典賓 9 例。

2.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共見 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

- (1) 戊卜：子其益𠄎舞，𠄎二牛妣庚。 (《花東》53[花東])
 (2) 𠄎四十牛妣庚，凶禱其于狩，若。 (《花東》113[花東])
 (3) 丙卜：用二卜，𠄎五宰妣庚。 (《花東》183[花東])

神名前可以添加介詞“于”，並前置於“𠄎”，用作狀語，如“于妣庚𠄎牢、勿牝、白豕/于妣庚𠄎牢、勿牝、白豕至豕一”(《花東》163 + 506^④)。

① 王子揚綴合，參看《拼續》第 426 則。

② 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7 年，第 36 頁。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10—112 頁。

④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274 頁腳注 1 認為兩版似可綴合。

再₂

1.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庚午，貞：王其再₂[𠬪]〈于祖乙〉，燎三宰𠬪乙亥酒。/ 𠬪王再₂
𠬪〈于祖乙〉，燎三宰，卯三大[牢]。 (《合集》32535[歷一])

登

1.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共見 8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6 例)相對較多，村北系列中(2 例)較少。如：

- (1) 乙亥卜：登鬯三祖丁牢，王受祐。 (《合集》27180[何一])

- (2) 癸卯卜：登黍乙祖。/ 丁未登黍祖辛。

(《合集》32572 正反[自歷])

- (3) 甲午卜：登黍高祖乙。

(《合集》32459[歷無])

- (4) 其登黍祖乙，惠翌日乙酉酒，王受祐。

(《屯南》618[無名])

例(1)中的“三祖丁”又見於《合集》27179 等版，為神名。“鬯”和“牢”均祭品名，但分置於神名前後。例(2)中的“乙祖”乃神名“祖乙”之倒文。同版另有“自辛祖”，亦倒文。兩倒文皆上下書，判為倒文無疑。“登黍祖辛”之“祖辛”左右書，也有可能是倒文。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何一 2 例，自歷 2 例，歷無 1 例，無名 3 例。

2.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14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村中南系列中(11 例)相對較多，村北系列中(3 例)較少。如：

- (1) 貞：登黍〈于祖乙〉。

(《合集》6657 反[典賓])

(2) 癸未卜：登黍〈于二示〉。 (《合集》34107+27219^①[自歷])

(3) 甲寅，貞：其登黍〈于祖乙〉。 (《合集》27189[歷一])

(4) 壬申，貞：登多賈以鬯〈于大乙〉。 (《屯南》2567[歷二])

(5) 癸亥卜，何貞：其登鬯〈于祖乙〉，惠翌乙丑。
(《合集》27220[何一])

(6) 癸丑卜：其登王丁〈于妣辛〉，卯牢。 (《合集》27455[歷無])

(7) 甲寅卜：其登鬯〈于祖乙〉，小乙累。 (《屯南》657[無名])

例(2)中的神名“二示”，彭邦炯認為是指“示壬”和“示癸”兩位先公。^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典賓 2 例，何一 1 例，自歷 1 例，歷一 2 例，歷二 3 例，歷無 3 例，無名 2 例。

3.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如：

(1) 登妣己友鬯。 (《花東》39[花東])

辭中的“友”可有兩種不同的理解：用作名詞，指“僚友”或私名為“友”的一個人，“友鬯”是指“友”提供來的鬯；用作動詞，詹鄞鑫曾把卜辭中用為祭牲法的“出”和“又”讀為“醢”，後來沈培把花東中的“友”字也讀為“醢”。^③“友”作名詞時，例(1)肯定可以視為雙賓語句。“友”作動詞時，又有“友(醢)”前點斷或不點斷兩種讀法。不點斷時，是雙賓語句，卜辭貞問是否要登醢祭過的鬯來祭祀妣己；點斷時，則不是雙賓語句。這裏我們傾向“友”作動詞，讀為“醢”。究竟其前是否應點斷，還需存疑。

“登”字句中的表牲成分可用作受事主語，如“黍登于祖乙”(《合集》

① 許進雄綴合。《合集》34105 卜同事。

② 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第 340 頁。

③ 詹鄞鑫：《釋甲骨文“久”字》，原載《中國語文》1985 年第 5 期，後收入《華夏考——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13—219 頁；詹鄞鑫：《釋甲骨文“彝”字》，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86 年第 2 期，後收入《華夏考——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27—237 頁；沈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𠂔”字用為“登”證說》，《中國文字學報》第 1 輯，商務印書館，2006 年。

11484 正,典賓);表牲成分前還可以添加“惠”字,如“其登于兄庚,惠羊”(《合集》23506,出二);“于 + O_{于(神)}”可前置用作狀語,如“于妣辛登王丁”(《合集》27455,歷無);表神成分可以用作受事主語,如“父甲登黍”(《屯南》2682,無名)。

嘏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7 例,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的典賓(5 例)較多,賓一(2 例)較少。如:

- (1) 嘏大甲牛三百。 (《補編》96[賓一])
- (2) 貞:嘏[妣]己累妣庚十艮,往□。 (《合集》699[典賓])
- (3) 貞:嘏王亥羌。 (《合集》358^①[典賓])

禘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6 例,^②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僅 1 例,其餘 5 例見於村北系列。如:

- (1) □王,禘東羊一,嚙一犬。三月。 (《合集》21087[自小])
- (2) 禘黃夷三犬。 (《合集》3506[賓一])
- (3) 甲寅卜:其禘方一羌、一牛、九犬。 (《合集》32112[歷二])

卜辭中“黃尹”即“伊尹”,故例(2)中的“黃夷”指“伊夷”即“伊尹”的配偶。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小 3 例,賓一 2 例,歷二 1 例。

①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拼續》第 430 則。《合集》475,《合集》7690 + 《存補》4. 1. 1(劉影綴合,《拼合》第 140 則)同文。

② 典賓卜辭中有“禘鳥(?)一羊、一豕、一犬/禘鳥(?)三羊、三豕、三犬”(《合集》14360 + 《英藏》1225,蔡哲茂綴合),其中疑似“鳥”字者若表神名,也應是“禘”字“V_乙 + O_神 + O_牲”式雙賓語結構。暫存疑。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分別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

(1) 禘_{于西}十牛。 (《英藏》86 反^①[典賓])

(2) 癸亥，貞：今日小禘_{于巫}牡一、犬一。 (《合集》34155[歷二])

表牲成分可前置用作受事主語，如“九犬禘_{于西}”(《合集》21089，自小)。神名還可以前置於動詞，如“巫禘一羊、一犬”(《屯中南》326，歷一)、“于巫禘犬、三豕”(《屯中南》451，歷一)。

剛

1.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己未卜：其剛羊十_{于西南}。 (《合集》32161[歷二])

(2) 戊辰，貞：剛一牛_{于大甲師珏}。 (《屯南》1074[歷二])

例(2)中的“大甲師”應讀為“大甲師”，“珏”為私名。^②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3 例，^③均出現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戊辰，貞：剛_{于大甲師珏}二牛。 (《屯南》280[歷二])

(2) [戊辰，貞]：剛_{于大甲師珏}一牛。 / 戊辰，貞：剛_{于大甲師珏}三牛。 (《合集》32486[歷二])

例(1)、(2)兩版卜同事，且兆序字均為“二”，或可遙綴。

① 《合集》39560 反是其摹本。

② 曹錦炎：《說“大甲師珏”》，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③ 歷一類卜辭中有“剛于衣(?)一牛”(《合集》34683)，若“衣(?)”為神名，此例也屬於“剛”字“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結構。

工(貢)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3 例,不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工(貢)乙豷。/工(貢)乙羊。 (《合集》22467[午組])

(2) 其祝,工(貢)父甲三牛。 (《合集》27462[無名])

于省吾曾指出,甲骨文亦有祭祀用牲以“工”爲“貢”者,並舉出“工(貢)乙豷”一辭。^① 例(1)貞問祭祀名“乙”的先祖,是貢獻“豷”,還是貢獻“羊”。

燎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22 例。非王卜辭中(1 例)和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7 例)均有分佈,村北系列中(14 例^②)最多。如:

(1) 戊辰卜:其燎妣庚土友豷。 (《合集》22214[婦女])

(2) 庚寅卜:燎上甲九[宰]。 (《合集》19804 + 21227^③[自肥])

(3) 口辰卜:燎社三宰,四方宰。 (《合集》21103[自小])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第 72 頁。

② 屬於自肥的《合集》20980 正(《乙編》9103)有“丁酉卜,扶:燎山豷豷,雨”辭。黃天樹在《說甲骨文中的“陰”和“陽”》(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13—217 頁)中曾有一個推測,他認爲“豷”可能是一個雙聲符字,讀爲“陽”。該字下部的“豷”,又見於同屬自肥的《合集》20975(《乙編》9067)“壬午卜,扶:奏山豷桐,雨”。從字形來分析,“豷”、“豷”確實應爲从日旬聲之字,唐蘭在《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唐蘭著、唐復年整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6 頁的分析是可信的。據上引黃天樹文,裘錫圭在講授古文字學時曾懷疑該字即“雲”字,其說似可從。《合集》20980 正的“燎山豷豷,雨”應讀作“燎山羊,雲豷,雨”,這是對山神和雲神分別用羊和豷燎祭來求雨的記錄。若上述分析可信,則“燎山羊”也屬於“V_乙 + O_神 + O_牲”式雙賓語句。《合集》20975“雨”前一字原篆作“豷”,學者多釋爲“南”,沈培曾告訴筆者,此字應爲“桐”,其說可從。翻檢《類纂》第 521—522 頁,該字又見於《合集》10196“口日口獸桐,允獲虎二朋出焱戔友若”、《屯南》2152“于桐宿,亡戔(災)”,用爲地名應無異議。

③ 蔣玉斌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新綴 35 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76.html,2012 年 2 月 22 日。

- (4) 燎黃尹三羖，卯六牛。 (《補編》524 + 《合集》3475^①[賓一])
- (5) 燎帝使風一牛。 (《合集》14226[典賓])
- (6) 壬子卜：甲寅燎大甲豜，卯牛三。 (《合集》22421 正[自歷])
- (7) 己亥卜：田率，燎社豕，豕，河豕，岳[豕]。
(《合集》34185[歷一])
- (8) 燎河五牛。 (《屯中南》461[歷草])
- (9) 燎河牛二。 (《合集》41657[無名])

“出友”是指“出的友”，^②因此例(1)中的牲名賓語“出友豜”是指出的僚友提供的豜。例(4)中出現的神名“黃尹”，學者多以為是指伊尹，可從。例(5)中的“帝使風”是指上帝的使者風神。卜辭貞問，是否用燎一牛的方式來祭祀上帝之使風神(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二十三則”)。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婦女 1 例，自肥 1 例，自小 2 例，賓一 7 例，典賓 4 例，自歷 2 例，歷一 2 例，歷草 1 例，無名 2 例。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很多，共見 112 例，但非王卜辭中未見。村北系列中(85 例)較多，尤其集中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27 例)相對較少，並且多集中於歷類。如：

- (1) 己丑卜，爭貞：亦呼雀燎<于雲>。 (《合集》1051 正[賓一])
- (2) 燎<于社>，方帝。 (《補編》5120^③[賓一])
- (3) 貞：燎<于王亥母>。 (《合集》685 正[典賓])
- (4) 貞：燎<于東母>三牛。 (《補編》4112^④[典賓])
- (5) 辛酉卜，賓貞：燎<于戴>白牛。二月。 (《合集》14380[賓三])

① 齊航福綴合，參看《拼合》第 177 則。

②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90 頁。

③ 即《合集》11018 正 + 《乙編》4084，鄭慧生綴合。

④ 即《合集》2194 + 14339(《綴合》第 136 組)。

- (6) 貞：燎_{于丁}十小宰，卯一牛。 (《合集》1970[賓出])
(7) 丙申卜：燎_{于芍}羊，雨。 (《合集》32294[歷一])
(8) 庚寅，貞：其告高祖，燎_{于上甲}三牛。 (《合集》32313[歷二])
(9) 癸卯，貞：甲辰燎_{于社}太牢。 (《屯南》726[歷二])
(10) 乙酉卜：其燎_{于河}三牛。 (《屯南》4570[無名])

例(3)中的“母”、“豕”不是一詞，“王亥母”爲一詞，指王亥的配偶。例(4)中的“東母”，他辭中與“西母”並稱(《合集》1997+14335^①)，二者均神名。或以爲是“日月之神而天帝的配偶”，^②或以爲是職司太陽出入的女性神，^③又有學者據《合集》14761“東母”與“王恒”同卜之例綜合上述二說，認爲她們既是女性神同時又兼有自然神性，但人間神色彩居多。^④ 例(7)中的“芍”字在他辭中並不多見，完整或較爲完整的辭例更少，卜辭中有“奏四土于芍_方”(《合集》21091)、“婦芍雨”(《合集》34283)、“燎五豕羊十芍”(《合集》34284)。^⑤ 把該字解爲神名，辭例均可通。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賓一 24 例，典賓 41 例，賓三 15 例，賓出 5 例，歷一 6 例，歷二 20 例，無名 1 例。

3.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數量較少，共見 7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未見，村中南系列中(2 例)也很少，其餘(5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

- (1) 壬午卜：惠今日燎鬯_{上戊}。/壬午卜：燎鬯_{上戊}示。 (《屯中南》462[午組])
(2) 丙子卜：燎_白羊、_羆父丁、_妣癸，卯_方。 (《屯南》2670[圓體])

①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三》第 788 則。

② 《綜述》第 574 頁。

③ 赤塚忠：《中國古代の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日本東京角川書店，1977 年，第 188、444 頁。

④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788—789 頁。

⑤ 參看《類纂》第 127 頁。

(3) 癸卜：甲其燎十羊妣庚。/癸卜：其燎羊妣庚。

(《花東》286[花東])

(4) 己卯卜：燎犬四雲。

(《補編》13267^①[自歷])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6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村北系列中僅見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僅見於歷類。如：

(1) 今日燎豕<于蚩>。

(《合集》14698[賓一])

(2) 燎五牛<于河>。

(《合集》811 反[典賓])

(3) 甲辰[卜]：燎五豕、一羊<于𪚩>。

(《合集》34278[歷一])

(4) 惠己燎豕<于岳>，雨。

(《合集》34204[歷二])

例(1)中的“蚩”字，用爲神名。多數學者認爲是殷人先公，李孝定籠統稱之爲先公舊臣之名，^②劉淵臨則認爲可能是殷代對伏羲女媧的稱呼。^③ 例(4)一辭貞問若是在己日燎豕來祭祀岳神，是否會下雨。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賓一 3 例，典賓 1 例，歷一 1 例，歷二 1 例。

“燎”字“V_乙 + O_神 + O_牲”式或“V_乙 + O_牲 + O_神”式中的表神成分往往可以前置用作受事主語，尤其集中於歷二，如“河燎三牢”(《合集》33283)、“岳燎五牛”(《合集》34206)、“上甲燎一小”(《屯南》4530)；歷無間中也不少，如“祖丁燎鬯三卣”(《合集》27301)、“父甲燎勿(物)牛”(《合集》27467)、“岳燎三牢”(《合集》28281 = 《合集》33332)、“甗燎二牛”(《合集》32117)；其他組類中也有分佈，如“祖辛燎穀王豕”(《合集》14161 反，典賓)、“社燎牢”(《合集》34120，自歷)。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或“*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中的

① 即《合集》40866 + 《庫方》976，曾毅公綴合。

② 參看《綜覽》第 1572 條。

③ 劉淵臨：《甲骨文中的“蚩”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臺灣)第 41 本第 4 分，1969 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0 冊，第 381—386 頁。

“于+O_{于(神)}”偶見前置用作狀語的用例，如“于河燎三𠩺”(《合集》34247，歷二)、“于岳燎豕”(《合集》40866，自歷)。

由

“由”字，羅振玉釋“𡵓(埋)”，裘錫圭指出“釋此字爲埋，從卜辭文義看是合理的，但是在文字學上缺乏依據”，甲骨文“由”字“象埋牲於坎之形，應即‘坎血’、‘坎其牲’之‘坎’的專字”。^①

1. “* V_乙+于+O_{于(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3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𠩺由<于河>一宰。四月。 (《合集》14609[典賓])

(2) 𠩺由<于河>二宰。四月。 (《合集》14610[典賓])

(3) 𠩺[由]<于河>四宰。 (《合集》14611[典賓])

卯

1.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共見 4 例，均出現於非王卜辭。如：

(1) 辛酉卜：卯犬子庚。 (《合集》22295[午組])

(2) 己卜：暮施，卯三牛妣庚。 (《花東》286[花東])

例(1)中的“子庚”是午組獨有的祭祀對象。^② 卜辭貞問是否要用卯犬的方式來祭祀子庚。

2. “* V_乙+O_牲+于+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10 例。非王卜辭中(3 例)不多，村北系列中(1 例)更少，而村

① 裘錫圭：《釋“坎”》，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48—49 頁。

② 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33—148 頁。若依《合釋》，屬於圓體的《合集》22233 也有“子庚”，但該片不清，存疑。

中南系列中(6例)相對較為多見,且僅見於歷類。如:

- (1) 戊寅卜:燎白豕、卯牛〈于妣庚〉。(《英藏》1891^①[圓體])
- (2) 丁丑:歲祖乙黑牝一,卯胙二〈于祖丁〉。(《花東》49[花東])
- (3) 五人,卯五牛〈于二珏〉。(《合集》1052 正[賓一])
- (4) 丙寅,貞:燎三小宰,卯三牛〈于 𠄎 〉。(《屯南》4249[歷一])
- (5) 卯妍〈于上甲〉。(《合集》32167^②[歷二])

例(2)中的“卯胙二于祖丁”指用對剖“胙”的方式對祖丁進行祭祀。關於“胙”字何解,請參看本書第十一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疑難辭例疏通》“第十四則”。例(3)中的“二珏”用為神名,曹錦炎認為有可能是指伊尹的兩個兒子“伊陟”和“伊奮”。^③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圓體 2 例,花東 1 例,賓一 1 例,歷一 2 例,歷二 4 例。

3.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6 例,散見於非王卜辭、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如:

- (1) 辛未卜: 卯〈于祖〉𠄎、𠄎。(《合集》22101[午組])
- (2) 壬戌卜,在 𠄎 : 卯〈于妣乙〉牢不。(《屯中南》478[午組])
- (3) $\square$ 出曰:千 𠄎 ,王 𠄎 于之八犬、八豕 $\square$ 四羊、穀四,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穀 𠄎 。(《英藏》1288^④[典賓])
- (4) $\square$ 上甲,其卯〈于大乙〉六牛。(《合集》32328[歷二])

“卯”字句中的表神成分可用作受事主語,如“父乙卯媚/父乙弗卯媚”

① 《英藏》1912 成套。

② 林宏明已經將該版與《合集》32431 綴合,另《合集》32168 + 《北圖》2891 同文,俱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268—271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66.html,2011 年 10 月 12 日。

③ 曹錦炎:《說“大甲師珏”》,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④ 《合集》40550 是其摹本。

(《合集》811 正, 典賓早)。

盟

1.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 見於非王卜辭:

(1) 戊寅卜: 盟牛 <于妣庚>。

(《英藏》1891[圓體])

沉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 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 沉河牛二。

(《合集》40549[典賓])

2.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 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沉九牛 <于河>。

(《英藏》2475^①[賓一])

“沉”字句中的表神成分可用作受事主語, 如“河沉二牛”(《合集》34207, 歷二)。

升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 見於非王卜辭:

(1) 延升丁 𣦵。

(《合集》22258[婦女])

2.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共見 3 例, 散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 非王卜辭中未見:

① 《合集》41659 是其摹本。

- (1) 癸丑卜，王：升二羌祖乙。 (《合集》19761[自肥])
 (2) 甲辰卜：升二伐祖甲，歲二牢。 (《合集》32198[自歷])
 (3) 其升𠄎(虜)大[示]。 (《合集》26973[無名])

例(3)中的“𠄎”字釋“虜”，從裘錫圭說。^①

施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分別見於非王卜辭和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丁巳：施兄豕。 (《合集》22288[婦女])
 (2) 貞：今癸卯施娥小宰。 (《合集》8656 正[典賓])

2.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1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4 例)也很少，非王卜辭中(17 例^②)較多，且大都見於花東。如：

- (1) 戊辰卜：施牢析。 (《合集》21920[圓體])
 (2) 癸未：夕施犬妣。 (《合集》21972 + 21934^③[劣體])
 (3) 乙巳卜：于既施舌，廼施𠄎一祖乙。 (《花東》241[花東])
 (4) 戊卜：其施牛妣己。 / 戊卜：于啞施牛妣己。
 (《花東》276[花東])
 (5) 施牛祖辛。 (《合集》22183[自賓])
 (6) 于翌辛施牛祖辛。 (《合集》6949 正 + 《乙補》954^④[賓一])
 (7) 丁酉卜，即貞：其施豕十妣丁。 (《合集》23338[出二])

例(1)與《合集》20876、22036 等版中的“析”字都指祭祀對象，黃天樹指出這

① 裘錫圭：《說“揜函”——兼釋甲骨文“櫓”字》，載《華學》第 1 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年。

② 屬於劣體類的《合集》21964 + 《乙編》1488(林宏明、蔣玉斌綴合)版上可能有“癸酉卜：其施牛父己𠄎”辭，如釋讀無誤，也屬於本類雙賓語句。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64 組。

④ 《合集》片為郭若愚綴合，《乙補》為林宏明加綴，參看《醉古集》第 28 組。

一用法是圓體所獨有。^①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神名“析”即“東方析”的“析”，^② 是自然神名。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圓體 1 例，劣體 1 例，花東 15 例，^③ 自賓 1 例，賓一 1 例，出二 2 例。

3.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 10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6 例，非王卜辭中 4 例，村中南系列中未見。如：

- (1) 甲子卜：施二豶、二歲〈于入乙〉。 (《合集》22276[午組])
- (2) □其夕施牝〈于妣庚〉。 (《花東》413[花東])
- (3) 今日施牛〈于祖辛〉。 (《合集》6949 正 + 《乙補》954^④[賓一])
- (4) 甲戌卜，貞：其尊鬲，施十牛〈于丁〉。 (《合集》1975[賓出])
- (5) 丁酉[卜]，□貞：其施彘〈于小母〉。 (《合集》23465[出二])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花東 3 例，賓一 1 例，賓出 1 例，出二 4 例。

4.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3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庚申卜，古貞：勿誦施〈于南庚〉寔。 (《合集》14 正[賓一])
- (2) 翌丁未夙施〈于丁〉一牛。 (《合集》1965[賓出])
- (3) 癸卯卜，貞：翌甲辰施〈于丁〉寔。

(《合集》1997 + 14335^⑤[賓出])

① 黃天樹：《非王卜辭中“圓體”卜辭的研究》，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科學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99—111 頁。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119—120 頁。

③ 對比同版第 7 辭“酒伐兄丁告妣庚，又伐妣庚”，《花東》236“酒伐兄丁告施一牛妣庚”一辭中“施”前也有可能當點斷，這樣則花東卜辭中“V_乙 + O_牲 + O_神”式的雙賓語句就有 16 例。

④ 《合集》一片爲郭若愚綴合，《乙補》爲林宏明加綴，參看《醉古集》第 28 組。

⑤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三》第 788 則。

1.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丙申卜，扶：延馬太丁。 (《合集》19813 正[自肥])

對比同版“二牛示壬”、“示壬二牛”語，本辭之“馬”用為姓名賓語。

𠬪

1.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3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貞：𠬪于。 (《合集》15920 正[典賓])

- (2) 甲辰卜，爭貞：翌乙巳侑于祖乙二羌，祖辛羌，羌甲一羌，𠬪于祖丁。 (《合集》408 + 412^①[典賓])

- (3) 丙戌卜，貞：巫曰：𠬪于婦，用若。一月。

(《合集》5648[賓出])

𠬪

因為有卜同事的卜辭，陳劍認為“𠬪”和“𠬪”是通用字的關係，“𠬪”和“𠬪”表示同一個詞，並從朱芳圃說把“𠬪”釋為“𠬪”的初文。^② 我們暫從此說，^③下舉“𠬪”字就包括這些字形。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4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甲戌卜：𠬪祖二牛、一。 (《合集》32582[自歷])

① 王子揚綴合，參看《拼三》第 647 則。

② 陳劍：《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 年，第 53—58 頁，後收入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317—453 頁。

③ 但陳文所舉“𠬪”字從《合集》40866(+《庫方》976) 版來看，似應為“𠬪”字異體，待考。

- (2) 甲申卜，苴𠄎、目、𠄎羊。 (《合集》33747 正[歷一])
(3) 己丑卜：苴𠄎、目、𠄎羊。 (《合集》34272 正[歷一])
(4) 戊午卜：其苴妣辛牢。 (《屯南》610[無名])

例(2)、(3)兩辭卜同事，“𠄎”、“目”和“𠄎”都是神名。卜辭貞問是否要用羊對三位神靈舉行苴祭。或認為本辭之“目”疑為“眾”字省刻，非是。卜辭中有少數“目”字可以用為神名，他辭有“苴目雨”(《屯南》4400)，“目”也用為神名。^①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4 例，散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非王卜辭中未見。如：

- (1) 乙巳卜，貞：苴〈于大甲亦于丁〉羌三十，卯十宰。 (《合集》295^②[賓三])
(2) 丙午卜，貞：苴〈于大甲于亦于丁〉三牢。^③ (《合集》1449 正^④[賓出])
(3) 庚午，貞：苴〈于祖乙〉一(?)牛。 (《屯南》1089[歷二])

3.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出現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苴𠄎岳。 (《合集》40866 + 《庫方》976^⑤[自歷])
(2) 癸巳，貞：其苴玉山，雨。 (《合集》33233[歷二])

例(1)中的“𠄎”字為人牲，本辭為用“𠄎”來祭祀岳神之記錄。

① 據《綜覽》第 0463 條引，日本學者赤塚忠早就指出“目”字可以用作神名。

② 可與《合集》340 綴合，參看《綴合》第 354 組。《合集》1449 正卜同事。

③ 神名“大甲”之後的“于”字為衍刻。

④ 《合集》295 + 340(《綴合》第 354 組)卜同事。

⑤ 曾毅公綴合。

𠄎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𠄎王亥十牛。 (《合集》14755 正[賓一])

(2) 貞：勿[𠄎]王矢三宰。 (《合集》1825[典賓])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戊戌卜，內：呼雀𠄎〈于出日于入日〉宰。 (《合集》6572[賓一])

(2) 貞：𠄎〈于王矢〉宰。 (《合集》1825[典賓])

例(1)中出現的“出日”、“入日”均作神名，這種用法歷類卜辭中多見，亦多合稱為“出入日”，無名中也偶見。^①

歲

“歲”字各式大量出現於非王卜辭，而王卜辭中卻很少見到。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很多，共見 247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不見，村中南系列中(2 例)也極少，非王卜辭中(245 例)卻大量出現。在非王卜辭中，尤其集中出現於花東。如：

(1) 己丑卜：歲父丁、戊牝。 (《合集》22073[午組])

(2) 惠之日祝用，成权。歲祖乙二牢、勿(物)牛、白豕，权鬯(?)三小宰。 (《合集》19849^②[花東])

(3) 歲妣庚牡。 (《花東》3[花東])

(4) 乙亥夕：歲祖乙黑牝一，子祝。/己丑：歲妣己甕一。

(《花東》67[花東])

① 可以參看《類纂》第 327 頁。

② 在《花東》以外的其他著錄書中也有一些著錄片屬於花東類型，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221 頁。

(5) 甲辰卜：歲祖乙牢，惠牡。 (《花東》169[花東])

(6) 甲辰：歲祖甲 莧一，友歲一。^① (《花東》338[花東])

(7) 戊申：歲祖戊 犬一。 (《花東》355[花東])

(8) 乙未[卜]：歲祖 □三十牢，易[日]。茲用。羞中日歲叔雨，不延雨。 (《合集》33986[歷二])

例(1)中的“父丁、戊”是指“父丁”和“父戊”，二者共用一“父”字。例(6)中的“莧”字，用爲祭牲。《說文》卷十上：“莧，山羊細角者。”《合集》33148有“王步于莧”語。因此，我們認爲花東卜辭中的“莧”有兩解：用其本義，指細角山羊；用其假借義，指莧地或莧族之人。^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花東 244 例，歷二 2 例。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5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未見，村中南系列中也只有 1 例，非王卜辭中有 4 例，相對較多。如：

(1) 丙辰卜：歲 于祖己 牛一。 (《合集》22055^③[午組])

(2) 乙：歲 于妣庚 歲。 (《花東》304[花東])

(3) 庚寅卜：其歲 于□辛 □牢。 (《屯南》2667[歷草])

3.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較多，共見 19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未見，村中南系列中(2 例)也很少，非王卜辭中(17 例)較多且僅見於花東。如：

(1) 乙夕卜：歲 十牛妣庚，叔鬯五。/己卜：歲 牛妣庚。/戊卜：歲 牛子癸。 (《花東》276[花東])

(2) 歲 歲妣丁。 (《花東》468[花東])

① “友”可能應讀爲“醢”且可以與前連讀，詳參前文“登”字雙賓語部分。

② 《花東》原釋文第 1628 頁即持此說，但“莧”字被誤爲“莧”，姚萱已經改正。

③ 可與《乙補》1534、1557 綴合，詳參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1 組。

(3) 又伐十五，歲小宰上甲。

(《合集》32198[自歷])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9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1 例)也很少，非王卜辭中(8 例)相對較多且絕大多數見於花東。如：

(1) 癸丑卜：歲食牝〈于祖甲〉。

(《花東》37^①[花東])

(2) 歲二羊〈于庚〉，告發來。

(《花東》85[花東])

(3) 壬寅卜：歲歲〈于妣癸〉。

(《屯中南》294 + 486^②[午組])

(4) [甲戌卜]，即[貞]：翌乙亥[歲]人〈于祖乙〉，又卯牝。

(《合集》22945[出二])

例(1)中的“食牝”學者或分讀，並認為“食爲以簋盛食的祭品，與牝並列”。^③相同用法的“食”字還見於“禦食母庚一宰”(《合集》2558^④)。我們認為如果這裏的“食”用爲名詞，^⑤則“食”與“牝”或“食”與“一宰”的關係就相當於“又伐于上甲九羌”(《合集》32083)中“伐”與“九羌”，“侑艮妣庚^𠄎”(《合集》721 正)中“艮”與“^𠄎”的關係，後者是用來說明前者的。

“歲”字句中出現大量的表神成分用作受事主語的例子，其基本格式有三種：“神名 + 歲 + 牲名”式，如“示壬歲一牛/示壬歲三牛”(《合集》19813 反，自肥)；“神名 + 歲 + 其 + 牲名”式，如“祖甲歲，其宰”(《合集》27336，何一)；“神名 + 歲 + 惠 + 牲名”式，如“祖戊歲，惠羊”(《合集》22852，出組)。而且這三種格式的出現具有很強的組類特徵，請參看本書第八章《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考察》。

① 《花東》63 同文。

② 趙鵬綴合，參看《拼三》第 599 則。

③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正補》，第五屆國際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臺灣“中研院”語言所，2004 年。

④ 可與《合集》13349、15147、22237 綴合(《綴合》第 112 組)。

⑤ 卜辭中的“食”字用爲名詞，例見“令高賜^𠄎食”(《合集》9560)。

𠂔^①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0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相對較多，有 8 例。村北系列以及非王卜辭中很少，均只有 1 例。如：

- (1) 己酉夕：翌日𠂔妣庚黑牡一。 (《花東》150[花東])
- (2) 貞：𠂔祖乙五牢。 (《合集》27194[何二])
- (3) 辛亥卜：𠂔上甲牛，三報羊，二示牛。 (《合集》32349[歷二])
- (4) 祭大乙，其𠂔祖乙二牢。 (《合集》27129 + 31227^②[無名])
- (5) 其𠂔大甲三牛。 (《屯南》3009[無名])
- (6) 其𠂔妣庚牢，王受祐。 (《合集》31083 + 31844^③[無名])

該式組類分佈情況爲：花東 1 例，何二 1 例，歷二 2 例，無名 6 例。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0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有 4 例，其餘 6 例均見於村中南系列，且僅見於歷類。如：

- (1) 丙子卜，賓貞：𠂔于祖乙四牛。 (《合集》1076 正甲^④[典賓])
- (2) 丙戌卜，爭貞：翌丁亥𠂔于丁三牛。 (《合集》43^⑤[賓三])
- (3) 甲戌卜，即貞：其𠂔于妣寔。一月。 (《合集》26023[出二])
- (4) 癸巳卜：𠂔于父丁犬百羊百，卯十牛。 (《屯南》503[歷一])
- (5) 戊申：其𠂔于社牛。 (《合集》34190[歷二])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典賓 1 例，賓三 1 例，出二 2 例，歷一 2 例，歷二 4 例。

① 統計時也包括其異體形式“舌”和“𠂔”。

② 劉義峰：《無名組卜辭綴合十組》，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③ 莫伯峰綴合，參看《拼三》第 640 則。

④ 可與《合集》14315、《乙補》4875 綴合，參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394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861.html>，2012 年 12 月 6 日。

⑤ 此版可以與多版綴合，參看《拼三》第 597 則。

3.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如：

(1) 𠂔𠂔歲小母。

(《合集》22241 + 22239^①[婦女])

“𠂔”字“V_乙 + O_神 + O_牲”式或“V_乙 + O_牲 + O_神”式中的表神賓語有大量前置作受事主語的例子，尤其集中於出二以及無名，如出二“父丁舌一宰”（《合集》23257）、“兄己舌一牛”（《合集》23473）、“兄庚舌牡”（《合集》23498），無名“祖丁暮禘羌五人”（《屯南》1005）、“妣庚舌牢又牛”（《合集》27526）、“祖乙舌三牢”（《合集》27190）。亦有“*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的變體，如“其舌〈于毓祖乙〉，其又羌三人”（《合集》40915，出一）。

夕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丙辰卜，尹貞：其夕父丁三牢。

(《遺珠》725[出組])

此例轉引自張玉金文，^②我們未能看到《遺珠》725 原片，所以不知道該片屬於出組一類還是出組二類。卜辭貞問，是否要用三牢來夕祭父丁。

𠂔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甲辰，貞：𠂔母尸(夷)，不禦。

(《合集》19941[自小])

本辭貞問是否用夷人作祭品來祭祀先神“母”。

① 白玉崢綴合。《合集》22238 同文。

②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06 頁。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呼婦𠩺〈于父乙〉宰，𠩺三宰出(又)艮。

(《合集》924 正[賓一])

3.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壬午卜，𠩺貞：來庚寅𠩺一牛妣庚，𠩺十艮、十宰、十南。

(《合集》893 正反[賓一])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貞：𠩺宰〈于大乙〉。

(《合集》16222[賓一])

“𠩺”字句“*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或“*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中的“于 + O_{于(神)}”可以前置用作狀語，如“于父乙𠩺羊”(《合集》2226，典賓)。

界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丁丑，貞：界丁羌八□牛一。

(《合集》32084[歷二])

“界”字句中的表神成分可以前置用作受事主語，如“小母界奚”(《合集》651，賓三)、“嬭界斃”(《合集》15943，賓出)。

見(獻)₂

“見(獻)₂”用於神靈，指獻祭品給某位神靈，這時它屬乙類祭祀類動詞。^①

① “見(獻)₁”用於生人，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給予類雙賓語句”。

1. “ $V_{乙} + O_{牲} + O_{神}$ ”式^①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 (1) 壬戌卜：子夢見(獻)₂邑莘父戊。(《合集》22065[午組])

卜辭中的“子夢”乃人名，是小宗的族長。“邑莘”是指子夢所居城邑裏捕獲到的俘虜。^② 該辭是在貞問子夢是否要將其城邑裏捕獲的俘虜獻給父戊。

“見”字句中的表神成分可以用作受事主語，如“帝見(獻)₂三牛”(《合集》974 正，賓一)；表神成分也可以省略而構成單賓語句，如“見(獻)₂彘/見(獻)₂豕”(《合集》22436，婦女)、“其見(獻)₂牛一”(《合集》33577，自歷)。

宜

1. “ $V_{乙} + O_{神} + O_{牲}$ ”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 (1) 宜妣、母牛。(《合集》22235[婦女])

這是用牛同時宜祭妣和母的例子。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 ”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 (1) 丙辰卜，肩貞：其宜于妣辛一牛。(《合集》23399[出二])

3. “ $V_{乙} + O_{牲} + O_{神}$ ”式

該式共見 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

- (1) 辛：宜妣妣庚。(《花東》139[花東])
 (2) 戊子：宜妣一妣庚。(《花東》493[花東])
 (3) 丁未卜：宜妣祖乙，丁飲。(《花東》495[花東])

① 卜辭中“見(獻)”可能也有兩例“*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 ”式的句子，參看下文“以”字條下。

② 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33—148 頁。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辛亥卜，旅貞：其宜羊〈于兄庚〉。 (《合集》23502[出二])

“宜”字句“V_乙 + O_神 + O_牲”式或“V_乙 + O_牲 + O_神”式中的表神成分“O_神”可以前置作受事主語，如“岳宜四牛”(《合集》34208)、“[岳]宜三牛”(《合集》34213)、“社宜一牢”(《合集》34634)，俱見於歷二類。

表牲成分前可以添加“惠”字，如“宜〈于中子〉，惠羊”(《合集》23555，出二)、“其宜，惠羊”(《合集》30120，無名)、“宜，惠牛”(《補編》13361，無名)。

以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2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戊寅卜，自貞：陟弗其以出示斂。二月。/戊寅卜，自貞：陟其以出示斂。 (《合集》21284[自小])

卜辭中“出示”、“出祖”(《合集》2973、4421 等)、“出妣”(《合集》3171 正甲、4421)與“出母”(《合集》924 正)等都可以用為祭祀對象。“斂”字或省口旁作“𢇛”，見於家譜刻辭《英藏》2674 正，其辭曰“喪子曰𢇛。/𢇛子曰𢇛”，這裏用為人名。李學勤認為“𢇛”可能是“斂”的省體，卜辭中可以作地名和方國名。^①《合集》20017 有“擒𢇛伯”之記載。這樣看來，把例(1)中的“斂”視為祭祀用牲是可以的，可能是用斂國首領或斂國其他俘虜來祭祀“出示”。^②

2.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共見 5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2 例，村中南系列中 3 例，非王卜

① 李學勤：《論養侯玉佩》，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紀念特刊，後收入《比較考古學隨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 165—170 頁。

② 方稚松在《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33 頁有不同理解，可以參看。

辭中未見。如：

(1) $\square$ 子柔見(獻)，以歲〈于丁〉。 (《合集》3100[賓出])

(2) 丙寅卜，貞：來丁亥子柔見(獻)，以歲〈于示于丁于母庚于婦
 $\square$ 〉。 (《合集》3101[賓出])

(3) $\square\square$ ，貞：共以二穀〈于父 $\square$ 大乙〉。 (《合集》32430[歷二])

(4) 乙巳，貞：共以穀〈于父丁〉。 (《合集》32700[歷二])

例(1)、(2)兩辭中“以”字，學者或把它與其前的“見(獻)”字連讀。蔡哲茂曾把《合集》3103與《合集》3102綴合，^①綴合後其上有兩辭“壬子卜，貞：翌庚子柔其獻”、“貞：子柔其以歲宰”。可以看出，同條辭例中的“獻”與“以”斷讀更容易理解。^②

用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很少，僅有3例，散見於王卜辭，非王卜辭中未見：

(1) 我用祖辛豕。 (《合集》19855[自小])

(2) 乙亥用祖乙宰。 (《合集》6647反[賓一])

(3) 惠今日用小卜辛羊、豕。 (《屯南》4513 + 4518^③[自歷])

2.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共見24例。^④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數量相當。如：

(1) 壬寅，子[卜]：用豕至小宰龍母。/癸卯，子卜：至小宰，用豕

① 《綴合》第119組。

② 陳劍在審閱本稿時指出：“‘見’字也有可能不必破讀，有關卜辭係貞卜子柔是否於某日來見，並帶來可用為歲祭之牲。”

③ 《合集》20398即二者綴合版。

④ 有卜辭曰“弼用牛、豝父戊”(《合集》22045 + 15108)。“用”前一字，原片作“𠄎”，是否“弼”字還需存疑，所以本章暫不把此句視為“用”字雙賓語句。

臀。

(《合集》21803[子組])

(2) 癸未卜：囙在我用彘乙祖，□□。

(《合集》22173[子組])

(3) 乙亥，貞：今用羊妣乙。不。

(《合集》22187^①[午組])

(4) 用獬中母。

(《合集》22133^②[婦女])

(5) 貞：用妃析。

(《合集》22036[圓體])

(6) 其用牛父己。

(《侯》10+《侯》21^③[侯南])

(7) 三月己卯卜：用豕二母戊。

(《合集》19954[自肥])

(8) 庚寅卜，王貞：用豕母庚今日。

(《合集》20706 反[自小])

(9) 丁巳卜：用宰兄丁。

(《合集》2887[自賓])

(10) 用白牛祖乙。

(《合集》1619[賓一])

(11) 今日用二犬二豕黃夷。

(《合集》39719[典賓])

(12) 庚寅卜，賓貞：用牛祖乙。

(《合集》4063[賓三])

例(1)中的“豕至小宰”表明用牲範圍。“龍母”、“臀”均神名。^④“臀”或稱“臀司”(《合集》21805)。後一辭中的“用豕臀”或應與前連讀。例(2)中的“乙祖”乃“祖乙”倒文。“用彘乙祖”，《摹釋》誤為“用唯乙祖”，《合釋》誤為“用豕祖乙”。舊著錄片《乙編》8526 比較清楚，可以參看。例(3)一辭《合釋》作“乙亥，貞□用羊妣不”，《摹釋》作“乙亥□用𠂔妣乙不”。查看原片，“𠂔”就是“羊”字倒刻，“𠂔”確為“妣乙”合文。對妣乙用羊來祭祀者還見於《合集》22066、^⑤22068 等。例(4)中的牲名“獬”學者多釋為“豕”，然其字形與常見

①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蔡哲茂：《甲骨新綴二十七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十六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6 年。

② 此版多位學者做過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第十五次發掘 YH251、330 兩坑所得甲骨綴合補遺》第 3 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56.html>），2007 年 1 月 15 日。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75 組。

④ 據舊著錄片（《東文研》1285），在“臀”後可以補上“司”字，參看張新俊：《殷墟甲骨文“臀”字補論》，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 年。

⑤ 可與《乙編》2112 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4 組。

“豕”字明顯有別。^① 神名“中母”在婦女卜辭中多次出現，如《合集》22197、^② 22215、22244、22248、^③ 22249 等。其他組類卜辭中，則還有“中母己”等語出現，如子組（《合集》21805）、圓體（《合集》21879^④）。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5 例，午組 3 例，婦女 2 例，圓體 1 例，侯南 1 例，自肥 1 例，自小 3 例，自賓 1 例，賓一 4 例，典賓 1 例，賓三 1 例，何二 1 例。

3.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數量較多，共見 27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20 例）最多，村中南系列中（4 例）和非王卜辭中（3 例）較少。如：

(1) 乙未卜：用_𠂔𠂔<于妣乙>。

（《合集》22066 + 《乙編》2112^⑤ [午組]）

(2) 乙未卜：勿用_𠂔𠂔<于成>。

（《合集》423 [自賓]）

(3) 丁亥卜，貞：今日用_三𠂔𠂔<于成>。

（《合集》1371 [賓一]）

(4) 貞：𠂔_𠂔用_𠂔𠂔<于父乙>。

（《合集》795 正 [典賓]）

(5) 戊子卜，賓貞：惠今夕用_三百_𠂔𠂔<于丁>。十二月。

（《合集》293 [賓三]）

(6) 丁亥卜，貞：用_𠂔𠂔以_𠂔𠂔<[于]丁>。

（《合集》257 [賓出]）

(7) 丙申卜，貞：翌丁酉用_子央_歲<于丁>。

（《補編》452^⑥ [賓出]）

(8) 貞：王其用_[𠂔]𠂔<于大乙>，卯惠牛，王受祐。

（《合集》26955 [何二]）

① 參看《拼合》第 29 則。

② 可與《合集》22390、《乙編》8873、8942 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1 組。

③ 可與《合集》22250、21553 綴合，白玉崢、黃天樹綴合。

④ 可與《合集》22228、22229 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59 組。

⑤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6 組。

⑥ 即《合集》3018 + 15417，松丸道雄綴合。

(9) 辛酉卜：其用自以羌〈于父丁、父丁〉。^①

(《合集》32020 + 34638^②[歷二])

(10) 𠄎用危方囟〈于妣庚〉，王賓。

(《合集》28092[無名])

例(4)中的“𠄎”與他辭中“𠄎”結構一致，“𠄎”、“𠄎”亦形近，二者應是異體關係，均是對人牲“𠄎”的補充說明。甲骨文中，有从鬲、隻聲或隻省聲之字，多數學者都認為是“𠄎”字。^③ 卜辭中有“𠄎其有疾”(《合集》5477 正)語，“𠄎”為人名。因此例(6)中的“𠄎以羌”是指“𠄎”這個人帶來的羌。甲骨文中的“歲”可以用為祭祀動詞，有學者指出，被用作歲祭時犧牲的俘虜也可以稱為“歲”。因此例(7)中的“子央歲”是指子央貢獻過來的用於歲祭的犧牲。^④ 對比《合集》3100—3103“子柔見(獻)，以歲于丁”、“子柔見(獻)”等語，知此說可從。“子央歲”一語，是以偏正結構形式作句子姓名賓語。卜辭中的“囟”象頭顱、頭殼之形，《說文》中訓“囟”為“頭會腦蓋”，因此“某方囟”是指用某方伯首領的頭顱。^⑤ 例(10)“用危方囟于妣庚”意謂用危方伯首領的頭顱來祭祀妣庚。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午組 3 例，自賓 2 例，賓一 4 例，典賓 5 例，賓三 1 例，賓出 4 例，何二 1 例，黃類 3 例，歷二 3 例，無名 1 例。

文獻中也有這樣的句式，如“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逸周書·世俘解》)、“用牲〈于社〉”(《左傳·莊公二十五年》)。

在“用”字句中，表牲成分常常前置用作受事主語，如“興方以羌用〈自上

① 本辭末有兩個“父丁”，較為奇怪，不知屬於衍刻還是屬於誤刻。

② 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266 頁。

③ 參看《綜覽》第 1616 條。

④ 姚孝遂：《商代的俘虜》，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 年。也有學者視“子央”為主祭者，參看韓江蘇：《殷墟花東 H3 卜辭主人“子”研究》，綫裝書局，2008 年，第 124 頁。另，在與黃國輝先生交流時，得知他也有類似的看法。

⑤ 李學勤：《殷墟人頭骨辭研究》，載李學勤、吳中杰、祝敏申主編：《海上論叢(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5—6 頁；黃天樹：《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的若干新資料》，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 2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447—453 頁。

甲至下乙》”(《合集》270 正, 典賓早)、“三羌用〈于祖乙〉”(《合集》379, 典賓)、“疋來羌用〈自成、大丁、大甲、大庚、下乙〉”(《合集》231, 賓出)、“□羌二方伯其用〈于祖丁、父甲〉”(《合集》26925, 何組)。這種情況主要出現於賓組、出組與何組。

侑

“侑”字各式均僅見於村北系列。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見 102 例,^①除 1 例外, 全部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 (1) 辛丑卜, 王: 夕侑示壬女(母)妣庚豕。(《合集》19806[自肥])
- (2) 己未卜, 扶: 侑子己豕。(《屯中南》316[自肥])
- (3) 丁未卜, 扶: 侑咸戊牛。(《補編》6570^②[自小])
- (4) 癸未卜: 婦鼠侑妣己穀、豕。/ 婦鼠侑妣庚羊、豕。
(《英藏》1763^③[自賓])
- (5) 侑祖辛三伐。(《合集》905 反[賓一])
- (6) 侑丁寧。(《補編》2712[賓一])
- (7) 侑父一牛。(《合集》272 反[典賓])
- (8) 翌癸丑侑祖辛四牡。(《合集》1780 正[典賓])
- (9) □□[卜], 殼□午侑大甲白牛。(《合集》1423[賓三])
- (10) 貞: 其侑妣三人。(《合集》22565[出二])
- (11) □辰, 貞: 侑□辛二如, 卯三[牢]。(《屯中南》427[歷一])

例(1)中的釋文,《合釋》在“女”後點斷,誤。辭中“女”不是祭牲,而應讀為

① 參照《合釋》,則卜辭中有“侑甲大𠄎”(《合集》19830)語。“甲大”可以認為是“大甲”倒文。如果“𠄎”是人牲,則此例可以視為雙賓語句。《類纂》第 176 頁列有另外兩處含有該字的辭例(其中一例是“女”旁在上者,或是異體關係)，“𠄎”字含義均不能確定。《摹釋》中把《合集》19830 讀為“𠄎大甲侑”,較為可信。這樣讀,則“𠄎”字解為祭祀動詞更合適。

② 即《合集》20100 + 20098(《綴合》第 236 組)。

③ 《合集》40852 是其摹本。

“母”，指殷先王配偶。例(10)“侑妣三人”是指用三個人牲來侑祭先妣。例(11)“辛”前一字殘，但結合語法位置來看，“辛”當為神名賓語。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午組 1 例，自肥 11 例，自小 17 例，類 20 例，自賓 15 例，賓一 20 例，典賓 19 例，^①賓三 1 例，賓出 1 例，出二 1 例，歷一 1 例。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非常多，共見 276 例。除 1 例見於非王卜辭外，其他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 | | |
|---|-------------------------------------|
| (1) 丁巳卜：侑<于父己> <u>羊</u> 十。 | (《屯中南》447[午組]) |
| (2) 丙寅卜：侑<于成> <u>五</u> 宰。一月。 | (《英藏》15 ^② [自賓]) |
| (3) 侑<于妣庚>一  . | (《合集》777 正[賓一]) |
| (4) 辛丑卜：于來甲寅侑<于大甲> <u>四</u> 宰。 | (《合集》1422[賓一]) |
| (5) 貞：侑<于魯甲、父庚、父辛> <u>一</u> 牛。 | (《合集》6647 正[賓一]) |
| (6) 貞：侑<于蔑> <u>十</u> 莧羊。 | (《合集》14801[賓一]) |
| (7) 貞：翌乙未呼子漁侑<于父乙>宰。 | (《合集》130 正 ^③ [典賓]) |
| (8) 貞：侑<于母庚> <u>二</u> 牛。 | (《合集》8967 + 2542 ^④ [典賓]) |
| (9) 勿侑<于多介父>犬。 | (《合集》6002 正[典賓]) |
| (10) 辛丑卜，賓貞：侑<于婦> <u>一</u> 牛。 | (《合集》2830 ^⑤ [賓三]) |
| (11) 侑<于上甲> <u>一</u> 宰。 | (《合集》1141 正[賓出]) |
| (12) 庚戌卜，出貞：侑<于保> <u>三</u> 牛。 | (《合集》25039[出一]) |

① 《合集》3453 有“翌甲辰侑上甲男”語，有部分學者認為“男”可能是爵稱（參看楊升南：《甲骨文中的“男”為爵稱說》，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若“男”為爵稱說可信，則對比“勿侑于羌甲侯任”（《合集》1784 + 1829，張秉權、嚴一萍綴合，宋雅萍加綴），可知“侑上甲男”也有可能屬於“V_乙 + O_神 + O_牲”式雙賓語句。

② 《合集》39557 是其摹本。

③ 《合集》2975 正 + 6597 正（《綴合》第 349 組）卜同事。

④ 劉影綴合，參看《拼三》第 611 則。

⑤ 《合集》2829 卜同事。

(13) 庚子卜，貞：其侑〈于五毓〉宰。 (《英藏》1948^①[出一])

(14) 丙辰卜，出貞：翌丁巳侑〈于丁〉宰出 $\square$ 。

(《合集》23060[出二])

例(5)中的“侑于魯甲、父庚、父辛一牛”意謂用一頭牛合祭三位旁系先王。常玉芝指出，合祭旁系先王只偶爾在早期的武丁卜辭中出現，而且合祭的旁系先王數量少，範圍窄。^② 常說可從。例(12)中的“保”是死稱，卜辭貞問是否用三頭牛來侑祭“保”。例(13)中的“五毓”，還見於《合集》23439、24951等片。對於這些出組卜辭中的“五毓”之稱，學者或認為是指祖甲對其祖輩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以及父輩武丁的親稱；^③或認為是祖甲祖輩之諸先妣。^④ 我們則認為指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以及小乙之配妣庚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賓 10 例，賓一 97 例，典賓 93 例，賓三 14 例，賓出 40 例，出一 15 例，出二 2 例。

3. “V_乙 + O_牲 + O_神”式

該式數量不多，僅有 7 例，且均出現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戊]寅卜：侑二宰父乙。/[戊]寅卜，扶：侑宰父乙。^⑤

(《合集》19931[自肥])

(2) 庚午卜：侑奚大乙三十。

(《合集》19773[𠬪類])

(3) 侑一牛祖乙。

(《合集》190 正[賓一])

(4) 庚申卜，殼貞：辛侑豕祖辛。

(《合集》1677 正 + 《乙編》5861^⑥[典賓])

① 《合集》41023 是其摹本。

② 常玉芝：《論商代王位繼承制》，載《中國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③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原載《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1 冊，第 159—161 頁。

④ 王蘊智：《“毓”、“后”考辨》，原載臺灣甲骨學會主編：《甲骨文論文集》第 2 輯，1999 年，後收入《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 245—261 頁。

⑤ 《合集》中所收拓片不清，本處釋文暫從《合釋》。

⑥ 林宏明綴合，參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249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11.html>，2011 年 7 月 6 日。

(5) $\square$ 侑羌父乙，卯小宰。

(《合集》437[賓三])

例(2)中的“奚”用爲祭牲，但表示祭牲數的“三十”被神名“大乙”隔在了辭末。例(4)“侑”前之“辛”是指“辛”日，據前辭干支“庚申”可知爲“辛酉”日。本辭貞問是否要在辛酉日用豕來侑祭祖辛。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自肥 2 例， 𠄎 類 1 例，賓一 1 例，典賓 2 例，賓三 1 例。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 ”式

該式數量不少，有 47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乙丑卜，王：侑三奚〈于父乙〉。三月延雨。

(《合集》19771[自小])

(2) 侑犬〈于咸戊〉。

(《合集》903 反[賓一])

(3) 乙卯卜，賓貞：呼婦好侑艮〈于妣癸〉。

(《合集》94 正[典賓])

(4) 辛亥卜，殼貞：侑𠄎伯〈于父乙〉。

(《合集》1780 正[典賓])

(5) 貞：侑犬〈于季〉。

(《合集》14716[典賓])

(6) 乙亥卜，賓貞：侑牛〈于丁〉。

(《合集》1928[賓三])

(7) 丙辰卜，貞：翌丁巳侑羌〈于丁〉十。

(《合集》430[賓出])

例(3)中的“艮”指一種人性，卜辭貞問是否要呼令婦好用艮作祭牲來侑祭妣癸。商代的“婦”可參加各種祭祀活動，而她們最常主持的祭祀就是侑祭。^①

例(4)貞問是否要用“𠄎伯”即𠄎方國首領作爲犧牲來侑祭父乙。例(7)中表祭牲種類和數量的“羌”、“十”分置於神名賓語“丁”的前後。卜辭貞問第二日丁巳這天是否要用十個羌人作犧牲來祭祀名“丁”的先神。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自小 1 例，賓一 15 例，典賓 27 例，賓三 1 例，賓出 3 例。

“侑”字句“*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 ”式或“*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 ”

① 徐義華：《商代諸婦的宗教地位》，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式中的“于+O_{于(神)}”可以前置至祭祀動詞前充當句子狀語，如“于父甲侑犬”(《英藏》75 正，^①典賓)、“于父乙侑𩚑”(《英藏》80，典賓)；表牲成分前可以添加“惠”字，如“侑(于丁)，惠三宰”(《合集》23059，出二)。^②

又^③

1.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數量很多，有 83 例。其中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42 例)最多，而村北系列中(24 例)與非王卜辭中(17 例^④)相對較少。如：

- (1) 午(禦)亞，又兄己自豕。 (《合集》22312[午組])
- (2) 甲戌卜：又妣庚𩚑乙。 (《補編》6916^⑤[婦女])
- (3) 丁未：其又子丁牛。 (《合集》21885^⑥[圓體])
- (4) 又妣戊，又父乙豚。 (《屯南》附 2[屯西])
- (5) 又兄丁牢。/又兄丁二牢，不雨。用，延。
(《合集》22274^⑦[自肥])
- (6) 己卯卜，𩚑：又子族豕。 (《合集》21287[自小])

① 《合集》39609 正是其摹本。

② 依據《合釋》、《摹釋》，《合集》19908(自肥)中有“一牛侑魯甲⁴歲”，似為表牲成分用作受事主語的例子，但本辭行款不明，暫存疑。

③ 無名中有“又良妣庚”(《合集》27527)語。“良”可以作人名，卜辭中除“婦良”(《合集》1121 白、13936 正)外，還有單稱為“良”(《合集》10302 正甲)者。“又良妣庚”中的“良”有可能也是人名，用作原因賓語。如果可信，則“又良妣庚”屬於“V_甲+O_因+O_神”式的雙賓語句，“又”字應該劃歸甲類祭祀動詞。歷二中又有“又小尹之”(《屯南》723)語。“小尹”是指活着的人，如歷二“令小尹步”(《屯南》601)辭。但“之”字含義不明，有可能代指同版他辭中出現的神名，但也可能用同“止(趾)”或指代其他事情，所以該例是否屬於“V_甲+O_因+O_牲”式雙賓語句也要存疑，我們更傾向於它屬單賓結構。

④ 依《合釋》，劣體類卜辭中有“又祖己牛”(《合集》21973)語，核對舊著錄片《乙編》787 後知非是。

⑤ 即《合集》22130+32179(《綴合》第 15 組)。

⑥ 《合集》20523 卜同事。

⑦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蔡哲茂：《甲骨新綴二十七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十六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6 年。

(7) 又南庚牢。 (《屯中南》318[自小])

(8) □子卜,旅[貞]:翌乙又毓祖乙一牛。 (《補編》7004[出二])

(9) 戊午卜,貞:其又己妣寔。 (《合集》27515+27269^①[何一])

(10) 癸丑卜:又小卜辛羊、豕。/正日又小卜辛羊、豕。

(《合集》20398^②[自歷])

(11) 辛卯卜:又妣壬、癸小寔。 (《合集》33327[歷一])

(12) 癸巳卜:又父丁羌三十。

(《合集》32012+《合補》10298^③[歷一])

(13) 甲辰又祖乙一牛。/其又祖乙大牢。 (《屯南》539[歷二])

(14) 王其又母戊一釶,[王]此受祐。 (《合集》27040[無名])

例(3)中的“子丁”爲神名。“子丁”之稱還見於婦女(《合集》22197、22249)、自歷(《合集》20523)。^④ 卜辭中有“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和“五族”等稱呼,^⑤喻遂生曾認爲“‘侑子族’當是爲子族而侑”。^⑥ 按照這種觀點,則例(6)辭是爲子族之事而貞問用牲的情況,屬於“V_甲+O_因+O_牲”式雙賓語句。但是朱鳳瀚更傾向於把這裏的“子族”理解爲神名,認爲它是指已故的“子族”中與王有近親關係的貴族。^⑦ 考慮到“V_甲+O_因+O_牲”式的例子的確罕見,《合集》21290 又有“出母丙/出子族”語,而“出”字學界大都認爲是乙類祭祀動詞(即不與原因賓語連用),所以“子族”或與“母丙”一樣爲神名。我們暫從朱說。例(8)中的神名“毓祖乙”是祖庚或祖甲對其祖父小乙的親

① 張軍濤:《何組甲骨新綴十九組》第1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460.html>),2009年4月22日。

② 即《屯南》4513+4518。

③ 參看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一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187.html>, 2010年12月12日。

④ 黃天樹:《非王卜辭中“圓體”卜辭的研究》,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科學出版社,1999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99—111頁。

⑤ 參看《類纂》第986、987頁。

⑥ 喻遂生:《甲骨文動詞介詞的爲動用法和祭祀對象的認定》,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⑦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稱。例(9)中的“己妣”二字乃神名“妣己”之倒稱。例(10)中的“小卜辛”，神名。《屯南·釋文》第1154頁認為“小卜辛：或少卜辛，疑爲小外辛，像卜丙即外丙一樣”。本辭貞問是否要在今日用羊和豕來祭祀小卜辛。同版對貞辭“正日侑小卜辛羊豕”，意謂是否要在“正日”用羊和豕來祭祀小卜辛。“正”、“貞”、“當”一聲之轉，“當日”即與受祭者名號日干相當之日。兩辭意在確定祭祀日期。^① 例(11)中的“妣壬、癸”乃“妣壬、妣癸”的省文。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2例，婦女11例，圓體2例，屯西2例，自肥2例，自小12例，出二3例，何一4例，自歷18例，歷一7例，歷二11例，無名6例。

鄭州商城二里崗肋骨上有祭祀卜辭“又社羊”，^②也屬於該式雙賓語句。

2.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不少，共見39例。村北系列中(21例)最多，尤其集中於出二。村中南系列中(16例)次之，非王卜辭中(2例)最少。如：

(1) 升禦于父乙羊、于又妣壬豚。

(《屯南》附5 = 《合集》32729[屯西])

(2) 甲辰卜：于來乙又〈于祖乙〉寔。

(《花東》34[花東])

(3) 辛巳卜：又〈于忠〉三歲又鬯。

(《合集》20737[自小])

(4) 癸巳卜，即貞：其又〈于妣〉一牛。

(《補編》7710^③[出二])

(5) 王其又〈于高祖〉十□，惠□冊用。

(《合集》27155[何二])

(6) 又〈于子丁〉牛。

(《合集》20523[自歷])

(7) [甲]午卜：又〈于子戠〉十犬，卯牛一。(《補編》10470^④[歷一])

(8) 甲申，貞：又〈于小乙〉羌五，卯牢。

(《屯南》595[歷二])

① 張世超：《商代的卜日與祭日》，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② 李學勤：《鄭州二里崗字骨的研究》，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後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15頁。

③ 即《合集》25160 + 《明後》B2084(《綴合》第178組)。

④ 《合集》32730同文。

(9) 其又于父庚差。

(《補編》8758[無名])

例(1)“于又妣壬豚”一語，語序怪異，我們暫定為辭序誤刻，實應為“又于妣壬豚”。例(7)中的“子戠”，他辭中或省稱為“戠”，也曾見於《合集》20036(自小)、21727(子組)、32775(歷二)。^①“子戠”既可作生稱，也可作死稱用為祭祀對象。本辭中即用為祭祀對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屯西 1 例，花東 1 例，自小 1 例，出二 19 例，何二 1 例，自歷 1 例，歷一 4 例，^②歷二 7 例，無名 3 例，無黃 1 例。

3.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共見 22 例。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11 例)最多，集中於歷類。非王卜辭中(8 例)次之，村北系列中(3 例)最為少見。如：

(1) 乙丑卜：又戠丁妣。(《合集》22322+《乙補》7417^③[婦女])

(2) 戊戌：又牢析。(《合集》22213[圓體])

(3) 丙：子夙興又牲妣庚。(《花東》236[花東])

(4) 子从施牲，又鬯妣庚，夢。(《花東》314[花東])

(5) 貞：又及司庚。(《花東》441[花東])

(6) □巳卜：來乙巳又□[牢]大乙□。(《合集》19818[自小])

(7) 又自豕辛，王受祐。(《合集》27383[何二])

(8) 乙亥卜：又十牢、十伐大甲申。(《合集》32201[自歷])

(9) 己亥卜：又十牢祖乙。(《屯南》751[歷一])

(10) □□卜：其又羌妣庚三人。(《合集》26924[無名])

例(1)中的“丁妣”乃“妣丁”之倒稱。卜辭中神名倒稱不鮮見，僅花東卜辭中“癸子”共 20 見，“甲祖”共 5 見，“丙祖”1 見，均為倒稱。舊有卜辭中的倒稱

①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262 頁。

② 卜辭中有“又于父何羊豕”(《合集》34266)語，“何”字所指不詳。若為原因賓語，則原因賓語位於其他賓語後者極其罕見；我們傾向於它是“羊豕”的修飾語，與卜辭中習見的“某芻”相類，可是“某芻”一般不用作犧牲，與此有別。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14 組。《合集》22323 成套。

則見於婦女、自組肥、自組小、圓體、自歷和午組卜辭。^① 例(4)中的“夢”字學者多前讀,按照這種讀法則“又鬯妣庚夢”屬於“又”字三賓語句,其格式為“V_甲+O_牲+O_神+O_因”。這種格式是前所未見的。不過對比《花東》26“歲妣庚壯,叔鬯,告夢”辭,以及《花東》314 同版“歲妣庚壯一,告夢”辭,我們更傾向於把“夢”後讀,為“告夢”之省。^② 考慮到“又鬯妣庚”與前面的部分連讀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本例還需存疑。例(8)中的“大甲申”語有三種理解:“甲”字兩用,既用作“大甲”的“甲”,又用作“甲申”的“甲”;^③“大”為單用區別字的省稱,語義上“大”後可以讀斷;^④斷讀為“大甲,申”,“申”為地支記日例。^⑤ 無論哪種理解,卜辭祭祀對象均為“大甲”,祭祀日均為“甲申”。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 婦女 3 例,圓體 1 例,花東 4 例,自小 1 例,何二 2 例,自歷 4 例,歷一 6 例,無名 1 例。

4. “* V_乙+O_牲+于+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分別見於非王卜辭以及王卜辭村北系列:

(1) □戌: 又_乙于妣己。(《乙編》1562[劣體])

(2) □午卜,□貞: 其又_乙于三母,今其夕□不羊。二月。

(《合集》23462[出二])

“又”字句中偶見表牲成分用作受事主語者,如“妍又祖乙”(《合集》27250); 亦能見到“* V_乙+于+O_{于(神)}+O_牲”式的變體,如“又_乙于母辛,惠牛”(《合

① 黃天樹:《婦女卜辭》,原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18—132頁。

② 姚萱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327頁腳注4中認為“夢”前似漏刻一“告”字,亦可備一說。

③ 裘錫圭:《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複偏旁的省略》,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年,原題為《甲骨文字考釋(八篇)》,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41—146頁。

④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2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79—393頁。

⑤ 黃天樹:《甲骨文中所見地支紀日例》,原載《中國語文研究》第10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99—202頁。

集》23445^①)、“又〈于羌甲〉,惠𡗗”(《合集》23018^②)。

𡗗

1.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僅有 3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中的花東。如:

(1) 乙卯:歲𡗗,𡗗鬯祖乙。 (《花東》195[花東])

(2) 甲戌卜:𡗗鬯甲祖一。/甲戌卜:𡗗鬯甲祖二。

(《花東》157[花東])

例(2)中的雙賓語句,沈培稱為“V_乙+O_牲+O_神”的變式。^③

友

1.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甲辰卜:歲𡗗,友祖甲𡗗,惠子祝。 (《花東》179[花東])

本辭中的“友”字或應讀為“醢”,請參看本書“登”字雙賓語部分。

肇₃

“肇₃”用於神靈,表示向神靈進獻某祭品。^④

1.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共見 5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卜,貞:肇₃丁帝十牢。 (《合集》8[賓出])

① 劉影已經將該版與《安明》1307 綴合,參看《拼三》第 619 則。

② 劉影已經將該版與《合集》24552 綴合,參看《拼合》第 157 則。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10 頁。

④ 有關“肇₁”、“肇₂”,請分別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給予類雙賓語句”和第二節“取得類雙賓語句”。

(2) 貞：勿肇₃元示。

(《合集》14823^①[賓出])

(3) 肇₃丁小宰。

(《合集》15519[賓出])

至

1. “V_乙+O_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辛酉卜：翌豕用，至(致)^②臀司小宰。(《合集》21805[子組])

2. “* V_乙+于+O_{于(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至(致)〈于祖〉三牢。

(《合集》32659[歷二])

3. “V_乙+O_牲+O_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且均見於非王卜辭：

(1) 惠彘用，至(致)牢父戊。

(《合集》21544[子組])

(2) 惠彘用，至(致)小牢父戊。

(《合集》21545[子組])

例(1)、(2)兩辭同文。例(1)辭拓片中“至”與“牢”相距較遠，參照例(2)辭，

① 《合集》15526 同文。《輯佚》23 也有“肇₃元示”語，在門藝惠寄給筆者的資料中，她指出：“此片兆序爲‘二’，顯然爲成套卜辭的其中一版。H14823 與此片辭同，惜看不出兆序，所卜爲同事。H14823 爲左行之骨，此片爲右行，龜骨暫時不辨。若爲龜版則與 H15526 可能爲一骨之折。”(福按：“H15526 可能爲一骨之折”中“15526”和“骨”字或有一處是筆誤。)我們在審查《輯佚》23 後認爲該片有較爲明顯的齒紋存在，應該是龜甲。如果該片不存在僞刻的情況，它與《合集》15526 之間確實應該遙綴(內容、字體、兆序字、位置方面都合)，則該例也屬於“V_乙+O_神+O_牲”式雙賓語句。不過，《輯佚》23 也有幾處疑點：一、兆序字奇怪，如果下面一辭“貞”右邊的“三”爲兆序字，就肯定不行了，因爲再右邊有兆序字“二”，龜甲上的兩個兆序字一般不會相距這麼近，即使“三”不屬於兆序字，屬於命辭部分，從照片上來看兆序字“二”上下兩橫不等長且差距不小；二、片中的兩處“貞”字寫法差距很大；三、片中“元示”的“示”字，照片上較爲清楚，下方的一橫筆寫成了明顯的弧綫形。(福按：蔣玉斌後來已經將《合集》15526、19031 與《輯佚》23 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五十九、六十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42.html>，2010 年 9 月 2 日。)

② “至”讀爲“致”，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333 頁括注。

我們懷疑此版“牢”上也可能有“小”字，或是拓片不清所致，或是漏刻。

4.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2 例，且均見於非王卜辭：

(1) 癸巳卜：子惠羊用，至(致)大牢〈于歸壬〉。

(《補編》6832^①[子組])

(2) □[巳]，子卜：至(致)羊〈于妣己〉，賓歲。

(《英藏》1892^②[子組])

例(2)中的“賓”字或應前讀，辭意爲“應該把羊送到妣己的宗廟裏以便舉行歲祭嗎”。^③ 如果這樣，則本辭爲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的例子。

置

1.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其置韜^④〈于丁〉，侑百羌，卯十□。

(《合集》22543 + 23570^⑤[出一])

饗

1. “V_乙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

(1) 饗毳甲豕。

(《補編》6733[自肥])

① 即《合集》21755 + 21590，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 22 則。

② 《合集》40893 是該版摹本。

③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 年，第 275 頁。

④ “韜”字釋讀，參看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韜”》，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 年第 2 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96—209 頁。

⑤ 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七—十二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639.html>)，2009 年 9 月 14 日。

祭

1. “V_乙+O_神+O_牲”式^①

該式共見 4 例，均見於非王卜辭。如：

- (1) 甲辰：早祭祖甲友豕一。/乙巳：早祭祖乙友豕一。/庚戌：早祭妣庚友白豕一。
(《花東》267[花東])

例(1)中的“友”字或應讀爲“醢”，請參看本書“登”字雙賓語部分。

後世“祭”字可以與其他動詞一起引導該句式，如“享祭惠公戠豢”(天星觀楚簡 32)、“速祭公主豕酒食”(《望山楚簡》M1: 110)；也可以用介詞“以”引出牲名，如“虔(且)祭之以一豕於東陵”(《新蔡葛陵楚簡》甲三 269)、“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史記·孝武本紀》)。

俵

1.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俛₁于父戊₂羊。 (《屯中南》483[午組])

步

1. “* V_乙+于+O_{于(神)}+O_牲”式

該式僅有 1 例，見於非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 (1) 庚申卜：束目，步〈于祖庚〉牢。 (《屯中南》308[午組])

① 《合集》22045 + 15108(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27組)有“𠄎 𠄎 豷祖庚”語,《摹釋》讀爲“𠄎 𠄎 豷祖庚”,《合釋》讀爲“𠄎 祭豷祖庚”。鄭繼娥在《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77頁讀本辭爲“𠄎 祭豷祖庚”,從而把它視爲“祭”字雙賓語句。从《合集》22045的舊著錄片《乙編》5321看,第二字釋“祭”可能正確,但第一字能否釋作“𠄎”存疑。同版另外一辭有“𠄎”,與“𠄎”應同字,與“𠄎”、“𠄎”二字均有一定的距離。

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相關句式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V _乙 + O _神 + O _牲	277	186	68	531
2	* V _乙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11	401	57	469
3	V _乙 + O _牲 + O _神	78	31	27	136
4	* V _乙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22	92	30	144

1. 從第 1—4 行可以看出,在含有乙類祭祀動詞的句子中,神名賓語以前置爲常。神名賓語在前者 1 000 例,牲名賓語在前者 280 例。

句式中的“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分別相當於後世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表人賓語”和“表物賓語”。因此,卜辭中“神名賓語以前置爲常”與後世“表人賓語以前置爲常”是一致的。

2. 從第 1、3 行可以看出,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的組類特徵很明顯。非王卜辭中(355 例)最多,村北系列中(217 例)次之,村中南系列中(95 例)最少。

3. 從第 2、4 行可以看出,兩種結構的句式組類差別也很明顯。村北系列中(493 例)最多,村中南系列中(87 例)次之,非王卜辭中(33 例)最少。

4. “V_乙 + O_神 + O_牲”式數量最多,有 531 例。武丁中期(432 例)特別集中。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26 個: 𠬞、登、𠬞、工(貢)、禘、燎、沉、升、施、𠬞、歲、𠬞、𠬞、夕、𠬞、宜、以、𠬞、用、𠬞、又、肇₃、饗、至、祭、友。

5.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式數量也很多,有 469 例。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較多,有 294 例。武丁中期次之,有 144 例。祖甲至文丁時期(31 例)只有少量分佈,而帝乙、帝辛時期未見。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17 個: 禘、剛、燎、𠬞、卯、歲、施、𠬞、𠬞、宜、𠬞、又、至、𠬞、步。

6.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有 144 例,其中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74 例)較爲集中,武丁中期(52 例)次之,祖甲至帝乙、帝辛時期也有少量分佈。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18 個: 𠬞、登、剛、燎、沉、卯、盟、施、𠬞、歲、以、

用、至、𡇗、宜、侑、又、置。

7. “V_乙+O_牲+O_神”式有 136 例，其中武丁中期(108 例)特別集中，武丁晚期至文丁時期數量較少。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20 個：𩇛、𩇛、登、燎、升、卯、施、𡇗、歲、𠂔、見(獻)₂、宜、用、至、𩇛、𡇗、用、侑、又、𠂔。

戰國楚簡中也有這樣的句式，如“享歸佩玉一環東大王”(《望山楚簡》M1: 28)、“𠂔歸玉東大王”(《望山楚簡》M1: 106)。

第三節 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小結

殷墟甲骨文中的祭祀動詞可以分爲甲、乙兩類。乙類祭祀動詞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有四式。由於可以引導原因賓語，甲類祭祀動詞可以引導的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的格式較多，共有十式。與後世相比，除在祭牲前使用介詞“以”、在原因前使用介詞“爲”的結構外(甲骨文中“以”、“爲”不能用作介詞)，其餘結構在甲骨文中都已經出現，而且甲骨文中還有不少類型是後世所未見的。可見，甲骨文中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非常發達。

我們在上文研究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以及下文研究三賓語句的時候，經常連帶列舉出使用介詞“于”引出表神成分的一類以資比較。現將神名前添加介詞“于”與不添加介詞“于”的這兩類作一總體比較。

甲類祭祀動詞在引出神名賓語時，武丁中期不使用介詞“于”者有 83 例，使用介詞“于”者有 115 例，兩類相差不太多，前者只是略微少些。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前者有 30 例，後者竟然高達 365 例。祖甲時期，前者有 1 例，後者有 2 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前者有 26 例，後者有 51 例。

乙類祭祀動詞在引出神名賓語時，武丁中期不使用介詞“于”者有 540 例，使用介詞“于”者有 197 例，前者數量上遠多於後者。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前者有 83 例，後者竟然高達 365 例。祖甲時期，前者有 7 例，後者有 32 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前者有 37 例，後者有 50 例。帝乙、帝

辛時期，前者沒有出現，後者有 3 例。

無論是甲類祭祀動詞還是乙類祭祀動詞，若動詞後出現多個對象語，在是否使用介詞“于”這一點上相當一致。至少在殷墟甲骨文時期，其時代特徵明顯，時代越是靠後就越多使用介詞“于”。其組類特徵也十分明顯，在非王卜辭中，神名前大多不使用介詞“于”；在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中，神名前大多使用介詞“于”。

沈培曾注意到，在某些組類的卜辭如自組、自賓中，“神名”前往往不加“于”，因而其不帶“于”的雙賓語格式就比較多。他並認為這並不是由於這些卜辭時代較早的緣故，在祭祀卜辭中是否使用“于”字帶有很大的隨意性。^① 我們贊成很多情況下“于”字使用帶有很大隨意性的看法，但我們同時認為，在引出多個對象語時，甲骨文中“于”字使用確實有其時代特徵。

時兵曾把殷墟卜辭和戰國楚簡中的“SV 于 O_{接受者} O_{材料}”、^②“SVO_{接受者} O_{材料}”二式作比較。他指出：“在殷墟卜辭中，‘SV 于 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的見次率遠高於‘SV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而在戰國楚簡中二者正好掉了個，‘SV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的使用率要遠高於‘SV 于 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從而認為“SV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是“SV 于 O_{接受者} O_{材料}”結構中的“于”脫落所致。^③

我們沒有統計戰國楚簡中二式的使用情況，但就殷墟卜辭來說，本書統計的結果卻是，使用介詞“于”的一式共計 543 例（包括甲類 74 例、乙類 469 例），不使用介詞“于”的一式共計 598 例（包括甲類 67 例、乙類 531 例），總體上看不使用“于”的一式在數量上還要比使用“于”的一式略微高些。這與時文對卜辭的統計出入較大，但與他對戰國楚簡的統計情況卻又是一致的。可見，“SVO_{接受者} O_{材料}”、“SV 于 O_{接受者} O_{材料}”兩種結構在殷墟卜辭和戰國楚簡中的出現率並不能作為“前一種結構是後一種結構中的‘于’字脫落所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15 頁。

② “O_{接受者}”與“O_{材料}”分別相當於本書所說 O_神 與 O_牲。

③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94—195 頁。

致”的證據。

祭祀動詞在戰國楚簡以及傳世文獻中還可以用於其他一些結構，如果這些結構中反映的情況也如“SVO_{接受者 O材料}”、“SV 于 O_{接受者 O材料}”兩結構一樣，即使用介詞“于”者較少，而在殷墟甲骨文中時代越是靠後越較多使用“于”，可以看出介詞“于”的使用，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的確較為隨意。

第六章 三賓語句

在殷墟甲骨文中，當甲類祭祀動詞同時帶有原因賓語、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時，就構成了祭祀動詞的三賓語句。對甲骨文中的三賓語句做過研究的學者有陳初生、張玉金、喻遂生和鄭繼娥等。^①

陳初生是最早揭示三賓語句的學者。他認為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些動詞可以帶有三類對象賓語，並分別稱之為“事”（即為什麼去祭祀）、“人（神）”（即向誰舉行祭祀）和“物”（即用什麼物品去祭祀）。表示“事”者為近直接賓語，表示“物”者為遠直接賓語，表示“人（神）”者為間接賓語。^② 三賓語概念提出後，很快就得到了不少學者尤其是甲骨學者的認可。現在的學者大都稱三個賓語為原因賓語、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本章即從這種說法。

引導三賓語句的甲類祭祀動詞，張玉金列出“禱”、“告”、“禦”、“寧”、“酒”5個，鄭繼娥同之。喻遂生則認為“祝”、“侑”也可以引導三賓語句，因而列出了7個。^③ 喻氏所列的“祝”、“侑”，由於辭例還存在疑問，能否引導三賓語句還需存疑。^④ 另，舊有卜辭中的“往”字，花東卜辭中新出現的“面”字，很

①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209—210頁；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132—150頁；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82—85頁。

② 陳初生：《論上古漢語動詞多對象語的表示法》，載《中國語文》1991年第2期。

③ 喻氏所舉“求”字實際上就是張、鄭二位所列出的“禱”字。

④ 無名類中有“其祝工父甲三牛”（《合集》27462）辭，《類纂》（第1118—1119頁）中有“父工”（學者多誤為“尹工”，《類纂》中即是如此）、“在北工”、“多工”、“百工”、“取工芻”等語，這些“工”多見於賓組和歷一類卜辭中，用為人名（某種身份的人）或地名。若“祝工父甲三牛”中的“工”用為人名，則該例屬於“V_甲+O_因+O_神+O_姓”式的三賓語句。不過，午組卜辭中還有“工牢”（《合集》22075）、“工乙豕/工乙羊”（《合集》22467），這些“工”讀為“貢”，是個動詞。此外，屬於無名的《屯南》2148等片中的“工”可能也屬於動詞。對比“工乙豕/工乙羊”，我們推測“祝工父甲三牛”中的“工”也可能用為動詞。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第72頁即在“祝”後點斷，並讀“工”為“貢”。另，自賓中有“又我父乙豕”（《合集》22201），“我”字含義不明，若用為原因賓語，則該例屬於“又”字引導的“V_甲+O_因+O_神+O_姓”式三賓語句。

可能也可以引導三賓語句。故我們認為在殷墟甲骨文中，能夠引導三賓語句的動詞有“禱”、“告₂”、“酒”、“寧”、“禦₂”、“往”、“面”共7個。出現的三賓語句有“V_甲+O_因+O_神+O_牲”式，也有“V_甲+O_因+O_牲+O_神”式。^①

禱

1. “V_甲+O_因+O_神+O_牲”式

該式共6例，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只有1例，村中南系列中有5例。如：

(1) 乙卯卜，殼貞：禱雨上甲宰。 (《遺珠》923[賓一])

(2) 辛卯卜：甲午禱禾上甲三牛。 (《合集》33309^②[自歷])

(3) 癸酉卜：其禱田父甲一牛。 (《合集》28276^③[歷無])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賓一1例，自歷4例，歷無1例。

告₂

1. “V_甲+O_因+O_神+O_牲”式

該式僅1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1) 其告₂龜上甲二牛。 (《合集》28206[無名])

酒

1. “V_甲+O_因+O_神+O_牲”式

該式共2例，均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① 如果在三賓語句的神名賓語前出現介詞“于”字，它們就會分別變成“* V_甲+O_因+于+O_{于(神)}+O_牲”式或“* 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式，而這兩種結構我們不看作三賓語句而視為雙賓語句。參看前文“雙賓語句研究”。

② 《合集》33311+《甲釋》13(蔣玉斌綴合，參看《綴續》第150頁)，《甲編》246、255同文；《合集》33312卜同事。

③ 《補編》8748是本版與《合集》28278的綴合版，《綴續》第138頁指出遙綴可疑。

(1) 乙丑卜，殼貞：先酒子凡父乙三宰。

(《合集》3216 正 + 《乙補》3672^①[賓一])

“子凡”是人名，卜辭貞問是否爲“子凡”之事先用三宰來酒祭父乙。

寧

1. “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共 4 例，均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如：

(1) 辛酉卜：寧風巫九豕。

(《合集》34138[歷一])

(2) 戊子卜：寧風北巫一豕。

(《合集》34140[歷一])

(3) [寧風伊] 夷一小牢。

(《合集》30259[無名])

禦₂

1. “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

該式數量較多，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未見，村北系列中 4 例，非王卜辭中 5 例。如：

(1) 禦₂臣父乙豚，子豚，母壬豚。/禦₂廌  (丙) 鼎犬，丁豚。

(《屯南》附 1[屯西])

(2) 御₂吳日丙豕，又 ，丁妣 。

(《屯南》附 2[屯西])

(3) 丙卜：其禦₂子馘妣丁牛。

(《花東》409[花東])

(4) 甲申卜：禦₂婦鼠妣己二牝牡。十二月。

(《合集》19987[自賓])

(5) 甲申卜：御₂雀父乙一牛。

(《屯中南》341[自賓])

例(1)中的“臣”、“廌”都是原因賓語，“父乙”、“子”、“母壬”、“丙”、“丁”都是神名。例(2)中的“日丙”與“丁妣”(“妣丁”倒文)均爲神名。

① 《合集》拓片爲曾毅公、李學勤綴合，張秉權加綴，《乙補》爲林宏明加綴，參看《醉古集》第 51 組。

該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屯西 3 例，^①花東 2 例，自賓 5 例。

往

1. “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

該式僅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己未卜：往西子奇妣庚三牢。 (《合集》22294[婦女])

往，讀爲“禳祭”之“禳”。^②“西子奇”用作原因賓語。本版之“西子”，蔣玉斌認爲是生人，^③可從。^④

面^⑤

1. “V_甲 + O_因 + O_牲 + O_神”式^⑥

該式僅 1 例，見於非王卜辭：

(1) 面多尹四十牛妣庚。 (《花東》113[花東])

參照同版第 12 辭“多尹亡憂”和第 13 辭“多尹亡害”，可知多尹遇到了不好的事。本辭是指爲祛除多尹的災咎而用四十頭牛對妣庚舉行“面”祭。

① 《合集》31993(= 《屯南》附 3) 屬於屯西，其上有“作父乙豕，妣壬豚，兄乙豚，□”一辭，裘錫圭在《讀〈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原載《考古》1972 年第 5 期，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331—335 頁)一文中認爲“作”後一字有可能是禦疾之“禦”的專字或“禦疒”二字的合文。若爲合文，則“禦疾父乙豕”也是“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三賓語句。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第 241 頁。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第 41 頁。

④ 出組卜辭中另有神名“西子”、“東子”，分別見於《合集》25169、25362。參看鍾柏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購藏甲骨選釋(三)》，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⑤ 卜辭中的“面”字釋讀，從黃天樹說。參見黃天樹：《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的若干新資料》，原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 年第 2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447—453 頁。

⑥ “V_甲 + O_因 + O_牲 + O_神”式的三賓語句僅花東卜辭中 1 見，是否可信，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賓語句、相關句式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V _甲 + O _因 + O _神 + O _牲	10	8	10	28
2	* V _甲 + O _因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11	20	22	53
3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O _神	1	0	0	1
4	*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2	2	0	4

1. 三賓語句共有 29 例，非王卜辭以及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中差別均不大。

2. “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有 28 例，其中武丁中期(15 例)最為集中。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有 6 個：禱、告₂、酒、寧、禦₂、往。

3. “V_甲 + O_因 + O_牲 + O_神”式僅有 1 例，見於武丁中期的花東。用於這一句式的動詞只有“面”字。

4. 甲類祭祀動詞共 13 個，能引導三賓語句的有 7 個。只要三個賓語同時出現，就會有“V_甲 + O_因 + O_神 + O_牲”式或“V_甲 + O_因 + O_牲 + O_神”式。可見這些詞引導三賓語的能力相當強。

5. 在三個賓語同時出現時，原因賓語總是在最前面，而神名賓語與牲名賓語的順序，則幾乎都是神名賓語在前(81 例)，牲名賓語在前者很少(5 例)。

6. 在三個賓語同時出現時，神名賓語前是否使用介詞“于”也有時代特徵。武丁中期不使用介詞“于”者有 16 例，使用介詞“于”者有 19 例。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前者有 4 例，後者竟然高達 36 例。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時期，前者有 6 例，後者有 2 例。若不考慮廩辛之後出現的少數幾例，基本上也能反映出時代越靠後越是較多使用介詞“于”的特點。

三個賓語先後順序的原因探討

在分析祭祀動詞雙賓語句發展失衡的原因時，喻遂生曾根據甲骨文三賓語句中三個賓語的順序對此做過很好的探討，推斷“這反映了一種明顯的

語序取向”。^① 我們認為，喻氏“語序取向”說是可信的，只是囿於當時所見到的材料（《花東》甲骨沒有全部公佈），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如以“O_牲+O_神”為逆序截取。今在喻氏論證的基礎上，利用新材料，再試圖作些探討。

卜辭中的三賓語句及相關句式共有四大類：“V_甲+O_因+O_神+O_牲”、“V_甲+O_因+O_牲+O_神”、“* V_甲+O_因+于+O_{于(神)}+O_牲”、“* 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

這些句式會對兩個賓語出現時的順序造成什麼影響呢？因為這些句式中的介詞“于”總是出現在神名賓語的前面，所以討論時我們把“于+O_{于(神)}”視為一個整體。這裏僅以甲類祭祀動詞中的情況為例予以說明：

三賓語句中，“V_甲+O_因+O_神+O_牲”式（下簡稱前式 A）28 例，“V_甲+O_因+O_牲+O_神”式（下簡稱後式 A）1 例。如果出現兩個賓語，理論上應該有六式：

（1）“O_神+O_牲”式；（2）“O_牲+O_神”式；（3）“O_因+O_神”式；（4）“O_神+O_因”式；（5）“O_因+O_牲”式；^②（6）“O_牲+O_因”式。

“O_神+O_牲”式 67 例，乃^③前式 A 順序截取而成，^④或後式 A 逆序截取而成；“O_牲+O_神”式 16 例，乃前式 A 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A 順序截取而成。

①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132—150 頁。

② “O_因+O_牲”式既可能是由“V_甲+O_因+O_牲+O_神”式省略而來，也可能是由“* V_甲+O_因+于+O_{于(神)}+O_牲”式或“* 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式省略而來。為討論方便，暫置該式於此處。“O_牲+O_因”式同此。

③ 這一部分所使用的“乃”字是表示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我們對能否取首尾截取而成持保留意見，因為除兩例原因賓語在後的特殊例子外，每種出現的結構形式都有與其可以對應的相鄰順序截取的句式。至於能否逆序截取，疑問則更大，因為所謂的“截取”兩個賓語實際上等於說結構中省略了另外一個賓語。既然屬於省略，就應該存在有不省略的例子。拿“O_牲+O_神”式來說，如果它是“V_甲+O_因+O_神+O_牲”式逆序截取，則應該存在“V_甲+O_牲+O_神+O_因”式或“V_甲+O_因+O_牲+O_神”式，而實際上前一式雖然不存在的，後一式雖然存在，但不如把“O_牲+O_神”視為後一式的順序截取更直接，沒有必要繞個大彎。不過，兩個賓語連用時，確偶有原因賓語在後的例子，可是三個賓語連用時，現在所發現的例子中原因賓語都在最前面，所以目前只能暫時持有逆序截取的觀點。當然原因賓語在後的例子是否可靠，以及今後是否會再出現新的三賓語格式也值得繼續關注。

④ 凡單言“順序截取”或“逆序截取”者均不包括“取首尾截取而成”的一類。

“O_因+O_神”式 57 例，乃前式 A 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A 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O_神+O_因”式 0 例，乃前式 A 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A 反向取首尾截取而成。

“O_因+O_牲”式 2 例，乃前式 A 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或後式 A 順序截取而成；“O_牲+O_因”式 1 例，乃前式 A 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或後式 A 逆序截取而成。

在相關句式中，“* V_甲+O_因+于+O_{于(神)}+O_牲”式(下簡稱前式 B) 53 例，“* V_甲+O_因+O_牲+于+O_{于(神)}”式(下簡稱後式 B) 4 例。如果出現兩個賓語，理論上也應該有六式：

(1) “O_因+于+O_{于(神)}”式；(2) “于+O_{于(神)}+O_因”式；(3) “O_牲+于+O_{于(神)}”式；(4) “于+O_{于(神)}+O_牲”式；(5) “O_因+O_牲”式；(6) “O_牲+O_因”式。

“O_因+于+O_{于(神)}”式 384 例，乃前式 B 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B 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于+O_{于(神)}+O_因”式 1 例，乃前式 B 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B 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

“O_牲+于+O_{于(神)}”式 16 例，乃前式 B 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B 順序截取而成；“于+O_{于(神)}+O_牲”式 74 例，乃前式 B 順序截取而成，或後式 B 逆序截取而成。

可以看出，如果出現兩個賓語，其結構是否發達即用例是否較多，確實跟“語序取向”有關。一般而言，順序截取勝於逆序截取，相鄰順序的截取勝於取首尾的截取，所賴以截取的句式(指包括三個賓語的句式)較發達者，往往其包含有兩個賓語的句式也較發達。

如果把“O_神+O_牲”式與“O_因+O_神”式相比較，可以看出兩者雖然同樣都是據“V_甲+O_因+O_神+O_牲”式順序截取而成，但前者卻較後者發達。究其原因，這應該與句子焦點問題有關，卜辭中原因賓語的焦點功能要弱於牲名賓語的焦點功能，所以原因賓語省略的例子要多些。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前者還可能是“V_甲+O_因+O_牲+O_神”式逆序截取，後者還可能是“V_甲+O_因+O_牲+O_神”式順序取首尾截取而成，或許位置的作用(即是相鄰順序的截取還是取首尾的截取)大於方向的作用(即是順序截取還是逆序截取)。

第七章 介賓結構

甲骨文中的賓語有動詞賓語和介詞賓語之別。介詞賓語，顧名思義是指用爲介詞的賓語。介詞與其後的賓語，本書稱之爲“介賓結構”。與動賓結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動詞賓語經常可以前置於動詞，^①而介詞賓語卻極少見到前置的用例。管燮初曾舉出兩例介詞賓語前置於介詞的例子，一例是《乙編》4069(即《合集》6649 正甲)“十二月在”，一例是《粹編》533(即《合集》19563)“告皐受令于”。^②但二例均爲誤讀所致，前者是誤讀兆序字“七”爲介詞“在”，後者是把“丁三宰”三字錯誤斷開。

卜辭中的介詞賓語有表人物、處所和時間三類。^③陳夢家曾指出：

人物介詞組可以在動賓之間，亦可以在動前或賓後；時間介詞組可以在主動之間，亦可以在賓後(較少)；空間介詞組(引者按：即本書表處所介賓結構)可以在動賓之間，亦可以在動前賓後。^④

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陳氏對卜辭中介賓結構的句法位置進行了高度的概括。他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有疏漏之處。後來沈培就指出，時間介詞組也有在主語之前的，陳夢家在《綜述》中本來舉了“于壬王廼田”的例子，卻沒能夠概括進去。^⑤

① 參看本書第一章“賓語前置句”部分。

②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3年，第19頁。

③ 如“丁終虞于子疾/丁終不虞于子疾”(《花東》69)、“丁侃于子學商”(《花東》150)中的介詞賓語分別爲“子疾”、“子學商”，都不是指某個人而是指代某件事。考慮到它們和人名一樣，這裏都是動作行爲涉及的對象，所以本章把這類賓語也歸入表人物一類。後世文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如“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周書·大誥》)。

④ 《綜述》第124頁。

⑤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4頁。

關於介賓結構前置或後置何為常態，管燮初曾把前置視為“語序變例”，^①他是以介賓結構後置為常的。王力的看法與其一致，他指出，在殷墟甲骨文中表處所介賓結構的位置還沒有十分固定，它既可以放在動詞之後，又可以放在動詞之前，但是放在動詞後面的結構較為常見。^② 值得注意的是，陳夢家還注意到了介賓結構在不同時期位置上的變化，他指出“空間介詞組在早期卜辭中常常置於命辭之末……晚期卜辭常常則記於前辭中”、“時間介詞組常常置於命辭之末”，並認為“介詞組之所以移前移後，是有意義的。凡是特別着重的卜問的，往往從後移向前”。^③

沈培在全面細緻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對不同性質的介賓結構前置或後置的差異及其原因進行了說明，並對不同時期介賓結構在位置上的變化做了較好的分析。^④ 應該說，對殷墟甲骨文介賓結構的研究，沈氏用力最深，收穫也最為顯著。

張國艷有專文研究甲骨文中的介賓結構，她主要從介賓短語的成分構成、語法功能和語法意義三個方面對甲骨文中的介賓短語做全面描述，並與現代漢語做了對比；^⑤張玉金在整理甲骨文中的介詞時不但認真分析了介詞的含義以及句法位置，還對義近介詞之間的細微差別做出分析；^⑥李麗艷在其碩士論文《甲骨文介詞、連詞研究》中也詳細整理了甲骨文中的介賓短語。^⑦

本章也把甲骨文中介賓結構分為表人物、處所和時間三類。不過，因為甲骨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族名三者之間在某些場合很難區分，所以沈培認為，必要時可以把表人物介賓結構和表處所介賓結構統一稱為“非時間介詞

①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53年，第17—18頁。

② 王力：《漢語史稿》中冊，中華書局，1980年，第368頁。

③ 《綜述》第124頁。

④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介賓結構語序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88年；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3—160頁。

⑤ 張國艷：《甲骨文介賓短語研究》，載《大理師專學報》2000年第3期。

⑥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65—87頁。

⑦ 李麗艷：《甲骨文介詞、連詞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5—7頁。

結構”(筆者按：即本章所說非時間介賓結構)。^① 我們採用沈氏的這種做法。

在殷墟甲骨文中，究竟哪些是介詞，有多少個介詞，目前學界看法仍有分歧，可謂衆說紛紜。但是，對於“于”、“自”、“在”和“从”這四個詞可以作介詞，學界則沒有異議。這四個介詞在現代漢語中依然被經常使用，都是名副其實的高頻介詞。本章就主要討論這四個介詞帶有賓語(介賓結構)的情況，對一些介詞連用時帶有賓語(介賓結構連用)的情況也有涉及。

從句法結構上來看，卜辭中的介詞賓語可以放在動詞前，充當句子的狀語；也可以放在動詞後，充當句子的補語；^②有時候也可以用於其他被修飾的名詞前，充當前置定語成分。由於介詞的不同，情況也不盡相同。下面分別討論。

第一節 “于”字介賓結構

“于(於)”是個高頻介詞，其介賓結構在古漢語中最為常用。據錢宗武統計，今文《尚書》中介詞“于”字 359 見，而介詞“於”僅 5 見，^③這時“於”的介詞用法尚處於形成期。卜辭中只有介詞“于”，而沒有“於”。卜辭中的“于”字介賓結構共有 6 629 例，也是最常見的。

卜辭中的“于”字介賓結構可以用來表人物、處所和時間。表時間時，賓語可以由體詞性詞語來充當，也可以由謂詞性詞語來充當。而在表人物和處所時，賓語則只能由體詞性詞語來充當。

從句法位置上看，“于”字介賓結構可以位於動詞後作補語，也可以位於動詞前作狀語。作狀語時，其前可以用副詞如“不”、“勿”、“其”等修飾。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26—160 頁。

② 在沒有特別說明的情況下，本章所謂“動詞前”，如果出現主語的話，既包括介賓結構位於動詞前主語後的一類，也包括位於主語前的一類；如果出現賓語的話，“動詞後”既包括位於動詞後、賓語前的一類，也包括位於賓語後的一類。

③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199 頁。

一、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大多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有 3 719 例。這時，“于”字大多有“向”、“對”、“給”的意思，^①少數有“對”、“把”的意思，個別辭例中甚至也有“爲”、“被”、“跟”、“與”或“在……方面”的意思。^②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在非王卜辭中，用作補語的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共見 230 例。花東中最爲常見，幾乎占到總數的一半，午組中數量也很多，其他各組類中則僅有少量出現。如：

(1) □[巳]，子卜：至羊于妣己，賓歲。 (《英藏》1892^③[子組])

(2) 戊寅卜：燎爵于祖己。 (《合集》22056[午組])

(3) 乙酉卜：禱于四示。 (《合集》22062 正反[午組])

(4) 丙戌卜：侑于父丁，惠歲。 (《合集》22072[午組])

(5) 戊寅卜：今庚辰酒血三羊于妣□。

(《合集》22228 + 21879 + 22229^④[圓體])

(6) 丙子卜：浮禦于二妣己、于妣丁、子丁。 (《英藏》1891[圓體])

(7) 己巳：其禱年于河，雨。 (《合集》22346[劣體])

(8) 升禦于父乙羊、于又妣壬豚。

(《屯南》附 5 = 《合集》32729[屯西])

(9) 丙卜：𠄎又(有)由女，子其告于婦好，若。 (《花東》3[花東])

(10) 辛亥卜：惠發見(獻)于婦好。 (《花東》63[花東])

(11) 甲寅卜：丁侃于子學商。 (《花東》150[花東])

(12) 壬申卜：裸于母戊，告子齒[疾]。

(《花東》395 + 548^⑤[花東])

①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 年，第 276 頁。

②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 年，第 296—297 頁。

③ 《合集》40893 是該版摹本。

④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59 組。

⑤ 方稚松綴合，參看《拼合》第 77 則。

例(2)中的“爵”字，學者多讀入另外一辭。基於刻辭在龜板上的位置，再參照同屬於午組的《屯南》2118“婦石燎爵于南庚”一辭，我們認為“爵”字應該讀入本辭。卜辭中“數字示”常見，表示多少位先神，例(3)中的“四示”即指四位先神。向“四示”舉行禱祭還見於屬於歷二的《屯南》275。例(6)中的“二妣己”、“妣丁”、“子丁”均為神名。本辭於前兩個神名前均有介詞“于”，“子丁”前卻沒有，比較特殊。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非王卜辭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3 例，午組 105 例，圓體 5 例，劣體 1 例，屯西 4 例，花東 112 例。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北系列中最多，共見 2 530 例，集中出現於賓組和出組，尤其是前者，何組和自組中也有不少，黃類中數量則極少。如：

- | | |
|--|---|
| (1) 其午(禦)于祖□。 | (《合集》22192[自肥]) |
| (2) 甲申卜，王：大  于多母。 | (《合集》19971[自小]) |
| (3) 戊寅卜：九犬禘于西。 ^① 二月。 | (《合集》21089[自小]) |
| (4) 己酉卜：侑□于河。 | (《補編》6757 ^② [自類]) |
| (5) 癸巳卜：侑于季。 | (《合集》1424[自賓]) |
| (6) 告于上甲眾成。 | (《合集》6583[賓一]) |
| (7) 丙寅[卜]，亘貞：王戠多屯，若于下上。/貞：王戠多屯，若于下乙。 | (《合集》808 正[典賓]) |
| (8) 貞：勿禦于祖乙。 | (《合集》1636 + 17557 正 ^③ [典賓]) |
| (9) 貞：王侑報于蔑，唯之侑祭。 | (《合集》6653 正 + 《乙編》2311 ^④ [典賓]) |

① 祭祀卜辭中的四方名，本書暫一律視為神名。

② 《合集》40864 是該版摹本。

③ 何會綴合，參看《拼續》第 444 則。

④ 《綴續》第 17 頁。

(10) 貞：禦于羌甲。/往于河，亡[其]从雨。

(《合集》8333 + 14420^①[典賓])

(11) 乙丑卜，古貞：帛姘疊于黍年。 (《合集》10132 正[典賓])

(12) 貞：人歲施于丁。九月。 (《合集》1073[賓三])

(13) 𠄎來芻陟于西示。 (《合集》102[賓出])

(14) 庚辰步于母庚。 (《合集》10918[賓出])

(15) 貞：惠子漁登于大示。 (《合集》14831[賓出])

(16) 癸酉卜，大貞：侑于唐，惠翌乙亥酒。六月。

(《合集》22741^②[出一])

(17) 己酉卜，即貞：告于母辛，惠麓(晨)。十一月。

(《合集》23419[出一])

(18) 戊戌卜，出貞：其侑報于保，于室酒。

(《合集》24945[出一])

(19) 癸亥卜，王貞：旬亡憂。乙丑翌于大乙。在五月。

(《合集》22669[出二])

(20) 𠄎于毓祖丁。 (《合集》27323[何一])

(21) 癸丑卜，何貞：其侑于慶。

(《合集》30401 + 《補編》10356^③[何一])

(22) 𠄎亥卜：𠄎羌二方伯其用于祖丁、父甲。

(《合集》26925[何二])

(23) 其侑于河。 (《補編》9575[何二])

(24) 丙戌卜，貞：翌日丁亥王其又升于文武帝，正，王受有祐。

(《合集》36168^④[黃類])

① 劉影綴合，參看《拼合》第128則。

② 本版《合集》中所收拓片不清，清晰圖版可參看李先登：《孟廣慧舊藏甲骨選介》，載《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

③ 張軍濤：《何組甲骨新綴十九組》第2組，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460.html>)，2009年4月22日。

④ 《補編》11084 + 《安明》2991(李愛輝綴合，參看《拼三》第704則)同文。

例(2)中“大”疑指大規模地祭，卜辭中另有“大禦”、^①“大歲”、^②“大禱”、^③“大報”^④語，結構與此相類。例(7)中“若于下上”、“若于下乙”語為被動結構。“若”表示神靈對商王的保佑，“下上”是指天地神祇。卜辭貞問被天地神祇或被下乙所保佑之事。^⑤ 沈培已經注意到，和古漢語中的情況一樣，卜辭中這類被動句中的“于”字結構也不能前置。^⑥ 金文中也有這樣的句子，如“鬲賜貝于王”（鬲作父甲尊，《集成》11. 5956）、“作冊麥賜金于辟侯”（麥方尊，《集成》11. 6015）。例(9)中“蔑”字，用為神名。在《合集》30451中它與“伊尹”並見，《合集》970中它與“黃尹”（亦指伊尹）並見，所以有學者認為“蔑”為殷商舊臣。^⑦ 例(11)“魯”有嘉美義，卜辭大意是“婦姘在黍子方面的收成會很好嗎”。^⑧ 例(13)同版他辭均為祭祀卜辭，這裏的“西示”之“示”有可能用表神主。^⑨ 但考慮到“芻”字很少見到確用為祭性的例子，我們懷疑本例或不屬於祭祀卜辭，“西示”是指“芻”的來源。本辭是否應該放在這裏還需存疑。例(14)為祭祀卜辭，其中的“步”字應讀為“酺”，^⑩“步于母庚”是指酺祭母庚。例(17)中的“麓”字，自羅振玉以來，學界多釋為“農”，今從常正光改釋。^⑪ 卜辭貞問，告祭母辛，是否要選在晨時。例(18)中的“保”字，饒

① 參看《類纂》第149頁。

② 見於《合集》33692、33293，《花東》228等片。

③ 見於《合集》1180等片。

④ 見於《合集》14859正等片。

⑤ 唐鈺明等：《論上古漢語被動式的起源》，原載《學術研究》1985年第5期，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1—255頁。

⑥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2頁。

⑦ 《綜述》第366頁。

⑧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年，第298頁。

⑨ 有學者認為“西示”有可能是置於廟中西邊的祖先神主，如後世的左昭右穆的昭穆制。參看楊升南：《商代人性身份的再考察》，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⑩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

⑪ 常正光：《殷曆考辨》，載《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年；常正光：《“辰為商星”解》，載《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宗頤認為用爲祭祀對象。^① 例(19)“乙丑翌于大乙”中的“翌”字不是指稱時間，而是用爲祭名。例(20)中“毓祖丁”見於何組，當爲商王廩辛或康丁對其祖父武丁的稱呼。^② 例(22)命辭部分爲受事主語句。受事主語“羌二方伯”是羌人的兩個方伯，“祖丁”與“父甲”是並列的受祭對象。這條是用敵對方國首領來祭祀的記錄。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肥 1 例，自小 23 例，𠄎類 1 例，自賓 67 例，^③賓— 485 例，典賓 1 279 例，賓三 132 例，賓出 202 例，出一 53 例，出二 237 例，何一 29 例，何二 19 例，黃類 2 例。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中南系列中也很多，共見 959 例，集中於歷類，無名中則相對少得多。如：

- | | |
|---------------------|---------------------------------------|
| (1) 癸未卜：登黍于二示。 | (《合集》34107 + 27219 ^④ [自歷]) |
| (2) 辛亥卜：剛于父庚。 | (《合集》27435[歷一]) |
| (3) 其陟于大乙。 | (《合集》32420[歷一]) |
| (4) 甲戌卜：唯進燎于祖乙。 | (《合集》32535[歷一]) |
| (5) 癸卯，貞：酒升歲于大甲辰五牢。 | (《屯南》2953[歷一]) |
| (6) 辛亥卜：犬延以羌，一用于大甲。 | (《合集》32030 ^⑤ [歷二]) |
| (7) 乙酉，貞：侑歲于伊囂示。 | (《合集》33329[歷二]) |

①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59 年，第 867—868 頁，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16 冊，第 226—582 頁。

②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原載《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1 冊，第 159—161 頁；王蘊智：《“毓”、“后”考辨》，原載臺灣甲骨學會主編：《甲骨文論文集》第 2 輯，1999 年，後收入《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 245—261 頁。

③ 卜辭中有“余燎于其配(?)”（《英藏》1864），含義未明，存疑。

④ 許進雄綴合。《合集》34105 卜同事。

⑤ 《合集》240（賓出）卜同事。

- (8) 辛巳，貞：日有𩇛(異)，其告于父丁。(《合集》33710^①[歷二])
- (9) 乙酉，貞：取河，其困于上甲，雨。(《合集》34235[歷二])
- (10) 癸酉，貞：其侑報于高祖。(《屯南》665^②[歷二])
- (11) 丙辰卜：二牢延歲于仲丁。(《屯南》631[歷草])
- (12) 己丑卜：翌日庚遲其又查于父甲。(《屯南》2682[歷草])
- (13) 戊子卜：其侑歲于亳社三小[宰]。(《合集》28109[歷無])
- (14) 甲子卜：其侑歲于毓祖乙。/甲子卜：其侑歲于高祖乙。
(《屯南》2951^③[歷無])
- (15) 惠商方步，立于大乙，戕羌方。(《合集》27982[無名])
- (16) 其卯于示壬，弔受年。(《合集》28272[無名])
- (17) 王其侑于父甲公、兄壬，惠歲，王受祐。(《屯南》95[無名])
- (18) 𠄎翌日于外壬，王其邁。(《補編》8944[無名])

例(5)中的“大甲辰”可以有三種理解：讀為“大甲甲辰”，即“甲”字兩用，既用作“大甲”的“甲”，又用作“甲申”的“甲”；^④讀為“大，甲辰”，“大”為單用區別字的省稱；^⑤讀為“大甲，辰”，“辰”為地支記日例。^⑥無論哪種理解，卜辭祭祀對象均為“大甲”，祭祀日均為“甲辰”。例(6)中的“一”字用作範圍副詞，意指“皆”。^⑦本辭貞問，犬延帶來羌人，是否全部用於先王大甲。另，“一”前也

① 《輯佚》658 同文，《合集》33698 卜同事。

② 《屯南》1105 同文。

③ 肖楠已將此版與《合集》32458 綴合。

④ 裘錫圭：《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複偏旁的省略》，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年，原題為《甲骨文字考釋(八篇)》，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41—146頁。

⑤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2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79—393頁。

⑥ 黃天樹：《甲骨文中所見地支紀日例》，原載《中國語文研究》第10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99—202頁。

⑦ 陳劍：《甲骨文舊釋“𠄎”和“𠄎”的兩個字及金文“𠄎”字新釋》，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後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綏寧書局，2007年，第177—233頁。

可以不點斷，句子爲受事主語句。例(7)中的“伊 鬻示”是指“伊尹”和“鬻示”，均爲祭祀對象。“鬻示”，張政烺認爲“疑是元示”。^① 例(12)中的“暹”字是一個時稱。該字在甲骨文中上从佳，下从日。李宗焜認爲該字爲日光升起之意，若指時稱，是指天明的時候。^② “杳”字，^③或以爲“木丁”合文，是神祖名，非是。我們贊成把它看作祭名的說法。^④ 例(13)中的“亳社”，是指亳地之社。^⑤ “亳”之地望，學界分歧較大，我們傾向於“鄭亳說”。“亳社”之所以受到隆重祭祀，鄭杰祥認爲“顯然是因爲亳社位於商王朝的第一個國都亳邑，商前期的九位國王皆立都於此，而這正是商王朝的第一個全盛時期”。^⑥ 例(14)中的先神“毓祖乙”、“高祖乙”很可能是祖甲分別對其祖父“小乙”和對仲丁之子“祖乙”的稱呼，但也不排除是祖甲以後的商王對“小乙”與“祖乙”的稱呼。^⑦ 例(15)即《粹編》144。“立于大乙”之“立”，郭沫若在《粹編考釋》中讀爲“位”，于省吾在該書眉批中則認爲應讀爲“泣”。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中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歷 2 例，歷一 115 例，歷二 565 例，^⑧歷草 15 例，歷無 103 例，無名 158 例，無黃 1 例。

① 張政烺：《釋它示——論卜辭中没有蠶神》，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 年，後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 年，第 514—520 頁。

②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載《中國文字》新十八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4 年。

③ 參看《類纂》第 506—507 頁。

④ 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它爲柴祭，參看《綜覽》第 0728 條引王輝說。

⑤ 《綜述》第 582—584 頁。

⑥ 鄭杰祥：《殷墟卜辭所記商代都邑的探討》，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李維明：《“亳”辨》，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⑦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原載《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1 冊，第 159—161 頁。

⑧ 《合集》34279 有“丙子卜：燎于亥”辭，因爲《合集》中收錄的照片不易辨認，《摹釋》“燎于”後無釋，《合釋》以及白於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均以爲其後是“亥”字。如果確爲“亥”字，對比同版卜辭，我們更傾向於“亥”是神名，爲“王亥”之省稱。然而卜辭中除本辭外，尚沒有發現確切的“王亥”省稱爲“亥”的例子，所以姑且存疑。

二、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也有少數位於動詞前充當狀語(523 例)。這時,“于”字有“向”、“對”、“給”一類的意思。^①“于”前可以有副詞修飾,如“勿于”(《合集》6257、8738)、“不于”(《合集》2825、5612)、“其于”(《合集》3473、13851)、“延于”(《合集》22087 正^②)、“卒于”(《合集》21113)、“不其于”(《合集》8988^③)、“允不于”(《合集》21153)、“其先于”(《屯南》2295^④)。在介賓結構與動詞之間也可以出現副詞“先”,如“于岳先禱”(《英藏》2089^⑤)。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非王卜辭中數量很少,共見 29 例,午組、花東中相對較多,婦女、劣體中則較少。如:

- (1) 于祖戊禦余,羊、豕、艮。 (《合集》22047[午組])
- (2) 于入乙禦。 (《合集》22061 + 22431^⑥[午組])
- (3) 于兄己施犬。 (《合集》22276[午組])
- (4) 于妣己祫。 (《合集》22215^⑦[婦女])
- (5) 于大丁馭。 (《合集》22161[劣體])
- (6) 惠一羊于二祖用,入自麗。 (《花東》7[花東])
- (7) 庚午卜,在剝: 子其有齒,于妣庚置牢、勿(物)牝、白豕至豕一。
(《花東》163 + 506^⑧[花東])
- (8) 何于丁逆。 (《花東》320[花東])

①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 年,第 287 頁。

② 可與《合集》22086、《補編》6886 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5 組。

③ 趙鵬已經將該版與《合集》20184 綴合,參看《拼合》第 56 則。

④ 肖楠已經將該版與 H57.57 綴合。

⑤ 《合集》41656 是該版摹本。

⑥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6 組。

⑦ 《合集》22278 + 22216(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附錄三第 3 組)同文。

⑧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274 頁腳注 1 認為兩版似可綴合。

(9) 丙午卜：其入自西祭，若，于妣己酉。 (《花東》355[花東])

例(6)中的“二祖”，花東卜辭中三見，除此版外，還見於《花東》162、411，即花東卜辭中最常見的兩位先祖“祖甲”和“祖乙”。例(8)中的“何”，人名。“逆”，表“迎接”義。同版還有“于母婦”辭。“何于丁逆。/于母婦”中的“丁”、“母婦”均應指代某人，“丁”爲時王武丁，“母婦”疑指婦好。^① 例(9)辭末的“酉”字，應讀爲“酒”。甲骨卜辭中這樣的例子有不少，如《合集》21797、37840 等。朱鳳瀚曾舉有不少例證，^②可以參看。

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非王卜辭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6 例，婦女 3 例，劣體 1 例，花東 9 例。^③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北系列中數量最多，共見 304 例，賓組中較爲集中，自組、出組與何組中很少。如：

(1) 癸丑卜，貞：不其于多子憂。 (《合集》8988 + 20184^④[自小])

(2) 十月甲申卜，王：于妣己禦司嬪。 (《合集》19886[自小])

(3) 己亥卜：于大乙、大甲禦弔五宰。 (《補編》313^⑤[自賓])

(4) 于司禦子辟。 (《英藏》1768^⑥[自賓])

(5) 于父乙多介子值。 (《合集》816 正[賓一])

(6) 于祖辛禦殪身。/勿于祖辛禦殪身。 (《合集》1720^⑦[賓一])

① 齊航福：《〈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求疵(二)》，載《考古與文物》2007 年“先秦考古專刊”。另，後來讀到韓江蘇《殷墟花東 H3 卜辭主人“子”研究》(綫裝書局，2008 年)第 152 頁，得知她也持有這樣的觀點。

② 朱鳳瀚：《論彤祭》，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

③ 《花東》5(+《花東》510)有“乙亥卜：婦好有事，子唯妣，于丁曰婦好”辭，“丁”字不知是指丁日還是指武丁，也不知是否應該前讀，所以暫存疑。

④ 趙鵬綴合，參看《拼合》第 56 則。

⑤ 即《合集》4325 + 4324，參看《綴合》第 59 組。

⑥ 《合集》39692 是該版摹本。

⑦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蔡哲茂：《殷墟文字乙編新綴第十二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2007 年 12 月 27 日。

- (7) 勿于大戊告。/勿于大甲告。 (《補編》3992^①[賓一])
- (8) 貞：于社禱。/貞：于河禱。 (《合集》1506 正^②[典賓])
- (9) 王占曰：“其于黃尹告。” (《合集》3473[典賓])
- (10) 于祖辛禦。 (《合集》10968 + 10562^③[典賓])
- (11) 貞：其于一人憂。 (《合集》557[賓三])
- (12) 乙亥卜，爭貞：王束有咎，不于[一]人憂。
(《合集》4793 + 合補 1602^④[賓三])
- (13) 貞：于婦禦。三月。 (《合集》9560[賓三])
- (14) 己巳卜，爭貞：于日禦王。十二月。 (《合集》21161[賓三])
- (15) 貞：于岳先禱。 (《英藏》2089^⑤[賓出])
- (16)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
(《合集》22911[出一])
- (17) 于示施。 (《北大》2476[出二])
- (18) 乙丑卜，貞：于岳即。 (《合集》24417[何一])
- (19) 貞：于毓用，王受祐。 (《合集》27381[何二])

例(4)中的“司”字用爲神名。卜辭貞問是否要向司舉行祭祀以禦除“子辟”的疾患。例(8)爲選貞之辭，貞問是向社神還是向河神舉行禱祭。社神、河神均爲自然神。例(11)、(12)中的“一人”是指商王，卜辭貞問是否會有針對商王一人的災禍。^⑥ 沈培指出，這類結構只有前置的用法。^⑦ 例(13)同版有“禦于丁”之辭，看來“婦”與“丁”均爲死稱，用表神名。例(14)之辭是向日

① 即《合集》13646 正 + 13649，鄭慧生綴合。

②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拼合》第 293 則。

③ 劉影綴合，參看《拼合》第 141 則。另，據《綴合》得知，已有學者把該版與《中島》B41 正綴合，可惜我們不知道其具體綴合情況，特記於此。

④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續》第 560 則。

⑤ 《合集》41656 是其摹本。

⑥ 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載余霽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 年。

⑦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32 頁。

神祭祀，以禦除王的疾患。例(16)中的“五示”是指“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五位先王，^①兩者為同位關係，後者因為太長並沒有隨“五示”一起放在“告”前。《合集》27417有“于二父：父己、父庚舌”語，其中的“父己、父庚”不算太長，就與同位語“二父”一起放在了動詞前。

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自小 10 例，自賓 12 例，賓一 40 例，典賓 199 例，^②賓三 14 例，賓出 14 例，出一 2 例，出二 7 例，何一 3 例，何二 3 例。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表人物“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中南系列中共見 190 例，多見於歷組，無名中也有不少。如：

- | | |
|--|-------------------------------|
| (1) 于十示 <u>禱</u> 一牛。 | (《合集》34114[自歷]) |
| (2) 于祖乙 <u>升</u> 牧來羌。 | (《合集》32014[歷一]) |
| (3) 己巳卜：于大示亞卑 <u>咎</u> 。 | (《合集》32273[歷一]) |
| (4) 于 <u>父</u> 燎，雨。 | (《合集》34275[歷一]) |
| (5) 于高祖 <u>求</u> ，有句。/于毓祖 <u>求</u> ，有句。 | (《合集》32315[歷二]) |
| (6) 庚午，貞：于大示 <u>禱</u> 禾，雨。/[己]卯卜：于岳 <u>禱</u> 雨。 | (《合集》33320 ^③ [歷二]) |
| (7) 于大乙 <u>登</u> 祭。 | (《屯中南》65[歷二]) |
| (8) 于祖乙 <u>𠬪</u> 。/于大乙 <u>𠬪</u> 。 | (《屯南》3039[歷草]) |
| (9) 于妣辛 <u>登</u> 王丁。 | (《合集》27455[歷無]) |
| (10) 于小乙 <u>禱</u> 。/于祖丁 <u>禱</u> 。/于父己 <u>禱</u> 。/于父甲 <u>禱</u> 。 | (《合集》27348[無名]) |
| (11) 于祖丁 <u>𠬪</u> 。 | (《屯南》2742[無名]) |

① 合祭旁系先王羌甲與直系先王的卜辭僅兩見，除本版外，還有《屯南》2342。參看常玉芝：《論商代王位繼承制》，載《中國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② 《合集》12314 有“于寧推”語，對比《合集》14675、14370 丙等來看，“于”後一字也應為神名，暫存疑。

③ 本版與《合集》34196 事類相關，干支相連，似為一版之折。

(12) 于父庚告。/于父甲告。 (《合集》27473+27432^①[無名])

(13) 于妣己祖乙爽告。 (《合集》32744[無名])

例(2)中的“升”字爲祭祀動詞，“牧來羌”指牧致送來的羌人。例(3)一辭原拓中刻寫順序較亂，通常情況下，“亞皐皐”三字應該位於“告”的後面。卜辭中有“閔父壬”(《合集》1823 正)語，例(4)中的“𠄎父”(另見《合集》34266)結構似同“閔父壬”。這類結構有兩種理解：或把“𠄎”、“閔”和後面的“父”、“父壬”看作並列結構；或把“𠄎”、“閔”分別看作“父”和“父壬”的名。^② 我們傾向於後一種看法。也有學者認爲這裏的“父”字非父輩之“父”，應爲敬稱。^③ 例(5)中的兩辭爲選貞關係，“高祖”指屬於“高”(表明世次居前)這個範圍的各位或某一位先祖。“毓祖”指屬於“毓”(表明世次居後，跟時王的血緣關係比較密切，相當於典籍中的“戚”字)這個範圍的各位或某一位先祖。如果是指一位先祖的話，歷二中的“毓祖”應是時王對其祖小乙的稱呼。^④ 卜辭貞問是向高祖祈求會“有句”，還是向毓祖祈求會“有句”。例(11)中的“𠄎”字，卜辭中用爲祭名，王輝認爲是火祭之一種。^⑤ 例(13)中的“妣己祖乙爽”語，類似格式也不多見。通常情況下應該作“祖乙爽妣己”，是指祖乙的配偶妣己。

表人物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中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歷 3 例，歷一 21 例，歷二 90 例，^⑥歷草 4 例，歷無 11 例，無名 60 例，無黃 1 例。

① 齊航福綴合，參看《拼合》第 192 則。

② 宋雅萍即認爲“閔”可能是父壬的名，參看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131—132 頁。

③ 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52—255 頁；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136—137 頁。

④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原載《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1 冊，第 159—161 頁。

⑤ 王輝：《殷人火祭說》，載《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 10 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⑥ 卜辭有“惠以羌羖它示于囙示用”(《合集》32033)語，可能不屬於本類。“于”似用爲連詞。

這種結構中，我們注意到有一例出現了施事主語，其介賓結構在後：^①

(1) 庚申，貞：王于父丁告。 (《合集》32807[歷二])

表人物介賓結構中的介詞賓語絕大多數為動作行為涉及的對象，對象語可以比較抽象，如“子疾”(《花東》69)，絕大多數比較具體。具體對象可以為生人(《合集》22092)，但大多數為受祭神名。

介詞賓語也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表示動作行為的施動者(即用於被動句)，如“若于下上。/若于下乙”(《合集》808 正)。《尚書》中這樣的例子多見，如“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盤庚中》)、“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康誥》)。

三、表處所的“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處所的“于”字介賓結構以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者最為常見，有 1 418 例。介詞“于”的賓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如“有異^②于東”(《合集》10302 正甲)，表示行為動作發生的處所，這時“于”可譯為“在”；第二類如“奔于京”(《合集》20190)，表示動作行為位移的終點，這時“于”可譯為“到”；第三類如“來于衛”(《合集》21744)、“取吳于夙”(《花東》39)，表示動作行為的起點，這時“于”可譯為“從”、“自”。^③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非王卜辭中數量最少，共見 80 例，見於子組、午組、圓體、婦女和花東，尤其集中於花東。如：

① 據我們瞭解，充當狀語的介賓結構中如果出現受事主語，一般都是受事主語在前，介賓結構在後，例見《花東》363、《合集》3311、《屯南》1111 等。

② 陳劍：《殷墟卜辭的分期分類對甲骨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 年，第 70 頁，後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 年，第 317—453 頁。

③ “取于某”中的“某”，也有可能當如沈培、裘錫圭那樣視之為所到之處。參看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29 頁；沈培：《殷墟卜辭正反對貞的語用學考察》，載丁邦新、余霽琴主編：《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5 年，第 214 頁；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載余霽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 年。

- (1) 𠄎貞：中子肱^①疾，呼田于凡。 (《合集》21565[子組])
- (2) 丁丑卜，我貞：我徭藉于尸。 (《合集》21595[子組])
- (3) 戊戌卜：侑歲父戊，用牛于官。不。
(《合集》22045 + 15108^②[午組])
- (4) 興于宗北。 (《合集》22072[午組])
- (5) 丁卯卜：作于兆。/勿作于兆。四月。
(《合集》13517 + 《乙編》6087^③[婦女])
- (6) 丁亥卜：子立于右。/丁亥卜：子立于左。 (《花東》50[花東])
- (7) 壬子卜：子丙其作丁雍于欸。 (《花東》294[花東])
- (8) 壬子卜：其將妣庚示，于東官。 (《花東》490^④[花東])
- (9) 𠄎于南。 (《花東》502[花東])
- (10) 戊申卜：于庚戌秉于欸。 (《合集》19803[花東])

例(1)占卜內容較為奇怪，“中子肱疾”是說中子有疾肱，“呼田于凡”一語如果意謂呼令某人田於凡地的話，則前後內容上差距較大。^⑤ 有學者曾做出推測，中子患疾，“叫他去凡地參加田獵，活動活動。可見當時已視田獵能舒筋活絡，調節血氣，意識到田獵是一種積極的人體保健治療法”。^⑥ 例(2)中的“藉于尸”是指藉田於尸地。“徭”字，朱鳳瀚認為是“及”字繁化，^⑦可從。例(3)中的“官”字，是指一種宗廟建築。要祭祀父戊，卜辭貞問是否在“官”處用牛。從驗辭來看，最終沒有這樣施行。例(4)中的“興”字在午組卜辭中是常見

① 或釋“肘”，參看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臺灣)第72本第2分，2001年。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27組。

③ 宋雅萍綴合，參看宋雅萍：《背甲新綴第八、九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69.html>，2010年9月17日。

④ 《花東》81同文。

⑤ 婦女卜辭中有“丁卯，貞：婦凡子大(?)疾”(《合集》22395)辭，兩辭或許有關。

⑥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678頁。

⑦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6頁。

的祭名。本辭之“興”原片从兩手持“凡”，疑爲“興”之省體。^① 例(5)中的“兆”字，從唐蘭、于省吾等說。^② 上述卜辭中的“兆”，應指川河的某一邊。“宀”，房屋。“作宀于兆”是指在河邊建造房子。例(8)《花東》原釋文把“𡩺”釋爲“宮”並前讀，認爲是地名。姚萱把它後讀，視之爲動詞。^③ 其說可從。例(9)中的“𡩺”字，从宀、之聲，即“臺”字。^④ 本辭中的“臺”用爲動詞，意謂築臺、作臺。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非王卜辭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子組 3 例，午組 9 例，圓體 1 例，婦女 2 例，花東 65 例。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在村北系列中數量最多，共見 1 027 例，集中出現於賓組和黃類，出組、何組與自組中則相對少得多。如：

(1) □用于入(內)。 (《合集》21286[自肥])

(2) 壬子卜，王貞：羌其𡩺于東。/壬子卜，王貞：羌不其𡩺于東。

(《合集》19758[自小])

(3) 甲申卜，自：王令匡人日明奔于京。 (《合集》20190[自小])

(4) 王其逐鹿于𡩺，魯。 (《合集》10937 正[自賓])

(5) 甲申卜：我墉于西。七月。 (《英藏》1107^⑤[自賓])

(6) 壬寅卜，殼貞：王𡩺于父𡩺。 (《合集》2235 正乙[賓一])

(7) 丙寅卜：禱于四戈。 (《合集》8396[賓一])

(8) 丙子卜，內貞：翌丁丑王步于𡩺。 (《合集》14732[賓一])

(9) 戊午卜，殼貞：勿呼𡩺羌于九𡩺，弗其獲。

(《合集》6614 正^⑥[典賓])

① 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33—148 頁。

② 參看《綜覽》第 1336 條。

③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253 頁。

④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123—126 頁。

⑤ 《合集》40361 是該版摹本。

⑥ 《合集》6615 同文。

- (10) 丙寅卜，殼貞：王往省牛于臺。
(《合集》7967+11170 正^①[典賓])
- (11) 貞：王往于甘。
(《合集》8001 正[典賓])
- (12) 貞：柎大甲于宜。
(《英藏》21^②[典賓])
- (13) 戊寅卜，賓貞：王往以衆黍于岡。
(《合集》10^③[賓三])
- (14) 庚子卜，爭貞：令念取玉于龠，堪王事。^④ (《合集》4720[賓三])
- (15) 壬戌卜，爭貞：气(迄)令受田于侯。十月。
(《合集》10923^⑤[賓三])
- (16) 其取輝于示。
(《合集》15685[賓出])
- (17) 貞：告鞠于南室三宰。
(《補編》7485[出一])
- (18) 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柎丁于大室，丁西鄉。
(《合集》23340^⑥[出二])
- (19) 甲申卜，即貞：其值于兄壬于母辛宗。(《合集》23520[出二])
- (20) 乙丑卜，行貞：王其尋舟于河，亡災。(《合集》24609[出二])
- (21) 庚申卜，行貞：其值于庚一牛。(《合集》25056[出二])
- (22) 其作倅于杏。^⑦
(《合集》27796[何一])
- (23) 其出于田。
(《合集》28425[何一])
- (24) 貞：王其酒饗于右宗，有大雨。
(《合集》30319[何二])

① 李愛輝綴合，參看《拼合》第264則。《合集》7950等成套。

② 《合集》39566是該版摹本。

③ 《合集》33225(歷二)卜同事。

④ “勘王事”三字，學者多另讀為一辭，今從陳劍《釋“由”》(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文讀入本辭。

⑤ 《合集》3308卜同事。

⑥ 《合集》16050+《東文研》645(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43則)成套。

⑦ 卜辭中“倅”大多作名詞，指某種建築物。這時其前也可以出現另一個名詞用作定語，如“王其尋牢倅”(《合集》27792+27805，蔡哲茂綴合)之“牢倅”。但在某些辭如“其于榆倅”(《合集》30269)、“于孟倅”(《合集》30271)中，“倅”既可解為名詞，也可解為動詞(指建造該建築)。這些辭例本書存疑。

(25) 庚辰王卜，在，貞：今日其逆旅以執于東單，亡災。

(《合集》36475[黃類])

(26) 辛卯王[卜，貞]：小臣醜其作圉于東，對。王占曰：“大[吉]。”

(《合集》36419[黃類])

例(2)中的“”字，諸家所釋不一，有“盪”、“泛”、“渡”、“津”等說，^①但從辭例上看，本辭中用爲動詞無異議。例(3)中的“日明”，時稱。“奔”爲動詞，奔走義。卜辭貞問商王是否呼令匡人在日明時分奔走至京地。例(5)中的“墉”字，建造城郭之意。^②“我墉于西”，意謂我們在西邊建造城郭。卜辭中的“裸”常用作祭祀動詞，例(6)中的“窠”字，張玉金認爲可能是指通常舉行裸祭的房屋。其說可從。“卩”用爲祭祀動詞，張玉金讀爲“切”，意謂“割”，切割牲體以祭。^③于省吾曾經對卜辭中的“步”字含義做過歸納，^④例(8)中的“步”是指步輦。本辭貞問在第二天丁丑日商王是否要乘輦到豈地。例(9)中的“”字，《類纂》第822頁僅收入一殘辭“九”(《合集》822)，結合這裏所舉辭例來看，“九”似爲地名。例(11)中的“于甘”二字爲介賓結構作補語，是用來補充說明動詞“往”的。卜辭中另有“王去束于甘”(《合集》5129)語，是離開束地前往甘地之意，“于”字用爲動詞，與本章討論的介詞“于”有別。例(12)中的“于宜”之“宜”表示某種祭祀的處所。相同用法還見於另一條卜辭“王祐三羌于宜”(《合集》376正)。例(13)貞問商王是否帶領衆人在岡地種黍。賓組記事刻辭中有“念入百”語，^⑤例(14)中的“念”字，人名。“龠”，地名。卜辭貞問是否要命令“念”從“龠”地徵取玉石。^⑥例(15)中的

① 參看《綜覽》4389條。

② 參看《綜覽》第0684條。

③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和“”》，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④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

⑤ 參看《類纂》第714頁。

⑥ “念”字釋讀參看裘錫圭：《說字小記》，原載《北京師院學報》1988年第2期，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638—651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69—298頁；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續二）》，原載《語言》第5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53—367頁。

“气”字，“終究”、“最終”義。^① “𠄎侯”是𠄎族或𠄎國之首領，這裏指該首領的領地。卜辭貞問是否最終要呼令“受”這個人到𠄎侯的領地去田獵。《合集》9816 正有“示受年”之辭，因此方稚松認為例(16)中的“示”字用為地名。^② 其說可信。例(17)貞問是否要用三頭被圈養的羊在南室舉行告鞠之禮，即把不好的事情向神靈報告以期能受到護佑。例(18)中的“柁”字，祭名。“丁”，神名，學者多認為是指商王武丁。“大室”，讀為“太室”，宗廟祭祀之所。例(19)中的“母辛宗”是指祭祀母辛的宗廟。殷墟卜辭中常見先公先王之宗廟，但亦偶見先妣之廟。^③ 例(20)中的“尋舟”是“行舟”之意。^④ 例(21)中的“庚”字，是先神名之省稱。“𠄎”字，表祭祀場所。卜辭貞問是否要用一牛在“庚𠄎”舉行侑祭。例(22)中的“𠄎杏”是地名。“作倅”意謂建造“倅”這種建築物。建築物“倅”，裘錫圭推測說“似是性質跟後世的行宮相類的一種建築”。^⑤ 姚孝遂持與裘說相似的觀點，認為“當為行宮離館之類”。^⑥ 劉釗認為“倅”很可能是一種臺榭。^⑦ 受此啟發，宋華強指出“倅”很可能就應該讀為臺榭之“臺”。^⑧ 古人通常以西為右，東為左，例(24)中的“右宗”即他辭中的“西宗”，二者異名而同指。在西宗內受祭的多為上甲以前的先祖神，故西宗（右宗）是專祭先公神的場所。^⑨ 朱鳳瀚也認為“右宗”是專祭高祖、先公的宗。^⑩ 例(25)貞問，今天要到東單迎接凱旋師旅帶來的俘虜，是否沒有災禍發

① 沈培：《申論殷墟甲骨文“气”字的虛詞用法》，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28—30頁。

③ 秦照芬：《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臺灣蘭臺出版社，2004年，第58—63頁。

④ 裘錫圭：《〈說文〉與出土古文字》，載《說文解字研究（一）》，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

⑤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𠄎”（邇）及有關諸字》，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10頁。

⑥ 參看《甲詁》第3103條按語。

⑦ 劉釗：《安陽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釋》，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8年。

⑧ 宋華強：《試說甲骨金文中一個可能讀為“臺”的字》，載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07），2010年1月18日。

⑨ 楊升南：《從殷墟卜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原載《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20冊，第489—493頁。

⑩ 朱鳳瀚：《殷墟卜辭所見商王室宗廟制度》，原載《歷史研究》1990年第6期，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21冊，第67—71頁。

生。甲骨文中“四單”之稱，即東單、西單、南單和北單。于省吾讀“單”爲“臺”，四單即四臺，是以商邑爲中心的四外遠郊。^① 例(26)中的“圉”是指疆陞，“作圉”是指建立疆界。“小臣醜其作圉于東”意謂小臣醜在東邊建立疆界。^②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肥 1 例，自小 21 例，自賓 17 例，賓一 190 例，典賓 311 例，賓三 45 例，賓出 58 例，出一 9 例，出二 48 例，何一 14 例，何二 12 例，黃類 301 例。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在村中南系列中數量也不少，共見 311 例，無名中多見，歷類則相對少些。如：

(1) 癸卯卜：入于商。 (《補編》6699 + 《庫》987^③[自歷])

(2) 戊申，貞：王已步于囿。 (《合集》27435[歷一])

(3) 癸酉，貞：方大出，立史(事)于北土。 (《合集》33049[歷一])

(4) 庚寅，貞：□敦缶于蜀，戠又旅。在一月。

(《補編》6625 + 《合集》32782^④[歷一])

(5) 甲戌卜：乙亥王其彝于大乙宗。

(《合集》32360 + 《上博》46465^⑤[歷二])

(6) 癸亥，貞：王令多尹壅田于西，受禾。/乙丑，貞：王令壅田于京。 (《合集》33209[歷二])

(7) 弜剛于寢。/辛巳，貞：其剛于祖乙寢。

(《屯南》1050 + 2865 + 1719^⑥[歷二])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29—131 頁。

② 李學勤：《重論夷方》，載《民大史學》1996 年第 1 期。

③ 《綴續》第 78 頁。另《補編》6699 = 《合集》35114 + 20584(嚴一萍綴合)，《合集》33126 與《合集》20584 重。

④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十一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97.html>)，2008 年 12 月 26 日。

⑤ 李愛輝綴合，參看《拼三》第 672 則。

⑥ 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 17 則。

- (8) 辛酉貞：王尋以羌于南門。 (《補編》10646^①[歷草])
- (9) 鬯卯于二裸，惠牛。 (《合集》27206[歷無])
- (10) 王入，廼各于。 (《補編》10381^②[歷無])
- (11) 大乙事，王饗于。 (《合集》27124^③[無名])
- (12) 出于卜(外)燎。^④ (《合集》28003[無名])
- (13) 王其尋二方伯于自辟。 (《合集》28086^⑤[無名])
- (14) 戊王其田于畫，擒大貌。^⑥ (《合集》28319[無名])

例(2)中的“己”字，乃“己酉”之省，指戊申的次日。“”字，从日、合聲，疑即“晦”之古字，^⑦卜辭中可用為時稱，^⑧本辭中則用為地名。有學者認為該地即文獻中的“郃”，《說文》之“左馮翊郃陽縣”。^⑨ 例(3)中的“立史”二字舊多讀為“立使”或“立吏”，李學勤則讀為“立事”，並認為“立事”即古書中的“蒞事”、“位事”，意思是視事、治事。^⑩ 其說可從。例(5)中的“彝”字原篆作，舊多缺釋或誤釋，劉釗指出其應為“彝”字簡體。^⑪ 本辭貞問在乙亥這天王是否要在大乙的宗廟裏舉行彝祭。例(6)中“令”字賓語“多尹”為職官名，這是多尹參與農事的記錄。卜辭中還有“多尹”參與工程建築的記錄，如

① 《合集》261 卜同事。

② 即《合集》27164 + 27165，裘錫圭綴合。

③ 《合集》27125(何二)卜同事。

④ 該辭也有可能應該在“出”後點斷，如此則應屬於介賓結構作狀語的例子。

⑤ 《懷特》1391 卜同事。

⑥ 裘錫圭：《釋“秘”》，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34頁。

⑦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43頁腳注9。

⑧ 宋鎮豪：《試論殷代的記時制度》，載胡厚宣主編：《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原載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78—193頁。

⑨ 饒宗頤：《甲骨文中的冉與冉駹》，載《文物》1998年第1期。

⑩ 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原載《新出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28冊，第96—97頁。

⑪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41頁。

“令多尹作王寢”(《合集》32980);參與祭祀的記錄,如“惠多尹饗”(《合集》27894);參與征伐的記錄,如“呼多尹往𠄎”(《合集》31981)。^① 例(8)中的“尋”字用作祭祀動詞,祭牲爲“𠄎以羌”即“𠄎”(即他辭中常見的“𠄎”、“𠄎”)帶來的羌人。卜辭中的“裸”字既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例(9)中“裸”字受數詞“二”修飾,應爲名詞。例(11)中的“𠄎”字,學者多釋爲“庭”,鍾柏生認爲其从宀、从射,應隸爲“𠄎”,釋爲“榭”。^② “榭”是小屯殷都中宗廟建築的一部分,有堂有殿。^③ 例(13)中的“自辟”用表舉行祭祀的場所,可能是指“庭自”而言。^④ 卜辭貞問商王是否要用兩位方伯作祭牲在“自辟”處舉行祭祀。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村中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歷1例,歷一22例,歷二68例,歷草2例,歷無12例,無名205例,^⑤ 無黃1例。

後世文獻中,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也多作補語,如“王格于般宮”(《利鼎》),《尚書》中的用例有“賓于四門”(《堯典》)、“大戰于甘”(《甘誓》)、“盤庚遷于殷”(《盤庚上》)、“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多士》)。

① 關於卜辭中職官“尹”的職事,可參看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灣明文書局,1989年,第179—180頁,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20冊,第143—247頁。

② 鍾柏生:《釋“𠄎”》,原載《中國文字》新十七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3年,後收入《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臺灣藝文印書館,2008年,第109—114頁。

③ 鍾柏生:《“𠄎”、“勺”補釋》,原載《中國文字》新二十四期,臺灣藝文印書館,1998年,後收入《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臺灣藝文印書館,2008年,第151—156頁。

④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自”》,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二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90—195頁。

⑤ 有卜辭似作“禦于𠄎,亡戈”(《合集》30526),《合釋》、《摹釋》同此。其實所謂的“禦”作“𠄎”,裘錫圭讀爲“孚”(原載保利藝術博物館:《熒公盃——大禹治水與爲政以德》,綏裝書局,2002年;《熒公盃銘文考釋》,載《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後收入《中國出土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此外,我們認爲“孚”不應和“于𠄎,亡戈”讀爲一辭,這點從它們在龜板上的分佈位置也能看出來。

四、表處所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處所的“于”字介賓結構少數可以位於動詞前面充當狀語，有 241 例。介詞“于”的賓語一般都表示動作行為發生的處所。“于”前可以有副詞修飾，如“勿于”（《合集》7355、8048、13547 等）、“不于”（《合集》26765 等）、“弼于”（《合集》30363、32912 等）、“其于”（《合集》28008、36482，《花東》7 等）、“延于”（《合集》5976）。在介賓結構與動詞之間也可以出現副詞，如“于臺大芻”（《合集》11406）。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非王卜辭中數量最少，只有 29 例，集中出現於花東，子組、午組、婦女、圓體和劣體中僅有少量出現。如：

(1) 乙丑，子[卜]，貞：丁于□商擇。 （《合集》21825[子組]）

(2) 于家禦妻，千。 （《屯中南》492[午組]）

(3) 呼婦奏于兆宅。 / 勿呼婦奏于兆宅。
（《合集》13517 + 《乙編》6087^①[婦女]）

(4) 丁未：于畋安。 （《合集》22464[圓體]）

(5) 癸酉：于受。 （《合集》21923 + 《乙補》1047^②[劣體]）

(6) 乙巳卜：丁各，子于庭稱。 / 乙巳卜：子于寢稱。
（《花東》34[花東]）

(7) 己亥卜：子于𡗗宿，夙施牢妣庚。 （《花東》267[花東]）

(8) 戊子卜，在剌，貞：𠄎言曰：翌日其于萑(舊)官宜，允其。
（《花東》351[花東]）

例(3)中的“兆”字，從唐蘭、于省吾等說。^③“婦奏”，婦女名。“兆”，意謂河

① 宋雅萍綴合，參看宋雅萍：《背甲新綴第八、九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69.html>，2010 年 9 月 17 日。

②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70 組。另，《合集》3655 + 《乙補》1555（林宏明綴合）成套。釋文參照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129 頁。

③ 參看《綜覽》第 1336 條。

濱。“宅”，居住義。^①“呼婦奏于兆宅”是呼令婦奏在河濱居住之意。^②例(5)中的“𠩺”字，表神靈的居所，與常用爲祭名的“賓”字有別。^③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非王卜辭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子組 2 例，午組 1 例，婦女 3 例，圓體 1 例，劣體 1 例，花東 21 例。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北系列中數量不少，有 83 例，賓組中較爲集中，自組、出組、何組和黃類中則只有少量出現。如：

- (1) □巳卜，王貞：于中商呼𠩺方。 (《合集》20453[自小])
- (2) 癸酉卜：疋于某𠩺(次)。 (《合集》19956 + 22388^④[𠩺類])
- (3) 貞：余于商葬。 (《合集》21375 + 《懷特》434^⑤[自賓])
- (4) 于甘施。 (《合集》10936 正[賓一])
- (5) 貞：于汙使。 (《合集》7702^⑥[典賓])
- (6) 貞：于臺大𠩺。 (《合集》11406[典賓])
- (7) 勿于砵奠。 / 貞：豈人于砵奠。 (《補編》1836 正^⑦[典賓])
- (8) 辛丑卜，貞：卑以羌，王于門尋。 (《合集》261^⑧[賓三])
- (9) 貞：勿于新宗酒。八月。 (《合集》13547[賓三])
- (10) 貞：于臺去火。六月。 (《合集》7966 正[賓出])
- (11) 貞：于一觔酒。 (《合集》23348^⑨[出二])
- (12) 弔于𠩺。 (《合集》30363[何一])

① 黃天樹：《婦女卜辭》，原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18—132 頁。

② 詹鄞鑫對本辭有不同的解讀，他認爲這裏的“奏”爲動詞，“兆宅”爲定中結構，“宅”爲名詞。參看詹鄞鑫：《釋甲骨文“兆”字》，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

③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𠩺”》，載《古漢語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④ 《補編》6640 與《合集》19956 重。

⑤ 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 47 則。

⑥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綴合》第 306 組、《綴續》第 437 組。

⑦ 即《英藏》547 正 + 《蘇德》226，參看《綴合》第 70 組。

⑧ 《補編》10646 卜同事。

⑨ 《合集》23508(= 25960)同文。

(13) 丁酉卜，狄貞：王田，于西立，擒。 (《合集》28831[何二])

(14) 甲子卜：惠豆田，于之擒。 (《合集》29364[何二])

(15) 甲午王卜，貞：其于西宗示。王占曰：“引吉。”

(《合集》36482[黃類])

例(3)同版有“余勿在孫葬”辭，“商”、“孫”均地名，“余于商葬”意謂我是否要在商地葬；“余勿在孫葬”意謂我是否不要在孫地葬。例(5)同版還有“使人于眉”。卜辭中這種“使某人于某處”之辭多見，其中的“于”字我們視為動詞。但“于沚使”中的“于”無論是視為動詞還是視為含有“到……”義的介詞都比較怪異，按常理“于沚”應該位於“使”後。不過，“于沚使”若解作“在沚這個地方派遣人”就比較通順。“臺”字多用為征伐動詞，但用為地名者也很多，如“在臺”、“于臺”和“臺墉”。^①“芻”多用為名詞，指打草的奴隸，在例(6)中其前用副詞“大”字修飾，應該用為動詞。“大芻”意謂大規模地打草活動，結構上與他辭“大禱”、“大禦”相類。例(7)中的“隍人”是指隍族之人。卜辭貞問隍人是否要奠置在“砮”地。《補編》10646有“王尋以羌于南門”，可知例(8)中的“皐以羌”也可以與後文連讀，“皐以羌”用作受事主語句的主語。例(9)中的“于新宗酒”意謂在新建的宗廟中舉行酒祭。例(10)中的“去火”，有學者認為是前往火地，但羅琨認為應為禳除火災。^②無論哪種說法，“于臺”應均作狀語。《屯南》679(無名)有“去雨于河”語，因此羅氏的說法更可信。例(11)中的“師”字，從于省吾釋。該字在卜辭中可以讀為“次”，既可以用為動詞，有駐扎義；也可以用為名詞，指駐扎地或神主位次。^③表與駐扎有關的意思時，用於地名後；表神主位次時，只用於神名後。曹錦炎曾把部分“師”讀為“師”，^④對比《合集》1052“卯五牛于二珏”、《屯南》280“剛于大甲師

① 參看《類纂》第735—736頁。

② 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火”——兼說“去火”》，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417—418頁。

④ 曹錦炎：《說“大甲師珏”》，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珏二牛”辭，我們認為本辭中的“師”或也應讀為“師”，用作神名。這樣的話，則“于一師酒”應為“于＋神名”用作狀語的例子。例(13)中的“于西立”是指在西邊站立。本辭貞問商王要田獵，在西邊站立，是否會有所擒獲。例(14)中的代詞“之”指代前文提到的地名“豆”。例(15)中的“西宗”即《合集》30319 等版中見到的“右宗”，是專祭先公神的場所。^①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自小 1 例，𠄎類 2 例，自賓 3 例，賓一 16 例，典賓 33 例，賓三 6 例，賓出 9 例，出一 3 例，出二 4 例，何一 2 例，何二 3 例，黃類 1 例。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表處所“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中南系列中數量最多，有 129 例，歷類和無名中均有不少出現。如：

(1) 癸卯卜：[王]于商[告]。 (《補編》6699 + 《庫》987^②[自歷])

(2) 辛卯卜：于辜伐。/于磬高伐。/于林伐。
(《合集》33136[歷一])

(3) 庚辰卜：于卜(外)勺(?)土。/庚辰卜：于入(內)勺土。
(《合集》34189[歷一])

(4) 于兮焚。/于𠄎焚。/于𠄎焚。
(《屯南》100[歷一])

(5) 于滴王逆以羌。/王于宗門逆羌。
(《補編》10421^③[歷二])

(6) 自般以人于北奠𠄎(次)。/人于寧次。/于𠄎次。
(《合集》32277^④[歷二])

(7) 壬子卜：于𠄎子。
(《合集》33176[歷二])

① 楊升南：《從殷墟卜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原載《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0 冊，第 489—493 頁。

② 《綴續》第 78 頁。另，《補編》6699 = 《合集》35114 + 20584(嚴一萍綴合)，《合集》33126 與《合集》20584 重。

③ 即《合集》32035 + 32037 + 32039 + 34129，李學勤、許進雄綴合。

④ 《合集》32278 同文。

- (8) [己]巳，貞：商于𠂔奠。/己巳，貞：商于𠂔奠。/于父丁門令𠂔侯商。
 (《屯南》1059^①[歷二])
- (9) 戊申于南門尋。
 (《合集》32256^②[歷草])
- (10) 于𠂔剋父甲𠂔。
 (《合集》27465[歷無])
- (11) 于白西擒。
 (《合集》28315 + 《屯南》4585^③[歷無])
- (12) 亞立，其于右利。/其于左利。
 (《合集》28008[無名])
- (13) 于執寧。
 (《合集》28177[無名])
- (14) 其禱河，惠舊冊用，于陰酒。
 (《合集》30429 + 30402^④[無名])
- (15) 于孟庭奏。/于新室奏。
 (《合集》31022[無名])
- (16) 丁巳卜：于南宣𠂔。
 (《補編》9583^⑤[無名])
- (17) 于右東學。
 (《屯南》662[無名])

例(3)“卜”、“入”對舉，應分別讀為“外”、“內”。^⑥“勺(?)”字含義未明，應為動詞。例(6)中的“𠂔(次)”字，駐扎義。本辭貞問自般率領的人在“北奠”、“𠂔”或“𠂔”中的哪個地方駐扎。例(7)中的“𠂔”字，地名。其後一字亦不識，從句法位置看似為動詞。例(8)前兩辭貞問，商是在“𠂔”地還是在“𠂔”地被奠置。“于父丁門令𠂔侯商”意謂在父丁宗廟之門冊命商為侯於“𠂔”地。^⑦

① 《屯南》4049 同文。

② 《補編》6952 同文。

③ 齊航福綴合，參看《拼合》第 178 則。《合集》28843 同文。

④ 《醉古集》第 244 組。

⑤ 即《合集》31071 + 30374，但蔡哲茂認為此綴合折痕不能密合，參看《綴續》第 138 頁。

⑥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原載《中國語文》1988 年第 1 期，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49—276 頁；林澧：《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原載《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後收入《林澧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第 22—29 頁；黃天樹：《說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詞》，原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03—212 頁。

⑦ 朱鳳瀚：《殷墟卜辭所見商王室宗廟制度》，原載《歷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 21 冊，第 67—71 頁。

據《類纂》第 1112 頁，“𠄎”字僅出現於兩條卜辭，除見於例(10)外，另見於《屯南》999“𠄎在𠄎犬𠄎”，均作地名。例(11)同版尚有“从白東擒”辭，“白”字用爲地名。卜辭貞問是在白地西面還是在東面會有所擒獲。例(12)中的“亞立”，或認爲即“亞位”，用表教官所處位置。“右利”和“左利”可能脫胎於戰鬥隊列和攻守陣法訓練的武舞。^① 例(13)中的“敦”字用爲地名。卜辭中“敦”字可用爲地名或人名，這點在《合集》104、105“𠄎以芻于敦”、^②《合集》6816“令龔弋(代)敦”中至爲明顯。例(15)中的“孟庭”指孟地之庭。“新室”指新造之室。卜辭貞問是在孟地之庭奏樂還是在新建之室奏樂。例(16)中的“宣”字，从宀从亘。“南宣”，宮室名。^③ 卜辭貞問是否要在“南宣”中舉行舌祭。有學者認爲例(17)中的“右束”、《合集》30518 中的“右𠄎”，與《屯南》60 中的“大學”一樣，都是晚商王朝直接掌管的學校名，以右序其方位。^④

表處所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中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歷 1 例，歷一 15 例，歷二 40 例，歷草 2 例，歷無 14 例，無名 57 例。

這種結構中若出現施事主語，絕大多數是介賓結構在後，如“王于受告。/王于龐𠄎(次)”(《合集》33102,《屯南》2782 同文)、“王于祖乙宗彝”(《合集》32360)。這類例子分佈於花東(2 例)、𠄎類(2 例)、自賓(2 例)、賓一(5 例)、典賓(3 例)、賓三(1 例)、賓出(1 例)、自歷(1 例)、歷一(2 例)、歷二(9 例)、無名(2 例)。

介賓結構在前的例子僅見到 2 例，如“于耶(庭)丁(?)令”(《合集》23265)、“于滴王逆以羌”(《補編》10421^⑤)。後世青銅銘文中也有“于”字介

①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687—688 頁。

② “𠄎”字，用爲人名。該字據《類纂》第 605 頁僅兩見。其右邊所从，《摹釋》、《類纂》中均照原形隸爲“𠄎”，《合釋》中隸爲“支”，劉釗在《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5 頁則認爲屬於“壯”字所從偏旁的倒書。

③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第 801 頁。

④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2005 年增訂本，第 682—683 頁。

⑤ 即《合集》32035 + 32037 + 32039 + 34129，李學勤、許進雄綴合。

賓結構作狀語的例子，如“于昭大室東朔營二川”（五祀衛鼎，《集成》5.2832）。

卜辭中“于”字介賓結構表處所時，該處所可以表示動作所在地，也可以表示動作終到處或始發處。表所在地時，介賓結構可位於動詞前作狀語，也可位於動詞後作補語，如“田于某”、“于某田”、“祭于某”、“于某祭”之類。理解辭意時，“于某”一般譯成“在某”。表終到處或始發處時，介賓結構一般總是位於動詞後作補語，如“往于某”、“至于某”、“步于某”、“入于某”、“出于某”之類，而這時充當動詞的往往是表示位置移動的。翻譯時，“于某”一般譯成“到某處”或“從某處”。

下述一組卜辭尤其重要：

(1) 王于徯使人于柔，于之及伐望，王受有祐。 / 自賈其呼取柔禦
[事，于之及伐望，王受有祐。獲，用]。 (《合集》28089 正)

(2) [自賈其呼]取柔禦事，于之及伐望，王受祐。獲，用。
(《合集》28090)

兩辭同文。“于之”在辭中何意不解，但都不應前讀。“王于徯使人于柔”中的“徯”與“柔”均表處所。但是“于徯”、“于柔”卻分別位於動詞“使”的前後位置上。“使人于柔”中的“于”，學者或視為動詞，或視為介詞。即使認為是介詞，它也明顯含有“到……”的意思。其後的“柔”是指終到處。“于徯使人”中的“于”含有“在”的意思，其後的“徯”表示動作的所在地。“王于徯使人于柔”是指王在徯地派人到柔地。

五、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只有少數充當補語。不少學者都已注意到這時“于”字有“到”的意思，^①其實也可有“在”的意思（如下引第2例）。該類結構共38例。其中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27例）較為多見，村北系列中（4例）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51頁；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年，第293頁。

和非王卜辭中(7例)均極其少見。如：

- (1) 丁卯卜：雨不至于夕。/丁卯卜：雨其至于夕。子占曰：“其至，亡嘏戊。” (《花東》103[花東])
- (2) 己卜：弜告季于今日。 (《花東》249[花東])
- (3) 丙[卜]：卯牛于嘏日。 (《花東》446[花東])
- (4) 貞：其品司于王出。 (《合集》23712^①[出一])
- (5) 己丑卜，彭貞：其為祖丁門賓于魯卒𠂔。 (《合集》30282[何一])
- (6) 辛卯卜：升伐于卒𠂔。 (《合集》32263[歷一])
- (7) 乙未，貞：昇束于茲三鼓。 (《屯南》2576+4403^②[歷二])
- (8) 弜延于來日。 (《屯南》2091[歷無])
- (9) 其置庸𠂔于既卯。 (《合集》30693[無名])

例(4)中的“于王出”與《合集》20276“王品司癸巳”中的“癸巳”一樣都用為“品司”即對司舉行品祭的時間。^③ 例(5)中的“魯卒”指魯祭結束。“𠂔”指比及多祭。“于魯卒𠂔”用表“為祖丁門賓”這件事的時間。卜辭貞問是否要在魯祭結束多祭開始時“為祖丁門賓”。^④ 例(7)中有“三鼓”，《合集》30388(即《甲編》1164)中有“五鼓”，屈萬里在《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中認為五鼓“蓋謂擊鼓五通”。黃天樹進一步指出，卜辭中的“鼓”(一鼓)、“三鼓”、“五鼓”似均指更鼓，是夜間記時的單位。^⑤ 例(9)中的“既卯”是指卯祭結束，辭中用表“置庸𠂔”的時間。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殷墟甲骨文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

① 《合集》23713、23714 同文。

② 肖楠綴合。

③ “品祭”，或認為是《禮記·郊特牲》“籩豆之祭”，參看《甲詁》第0758條引陳直說。

④ 裘錫圭：《釋“祕”》，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34頁；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載《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⑤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原載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78—193頁。

況爲：花東 7 例，出一 3 例，何一 1 例，歷一 4 例，歷二 18 例，歷無 1 例，無名 4 例。非王卜辭中僅見於花東，村北系列中散見於出一和何一，村中南系列中歷類較爲常見，無名中很少。

這種結構的句子也見於後世文獻，如“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兩例俱見《尚書·微子》）。

六、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大多充當狀語，有 690 例。這時“于”字有“在”或“到”一類的意思。^①“于”前可以受副詞修飾，如“不于”（《花東》125、《合集》13947 正）、“勿于”（《合集》376 正）、“其于”（《花東》103、400，《合集》10964 正反）、“先于”（《合集》975 反）。介賓結構與動詞之間可插入其他成分，如“于旦廼伐”（《合集》26897）。

1. 在非王卜辭中的情況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非王卜辭中共見 56 例，見於子組、午組、婦女、圓體、𠄎類與花東，花東中相對集中。如：

（1）乙未，余卜，貞：于九月有事。/于癸有。

（《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②〔子組〕）

（2）戊子卜：于來戊用羌。 （《合集》22045 + 15108^③〔午組〕）

（3）丁亥卜：妣有疾，于今二月弗水。 （《合集》22098〔午組〕）

（4）于乙亥用。 （《合集》22214〔婦女〕）

（5）戊寅卜：于來庚寅酒血三羊于妣庚，𠄎伐二十、鬯三十、牢三十、𠄎三多。 （《合集》22228 + 21879 + 22229^④〔圓體〕）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51 頁；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 年，第 289—290 頁。

②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 年 7 月 27 日。

③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7 組。

④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59 組。

(6) 壬卜：于日𠄎施牝妣庚，入又囟于丁。 (《花東》106[花東])

(7) 庚卜：于𠄎施伐。 (《花東》223[花東])

(8) 己卜：于日羞中施三牛妣庚。 (《花東》286[花東])

例(6)中的“𠄎”字，原篆从佳从冉，可分析為从佳从冉省。^①“日𠄎”同“日出”，指日出之時。^②“于日𠄎施牝妣庚”意謂在日出時施牛來祭祀妣庚。例(7)貞問是否於第二天的𠄎時舉行施伐之祭。“𠄎”是指早晨日出之前仍然屬於夜間的一段時間。^③例(8)中的“羞”字从牛从又，黃天樹認為該字是“羞”字的異體。本辭“日羞中”，他辭或稱“羞中日”(《合集》20908)、“羞中”(《合集》20922)，是表示時稱的，猶“逼近中日時分”。^④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非王卜辭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9 例，午組 6 例，婦女 1 例，圓體 1 例，𠄎類 2 例，花東 37 例。

2. 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情況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數量較多，共見 274 例，集中於賓組，自組、出組、何組中也有不少，黃類中則很少。如：

(1) 方于甲[征]。/方于癸征。 (《乙編》132+394^⑤[自肥])

(2) 己丑卜：舞羊，今夕比雨，于庚雨。 (《合集》20975[自肥])

(3) 于六日雨。/于七日雨。/于八日雨。 (《合集》20925[自小])

(4) [癸]亥：于大采克。 (《合集》21493[自小])

(5) 庚戌卜：雀于屯出。 (《合集》4143[自賓])

(6) 貞：王于甲午告。 (《合集》1051 正[賓一])

(7) 曰子商于乙敦。 (《合集》6571 正[賓一])

① 李學勤：《癸酉日食說》，原載《中國文化研究》1998 年秋之卷，後收入《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7—75 頁。

②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 5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36 頁。

③ 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50—151 頁。

④ 黃天樹：《釋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68—373 頁。

⑤ 《合集》20414 為綴合版，但已有學者指出其為誤綴，參看《綴續》第 133 頁。

(8) 貞：于翌庚申出。 (《合集》359 + 5145^①[典賓])

(9) 貞：王于疊酒于上甲入。 (《合集》1210[典賓])

(10) 貞：于庚辰。八月。 (《合集》4493^②[典賓])

(11) 甲午卜，貞：退，翌于甲寅酒。/庚子卜，貞：其肇丁用，于癸卯酒。 (《合集》557[賓三])

(12) 貞：于乙酉陷廩。在襄。 (《合集》10991[賓出])

(13) 貞：于生十一月令卑。 (《英藏》834^③[賓出])

(14) 庚寅卜，出貞：于翌乙未大韜。 (《合集》23610 = 《合集》26799[出一])

(15) 貞：于來乙未登。 (《合集》25982[出二])

(16) 于辛出。 (《合集》27761[何二])

(17) 于生月有大雨。 (《合集》38165^④[黃類])

例(4)中有“大采”語，他辭中又有“小采”語，^⑤董作賓參照《國語》，認為它們均為時間專名，相當於“朝”、“夕”。^⑥卜辭中“春”字从屯得聲，因此例(5)中的“于屯”疑應讀為“于春”。^⑦本辭卜問“雀”是否要在春天“出行”(或與征伐有關)。例(9)卜問王是否要在對上甲舉行“疊酒”祭的時候“入”。這是以事件來表示時間，介詞“于”的賓語為謂詞性的。後世金文中也有這樣的用例，如“永念于厥孫辟天子”(大克鼎，《集成》5. 2836)。例(14)中有“大韜”語，裘錫圭曾指出“也許原始的韶就是以韜為主要樂器的一種音樂”，並懷疑卜辭

① 劉影綴合，參看《拼合》第100則。

② 《合集》334 + 16182(李愛輝綴合，《拼合》第268則)卜同事。

③ 《合集》40075 是該版摹本。

④ 《合集》38166 同文。

⑤ 參看《類纂》第510頁。

⑥ 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1945年，後收入《甲骨文獻集成》第31冊，第1—430頁。

⑦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屯”為地名，但對比同屬自賓的“于來屯伐𠬪”(《合集》6559，《合集》6560同文)，其最可能的是用表時間，讀為“春”。

中的“大韜”與“大韶”有關係。^① 例(17)中的“生月”是指下一個月，^② 本辭貞問在下一月是否會有大雨。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爲：自肥 7 例，自小 29 例，自賓 9 例，賓一 75 例，典賓 85 例，賓三 7 例，賓出 28 例，出一 9 例，出二 10 例，何一 2 例，何二 10 例，黃類 3 例。

3. 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的情況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數量最多，共見 360 例，無名中較多，歷類中則更爲常見。如：

(1) 于癸亥省象，易日。 (《合集》32954[自歷])

(2) 于來乙□用屯。 / 于來乙亥用屯。 / 于甲□用侯屯。
(《補編》10481^③[自歷])

(3) 于甲焚凡。 (《合集》32299[歷一])

(4) 戊戌卜：王于木月入。 (《合集》32940[歷一])

(5) 辛卯，貞：于夕令伐商。
(《合集》33281 + 33066 + 34395^④[歷二])

(6) □□，貞：于戊陷，擒。 (《合集》33404[歷二])

(7) 卑于庚寅步。 (《補編》13338[歷二])

(8) 于日卒酒。 (《屯南》2366[歷二])

(9) 于癸令。 (《合集》32048,《合集》32049 同文[歷草])

(10) 于  日廼施兄辛歲。 (《合集》27627[歷無])

(11) 于丁卯酒南方。 (《合集》30173[歷無])

(12) 于  日  廼射沓兕，亡[伐(災)]。 (《屯南》2579[無名])

①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韜”》，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 年第 2 輯，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96—209 頁。

② 《綜述》第 117—119 頁。

③ 即《合集》32188 + 32189 + 40867，白玉崢、彭裕商綴合。

④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13) 癸,于旦廼伐,戔,不雉人。 (《合集》26897[無名])

(14) 于癸酒,王受祐。/于父己、父庚既祫廼酒。
(《合集》27416[無名])

(15) 于吨酒,王受有祐。 (《合集》30851[無名])

(16) 其于七月射柳兕,亡戔(災),擒。 (《英藏》2566[無名])

例(4)中的“木月”,歷類中多見,即“生月”,指下一個月。^① 卜辭中有“陷麋”(《合集》10991、28797)之辭,“陷”是指設陷阱以捕獲野獸,為田獵方式之一種。因此例(6)貞問在戊日設陷阱捕獸,能否有所擒獲。例(8)同版有“迄日酒”,兩辭為選貞關係,卜問是到日祭時舉行酒祭,還是到日祭結束的時候再舉行酒祭。例(12)前數字諸家所釋不一,或釋為“于翌日出”,^②《摹釋》釋為“于大乙日出”,《屯南·釋文》釋為“于翌日涉”。無論哪種釋法,“于”字結構都表示時間。例(13)同版有選貞之辭“癸,戌夙伐,戔,不雉[人]”,兩辭中的“夙”、“旦”對舉,均為時稱。例(14)中的“于……廼……”是指“到……再……”,“于父己、父庚既祫廼酒”意謂到對父己、父庚舉行的祫祭結束之後再舉行酒祭。“于……廼……”結構只能充當狀語。卜辭中有“雀于屯出”(《合集》4143)、“于來屯伐𠂔”(《合集》6559,《合集》6560 同文),例(15)中的“吨”與“屯”是一字異體,計時名詞,疑應讀為“春”。

表時間的“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村中南系列中的組類具體分佈情況為:自歷 39 例,歷一 40 例,歷二 122 例,歷草 4 例,歷無 5 例,無名 148 例,無黃 1 例。

這種結構中如果出現施事主語,介賓結構大多在後,如“子于翌丙求隤南丘豕”(《花東》14)、“方于戊至”(《合集》20487)、“雀于屯出”(《合集》

① 裘錫圭:《釋“木月”、“林月”》,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85—89頁。

②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年第5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27—236頁;《〈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2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401—441頁。

4143)、“王于甲午𠄎”(《合集》1051 正)、“帝其于生一月令雷”(《合集》14127)。這樣的例子分佈於花東(4 例)、自肥(2 例)、自小(4 例)、自賓(1 例)、賓一(35 例)、典賓(9 例)、賓出(1 例)、自歷(2 例)、歷一(8 例)、歷二(5 例)、無名(4 例)。

但介賓結構在前者也不少,如“𠄎于翌癸丑婦來歸”(《合集》21652)、“于乙王步”(《合集》32725)、“于翌日壬王廼田”(《補編》9168)。這樣的例子分佈於花東(1 例)、賓一(1 例)、典賓(2 例)、出一(1 例)、何二(2 例)、歷一(1 例)、歷二(4 例)、無名(25 例)。

七、“于”字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表人物作補語	230	2 530	959	3 719
1*	表人物作狀語	29	304	190	523
2	表處所作補語	80	1 027	311	1 418
2*	表處所作狀語	29	83	129	241
2**	表處所作定語	0	0	0	0
3	表時間作補語	7	4	27	38
3*	表時間作狀語	56	274	360	690
總 計		431	4 222	1 976	6 629

1. “于”字介賓結構以表人物者最常見,有 4 242 例。其次是表處所者,有 1 659 例。再次是表時間者,有 728 例。

與殷墟甲骨文中一樣,今文《尚書》中也是表人物者最多,其次是表處所者,表時間者最少。^①《左傳》中稍有差異,表處所者最多,其次是表人物者,

① 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

表時間者依然最少。^①

2. 表人物時“于”字介賓結構大多作補語，少數作狀語。表處所時“于”字介賓結構以作補語最為常見，其次是作狀語，沒有作定語的用例。所跟處所，可以表示始發處、終到處以及所在處，^②後世基本用法都已具備。表時間時“于”字介賓結構大多作狀語，少數作補語。

“于(於)”字介賓結構在今文《尚書》與《左傳》中，如果表示人物與處所，大多用作補語，這與殷墟甲骨文中的情況相符。當表示時間時，在今文《尚書》中以用作補語為常，在《左傳》中則全部用作補語，^③與卜辭中正好相反。

3. “于”字介賓結構以作補語者(5 175 例)為常，作狀語者(1 454 例)較少。

“于”字介賓結構後世用作狀語的例子越來越少。在今文《尚書》中偶作狀語，在《論語》、《商君書》、《老子》、《孟子》和《荀子》五書中，用作補語者有 1 185 例，用作狀語者卻只有 191 例。^④ 在《左傳》中，“于”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者有 1 454 例，用作狀語者只有 7 例；“於”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者有 1 535 例，用作狀語者有 228 例。^⑤

4. “于”字介賓結構在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多，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

第二節 “自”字介賓結構

本書整理出卜辭中的“自”字介賓結構 540 例，可表人物、處所和時間，且均有作狀語和補語的用例。用作狀語時，“自”前可以有副詞如“勿”、

① 參看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9 頁“附表一”。

② 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八則”。

③ 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63 頁。

④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198 頁；蔡鎮楚：《試談古漢語介詞結構的語法功能》，載《語文研究》1983 年第 4 期。

⑤ 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2 頁。

“其”等修飾，而且如果句子出現主語，介賓結構可以在主語前，也可以在主語後。

一、表人物的“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這種用法的“自”字介賓結構都見於祭祀卜辭，且“自”後所跟一般都是世系較遠的先祖，以上甲最爲常見。

表人物的“自”字介賓結構大多位於動詞後面充當補語，有 196 例。其中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127 例)數量較多，村北系列中(69 例)較少，非王卜辭中未見。如：

(1) 庚申卜：酒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蠶^①示一牛。
(《合集》22159[自小])

(2) 𠄎禱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𠄎。
(《補編》10436^②[𠄎類])

(3) 先大庚值自仲丁。
(《合集》22165[自賓])

(4) 庚辰卜，爭貞：𠄎自成一牛。
(《合集》7803[賓一])

(5) 戊辰卜，爭貞：施羌自妣庚。/貞：施羌自高妣己。
(《合集》438 正[典賓])

(6) 己卯卜，賓貞：翌甲申用射畝以羌自上甲。八月。
(《合集》277[賓三])

(7) 癸卯卜，貞：生𠄎自唐。
(《合集》1332[賓出])

(8) 貞：酒自上甲。
(《合集》22645[出二])

(9) 其禱自祖𠄎，王受𠄎。
(《合集》27374[何二])

(10) 壬戌卜：用侯屯自上甲十[示]。
(《合集》32187^③[自歷])

① “蠶”字所釋，參看裘錫圭：《釋“蚩”》，原載香港中文大學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編：《古文字學論集》，1983 年，注釋 7，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1—16 頁。

② 即《合集》32385 + 35277，裘錫圭綴合。

③ 《屯南》2534、《合集》32188 + 32189 + 3413 + 《英藏》1771(白玉崢、彭裕商綴合)同文。

- (11) 乙酉卜：禘伐自上甲。 (《合集》32063^①[歷一])
 (12) 王尋自自上甲。 (《屯南》4531[歷一])
 (13) 甲辰卜：𠄎孚馬自大乙。 (《合集》32435^②[歷二])
 (14) 禱其上自祖乙。/禱其下自小乙。 (《合集》32616^③[歷二])
 (15) 其登鬯自小乙。 (《合集》27349[歷無])
 (16) □□卜：其告火自毓祖丁。 (《合集》27317[無名])

例(6)中的“射兕以羌”是指“射兕”這個人(名兕之射手)帶來的羌人。“用射兕以羌自上甲”是指用“射兕”帶來的羌人來祭祀自上甲以後的先神。例(10)有“侯屯”語,據《類纂》第1266—1270頁,卜辭中又有“執屯”的記載及“屯”、“侯屯”和“多屯”用為祭牲的記載。我們贊同把“屯”視為身份稱謂的觀點。^④ 例(11)中的“伐”字有祭祀動詞和祭牲兩解,但無論如何,“自上甲”均作補語。卜辭中有“王尋𠄎以羌于南門”(《補編》10646,《合集》261卜同事)語,辭中的“尋”用為祭祀動詞,因此例(12)是在貞問商王是否要對自上甲以後的先公先王舉行尋祭。例(13)中的“孚馬”指被俘獲之馬匹。商代的馬匹可用於戰爭、出行、田獵以及祭祀,^⑤不過相對於其他物牲如牛、羊等,馬用為祭牲的例子還不算多,本辭中用作祭牲。商代祭祀一般都是先祭遠祖再祭近祖,故裘錫圭曾說“商代祭祀雖以順祀為常,但在有些祭祀裏也允許逆祀”。^⑥ 例(14)中的“禱其上自祖乙”指從祖乙往上逆祀,“禱其下自小乙”

① 《合集》34050卜同事。

②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屯南》1078同文。

③ 《合集》32615同文。

④ 姚孝遂：《商代的俘虜》，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陳煒湛：《“侯屯”卜骨考略》，原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後收入《甲骨文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6—114頁；陳煒湛：《讀契雜記》，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63頁。

⑤ 王宇信：《商代的養馬業》，載《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劉一曼、曹定雲：《殷墟花東H3卜辭中的馬——兼論商代馬匹的使用》，載《殷都學刊》2004年第1期。

⑥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逆祀》，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一輯，文物出版社，1985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227—230頁。

指從小乙往下順祀。^① 卜辭中另有“其告水入于上甲”(《合集》33347), 例(16)辭或是卜問是否要把火災之事報告給先祖。

表人物“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 自小 1 例, 𠄎類 1 例, 自賓 2 例, 賓一 10 例, 典賓 22 例, 賓三 11 例, 賓出 14 例, 出一 2 例, 出二 5 例, 何二 1 例, 自歷 7 例, 歷一 11 例, 歷二 105 例, 歷無 2 例, 無名 2 例。村北系列中多見於賓組, 出組、何組和自組中也有少量出現。村中南系列中集中於歷類, 無名中只有極少量出現。

二、表人物的“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這種用法的“自”字介賓結構也均爲祭祀卜辭, 且“自”後所跟大多是世系較遠的先祖, 如上甲、大乙(唐)等。^② “自”前可以有副詞修飾, 如“勿自”(《合集》6583)、“其自”(《合集》27077 + 30764、^③27437^④)、“汎自”(《合集》34089)等。

表人物時, “自”字介賓結構只有少數可以用作狀語, 計 32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19 例)較多, 村中南系列中(12 例)次之, 非王卜辭中(1 例)極其罕見。如:

(1) 己卜: 自又二祖禦雨。 (《花東》162[花東])

(2) 甲子卜, 王: 自大乙祝至祖乙。 (《合集》19820[自小])

(3) 自成告至于父丁。/勿自成告。 (《合集》6583[賓一])

(4) 貞: 龍方以羌自上甲王用至于下乙, 若。

(《合集》271 反[典賓])

① 黃天樹:《說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詞》, 原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 學苑出版社, 2006 年, 第 203—212 頁。

② 少數是世系較近的先祖, 如“自帝甲又逆”(《合集》27437 = 25369, 莫伯峰已經把它與《英藏》2264 綴合, 參看《拼續》第 410 則)、“自丁陟”(《合集》22747)、“逆自毓禱年”(《屯南》37)。這與該類卜辭多屬於逆祀有關。

③ 李愛輝綴合, 參看《拼續》第 488 則。

④ 與《合集》25369 重。另莫伯峰已經把它與《英藏》2264 綴合, 參看《拼續》第 410 則。

- (5) 貞：自唐侑。 (《合集》557[賓三])
 (6) 自大甲禱□牛。 (《合集》1437[賓出])
 (7) 戊戌卜，喜貞：告，自丁陟。/[貞]：告，自唐降。
 (《合集》22747[出一])
 (8) 貞：其自帝甲又逆。 (《合集》27437 = 《合集》25369[何一])
 (9) □[巳]：自祖乙又妾，又戊大。 (《合集》32165[自歷])
 (10) 自父乙裸，若。/自祖乙裸，若。 (《合集》32571[歷一])
 (11) 自祖乙告祖丁、小乙、父丁。 (《屯南》4015[歷二])
 (12) 自大乙用，王受有祐。 (《合集》26991[無名])

例(2)命辭部分，《合釋》中作“自大乙至祖乙祝”，從內容上看比較通順，不過從刻辭在骨版上的位置來看，還是作本讀法更為妥當。又，沈培在“至”前點斷。^① 我們認為也有可能不用點斷，卜辭中有“自祖乙告祖丁、小乙、父丁”（《屯南》4015），兩者比較，“祖丁、小乙、父丁”如果說得更簡單些，就成了“至父丁”（把中間的先王省略），這樣便與《合集》19820一致。例(3)中的“自成告至于父丁”即“告自成至于父丁”，是為了強調第一個受祭先王而把“自成”放在動詞前面；或前置的介詞結構不能太長，所以“至于父丁”沒有前置。例(4)辭在“龍方以羌”後或當讀斷，“自上甲王用至于下乙”即“王用自上甲至于下乙”。王舉行的祭祀，祭祀對象為“自上甲至于下乙”的諸位先祖，但是這裏“自上甲”卻與“至于下乙”分置於動詞前後。例(8)中的“帝甲”是廩辛或康丁對其父“祖甲”的稱呼。《合集》24982、27372等片中另有“帝丁”之稱，^②應是祖庚或祖甲對其父“武丁”的稱呼。自武丁以後，商人可以在死去的直系亡父廟號之前加上帝字，稱為“帝某”。^③ 例(11)中多個神名並稱。他處凡多個神名並列時，往往用“V + 自 + 神名 + 神名 + ……”式，如“告自祖丁、妣丁□”（《合集》1648）、“祝自中宗祖丁、祖甲□”（《屯南》2281）、“禱雨自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60頁。

② 《合集》8有“丁帝”之稱，“丁帝”即“帝丁”倒稱。另，《輯佚》548中“帝甲”與“帝丁”共見。

③ 高明：《從甲骨文中所見王與帝的實質看商代社會》，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年。

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補編》10436)。可見當“自 + 神名”介賓結構前置時,只前置“自”與最前面一個神名,他辭又如“自上甲告十示又一牛”(《屯南》994)。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前置的介賓結構就是占卜焦點(即只強調第一個受祭先王),二是爲避免前置部分太長。^①

表人物“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花東 1 例,自小 1 例,賓一 2 例,典賓 10 例,賓三 1 例,賓出 2 例,出一 2 例,何一 1 例,自歷 2 例,歷一 2 例,歷二 6 例,無名 2 例。村北系列中自組、賓組、出組與何組都有分佈,以賓組較爲常見。村中南系列中歷類相對較多,無名則較少。

這種結構中有一例出現施事主語,見於《合集》271 反“龍方以羌自上甲王用至于下乙,若”,介賓結構位於主語前面。

三、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這些辭例多與田獵、征伐、出行、卜雨等有關,祭祀類較少,還有一些屬於記事刻辭。

表處所時,“自”字介賓結構以用作補語者最爲常見,有 140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107 例)最多,村中南系列中(15 例)和非王卜辭中(18 例)則相對較少。如:

(1) 乙巳,侃卜:丁來自正,侃子。

(《合集》21734 + 21735 + 《英藏》1896^②[子組])

(2) 𠄎乞自橐𠄎。

(《合集》9425[午組])

(3) 己丑:王不行自雀。

(《合集》21901[圓體])

(4) 丁未卜:其禦自祖甲、祖乙至妣庚,咎二牢,麥(來)自支鼎酒

① 《合集》22911“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中“五示”的同位語沒有前置,也是爲了避免前置的介賓結構部分太長。

② 黃天樹綴合,常耀華加綴,參看常耀華:《子組卜辭新綴四例》,載《追尋中華文明的蹤跡——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興。/于麥(來)自伐廼施牝于祖甲。 (《花東》149^①[花東])

(5) 乙酉卜：之夕雨自東。 (《合集》20963[自小])

(6) 甲戌卜，爭貞：我勿將自茲邑，飠賓已作，若。
(《合集》13525^②[賓一])

(7) 𠄎龜芻逸^③自爻，𠄎(桔)六人。八月。 (《合集》139 正[典賓])

(8) 丙辰卜，爭貞：惠庚申步自剌。 (《合集》8188[賓三])

(9) 辛酉卜，尹貞：王步自商，亡災。 (《合集》24228[出二])

(10) 癸未王卜，貞：酒乡日自上甲至于多毓，卒，亡害自猷。在四月。唯王二祀。 (《合集》37836[黃類])

(11) 辛巳，貞：王惠癸未步自果隄。 (《合集》33150[歷一])

(12) 丙申，貞：王步丁酉自哭。/庚子，貞：王步自豈。
(《屯南》2100[歷二])

(13) 于來自牢廼逐辰麋，亡戕(災)。
(《屯南》3599 + 2971^④[歷無])

(14) 𠄎其逐沓麋自西、東、北，亡戕(災)。 (《合集》28789[無名])

例(4)中的“興”字，是花東卜辭中常見人名“子興”的省稱。“皮”，疑讀爲“彼”。“來自皮鼎酒興”指從“彼鼎酒子興”的場所到來。^⑤“來自伐”是指從伐祭的場所回來。^⑥例(6)中的“將”字用爲祭祀動詞。或認爲是用表將來時間的副詞，恐非。例(7)中的“𠄎”字，趙平安認爲可能是“桔”的本字，^⑦辭中

① 《花東》550 同文。

② 《合集》13526、13530、13531 卜同事。

③ “逸”字釋讀，參看趙平安：《戰國文字的“遊”與甲骨文“拳”爲一字說》，《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 年；王子揚：《說甲骨文中的“逸”字》，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1 期。

④ 《醉古集》第 183 組。

⑤ “來自皮鼎酒興”一語也有可能不應讀入命辭而當讀爲附記前辭。

⑥ 黃天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 年第 2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401—441 頁。

⑦ 趙平安：《釋“𠄎”及相關諸字》，載《語言》第 3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用爲動詞。卜辭大概是貞問打草的奴隸自爻地逃跑，有六人被拘禁之事。卜辭中的“商”既可以指泛指王畿，也可指一個具體的地名。^① 例(9)“王步自商”之“商”用其第二義。例(13)中的“來自牢”是指從牢地回來，“自牢”作動詞“來”的補語。“來自牢”整個結構作介詞“于”的賓語。“于來自牢”是說到從牢地回來的時候。

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子組 3 例，午組 1 例，圓體 1 例，花東 13 例，自小 31 例，自賓 1 例，賓一 7 例，典賓 33 例，賓三 9 例，賓出 12 例，出一 1 例，出二 8 例，何二 1 例，黃類 4 例，歷一 5 例，歷二 7 例，歷無 1 例，無名 2 例。非王卜辭中見於子組、午組、圓體與花東，以花東中較爲常見。村北系列中自組、賓組中較爲集中，尤其是後者，出組、黃類與何類中也有少量分佈。村中南系列中歷類相對較多，無名則較少。

這種結構的例子，後世多見，如“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鐘，《集成》1. 107）、“公反自周”（保員簋，《考古》1991 年 7 月，第 650 頁圖一），《尚書》中也有“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召誥》）、“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

四、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該結構中的辭例也多與田獵、征伐、出行、卜雨、卜艱等有關，祭祀類同樣不多見，有的也屬於記事刻辭。結構中介詞“自”前可以有副詞修飾，如“不自”（《合集》557）、“其自”（《合集》914 反、12870 甲乙、24146、32914）等。

表處所時，“自”字介賓結構充當狀語者較少，只有 46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36 例）最多，村中南系列中（8 例）少得多，非王卜辭中（2 例）更是少見。如：

① 鄭杰祥：《殷墟卜辭所記商代都邑的探討》，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1) 自賈乞。 (《花東》63^①[花東])

(2) 自北來艱。 (《合集》20539[自小])

(3) 其自東來雨。/其自西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合集》12870 甲乙[賓一])

(4) 辛未卜，爭貞：婦好其比沚或伐巴方，王自東采(探)^②伐，戎幽(陷)于婦好立(位)。
(《合集》6480[典賓])

(5) 癸酉卜，貞：其自卑有來艱。/貞：不自卑有來艱。十一月。
(《合集》557[賓三])

(6) 貞：其自南有艱。 (《合集》24147 + 26770^③[出一])

(7) 其自卜(外)有來憂。 (《合集》32914[歷一])

(8) 癸酉，貞：旬有咎，自南有來憂。/癸酉，貞：旬有咎，自東有來憂。/癸酉，貞：旬有自北有憂。 (《屯南》2446 + 3204^④[歷二])

(9) 自新咎，戕。/自孟咎，戕。 (《屯南》2119[無名])

表處所“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花東 2 例，自小 1 例，賓一 7 例，典賓 20 例，賓三 2 例，賓出 1 例，出一 4 例，何一 1 例，歷一 1 例，歷二 3 例，無名 4 例。

這種結構中如果出現主語，介賓結構均在主語後，如“貞：王自_人入。/辛酉王自_人入”(《合集》3458 正)。當表處所“自”字介賓結構前置作狀語時，僅見這 2 例出現主語。表處所“自”字介賓結構用作狀語，後世多見這方面的例子，如“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何尊，《集成》6014)、“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尚書·召誥》)、“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尚書·秦誓》)。

① 《花東》26 同文。

② “采”即“探”字，讀為“深”，參看裘錫圭：《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甲骨卜辭”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年，第 296 頁。

③ 嚴一萍綴合。

④ 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270 頁。

五、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

表處所時，有 15 例“自”字介賓結構可作前置定語，均見於花東。如：

(1) 甲寅：歲祖甲白牡一，祫鬯一，登(自西)^①祭。/乙卯：歲祖乙白牡一，登(自西)祭，祖甲延。
(《花東》4[花東])

(2) 乙丑：(自賈)馬又剝。/(自賈)馬其又死。子曰：其又死。
(《花東》60[花東])

(3) 庚申：歲妣庚牡一。子占曰：“面□自(來多臣)毆。”
(《花東》226[花東])

(4) 戊寅卜：(自鬻)帶其見(獻)于婦好。
(《花東》451[花東])

例(3)中的“自來多臣毆”是指來自多臣的“毆”。“毆”是指被擊殺的兕牛。

六、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

這些辭例多與卜艱有關，共有 70 例。其中王卜辭村中南系列(1 例)和非王卜辭(1 例)中極其罕見，村北系列中(68 例)最為多見。如：

(1) 辛卜：子其有□臣(自猷寮)。
(《花東》257[花東])

(2) 辛巳卜，韋貞：有來(自𠄎)。
(《合集》3861 + 9213 正^②[賓一])

(3) 貞：有來羌(自西)。
(《合集》6596[典賓])

(4) 其有來(自西)。/亡其來(自西)。
(《合集》8539 + 《USB》698^③[典賓])

(5) □□卜，賓[貞]：旬有□，其有[來]艱(自東)。二月。
(《合集》7089[賓三])

① 在介賓結構作定語的例句中，我們用小括號標出“定語”。下同。

② 張秉權綴合。

③ 劉影綴合，參看《拼合》第 149 則。

(6) 貞：其有艱(自南)。/貞：其有來艱(自北)。四月。

(《補編》5073^①[賓出])

(7)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艱(自方)。 (《合集》24149[出一])

(8) □□，貞：有來虜(自𠂔)，其升于□。

(《合集》33746 正 + 《甲編》2715^②[何一])

(9) 有來憂(自北)。

(《屯南》2058[歷二])

例(1)同版有“辛卜：丁曰：‘其肇子臣’，允”一辭，所以姚萱認為本辭“臣”前所缺之字當是“肇”字，“寮”應理解為“官署”或“僚屬”。^③ 其說可從。“有肇臣自𠂔寮”意謂有肇自某寮的臣。例(2)中的“𠂔”為“西”字誤刻。^④

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花東 1 例，賓一 7 例，典賓 49 例，賓三 1 例，賓出 3 例，出一 6 例，何一 2 例，歷二 1 例。村北系列中，絕大多數都分佈於賓組，出組和何組中也有少量分佈。

後世這樣的例子也不鮮見，如西周金文中就有“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御正衛簋，《集成》7. 4044)。

七、表時間的“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時間時，“自”字介賓結構僅見 2 例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者，分別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如：

(1) 癸卯□娥自今日。

(《合集》21111[自小])

(2) □祝自莫□。

(《合集》30617[無名])

《尚書》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如“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湯誥》)，“自克夏”是以事件來記時。

① 即《合集》7092 + 7118(《綴合》第 273 組)。

② 嚴一萍綴合。

③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 年，第 305 頁。

④ “𠂔”字，宋雅萍釋作“𠂔”，認為是“西”或“東”之誤刻。參看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129 頁。

八、表時間的“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時間時，“自”字介賓結構用作狀語者數量較多，我們共整理出 39 例。如：

(1) 乙丑，子卜，貞：自今四日有來。 (《合集》21727[子組])

(2) 癸巳卜：自今三旬有至南。弗^𠄎(及)三旬，二旬又三日至。
(《花東》290[花東])

(3) 己酉卜，貞：自今旬雨。 (《補編》3754[典賓])

(4) 壬子卜，爭貞：自今五^①日我戕^𠄎。 / 貞：自五日我弗其戕^𠄎。
(《合集》6834 正[賓一])

(5) 辛丑卜，出貞：自五日雨。 (《合集》24718[出一])

(6) 乙未卜，貞：自武乙^𠄎日卒升袂其即冊五牢，正，王受有祐。
(《英藏》2518^②[黃類])

(7) 辛酉卜：自今日辛雨，至于乙雨。 (《屯南》2532[無名])

卜辭中“自今幾日”之語比較常見，所以例(4)、(5)中的“自五日”應該是“自今五日”的省略說法。

表時間的“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子組 3 例，花東 2 例，自小 6 例，賓一 11 例，典賓 11 例，出一 3 例，黃類 1 例，無名 2 例。

九、“自”字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表人物作補語	0	69	127	196
1*	表人物作狀語	1	19	12	32

① 《合集》6834 正即《丙編》1，張秉權在《丙編》考釋中已經指出，“五”字刻後被削，拓本雖然已不可辨，但是在原物上仍舊隱約可見削剩殘筆。

② 《合集》41741 是其摹本。

續 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2	表處所作補語	18	107	15	140
2*	表處所作狀語	2	36	8	46
2**	表處所作前置定語	15	0	0	15
2***	表處所作後置定語	1	68	1	70
3	表時間作補語	0	1	1	2
3*	表時間作狀語	5	32	2	39
總 計		42	332	166	540

1. “自”字介賓結構以表處所和人物者較多,分別有 271 例和 228 例。表時間者較少,有 41 例。組類特徵明顯: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多,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

在今文《尚書》與《左傳》中,“自”字介賓結構表處所者最爲常見,與殷墟甲骨文中的情況一致。表時間者多於表人物者,與甲骨文中的情況則正好相反。^①

2. “自”字介賓結構表人物時,大多作補語,少數作狀語。表處所時,以作補語最常見,其次是作後置定語者,再次是作狀語者,最後是作前置定語者。所跟處所,表方向者最常見,表始發處者也不少。表時間時,作狀語者常見,少數作補語。

3. “自”字介賓結構以作補語者(338 例)爲常,作狀語者(117 例)較少,也有作後置定語者(70 例),少數作前置定語(15 例)。

今文《尚書》中,“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者有 20 例,而作補語者僅有 8

^① 今文《尚書》中的情況,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左傳》中的情況,參看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9 頁“附表一”。

例；^①《左傳》中，“自”字介賓結構作狀語者有 187 例，而作補語者只有 67 例。^② 可見與殷墟甲骨文中“自”字介賓結構以作補語為常不同，《尚書》、《左傳》兩書中的“自”字介賓結構卻是以作狀語為常。

4. 充當定語的“自”字介賓結構組類分佈特徵也較為明顯：表處所時，作前置定語者只見於花東；作後置定語者主要見於村北系列的賓組，出一、何一也有幾例，村中南系列只見於歷二，非王卜辭中花東也有 1 例。可見，作定語的“自”字介賓結構時代大多比較靠前。

第三節 “在”字介賓結構

卜辭中的“在”字介賓結構可表人物、處所和時間，且均有作狀語和補語的用例。作狀語時，“在”前可以用副詞如“毋”、“其”、“惠”等修飾。此外，“在”字介賓結構在表處所時，還可以充當前置定語。

一、表人物的“在”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人物時，“在”字介賓結構可以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計有 15 例。其中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10 例)較多，村北系列(3 例)中和非王卜辭中(2 例)較少。如：

(1) 丁有鬼夢，𠄎在上甲。/多左^③在上甲，肩若。

(《花東》113[花東])

(2) 𠄎昔侑裸在西。

(《合集》8750[典賓])

(3) 貞：其侑在父庚，王受有祐。

(《合集》27423[何二])

① 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

② 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2 頁“附表二”。

③ “多左”，《花東》原釋文中作“多尹”，此從姚萱改釋。但“多左”何意不明。卜辭中的“于+神名”可以構成被動句，例見《合集》808、809、14199 等。《花東》同版有“多尹”，如果“多”為其省稱或漏刻，“左”可以讀為“佐”，則本辭可以視為被動句。存疑。

(4) 其登在毓。 (《屯南》606[歷無])

(5) 其祝在妣辛，有正。 (《合集》27553[無名])

表人物的“在”字介賓結構作補語，組類分佈情況為：花東 2 例，典賓 1 例，出二 1 例，何二 1 例，歷無 2 例，無名 8 例。村中南系列中，集中出現於無名。

卜辭中這種結構的賓語多為動作行為的涉及對象。金文中沒有這樣的用例，今文《尚書》中僅有 4 例，且其賓語均為動作行為的施動者，^①如“永不忘在王家”、“庶群自酒，腥聞在上”(兩例俱見《酒誥》)。

二、表人物的“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人物時，“在”字介賓結構偶爾也可以位於動詞前充當狀語，僅有 3 例：

(1) 甲子卜，殼貞：在西報、翌□。 (《合集》15198[典賓])

(2) 貞：在西報、翌、酒□。 (《合集》15199[典賓])

(3) 在毓祖丁舌。 (《合集》27322[無名])

三、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處所時，“在”字介賓結構可以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計有 77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35 例)和村中南系列中(34 例)較為多見，非王卜辭中(8 例)少見。如：

(1) 庚午，子卜，貞：獸(狩)延在我。 (《合集》21743[子組])

(2) 壬午卜：引其死在國，亡其事。 (《花東》118[花東])

(3) 丙寅夕卜：子又言在宗，唯侃。 (《花東》234[花東])

(4) 庚戌卜，王貞：弔其獲征戎在東。一月。 (《合集》6906[自小])

①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2—204 頁。

- (5) □午卜：王獲兕。允獲在大。 (《補編》2590^①[自賓])
- (6) 辛□[卜]，王貞：余伐衡在諄。□月。
(《合集》6898 + 5008^②[賓一])
- (7) 甲戌卜，□貞：有夢，[王]秉在中宗，不[唯]憂。八月。
(《合集》17445[賓出])
- (8) 癸未卜，王曰貞：有兕在行，其左射，獲。
(《合集》24391[出二])
- (9) 王畜馬在茲寫母戊，王受[祐]。 (《合集》29415^③[何一])
- (10) 王彝在康祖丁宗。 (《合集》38229 + 36390^④[黃類])
- (11) 辛亥卜：由在業。 (《屯南》2691 + 《合集》4935^⑤[自歷])
- (12) 辛酉，貞：王曰徻，亡憂在入(內)。 (《屯南》756[歷一])
- (13) 丁未，貞：王令卑共衆伐在河西兆。 (《屯南》4489[歷二])
- (14) 祖丁在弼，王受祐。 (《合集》30325^⑥[歷無])
- (15) 其呼在此。 (《合集》11017[無名])
- (16) 其凶在妣辛，至母戊。 (《屯南》2538[無名])

例(1)“延”前一字，原从大从單，黃天樹認為疑是“獸(狩)”字異體，並認為本辭之“延”有繼續之義。^⑦ 本辭貞問是否要在我地繼續狩獵。例(7)“秉在中宗”意謂在中宗之廟秉持“”。“”字，^⑧從其在句中出現的位置來看，應與

① 即《合集》10410 正 + 10202 + 10411。

② 方稚松綴合，參看《拼合》第 79 則。

③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拼合》第 223 則。

④ 李學勤綴合。

⑤ 黃天樹綴合，參看《拼合》第 20 則。

⑥ 《補編》9709 + 《合集》31079(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278 頁)同文。

⑦ 黃天樹：《子組卜辭研究》，原載《中國文字》新二十六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0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82—98 頁。

⑧ 《類纂》第 572 頁有“”字條，但本片漏收。

“鞞”、“庸”等一樣，為舉行某種儀式時所使用的某種物品。^① 或認為它應指一種帶棘的幹狀旂旄類器物。^② 或釋之為“棘”，“有夢，王秉棘”是說王做了惡夢，然後手持酸棗樹的枝條來驅鬼。^③ 例(8)中的“行”或用其本義指道路，但也可能是指田獵地名，“惠行南陂，擒又(有)狐”(《合集》28320)即為在“行南”田獵的記錄。例(9)中的“寫”字，學者或以為是指養馬牢圈，即後世之廄。^④ “王畜馬在茲寫”意謂王在這處廄養馬。例(10)中的“彝”字，祭祀動詞。“康祖丁宗”是指康祖丁的宗廟。例(11)中的“𠄎”字，人名。“棗”字，地名。^⑤ “由”字，應是表示一種動作或行為的詞。例(13)中的“共衆”是指徵集民衆，“伐”表明徵集民衆的目的是參與征伐戰爭。這是一個複雜的兼語句，“令卑共衆”和“共衆伐”均是兼語句。辭末的“在河西兆”用作句子補語。例(15)中的“此”是代詞，指代處所。卜辭意謂是否要呼令(某人)在此用“盟”的方式田獵。例(16)中的“囟”字，指頭顱。殷人有時候會使用敵方首領的頭顱來祭祀先神，此為其中一例。“妣辛𠄎”是指妣辛的祭祀場所。

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子組 3 例，花東 5 例，^⑥自小 2 例，自賓 2 例，賓一 6 例，賓出 5 例，出二 5 例，何一 3 例，黃類 12 例，自歷 2 例，歷一 3 例，歷二 5 例，歷無 5 例，無名 19 例。非王卜辭中，只見於子組與花東。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多見於賓組與黃類，自組、出組與何組中也有少量分佈。村中南系列中，多集中於無名。

該類句子後世也不少，如“唯十月初吉辛巳，公妣賜奢貝，在鎬京”(奢簋，《集成》4088)、“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尚書·盤庚中》)、“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尚書·康誥》)。

① 可以參看《類纂》第 674—675 頁。

② 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載《文物》2006 年第 6 期。

③ 劉釗：《釋甲骨文中的“秉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2 期。

④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第 1072 頁。

⑤ 關於棗地，可以參看王蘊智：《“棗”字譜系考——兼說商代的葉族》，載《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第 226—242 頁。

⑥ 花東卜辭中有“其在用，卯三牛妣庚”(《花東》286)，“在用”含義不明，存疑。

四、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這種結構中介詞“在”前可以有副詞修飾，如“毋在”（《補編》84^①）、“其在”（《合集》24150、36525）、“惠在”（《合集》19893、28962、29292）等。

表處所時，“在”字介賓結構以用作狀語者最爲常見，共見 224 例。^② 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152 例）最多，其次是村中南系列（65 例），非王卜辭（8 例^③）中則最爲少見。如：

（1）癸未卜：囙在我用歲乙祖，□□。（《合集》22173[子組]）

（2）壬戌卜：在𡵓葬韋。（《花東》195[花東]）

（3）丁卯卜：稱于丁，膝在庭廼稱，若。用。在𠂔。
（《花東》363[花東]）

（4）惠在万禦，用宰。（《合集》19893[自小]）

（5）貞：在商𠂔。（《合集》7815 + 6226^④[典賓]）

（6）癸丑卜，貞：龜在虎禘。（《合集》3311[賓三]）

（7）辛卯卜，貞：在竅，其先遘戎。/貞：在𠂔，王其先遘戎。五月。
（《英藏》593 正^⑤[賓出]）

（8）在奠上□。（《合集》29812[何一]）

（9）己丑卜：在小宗又升歲自大乙。/□亥卜：[在]大宗又升伐三

① 即《合集》1298 + 5808（《綴合》第 211 組）。

② 卜辭中常見的“在某貞”形式，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36—137 頁認爲應當讀爲“在某，貞”，並舉出在這種結構的“貞”前出現貞人名的例子（《英藏》2525）。這種說法是可信的。據粗略統計，像《英藏》2525 那樣的例子，還有《合集》36823、36848、36874、37885 等。這種“在某，貞”中的“在某”作用上與位於卜辭末尾附記前辭中的“在某”是一樣的，在附記前辭中“在某”後面可以出現“卜”作“在某卜”式。我們認爲，無論前辭中的“在某”還是附記前辭中的“在某”，都是用表占卜地點的，而“貞”字前面如果出現其他成分，也只能是貞人名，而不能是占卜地點或占卜時間。

③ 劣體類卜辭中有“在𠂔不易日”（《合集》21944 + 22189 + 《國博》12 + 15，蔣玉斌綴合，參看《〈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八十七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131.html>，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𠂔”可能讀爲前辭更合適。

④ 《綴合》第 169 組。

⑤ 即《合集》39967 + 39968，曾毅公綴合。

羌、十小宰自上甲。

(《合集》34047^①[自歷])

(10) 己巳，貞：劓芻在奠。

(《屯南》1111[歷二])

(11) 在京焚。

(《合集》32299[歷草])

(12) 乙酉卜：其剗父甲馭，在茲疋成。

(《合集》27465[歷無])

(13) □□卜：在牢彝。

(《合集》29261[無名])

例(1)中的“我”不應是人名，因為“在”後名詞除地名外，大多是受祭神名，既然辭末有“乙祖”(“祖乙”倒文)，“我”就只能理解為地名。同屬於子組的《合集》21743“獸，延在我”辭中的“我”正是用為地名。例(5)中的“”字，葉玉森、李孝定釋為“哭”，姚孝遂在《甲詁》第 0036 條按語中不同意此說。該字在《類纂》第 33 頁還列舉有另外三條卜辭，從辭例“卒，若，亡尤”來看，作名詞時它應是指殷人舉行的某種祭禮，作動詞時指舉行此祭禮。例(7)中的“在寔”和“在”均是介賓結構作狀語，位於整個句子的前面。例(9)中的“大宗”、“小宗”均為多個神主的宗廟。學界對於二者所指有多種說法，或以為前者指自上甲的先公之廟，後者指自大乙的先王之廟；或以為前者指合祭直系先祖之廟，後者指合祭旁系先祖之廟；或以為二者隨時而異，不同時期所指有所不同。^② 例(10)中的“劓”字，原篆从力、泉聲，與从刀、泉聲之字為一字異構，並當讀為“劓”，截斷義。^③ 本辭中“”字用為族名。“劓芻在奠”貞問劓族之芻是否要在地安置。

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子組 1 例，花東 7 例，自小 2 例，賓一 1 例，典賓 2 例，賓三 2 例，賓出 4 例，出二 139 例，何一 1 例，黃類 1 例，自歷 4 例，歷一 11 例，歷二 29 例，歷草 1 例，歷無 2 例，無名 18 例。非王卜辭中，多集中於花東。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多見於出

① 《合集》34045、34046 卜同事。

② 秦照芬：《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臺灣蘭臺出版社，2004 年，第 63—65 頁。

③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原載《農史研究》1989 年第 8 集，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154—189 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69—298 頁。

二，自組、賓組、何組與黃類中也有少量出現。村中南系列中，相對集中於歷類。

這種結構中，如果出現施事主語，則以介賓結構在後爲常，如“王在茲𠄎”（《合集》7）。這樣的句子分佈於典賓（1例）、賓三（1例）、出二（3例）、黃類（1例）、歷一（1例）。但也有少數例子是介賓結構在前者，如“在𠄎，王其先邁戎”（《英藏》593 正^①）、“在入（內）戊有憂”（《屯南》附 12，《合集》32962 同文）。後世兩種結構都有出現，如“王在周康寢饗醴”（師遽方彝，《集成》16. 9897）、“王在宗周令孟”（大孟鼎，《集成》5. 2837）、“雩若翌日，在璧雍，王乘于舟爲大禮”（麥方尊，《集成》11. 6015）、“王在新邑烝”（《尚書·洛誥》）。

五、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

表處所時，“在”字介賓結構有不少可以用爲前置定語，共計 112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68 例）最爲多見，其次是村中南系列中（37 例），非王卜辭中（7 例）最少。如：

（1）戊寅，子卜：丁歸（在川）人。 （《合集》21661^②〔子組〕）

（2）庚子：歲妣庚（在𠄎）牢。子曰：卜未子𠄎。
（《花東》267〔花東〕）

（3）□□〔卜〕，王貞：發^③𠄎（在𠄎）虎，獲。
（《合集》20706 正〔自小〕）

（4）壬午卜，王：其逐（在萬）鹿，獲。允獲五。/壬午卜，王：弗其獲（在萬）鹿。
（《乙編》3208 + 7680 + 3209 + 3210^④〔自賓〕）

① 即《合集》39967 + 39968，曾毅公綴合。

② 《合集》21657、21741 卜同事。

③ 初稿中我們曾將這個字讀爲否定詞“勿”，陳劍在審閱時指出：“‘勿’與‘獲’不能搭配。應隸作‘𠄎’或用寬式作‘發’，係人名。”其說甚是。

④ 林宏明、張惟捷綴合，參看張惟捷：《甲骨新綴第十九則》，<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397.html>，2011 年 6 月 28 日。

- (5) □□卜，古貞：艾(在唐)𣎵(麓)。 (《合集》8015[賓一])
- (6) 己丑卜，殼：(在馭)[虎]獲。 (《合集》10977[賓一])
- (7) 貞：(在北)使有獲羌。/貞：(在北)使亡其獲羌。
(《合集》914 正[典賓])
- (8) 乙卯卜，古貞：呼𣎵𣎵(在東)係。 (《合集》1106 正^①[典賓])
- (9) 己亥卜，爭貞：(在始)田有正雨。 (《合集》10136 正[典賓])
- (10) 貞：翌辛亥王涉(在亓)虎。 (《合集》35+《北大》58^②[賓出])
- (11) 甲辰卜，貞：乞令共以多馬亞省(在南)廩。
(《合集》564 正[賓出])
- (12) 乙未卜，頤貞：(在濞)田黃右赤馬其孺。
(《補編》9264^③[何一])
- (13) 戊戌卜，貞：(在雞)犬瀉告覲鹿，王其比射，往來亡災。王其侃。
(《合集》37439[黃類])
- (14) 辛未，貞：(在丂)牧來告辰衛，其比史，受祐。
(《合集》32616[歷二])
- (15) 乙未卜：(在孟)犬告有[鹿]。 (《合集》27919 反[歷無])
- (16) 王異戊其射(在穆)兕，擒。 (《合集》28401[無名])
- (17) (在[𠂔]孟)田受禾。/(在下隍南)田受禾。
(《合集》28231[無名])

例(1)中的“歸在川人”，在與其卜同事的《合集》21657、21741 中作“在川人歸”。後者是指在川地之人歸來，前者則是使在川地之人歸來，“歸”用其使動用法。例(3)中的“[𠂔]”是地名。“在[𠂔]虎”是指在[𠂔]地之虎。“疋”字，《說文》中訓為“足”，黃天樹認為在本辭中用為動詞，當“追逐”講。^④ 其說可從。

①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醉古集》第 198 組。

② 李愛輝綴合，參看《拼續》第 475 則。

③ 即《合集》28195+28196(曾毅公綴合)，《合集》29418 卜同事。

④ 黃天樹：《殷墟卜辭“在”字結構補說》，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94—400 頁。

“發正在𧈧虎”意謂“發”追逐𧈧地之虎。例(6)中的“在𧈧虎”是指在𧈧地之虎，該結構在本辭中用作受事主語。例(8)中的“係”字，甲骨文中作以繩索係頸之狀，^①本辭中似用爲族名。“在東係”結構上同於“在北羌”(《合集》39850)。“𧈧”是一個與戰爭有關的動詞。^②本辭貞問是否呼令“𧈧”這個人去“𧈧”在東面的係人。例(9)貞問在𧈧地的田是否有正雨。“正雨”是指“適當”、“適時”的雨。^③例(12)中的“在𧈧田黃”是指在𧈧地的名黃之“田”。“田”是職官名。對於這種“在+地名(或方位)+職官+人名”式的結構，裘錫圭、黃天樹均有詳細論述。^④例(17)中的“𧈧”字，从水从酉，沈建華認爲疑是“滄”的省形，並把它讀爲“陰”。^⑤本辭大意爲“在北面孟地之田”和“在下𧈧南面之田”是否會有好收成。

表處所的“在”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組類分佈情況爲：子組 4 例，花東 3 例，自小 1 例，自賓 5 例，賓一 5 例，典賓 37 例，賓三 1 例，賓出 13 例，何一 1 例，黃類 5 例，歷二 7 例，歷無 2 例，無名 28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多見於賓組，自組、何組與黃類中也有少量出現。村中南系列中，多見於無名。

該結構也見於後世文獻，如“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尚書·洛誥》)。文獻中還有表時間的“在”字介賓結構用作前置定語的例子，如“(在後)之

① 參看《綜覽》第 4297 條引許進雄說。

② 姚孝遂、肖丁認爲“𧈧”用作動詞時，是指某種具體的軍事行動而言，“𧈧伐”疑爲追擊義。參看《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21 頁。

③ 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載《殷都學刊》2001 年第 4 期；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兼〈詩·雨無正〉篇題新證》，載《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 年，第 71—78 頁；季旭昇：《〈雨無正〉解題》，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第 3 期；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釋》，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④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43—365 頁；黃天樹：《殷墟卜辭“在”字結構補說》，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94—400 頁。

⑤ 沈建華：《釋卜辭中方位稱謂“陰”字》，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

侗，敬迓天威”(《尚書·顧命》)，這種格式的句子卜辭中不見。

六、表時間的“在”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卜辭中的“在”字介賓結構可以用來表示時間，但並不多見，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者只有3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如：

(1) 丁酉卜，祝貞：其品司在茲。八月。(《合集》23712^①[出一])

本辭同版有“其品司于王出”辭，與“其品司在茲”構成對貞關係。學者已經指出，“在”、“于”對舉時，可以表示地點遠近關係，較近的地名前用“在”，較遠的地名前用“于”。^②“于王出”指“在王出去的時候”，屬於以事件來表示時間。我們懷疑“在茲”也是表示時間的，是指“在這個時候”。可見，與表地點一樣，表示時間時，較近的記時詞前也是用“在”，較遠的記時詞前也是用“于”。

卜辭與文獻中的“茲”都可以表示時間，如“畀束于茲三鼓”(《屯南》2576^③)、“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尚書·盤庚上》)。《左傳》中表“今年”義的“今茲”一語更多見，如“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僖公十六年》)、“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宣公十二年》)。《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中有“漢之得人，于茲為盛”語，其中的“于茲”與例(1)中的“在茲”相似，也用表時間，只是介詞使用有別而已。

錢宗武認為下述“在”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④(標點依錢文)：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尚書·洛誥》)

這種讀法可能有誤。《尚書》此句前還有“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裸”語。

① 《合集》23713、23714 同文。

② 黃天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2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406—407頁。

③ 肖楠把該版與《屯南》4403綴合。

④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03頁。

綜合來看，“在十有二月”既是“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的時間，也是指“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裸”的時間。所以學者或於“在十有二月”前標點爲句號更可信。

卜辭中看似刻於命辭之末的“在某月”，同樣不是用作狀語的。我們把此類視爲附記前辭，並認爲是“在某月卜”的省略形式。

七、表時間的“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表時間時，“在”字介賓結構位於動詞前充當狀語者只有 8 例。其中非王卜辭中未見，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列中各有 4 例，如：

(1) 壬子卜，貞：在六月，王在厥。 (《合集》19946 反[自肥])

(2) 貞：在庚酒。

(《合集》5056 正 + 《上博》21691. 293(P720)^①[典賓])

(3) 己巳卜，彭貞：禦于河羌三十人。在十月又二卜。

(《合集》26907 正[何一])

(4) 丁亥卜：□人□珏，呼鬱召，執。在四月上。

(《合集》33201[自歷])

(5) 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在六月上。 (《合集》33241[歷一])

(6) □[茲]用，乙丑，在八月，酒大乙牛三，祖乙牛三，小乙牛三，父丁牛三。

(《屯南》777[歷二])

表時間的“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自肥 1 例，典賓 2 例，何一 1 例，自歷 1 例，歷一 1 例，歷二 2 例。

這樣的句子也多見於《尚書》，如“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洪範》)、“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五例俱見《君奭》)。

① 李延彥綴合，參看《拼續》第 579 則。

八、“在”字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表人物作補語	2	3	10	15
1*	表人物作狀語	0	2	1	3
2	表處所作補語	8	35	34	77
2*	表處所作狀語	8	152	65	225
2**	表處所作前置定語	7	68	37	112
3	表時間作補語	0	3	0	3
3*	表時間作狀語	0	5	4	9
總 計		25	268	151	444

1. “在”字介賓結構以表處所者最常見，有 414 例。表人物和表時間者很少，分別有 18 例和 12 例。同卜辭中一樣，後世典籍中“在”字介賓結構表示處所者常見，表示人物者很少。但卜辭中用例較少的表時間“在”字介賓結構，在後世文獻中則較為常見。^①

2. “在”字介賓結構以作狀語者(237 例)為常，作前置定語者(112 例)次之，作補語者(95 例)最少。

3. 表人物時，^②“在”字介賓結構能作補語，亦偶作狀語；表處所時，“在”字介賓結構以作狀語最為常見，其次是作前置定語，再次是作補語；表時間時，“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者略多於作補語者。

在今文《尚書》中，總體上來看，“在”字介賓結構也是用作狀語者(19 例)

① 如在今文《尚書》中，該結構表時間者就多於表處所和人物者，這點可以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另，卜辭中有不少附記前辭作“在某月”，它們應該是“在某月卜”的省略形式。我們認為這類問題應該屬於省略句的討論範疇，所以本節沒有把這類統計在“在”字介賓結構作狀語中。如果要把這些統計進來，則卜辭中表時間的“在”字介賓結構也是很多的。

② 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19 頁把這種用例中的神名看作是指代祭祀處所。

多於用作補語者(18例),只是差距没有殷墟甲骨文中那么明顯而已。表人物時只作補語,表時間時以作狀語者為常,也與甲骨文中基本一致。表處所時以作補語為常,則與甲骨文中正好相反。^①

4. “在”字介賓結構村北系列、村中南系列中較多,而非王卜辭中較少。

第四節 “从”字介賓結構

“从”字在現代漢語中是個高頻介詞,既可表處所又可表時間。卜辭中的“从”字已經可以用作介詞,不過其介賓結構只能表處所,可作狀語或補語,作補語者較為常見。

一、表處所的“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

表處所時,“从”字介賓結構大都用作補語,共計 62 例。其中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為多見,有 44 例。村中南系列中次之,有 14 例。非王卜辭中最少,只有 4 例。如:

(1) 辛卜: 丁涉从東兆,狩。 (《花東》28[花東])

(2) 乙未卜: 子其田从圭,求豕,遘。用。不豕。

(《花東》50[花東])

(3) 丙寅卜,王貞: 勿呼𠂔从南。 (《合集》20549[自小])

(4) 田从北西。/田从東。 (《合集》10902[賓一])

(5) 貞: 王其往出省从西,告于祖丁。 (《合集》5113 反[典賓])

(6) 貞: 王勿往獸从。 (《合集》10939[典賓])

(7) 丁未卜,韋貞: 王往从之。 (《合集》14129 正^②[典賓])

(8) 乙酉卜,賓貞: 王往从喪。 (《合集》10931[賓三])

① 今文《尚書》中的情況,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08—209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

② 此版可與他版綴合,參看《醉古集》第169組。

(9) 癸丑卜，貞：畀往追龍从西，及。（《合集》6593^①〔賓出〕）

(10) 丁丑王卜，在攸貞：今日从攸東，亡災。

（《英藏》2562 正^②〔黃類〕）

(11) □□〔貞〕：有來告方从北土，弗戕北土.

（《合集》33050^③〔歷二〕）

(12) 王往田从南，擒。

（《屯南》629 + 647^④〔歷無〕）

(13) □□卜：王其从東。

（《合集》28765〔無名〕）

(14) 丁卯卜：王其作从茲，又正，王受祐。

（《合集》31895^⑤〔無名〕）

例(1)“丁涉从東兆”意謂武丁從東邊河濱涉河。例(2)中的“从圭”，學者或後讀，不過參照《花東》9“从圭往田”知以前讀爲上。卜辭中既有單純方位詞“東、南、西、北”，也有複合方位詞“東北、東南、西北、西南”，例(4)中的“北西”即“西北”。^⑥ 例(5)中的“从西”不能後讀，故“往田/省从某”中的“从某”也均應前讀。《合集》10942 有“往獸土”辭，故例(6)中的“从”也應前讀，“”爲地名。例(7)中的“之”字指代某地名或處所名。卜辭中“王于某，亡戕(災)”、“于某，亡戕(災)”之類的例子習見，因此也可以看出例(12)中的“从南”不應後讀。^⑦

表處所的“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花東 4 例，自小 1 例，賓一 4 例，典賓 30 例，賓三 2 例，賓出 4 例，黃類 3 例，歷二 1

① 《合集》6594 同文。歷二卜辭中有“令畀以衆伐龍”(《合集》31972)，同樣是命令“畀”這個人去攻伐龍方，所卜或是同事。

② 《合集》41768 爲該版摹本。

③ 可與《合集》33095 綴合，參看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④ 嚴一萍綴合。

⑤ 此版可與他版綴合，參看《拼三》第 646 則。

⑥ 黃天樹：《說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詞》，原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03—212 頁。

⑦ 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六則”。

例，歷無 8 例，無名 5 例。

在與“田”、“省”、“循”、“衛”、“獸”連用時，“从”後的地名或方位詞應視為動作發生處。在與“毖”連用時，“从”後的地名或方位詞可視為動作發生處，也可視為動作作用的對象，即受事者。在與“往”連用時，“从”後的地名或方位詞應視為動作起點。只不過占卜之時動作發出者尚未在彼處，“往从之”（例 7）、“往从喪”（例 8）是站在王已到達那處（“之”、“喪”地）的立場而在其前的預卜，將“往”之處並非“之”、“喪”，但因其已知、已確定而未說出而已。^①

二、表處所的“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

結構中的“从”前可以有副詞修飾，如“其从”（《合集》31996 正）、“先从”（《合集》12051 正）。表處所的“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數量不多，共見 15 例。如：

（1）辛未卜：从圭往田。/辛未卜：从圭往田。（《花東》9[花東]）

（2）辛酉卜，曰：从昔听，禽。子占曰：“其禽。”用。三鹿。

（《花東》295[花東]）

（3）𠄎侯今春^②于𠄎衛，亡憂，从東衛𠄎。（《合集》20074[𠄎類]）

（4）呼求，先从東得。（《合集》12051 正[典賓]）

（5）辛卯，貞：从𠄎涉。/辛卯，貞：从𠄎盧涉。

（《補編》10919 甲乙^③[歷二]）

（6）从官歸，廼先于孟。（《合集》29117[無名]）

表處所的“从”字介賓結構作狀語，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為：花東 5 例，𠄎類 1 例，賓一 2 例，典賓 1 例，歷二 4 例，無名 2 例。非王卜辭中，僅見於花東。

① 這點是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的。

② 該字从屯从生，也是“春”字，參看裘錫圭：《釋“木月”、“林月”》，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85—89 頁。

③ 即《合集》32903 + 32904，參看《綴合》第 317 組。《屯南》1009 同文。

這種結構中有 2 例出現施事主語，介賓結構都在施事主語後，均見於賓一，如“王从龍東魯”（《合集》902 正）、“王从鷹魯”（《合集》939 正）。

西周金文中“从”字主要用作動詞，“跟隨”義，未見用爲介詞的用例。今文《尚書》中“从”字也多用作動詞，用爲介詞的僅 1 例，如“爾小子乃興，从爾遷”（《尚書·多士》）。^① 該例“从”字介賓結構是用來表示時間的，卜辭中未見這種形式。睡虎地秦簡文字中，表處所“从”字介賓結構共 17 例，全部用作狀語，如“鮮魚从西方來，把者白色”（《日書乙》245）。^② 據何樂士統計，在《左傳》和《史記》兩書中，“从”字介賓結構幾乎都是前置用作狀語。^③ 現代漢語中，該結構也大多用作狀語。

三、“从”字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表人物作補語	0	0	0	0
1*	表人物作狀語	0	0	0	0
2	表處所作補語	4	44	14	62
2*	表處所作狀語	5	4	6	15
2**	表處所作定語	0	0	0	0
3	表時間作補語	0	0	0	0
3*	表時間作狀語	0	0	0	0
總 計		9	48	20	77

1. “从”字介賓結構沒有表示人物和時間的用例，只有表示處所的用例。表處所時，“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者較多（62 例），作狀語者較少（15 例），沒有作定語者。

①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179 頁。

②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94—195 頁。

③ 何樂士：《史記語法特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256 頁。

在今文《尚書》中，“从”字介賓結構僅有表示時間的 1 例，句中用作補語。在《左傳》中，“从”字介賓結構有 15 例，既可以表處所，也可以表時間。與殷墟甲骨文中的情況明顯不同的是，《左傳》中的“从”字介賓結構全部用作狀語。^①

2. “从”字介賓結構以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多，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

3. “从”後所跟處所名，可表示動作行為發生之處，也可表示動作行為所到之處。

第五節 介賓結構小結

下面把表人物、處所、時間三類介賓結構作一小結：

一、表人物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于”字作補語	230	2 530	959	3 719
1*	“于”字作狀語	29	304	190	523
2	“自”字作補語	0	69	127	196
2*	“自”字作狀語	1	19	12	32
3	“在”字作補語	2	3	10	15
3*	“在”字作狀語	0	2	1	3
4	“从”字作補語	0	0	0	0
4*	“从”字作狀語	0	0	0	0
總 計		262	2 927	1 299	4 488

① 今文《尚書》中的情況，參看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208—209 頁“今文《尚書》介詞總表”。《左傳》中的情況，參看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2 頁“附表二”，第 454—458 頁。

1. 表人物介賓結構以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多,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自”字介賓結構作補語時則是村中南系列中最多。
2. 表人物介賓結構以作補語者為常(3 930 例),作狀語者較少(558 例)。
3. “于”字表人物介賓結構(4 242 例)特別多,“自”字表人物介賓結構(228 例)少得多,“在”字表人物介賓結構(18 例)更少,“从”字表人物介賓結構則完全不見。
4. “于”、“自”、“在”字表人物介賓結構均以作補語為常,作狀語者較少。
5. “于”、“在”義近,表人物時絕大多數都用“于”,用“在”者很少。在“于”和“在”對舉的例子(《合集》27369、27370、28274)中,“于”引介較遠的先祖,而“在”引介較近的先祖。
6. “自”、“从”義近,但表示動作行為涉及對象的起點時,只使用“自”字介賓結構。
7. 一般情況下“于”與“自”區別明顯,但是在“于……至(于)……”式(詳下文)中,“于”用法同於“自”。
8. 介詞的使用與占卜內容或謂語動詞、介詞賓語有關。如常見的“大禦”,其後介詞絕大多數都用“自”,而其實語也多為“上甲”;有時介詞用“于”,不過其實語也多為“上甲”、“大甲”、“高祖王亥”等時代靠前的先公先王。^①

二、表處所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于”字作補語	80	1 027	311	1 418
1 *	“于”字作狀語	29	83	129	241
1 **	“于”字作定語	0	0	0	0
2	“自”字作補語	18	107	15	140

① 參看《類纂》第 149 頁。

續 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2*	“自”字作狀語	2	36	8	46
2**	“自”字作前置定語	15	0	0	15
2***	“自”字作後置定語	1	68	1	70
3	“在”字作補語	8	35	34	77
3*	“在”字作狀語	8	152	65	225
3**	“在”字作前置定語	7	68	37	112
4	“从”字作補語	4	44	14	62
4*	“从”字作狀語	5	4	6	15
4**	“从”字作定語	0	0	0	0
總 計		177	1 624	620	2 421

1. 表處所介賓結構以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多,村中南系列中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

2. 表處所介賓結構以作補語者為常(1 697 例),作狀語者(527 例)次之,作前置定語者(127 例)更少,作後置定語者(70 例)最少。

3. “于”字表處所介賓結構(1 659 例)特別多,“在”字表處所介賓結構(414 例)次之,“自”字表處所介賓結構(271 例)更少,“从”字表處所介賓結構最少(77 例)。

4. 把用作補語與用作狀語兩類相比較,除“在”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者少於用作狀語者外,其餘三個介詞所引導的介賓結構均是作補語者多於作狀語者。

5. “自”字介賓結構既用作後置定語(70 例),^①也用作前置定語(15

① 在甲骨文中,用作後置定語者均為“自”字介賓結構,而在西周銅器銘文中,“自”字和“于”字介賓結構都可以用作後置定語。參看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第 334 頁;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00—205 頁。

例)。“在”字介賓結構只用作前置定語(112例)。可見作定語時,介賓結構也是以前置爲常。值得注意的是,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或後置定語時區別明顯:前置定語與名詞中心語既可以一起充當句子的賓語,也可以充當句子的主語;後置定語與中心語卻一般只能充當句子賓語。

6. “于”、“在”義近,都可以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處所。區別在於:從位置上看,“于”字介賓結構多用爲補語,而“在”字介賓結構多用爲狀語。在前辭和附記前辭中,一般只能用“在”。從所引介的處所來看,“于”含有“到”的意思,所以在“于”和“在”對舉的例子(《合集》30273)中,“于”引介較遠的處所,而“在”引介較近的處所。在“在”和“至”對舉的例子(《合集》29011)中,“在”也是引介較近的處所。

7. “自”、“从”義近,都表示動作行爲的起始處所。區別在於:“自”引介動作行爲的始發地,而“从”引介動作行爲的經由地。“自”比“从”更爲常用。

8. 一般情況下“于”與“自”、“从”區別明顯,如“步于+某地”和“步自+某地”意義完全不同,“步从+某地”則不見;記事刻辭中常見“乞自某地”,卻沒有“乞于某地”或“乞从某地”。但是在“于……至于……”式(詳下文)中,“于”的用法同於“自”、“从”。

9. 在極個別卜辭中,有“于”、“从”對舉的例子,如《合集》5711;卜同事的卜辭中,一條用“于”而另一條用“从”,如《合集》32996與《合集》5766。

10. 介詞的使用也與占卜內容或謂語動詞有關。有些情況下,不同的介詞都可以使用,如常見的“毖于某”,又可以說成“毖在某”(《合集》29011),偶爾也可以說成“毖从某”(《合集》28765);而有些情況下,卻固定使用某一個介詞,如“亡害在猷”多見,也有“亡害自猷”,卻未見“亡害于猷”。^①又如可以表示“從某人那裏”義的“于”字用於“Vb+O+于+O_于”句式(見前文),而這種句式中卻一般都不用“自”或“从”。

①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第74頁)認爲這種用法的“在”義較實,而“于”義較虛。

三、表時間介賓結構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于”字作補語	7	4	27	38
1*	“于”字作狀語	56	274	360	690
2	“自”字作補語	0	1	1	2
2*	“自”字作狀語	5	32	2	39
3	“在”字作補語	0	3	0	3
3*	“在”字作狀語	0	5	4	9
4	“从”字作補語	0	0	0	0
4*	“从”字作狀語	0	0	0	0
總 計		65	310	382	757

1. 表時間介賓結構以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最多,村北系列中稍次之,非王卜辭中最少。

2. 表時間介賓結構以作狀語者為常(738 例),作補語者較少(43 例)。

3. “于”字表時間介賓結構(728 例)最多,“自”字表時間介賓結構(41 例)少得多,“在”字表時間介賓結構(12 例)更少,“从”字表時間介賓結構則完全不見。

4. “于”、“在”義近,都表示動作行為發生的時間。區別在於:從位置上,“在”可以出現在前辭以及附記前辭中,而“于”則不能,它一般只出現於命辭中。從引介的時間看,因為“于”含有“到”義,所以在“于”、“在”對舉的例子(《合集》23714)中,“于”引介較遠的時間;在和“惠”對舉的例子(《合集》894 等)中,“于”往往也引介較遠的時間。在某些搭配中只能用“于”,如“于……廼……”(《合集》27416)。

5. “自”、“从”義近,都表示動作行為的起始時間。但卜辭中沒有出現“自”字介賓結構表時間的用例。

6. “自”的賓語絕大多數都是“今……”,“于”、“在”則不是。

如果把表人物、處所和時間的三類介詞賓語結構作對比,可以發現一些

規律性的東西。(一)三類介賓結構出現頻率依次降低。表人物介賓結構最爲常見,表處所介賓結構次之,表時間介賓結構最少。(二)非時間介賓結構與時間介賓結構之間差異較大。非時間介賓結構幾乎都以後置於動詞充當補語者常見(“在”字引導處所賓語時除外),而時間介賓結構都以前置於動詞充當狀語爲常見。(三)任何一介賓結構,任何一個動詞,只要可以用爲狀語,也就一定可以用爲補語,反之亦然。

通過對卜辭介賓結構的研究,可以認識到卜辭中的介賓結構很有其自身的特點。比如義近的介詞如“在”和“于”在形成對舉的情況下,介詞後的賓語無論是處所賓語,還是時間賓語,都有遠近的不同,介詞含義中的細微差別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過,不少迹象顯示出這個時期的介詞系統還沒有成熟,如:介詞數目相對還少;常用的幾個介詞一般都有爲數相當多的用爲實詞的用例(自,用爲名詞,指鼻子;从,用爲形容詞,用來修飾“雨”;于,用爲動詞,指到);“于”字表人物時只能引出受事者或施事者,而後世可以見到的引出交與者、所爲者或比較者等用例卜辭中還未見;“从”字介賓結構還只能表示處所,表示時間和人物的用例還沒有出現;後世表工具、方式和條件等意義的介詞還沒有出現;後世介詞所帶的賓語可以省略的例子還沒有出現,等等。^①但是有一點確實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早在我國殷商時期介詞系統已經初具規模。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第一,從出現的介詞數目來看,已經不少。儘管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是後世常用的幾個高頻介詞,如“在”、“自”、“从”、“于”等在卜辭中都已經出現。本章共統計出介賓結構 7 690 例,其中“于”字介賓結構 6 629 例,“自”字介賓結構 540 例,“在”字介賓結構 444 例,“从”字介賓結構 77 例。

第二,從介詞的語義功能看,最常見的引介與動作行爲相關的人物、處所與時間的三類都已經出現。其中表人物介賓結構最爲常見,有 4 488 例;表處所介賓結構次之,有 2 421 例;表時間介賓結構最少,只有 757 例。

^① 有學者對近代漢語介詞做過系統整理,如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中華書局,2002年。馬書中對甲骨文中的介詞用法也有部分涉及,可以參看。

卜辭中三類介賓結構出現數目的多少，與後世文獻中的情況基本一致。如在今文《尚書》中，表人物介賓結構最多，其次是表處所介賓結構，再次是表時間介賓結構。^① 在《左傳》中，也是表處所與表人物兩類介賓結構最為常見，而表時間介賓結構較少。^② 不同性質的介賓結構出現數目差異較大，上引錢宗武認為，這展現了“一種從具體到抽象逐層遞減的層級順序”。錢說可信。

第三，從語法功能看，介賓結構充當補語、狀語以及定語的用例都已經出現。介賓結構作補語者 5 670 例，作狀語者 1 823 例，作前置定語者 127 例，作後置定語者 70 例。

卜辭中這種介賓結構以作補語為常的態勢，在後世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在西周金文以及《尚書》、《春秋》等古籍中，介詞不管是數目還是出現次數，都是在動詞後者居多，也就是說介賓結構還是以作補語為常。在《左傳》中，動詞前的介詞個數已經多於動詞後，但出現次數還是在動詞後者居多。在《論語》、《商君書》、《老子》、《孟子》和《荀子》五部書中，九個常用介詞組成的介賓結構充當狀語者(54.2%)就略占上風了。在《史記》中，無論是介詞的數目還是出現的次數，介賓結構作狀語者已經明顯超過作補語者。^③

從甲骨金文以及傳世古籍中介賓結構的使用來看，介賓結構最初是以用為補語為常，後來才變為以作狀語為常。也就是說介賓結構經歷了一個位置前移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完成當在春秋戰國時期。

第六節 介賓結構連用

卜辭中在修飾同一個謂語動詞時可以同時使用兩個介賓結構，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介賓結構連用”。介賓結構連用時，第一個介詞多用“自”、“从”，偶爾用“于”，第二個介詞多用單音介詞“至”、“于”或二者的連用形式

①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0—211頁。

② 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頁附表一。

③ 參看何樂士：《史記語法特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86—306頁；蔡鎮楚：《試談古漢語介詞結構的語法功能》，載《語文研究》1983年第4期。

“至于”。^① 經考察，連用的介賓結構共有“自……至(于)……”、“……至(于)……”、“自……于……”、“于……至(于)……”、“从……至于……”和“于……于……”六式。^②

卜辭中的介賓結構連用既可以表示人物、處所，也可以表示時間。^③ 表時間和人物者較多，表處所者較少。從介賓結構的位置來看，三類差異很大。在表時間時，結構全部前置於動詞充當狀語，而在表人物和處所時，除一例位於動詞前作狀語外，其餘均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

因為介賓結構連用時位置較為單一，所以下文不再按照介賓結構句子成分分類，僅按表人物、處所、時間三類敘述。

一、表人物的介賓結構連用

卜辭中兩個介詞連用一般是用來表示祭祀對象的範圍，其中第一個介詞後為最初的受祭者，^④第二個介詞後為最後的受祭者。

1. 自……至(于)……

卜辭中引出受祭對象的範圍，祭祀起點多為遠祖上甲，祭祀終點多為近祖，其中“(多)毓”一語占有很大一部分。在可以判明的辭例中，該結構均是充當補語，還未發現用作狀語的用例。^⑤

“自……至于……”和“自……至……”均不少，共見 74 例，其中非王卜

① 卜辭中的“至于”為兩個單音介詞的連用，而不是一個複音介詞。現代漢語中極為常見的“自从”二字，甲骨文中未見，複音介詞“自从”出現於戰國末。關於這方面可以參看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11 頁。

② 喻遂生在《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 年)第 45 頁曾舉出“在……在……”、“从……从……”式，從其所舉例證來看，有的屬於誤讀辭例，有的辭例太殘，所以是否存在兩式還需存疑。

③ 文獻中有“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自……至于……”結構中出現的是“事件”，這種結構卜辭中未見。

④ 也有第一個介詞省略而成“……至于……”式，同樣表示祭祀對象的範圍。嚴格來講，這不屬於我們所說的介賓結構連用，為便於比較，本書一併討論。

⑤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第 83 頁)指出，兩式中的“自”和“至(于)”還可以分別位於動詞前後，“自”結構充當狀語，而“至(于)”結構充當補語。這類本書放在“自”字介賓結構中討論。

辭中 3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46 例，村中南系列中 25 例。如：

(1) 丁丑卜：卯夢自祖庚至于父戊。 (《合集》22187^①[午組])

(2) 丁未卜：其禦自祖甲、祖乙至妣庚，翌二牢，麥(來)自皮鼎酒興。 (《花東》149[花東])

(3) 己□卜：自大乙九示至蔑甲。 (《合集》21281[自小])

(4) 庚子□自上甲至[南庚]□余[不]□。 (《合集》10381[自賓])

(5) 貞：勿諱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419 正[賓一])

(6) 壬寅卜，殼貞：興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0 正[典賓])

(7) 癸巳卜，爭貞：翌甲午酒乡自上甲至于多[毓]，卒[亡尤]。
(《補編》69 正[賓三])

(8) □貞：翌甲寅□侯鬯以羌自上甲至于丁。
(《補編》67 正[賓出])

(9) 乙酉卜，行貞：王賓歲自祖乙至于父丁，亡尤。
(《補編》7028^②[出二])

(10) 甲午卜，彭貞：酒已自至于毓。
(《補編》10212 + 《合集》30810^③[何一])

(11) 癸丑卜，貞：王賓幼自上甲至于多毓，卒，亡尤。
(《合集》35437 + 35920^④[黃類])

(12) 己亥卜：侑自大乙至仲丁六示牛。 (《合集》14872[自歷])

(13) □[禱]自三報至父乙一[牛]。 (《合集》31997[歷一])

① 嚴一萍、張秉權已將該版與他版綴合，參看蔡哲茂：《甲骨新綴二十七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十六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6 年。

② 即《合集》23354 + 22899，彭裕商綴合。

③ 齊航福綴合，參看《拼合》第 193 則。

④ 李愛輝綴合，參看《拼三》第 728 則。

(14) 乙亥，貞：又升伐自上甲汎至父丁于乙酉。

(《合集》32212^①[歷二])

(15) 自示壬至毓，有大雨。/自大乙至毓，有大雨。^②

(《補編》9522[無名])

例(10)中的“自”、“至”倒刻。“自”後一字的左下一橫筆爲“至”字所從，其餘部分不太清晰，好像有兩橫筆，但從辭例可以推定應用表神名，黃天樹和孫亞冰均指出可能是“上甲”。

該結構的組類分佈情況爲：午組 2 例，花東 1 例，自小 1 例，自賓 1 例，賓一 1 例，典賓 3 例，賓三 4 例，賓出 5 例，出二 15 例，何一 1 例，黃類 15 例，自歷 3 例，歷一 1 例，歷二 18 例，^③無名 3 例。在王卜辭村中南系列中，多見於歷類。

卜辭中可考者，“自……至(于)……”結構均用作補語。文獻中也常見“自……至于……”結構，如“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尚書·酒誥》)、“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左傳·昭公四年》)、“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左傳·昭公八年》)，後兩例中該結構均充當狀語。西周時期金文中，“自……至于……”結構可以充當後置定語，如“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大盂鼎，《集成》5. 2837)。

2. 自……于……

卜辭中引出受祭對象的範圍。該結構有 1 例用作補語，有 1 例^④用作狀語：

① 可與他版綴合，參看蔡哲茂：《甲骨新綴十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合集》32211 同文。

② 常玉芝在《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02—103 頁認爲該組卜辭是用多個王名來表示一段時間，即卜問“從祭祀示壬的日子起到祭祀某位先王的日子止這段時間有無大雨；從祭祀大乙的日子起到祭祀某位先王的日子止這段時間有無大雨”。這樣理解，則“自……至……”結構在句中用爲時間狀語。

③ 《屯南》441 有辭可能作“己未，貞：其[]祭自祖乙歲(?)至父丁”，拓片不清，不知“歲”字是否可靠，若是，又該如何斷句。存疑。

④ 午組中有“丁未卜：自祖乙于祖壬[]𠄎”(《合集》22044)，只是《合集》所收拓片不清，《合釋》、《摹釋》均誤釋。該版舊著錄片爲《乙編》5327，白於藍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中認爲應作“自祖乙于祖壬牢𠄎”，其看法除“祖壬”後一字是否是“牢”字還需存疑外，其餘均可從。“[]”若爲動詞，則本例也屬於“自……于……”式用作狀語的例子。

(1) 貞：多子以羌升自[高]妣己、妣庚于毓妣己。(《合集》279[賓出])

(2) 丁卯王卜，貞：今田巫九畚，余其比多田于多白征孟方白炎，惠卒翌日步，亡左。自上下于馯示，余受有祐。不䷎戔，肩告于茲大邑商，亡害在畎。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翌。(《合集》36511[黃類])

例(2)中的“自上下于馯示”用作狀語，說明“余受有祐”的來源。在“上下于馯示授余有祐”(《合集》36507)、“上下馯示授余有祐”(《合集》36482)中，“上下于馯示”、“上下馯示”則是用作“授余有祐”的主語。^① 可見在卜辭中，表達相同或相近的意思亦可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沈培曾認為“自……于……”結構在卜辭中只表處所，而且只有後置的用法。^② 若上述例子可信，則可為沈說補充。

3. 于……至(于)……

卜辭中引出受祭對象的範圍。“于……至……”有 2 例，其餘均為“于……至于……”。此結構只用作補語。如：

(1) 甲午卜：𠄎禦于妣至妣辛。/甲午卜：𠄎禦于入乙至父戊牛一。(《合集》22074[午組])

(2) 己卯卜：翌庚辰侑于大庚至于仲丁一宰。(《合集》14868[自賓])

(3) [貞]：侑于唐至于大甲。(《合集》6122[典賓])

(4) □丑侑于五毓至于龔。 (《合集》24951[出一])

(5) 其侑于大乙至于大甲。(《合集》32437[歷二])

4. 于……于……^③

卜辭中引出受祭對象。這類結構中的第二個“于”，有不少學者認為是

① 陳昭容在《關於“甲骨文被動式”研究的檢討》(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文中對此曾有詳細的論述，可以參看。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39 頁。

③ 卜辭中還有些辭例含有兩個“于”字，如“貞：翌辛亥勿呼往于出獻于比”(《英藏》1250 反 = 《合集》40514 反)、“其令戌畝羌方于臺于利，且有戍，戔羌方”(《合集》27974)、“王于俾使人于柔于之及伐望，王受有祐”(《合集》28089 正)，但都因卜辭理解較為困難而不知道這些是否為“于……于……”引導處所賓語的用例。

連詞，我們不取此說，請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九則”。

表人物時，“于……于……”式結構共有 12 例，其中非王卜辭中 1 例，王卜辭村北系列中 10 例，村中南系列中 1 例。如：

(1) 戊申卜：禱生五妣于乙于父己。 (《合集》22100[午組])

(2) 貞：燎于上甲于河十牛。 (《合集》1186[典賓])

(3) □□卜，爭□禱王生于妣庚于妣丙。二月。
(《補編》4153^①[賓三])

(4) 貞：令皐伐東土，告于祖乙于丁。 (《合集》7084[賓出])

(5) 庚申卜，王貞：毋侑于祖辛于母辛。 (《上博》17647.684^②[出二])

(6) 癸巳，貞：既燎于河于岳。 (《合集》34225[歷二])

例(4)中的“令皐伐東土”是指命令“皐”這個人去征伐東土之國，“告于祖乙于丁”是指是否要(把命令“皐”這個人去征伐東土之國這件事)報告給祖乙以及另一位名“丁”的先祖神。

表人物的“于……于……”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爲：午組 1 例，典賓 1 例，賓三 4 例，賓出 3 例，出二 2 例，歷二 1 例。

5. 表人物介賓結構連用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自……至(于)……	3	46	25	74
2	自……于……	0	2	0	2
3	于……至(于)……	2	3	2	7
4	于……于……	1	10	1	12
總計		6	61	28	95

① 《合集》2400 卜同事。

② 《合集》22971 重，但不全。另莫伯峰已經把該片與《合集》22963 綴合，參看《拼續》第 410 則。

1. 表人物介賓結構連用共見 95 例，其中“自……至(于)……”式最爲常見，其次是“于……于……”和“于……至(于)……”式，“自……于……”式最少。

2. 村北系列中各式均最多；村中南系列中“自……于……”式不見，“自……至(于)……”式僅次於村北系列，爲數不少；非王卜辭中各式雖不多見，但幾乎均有用例。

二、表處所的介賓結構連用

1. 自……至于……

該結構用來表示動作行爲的起點和終點，共見 3 例。^① 如：

(1) 自至于大，亡戕(災)。/自至于膏，亡戕(災)。

(《合集》28188^②[無名])

(2) 自可至于寧，偁卬方。

(《合集》27991[無名])

此類結構中的“至”字，張玉金認爲是動詞，“自……至于……”中表示起點和終點的介賓結構分置於動詞前後。^③ 看來他是把此類與下文將要談到的“自……于……”式看成同一類，只是動詞的位置不同而已。我們認爲，卜辭中有些“至于”中的“至”確實應該視爲動詞，如“丁卯卜：雨其至于夕”(《花東》103)。但“自……至于……”結構中的“至”能否看成動詞，由於辭例太少又過於簡略，故仍需存疑。

在殷墟甲骨文中，有時由於謂語動詞的省略，該結構充當什麼成分無法看出。文獻中這樣的結構可用作狀語，如“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左傳·昭公八年》)；也可用作定語，如“自申至於虎牢之竟”(《左傳·文公八年》)。

① 黃類卜辭中有殘辭作“自至于，亡災”(《補編》11281)，不知道此例是否應該歸入本類。

② 林宏明已經將該版與《合集》31003 綴合，參看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267 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62.html>，2011 年 9 月 30 日。

③ 張玉金：《甲骨文中的動詞“于”及介詞“于”的起源》，載《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37—243 頁。

2. 自……于……

該結構表示動作行為的起點與終點，只用作補語（10 例）。非王卜辭中未見，除 1 例見於王卜辭村北系列中的出二外，其餘 9 例均見於村中南系列中的歷二。如：

(1) 癸丑卜，行貞：王其步自于封，亡災。（《補編》7257^①〔出二〕）

(2) 丁巳，貞：王步自于轡，若。/乙丑，貞：王步自轡于馯。

（《合集》33147〔歷二〕）

(3) □□，貞□王其〔步〕自鯨于多，若。（《合集》33162〔歷二〕）

(4) 壬寅，貞：王步自剛于夔。（《屯南》2100〔歷二〕）

卜辭中表處所的“自……于……”結構，只用在動詞“步”後。^② 該結構目前我們只發現於出二、歷二中，約相當於祖庚、祖甲時期。張玉金認為這種結構是“王步自商”（《合集》24288）與“王步于敦”（《合集》7957）兩種句式融合而成。^③ 張說可從。“自”後表示“步”的起點，“于”後表示“步”的終點。^④ 表處所的“自……于……”結構，古書中還沒有見到過。^⑤ 類似的意思，古書中可以用“自……至于……”表達。

3. 从……至于……

該結構用來表示動作行為的起點和終點。出現謂語動詞時，該結構均用為補語。辭例不多，僅有 3 例：

(1) 己卯卜，爭貞：今早令兔田从𡗗至于灋，獲羌。王占曰：“艱。”

（《合集》199〔典賓〕）

① 即《合集》24248 + 24377 + 24478，松丸道雄、白玉崢綴合。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39 頁。

③ 張玉金：《甲骨文中的動詞“于”及介詞“于”的起源》，載《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第 237—243 頁。

④ 裘錫圭在《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載余霽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 年）一文中認為這種結構中的“于”所引出的處所，“通常只是商王出行過程中的一站，而不是最後終點，所以其前一般不用‘至/至于’而用‘于’”。裘文沒有說明判斷理由，所以我們暫不從此說。

⑤ 周原甲骨中出現過該結構，如“祠自蒿于𡗗”（H11：20）、“祠自蒿于周”（H11：117）。

(2) 貞：從來至于向。 (《合集》19471[賓出])

(3) 庚□，貞：稱衆从北至于東。 (《合集》31996 正[歷二])

例(3)爲我們新增。沈培曾認爲例(1)可能是“从……至于……”結構唯一後置的用例。^①

4. 于……至于……

該結構僅有 1 例，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

(1) [王]毖于榆至于向，亡戕(災)。 (《合集》28947[無名])

文獻中也有這種用法，如“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左傳·文公七年》)。

5. 表處所介賓結構連用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自……至于……	0	0	3	3
2	自……于……	0	1	9	10
3	从……至于……	0	2	1	3
4	于……至于……	0	0	1	1
總 計		0	3	14	17

1. 表處所介賓結構連用例子不多見，僅 17 例。其中，“自……于……”式相對較爲常見，“自……至于……”、“从……至于……”兩式次之，“于……至于……”式最少。

2. 組類特徵極其明顯。村中南系列中最多，其次是村北系列，非王卜辭中各式均不見。

三、表時間的介賓結構連用

1. 自……至(于)……

“自……至于……”式和“自……至……”式表示與動作行爲有關的時間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127 頁。

起點與終點，只能作狀語。兩種類型均常見，除4例見於王卜辭村中南系列外，其餘82例^①均見於村北系列，非王卜辭中未見。如：

(1) 癸酉卜，王貞：自今癸酉至于乙酉，邑人其見方印(抑)，不其見方執。一月。(《合集》799[自小])

(2) 丙寅卜，貞：自今日至于庚寅雨。不。(《合集》12333 正^②[自賓])

(3) 自今癸巳至于丁酉雨。/自今至于丁酉不其雨。(《合集》12317 正^③[賓一])

(4) 丁亥□貞：自今五、六日至壬辰有至。(《合集》11661 正[典賓])

(5) 自今至于庚寅帝其令雨。(《合集》14151+7061 正^④[典賓])

(6) 貞：自今至于乙酉我戔。(《補編》3130[典賓])

(7) 庚午卜，爭貞：自今至于己卯雨。(《合集》10516[賓三])

(8) 丙申卜，行貞：自今日至于戊戌不雨。(《合集》41094[出二])

(9) □亥王卜，貞：自今春至[于]翼夷方不大出。王占曰：“吉。”在二月。邁祖乙彡。唯九祀。(《合集》37852[黃類])

(10) 自今辛至于來辛有大雨。/自今辛至于來辛亡大雨。^⑤(《合集》30048[無名])

(11) 自旦至食日不雨。(《屯南》42[無名])

黃天樹認為，卜辭中不同組類所使用的記日法不盡一致，或以所卜之日始

① 《合集》24763 字體近自賓，有辭曰“戊寅卜：■□至壬午□雨”，原拓中“卜”下一字疑為“自”字。該辭暫不統計在內。

② 可與《英藏》1740 綴合，參看《拼續》第356則。

③ 可與《合集》1124 綴合，參看蔣玉斌：《甲骨新綴35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76.html>，2012年2月22日。

④ 《綴合》第357組。

⑤ 譚步雲在《武丁期甲骨文時間修飾語研究》(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文中指出，卜辭中的“今來歲(干支)”是“自今……至于來……”式的緊縮形式。此說可從。

計，或以所卜之次日始計，^①並指出上述例(4)“很可能把兩種記日法混合使用。五日者，以所卜之次日始計；六日者，以所卜之日始計”。其說可從。例(11)中的“旦”與“食日”均為時稱。“旦”字，從于省吾釋，指天明之時。^②“食日”，或稱“大食”，相當於後世的“朝食”，即早飯之時。^③

“自……至(于)……”式在各組類中的具體分佈情況為：自小 15 例，自賓 2 例，賓一 29 例，典賓 33 例，賓三 1 例，出二 1，黃類 1 例，無名 4 例。村北系列中多見於賓組，村中南系列中則只見於無名。

表達同樣的意思時，《春秋》、《左傳》中經常是把“自……”放在動詞前，而把“至于……”放在動詞後，如“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左傳·僖公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秋·文公十三年》)、“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左傳·昭公十三年》)。當然，文獻中也有與卜辭結構相同者，一般也是用作狀語，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尚書·無逸》)、“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尚書·盤庚上》)、“自是至今，亦皆循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文獻中“自”還可以省略賓語與“來”字結合，^④如“自來西洛是吾鄉”(《元曲選外編·西廂記一本二折》)。“自來”表示“自古以來”、“從來”、“一向”義。^⑤

2. 時間 + 至(于) + 時間

如果“自……至(于)……”式中的“至(于)……”部分省略，則就變為

①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 年，附錄一；《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 年，附錄一。

②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 5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36 頁。

③ 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石印本，1945 年；曹錦炎：《讀甲骨文劄記(二則)》，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4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36 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 5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36 頁。

④ 卜辭中此類結構的“自”後賓語一般不省略，有一例似為例外，“自至于戊寅不其雨”(《合集》12331 反)，但該辭也極有可能屬於漏刻。不過，卜辭中“自”後賓語確可省略，這點可以參看本書“‘自’字介賓結構”中的“表時間的‘自’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部分。

⑤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 年，第 380 頁。

“自……”式；^①如果介詞“自”省略，則就變為“時間＋至(于)＋時間”式。^②

“時間＋至(于)＋時間”式共見 61 例，^③其中“時間＋至于＋時間”16 例，“時間＋至＋時間”45 例，均表示與動作行為有關的時間起點與終點。兩者只能作狀語。如：

(1) 癸丑卜，賓貞：今至于丁巳追，至。一月。

(《補編》3128 正^④[典賓])

(2) 辛未卜，尹貞：今日辛未至于翌乙亥亡憂，王□。

(《補編》7334[出二])

(3) 癸巳卜：今日至乙未[雨]。/[己]亥卜：[庚]子至壬寅雨。

(《合集》33879^⑤[自歷])

(4) 今日至辛卯雨。

(《屯南》3598[歷一])

(5) 庚辰卜：辛至于壬雨。

(《屯南》2772[歷二])

(6) 旦至于昏不雨。

(《合集》29272 = 《合集》29781[無名])

(7) 昃[至郭]兮其[雨]。/郭兮至昏不雨。/郭兮至昏其雨。

(《合集》29801[無名])

(8) 中日至郭兮不雨。

(《屯南》2729[無名])

(9) 今日辛至□昏雨。

(《合集》29328[無名])

① 該式參看本書“自”字介賓結構部分，但兩式結構表達含義並不完全一樣。

② 嚴格地說，本式不屬於介賓結構連用，為便於比較，也一並列出。該式如果進一步省略，還可以變為“至于＋時間”式，如“至于丙辰雨”(《合集》12335)、“其至于丁亥雨”(《合集》12336 正)。

③ 卜辭中“至于庚寅施，迺既，若/勿至于庚寅施，不若”(《合集》5775 正)辭，其後一句，《摹釋》中漏“寅”字，《合釋》中“于”、“寅”俱漏。該版即《乙編》4615，二字分別作“𠂔”和“𠂔”，仔細分辨可以認出。但這裏的“至于”與本書所討論的“時間＋至于＋時間”式中的“至于”有別。前者是指到某個時候某種動作或行為才開始發生，而後者是指動作或行為一直持續到某個時候。

④ 即《合集》870 正 + 6232 正，參看《綴合》第 21 組。

⑤ 本版《補編》10607 中與他片綴合，或認為文例、折痕皆不合，參看《綴續》第 139 頁。

例(6)中的“昏”字從郭沫若釋。“旦”、“昏”均爲時稱,分別指日出和日入之時。^① 例(7)中的“昃”,相當於下午二點或三點。^② “郭兮”,相當於初昏與夕。^③ 例(8)中的“中日”,或稱“日中”,約相當於正午十二時。^④ 例(9)一辭較爲奇怪。一般在“自……至(于)……”和“……至(于)……”兩式中均會出現兩個時間詞,而這兩個時間詞幾乎在所有的辭例中都是前後一致的,即要麼都是指某一天,要麼都是指某一天的某一時間段,如“己未至于辛酉”(《合集》20939)、“今日至于己”(《合集》29916)、“中日至郭兮”(《屯南》2729)、“茲夕至生夕”(《合集》29995)。例(9)“至”字下拓片有殘缺,不知道是否有殘字。^⑤ 但不管是否有殘字,該辭中的前後兩個時間詞都不一致。^⑥

“時間+至(于)+時間”式在各組類中的分佈情況爲:典賓 2 例,出二 8 例,自歷 7 例,歷一 1 例,歷二 3 例,無名 40 例。^⑦ 村中南系列中集中於無名。

3. 表時間介賓結構連用統計表及小結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 計
1	自……至(于)……	0	82	4	86
1*	……至(于)……	0	9	50	59
總 計		0	91	54	145

① 《綜述》第 229—230 頁;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35—136 頁,第 139 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 5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36 頁。

② 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石印本,1945 年;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37—138 頁。

③ 《綜述》第 230—231 頁。

④ 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石印本,1945 年;黃天樹:《殷墟甲骨文白天時稱補說》,原載《中國語文》2005 年第 5 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227—236 頁。

⑤ 《合釋》中把“至”與“昏”連讀可能是正確的。

⑥ 卜辭可能是貞問,“辛”這一天到“昏”時是否下雨(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贊成這種看法,並認爲也可能是說是否今天辛日一直到“昏”時都下雨。時間起點隱含未說出,亦即“今日辛”之起點)。

⑦ 《屯南》2529 有“乙亥卜:今日至于中昃(麓)□”辭,“中麓”可能是表示地點。

1. 表時間介賓結構連用較為多見，共有 145 例。兩式中“自……至(于)……”較多，省略表起始的介詞“自”而作“……至(于)……”式者相對較少。

2. 甲骨文中時間起點大多是“今/今日/今干支”等表示現在的詞語，時間終點相應的均為表示將來的詞語，沒有出現後世時間起點表過去而時間終點表現在的例子。^①

3. 組類特徵十分明顯。村北系列中最多，其次是村中南系列，非王卜辭中不見；村北系列中，“自……至(于)……”式遠遠勝於“……至(于)……”式，而村中南系列中卻恰好相反；“……至于……”式和“……至……”式也有組類差別，村北系列(典賓、出二)中只有前式，而村中南系列中的歷類(包括自歷、歷一、歷二)、無名則均以後式居多。

① 後世文獻中表示自過去某一時間至現在的例子較多，如“自是至今亦皆循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第八章 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 組類差異考察

殷墟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晚期之物。隨着學者們研究的深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殷墟甲骨文有王卜辭和非王卜辭之分,而無論是王卜辭還是非王卜辭,又都可以再細分為若干不同的組類。不同組類的卜辭,在許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異,如字體、書體和用字習慣等。^① 那麼,在句式的使用方面,不同組類的卜辭之間是否同樣也存在着差異呢? 在本章中,我們將以“歲”字為例進行考察。

“歲”字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大量見於花東卜辭,卻罕見於其他組類的卜辭。在其他組類卜辭中,表達相同或類似含義時,習慣上使用神名前置的受事主語句。

一、花東中的“歲”字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

我們曾對花東卜辭中的雙賓語句進行過整理。^② 整理過程中發現,“歲”字雙賓語句以及相關句式非常多。如:

(一) “歲 + 神名 + 牲名”式雙賓語句

花東卜辭中這類雙賓語句最多,共有 244 例。現僅舉數例如下:

① 黃天樹、李學勤、彭裕商等均有較多論述,詳細情況請參看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齊航福:《花東卜辭中所見非祭祀動詞雙賓語研究》,載《北方論叢》2009年第5期;齊航福:《花東卜辭中的祭祀動詞雙賓語句試析》,載《古漢語研究》2010年第1期。

(1) 歲妣庚牡。 (《花東》3)

(2) 乙亥夕：歲祖乙黑牝一，子祝。/乙亥夕：歲祖乙黑牝一，子祝。/己丑：歲妣己彘一。 (《花東》67)

(3) 甲辰卜：歲祖乙牢，惠牡。 (《花東》169)

(4) 庚辰：歲妣庚豕。 (《花東》258)

(5) 甲辰：歲祖甲菟一，友[彘一]。/甲辰：歲祖甲菟一，友彘一。 (《花東》338)

(6) 戊申：歲祖戊犬一。 (《花東》355)

例(1)貞問是否要獻殺一頭牡牛來祭祀妣庚。例(5)中有“菟”字，《說文·菟部》：“菟，山羊細角者。”“歲祖甲菟一”是說用一隻菟來歲祭祖甲。兩辭“彘”後的數詞“一”，從洪颺增補。^① 卜辭中出現的“友”該作何解釋？似乎可以有三種不同的理解：用作名詞，指“僚友”或私名為“友”的人，“友彘一”是指“友”獻來的一頭野豬；用作連詞，只是其前的連接成分省略而已，“友彘一”是指把(其他東西)和彘一起獻給妣己；用作動詞，沈培認為或許應該讀為“醢”。^② 但是無論何種解釋，兩辭都是“歲”字雙賓語句無疑。

花東卜辭中歲祭最為常見，故而其中的“歲”字雙賓語句也就特別多，“歲＋神名＋牲名”式尤為突出。

(二) “歲＋于＋神名＋牲名”式

花東卜辭中這類句式最少，僅出現 2 例：

(1) 乙：歲于妣庚[彘]。/乙：歲于妣庚彘。 (《花東》304)

兩辭同文。卜辭是在乙日舉行占卜，貞問歲祭先妣“妣庚”是否要選用一頭野豬。

(三) “歲＋牲名＋神名”式雙賓語句

花東卜辭中這類雙賓語句共出現 17 例，現全部列舉如下：

① 洪颺：《〈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校議》，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 年第 3 期。

② 沈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𠂔”字用為“登”證說》，載《中國文字學報》2006 年第 1 輯。

(1) 己卜：歲牛妣己。/己卜：歲牡妣己。/己卜：歲牡妣己。

(《花東》223)

(2) 乙夕卜：歲十牛妣庚，祫鬯五。/己卜：歲牛妣庚。/戊卜：歲牛子癸。

(《花東》276)

(3) 戊卜：歲十豕妣庚。在呂。

(《花東》284)

(4) 甲戌夕：歲牝一祖乙，舌彡𠂔。

(《花東》310)

(5) 乙：歲羊妣庚。

(《花東》337)

(6) 甲辰：歲莧祖甲，又友。

(《花東》338)

(7) 乙夕卜：歲十牛妣庚于呂。

(《花東》401)

(8) 甲卜：乙歲牡妣庚。/甲卜：乙歲牡妣庚。/乙卜：其歲牡母、祖丙。

(《花東》446)

(9) 壬午夕：歲犬一妣庚。/壬午夕：歲犬一妣庚。

(《花東》451)

(10) 歲彘妣丁。

(《花東》468)

例(2)第三辭中的“子癸”，花東卜辭中又稱“癸子”，是殷人祭祀的先祖名。“歲牛子癸”貞問是否要獻殺一頭牛來祭祀子癸。例(4)中的“歲牝一祖乙”是指獻殺一頭牝牛來祭祀祖乙。例(8)中的前兩辭同文，均是在甲日舉行占卜，貞問第二天的乙日是否要用獻殺一頭牡牛的方式來祭祀妣庚。第三辭中的“母、祖丙”是指“母丙”和“祖丙”，“丙”字乃一字二用，卜辭貞問是否要用獻殺一頭牡牛的方式來合祭“母丙”和“祖丙”兩位神靈。

(四) “歲+牲名+于+神名”式

花東卜辭中這類句式共出現 6 例：

(1) 癸丑卜：歲食牝于祖甲。

(《花東》37)

(2) 癸丑卜：歲食牝于祖甲。

(《花東》63)

(3) 歲𠂔羊于庚，[告發來]。/歲二羊于庚，告發來。

(《花東》85)

(4) 又歲牛于妣己。/𠂔又[歲牛于]妣己。

(《花東》204)

例(1)、(2)兩辭同文，其中的“食”字可能用作“牝”字的定語，“食牝”是指某

種牝。^① 例(3)中的“庚”是“妣庚”之省。^② “發”乃人名。“歲二羊于庚”是指獻殺兩隻羊來祭祀妣庚。例(4)中的“又”字，我們暫解為“再又”之“又”，但也可能是祭名。若是祭名，則屬祭祀動詞連用，這不在本章討論範疇。

當“歲”字與神名和牲名一同出現時，花東卜辭中共有上述“歲＋神名＋牲名”、“歲＋牲名＋神名”兩類雙賓語句式以及“歲＋于＋神名＋牲名”、“歲＋牲名＋于＋神名”兩類相關句式。四類句式共有 268 例，數量上非常可觀。花東卜辭中“歲”字雙賓語句以及相關句式不僅數量多，而且格式齊全，其他組類中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和相關句式在其中都能找到。可見，花東卜辭中“歲”字雙賓語句(包括相關句式)大量使用，是其句式使用上的一大特色。

二、其他組類中的“歲”字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

面對花東中大量出現的上述四類句式，我們不禁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惑：既然“歲”(獻牲而祭)是殷人常用的一種祭牲法，“歲”字句也常常見於其他非王卜辭以及王卜辭中的村北和村中南系列，但是為什麼在我們印象中，這些組類中卻很少出現這四類句式呢？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點，我們對四類句式在其他組類中的辭例做了儘可能窮盡性的搜集。

(一) “歲＋神名＋牲名”式雙賓語句

該式在午組中出現 1 例，在歷二中出現 2 例：

(1) 己丑卜：歲父丁、戊牝。 (《合集》22073[午組])

(2) 乙未[卜]：歲祖□三十牢，易[日]。茲用。羞中日歲祔雨，不延雨。 (《合集》33986[歷二])

(3) [壬]午貞：癸未延歲□癸牛三。 (《合集》34436[歷二])

① “食”和“牝”也有可能當分讀，“食為以簋盛食的祭品，與牝並列”。參看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正補》，第五屆國際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臺灣“中研院”語言所，2004 年 8 月。此說也有一定道理，可以參考。

② 花東卜辭中多見省稱，除稱“妣庚”為“庚”外，還有稱“婦好”為“婦”(218. 1、218. 2、379. 1)，稱“子晝”為“晝”(247. 10)，稱“沚或”為“或”(41. 1)，稱“子配”為“配”(41. 1、379. 1)等等。

例(1)中的“父丁、戊”是指“父丁”和“父戊”，二者共用一“父”字。“歲父丁、戊𠄎”貞問是否要獻殺一隻母羊來合祭父丁和父戊。例(2)、(3)兩辭中的神名均殘缺不全，但據辭例來看，缺文處當為神名無疑。

(二) “歲＋于＋神名＋牲名”式

該式在午組中出現 2 例，在歷草中出現 1 例：

(1) 丙辰卜：歲于祖己牛一。 (《合集》22055^①[午組])

(2) 癸巳卜：甲午歲于入乙牛。七月。 (《合集》22098[午組])

(3) 庚寅卜：其歲于□辛□牢。 (《屯南》2667[歷草])

例(1)貞問是否要獻殺一頭牛來祭祀祖己。例(2)中的“入乙”是先祖名。本辭是在癸巳這天舉行占卜，貞問在第二天的甲午日，是否要獻殺牛來祭祀入乙。

(三) “歲＋牲名＋神名”式雙賓語句

該式僅在自歷中出現 2 例：

(1) 又伐十五，歲小宰上甲。 (《合集》32198[自歷])

(2) 又升伐十五，歲十宰上甲。 (《合集》32200[自歷])

上述兩辭均為自歷卜辭，貞問內容基本相同。“歲小宰上甲”是指獻殺一隻圈養的小羊來祭祀上甲。

(四) “歲＋牲名＋于＋神名”式

該式午組中 2 例，出二中 1 例：

(1) 壬寅卜：歲彘于妣癸。 (《屯中南》294 + 486^②[午組])

(2) 惠甲辰歲豕于石□。 (《屯中南》366[午組])

(3) [甲戌卜]，即[貞]：翌乙亥[歲]人于祖乙，又卯𠄎。

(《合集》22945[出二])

① 可與《乙補》1534、1557 綴合，詳參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31 組。

② 趙鵬綴合，參看《拼三》第 599 則。

例(3)是在甲戌這天舉行占卜，貞人“即”貞問，第二天的乙亥日是否要獻殺“人”來祭祀祖乙，另外還要卯殺一頭牝牛。歲祭時選用人牲，卜辭中十分罕見。

從上文論述可以明顯看出，“歲”字“歲＋神名＋牲名”(247例)、“歲＋牲名＋神名”(19例)、“歲＋于＋神名＋牲名”(5例)、“歲＋牲名＋于＋神名”(9例)四類句式大量出現於非王卜辭，尤其是花東，而在王卜辭中卻很少出現。

三、其他組類中常見句式使用情況

既然前述四類句式僅集中出現於花東卜辭，那麼在其他組類卜辭的“歲”字句中，如果相關的神名和牲名一同出現，又會使用什麼樣的句式來表達呢？我們曾對這部分辭例做過完整搜集。辭例少量見於自肥、何組，大量見於出組、歷無、歷類和無名。

(一) 自肥

該類中共有 2 例，均使用“神名＋歲＋牲名”式：

(1) 庚寅卜，扶：示壬歲一牛。/庚寅卜，扶：示壬歲三牛。

(《合集》19813 反)

本例中的兩辭均為庚寅日舉行貞卜，貞人“扶”貞問，歲祭先祖“示壬”，是選用一頭牛還是選用三頭牛。

(二) 何一

該類中僅有 1 例，使用“神名＋歲＋其＋牲名”式：

(1) 癸巳卜，頃貞：翌日祖甲歲，其宰。

(《合集》27336)

本例是在癸巳日舉行占卜，貞人“頃”貞問，第二天歲祭祖甲，是否要選用圈養的羊作為祭牲。

(三) 出組

出組中數量最多，共有 71 例，其中包括“神名＋歲＋牲名”式 49 例，“神名＋歲＋其＋牲名”式 14 例，“神名＋歲＋惠＋牲名”式 8 例。

1. “神名＋歲＋牲名”式

- (1) 貞：中丁歲一牛。 (《合集》22861)
- (2) 貞：祖辛歲一鬯。 (《合集》22991)
- (3) 貞：祖辛歲宰牡。 (《合集》22996)
- (4) 甲申卜，即貞：羌甲歲一牛。 (《合集》23021)
- (5) 丁未卜，行貞：小丁歲宰。/貞：小丁歲牡。 (《合集》23055)
- (6) 丙午卜，行貞：翌丁未父丁暮歲牛。 (《合集》23207)
- (7) 己未卜，[王]貞：小王歲宰。 (《合集》23808)
- (8) 乙巳卜，喜貞：妣歲牡。 (《合集》25161)
- (9) 癸巳卜，即貞：妣歲勿(物)牛。 (《補編》7710)

例(1)貞問，歲祭仲丁，是否要選用一頭牛。例(2)貞問，歲祭祖辛，是否要選用“一鬯”。殷人舉行歲祭時，多見選用牛羊等物牲，選用“鬯”者不多見。例(3)同版還有選貞之辭“貞：宰牝”。兩辭應該是貞問，歲祭祖辛時，是選用“宰牡”還是選用“宰牝”作為祭牲。“宰牡”、“宰牝”可能分別是指一隻圈養的羊外加一頭牡牛或一頭牝牛。例(5)兩辭選貞，貞問歲祭小丁，是選用一隻圈養的“羊”作為祭牲，還是選用一頭牡牛作為祭牲。例(6)中的“父丁暮歲牛”是指暮時選用牛對父丁舉行歲祭。本例在神名“父丁”與祭祀動詞“歲”之間出現了時稱“暮”。^①

2. “神名＋歲＋其＋牲名”式

- (1)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父丁歲，其勿(物)牛。 (《合集》23215)
- (2) 己卯卜，旅貞：翌庚辰妣庚歲，其勿(物)牛。 (《合集》23363)
- (3) 庚申卜，[王]貞：妣庚歲，其牡。在七月。 (《合集》23364)
- (4) 庚子卜，[喜]貞：妣庚歲，其勿(物)牛。 (《合集》23367)
- (5) 貞：兄庚歲，眾兄己，其牛。 (《合集》23477)

① 這種表示法，出組、無名中常見，如屬於出組的《合集》23206、23207、23208、23210、23211、23212等中的“父丁暮歲宰”、“父丁暮歲牛”，屬於無名的《屯南》20、《合集》27274、27275中的“祖丁暮歲二牢”，《屯南》1031、4510中的“父甲夕歲，惠牡”等。

(6) □□卜，旅貞：妣庚歲，其牡。八月。 (《英藏》1961)

(7) 庚申卜，即貞：西子歲，其牡。 (《合集》24535 + 25192^①)

例(1)是在丙戌日舉行占卜，貞人“行”貞問，第二天丁亥日歲祭父丁，是否要選用雜色的牛。例(3)是在庚申日舉行占卜，商王親自貞問，第二天庚辰日歲祭妣庚，是否要選用牡牛作為祭牲。例(5)貞問，歲祭兄庚，和兄己一起，是否要選用牛作為祭牲。本辭特殊之處在於，“神名＋歲”與“其＋牲名”之間插入了其他成分。

3. “神名＋歲＋惠＋牲名”式

(1) 戊戌卜，旅貞：祖戊歲，惠羊。 (《合集》22852^②)

(2) 戊戌卜，□貞：父戊歲，惠小宰。在四[月]。 (《合集》23299)

(3) 貞：父戊歲，惠宰。 (《合集》23300)

(4) 貞：母歲，惠牡。 (《合集》23464)

例(1)貞問，歲祭祖戊，是否要選用祭牲“羊”。例(3)貞問，歲祭父戊，是否選用一隻圈養的羊作為祭牲。例(3)同版還有“貞：惠小宰”、“貞：惠大宰”兩選貞卜辭。這應該是在“父戊歲，惠宰”一辭貞問有結果的情況下，即已經確定要選用圈養的羊作為祭牲，遂進一步貞問到底是選用一隻小的圈養的羊，還是選用一隻大的圈養的羊。例(4)貞問，歲祭“母”，是否要選用一隻公羊。

(四) 歷類

歷類中共有 15 例，其中“神名＋歲＋牲名”式 11 例，“神名＋歲＋惠＋牲名”式 3 例，“其＋牲名＋神名＋歲”式 1 例。

1. “神名＋歲＋牲名”式

(1) 丁丑卜：大甲歲十牛。 (《合集》32475)

(2) [癸]□，貞：大甲歲牢。 (《合集》32477)

① 參看宋鎮豪、朱德天編集：《雲間朱孔陽藏戩壽堂殷虛文字舊拓(上)》，綫裝書局，2009 年，第 182—183 頁；《拼續》第 387 則。

② 《合集》22853 同文。

- (3) [癸]酉，貞：祖乙歲牢又牛，乙亥。 (《合集》32505)
(4) 𠄎父丁歲二牢。 (《合集》32693)
(5) 丁亥卜：妣己歲一小宰。 (《合集》32746)
(6) 伊歲一牛。 (《合集》32982)
(7) 𠄎毓妣歲大𠄎。 (《合集》33359)
(8) 祖辛歲二牢。 (《合集》33431)
(9) 祖乙歲三勿(物)牛。 (《屯南》631)
(10) 上甲歲三牢。 (《屯南》2130)
(11) 𠄎父丁歲五牢。 (《屯南》3042)

例(1)是在丁丑日舉行貞卜，貞問歲祭大甲是否要選用十頭牛。例(3)是在癸酉日舉行貞卜，貞問是否要在後天的乙亥日選用“牢”(圈養的牛)外加“牛”作為祭牲來歲祭祖乙。例(6)中的“伊”是指伊尹，受祭的先祖名。例(9)貞問歲祭祖乙是否要選用三頭雜色牛。

2. “神名＋歲＋惠＋牲名”式

- (1) 辛酉卜：上甲歲，惠豕。 (《合集》32353)
(2) 丁巳[卜]：中丁歲，惠牡。 (《合集》32495)
(3) 𠄎𠄎卜：羌甲歲，惠𠄎。 (《合集》32586)

例(1)貞問歲祭上甲是否要選用一頭牡豕。例(2)貞問歲祭仲丁是否要選用一頭牡牛。例(3)貞問歲祭羌甲是否要選用某犧牲。“惠”字後缺文，但據辭意此處缺文似為祭牲名。

3. “其＋牲名＋神名＋歲”式

- (1) 丁丑卜：其十牛大甲歲。 (《合集》32476)

本辭貞問是否要選用十頭牛來歲祭大甲。

(五) 歷無

該類中例子也較多，共有 31 例，其中“神名＋歲＋牲名”式 18 例，“神名＋歲＋惠＋牲名”式 13 例。

1. “神名 + 歲 + 牲名”式

- (1) 己丑卜：兄庚歲二牢。 (《合集》27621)
 (2) 弜公歲宰。 (《合集》31678)
 (3) 甲午卜：高祖乙歲三牢。 (《合集》32453^①)
 (4) 癸卯卜：羌甲歲一牛。 (《合集》32454 + 32593 + 27172^②)
 (5) [丙]戌卜：小丁歲一牛。 (《合集》32645)
 (6) 己丑卜：妣庚歲二牢。 (《屯南》1011)
 (7) 甲辰卜：毓祖乙歲牢。 (《屯南》1014)
 (8) 己未卜：父己歲牢。 (《屯南》2315)
 (9) 丙戌卜：二祖丁歲一牢。 (《屯南》2364)

例(2)中的“公”是受祭神靈名。本辭中否定副詞“弜”位於賓語“公”的前面，卜辭中並不多見。例(7)貞問歲祭先祖“毓祖乙”是否要選用一頭圈養的牛。例(9)中的“二祖丁”是受祭先祖名。卜辭貞問歲祭二祖丁時是否選用一頭圈養的牛作為祭牲。

2. “神名 + 歲 + 惠 + 牲名”式

- (1) 父甲歲，惠三牢。 (《合集》27441)
 (2) 父甲歲，[惠]羊。 (《合集》27443)
 (3) 兄己歲，惠牡。 (《合集》27611)
 (4) 妣癸歲，惠小宰。 (《補編》13333)
 (5) 壬辰卜：母壬歲，惠小牢。 (《屯南》1011)
 (6) 癸酉卜：魯甲歲，惠牝。 (《屯南》2091)
 (7) 戊子卜：妣辛歲，惠牡。 (《屯南》2683)
 (8) 己亥卜：母己歲，惠牡。 (《英藏》2406^③)

① 《合集》32456 同文。

② 白玉崢、劉義峰綴合，參看劉義峰：《〈合集〉新綴一則：27172 + 32454 + 32593》，<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958.html>，2010年6月27日。

③ 《合集》41456 是該版摹本。

例(2)中的“羴”，是指“牲之赤色者”。^① 本辭貞問歲祭父甲是否要選用“羴”作為祭牲。例(4)貞問歲祭妣癸是否要選用一隻圈養的小羊。例(5)貞問歲祭母壬是否要選用一頭圈養的小牛。例(6)中的“魯甲”，神名，即典籍中的“陽甲”。本辭貞問歲祭“魯甲”是否要選用一頭牝牛。

(六) 無名

該類中用例也很多，共有 36 例，其中“神名 + 歲 + 牲名”式 13 例，“神名 + 歲 + 惠 + 牲名”式 20 例。

1. “神名 + 歲 + 牲名”式

- | | |
|---------------------|-------------|
| (1) □卯卜：祖丁暮歲二牢□。 | (《合集》27275) |
| (2) 父己歲一牛。 | (《合集》27403) |
| (3) 伊尹歲十羊。 | (《合集》27655) |
| (4) 己酉卜：雍己歲一牢。 | (《屯南》2165) |
| (5) □父庚歲牢。 | (《屯南》2209) |
| (6) □□卜：妣癸歲牢。 | (《屯南》2984) |
| (7) □高祖歲牢。 | (《屯南》3831) |
| (8) 甲申卜：妣丙歲一小宰，王受佑。 | (《屯南》4563) |

例(1)中的“祖丁暮歲二牢”是指暮時選用兩頭圈養的牛歲祭祖丁。例(3)貞問歲祭先公伊尹時是否要選用十隻羊作為祭牲。例(4)貞問是否選用一頭圈養的牛來祭祀雍己。例(7)貞問歲祭高祖時是否要選用一頭圈養的牛。例(8)是在甲申日舉行占卜，貞問歲祭妣丙時選用一隻圈養的小羊，商王是否會受到福佑。

2. “神名 + 歲 + 惠 + 牲名”式

- | | |
|-------------------|-------------|
| (1) 父己歲，惠羊。 | (《合集》27013) |
| (2) 戊子卜：父戊歲，惠牛。 | (《合集》27485) |
| (3) □巳卜：三公父二歲，惠羊。 | (《合集》27494) |

^①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9 年，第 1526 頁。

- (4) 壬申卜：母戊歲，惠牡。 (《合集》27583)
 (5) 辛丑卜：公父壬歲，[惠]□，王[受佑]。 (《屯南》153)
 (6) 癸酉卜：父甲夕歲，惠牡。 (《屯南》1031)
 (7) 戊辰卜：中己歲，惠羊。 (《屯南》2354)
 (8) 妣辛歲，惠羊。 (《屯南》2710)
 (9) 大示歲，惠羊。 (《屯南》3563)

例(3)中的“三公父二”是指受祭神靈。本辭貞問歲祭三公二父時是否要選用羊作為祭牲。例(6)貞問夕時歲祭父甲是否要選用一頭牡牛。例(9)中的“大示”乃合文形式。卜辭中的“大示”究竟指哪些先王，學界有爭議，或說是指自上甲開始的所有直系先公先王，或說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六位直系先公先王。常玉芝則認為這兩種說法均可商，“大示”應是指自大乙開始的所有直系先王。^① 常說似可從。本辭貞問歲祭自大乙開始的所有直系先王時，是否要選用“羊”作為祭牲。

綜上，如果在“歲”字句中，相關的神名與牲名一同出現，花東之外的其他組類常常使用四類句式：“神名＋歲＋牲名”、“神名＋歲＋惠＋牲名”、“神名＋歲＋其＋牲名”和“其＋牲名＋神名＋歲”。除第四類以及屬於第一類的“弼公歲宰”(《合集》31678)屬於賓語前置句外，其餘三類都屬於受事主語句。^② 而無論是在賓語前置句中，還是在受事主語句中，句子焦點一般都是牲名。

需要指出的是，在歷無卜辭中，有下述一條卜辭：

- (1) 戊子卜：其歲于中己，惠羊。(《補編》8721 甲 = 《合集》27392)

本辭貞問要歲祭仲己，是否要選用“羊”作為祭牲。像“歲于中己，惠羊”這種“歲＋于＋神名＋惠＋牲名”的表達方式在殷墟卜辭中十分罕見，我們僅見到這麼一例。在歷無中，當神名和牲名一起出現時，常常使用另外兩種句

① 常玉芝：《卜辭“大示”所指再議》，載《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輯，綫裝書局，2008年。

② 朱歧祥在《論花園莊東地甲骨用詞的特殊風格——以歲字句為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中把這種句子稱為“賓一動”句式，與我們的提法有別。

式：“神名＋歲＋牲名”和“神名＋歲＋惠＋牲名”。此外，在花東、午組以及歷草卜辭中，也會使用“歲＋于＋神名＋牲名”的表達方式。此類句式均已見於前文，這裏不再舉例。

四、“歲”字各類句式分佈之比較

我們把“歲”字各類句式分佈情況做成下面二表：

(一) “歲”字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統計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V _乙 ＋O _神 ＋O _牲	245	0	2	247
* V _乙 ＋于＋O _{于(神)} ＋O _牲	4	0	1	5
V _乙 ＋O _牲 ＋O _神	17	0	2	19
* V _乙 ＋O _牲 ＋于＋O _{于(神)}	8	1	0	9
總計	274	1	5	280

(二) “歲”字句神名在前者統計表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自肥	出組 ^①	何一	歷類	歷無間	無名	
神名＋歲＋牲名	2	49	0	11	18	13	93
神名＋歲＋其＋牲名	0	14	1	0	0	0	15
神名＋歲＋惠＋牲名	0	8	0	3	13	20	44
其＋牲名＋神名＋歲	0	0	0	1	0	0	1
總計	2	71	1	15	31	33	153

通過二表，結合其他卜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七點：

1. “歲”字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主要出現於非王卜辭中（絕大多數都

① 僅1例為出一，其餘均為出二類。

屬於花東)，王卜辭中很少出現；“歲”字句中神名用作受事主語者於非王卜辭中未見，只見於王卜辭中的兩系。

2. 在神名用作受事主語的三式中，“神名＋歲＋牲名”式出現最早，使用時間也最長，即該式最爲發達，其次是“神名＋歲＋惠＋牲名”式，而“神名＋歲＋其＋牲名”式或只在較短的時間段內存在過。

3. 在時代較早的自肥、歷類和出組中，“神名＋歲＋牲名”式比“神名＋歲＋惠＋牲名”式發達；而在時代較晚的歷無和無名中，“神名＋歲＋惠＋牲名”式卻比“神名＋歲＋牲名”式發達。這說明，時代越靠後，“歲”字句越較多使用“惠”字引出表牲賓語。

4. “歲”字上述各種結構中的焦點一致，一般都是表牲成分，也就是說其要表達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只是採用了不同的表達方式而已。辭中的“其”字用法應同“惠”，也可看作一個焦點標記。

5. “歲”字句中很少有“于＋神名”前置用作狀語的例子，完整的辭例只出現兩條，^①分別爲“于祖乙歲牢又一牛”（《花東》420）、“于乙歲牛五”^②（《屯南》2698，午組），兩例均屬於非王卜辭一系。

6. 在不少祭祀動詞引導的句子中，表牲成分也可以用作受事主語，^③“歲”字句中卻沒有見到。“其＋牲名＋神名＋歲”式中的表牲成分用爲前置賓語。

7. 卜辭中當神名和牲名都出現時，除去較多使用雙賓語句外，也較多以神名作受事主語，而牲名用作受事主語的例子很少見到，這與牲名往往是句子焦點，而漢語言中的焦點又往往不位於句首有關。

下述一辭很有意思：

① “父庚歲牢”（《屯南》2209，無名）、“父丁歲五牢”（《屯南》3042，歷類）屬於殘辭，雖不能判定神名前一定沒有“于”，但我們傾向於不會有“于”。

② “”字，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華書局，1985年）釋爲“高”。另，《考釋》、《摹釋》以及《屯南》編著者把本辭從右往左讀。從位置上來看也有可能從左往右讀作“歲牛五于乙”，但考慮到“牛五”（或應讀爲“五牛”）位於“歲”字右下方而不是常規的正下方，可能是因爲刻手在先刻過“于乙歲”字後發現位置不足時才故意爲之。所以，本書暫從左行說。

③ 表牲成分等用作受事主語的出現究竟是否有組類特點，留待以後作深入研究。

(1) 癸卯卜：歲，其牢。/惠小宰。

(《合集》34428)

兩辭選貞，“其”和“惠”後的牲名均為焦點。正如上文所說，“神名＋歲＋其＋牲名”中的牲名一般都為焦點。推言之，“(神名)＋祭祀動詞＋其＋牲名”中的牲名大也都應該是焦點。

本章部分內容曾以《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考察——以“歲”字句為例》(《中國語文》2014年第2期)為題發表。

第九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

在殷墟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研究過程中，我們間或對其中的部分語法問題有所思考。這些問題或大或小，今整理如下，共有二十一則：

第一則：大量“惠”字賓語前置句後世爲什麼會突然銷聲匿迹

卜辭中大量存在的“惠”字賓語前置句爲什麼在殷商以後會突然銷聲匿迹了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卜辭的內容；第二，“惠”與“唯”使用時的差別。

從內容上看，由於殷商王室貴族特別迷信祖先神和自然神，卜辭中祭祀類的特別多，所以“惠＋姓名賓語＋V”、“惠＋神名賓語＋V”、“惠＋原因賓語＋V”、“惠＋爲動賓語＋V”式的賓語前置句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商王和王室貴族非常喜歡田獵，所以卜辭中也有相當多的“惠＋地名賓語＋V”式賓語前置句。而後世，這些賓語前置句大都不復存在。

如上所述，後世“惠＋受事賓語＋V”式中屬於祭祀類的大多不見，其餘的部分，我們可以從“惠”與“唯”使用時的差別上來看：

“惠”在跟有受事賓語時，動詞“V”所表示的動作行爲一般只能是占卜主體所能控制的。而“唯”在跟有受事賓語時，動詞“V”所表示的動作行爲既可以是占卜主體所能控制的（在“勿唯＋受事賓語＋V”式中，與“惠＋受事賓語＋V”形成正反對貞關係），也可以是占卜主體無法控制的。也就是說，“唯”字的使用範圍要大於“惠”字。這應是後世“惠”字後能跟有賓語的這項功能就歸併至“唯”字的原因之一。

至於“惠OV”何時開始歸併至“唯OV”中，學者之間有不同意見，或以爲

在第五期卜辭中“唯”就已經有了合併“惠”的趨勢，^①或以爲“唯”合併“惠”是在卜辭時代之後發生的。^②究竟哪種理解更符合事實，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二則：甲類祭祀動詞都能帶有原因賓語，這些原因賓語之間有無差別

甲類祭祀動詞雖然都能帶有原因賓語，但原因賓語之間也有差別。以下僅以“禱”、“禦”和“告”三個動詞爲例加以說明。

“禱”，主要用於祈福，其實語多爲“年”、“禾”、“生”、“雨”、“田”、“某方”。如：

- (1) 其禱年四方，惠豚。 (《合集》28239)
- (2) 禱禾大乙。 (《合集》33319)
- (3) 乙亥，貞：其禱生妣庚。 / 丁丑，貞：其禱生高妣，其庚酒。
(《屯南》1089)
- (4) 貞：禱舌方于岳一牛。 (《合集》39859)
- (5) 乙卯卜，殼貞：禱雨上甲宰。 (《遺珠》923)
- (6) 癸酉卜：其禱田父甲一牛。 (《合集》28276^③)

“禦”，主要用於禳除災凶，其實語多爲疾患或自然災害等。如：

- (1) 禦于妣己。 / 勿禦于妣己。 (《合集》915 正)
- (2) 貞：禦疾身于父乙。 (《合集》13668^④)
- (3) 辛酉[卜]：禦大水于社宰。 (《合集》14407)
- (4) 禦王目于妣己。 (《合集》13624)
- (5) 貞：禦婦好于高。 (《合集》2612)

可以很明顯看出，“禱”的賓語一般都是含義較好的事物，它表示的是想

① 黃德寬：《甲骨文“(S)惠 OV”句式探蹤》，載《語言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 年，第 46 頁。

③ 《補編》8748 是本版與《合集》28278 的綴合版，《綴續》第 138 頁指出遙綴可疑。

④ 此版可與多版綴合，參看蔡哲茂：《殷墟文字乙編新綴第十二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2007 年 12 月 27 日。

得到這種美好的事物；“禦”的賓語一般都是含義不好的事物，它表示的是想祛除這種不好的事物。

有時候同一類性質的事物既可以作“禱”的賓語，也可以作“禦”的賓語，表面上看不出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如：

- (1) 勿于河禦年。 (《合集》10097)

原因賓語是“年”。這種情況下大都用“禱”字，本例卻用“禦”。我們認為這是占卜者思維的角度不同造成的。“禱年”是立足於渴望得到好年成，而“禦年”或是因為莊稼生病或雨水不調，從而想把這種不好的情況擺脫掉。

- (2) 貞：禱婦好于父乙。 (《合集》2634 正)

原因賓語是“婦好”，人名。這種情況下大都用“禦”，本例卻用“禱”，同樣是因為占卜者思維的角度不同造成的。

“告”的使用情況則與“禱”、“禦”二者都不同。其實語大多是指含義不好的事物，如“蠱”、“疾”、“”、“日有異”等。

- (1) 其告蠱上甲二牛。 (《合集》28206)

- (2) 告舌方于祖乙。 (《合集》6145)

- (3) 貞：告疾于祖乙。 (《合集》13849)

- (4) 丁巳卜，殼貞：告于祖，勿侑歲裸。 (《合集》10613 正)

- (5) 丙戌卜，賓貞：告日有異于上甲三牛。 (《合集》13329)

但有時候也可以跟含義較好或含義中性的事物，如：

- (1) 辛亥告羸于父丁一牛。 (《合集》32679)

“羸”有疾病好轉之意，卜辭貞問是否將這件好消息報告給父丁，用牲為一頭牛。

- (2) 己未卜，貞：翌庚申告亞其入于丁一牛。 (《合集》5685 正)

- (3) 己巳卜：告亞往于丁一牛。 (《屯南》2378)

上述兩辭祭祀時也使用一牛，目的是把“亞其入”或“亞往”這件事報告給

“丁”。

第三則：甲、乙兩類祭祀動詞後跟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的能力有無差別。學界一般認為甲類祭祀動詞能夠帶有原因賓語，而乙類祭祀動詞則不能，這無疑是兩類祭祀動詞之間最大的差別。既然兩類祭祀動詞後都可以跟有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那麼其間有沒有差別呢？我們認為有。

可以比較甲、乙兩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統計表中的前四行，這時甲類祭祀動詞不帶原因賓語。

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統計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V _甲 + O _神 + O _牲	22	35	10	67
2	* V _甲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6	36	32	74
3	V _甲 + O _牲 + O _神	15	1	0	16
4	* V _甲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7	9	0	16

可以看出，這時以神名賓語在前為常。牲名賓語在前者 32 例，而神名賓語在前者 141 例，兩者比例約為 1 : 4.4。

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統計表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	V _乙 + O _神 + O _牲	277	186	68	531
2	* V _乙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11	401	57	469
3	V _乙 + O _牲 + O _神	78	31	27	136
4	* V _乙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22	92	30	144

可以看出，這時也是以神名賓語在前為常。牲名賓語在前者 280 例，而神名賓語在前者 1 000 例，兩者比例約為 1 : 3.6。

上述兩個數據能夠說明，相比較而言，甲類祭祀動詞帶牲名賓語的能力

要弱於乙類祭祀動詞帶姓名賓語的能力。^①

其實甲類祭祀動詞帶姓名賓語的能力較弱，也可以從下述三個方面來看。

1. 考察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統計表中的第 5—9 行，這時除原因賓語外，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只出現其中的一個：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5	V _甲 + O _因 + O _神	15	15	27	57
6	* V _甲 + O _因 + 于 + O _{于(神)}	28	192	164	384
7	* V _甲 + 于 + O _{于(神)} + O _因	0	0	1	1
8	V _甲 + O _因 + O _牲	0	1	1	2
9	V _甲 + O _牲 + O _因	0	1	0	1

很明顯可以看出，當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只能出現其中一個時，絕大多數都是神名賓語出現，這也完全可以說明甲類祭祀動詞帶姓名賓語的能力較弱。

2. 考察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統計表中的第 10—13 行，這時三個賓語都出現：

		非王卜辭	村北系列	村中南系列	總計
10	V _甲 + O _因 + O _神 + O _牲	10	8	10	28
11	V _甲 + O _因 + 于 + O _{于(神)} + O _牲	11	20	22	53
12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O _神	1	0	0	1
13	V _甲 + O _因 + O _牲 + 于 + O _{于(神)}	2	2	0	4

① 朱鳳瀚曾撰有《論酹祭》(《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一文，指出“酹”字本身不含有用牲的內容，在少數例子中“酹”字後面出現牲名，這應該理解為該句中省去了用牲法。雖然我們不贊成這種省略說，但是朱文無疑也揭示出這類祭祀動詞(即我們所說的甲類祭祀動詞)帶姓名賓語能力較弱的特點。由於諸多原因，對甲、乙兩類祭祀動詞帶單賓語時的情況我們沒有統計。

可以看出,除原因賓語一律在最前面外,絕大多數牲名賓語都在神名賓語的後面。其中牲名賓語在前者 5 例,而神名賓語在前者 81 例,這也可以說明甲類祭祀動詞帶牲名賓語的能力較弱。

3. 甲類祭祀動詞帶牲名賓語能力較弱,還可以從祭祀動詞只跟有原因賓語、神名或牲名中的一個時的情況來說明。^①

我們曾對“禦”字做過調查,^②調查發現最常見的是跟有神名賓語,如“勿禦自上甲”(《合集》362)、“禦于妣己”(《合集》5654)、“于祖辛禦”(《合集》272 正)、“于父丁禦”(《合集》23179)、“尋禦妣庚”(《合集》773 甲)。神名前可用介詞,也可不用介詞。神名部分可以在“禦”前,也可以在“禦”後。

其次是跟有原因賓語,如“勿御疾止”(《合集》6529 + 6527 + 7537^③)、“御賓”(《合集》15100)、“御王”(《合集》15149)、“御馬”(《合集》23602)。

跟有牲名者最爲少見,像“惠豕用御”(《合集》15146)、“用庚申御牢”(《合集》22426)這種直接跟牲名者更是少之又少。有些是以牲名前用“惠”和動詞“禦”隔開^④的形式出現,如“御,惠牛三百”(《合集》300、15145)。

第四則:在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如果賓語前置,有無規律可循

這些結構較爲複雜,本書沒有單獨列出,一般僅在賓語前置句中舉有例證。經考察,這類結構有規律可循。

在“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前置者一般都是表物成分。先看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中的情況:

(1) 甲申卜:子惠豕歿罪魚見(獻)丁。

(《花東》26)

① 這裏之所以不稱爲原因賓語、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是因爲個別例子中它們充當的實際上是受事主語,只是語義上與動詞存在動賓關係而已。

② 依據《類纂》第 143—156 頁“禦”字辭例以及平日我們所補足的一些辭例。

③ 趙鵬綴合,參看《拼合》第 55 則。

④ 有卜辭曰“禦于父丁,其五十小宰”(《合集》32675),在神名也出現的情況下,牲名前加“其”字等。這也是甲類祭祀動詞帶牲名能力較弱的表現。

(2) 癸巳卜：子裸，惠白璧肇丁。 (《花東》37)

(3) 乙巳卜：又圭，惠之畀丁，珥五。 (《花東》475)

(4) 辛卜：唯疚畀子。 (《花東》257)

再看祭祀動詞結構及其相關句式中的情況：

(1) 己卜：惠多臣禦往于妣庚。/壬卜：惠子興往于子癸。
(《花東》181)

(2) 惠三羊燎妣庚。/惠五羊燎妣庚。/惠七羊燎妣庚。
(《花東》286)

(3) 丙卜：惠羊又鬯禦子馘于子癸。 (《花東》409)

(4) 惠艮禦子馘妣庚。 (《花東》181)

(5) 戊申貞：惠雨禱于𩇑。 (《合集》34271)

一般情況下，如果神名賓語和牲名賓語一起出現，前置者都是表物的牲名賓語(例2)；如果神名賓語、牲名賓語和原因賓語一起出現，前置者仍然是表物的牲名賓語(例3、4)；如果原因賓語和神名賓語一起出現，前置者是原因賓語(例1、5)。可見最優先前置者是指物的牲名賓語，其次是指事的原因賓語。儘管單獨出現的神名賓語前置的例子很多(參見前文“惠/唯+神名賓語+V”部分)，但在與其他賓語一起出現時，神名賓語卻一般都不前置。

極個別的例子中，牲名和神名會一起位於動詞前。如：

(1) 惠一羊于二祖用，入自麓。 (《花東》7)

(2) 丙寅，貞：惠𠂔以羌眾它示于鬯示用。 (《合集》32033)

(3) 庚午卜，貞：今來𠂔禦自上甲至于大示，惠父丁𩇑用。
(《屯南》1104)

不過，例(1)中的牲名“一羊”是作為動詞“用”的前置賓語出現的，而“于二祖”是用作動詞“用”的狀語。例(2)中的“𠂔以羌”用作“用”的前置賓語。“眾它示于鬯示”即“將它示加入到、附加到鬯示(二者一起)”之意，“眾它示”係動賓關

係，“于鬻示”係介賓結構作其補語，“眾它示于鬻示”則作“用”之狀語。^① 例(3)中的“父丁”用作牲名“𠄎”的定語，前置賓語依然是牲名，而並非神名。

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前置者一般都是表人的間接賓語“我”。如：

(1) 貞：勿伐舌，帝不我其授祐。 (《合集》6272)

(2) 貞：或丕我其來白[馬]。 (《合集》9176 正)

在否定句名詞賓語前置句中，前置者一般都是表物的直接賓語。如：

(1) 己亥卜，賓貞：不牛示齊黃。 (《合集》14356)

“不牛示齊黃”即“不示牛齊黃”。“示”用爲動詞，有貢獻之意。“齊黃”或是指貢獻的接受者。

第五則：“毖某處”的表達方式及規律

卜辭中在表示對某地敕戒鎮撫義時常見的兩種表達方法是“毖于＋地名”(《合集》36537、36640 等)和“毖＋地名/方位名詞”(《合集》29115、29123、36756 等)。其中前者尤爲常見。不過，也有少數用“毖从＋方位名詞”、“毖在＋地名”式的例子。前者如《合集》28765、35435、36734、《英藏》2562 正，後者如《合集》29011、29012。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辭例，除介詞使用的多少外，還可以發現兩點：一、凡是介詞賓語是方位名詞者，介詞一般都是使用“从”；^②二、極個別使用介詞“在”的例子也有其特殊性。與“毖在某”構成選貞的都是“至某”，這有別於常見的“毖于某”與“于某”構成的選貞格式。

第六則：田獵卜辭“(往)田从某……”中的“从某”應該前讀

卜辭中“(往)田从某……”格式的辭例習見，如“王往田从白東擒”(《合集》28596)、“王往田从南擒”(《屯南》629 + 647^③)、“王往田从東擒”(《屯南》1094)、“王其田从兆亡戔(災)”(《屯南》3777)。有不少學者都把諸辭中“从

① 這點是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所指出，我們覺得其說很有道理。

② 《補編》11115 有方位名詞，但是介詞殘缺，無法判斷。

③ 嚴一萍綴合。

某”後讀，我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

學者或把“毖”字句中單獨使用的“于某亡戕(災)”連讀，這看起來好像可以作為“(往)田从某……”中的“从某”後讀的依據。其實這種“于某亡戕(災)”連讀也同樣是不正確的。卜辭中“王毖于某，亡戕(災)”之類的例子習見，因為其既可以用完整形式“王毖于某，往來亡戕(災)”來表示，也可以用省略形式“毖某，亡戕(災)”來表示，所以格式中的“于某”前讀沒有爭議。而“毖”字句中單獨使用的“于某，亡戕(災)”正是這種“王毖于某，亡戕(災)”的進一步省略。

對比“田”字和“毖”字句，即可以看出田獵卜辭中的“从某”也應該前讀。^①

第七則：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認定標準的思考

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可以前置，學界爭議不大。但是具體哪些是，還存在不小的分歧。

(1) 貞：亞多鬼夢，亡疾。四月。 (《合集》17448)

“亞多鬼夢”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指“亞官”夢到了“多鬼”；^②二是指亞官多有“鬼夢”，即亞官常常夢見鬼；^③三是指夢見“亞多鬼”，“亞多鬼”是指衆多鬼神。作前兩種解釋時，把句子視為賓語前置句沒有任何異議。即使作第三種解釋，“亞多鬼夢”是受事主語句還是名詞賓語前置句，儘管有些分歧但爭議不大，畢竟習慣上一般都說做夢夢到了某人/神/事，而不說某人/神/事被夢到了，所以大多還是視為名詞賓語前置句。分歧較大的是下面兩個例子：

(1) 一牛禦婦鼠妣己。/一牛一羊禦婦鼠妣己。 (《合集》19987)

① 卜辭中還有“王其往出省从西，告于祖丁”(《合集》5113 反)一辭，辭例中的“从西”不宜後讀。這也可以作為“(往)田从某……”中的“从某”應該前讀的證據。

② 胡厚宣：《殷人占夢考》，載《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3冊，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1944年。胡文未見，這裏轉引自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載《文物》2006年第6期。

③ 這種解釋是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的。

(2) 二小宰燎，卯二牛。/一小宰燎，卯一牛。 (《合集》34456)

這些句子中的牲名爲焦點。在把它們與標準的賓語前置句和“惠”字賓語前置句比較後，沈培懷疑這些是賓語前置句。^① 張玉金則不把它們看作賓語前置句。^② 我們暫從沈說。但是因爲卜辭中有些焦點不易判定，所以僅以牲名是否爲焦點來作爲判定標準確實存在很大局限。有些卜辭殘缺，暫時看不出是否爲焦點，我們一般不認定爲賓語前置句；但是一旦卜辭經綴合後有相關辭例作對比，可以判定焦點時，就又視爲賓語前置句了。可以說這種判定標準隨意性的確很大。^③

(1) 貞：其克呼。 (《合集》4527 正 = 《合集》16247)

(2) 貞：其雨遘。 (《合集》30089)

(3) 𠄎其莫呼𠄎。^④ (《屯南》800)

對於名詞賓語前置句，張玉金認爲“要符合下述兩個條件，才能夠看成是沒有標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一是要與‘惠 + O + V’式句構成對貞；二是要在‘O + V’前出現否定副詞‘弔’或時間副詞‘其’”。^⑤ 雖然把“其”看作時間副詞還有待商榷，但張說的兩個條件很有啟發性。

在“(神名) + 祭祀動詞 + 其 + 牲名”中的牲名大都應該是焦點(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四則”)。其實考慮到既有“V + 其……”式的結構，又有“V + 惠……”式的結構，同時也有“惠”與“其”形成選貞的用例，筆者也曾經懷疑“其”、“弔”、“不”、“勿”等具有一定的焦點指示的作用，所以上述例句本書視爲賓語前置句。細讀張文後，我們更堅定了這種看法。

綜上，我們贊成張說的第二個條件。至於第一個條件，我們認爲可以不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57—78頁。

②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219—221頁。

③ 本書對這類前置句沒有做窮盡性搜集，僅就平日所見作舉例性說明。

④ 《合集》4835中有“惠莫呼”一語，可以比較。

⑤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220頁。

要，張氏在其書第 221 頁所舉兩例“龜不其豕以”(《東》311)、“王其兕獲”(《合集》10416)就沒有滿足第一個條件。

第八則：“于”字表處所介賓結構作補語者特別突出的原因探析

表處所時，“于”、“自”和“从”三字引導的介賓結構作補語者常見，而“于”字尤其突出。“于”字介賓結構作補語者 1 418 例，作狀語者 241 例，兩者之比約為 5.88 : 1，其比率大於“自”字介賓結構兩者之比的 3.04，“从”字介賓結構兩者之比的 4.13。原因是什麼？我們先看“于”字後處所賓語都有哪些。這些處所賓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始發處或來源處，表示動作行為從何處發生或從何處帶走什麼。

(1) 取竹筴于丘。 (《合集》108)

(2) 其出于田。 (《合集》28425)

二、終到處，表示動作行為到達何處。

(1) 丙子卜，內貞：翌丁丑王步于豈。 (《合集》14732)

(2) 貞：我呼往于西。 (《合集》10050)

(3) 翌日辛王其毖于向，亡戕(災)。 (《屯南》4452)

三、所在處，表示動作行為在何處發生或進行。

(1) 丁亥卜：子立于右。/丁亥卜：子立于左。 (《花東》50)

(2) 貞：呼雷藉于明。 (《合集》14 正)

(3) 乙巳卜：丁各，子于庭稱。/乙巳卜：子于寢稱。 (《花東》34)

(4) 貞：余于龐𠂔(次)。八月。 (《合集》7358)

(5) 貞：勿于新宗酒。八月。 (《合集》13547)

處所賓語的不同在動詞方面也有所反映。比如出現於上述第一、二兩類中的動詞主要有兩種：一種如“往、出、來、步、毖”等，這種動詞含有“行走”的意思，“于”字則大多含有“到”的意思。動詞為“出”、“來”時，有些“于”字則含有“自”、“从”的意思。一種如“取”等，這種動詞其實也含有“行走”的意思，只是沒有第一種動詞明顯，它表明主語到某處帶走某物，“于”字含有

“从”、“自”的意思。總之，這兩種動詞表示的動作行為都有明顯的位置移動，第一種只是主語移動，第二種主語以及動詞賓語都有移動。第三類中的動詞則沒有明顯的位置移動，“于”字含有“在”的意思。

已經有學者指出，含有“到……”義的“于”字介賓結構很少前置，而含有“在……”義的“于”字介賓結構大都可以前置。^① 據我們瞭解，含有“从……”、“自……”義^②的“于”字介賓結構也很少前置。請看當動詞為“取”的例子：

- (1) 取竹芻于丘。 (《合集》108)
- (2) 庚子卜，爭貞：令念取玉于龠，堪王事。 (《合集》4720)
- (3) 戊辰卜，賓貞：呼自般取于夫。 (《合集》8836)
- (4) 庚申夕卜：子其呼取芻于剡，若。 (《花東》437)

這些“于”字介賓結構都後置。有意思的是卜辭中下述辭例：

- (1) 貞：呼取牛。/呼于唐。 (《合集》8808 正)

沈培指出：“這是一組處於對貞位置的卜辭，很可能這兩條卜辭一條是說‘要呼人去取牛’的意思，一條是說‘要呼到唐去取牛’的意思。”^③ 沈說甚是。不過，我們認為這裏的“于”字是個動詞。“呼于唐”即“呼(某人)于唐”，意謂呼令(某人)到唐地去。去的目的應該就是取牛。如果句子也把“取牛”顯示出來的話，理論上應該是“呼+人名+于唐+取牛”，可是筆者沒有發現一例這樣的句子，相反卻是“呼+人名+取牛+于唐”式的句子出現不少。為什麼呢？這或與“呼+人名+于唐+取牛”、“呼+人名+取牛+于唐”兩結構表達不同含義有關。前者表達的意思是呼令某人“到”唐地取牛，而後者表達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0頁。不過，也有特殊例子，如“于沚使”(《合集》7693)，“于沚”按常理不應處於“使”字前面，除非表達的意思是在沚這個地方派遣人。

② 沈培認為卜辭中的“于”不能表示這類意思(《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9頁)，與本書觀點有別。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0頁。

的意思則是呼令某人“從”唐地取牛。甲骨學者一般認為，卜辭中的“于”有動詞和介詞兩種用法，“呼＋某人＋于某處”中的“于”是動詞，這是一種兼語句。而“呼＋某人＋于某處＋取牛”式的結構則比較複雜，屬於兼語句中套着一個連動句。儘管卜辭中也出現有這類複雜的結構，^①但畢竟只是很少一部分。既然那時“于”字已經可以用為介詞，或出於表達上更簡捷方便或焦點表達的需要，殷人選用了“呼＋某人＋取牛＋于某處”式的結構。

如上文所說，含“到……”、“從……”、“自……”義的“于”字介賓結構很少前置，只有含“在……”義的“于”字介賓結構才大多前置。張玉金曾指出，介詞“于”在甲骨文中絕大多數都是“到”的意思。^②所以，“于”字介賓結構用作補語者尤為突出。

第九則：“于”能否用作連詞

卜辭中有時會在同一個句子中出現兩個“于”字，如下述兩例：

(1) 貞：燎于上甲于河十牛。 (《合集》1186[典賓])

(2) 癸巳，貞：既燎于河于岳。 (《合集》34225[歷二])

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如“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逸周書·世俘解》）、“用追孝于厥皇祖晨公于厥皇考遲信公”（都公平侯鼎，《集成》2771.5）。結構中第二個“于”字，學界有用為連詞和用為介詞二說。^③陳夢家把這種兩個“于”字結構稱為“並列介詞組”，並認為第二個“于”雖可以解釋為連詞“與”，但似以解為介詞較妥。^④喻遂生也贊同此說。^⑤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應該沒有問題，茲略加論述以為補證。

① 可以參看本書“兼語句”一章。

② 張玉金：《甲骨文中的動詞“于”及介詞“于”的起源》，載《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7—243頁。

③ 喻遂生：《甲金語法札記三則》，原載《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2期，後收入《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41—53頁；武振玉：《金文“于”並列連詞用法辯正》，載《長春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④ 《綜述》第125頁。

⑤ 喻遂生：《甲金語法札記三則》，原載《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2期，後收入《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41—53頁。

卜辭中有“方告于東西”(《合集》8724)語,黃天樹認為據“貞:□于東于西”(《合集》8723)來看,“于東西”應該是“于東于西”之省。^①甚是。所以,卜辭中習見的“……于+神名₁+神名₂”式,如“侑于母辛、母己”(《合集》23411)等,應該就是上引卜辭“……于+神名₁+于+神名₂”式中第二個“于”省略而成。而“……于+神名₁+于+神名₂”式如果再說完整的話,應該是“……于+神名₁+祭祀動詞+于+神名₂”式,如“侑伐于黃尹,亦侑于蔑”(《合集》970)。這也可以證明“于……于……”式中的第二個“于”為介詞。

那麼究竟“于”能否用為連詞?我們認為能。如卜辭中有“上下于馯示授余有祐”(《合集》36507),再對比“上下馯示授余有祐”(《合集》36482),即可知這裏的“上下于馯示”和“上下馯示”均用作“授余有祐”的主語。這時“上下于馯示”似不應該看作“自上下于馯示”(《合集》36511)的省略形式,其中的“于”一為連詞,一為介詞。又如“余其比多田于多伯征孟方伯炎”(《合集》36511),其中的“于”也是用為連詞。

第十則:“有+V+N₁+自+N₂”式結構分析

“有+V+N₁+自+N₂”式,即前文所引“有肇臣自猷寮”(《花東》257)、“有來雨自西”(《合集》12872)、“有來艱自東”(《合集》7089)、“有來羌自西”(《合集》6596)、“有來虜自獸”(《合集》27302)之類的結構,沈培有詳細分析,他指出了兩種分析此類句子的方法,並都存有疑問。^②由於花東甲骨中出現了不少“自某”作前置定語的例子(見前文“表處所的‘自’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部分),其第二種解釋所留有的疑問已經不存在了,本書即從第二種解釋,認為“自+N₂”是“N₁”的修飾限定成分。“亡+V+N₁+自+N₂”式亦然。

① 黃天樹:《說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詞》,原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03—212頁。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34—135頁。

卜辭中有不少“有/亡+V+自+N”式的句子，如“亡其來自西”^①（《合集》6110 正）、“有至自𡵓”（《合集》8109 正）、“有來自丁”（《合集》21737）、“貞：有來自南”（《合集》12724）等。這類句子還可以進一步省略為“有+自+N”，如“其有自北”（《合集》7123）、“有自南”（《英藏》481 正^②）。這些句子該如何理解？我們更傾向於它們是“V”後省略名詞，即它們實際上就是“有/亡+V+N₁+自+N₂”式中“N₁”省略的結果。“自+N”當然也是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

能否把“有/亡+V+自+N”式如“亡其來自西”看成“亡其來自西+N”的省略，即把介賓結構視為前置定語呢？不妥。儘管花東卜辭中“自”字介賓結構習見用為前置定語，如“登自西祭”（《花東》4）、“入自丙弓”（《花東》113）、“登自丁黍”（《花東》416）之類，但這些句子都不是“有無句”。

總之，屬於“有無句”的，無論“有/亡+V+N₁+自+N₂”式，或是“有/亡+V+自+N”式，“自”字介賓結構都是用為後置定語的。在不屬於“有無句”的句式中，“自”字介賓結構可以用為前置定語。^③

第十一則：“在某月。干支祭某神祖”句式分析

在出組和黃類附記有五祀典的卜旬辭中，辭末一般為“在某月。干支祭某神祖”的形式。如：

（1）癸丑卜，王貞：旬亡憂。在四月。甲寅酒翌自上甲。/癸亥卜，王貞：旬亡憂。乙丑翌于大乙。在五月。 （《合集》22669[出二]）

（2）癸未卜，齊貞：王旬亡猷。在十月。甲申翌小甲。
（《英藏》2508^④[黃類]）

常玉芝在談到附記有五祀典的卜旬卜辭的規律時，曾指出：“……除上述特

① “V”前有副詞修飾不影響對句式的判斷。

② 《合集》40666 正是該版摹本。

③ 花東卜辭中“自”字介賓結構作前置定語較為常見，可應引起重視的是，在含有該結構的唯一一條“有無句”中，它是用為後置定語的，見前文所引《花東》257。為了穩妥起見，“有/亡+V+自+N”式或應存疑。

④ 《合集》41709 為本版摹本。

點外，此種卜辭還往往記有月份，個別的還記有年數。只是卜日（癸日）是否與祭日（甲日）同屬一個月，則很難說。”^①常說可信。但是這裏就出來了另外一個問題，既然卜日與祭日有可能不屬於同一月份，那麼辭中的“在某月”之“某月”是卜日的月份，還是祭日的月份呢？

我們認為是卜日的月份，理由有二：^②第一，黃類卜旬卜辭中也有不少“在某月”後並沒有附記五祀典，這時只能把月份視為屬於卜日，如《合集》36528、36537、36574、36638、36846、36850 等。另，《合集》35402、35411、35573、35574、35590、35706、35745 等片中部分卜辭“在某月”後亦不附記五祀典。第二，其他組類的卜辭辭末也多見“（在）某月”，如賓組、出組等，而且這些“（在）某月”我們是可以視為附記前辭的，也就是把它們當作卜日的月份。

正因為如此，我們一般把“在某月”作一句讀。

第十二則：時間介賓結構是否同非時間介賓結構一樣，本來也是以後置為常

沈培曾提出這個很有啟發性的問題，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證這種可能性。^③我們覺得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理由如下。

首先，“時間名詞後置現象”主要集中在自組、午組、子組、歷類，而時間介賓結構後置的現象也以歷類為主，因此沈培認為“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至少說明在歷組卜辭中時間名詞以及時間介詞結構的位置是一致的”。我們沒有對“時間名詞後置現象”做過專門研究，不過從表時間介賓結構的位置來看，沈說可信。但是，“時間名詞”與“時間介賓結構”位置一致的現象卻並不能說明“時間介賓結構以後置為常”，即使歷類也是這樣。因為“于”引導時間介賓結構最多，我們就以這一類為例加以說明。請看下表：

①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② 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頁曾注意到“在某月。干支祭某神祖”中的“在某月”有位於“干支祭某神祖”之後的例子，並視之為兩者不能連讀的證據。本書也曾一度有這樣的看法，可是考慮到表示占卜時間的“某月”既可大量地出現於辭末，也可以“月份＋干支卜”的形式出現（見於自小字類），我們最後把這條證據放棄了。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56—157頁。

“于”字表時間組類統計表

		補 語	狀 語
非王卜辭： 補語 7 例 狀語 56 例	子組	0	9
	午組	0	6
	婦女	0	1
	圓體	0	1
	♀類	0	2
	花東	7	37
王卜辭村北系列： 補語 4 例 狀語 274 例	自肥	0	7
	自小	0	29
	自賓	0	9
	賓一	0	75
	典賓	0	85
	賓三	0	7
	賓出	0	28
	出一	3	9
	出二	0	10
	何一	1	2
	何二	0	10
	黃類	0	3
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補語 27 例 狀語 360 例	自歷	0	39
	歷一	4	40
	歷二	18	122
	歷草	0	4
	歷無	1	5
	無名	4	148
	無黃	0	1

可以看出，雖然歷類中介賓結構後置者不少，但前置者更多。其他組類也是這樣，只要表時間“于”字介賓結構有後置作補語的用例，都有更多前置作狀語的用例。而且在絕大多數組類中，“于”字介賓結構沒有後置作補語的用例，卻有不少前置作狀語的用例。

其次，在晚期的黃類卜辭中有不少月名記在命辭等之後，而在自組等一些卜辭中，可以看到一些把“月名”甚至連同地名一起刻於前辭前面的例子，因此沈培認為自組中的那些“月名在前”者只是契刻時的特殊情況，並不是記時的正常情況反映。我們也同意沈氏對這種“月名在前”與“月名在後”的分析判斷，但是“月名”在命辭之後或在前辭之前並不影響其充當的句子成分。

“在某月”刻於命辭之後時，我們一般視為附記的前辭，它和命辭部分並不是一個句子，因此不能說這時“在某月”是位於動詞（命辭部分的）後充當補語。這種“在某月”可以和下面一些例子作比照：

(1) 辛丑卜：于一月辛酒黍登。十二月卜。 (《合集》21221)

(2) 丁亥卜[𠄎]人[𠄎]珏，呼鬱召，幸。在四月卜。 (《合集》33201)

(3) 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在六月卜。 (《合集》33241)

(4) 在六月卜。 (《合集》35164)

(5) 己巳卜，彭貞：禦于河羌三十人。在十月又二卜。

(《合集》26907 正)

在這些辭例中，月份後都有“卜”字。我們認為這時的“某月”或“在某月”才是用在動詞“卜”前充當狀語的。沈培所說的命辭後面的“某月”、“在某月”就是這種“某月卜”、“在某卜”的省略說法。^① 這種常見的把“卜”省去，以及偶爾“月名”刻在前辭之前的結構究竟如何分析，這應該屬於省略句的討論範疇。

總之，目前從甲骨文來看，絕大多數時間介賓結構是位於動詞前充當狀語的，看不出它們原本是位於動詞後充當補語。

^① “在某地”也是“在某地卜”的省略說法。

第十三則：“以王伐”之類是否屬於雙賓語句

卜辭中有“以王伐”(《合集》880 正)、“以王係”(《合集》1100 正)、“以王臣”(《合集》5567)等語,相當多的學者視之為雙賓語句。不過,如果把它們與“以受人”(《合集》1031)、“以石係”(《合集》6952 正)作對比,我們認為“以”後之結構應為偏正關係,也就是說所謂的“王”、“受”和“石”等都是作修飾其後名詞的定語。“王伐”乃指王之伐。卜辭中表某地或某國族之芻常用的“某芻”(《合集》96—100、106 正反、108—114 等),結構就同於“王伐”。“以某伐/係”等是指帶領屬於“某”人之“伐/係”(去做某事)。

另有“以我牛”(《合集》8974)一語,時兵認為屬於雙賓語句,^①非是。卜辭中有“𠄎告曰: 舌方亦正,以我牛五十”(《合集》6072 正)辭,可以看出,“以我牛”應該是帶走我們的牛之意,這是舌方來侵後掠走商人財物的記載。“以我牛”並非雙賓語句,“我”只是修飾限制“牛”的定語而已。

第十四則：“肇旁射”、“來競芻”為單賓結構

卜辭中有“肇旁射”(《合集》5776 正 + 《乙補》4192^②)之語,“旁射”指旁族的射手,“肇”有徵召、徵取之意,“肇旁射”意謂徵召旁族射手,這是商王朝臨時徵召地方武裝的記錄。因此“肇旁射”是一個單賓語結構。

卜辭中有“來競芻”(《合集》106 正反)一語,是否是送給“競”這個人打草的奴隸之意呢? 因為表示帶來某地之芻的卜辭多見,所以“來競芻”是帶來競地之芻的意思,它只是個單賓語結構。

第十五則：“取射兕”不是雙賓語句

喻遂生把“取射兕”(《合集》31996 正)視為雙賓語句,把它理解為“從兕那裏取得射手”。^③ 如果對比上文“取射子”(《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④)、

①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

② 《合集》片為郭若愚綴合,張秉權加綴,《乙補》片為林宏明再加綴,參看《醉古集》第58組。

③ 喻遂生:《甲骨文雙賓語句研究》,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第140頁。

④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年7月27日。

“取射子汰”(《合集》5758 + 19486^①)等語,喻說似可信。但卜辭中“射畎”常見,^②它是指“名字叫畎的射手”。所以,“射畎”是一個偏正結構,“取射畎”不是雙賓語句。

第十六則:“作王宗”可能屬於雙賓語句

卜辭中有“甲子卜,爭貞:作王宗”(《合集》13542)一辭。“作王宗/寢”,可以解為“作王的宗(寢)”,“王”與“宗(寢)”是定中關係,例同“剛[于]祖乙寢”(《屯南》1050 + 2865 + 1719^③)之“祖乙寢”;也可以理解為“為王作宗(寢)”。考慮到卜辭中有“作賓妣庚”(《花東》236),我們更傾向於把它們視為雙賓語句。^④

第十七則:“作孽小劓/作喪小劓”為受事主語結構

有下述幾條卜辭:

(1) □午卜,出貞:[作]孽小劓,出馭呼見□。(《合集》23709)

(2) 庚寅[卜],大貞:作喪小劓□。/辛卯[卜],大貞:作孽小劓,亡榆。(《合集》23711 + 《補編》3439^⑤)

(3) 其作害大示。(《合集》34101)

(4) [壬]午卜,大貞:翌癸未侑于小劓三宰,觶一牛。

(《合集》23719)

例(2)中的“作孽小劓/作喪小劓”,沈培疑為雙賓語句,時兵、鄭繼娥等從之。^⑥鄭氏並把“作喪小劓”解為“給小劓辦理喪事”。既然有“作孽小劓”,則

① 參看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字體分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附錄7第5組。又《合集》8855為部分重片。

② 參看《類纂》第1011頁。

③ 蕭楠綴合,黃天樹加綴,參看《拼合》第17則。

④ 金文中常見“作/為××器”句式,有學者把這種結構看成“一種特殊的兼語形式”,參看趙平安:《論銘文中一種特殊句型——“某作某器”句式的啟示》,載《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4期。

⑤ 《綴合》第353組。《合集》23574 + 《山東》1144 + 《法》CFB17(《綴合》第98組)、《合集》23586同文。

⑥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85頁;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7頁;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71頁。

這種解釋很難成立。其實對比例(4)“侑于小弔三宰”語，即可看出“小弔”乃神名。“作喪小弔”與例(3)之“作害大示”句法結構同，為主語後置結構。

第十八則：“惠商方步”應為地名賓語前置例

有下述一條卜辭：

(1) 惠商方步，立于大乙，戠羌方。 (《合集》27982)

其中“惠商方步”一語，于省吾以為“步于商方”之意。沈培十分謹慎，認為卜辭中沒有見到“步商方”之類“步＋地名”的例子，所以這例應該暫存疑。^① 不過，卜辭中“步＋于＋地名”的例子是存在的，如《合集》27435、27799等。另外，“惠商方步”可與《合集》27998“惠网步”相互比照，其中的“商方”和“网”均作“步”所至之處。故“惠商方步”可以視為地名賓語前置例。

第十九則：“呼印取射子”、“射取子”解

(1) 丙寅卜，我貞：呼印取射子。/己巳卜，我貞：射取子。

(《合集》21586^②)

“呼印取射子”、“射取子”什麼結構，不易判定。學者或以為是主語後置句，即“子呼印取射”、“子(呼印)取射”，把“子”當作“呼”的主語。^③ 這種看法可備一說。不過，考慮到“射取子”一語如果視為主語後置，還要把“射取”顛倒過來讀為“取射”，結構太過複雜，我們不取主語後置說。我們認為“取射子”意謂“取射手于子”，是個雙賓語句；“射取子”則是“射取于子”之意，是個受事主語句。這樣理解也有疑問存在，既然已經在丙寅日貞問要不要呼令“印”這個人從子那裏取來射手(第1辭)，為什麼反而還要在幾天後的己巳日貞問射手要不要從子那裏取來(第2辭)。

第二十則：卜辭中的“朕”能否用作賓語

有學者認為卜辭中的“朕”用作領格和主格(相當於本書所說定語和主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37頁。

② 可與《乙編》5235綴合，參看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年7月27日。

③ 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59頁。

語),不能用作賓語。^① 有下述一例卜辭:

(1) 王占曰:“祖乙弗若朕,不其□”。(《合集》13604 反)

《合釋》作上述讀法。^② 陳昭容則認為該辭屬於殘辭,應存疑。^③ 從拓片上看,“若”與“朕”之間應沒有其他字詞存在。這裏的“若”與“朕”能否連讀呢? 請看下述幾辭:

(2) 貞:多妣求(咎)王。/貞:多妣弗求(咎)王。(《合集》685 正)

(3) 貞:多妣求(咎)王。(《合集》905 正)

(4) 貞:妣癸弗求(咎)王。/妣癸求(咎)王。

(《合集》2502 正甲、正乙)

(5) 貞:祖乙若王,不必(?)。/貞:祖乙[弗]若王,不必(?)。

(《合集》13604 正 +《乙編》7093 +《乙編》7092^④)

(6) 辛丑卜,殼貞:帝若王。/貞:帝弗若王。(《合集》14198 正)

(7) 丙申卜,賓貞:示佐王。/貞:示弗[佐]王。/貞:示弗佐王。

(《合集》14888)

(8) 惠五鼓,上帝若王,有祐。

(《合集》30388)

例(2)一(4)、(6)、(7)數辭讀法無異議,“咎王”、“若王”、“佐王”應該連讀。例(5)、(8)辭比較麻煩。裘錫圭在《古文字論集》(第21頁)中把例(5)辭中的“王”字後讀,是否應該如此,由於該辭含義不太清楚,我們無法驗證。例(8)辭值得懷疑,宋鎮豪文中作上述這種讀法,^⑤而《摹釋》、《合釋》以及黃天

① 《綜述》第96頁。

② 陳煒湛也有這樣的讀法,參看陳煒湛:《甲骨文所見第一人稱代詞辨析》,載《學術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陳昭容:《先秦古文字材料中所見的第一人稱代詞》,載《中國文字》新十六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2年。

④ 史語所藏品號R44457,參看張惟捷:《〈殷虛文字丙編〉校訂稿》第四二七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

⑤ 宋鎮豪:《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載《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打印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8年,第8-3頁。

樹文似均認為“有祐”前可補“受”字。^①《合釋》在“王”字前後都沒有點斷，黃天樹文把“王”字後讀。可見對於這條卜辭中是否存在“上帝若王”的說法是有爭議的。從刻辭在卜甲上的位置來看，我們較傾向於沒有殘字存在，同意把“王”字前讀。但是問題在於，卜辭中“王受有祐”、“王受祐”的說法特別常見，“受祐”、“王此受祐”之類的說法也不乏其例，而唯獨單用“有祐”的辭例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所以說例(5)、(8)還需要再存疑。但是，既然存在有例(2)——(4)、(6)、(7)數辭，前引例(1)辭中的“朕”應前讀視作賓語。

第二十一則：“先于某地”之理解

卜辭中的“先”、“于”二字常見，釋讀均沒有爭議。對於有些辭例中兩者的詞性，學者之間看法卻仍有分歧。請看下述例子：

(1) 貞：勿呼衆人先于諄。 (《合集》41)

(2) □未卜：令[雀]先[于]□。 (《合集》22315)

(3) 从官歸，廼先于孟。 (《合集》29117)

沈培把例(1)中的“于”字解為介詞，把“先”解為動詞，義為“先行”。裘錫圭贊同沈培的看法。^② 楊樹達和郭錫良則分別把例(2)、(3)中的“先”解為副詞，把“于”解為動詞。^③

搜集“先于某地”之辭後發現，上述例(1)可以與下面的辭例作對比：

(4) 甲申卜，殼貞：呼婦好先共人于龐。 (《合集》7283)

(5) 乙酉卜，殼貞：勿呼婦好先于龐共人。 (《合集》7284^④)

(6) 丙戌卜，殼貞：勿呼婦好先共人于龐。 (《合集》7287 正)

①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原載朱曉海主編：《新古典新義》，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78—193頁。

②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7—128頁；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載余靄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年。

③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釋于》（《楊樹達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頁；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載《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

④ 《合集》7285、7286 成套。

(7) 乙酉卜，殼貞：勿呼婦先于龐。

(《合集》7930)

四例卜同事。卜同事之辭還見於其他數版，這裏不一一列舉。例(4)——(6)卜辭大意是是否呼令婦好先在龐地徵集民衆，這時只能把“先”解爲副詞，把“于”解爲介詞。相對於例(4)——(6)來說，例(7)中的“先于龐”語可以視爲在“于龐”前或後省略“共人”一詞。前文例(1)與例(7)句法結構同，也應爲介賓結構前或介賓結構後省略動詞之例。在“先”作副詞時，動詞省略之例在卜辭中不乏其例。這裏再舉兩例：

(8) 甲午卜，殼貞：呼皐先禦燎于河。 / 貞：勿呼皐先禦燎。 / 呼皐先。

(《合集》177)

(9) 丁卯卜，貞：皐往先。 / 貞：勿先。九月。

(《合集》4068)

例(8)“呼皐先”一辭省略動詞“禦燎”。例(9)“勿先”一辭省略動詞“往”。

第十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焦點是當代語言學的熱門課題之一，在語義學和句法學等各個語言學分支中都有廣泛的使用。^① 在本質上，焦點是一個話語功能的概念，它是說話人最想讓聽話人注意的部分。^② 關於焦點的表達手段，學界看法基本一致，大都認為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的焦點表達手段，漢語中主要是通過語音、標記詞和語序三種手段。^③

殷墟甲骨文屬於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之物，因此後人自然無法通過語音手段來考察其焦點問題。通過語序來考察，陳夢家最早作過嘗試，如在討論介賓結構時，他就指出：“介詞組之所以移前移後，是有意義的。凡是特別着重的卜問的，往往從後移向前。”^④ 看來陳氏認為當介賓結構前置時它往往是卜問的焦點所在。自其之後，學界對於卜辭焦點問題的探討雖然很少，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張玉金對卜辭中由虛詞“惠”和“唯”引導的句子做過深入研究，他認為甲骨卜辭中的“惠”和“唯”都是焦點和新信息的輔助標記。^⑤ 張氏是通過標記詞來考察殷墟甲骨文中的焦點問題

① 李寶倫、潘海華、徐烈炯：《對焦點敏感的結構及焦點的語義解釋(上)》，載《當代語言學》第5卷，2003年第1期。

② 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1頁。

③ 劉鑫民：《焦點、焦點的分佈和焦點化》，載《寧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方梅：《漢語對比焦點的句法表現手段》，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4期；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6—136頁；莫紅霞、張學成：《漢語焦點研究概觀》，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徐江勝：《試論古漢語句子的焦點和焦點的凸顯方式》，載《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④ 《綜述》第124頁。

⑤ 張玉金：《甲骨卜辭中“惠”和“唯”的研究》，載《古漢語研究》1988年第1期；又張玉金：《20世紀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3年，附錄一。

的。沈培對卜辭賓語前置句和雙賓語句中的焦點問題也有涉及，他重點對介賓結構中的焦點問題做了更為細緻的研究工作，因而揭示出不少規律性的東西。^①

在梳理辭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甲骨學者對卜辭焦點問題所持有的大多數觀點都是可信的，只是仍有個別論斷需要做出調整。在以具體辭例來作說明之前，先交代一下我們對卜辭焦點的判定方法：焦點的判斷，主要依據卜辭中數量較多的對貞句、選貞句，少量包括占辭部分的辭例，甚至個別附記的用辭部分也可以作為判斷依據之一。

當代語言學對於焦點有着不同的標準，^②比較流行的一種是把人們通常談論的焦點分為“自然焦點（或稱信息焦點、常規焦點、中性焦點、非對比焦點）”和“對比焦點”兩大類。^③ 卜辭中的焦點也有兩類之別，本書所述焦點主要是指“對比焦點”一類，在兩類焦點重合的情況下，當然也是指自然焦點。^④

一、卜辭中焦點的分佈

從理論上說，卜辭中的焦點可以存在於句子的任何一個部位，^⑤主語、謂語動詞、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等句法成分都會成為焦點。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介賓結構語序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88年；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② 莫紅霞、張學成：《漢語焦點研究概觀》，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黃瓚輝：《焦點、焦點結構及焦點的性質研究綜述》，載《現代語文（季刊）》2003年第26卷第4期。

③ 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3—76頁；徐烈炯、潘海華主編：《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1—26頁；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2頁。

④ 《花東》218有“丙辰卜，子金：其句黍于婦，若，侃。用/丙辰卜，子金：惠今日句黍于婦，若。用”辭。第一辭意在確定是否要向婦好句黍，從用辭來看，是要句黍的。第二辭要繼續占卜，確定“句黍”的時間。相對於第一辭來說，第二辭中的“今日”無疑是新信息，是占卜焦點所在。這種焦點我們稱為“自然焦點（或信息焦點等）”。至於“信息焦點”和“對比焦點”的關係，可以參看徐烈炯、潘海華主編：《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7—18頁。

⑤ 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1頁。

主語焦點的例子如：

- (1) 辛巳卜，爭貞：諄不其受年。/貞：𠂔不其受年。二月。
(《合集》9775 正)
- (2) 丙午，貞：多臣亡疾。/丙午，貞：多婦亡疾。(《合集》22258)
- (3) 貞：允唯蠱至。/貞：不唯蠱至。(《合集》17185 正)
- (4) 惠多生饗。/惠多子[饗]。(《合集》27650)

例(1)貞問是諄地還是𠂔地不會收到好年成。例(4)貞問是多生還是多子主持饗禮。

謂語焦點的例子如：

- (5) 辛丑卜：其逐狼，獲。/辛丑卜：其逐狼，弗其獲。
(《花東》108)

卜辭中有大量的正反對貞句，因此謂語動詞成為焦點者自然很多，這裏我們僅舉花東卜辭中的上述一例。例(5)貞問，狩獵時追逐狼，是否會有擒獲。

賓語焦點的例子如：

- (6) 己卜：歲牛妣己。/己卜：歲牡妣己。(《花東》223)

例(6)貞問祭祀妣己時是采用歲牛的方式還是采用歲牡的方式。

定語焦點的例子如：

- (7) 燎一牛。/燎二牛。(《合集》15634)
- (8) 侑王矢伐一、卯宰。/侑王矢伐三、卯宰。/侑王矢伐五、卯宰。
(《合集》1051 正)
- (9) 戊寅，子卜：丁歸才自人。/戊寅，子卜：丁歸才川人。
(《合集》21661)

例(7)、(9)兩辭為前置定語，例(8)為後置定語。例(7)貞問祭祀時是燎一頭還是燎兩頭牛。例(8)貞問，是用一個還是三個抑或五個被砍頭的人牲，另外再加上“卯宰”的方式來侑祭王矢。例(9)貞問，商王武丁是使在自地之人歸來，還是使在川地之人歸來。

狀語焦點的例子如：

(10) 辛丑卜：惠今逐狼。/辛丑卜：于翌逐狼。 (《花東》108)

(11) 辛巳卜：于癸施甸牛。不用，于甲施。 (《花東》474)

(12) 何于丁逆。/于母婦。 (《花東》320)

(13) 其自東來雨。其自西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合集》12870 甲乙)

這些用爲焦點的狀語既有不使用介詞的狀語，也有使用介詞的狀語；既有時間狀語，又有地點狀語。例(11)貞問是否要在癸(指癸未)日施甸牛來祭祀。從用辭“不用”來看，沒有在癸日舉行。“于甲施”屬於附記的用辭，^①它表明舉行施祭是在甲(指甲申)日。例(12)貞問，“何”這個人是要從商王武丁那裏去迎接，還是要從“母婦”那裏去迎接。例(13)貞問到底要從東南西北哪個方向來雨。

補語焦點的例子如：

(14) 𡵓(臺)于南。/于北。 (《花東》502)

(15) 辛酉卜：禱于大丁。/辛酉卜，貞：禱于大甲。 (《合集》1416)

例(14)貞問是在南面還是在北面築臺。例(15)貞問舉行禱祭時，是從大丁開始，還是從大甲開始。

二、“惠”字賓語前置句中的焦點

在殷墟甲骨文中，“唯”與“惠”二字用法相類，因此這裏的“惠”字賓語前置句也包括由“唯”引導的賓語前置句。在“惠”字賓語前置句中，句子焦點應該就是“惠”後前置的賓語。如(列舉辭例時，也把可資比較的相關句子列出，本章下文同)：

① 無名中常見這類用辭，參看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附錄二；《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附錄二。

- (1) 貞：王惠易伯焱腎。/貞：王勿卒腎侯告。 (《合集》3383^①)
 (2) 貞：勿唯沚或比。/貞：勿唯侯虎比。 (《合集》10080)
 (3) 惠母先酒。/惠兄先酒。/惠父先酒。 (《合集》27489)
 (4) 惠辟臣彡。/惠多母彡。 (《合集》27604)
 (5) 王惠宮田省，亡戕(災)。/惠孟田省，亡戕(災)。 (《輯佚》327)
 (6) 惠歲先酒。/惠燎先酒。 (《屯南》639)
 (7) 己酉卜：惠茲戚用。/惠茲戈用。/惠茲戈用。/惠茲戚用。
 (《屯南》2194 + 3572^②)

例(1)中的“腎”用爲動詞。卜辭貞問王是否要“腎”“易伯焱”這個人而最終不要“腎”“侯告”這個人。例(3)貞問祭祀時要先對“母”、“兄”、“父”中的哪一位舉行酒祭。例(5)貞問商王省視宮地之田還是省視孟地之田會沒有災禍發生。

有沒有“惠”或“唯”後成分不是焦點的例子呢？沈培曾舉出幾個疑似的例子。^③ 我們也拿花東卜辭和其他一些對貞或選貞卜辭來檢驗，結果證明凡是可確定焦點者都爲“惠”或“唯”後成分。下述一例似爲例外：

- (8) 辛酉卜，貞：惠祖乙取𠂔。/貞：勿取𠂔。九月。
 (《合集》1590)

有學者把該例視爲對貞卜辭。^④ 若是，則“惠”後的“祖乙”不是焦點，似爲例外。但該版爲殘片，參較完整的成套卜辭《合集》1591可知，與“貞：勿取𠂔。九月”形成對貞的應該是“辛酉卜，爭貞：取𠂔”辭，所以例(8)中的兩辭並非對貞之例。

最值得注意的是，姓名賓語作焦點者遠多於神名賓語作焦點者，而且凡

① 《合集》3342 同文。

② 裘錫圭綴合。

③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④ 劉新民：《殷墟甲骨第一期卜辭文例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49頁。劉文中列舉有大量的對貞和選貞之辭，這些都是本書用以檢驗“惠”或“唯”後成分是否焦點的材料。

是神名和姓名一同出現時，前置作賓語者幾乎都是姓名賓語，神名賓語極少。

在甲骨文中，有不少“惠”或“唯”用作焦點標記的例子。在周秦時期，焦點標記“唯/惟/維”也經常出現。這些焦點標記詞幾乎可以位於任何一個句法成分前。^①

三、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或後置結構中的焦點

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句中，前置的代詞賓語一般都不是焦點。^② 如：

(1) 己未卜，殼貞：缶其蠶我旅。/己未卜，殼貞：缶不我蠶旅。
一月。 (《合集》1027 正 + 《乙補》4919^③)

(2) 貞：禱于上甲，授我祐。/勿禱于上甲，不我其[授祐]。
(《合集》1171 正)

(3) 河求(咎)我。/不我求(咎)。 (《合集》2415 正)

(4) 庚戌卜，殼貞：蚩害我。/庚戌卜，殼貞：蚩不我害。
(《合集》14707)

上述辭例均為同版正反對貞關係，卜辭貞問的焦點都在謂語動詞上。不過，若否定句代詞賓語前出現了焦點標記“唯”字，則這時的前置代詞賓語就是句子的焦點。如：

(5) 辛卯卜，賓貞：汙或啟巴，王惠之比。/辛卯卜，賓貞：汙或啟巴，王勿唯之比。
(《合集》6461 正)

① 洪波：《〈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商兌》，載《語言研究》2004 年第 3 期；洪波：《先秦判斷句的幾個問題》，載《南開學報》2000 年第 5 期。

② 在先秦漢語中，代詞賓語前置可以出現於嵌入從句中，劉丹青在《先秦漢語語序特點的類型學觀照》(載《語言研究》2004 年第 1 期)中曾舉有“不患人之不己知”(《論語·學而》)之例。洪波在《〈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商兌》(載《語言研究》2004 年第 3 期)指出“嵌入從句中的前置賓語顯然不是焦點”。

③ 本版《合集》片為郭若愚綴合，張秉權加綴，林宏明再加綴《乙補》一片，參看《醉古集》第 350 組。

(6) 甲申卜，爭貞：茲雨唯我囷。/貞：茲雨不唯我囷。

(《合集》12883)

在否定句代詞後置結構中，代詞賓語絕大多數也都不是焦點。如：

(7) 貞：[王有]夢，呼余禦囷。/貞：王有夢，不唯呼余[禦]囷。

(《合集》376 正)

但也有少數代詞賓語是用作句子焦點的。如：

(8) 貞：舌方出，不唯我在囷。

(《合集》6088)

對比卜同事的《合集》6091“舌方出，唯我囷”辭，可以看出例(8)中的“我”或與《合集》6091中的“我”一樣都是占卜焦點。“惠”或“唯”作為焦點標記，其後成分一般都是占卜焦點，但是“惠”或“唯”也可能有時候並不指向其後緊跟着的成分，而指向更靠後的賓語。所以例(8)中的占卜焦點不是動詞“我”而是代詞“我”也可以理解。

四、否定句名詞賓語前置或後置結構中的焦點

在否定句中，名詞賓語一般後置於動詞，這時的名詞賓語大都不是句子焦點。如：

(1) 貞：祖乙孽王。/貞：祖乙弗其孽王。(《合集》248 正)

(2) 戊卜：侯莫其作子齒。/戊卜：侯莫不作子齒。(《花東》284)

當名詞前置於動詞時，則大多都是句子焦點。^① 很有意思的是，在由否

① 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第 42 頁指出, “弔”後面的名詞是前置賓語, 這並不反映當時否定句中一般名詞賓語也像代詞那樣要放到動詞前。這種句式要有兩個限制條件: 第一, 它是在與“惠 OV”對貞的情況下才如此; 第二, 其中的“O”一定是句子的焦點。沈氏的兩個限制條件其實就是一個, 因為只要“弔 OV”式滿足了第一個條件, 即與“惠 OV”形成正反對貞的關係, 它一定會滿足第二個限制條件, 也就是“O”一定是句子的焦點。在考察了儘可能多的該類句子後, 我們認為沈氏的兩個限制條件可以調整為: 第一, 其中的“O”一定是句子的焦點; 第二, 絕大多數是在與“惠 OV”對貞的情況下才如此(例外的例子見《合集》27202、《屯南》2219 等)。

定詞“勿”和“弼”引導的辭例中，前置的名詞賓語都是焦點。如：

- (3) 貞：女(母)禦齏。/勿女(母)禦[齏]。 (《合集》17386)
- (4) 惠从庸用。/弼从庸用。 (《合集》27352)
- (5) 弼壘呼，王其悔。/惠可伯惠呼  羌方、𠂔方、𠂔方。/弼  呼。 (《合集》27990)

而在由否定詞“不”引導的句子中,前置名詞賓語則不是焦點。如:

- (6) [丙]寅降千。/丙寅不千降。(《合集》21960)

下一例則能很好地解釋否定句名詞賓語前置與後置時的焦點問題：

- (7) 弼默田，亡災。茲用。/王惠默田，亡災。/弼田默。/惠旂田，亡災。
(《補編》13347^①)

例(7)中前兩辭“弜獸田”與“惠獸田”正反對貞，其中的田獵地名“獸”無疑都是占卜焦點。兩辭貞問商王要不要去“獸”地田獵。從用辭來看，沒有選擇“獸”地。於是，就有了後兩辭“弜田獸”、“惠旂田”的貞問。“弜田獸”中的“獸”這時不是貞問焦點，因為已經決定不去“獸”了，“惠旂田”中的“旂”才是貞問焦點。^② 但是由於《合集》中收入的是照片，刻辭不易辨識，例(7)的釋文是依據《補編》所收《蘇德》摹本，所以我們的推論是否正確，還有待更多材料證明。

五、肯定句名詞賓語前置或後置結構中的焦點

卜辭是否屬於肯定句名詞賓語前置句的主要判斷依據就是前置的名詞是否屬於焦點，因此肯定句名詞賓語前置句中的名詞賓語肯定是焦點，例子可以參見前文“肯定句中名詞賓語前置句”部分。

① 即《合集》29339+29340,胡厚宣綴合。

② 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第 41—44 頁曾指出“弔”和“惠”有兩種正反對貞形式。據此,“弔默田”與“王惠默田”屬於“結構平行式”。若例(7)中有“弔田默”句的“結構不平行式”對貞辭例“惠默田”,依沈氏觀點,“弔田默”中“默”也是句子焦點。

在肯定句名詞賓語後置結構中，後置賓語一般都不是焦點。這類句子特別常見，我們這裏僅舉一個例子加以說明。如：

- (1) 乙酉卜：既粦，往敷，遘豕。/弱敷。 (《花東》14)

在正反對貞句中，如果動詞帶有賓語，賓語都不是句子焦點。但是若句子為選貞卜辭，所選問的又是動詞賓語，則這時候賓語就是句子焦點。如：

- (2) 甲寅：歲祖甲白豝一，祝鬯一，登自西祭。/甲寅：歲祖甲白豝二。 (《花東》4)

- (3) 戊子卜：子膺宜一于之，若。/戊子卜：子膺宜二于之，若。 (《花東》26)

例(3)中的“宜”受數詞修飾，疑用為祭品名，指肴肉。^① 卜辭貞問，祭祀時子是進獻一塊肴肉還是進獻兩塊肴肉會順利。當然，這裏我們是把牲名與牲數視作一個整體，如果細分，則例(2)中的貞問焦點為賓語部分中的名詞中心語，例(3)中的貞問焦點為賓語部分中的數詞定語。

六、兼語句及兼語前置句中的焦點

在兼語句中，兼語一般都不是占卜焦點。如：

- (1) 令尹作大田。/勿令尹作大田。 (《合集》9472 正)

- (2) 庚戌卜：唯王令余呼燕，若。 (《花東》420)

- (3) 丙[寅卜]，貞：翌丁卯令子畫步。/貞：于辛未令子畫步。 (《英藏》130^②)

例(3)中的焦點是時間狀語。卜辭是在丙寅日占卜，貞問是在第二天的丁卯日還是在第六天的辛未日呼令“子畫”這個人“步”。

兼語句中兼語不是焦點，這從結構中的兼語在很多情況下都可以省略

① 卜辭中的“宜”可以用表肴肉義，參看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32—35頁。

② 《合集》32774 卜同事。

也能很容易看出。省略兼語的例子見第二章“兼語句”部分，這裏不再舉例。在兼語前置句中，占卜焦點都是前置的兼語。如：

(4) 惠万呼舞，有大雨。/惠戌呼舞，有大雨。 (《合集》30028)

(5) 丁酉卜，賓貞：惠戌木令比毆王。/貞：惠戌延令比毆王。

(《合集》6)

例(4)大意是，呼令万人舉行求雨的舞祭會下大雨，還是呼令戌人舉行求雨的舞祭會下大雨。例(5)中的“戌”字，職官名，指戌邊的官吏。“木”和“延”均為私名。“毆”字，或釋“麋”。^① 屈萬里在《甲編》考釋中解“麋王”為“殆麋國而稱王者”，並認為這是少數在殷王之外而稱王者。^② 後來又有學者指出“麋王”是方國君長，位同諸侯。^③

七、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焦點問題

這部分統計的材料僅為花東卜辭和前文第四章中所舉的其他例證。

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中的表人賓語、表物賓語大都不是占卜焦點。如：

(1) 丙卜：唯亞莫作子齒。/丙卜：唯小臣作子齒。/丙卜：唯婦好作子齒。 (《花東》28)

(2) 丁未卜：惠邲呼勾賈禾馬。/惠虢呼勾賈禾馬。 (《花東》179)

(3) 丙申卜，殼貞：婦好孕，弗以婦殽。/貞：婦孕，其以婦殽。

(《合集》10136 正)

(4) 甲子卜：千授王祐。/乙丑卜：示授王祐。 (《合集》19946 正)

例(1)為選貞卜辭，貞問是“亞莫”、“小臣”和“婦好”三位中的哪一位降禍於花東主人“子”。焦點為“亞莫”、“小臣”、“婦好”。例(3)為正反對貞卜辭，貞

① 《綜覽》第 0443 條引唐蘭、朱芳圃說。

② 屈萬里：《〈殷墟文字甲編〉考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1 年，第 446 頁。

③ 齊文心：《關於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載《歷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問婦好孕這件事是否會讓婦好昏厥。貞問焦點在於是否會“以”。

如果賓語中有一個是焦點的話，一般都是指物的直接賓語“OD”，無論是在“V + OD + OI”式，還是在“V + OI + OD”式中。如：

(5) 己卯卜：子見眔以琫丁。/以一鬯見丁。 (《花東》37)

(6) 句逆娥。/句逆娥。/句逆姪。/句何玼。/句何玼。

(《合集》22246^①)

例(5)貞問花東主人子是獻“眔以琫”給商王武丁，還是用“一鬯”來獻丁。^②

八、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焦點

這部分統計的材料除“V_甲 + O_因 + O_神”和“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兩式主要限於花東卜辭以及“禱”字結構外，其餘均為本書所用全部材料。

甲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神名賓語、姓名賓語或原因賓語可以都不是焦點。如：

(1) 戊卜：今其酒子興妣庚，告于丁。/戊卜：戠(待)，弔酒子興妣庚。 (《花東》28)

(2) 其又于父庚羌。/弔又羌。 (《補編》8758)

上述兩辭均為正反對貞句，貞問焦點在於是否舉行某種祭祀，其中的神名賓語、姓名賓語或原因賓語都不是貞問重點所在。

如果賓語中有一個是焦點的話，在“V_甲 + O_神 + O_牲”式和“* V_甲 + 于 +

① 《補編》6914、《合集》22247(此版多位學者綴合過，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12組)卜同事。

② 時兵在《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9頁認為“眔以琫”中的“以”有可能是表“伴隨”義的連詞，並把“以”字前後的兩個名詞當作具有主次之分的玉器。儘管後世“以”可作連詞，用法相當於“與”，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王引之《經義述聞》曰：“以猶與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我們則傾向於認為花東卜辭的“眔以琫”是指“眔”這個人帶來的“琫”，“以”是個動詞。關於本辭“以一鬯見(獻)丁”以及《花東》90“速丁以琫”中的“以”字，我們認為有可能用為動詞，但不知道是否已經有開始虛化為介詞的傾向。

O_{于(神)}+O_牲”式中,焦點大多是後置的牲名賓語。如:

- (3) 辛未卜:又大乙七牢。/辛未卜:又大乙十牢。
(《合集》32403)
- (4) 又大甲三牢。/又大甲四牢。
(《合集》32471)
- (5) 酒河五十牛。/酒河三十牛,以我女。
(《合集》672 正^①)
- (6) 甲辰又祖乙一牛。/其又祖乙大牢。
(《屯南》539)
- (7) 己亥卜:告于父丁三牛。/ 五牛。
(《補編》10519 乙)
- (8) 貞:酒于河十牛。/ 二十牛。
(《合集》1052 正)
- (9) 庚子卜,行貞:其又于妣庚牡。/貞:牝。
(《合集》8397)
- (10) 辛亥卜:祝于二父一人,王受祐。/祝二人,王受祐。/[祝]三人,王受祐。
(《合集》27037)
- (11) 癸酉卜:翌日王其又于上甲三牛,王受祐。/ 五牛。/其牢。
(《屯南》2617)

上述均為選貞卜辭,貞問焦點都是牲名,包括用牲的種類或數量等。^② 不過,在卜辭中,偶爾也有神名賓語為焦點的例子。如:

- (12) 丙午卜:告于祖乙三牛,其往夔。不。/丙午卜:于大乙告三牛,往夔。不。
(《屯南》783)

在“V_甲+O_牲+O_神”式和“*V_甲+O_牲+于+O_{于(神)}”式中,焦點一般均為前置的牲名賓語。如:

- (13) 甲子卜:二鬯裸祖甲□歲鬯三。/甲子[卜]:二鬯裸祖甲。/
甲子卜:裸咸鬯祖甲。/甲子卜:二鬯裸祖甲。
(《花東》318)
- (14) 庚寅卜:又伐妣丙。/乙巳卜:又及妣丙。
(《合集》32175)

① 桂瓊英、嚴一萍已經將該版與多版綴合。

② 當貞問重點在於用牲數量或用牲毛色時,嚴格地說,焦點是修飾牲名中心語的定語。

(15) 戊申卜：又三牢大乙。/丁未卜：又五牢大乙。

(《合集》32214 + 《安明》2772^①)

(16) 癸丑卜：惠二牢于祖甲。/癸丑卜：惠一牢又牝于祖甲。/癸丑卜：子裸新鬯于祖甲。
(《花東》459)

(17) 侑祖乙[五]𩚑。/𩚑[酒]六𩚑于祖乙。(《合集》1526)

例(14)中的“伐”與“𠂔”均爲占卜焦點而且都是指人牲，其中前者是被砍了頭的人牲。卜辭貞問是用“伐”還是用“𠂔”來又祭妣丙。

如果原因賓語和神名賓語一起出現，焦點一般都是後置的神名賓語，無論是在“V_甲 + O_因 + O_神”式，還是在“V_甲 + O_因 + 于 + O_{于(神)}”式中。如：

(18) 辛卜：其禦子馘于妣庚。/辛卜：其禦子馘于妣己累妣丁。

(《花東》181)

(19) 丙卜：其禦子馘于妣庚。/丙卜：其禦子馘于子癸。

(《花東》409)

(20) 貞：禱年于岳。/貞：于𩚑禱年。

(《合集》10139)

(21) 己未卜：禦子辟小王。不。/禦子辟中子。不。

(《合集》20023)

(22) 乙巳，貞：禱禾于高祖。/乙巳，貞：禱禾于岳。

(《合集》33298)

(23) 庚戌，貞：其禱年于示壬。/庚戌，貞：其禱年于上甲。

(《屯南》1110)

(24) 己卯卜：禱雨于王亥。/己卯卜：禱雨于上甲。

(《屯南》2282)

例(18)貞問是向“妣庚”還是向“妣己”、“妣丁”舉行禦除子馘疾患的祭祀。

例(24)貞問是向王亥還是向上甲舉行禱雨之祭。

① 周忠兵綴合，參看周忠兵：《歷組新綴一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98.html>，2010年10月13日。

當原因賓語、神名賓語和姓名賓語一起出現時，焦點則大多都是姓名賓語。如：

(25) 甲申卜：禦婦鼠妣己二牝牡。十二月。/一牛禦婦鼠妣己。/一牛一羊禦婦鼠妣己。
(《合集》19987)

(26) 其告龜上甲二牛。/三牛。/四牛。
(《合集》28206)

(27) 庚寅卜：其禱年于上甲三牛。/五牛。/十牛。(《屯南》2666)

例(25)中的第一辭爲三賓語句，第二、三辭均爲肯定句中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各結構中焦點均爲姓名。

也偶有神名賓語爲焦點的例子。如：

(28) 丁亥卜：禦弔大甲宰。/丁亥卜：禦弔大乙宰。
(《補編》313^①)

辭中的“弔”爲人名。兩辭是爲了禦除“弔”這個人的疾病而貞問用一頭圈養的羊來祭祀先王“大甲”或“大乙”之事。

原因賓語和姓名賓語一起出現的例子極少，從有限的例子看不出這類焦點所在，我們推測一般情況下焦點也應該是姓名賓語。

九、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的焦點

因爲花東卜辭中這部分材料較爲豐富，所以這裏的統計就包括花東卜辭中的全部材料。此外，也包括前文第五章中所舉的例證。

乙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共有“ $V_{乙} + O_{神} + O_{牲}$ ”、“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 ”、“ $V_{乙} + O_{牲} + O_{神}$ ”和“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 ”四式。在花東卜辭中，無論哪種句式，如果賓語中有一個是焦點時，一般只有姓名賓語充當焦點。如：

(1) 丁酉：歲祖甲玁一、鬯一，子祝，在龔。/牝。
(《花東》7)

① 即《合集》4325 + 4324(《綴合》第59組)。

(2) 歲妣庚𠬞。/歲妣庚𠬞。 (《花東》139)

(3) 癸：歲妣庚𠬞。/歲妣庚𠬞。 (《花東》183)

(4) 己卜：歲牛妣己。/己卜：歲𠬞妣己。/己卜：歲𠬞妣己。
(《花東》223)

(5) 乙卜：其施五牛妣庚。/乙卜：其施三牛妣庚。/乙卜：其施七牛妣庚。
(《花東》401)

花東卜辭之外的材料中也多見牲名賓語充當焦點的例子。如：

(6) 丁巳卜，內：侑于黃尹三牛。六月。/侑于黃尹四牛。
(《合集》3461)

(7) 貢乙𠬞。/貢乙羊。 (《合集》22467)

(8) 侑祖乙[十]羌。/二十羌。/三十羌。 (《英藏》1117 反^①)

卜辭中也有一些神名賓語為焦點的例子。如：

(9) 辛丑，子卜，貞：用小宰龍母。/辛丑，子卜，貞：用小宰臀司。
(《合集》21805)

(10) 癸卯卜：登黍乙祖。/自辛祖。 (《合集》32572 正)

(11) 侑[父]辛一牛。/侑父庚一牛。 (《補編》291)

花東中有下述一類卜辭，一般是貞問在前後兩日(或隔一日)用同一犧牲來祭祀不同先王的事情。如：

(12) 甲午：歲祖甲𠬞一，子祝。在𠬞。/乙未：歲祖乙𠬞，子祝。
在𠬞。 (《花東》13)

(13) 丁亥：歲妣丁𠬞一。/己丑：歲妣己𠬞一。 (《花東》427)

如果這類也屬於選貞卜辭，則神名賓語也是焦點，《花東》4、267、241、261、291、463 等版有類似的例子。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此類卜辭大多為在跟所祭對象日干名相同之日所卜，祭名(‘歲’)、祭牲種類、數量皆相對

① 《合集》39498 反是其摹本。

固定，應視為例行占卜，不同祭祀對象之間的貞卜大多沒有關係（即不存在選擇問題），故難以看作選貞卜辭。”陳說可信，我們不把例（12）、（13）中的神名賓語看作焦點。

受調查範圍限制，我們沒有做出數量統計。這方面的工作，沈培曾據舊有卜辭（不包含花東材料）做過整理，他指出“ $V_{乙} + O_{神} + O_{牲}$ ”、“ $* V_{乙} + 于 + O_{于(神)} + O_{牲}$ ”兩式中的“ $O_{牲}$ ”95%以上是焦點，而在“ $V_{乙} + O_{牲} + O_{神}$ ”、“ $*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 ”兩式中只有10%是焦點。^① 按照這樣的統計結果，當 $O_{牲}$ 後置時大多是焦點，而前置時則大多不是。

十、受事主語結構中的焦點

在討論殷墟甲骨文中的雙賓語句時，我們經常會提到相應的受事主語結構。那麼，在受事主語結構中，焦點又會是什麼呢？下面以祭祀卜辭為例略作說明：

（1）丁丑卜：大甲歲十牛。 （《合集》32475）

（2）丁丑卜：其十牛大甲歲。 （《合集》32476）

例（1）、（2）均為歷一，且兆序字分別為“一”、“二”，所以或為成套卜辭中的第一、二卜。我們如果再把例（2）與《花東》7“惠一羊于二祖用”辭作比較，可以看出“其十牛大甲歲”屬於賓語前置句，“十牛”為占卜焦點。因此例（1）中的“大甲歲十牛”為受事主語結構，參照例（2）可知其中的牲名賓語“十牛”也應該是占卜焦點。

祭祀卜辭中的受事主語結構除例（1）揭示出的“神名＋祭祀動詞＋牲名”式外，常見的還有“神名＋祭祀動詞＋其＋牲名”、“神名＋祭祀動詞＋惠＋牲名”兩式。^② 這些受事主語結構中的牲名賓語一般都是占卜焦點。

上文我們討論了賓語前置句、雙賓語句及相關句式以及部分受事主語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16—117頁。

② 可以參看本書第九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若干語法問題》“第六則”。

結構中的焦點問題。至於介賓結構部分的焦點問題，沈培已經討論很多，本書暫不討論。現對上述所論作一總結。在“惠(唯)”字賓語前置句中，焦點一般都是“惠”或“唯”後前置的賓語，無論是名詞還是代詞。在其他形式的賓語前置句中，前置的名詞賓語絕大多數都是句子焦點，而前置的代詞賓語則不是句子焦點。在賓語後置結構中，除極個別的例子外，賓語一般都不是句子焦點。在非祭祀動詞雙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表人賓語、表物賓語大都不是占卜焦點，如果有一個是焦點，一般都是指物的直接賓語“OD”，無論是在“V + OD + OI”式，還是在“V + OI + OD”式中。在祭祀動詞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神名賓語、牲名賓語或原因賓語也可以都不是焦點，如果有一個是焦點的話，幾乎在所有結構中都是牲名賓語為占卜焦點，不過也可以見到少數神名賓語為焦點的例子。在常見的受事主語結構“神名 + 祭祀動詞 + 牲名”、“神名 + 祭祀動詞 + 其 + 牲名”、“神名 + 祭祀動詞 + 惠 + 牲名”三式中，牲名賓語都是占卜焦點。

最後，關於焦點問題，我們再來看一些前輩甲骨學者很少討論到的辭例：

(1) 惠一羊于二祖用，入自麗。 (《花東》7)

沈培曾指出，卜辭中凡既有後置用法又有前置用法的介詞結構，前置時確實是爲了表示占卜的重點，並認爲結構前置時不會與“惠”一同出現，因而“惠羊于母丙侑”之類的句子不能成立。^① 沈氏的論證很詳細，從我們掌握的資料來看，其結論也是比較可信的，只是確有像例(1)這樣的特例存在。

(2) 乙巳卜：惠二牛祖乙用。 (《合集》1616)

例(2)原拓殘，如果上述釋文無誤，則句子結構與例(1)相似，^②不同之處僅在於神名前是否使用介詞“于”。這類句子中的焦點是牲名還是神名？^③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40、141、145頁。

② 《合集》32033中有“丙寅，貞：惠以羌眾它示于鬻示用”一辭，也屬於此類。

③ 這一部分筆者曾整理成文投稿於《語文研究》，承蒙《語文研究》匿名評審專家指出，焦點不一定是一個句法成分，有可能“二牛祖乙”都是焦點。

(3) 其十牛大甲歲。

(《合集》32476)

不少迹象表明,“惠”和“其”有時用法相類,這裏的“其十牛大甲歲”就相當於“惠十牛大甲歲”,因此也可以和例(2)作比較。

殷墟甲骨文“歲”字受事主語結構中多見“神名+歲+牲名”、“神名+歲+其牲名”、“神名+歲+惠牲名”三式。^①《合集》32475 中有“大甲歲十牛”語,占卜內容與例(3)一樣。如果在“大甲歲十牛”語中的“十牛”前添加“惠”字,就成了“大甲歲,惠十牛”;添加“其”字,就成了“大甲歲,其十牛”;“其十牛”要是前置至句首,便成了例(3)那個樣子。也就是說,我們認為例(3)很有可能就是由“大甲歲十牛”之類受事主語結構轉化而來。^②

若“大甲歲十牛”、“大甲歲,其十牛”、“大甲歲,惠十牛”、“歲大甲十牛”、“歲十牛大甲”、“其十牛大甲歲”、“惠十牛大甲歲”、“其十牛于大甲歲”、“惠十牛于大甲歲”、“其十牛歲大甲”、“惠十牛歲大甲”各式結構都存在,其表達意思均應相同,焦點都是牲名。

因此例(1)—(3)中的焦點應該都是表牲成分,表神成分無論其前用不用介詞“于”應都不是焦點。^③

(4) 丙寅:其禦唯賈視馬于癸子,惠一伐、一牛、一鬯,翌夢。

(《花東》289^④)

這條卜辭,學者多在“禦”後點斷,非是。點斷之後,“其禦,唯賈視馬于癸子,惠一伐、一牛、一鬯”會讓人理解為,要舉行禦祭了(禦祭原因不詳),是否要用“賈視馬”(賈所視之馬)、“一伐、一牛、一鬯”為祭品來祭祀癸子。如果這

① 參看本書第八章第一節。

② 例(1)原本語序應為“于二祖用一羊”,例(2)原本語序應為“祖乙用二牛”。

③ 我們認為在“惠(其)+牲名+于+神名+祭祀動詞”結構中(即牲名已經成為焦點)的介賓結構不是焦點。沈培曾指出:“在動詞帶有牲名以後,介詞結構再前置就比較少了。”(《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48頁)這正是因為既然前置的介賓結構大多是焦點,而如果牲名再前置,牲名也可能會成為句子焦點,這與一般情況下一個句子中只能出現一個焦點的原則相違。

④ 《花東》29 同文。

樣理解，則疑惑有二：一、為什麼同樣是姓名卻分別在前面加上“惠”和“唯”並分置於兩處？二、“唯＋姓名＋于＋神名”式中哪個是動詞？這樣省略動詞的例子雖有，但很罕見。

林澧把“禦”和“唯賈視馬于癸子”連讀，^①似可信。因賈所視之馬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遂為禦除疾患而用“一伐、一牛、一鬯”祭祀“癸子”。何以言“噩夢”？大概夢中發生的事情與賈所視之馬有關。《花東》289“賈馬[異]弗馬”、《花東》60“自賈馬其又死”即為賈所視之馬遇到了不好的事情，《花東》381“其有奔馬”或也與此有關。

如果上述說法可信，則“其禦唯賈視馬于癸子”語可以說明“惠(唯)＋賓語”結構也可以後置於動詞，這與學界一般所認可的“惠＋賓語”一定要前置於謂語動詞前的觀點有沖突。如果“惠＋賓語”必須前置，例(4)應作“其唯賈視馬禦于癸子”才是。

例(4)中“惠”和“唯”同時出現，這也與一條命辭中一般只能有一個焦點的觀點相違背。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見於《合集》5044、《補編》6615、《屯南》1024、《屯南》1055、《花東》193。也有兩個“唯”在同一條命辭中出現的例子，如《合集》6090 正等；兩個“惠”在同一條命辭中出現的例子，如《花東》198 等。

除同一條命辭中出現有兩個焦點標記外，還有一些卜辭中的焦點似乎也不止一個。如：

(5) 乙未：歲祖乙𩇑，子祝，在。一二。/弜已祝，惠之用于祖乙。

一二。/惠子祝，歲祖乙𩇑。一二 (《花東》13)

(6) 弜牛施，惠。 (《花東》446)

例(5)有三辭，兆序字都是“一二”。不管第二辭與第一辭還是與第三辭形成正反對貞關係，是否由子主持祭祀都是占卜焦點。但第二辭中又有“惠之

① 林澧：《花東子卜辭所見人物研究》，載“中研院”史語所編：《第一屆古文字學與古代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6 年。

用”語，這分明表示“之”（指代“豨”）也是焦點。例(6)中的“弔牛施”屬於否定句名詞賓語前置句，這時候前置的名詞賓語是占卜焦點，但後文“惠□”表明“惠”後的缺文也是焦點。

在討論現代漢語中的焦點問題時，有學者指出，一個簡單句可以有兩個或多個焦點，而這些不同的焦點所受強調程度可能是不均勻的，語法形式上首先要表現的是主焦點（指受強調程度高的焦點）。^① 這裏所說的簡單句相當於殷墟甲骨文中的單句。依據這種觀點，在上述例(4)—(6)每一條命辭中都可以視為至少有兩個焦點。但是，在這些焦點中哪個是所謂的“主焦點”，仍需要今後繼續討論。

(7) 王其逐鹿于豨，魯。/勿逐鹿，不其魯。（《合集》10937 正）

(8) 庚申卜：弔取在豨，延成。/庚申卜：取在豨，弔延。

（《花東》437）

在甲骨文習見的正反對貞句中，占卜焦點一般都是謂語動詞，這點我們在“卜辭中焦點的分佈”中已經指出。按照 Lambrecht 的觀點，謂語動詞作為焦點可以稱為“謂語焦點”。^② 例(7)、(8)這種正反對貞句中，貞問焦點很難說只是謂語動詞“逐”或“魯”。相對於正問句，其反問句應該是對整個命辭部分的否定，這種焦點似可稱作上引 Lambrecht 文所劃分出的“句焦點”，用來表明整個句子都是焦點。

研究卜辭中的焦點問題頗有意義，運用焦點規律，就能很容易地解釋一些句法現象。以祭祀卜辭為例，殷人之所以占卜的原因大多是事先已經知道的，所以原因賓語很少成為占卜焦點。在某些場合應該祭祀哪位神靈也是一定的，所以這時殷人往往只需關注要用哪類犧牲，用哪種毛色的犧牲，以及所用犧牲的數量，故姓名賓語也較神名賓語更容易成為占卜焦點。這就是為什麼在祭祀卜辭賓語前置句中，姓名賓語前置的數量要多於神名賓

① 徐杰：《普通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4—127頁。

② Lambrecht, K.,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rm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CUP, 1994.

語前置的數量，而神名賓語前置的數量又多於原因賓語前置的數量；在漢語中，句子末通常是焦點所在，所以在雙賓語句、三賓語句及其相關句式中，牲名賓語大多最靠後，其次是神名賓語，而原因賓語幾乎都是最靠前的。

沈培曾留意到，“O_牲”尤其是非牲畜的“O_牲”總是直接跟在動詞後，從來不放在“O_神”後，如“登黍(于)O_神”。他認為這是因為殷人除偶爾“登牛”外，通常所登的就是“黍”或用黍釀成的“鬯”、“禾”與“米”，一般不需要通過占卜來選定，所以不把這類“O_牲”放在“O_神”後。^① 時兵也曾對“V 于 O_{神靈} O_{祭品}”與“VO_{祭品} 于 O_{神靈}”兩式中的“O_{祭品}”做過統計，他認為前式中的賓語一般都是有生命的如“牛”、“羌”等，而後式中的賓語既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以是無生命的如“玉”、“鬯”。^② 他們都注意到非牲畜類的祭品總是位於神名前這一現象。非牲畜類的祭品一般不用作占卜焦點，且只能位於“O_神”前，這就與我們前文所述“V_乙 + O_牲 + O_神”、“* V_乙 + O_牲 + 于 + O_{于(神)}”兩式中“O_牲”大多不是占卜焦點相一致。

本章部分内容曾以《殷墟甲骨文中焦點問題的初步研究》(《語文研究》2014年第4期)為題發表。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17頁。

②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9頁。另，時文“O_{神靈}”、“O_{祭品}”分別相當於本書“O_神”與“O_牲”。

第十一章 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 疑難辭例疏通

我們在研究殷墟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一些疑難辭例。對於這些疑難辭例，我們的做法是：儘量通過同版或同文關係，甚至其他卜同事的關係，來思考這些疑難辭例的辭意。若卜辭辭意難以推知，或從語法的角度對卜辭中的某些疑難字作詞性上的定位。

本章共討論疑難辭例二十四則。

第一則：“婦石燎爵于南庚”中的“爵”字用法考

(1) 己丑卜：婦石燎爵于南庚。 (《屯南》2118)

本辭和“己亥卜：來戊申□石禦爵。/壬寅卜：禦石于戊。/禦石于安豕出𠄎”(《合集》22094 + 22441^①)卜同事，都是午組卜辭。從綴合版的後兩辭可以看出，在“□石禦爵”中，是位於祭祀動詞“禦”前面的“石”這個人染疾了或遇到了麻煩事，所以要舉行禦祭。其中的“爵”不會是人名作禦祭的原因賓語，^②因為甲骨卜辭中還沒有發現有兩個染疾的對象分別位於祭祀動詞兩邊的例子。所以，“婦石燎爵于南庚”中的“爵”字也不是用作原因賓語的人名。我們認為這些辭例中的“爵”都是用作祭祀動詞。同屬於午組卜辭的《合集》22184 中的“爵”字用法同此。

第二則：卜辭中的“侯任”可以用為牲名

(1) 侑于辛母、妣己羌。/丁亥卜：勿侑于羌甲侯任。/侑于祖丁一

①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附錄三第 26 組。

② 到目前為止，學者還沒有發現“燎”可以跟有原因賓語的例子。

牛。/侑于祖丁一牛。

(《合集》1784+1829^①[自賓])

“辛母”，先神“母辛”之倒文。“侯任”二字，《合集》拓片中不清，因此《合釋》以及《摹釋》等均無釋，《乙編》5574 中二字殘缺但也算清楚，作“”，釋作“侯任”應該沒有問題。卜辭中有捕獲“在方”侯任的記載，如《合集》6963、6799、《懷特》434 等。裘錫圭認為可能是因為他們擔任的王事太繁重的緣故，所以他們有“任有叛逃現象”。^②“侑于羌甲侯任”辭說明，被捉回來的侯任是會被用為犧牲來祭祀先神的。

第三則：卜辭中“受”、“令”均為神名考

(1) 句舌方于受、令。

(《合集》6155[賓組])

“受”、“令”均可以單獨作神名。《合集》22075 有“辛亥卜：侑歲于帝牢。/侑歲于受，工(貢)牢”，可以看出“受”是與“帝”並稱的神名。《英藏》1239 有“唯大示。/貞：帝于令。/貞：帝于令”，《合集》14320 有“貞：帝于令。/貞：勿燎于東”，可以看出“令”也是指神名。究竟二者是指同一個神名還是分別指兩個並列神名，我們傾向於後一種看法。卜辭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神名並稱的情況並不罕見，如《合集》10076“岳、河、魃”等。所以我們主張在“令”前點開，以更好地表示是兩個神名賓語。時兵、張玉金等均沒有在“令”前點開，^③與此有別。

第四則：“惠可用于宗父甲”解

(1) 惠可用于宗父甲，王受有祐。

(《英藏》2267^④[無名])

本辭之“可”，或認為當指“可日”，即建除中的“陷日”，並以爲本辭是卜祭日

① 張秉權、嚴一萍綴合，宋雅萍加綴，參看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附錄七第 14 組。

②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43—365 頁。

③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94 頁；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199 頁。

④ 《合集》40982 是該版摹本。

的卜辭，將於可日祭父甲。^① 此說不可從。黃天樹曾經把它看作助動詞，訓爲“可以”。^② 但是考慮到卜辭中“惠”字位置儘管多樣，位於助動詞前的例子還沒有見到過，因此這裏的“可”不會是助動詞，而是“用”的賓語。^③ 後來在筆者就這個問題向黃天樹教授請教時，他提出“可”疑指可國的首領，卜辭中用爲人性。《合集》27990 有“惠可伯惠呼羌方、叡方、饒方”辭，其中的“可伯惠”是指私名叫“惠”的可國首領。例(1)與《合集》27990 同屬於無名類，而且卜辭中也有殷人祭祀時用方伯首領的頭顱來祭祀先人的例子(《合集》28092 等)，因此例(1)中用爲人性的“可”或就是指“可伯惠”這個人。只是在《合集》27990 中“可伯”是殷人的友邦，例(1)中卻用爲人性，看起來相互矛盾。考慮到無名卜辭的時間跨度較長，而且殷商時期商王室與其他方國之間時友時敵，兩辭中指同一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第五則：“”、“”字用法相類

卜辭中的“”、“”字，^④因辭例太少，除前一字用爲貞人名外，其餘含義難考。今發現一組卜同事的卜辭，如：^⑤

(1) 乙亥，子卜：芻肩入。/乙亥，子卜：我又自來，唯若。

(《合集》21713)

(2) 丙子，歸卜：亡在來。/丙子，歸卜：我又在來。/庚辰，

卜：芻肩入。

(《補編》6830^⑥)

① 連劭名：《商代的日書與卜日》，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3 期。連文所引另外一辭即《合集》27990 所謂“可日”乃“可白(伯)”之誤釋。

② 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原載《語言》第 3 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24—340 頁；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助動詞補說》，載《古漢語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③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213 頁把本辭視爲受事實語前置應該是對的。

④ 分別見《類纂》第 878 頁和第 206 頁。

⑤ 《合集》21642、21713、21738、21739(＋《東文研》B0970)、《英藏》1909(＝《合集》40885)、《合集》40872(該版也有可能與《合集》21713 重，摹本誤摹干支字)。

⑥ 即《合集》21739＋《東文研》B0970(《綴合》第 25 組)。

兩辭均爲子組。干支相連，“乙亥～丙子”。事類相關，至少都有“芻肩入”。因此，說兩辭卜同事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異議。若是，則至少可以證明“𠄎”、“𠄎”兩字用法相類。

第六則：是“在自目”，還是“在自臣”

子組卜辭中有下述一例：

(1) □□，子卜：朕在自 𠄎 歸。 (《合集》21740)

“𠄎”，《合釋》、《摹釋》以及常耀華均釋爲“目”字。^①因爲卜辭中的“目”確實可以作地名、人名或方國族名等，所以主張此說的學者如常氏把“目”解爲部族名。此可備一說。如果該字確爲“目”，因爲在“目方”^②辭中“目”可以解爲“監視”、“偵伺”義，^③所以“在自目”也可解爲“在自”從事偵伺之人。不過，同樣屬於子組的《補編》6837^④版有辭曰：“丁卯，子卜：□東 𠄎 人歸。/丁卯，子貞：我人歸。”與上舉《合集》21740“朕在自 𠄎 歸”比較，可以發現“𠄎”與“𠄎”應該就是同一個詞。

陳劍對歷類中“臣”、“目”等混用的現象曾有論述，認爲混等現象基本上是歷類中獨有的。^⑤據我們掌握的資料，賓出中也有這種現象，如《合集》630“甗小臣”之“臣”正混作“目”形，而《合集》629“甗小臣”之“臣”則不混。現在看來，二字混用也見於子組卜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應該引起注意，據我們留意的材料來看，一般都是“臣”字誤刻作“目”形，而不是“目”誤爲“臣”。所以，黃天樹在引用《合集》21740時把“𠄎”字寫作“臣”是可信的。^⑥“𠄎”形應該就是“臣”字誤刻所致。

① 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78—79頁。

② 參看《類纂》第205頁。

③ 參看《綜覽》第0463條。

④ 即《英藏》1901+1900(《綴合》第71組)。

⑤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第444—445頁。

⑥ 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76、87、399頁。

第七則：“惠犬于天”試訓

參照《合釋》、《摹釋》等，有卜辭：

(1) 惠犬于天。

(《合集》22454[午組])

董蓮池對非王卜辭中的“天”字做過很好的整理，他也贊同這種讀法。^① 可是該辭正好位於斷裂處的上邊，是否殘辭也應該考慮。即使把該辭視為完整的，“犬”能否看成一個動賓結構，“”為用牲法呢？我們認為還缺乏足夠的證據，也就是說“犬”也有看成定中結構，“”為地名或人名的可能性。試看下面一辭：

(2) 惠禦牛于天。

(《屯南》2241[午組])

“斫牛”中的“斫”也有不少學者視為祭祀動詞。儘管不少辭例中的該字確實可以用作祭祀動詞，^②但本辭中卻不是。“禦牛于天”有兩種解釋（參看本書“禦”字雙賓語句部分），而無論哪種解釋，“斫”都不是用牲法，可視為人名或地名。^③ 參看《類纂》第1278頁，可知例(1)中的“”最應該視為人名或地名，^④“犬于天”與“斫牛于天”結構一樣；不同的是，卜辭中後者前面有“惠禦”字，而前者前面卻只有“惠”字。“惠禦牛于天”很好理解，“惠”用在祭祀動詞“禦”的前面，表明“禦”是句子焦點。“惠犬于天”整條卜辭中沒有見到祭祀動詞，“惠”後直接跟着祭牲，這樣的結構不乏其例，如“惠豕于

① 董蓮池：《非王卜辭中的“天”字研究》，載《中國文字研究》2007年第1輯，大象出版社，2007年。

② 可以參看《類纂》第1017頁。

③ 有學者曾舉過一批圍繞“斫”占卜的卜辭，參看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原載《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頁。

④ 屬於黃類的《英藏》2561版上有字作“”，同版另一辭中又有黃類卜辭中常見的地名“（召）”字。通過辭例和字形兩方面來看，二者無疑應為一字之繁簡二體。有意思的是，《類纂》第1278頁收入了前一字形，而《類纂》第964—965頁“召”字條卻沒有收入。如果午組卜辭中的“”與黃類中的“”確為一字的話，就更應該把“”視為地名了。

妣庚。/惠牝于妣庚”(《花東》3)、“惠豕于妣己”(《花東》39)等。諸例可以視為祭祀動詞在牲名前或牲名後省略。

兩辭中的“天”怎麼理解？上舉董文從句法角度視之為神名，其說可信。不過他同時把“天”理解為青天，^①則似有可商。同樣屬於午組卜辭的《合集》22094^②有“歲于天庚”、“歲于天癸”語，《合集》22097有“惠豕禦量于天庚”語，“天庚”即“大庚”，^③“天癸”是指“大癸”。既然卜辭中有單用區別字的王號省稱，如“大甲”、“大丁”或“大示”等可以省稱“大”，^④午組卜辭中的“天(大)庚”、“天(大)癸”等應該也可以省稱“天(大)”。《合集》22093(+《乙編》4944^⑤)中“天(大)禦量”對比上舉《合集》22097，更能看出“天(大)”為省稱。

第八則：“作土丁門”試訓

(1) 丙申卜：作土丁門。/燎丁母門。

(《合集》21039 + 21785 + 15650^⑥)

同版另一辭作“丙申卜：[疾](?)其入丁□”。該版或與“戊戌卜，貞：丁母疾目，不喪明”、“其喪明”(《合集》21037 + 20476 + 19863^⑦)卜同事。“丙申”後隔一天就是“戊戌”。“作土”或是指作土龍，其目的是為了求雨。傳世文獻和卜辭中均有作土龍求雨的記載，這點可以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216—226頁。不過，裘文所舉卜辭辭例均為含有“龍”字者，如果我們的理解正確，則作土龍也可稱為“作土”。

① 宋鎮豪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763頁也有類似的看法，可以參看。

② 可與《合集》22441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26組。

③ 黃天樹：《〈甲骨文合集〉22097“天犬”卜辭辨誤》，載《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18頁。

④ 黃天樹：《關於甲骨文商王名號省稱的考察》，原載《語言》第2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79—393頁。

⑤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附錄三第23組。

⑥ 前兩版綴合參看蔣玉斌：《殷墟 B119、YH006、YH044 三坑甲骨新綴》(《中國文字研究》2007年第1輯，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組。最後一版也是蔣玉斌加綴，承蒙其告知。

⑦ 林宏明綴合，蔣玉斌加綴，參看《醉古集》第261組。

有了眼疾，害怕失明，為什麼會與求雨聯繫起來呢？請看下面兩辭：

(2) 壬申卜：目喪火，言曰：其水。允其水。/壬申卜：不允水。子占曰：“不其水。”（《花東》59）

(3) 丁亥卜，貞：眚有疾，其水。/丁亥卜：眚有疾，于今二月弗水。（《合集》22098）

例(2)中的“火”字，或應後讀。^① 這條有没有可能與上舉《合集》中的兩版卜同事，需存疑，但“目喪”確實應與前者所說“喪明”有關。從花東來看，“目喪”後可能會“水”，所以也就會與求雨聯繫起來。例(3)很明顯與例(2)可以比照。宋鎮豪在討論到該辭及其他相關辭例時，曾以為“以上諸辭的‘水’，有的直接或間接與疾病相繫，可見是進行環境清洗，預防疾病與蟲虺”。^② 此說可信。這樣看來，人生病了可能需要灑水，所以也有可能需要求雨，^③“作土丁門”也就容易理解了。

第九則：卜辭“自豕”解

殷墟卜辭中有下述兩例卜辭，含有“自豕”一語：

(1) 午(禦)亞，又兄己自豕。（《合集》22312）

(2) 又自豕辛，王受祐。/[又]自豕辛，[王]受有祐。

（《合集》27383）

例(2)中的“辛”是神名省稱。因為後面有“王受祐”，所以“自”字應該不會是用其本義作“鼻”講，而應該是介詞。“自豕”又該怎麼解釋呢？

有卜辭曰“用豕至小宰龍母”（《合集》21803）、“酒盧豕至豕龍母。/酒小宰至豕司癸”（《合集》21804^④）。兩姓名間有“至”，表明用牲範圍。因此“自

①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248頁。

② 宋鎮豪：《商代的疾患醫療與衛生保健》，載《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此說甚勉強。果真是需要灑水清洗環境，水何處不可得，何至於需要‘求雨’？卜辭此類‘水’字應係疾病發展的某種後果，讀為何字待考。”

④ 學者們已經將該版與多版相綴，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五十七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970.html>，2010年7月6日。

豕”有可能也是表用牲範圍，表明是用“自豕到某牲”的犧牲來祭祀。但是卜辭中也有“自賈馬”（《花東》60、525）、“自西祭”（《花東》4、170、214）、“自丁黍”（《花東》48、363、416）等語，“自豕”也有可能是這一類說法的省略，表示來自某人或某地之豕。^① 我們更傾向於前一種認識。

第十則：“土方侵我田十人”解

卜辭中有“土方侵我田十人”（《合集》6057 反）一語。鄭繼娥把本辭解釋為土方侵佔了我們的田地，（並搶走了）十個人。^② 照此理解，則“我田”、“十人”分別作“侵”和“搶”的賓語，^③“侵我田十人”並不是雙賓語句。

對於“十人”，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指入侵者人數，也有人認為是入侵者所擄掠的人數。^④ 按照前一種觀點，“土方侵我田十人”表達的意思同於“土方十人侵我田”，“我田”可以看作定中結構，一起用作“侵”的賓語。“侵我田”不是雙賓語句。按照後一種觀點，除像鄭文理解的那樣外，卜辭還可以標點為“土方侵我田、十人”，“我田”和“十人”是並列成分共同作“侵”的賓語。因為卜辭中沒有見到“侵”後直接跟人作賓語的用例，所以能否這樣理解還未知。即便可以，“侵我田、十人”依然不能看作雙賓語句。正因為“人”不一定能作“侵”的賓語，所以兩說之中我們更傾向於前者，除非像鄭文那樣在“十人”前補出一個謂語動詞來。

“土方侵我田十人”結構上可以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比照。與《左傳》所載同事的《韓非子·十過篇》曰：“（秦穆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楊伯峻認為《十過篇》所言或過夸。^⑤ 不管過夸與否，《左傳》所載“三千人”是指秦伯之人應無疑問。《左傳》在“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後又有“實紀綱之僕”一語。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卜辭中的“十人”，還是《左傳》中的“三千人”，後置的原

① “自豕”另見於《合集》22312“侑兄己自豕”。

②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71頁。

③ “搶”字可能是鄭繼娥據文義補出。

④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6—342頁。

⑤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415頁。

因應該與要突出強調多少人有關。

此外，能否把“我”理解為間接賓語，把“田”或“田十人”理解為直接賓語呢？要是可以的話，則“侵我西鄙田”（《合集》6057 正）也可以看成雙賓語句。不過，對比“土方征于我東鄙”（《合集》6057 正），可以看出“我”是不宜看成間接賓語的。原因有二：一、“征”不能引導雙賓語句；二、“V + 于 + 間接賓語 + 直接賓語”的雙賓語句在卜辭中我們還沒有見到過，後世也很罕見。

第十一則：卜辭中的“馬”很少用為祭牲

有卜辭曰：“己丑卜：𠄎 禦馬妣己。”（《合集》22211）

卜辭中常見的“馬”有三類：一、“多馬”、“馬亞”、“族馬”、“馬小臣”之稱，多見於戰爭或田獵卜辭，“馬”應為職官名；二、“馬方”，有馬方來征或征伐馬方的記錄，“馬”是殷商王朝的敵對方國；三、“取馬”、“來馬”和“以馬”等語，^①是指牲畜“馬”。“禦馬妣己”之“馬”指馬方的可能性很小，卜辭中直呼職官而為其禦除災疾的例子也不多見，所以應該是指牲畜之“馬”。

馬可以用於征伐或田獵等許多場合，因此殷人對馬特別重視，尤其是對白馬。^②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與“牛”、“羊”等物牲相比較而言，“馬”很少有作祭牲的用例。^③相反，卻有不少為馬的災禍、死亡等事件占卜的例子，上舉裘文有詳細論述，可以參看。更為重要的是，《合集》30297“王馬尋駟，其禦于父甲亞”恰好是一條為馬的災疾而向神靈舉行禦祭之例。所以“禦馬妣己”中的“馬”用作原因賓語，張玉金把本辭解釋為“為‘馬’的事而向妣己舉行禦祭”，^④可從。

“殷人尚白”（《禮記·檀弓上》），正如學者所說卜辭中也有殷人重視白

① 參看《類纂》第 624—628 頁。

② 裘錫圭：《從殷墟甲骨卜辭看殷人對白馬的重視》，原載《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第 232—235 頁。

③ 對比同版“二牛示壬”、“示壬二牛”語，《合集》19813 正“延 𠄎 馬大丁”中的“馬”有可能用為祭牲（陳劍在審閱本書初稿時指出“此乃薦俘馬以祭祀，仍可看出普通之祭祀一般不以馬為犧牲，似可補充點明”。劉風華提示筆者說用俘馬來祭祀還見於《屯南》1078 等版）。

④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 年，第 6—7 頁。

馬的記錄。對其他各色的馬，殷人又是什麼態度呢？至少一般不用於祭祀。^①不過，《花東》239有“弔勿新黑馬。/惠招呼勿馬”之辭，其中的“勿”讀“刎”，這裏的“馬”卻很像用於祭祀。我們認為把“刎”視為動詞是可信的，但是“刎馬”並不一定用於祭祀。花東卜辭中就有為馬禦除疾患的卜辭，如《花東》29、289。^②

第十二則：花東“在引自𠬞”解

(1) 戊卜：咎妣庚。在引，自𠬞。/戊卜：咎妣庚。在引，自𠬞。

(《花東》53)

學者一般都把辭例中的“在引”與“自𠬞”連讀並讀入命辭，其實這種讀法有問題。花東卜辭中就有“在引，來獸自𠬞”、“在引，來自𠬞”和“在引，來自獸”（《花東》480、491）。在這些結構中，“在某”都是表占卜地點的附記前辭，而“來獸自某”和“來自某”都是表占卜時間的附記前辭。把“在引，自𠬞”和這些結構比較，很容易發現，“自𠬞”也應該是表時間的附記前辭，只不過它與“來獸自某”和“來自某”比較起來，更加省略而已。

第十三則：“求矢束”解

(1) 辛酉卜，亘貞：呼求矢束。/貞：勿求矢束。

(《合集》4787^③[典賓])

卜辭中有“束尹”之稱（《類纂》第997頁），本辭之“束”或是“束尹”省稱。“求矢束”是呼令某人向“束尹”求矢。“束尹”或說可能是“束人”之首領，^④或說為掌矢之官稱。^⑤文獻中有“銳司徒”（《左傳·成公二年》），銳是古代矛類兵器，因此楊伯峻認為或是主管此種兵器之官。^⑥卜辭中另有“子束亡疾”（《合

① 《類纂》第627頁从馬从牢之字，學者多以為用於祭祀。非是。

② 亦可參看本書第十章“甲骨文賓語研究中的焦點問題”的相關部分。

③ 屈萬里已將該版與《甲編》4.0.0169綴合。

④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年。

⑤ 《綜覽》第3919條引丁驥說。

⑥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96頁。

集》13726),用作人名;有“去束”,^①用爲地名。“求矢束”之“束”也或與這類有關。^②無論哪種解釋,“求矢束”均爲雙賓語句無疑。

第十四則:“卯胙二于祖丁”解

(1) 丁丑:歲祖乙黑牝一,卯胙二于祖丁。

(《花東》49)

“卯胙二于祖丁”貞問是否要用對剖“胙”的方式對祖丁進行祭祀。“胙”字,時兵認爲是“囟”的異體,花東卜辭中作“人的腦殼”講。^③時說可從。今補充兩點:一是從讀音上看,“胙”字从肉、司聲,而“司”與“囟”上古音同屬心紐,韻部一在之部一在真部,之、真是可以相通的,^④故而“胙”可讀“囟”。“囟”或可作“胙”,見於《集韻·至韻》。^⑤二是從辭例上看,“卯”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牛、羊等物牲,也可以是人性,但還沒有出現所“卯”之物是“牲肉”的例子。^⑥從“胙”字可以受數詞修飾這點來看,把它解爲“人的腦殼”也勝於解作一種“牲肉”。

第十五則:“女禦𩚑/勿女禦[𩚑]”有二解

(1) 貞:女禦𩚑。/勿女禦[𩚑]。

(《合集》17386[典賓])

“女”字,《摹釋》中徑書作“女”,而《合釋》中則讀爲“毋”。讀爲“毋”,可能性不大,我們沒有見到過兩個否定詞連用的例子。

卜辭中有“齒禦歸”(《花東》132)、“肩禦𩚑”(《花東》319)、“𩚑目禦”(《花東》214)等語,其中的“歸”和“𩚑”都是染疾者,所患疾病爲齒疾、肩疾和目疾。把“女禦𩚑”和這些辭例作比較,“女”或指染疾者,這樣句子是原因賓語

① 參看《類纂》第997頁。

② 卜辭“惠束令眾多子族”(《合集》14921)中的“束”同“求矢束”中的“束”一樣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③ 時兵:《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字考釋三則》,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

④ 關於之、真兩部相通之證,可參看陳斯鵬:《論周原甲骨和楚系簡帛中的“囟”與“思”——兼論卜辭命辭的性質》,載《文史》2006年第1輯。

⑤ 參看《故訓匯纂》(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97頁“囟”字條。

⑥ 參看《類纂》第1335—1339頁“卯”字條。

前置；^①但“女”或可以讀爲“母”視爲神名，這樣句子就是神名賓語前置。

第十六則：黃類卜辭“其＋姓名＋正”結構與含義解

黃類卜辭中，有些辭例作“其＋姓名＋正”式。如（釋文句讀暫從學界一般觀點）：

（1）乙丑卜，貞：王其又升于文武帝_𠄎，其以羌，其五人正，王受有祐。
（《合集》35356）

（2）乙卯：其黃牛正，王受有祐。
（《合集》36350）

（3）其五_𠄎，又（有）正，王受有祐。
（《合集》36351）

（4）其二十人正，王受有祐。
（《合集》36354）

例（3）中的“又正”一般單獨讀，標點無誤。對比例（3），例（1）、（2）、（4）中的“正”字也應該單獨讀爲一分句。“其＋姓名”是一個簡略句，省略了祭祀動詞。這樣的例子，卜辭中多見，尤其是學者所稱的黃類禘祭卜辭中較爲多見。門藝對此有很好的分析，^②這裏不再舉證。

這些“正”字何解？或以爲是祭名，非是。^③ 劉釗、季旭昇和張玉金等均討論過卜雨辭中的“正”字，認爲應訓爲“適當”、“適時”。^④ 其說可從。上舉黃類卜辭中的“正”也是這種用法。如例（2）“其黃牛，正，王受有祐”意思是說，如果用黃牛來祭祀，是否合適，王是否會受到福祐。

黃類卜辭中含有“正”的辭例還有一些：

（1）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升于武乙_𠄎正，王受有祐。

（《合集》36123）

① 確切地說，像“女禦_𠄎”之類的屬於原因賓語的一部分前置，因爲“_𠄎”還留在了“禦”後。

② 門藝：《殷墟黃組甲骨刻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96—108頁。

③ 卜辭中確實有極個別“正”字可以用作祭名，如“正祖乙”（《合集》14315正）。“侑于祖乙宰，正”（《合集》900正）、“侑于妣甲一牛，正”等辭中的“正”均不應解爲祭牲動詞。

④ 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載《殷都學刊》2001年第4期；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兼〈詩·雨無正〉篇題新證》，載《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年，第71—78頁；季旭昇：《〈雨無正〉解題》，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3期；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釋》，載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2) 其牢又一牛。/其牢又一牛。/惠甲又(有)正。(《合集》37160)

這些辭例中的“正”或“又(有)正”也均應單獨讀為一分句。“惠甲,有正”是貞問祭祀日期的,辭意是如果選定在甲日,是否合適。

第十七則:“惠丁史戠”解——附說所謂“方”字

(1) 乙未,子卜貞:惠丁史戠。

(《合集》21586 + 《乙編》5235^①[子組])

命辭部分“惠丁史戠”究竟是什麼含義,主要有三種觀點:或認為“丁”為武丁,“丁史(事)”即“王事”,“惠丁事戠(待)”指等待執行王交辦的事情;^②或把“丁”解為丁日,“史”讀為“使”,本辭貞問是要於丁日派人去還是要再等一下;^③也有學者認為所謂的“丁”應該是“方”,他是子組卜辭中地位很高的一位人物,“史”讀為“使”,“戠”是人名,與花東卜辭中的“子戠”為同一個人。^④看來,學界對“丁”、“史”和“戠”的理解都有分歧。

先看“戠”字。因為沒有卜同事的卜辭能夠直接證明本辭中的“戠”是指人名且與花東卜辭中的“子戠”為同一個人,所以我們贊成“戠”讀為“待”的觀點。

再看“史”字。本版另有“乙未,子卜,貞:史(使)人唯若”辭,也是乙未日由子占卜。我們認為“惠丁史戠”中的“史”用法應與此相同,用作動詞“使”,派遣義。

最後來看“惠丁使,待”中的“丁”。“丁”前有“惠”字,這說明“使”和“待”這種動作行為的發出者應該就是子組卜辭的主人“子”本人,而不會是另外

① 蔡哲茂:《殷墟文字丙編新綴第四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71.html>),2007年7月27日。

② 黃天樹:《重論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原載《甲骨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2005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66—81頁;陳劍:《釋“由”》,《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③ 魏慈德:《殷墟 YH 一二七坑甲骨卜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第102頁。

④ 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第127頁。

一個人“方”。這種情況下的“丁”有兩種理解：第一，“丁”爲時稱，卜辭貞問（子）要在丁日派人去，還是再等一下；第二，“丁”爲人稱，指時王武丁，本辭貞問（子）要派人到武丁那裏，還是再等一下。筆者沒有對卜辭的兩種“丁”寫法做過專門研究，但是據上引黃天樹、常耀華的研究，本辭中的“丁”寫作正方形，似爲人名。不過，我們卻傾向於第一種解釋。

“惠丁使，待”是貞問（子）要否要於丁日派人，還是再等一下。所以我們傾向於上述魏慈德的看法。

第十八則：“𠄎”、“改”字用法說略

卜辭中的“𠄎”、“改”字衆說紛紜。舊說當中，多以為前者應該讀爲祭祀的“祀”字，而後者是“改”字。^① 張政烺觀察獨到，他根據馬王堆帛書認爲卜辭中的“𠄎已”同於帛書中的“毋已”，意謂“無休止地”，“𠄎改”疑即“𠄎已”之演變，都是不停、不變的意思，大約是同一個詞，並認爲“改”就是今天通行的“改”字。^② 新說當中，以李學勤和裘錫圭的觀點最有影響。李氏利用郭店簡和侯馬盟書等材料，得出“𠄎”即“已”，“𠄎改”即“𠄎改”，“改”从“已”得聲的結論。^③ 裘氏則主張“𠄎已”、“𠄎改”類中的“已”與“改”是一個意義比較虛的詞。^④

我們試着在諸家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卜辭進行疏通。請看下述諸例：

（1）癸卯卜，狄貞：其祝。/癸卯卜，狄貞：𠄎已祝。/甲子卜，狄貞：王異其田，亡災。/甲子卜，狄貞：王勿已田。 （《合集》30757[何二]）

（2）其戠日。/𠄎已戠日。 （《合集》38115[黃類]）

① 參看《甲詁》第0580、1846、1859條，《綜覽》第0014條、0581條。

② 張政烺：《殷契“畀田”解》，原載《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後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587—595頁。

③ 李學勤：《釋“改”》，原載《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臺灣南天書局，2002年，後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20頁。張政烺、李學勤均讀爲“改”，這點從語音方面來說沒有問題。鄭張尚芳在參加筆者論文答辯時指出，“已”和“改”二字上古音相近。

④ 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裏的“式”字》，原載《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1983年，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22—140頁。

(3) 弼已祝。/祝一牛。 (《合集》30758[無名])

(4) 乙巳卜：丁各，子稱。用。/乙巳卜：丁[各]，子弼已稱。不用。

(《花東》34)

(5) 己巳卜：子陞燕。用。庚。/弼已陞燕。/辛未卜：陞燕。不用。/弼已陞燕。用。 (《花東》391)

上述辭例中，大多都是“其+動詞”結構與“弼已+動詞”結構形成正反對貞。“弼已”，也有少數作“勿已”，如例(1)最後一辭；^①亦偶見“其”字省略的情況，如例(3)。如果我們承認這些是正反對貞句，則把“已”讀為“改”就講不通了。上舉張政烺文似乎就不把它們當作正反對貞，他認為：“‘其’是該，表示一種試問的語氣，和其簡單地相對的是‘弼’，是否定的語氣。‘弼已’和‘弼’不同，它處於另一個極端，是全面肯定的語氣。”李學勤也不把它們當作正反對貞，他在解釋例(1)中的前兩辭時說：“先卜祝，繼卜不要更改，仍然行祝。”

花東材料公佈前，此類卜辭後面沒有發現跟有用辭的例子，所以判定這些句子是否為對貞句的確有些困難。隨着花東材料的公佈，可以發現這類句子就應該是正反對貞句。以上舉例(4)略加說明。“……子稱。用。/……子弼已稱。不用”中的“已”如果讀為“改”，訓為變更、更改，則用辭部分就不會一個使用“用”而另一個使用“不用”。^②既然用辭正好相反，這時最好把前文解為正反對貞。而如果這些句子確為正反對貞，則我們可以認為“子弼已稱”中的“已”字不改變該句否定的屬性，這時的“已”字正如裘錫圭所說，應該就是一個含義較虛的詞。

(6) 弼改其唯小臣監令，王弗悔。 (《合集》36418[黃類])

該辭“弼改”位於“其唯”前面，與“弼已惠左壅”(《合集》30757)辭相類。^③

① “勿已”主要見於賓組與何組。《合集》26815(賓出)有殘辭，其上“不已”不知是否可以連讀。

② “子稱”中也沒有出現“其”字，因此張政烺從語氣方面做出的推測也是有問題的。另，《花東》13有“弼已祝，惠之用于祖乙。用/惠子祝，歲祖乙豷。用。一二(?)”辭，該辭用辭一樣，不知道這種句子是否屬於正反對貞，有待今後做進一步研究。

③ 周原甲骨文中“已唯”(H31: 1)與這裏的“已惠”亦相類。另周原甲骨文中還有幾處“弼已”，見 H11: 134、H11: 141。

而上文例(1)—(5)中的“已”字用爲虛詞，這裏用法應該相同。

這種用法的“已”或“改”字見於花東、歷類、歷無、無名、何組和黃類，尤其是後三類，也見於極個別賓出卜辭。如：

(7) 貞：勿已目阜。 (《合集》4091)

如大多數學者指出的那樣，也有少數“已”可以讀爲祭祀的“祀”字，^①見於自肥、自歷、賓組與何組。如：

(8) 𠄎𠄎已𠄎。 (《合集》21191[自肥])

(9) 𠄎丙燎已𠄎豕。/已燎。 (《合集》21110[自歷])

(10) 已𠄎。 (《合集》14689[典賓])

(11) 𠄎呼𠄎[品]已𠄎于𠄎。^② (《合集》19692[典賓])

(12) 𠄎酒已卒亡害。 (《合集》15694[賓出])

(13) 甲午卜，彭貞：酒已自𠄎至于毓。 (《合集》30810^③[何一])

下舉賓一卜辭中出現的“已”也都應讀爲“祀”：

(14) 辛卯卜，殼貞：已𠄎，若。 (《合集》15192^④)

(15) 王勿已。 (《合集》15495)

(16) 癸未卜，殼貞：王爲已，若。 (《合集》15189)^⑤

例(16)原拓“已”字部位不太清楚，《合釋》、《摹釋》釋文均作此。如果該釋文無誤，這裏想附帶討論一下例(14)中的“𠄎”字。

“𠄎”字，張玉金認爲該字可表神靈的居所，與常用爲祭名的“賓”字有別。^⑥但他同時也指出該字用爲動詞時，可以假爲“賓”，訓爲“迎導”，指迎接

① 《合集》20810(自小)有“𠄎”，不知道是否爲“十已”？《甲編》考釋中以爲“已”用爲年祀之“祀”。

② “品已”一語，又作“品祀”(《英藏》1923 = 《合集》41027, 黃類)。

③ 齊航福已將該版與《補編》10212 綴合，參看《拼合》第 193 則。

④ 《合集》15193 + 《補編》714(李愛輝綴合，參看《拼合》第 282 則)、《合集》15194—15196 同文。

⑤ 上述例(13)同版有“之我已”、“不止我已”語，《合集》15496 有“余勿已我報”，《合集》15498 (=《乙編》4185 清晰)有“王勿已朕報”。這些辭例中的“已”都應讀爲“祀”。

⑥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𠄎”》，載《古漢語研究》1996 年第 4 期。

神靈的一種行爲。撇開“𠄎”本義是否指居所，但就它可以假爲“賓”這一用法來說，上舉例(14)中的“𠄎”也應讀爲“賓”，指祭祀時迎接神靈的行爲。如果把例(16)“王爲已”與“惠𠄎爲/勿爲𠄎”(《合集》15186)辭作對比，就更容易看清，“已”、“𠄎”用法相同。

(17) □□卜，殼貞：我其已𠄎作，帝降若。/□□[卜]，殼貞：我勿已𠄎作，帝降不若。 (《合集》6498^①)

本辭標點分歧很大。唐鈺明文^②和前引張玉金文均作上述標點法，似可從。但兩位對卜辭有不同的理解，唐氏認爲“已賓作”是三個祭祀動詞連用，張氏把“已𠄎作”解作“爲建造居所而舉行祭祀”。對比例(14)，我們則傾向於“已𠄎”爲祭祀動詞，“作”和“爲”相類，雖爲動詞，卻不應是祭祀動詞。

(18) 丁卜：施二牛禦伐，作𠄎妣庚。 (《花東》236)

時兵從姚萱等學者的觀點，把花東卜辭中的“作𠄎妣庚”解釋爲“爲妣庚建造一所迎接她聖靈降臨的聖殿”。^③此可備一說。對比例(17)，“𠄎”很可能也應讀爲“賓”，指祭祀時迎接神靈的行爲。

第十九則：“新宗”訓釋

殷墟卜辭中有“新宗”一語，如下述兩例：

(1) 其舌小乙新宗。 (《屯南》287)

(2) 王其侑妣庚新宗，王[受]祐。 (《合集》30324)

兩辭之“新宗”，學界或認爲即“新宗”，新的宗室之意。此說非是。陳夢家很早就曾說過“新舊宗的新舊都是形容詞，與‘新宗’、‘斂宗’之作動詞者不同”。^④

① 《合集》6497 同文。

② 唐鈺明：《卜辭“我其已賓乍帝降若”解》，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86 年第 1 期，後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77—81 頁。

③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97 頁。

④ 《綜述》第 474 頁。

李立新認為卜辭中的“𡩺”全為祭名，並無例外。^① 他們的看法是可信的。

通過《類纂》，我們找到了下述相關辭例：

(3) 𡩺大乙舌。 (《合集》27110)

(4) 𡩺于宗。 (《合集》30337)

(5) 辛酉卜：其舌𡩺且乙，王受祐。 / 弜𡩺，王受祐。
(《合集》27217)

(6) 其舌𡩺小乙，王受祐。 (《屯南》822)

(7) 辛酉卜：其舌𡩺祖乙，王受祐。 (《合集》27217)

可以看出，卜辭中的“𡩺”可以位於神名前，也可以位於神名後。當位於神名後時，其後都有“宗”字，如上述例(1)、(2)；當位於神名前時，其後卻都沒有“宗”字，如上述例(3)、(5)——(7)。如果我們把例(3)、(6)辭與例(1)辭，例(4)辭與例(1)、(2)辭作比較，可以發現這些辭例中的“𡩺”其實都應該視作祭祀動詞。例(3)中的“𡩺大乙舌”與例(6)中的“舌𡩺小乙”以及例(1)中的“舌小乙𡩺”只是祭祀動詞與神名位置順序的不同。例(1)、(2)在辭末加“宗”字，是表示祭祀的場所。

卜辭中有“勿于新宗酒”(《合集》13547)、“于新室奏”(《合集》31022)之類的辭例，這恰好可以說明“新”字確實是用作定語修飾“宗”的。相反，我們在“𡩺宗”一語前卻並沒有發現有“于”字的用例。

下述一組辭例更能證明“𡩺”字為祭祀動詞。

(8) 其禱年于河，𡩺，受年。 (《合集》28161)

(9) 丁未卜：其禱年于河，惠辛亥酒。 (《合集》28262)

(10) 其禱年于河，惠今辛亥酒，受年。 (《合集》30688)

例(8)除上述標點外，還有兩種標點方式：“𡩺”字前讀，作“其禱年于河𡩺，受年”。如上文所述，當“𡩺”位於神名後時，一般都作“𡩺宗”字。把“宗”字解為漏刻也不妥，因為還沒有發現確鑿無疑的“𡩺宗”前帶有介詞“于”的用例。

① 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見祭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𩇑”字後讀，作“其禱年于河，𩇑受年”，理解為向河神祈禱年成，“𩇑”地是否受年，也比較勉強。對比例(9)、(10)兩辭，我們認為“𩇑”字最好單獨讀開。殷人向河神祈禱好年成，例(8)辭貞問，舉行焚柴之祭，是否會收穫好年成；例(9)、(10)兩辭貞問，在這一旬的辛亥日舉行酒祭，是否會收穫好年成。

第二十則：“𩇑婦好六𩇑”釋義

(1) 乙酉卜：𩇑婦好六𩇑，若，侃。用。 (《花東》288)

“六”後一字，《花東》原釋文釋作“人”。陳佩君指出，所謂的“人”為“𩇑”之誤識。^① 查看拓片與照片，知陳說可從。姚萱曾從《花東》原釋文之說，把該字釋作“人”。但是，她卻正確指出了所謂的“𩇑婦好六人”是雙賓語句。至於“𩇑婦好六𩇑”是什麼意思，迄今還沒有學者討論過。我們試作探討。

先看“𩇑”字。花東卜辭中“𩇑”字詞性有二。^② 用為名詞，舉例如下：

(2) 丁巳卜：子益𩇑，若，侃。用。 / 庚申卜：子益商，日不雨。孚。
(《花東》87)

(3) 惠𩇑奏，有大雨。 / 惠商奏，有正，有大雨。 (《合集》30032)

兩例均為選貞，“𩇑”、“商”位置相當，兩字用法也應該相當。姚萱認為“商”當為某種樂舞的名稱。如果這樣，這裏的“𩇑”也是用作名詞應無異議，只是其具體含義還不得而知。

用為動詞，舉例如下：

(4) 乙酉卜：[𩇑]婦好[𩇑]。 (《花東》288)

(5) 甲戌卜：子呼𩇑婦好。用。在𩇑。 (《花東》480)

“呼”後一字，花東卜辭中可以用作人名，例見《花東》174、226等。例(5)辭中該字位於動詞“呼”的後面，也是用作人名。因此，“子呼𩇑婦好”就是一個

①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校釋》，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研究室，2006年。

② 卜辭中的“𩇑”，張世超有新說，參看張世超：《釋“𩇑”》，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

兼語式結構。“𠂔”既作動詞“呼”的受事，又作動詞“𠂔”的施事。例(4)辭殘缺雖多，但其中“𠂔”用法應與例(5)辭中的一樣。

“𠂔”既然用爲動詞，具體什麼含義？考慮到花東卜辭中多見貢納之類的占卜，而且有不少是“子”向婦好進獻的用例，^①我們認爲上舉例(1)、(4)、(5)中的“𠂔”字有“進獻”、“貢納”之類的意思。^②

再看“𠂔”字。我們認爲，該字从人从少，可以隸釋作“𠂔”。裘錫圭曾指出“𠂔”字古音與“彤沙”之“沙”相近。^③沙，是古代繫在兵戈上的紅色纓子，在銅器銘文中常常作爲賞賜物出現。在花東卜辭中，該字應該也可以讀爲“沙”。與銅器銘文中不同的是，這裏是作爲貢納物出現的。

“𠂔婦好六𠂔(沙)”是指獻給婦好六束彤沙之意。上舉例(1)辭貞問，要是獻給婦好六束彤沙，是否順利，她是否會喜樂。

第二十一則：“上甲”與“田”辨析一例

在殷墟卜辭中，殷人先公名“上甲”有一類寫法作“田”，如果僅憑字形，很容易與“田獵”、“農田”之“田”相混淆。花東卜辭中有下述兩辭(依原釋文)：

(1) 己巳卜：子燕田又。用。 (《花東》23)

(2) 甲辰卜：子往宜上甲，又用𠂔。 (《花東》338)

例(1)辭“又”前一字，《花東》原釋文釋作“田”，所以也就把這裏的“又”字視爲地名。例(2)辭“又”前一字，《花東》原釋文釋爲“上甲”，但是這裏的“又”作何講，原釋文中卻並沒有給出。對比兩辭後，我們認爲這兩辭當改讀爲：(1) 己巳卜：子燕(?)上甲，又用。(2) 甲辰卜：子往宜上甲，又用。𠂔。也就是說例

① 章秀霞：《殷商後期的貢納、徵求與賞賜——以花東卜辭爲例》，載《中州學刊》2008年第5期。

② 承沈培提示，卜辭中的“𠂔”一般讀爲“嘉”。據張光裕《新見召鼎銘文對金文研究的意義》(載《文物》2000年第6期)文，金文中的“蔑某歷”可以說成“加某歷”。可見，“加”有用爲“加勉”、“賜贈”之義者。“嘉”又可與“加”通。所以上文所引例(1)、(4)、(5)中的“𠂔”有可能就是用爲“賜贈”義的“加”。

③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原載《農史研究》1989年第8集，後收入《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54—189頁。

(1)辭所謂的“田”當爲“上甲”之誤。“用”應該讀入命辭，並與“又”連讀。例(2)辭之“𩇑”當讀爲用辭(或驗辭)。“子燕上甲”結構上同於“子往宜上甲”，“燕”與“往宜”均祭名。“又”與“𩇑”似均爲用牲法。例(2)辭大意是，子往宜祭上甲，是否要用“又”這種祭法。從用辭(或驗辭)來看，是使用了“𩇑”這種祭法。

此外，《合集》19962、22091、30997 命辭部分有“鼎用”一語，用法或與花東卜辭中的上述例子一致。舊有卜辭中另一些“鼎”字，其用法亦與花東一致，如《合集》1826“曰勿卯鼎”、《合集》3171 正甲“呼子宁裸于土妣，鼎，土嬴”等。

第二十二則：“壬父乙婦好生保”解

(1) 己卯卜，殼貞：壬父乙婦好生保。 (《合集》2646)

對於該辭的含義以及標點，目前學界分歧較大。“壬”，原篆从人从土，象一人挺立於土堆之上，表有所企求、希企之意。整條卜辭的含義，有不少學者認爲與企求父乙祐護婦好生育有關。^①但也有學者指出，卜辭中影響生育的都是女性祖先神，父乙作爲一名男性祖先神，沒有保佑生育的權能，因此《合集》2646 當是求保子孫的記載。^②結合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男女同體玉人來看，^③我們贊成前一說法，即也有少數男性祖先神具有保佑生育的權能。

“壬父乙婦好生保”有四種標點方式：

1. 讀爲“壬父乙婦好生，保”

“保”前可以視作“V_甲+O_神+O_因”式的雙賓語句。

2. 讀爲“壬父乙婦好，生保”

“壬父乙婦好”是“V_甲+O_神+O_因”式的雙賓語句，而“生保”則是受事主語句。

① 高嶋謙一：《甲骨文中的並聯名詞動詞》，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1989年；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版，2005年增訂本，第258—259頁；《甲詁》第0004條姚孝遂按語；黃天樹：《〈說文解字〉部首與甲骨文（續一）》，原載《語言》第4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41—352頁。

② 徐義華：《甲骨刻辭諸婦考》，載宋鎮豪、肖先進主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3—154頁。

3. 讀爲“王父乙婦好生保”

整個句子爲一個複雜的兼語句，即本來句序應爲“王父乙保婦好生”，兼語句中作動詞“保”賓語的“婦好生”前置。

4. 讀爲“王父乙，婦好生保”

“婦好生保”爲受事主語結構。卜辭意謂祈求父乙，婦好生育這件事是否會受到祐護。

四種標點方式中，第2種表祭祀原因的“婦好”與“生”分置於兩邊，第3種句子結構太過複雜，因此這兩種可信性相對都較小。

據我們掌握的材料，在殷商甲骨文中，凡神名賓語和原因賓語共見時，幾乎都是原因賓語在前，神名賓語在後。因此，如果第1種標點方式無誤的話，則是我們發現的唯一一例原因賓語在後的例子。

本書較傾向於第4種標點方式。上舉宋鎮豪文曾舉出《合集》13925 正反這一例，其上有“婦好有受生”語。“受生”與“保生”所表達的意思一致。

第二十三則：卜辭“帝風”、“帝雲”解

(1) 帝風九豕(?)。 (《合集》21080)

(2) 辛未卜：帝風不用，雨。 (《合集》34150^①)

“帝風”一語，學者多讀爲“禘風”，視爲動賓結構，用表禘祭風神義。但是，它也很有可能是“帝使風”之省略形式，是個偏正結構，用表上帝的使者風神。

(3) 𠄎于帝使風二犬。 (《合集》14225)

(4) 燎帝使風一牛。 (《合集》14226)

郭沫若曾解釋過“帝使鳳”，大意是說，卜辭中以鳳爲風，鳳是神鳥，乃天帝之使者。^② 例(4)貞問是否用燎一牛的方式來祭祀上帝之使者風神。

(5) 貞：燎于帝雲。 (《合集》14227)

卜辭中“雲”用爲神名不鮮見，如“雲”(《屯南》770)、“三雲”(《合集》13401)、

① 《屯南》2161 同文。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679—680頁。

“四雲”(《補編》13267^①)、“五雲”(《屯南》651)、“六雲”(《屯南》1062)等語,均可作神名。儘管卜辭中沒有見到過“帝使雲”,但本辭“帝雲”似只能理解為上帝的使者雲神。“帝風”結構同於“帝雲”,因此把它視作上帝的使者風神也是比較合適的。

第二十四則:“自今旬雨”含義解

典賓卜辭中有卜雨之辭作:

(1) 己酉卜,貞:自今旬雨。 (《補編》3754)

常玉芝認為,“旬”是“十日”的代稱,由於該辭不是於甲日卜問,所以“今旬”不是指甲日至癸日的一句。^② 這種解釋是可信的。“自今旬雨”有三種可能的理解:一、指自今天(己酉日)起的十天內都有雨;二、指自今天(己酉日)起的第十天有雨;三、指自今天(己酉日)起的十天內總會有一天有雨,也包括第十天才有雨,但應該不是指十天內一直都有雨。上舉常文取第二種解釋,我們則較傾向於第三種解釋。^③ 請看下例:

(2) 己酉:自今旬雨。三月,辛亥雨。 (《合集》12536)

命辭部分同樣是“自今旬雨”,而驗辭部分說“辛亥雨”。自“己酉”日算起,“辛亥”是第三天,所以“自今旬雨”不應是指自今天(己酉日)起的第十天(戊午日)有雨,而應是指自今天(己酉日)起的十天內總會有一天有雨。

(3) 辛亥卜,自今旬 $\square$ 壬子雨。七[日]丁巳允[雨]。

(《合集》12482)

例(3)稍殘,若釋文可信,則“辛亥”的第二天“壬子”雨以及第七天“丁巳”雨均在“旬雨”的範疇之內。

① 即《合集》40866 + 《庫》976。

② 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28—229頁。

③ 表達第一種意思時,大多使用“自……至(于)……”式,如“自今五日至于丙午[雨]”(《合集》12316,賓一),偶爾也會使用“自……,至于……”式,如“自今日辛雨,至于乙雨”(《屯南》2532,無名)。

(4) 癸巳卜，王：旬。四日丙申昃雨自東，小采既，丁酉少，至東雨。
允。二月。 (《合集》20966)

(5) 癸未卜，爭貞：旬亡憂。三日乙酉夕，月有食，聞。八月。
(《合集》11485)

這兩例爲卜旬辭。甲骨文中有不少卜旬辭中都出現有驗辭，驗辭部分又多見“幾日干支”語。這裏的“幾日干支”是在命辭部分所說的“旬”內，學者較爲熟知，不再詳述。

與“自今旬雨”相似的，卜辭中還有“自今幾日雨”：

(6) 辛亥卜，自：自今五日雨。 (《合集》20920 下^①)

(7) 辛酉卜，貞：自今五日雨。四日甲子允雨。
(《合集》1086 正反[典賓])

從例(7)可以很明顯看出，“自今五日雨”是指自今天(辛酉)起的五天內會有一天下雨。驗辭部分說第四天甲子日果真有雨，正表明“第四日”甲子日在五日之前。

“自今幾日雨”中的“自”字還可以省略。如：

(8) 丁酉卜：今二日雨。余曰：戊雨。昃允雨自西。
(《合集》20965)

命辭部分說自今日(丁酉)起的兩天內有雨。占辭部分說“戊雨”，也就是第二日的戊戌這天有雨。

① 學者們已經將該版與多版相綴，參看蔣玉斌：《〈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六十八—七十三組)》，<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72.html>，2010年9月17日。

結 語

在殷墟甲骨文中，語序是表達句法關係最重要的手段。因此，甲骨文語序研究一直都受到了學者的關注。^① 沈培在《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一書中，首次全面地論述了甲骨文中的語序問題，尤其著力於其中“特殊語序”部分。由於漢語語法的穩定性，古今語序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本書對殷墟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的整理與研究，也把重點放在了這些“特殊語序”上，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賓語前置句”、“兼語句”、“雙賓語句”和“介賓結構”四個方面。

隨着甲骨文分類與斷代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不同組類的卜辭可能在文例、字體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而這些差異既有可能是時代因素所決定的，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們屬於不同的占卜機關所導致的。因此，我們在從事殷墟甲骨文賓語相關問題研究時，進行了分組類與系別的整理。經過全面的整理，可以發現無論是從組類還是系別的角度來看，有些方面的差異還相當大，如：

在三種常見的賓語前置句中，“唯字賓語前置句”和“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句”都是以王卜辭村北系列中最為集中，村中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均極為少見或不見；“惠字賓語前置句”卻是以村中南系列中最多，其數量上遠超過在村北系列和非王卜辭中的數量總和。

另外，無論是甲類祭祀動詞還是乙類祭祀動詞，若動詞後出現多個對象語，在是否使用介詞“于”這一點上相當一致。其組類特徵也十分明顯。在非王卜辭中，神名前大多不使用介詞“于”。在王卜辭村北系列和村中南系

^① 這方面的研究概況，可以參看張玉金：《20世紀甲骨語言學》，學林出版社，2003年，第228—239頁。

列中，神名前總的來看大多使用介詞“于”，但時代靠前的自組、自賓、自歷等卜辭中與非王卜辭一樣，也很少使用介詞“于”。儘管從整個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介詞“于”的使用的確較為隨意，但甲骨文中卻顯示出時代越是靠後在這些結構中就越多使用介詞“于”的特點。

研究賓語語序，要多關注語序的變化。沈培曾指出：

無論是歷時的語序變化，還是共時的語序變化，其變化都是有其原因的，探討這種原因對語言的研究意義重大。^①

本書對於語序變化的原因也嘗試做了一些工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們所揭示的語序組類特點中，有些是由卜辭自身的內容所決定的，譬如出組與黃類中“卜王”卜辭、“卜旬”卜辭、周祭卜辭等佔有很大比例，所以其句式就相對單一，四類涉賓結構自然也不多見；無名卜辭中有關田獵的內容很多，故而“惠＋地名賓語＋V”式的賓語前置句常見也不奇怪。

我們關注的是，不同組類的卜辭在占卜同一類內容，使用同樣（或相似）的詞語時，語序究竟會有什么樣的變化。比如，花東卜辭中有大量的“歲”字雙賓語句以及相關句式，而我們在整理其他組類尤其是王卜辭中的雙賓語句時，卻罕見“歲”字句，疑惑就自然而生，如果要表達類似的意思，它們又會使用什麼句式？深入整理後才發現，王卜辭中大量使用的是“神名＋歲＋牲名”、“神名＋歲＋其＋牲名”、“神名＋歲＋惠＋牲名”三類受事主語結構，這與非王卜辭中的差別比較顯著。^②

作為古文字研究者，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語序規律的總結、語序變化的原因等方面所做工作還很不夠。即使在辭例的搜集、釋文的引用、辭意的理解、組類的判斷等方面，雖然我們用力較多，但限於學力，問題一定也有不少。這些都是以後需要不斷改進或修正的地方。

①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2頁。

② 參看本書第八章《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考察》第一節。

參考文獻

著錄書、工具書

-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78—1982年。
- 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中研院史語所，1948年。
- 鍾柏生：《殷虛文字乙編補遺》，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95年。
- 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57年。
-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甲骨文合集補編》，語文出版社，1999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年。
-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中華書局，1985年。
- 許進雄：《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1991年。
- 胡厚宣：《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
- 胡厚宣輯，王宏、胡振宇整理：《甲骨續存補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伊藤道治：《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日]天理教道友社，1987年。
- 周鴻翔：《美國所藏甲骨錄》，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1976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甲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李鍾淑、葛英會：《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段振美、焦智勤、黨相魁、黨寧：《殷墟甲骨輯佚：安陽民間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年。

郭沫若：《殷契萃編》，科學出版社，1965年。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

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增訂版），[日]汲古書院，1971年。

姚孝遂、肖丁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89年。

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13輯，199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年。

劉釗、洪飏、張新俊：《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沈建華、曹錦炎：《甲骨文字形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中華書局，1988年。

宋鎮豪主編：《百年甲骨學論著目》，語文出版社，1999年。

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劉雨、盧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華書局，2002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

宗福邦、陳世鐸、肖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

專著、論文集(依作者或編著者首字音序排列)

B

白於藍：《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校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甲骨文字研究》，[日]同朋舍，1980年。

C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灣樂學書局有限公司，1999年。

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臺灣文津出版社，2004年。

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

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陳煒湛：《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陳煒湛：《甲骨文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程工、劉丹青主編：《漢語的形式與功能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年。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赤塚忠：《中國古代の宗教と文化——殷王朝の祭祀》，[日]東京角川書店，1977年。

D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日]汲古書院，1975年。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華書局，1988年。

董作賓：《殷曆譜》，中研院史語所專刊，石印本，1945年。

F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種記事刻辭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G

顧頡剛、劉起釐：《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

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1953年。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年。

管燮初：《左傳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郭沫若：《卜辭通纂》，[日]求文堂石印本，1933年；科學出版社，1983年。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郭萬青：《〈國語〉動詞管窺》，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

H

韓江蘇：《殷墟花東 H3 卜辭主人“子”研究》，綫裝書局，2008年。

何樂士：《左傳虛詞研究》（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4年。

何樂士：《〈史記〉語法特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

何樂士：《古代漢語虛詞詞典》，語文出版社，2006年。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年。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

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

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學苑出版社，2010年。

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續集》，學苑出版社，2011年。

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三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

J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K

寇占民：《西周金文動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L

Lambrecht, K.,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 Form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CUP, 1994.

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見祭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李臨定：《漢語比較變換語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李家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5年。

李曦：《殷墟卜辭語法》，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李學勤：《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李學勤：《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李學勤：《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

-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李麗艷：《甲骨文介詞、連詞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 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
- 李佐豐：《古代漢語語法學》，商務印書館，2004年。
- 李佐豐：《上古漢語語法研究——李佐豐自選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
- 黎澤渝、劉慶俄編：《黎錦熙文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廖名春：《新出楚簡試論》，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林宏明：《小屯南地甲骨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 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
- 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
- 林澐：《林澐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 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 劉景農：《漢語文言語法》，中華書局，1994年。
- 劉翔、陳亢、陳初生、董琨：《商周古文字讀本》，語文出版社，1989年。
- 劉新民：《殷墟甲骨第一期卜辭文例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 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
- 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岳麓書社，2005年。
-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 呂叔湘：《呂叔湘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

M

-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文物出版社，1990年。

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中華書局，2002年。

馬建忠：《馬氏文通》，商務印書館，1983年新一版。

門藝：《殷墟黃組甲骨刻辭的整理與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P

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

Q

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字體分類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秦照芬：《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臺灣蘭臺出版社，2004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

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裘錫圭：《文史叢稿》，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裘錫圭：《裘錫圭自選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1961年。

R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59年。

S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介賓結構語序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88年。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2年。

時兵：《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宋華強：《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宋鎮豪主編，劉源、徐義華副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輯，綫裝書局，2008年。

史存直：《文言語法》，中華書局，2005年。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2004年。

T

唐蘭：《殷虛文字記》，中華書局，1981年。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年。

唐蘭：《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唐鈺明：《定量和變換——古文字資料詞彙語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8年。

唐鈺明：《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W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

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灣明文書局，1989年。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中華書局，2008年。

王暉：《古文字與商周史新證》，中華書局，2003 年。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 年。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81 年。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王宇信、宋鎮豪主編：《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王蘊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現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王蘊智：《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 年。

魏慈德：《殷墟 YH 一二七坑甲骨卜辭研究》，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1 年。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魏德勝：《〈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魏兆惠：《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三聯書店，2008 年。

X

徐烈炯、潘海華主編：《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5 年。

徐烈炯、劉丹青：《話題的結構與功能》（增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徐杰：《普通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Y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 楊伯峻：《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
-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中華書局，1981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
-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年。
- 楊逢彬：《殷墟甲骨刻辭詞類研究》，花城出版社，2003年。
- 楊升南：《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
-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
-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中國科學院，1954年。
-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耐林廬甲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中華書局，1997年。
- 楊郁彥：《甲骨文合集分組分類總表》，臺灣藝文印書館，2005年。
-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6年。
-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華書局，1985年。
-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
- 喻遂生：《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2年。
- Z
- 詹鄯鑫：《華夏考——詹鄯鑫文字訓詁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
- 張伯江：《從施受關係到句式語義》，商務印書館，2009年。
- 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
- 張玉金：《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兩篇）》，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8年。
- 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4年。
-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
- 張玉金：《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張玉金：《20世紀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3年。

- 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 年。
- 張玉金：《西周漢語代詞研究》，中華書局，2006 年。
- 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 年。
-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中華書局，1988 年。
- 趙大明：《〈左傳〉介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
- 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
- 周秉鈞：《白話尚書》，岳麓書社，1990 年。
- 周守晉：《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巴蜀書社，2007 年。
- 鍾柏生：《鍾柏生古文字論文自選集》，臺灣藝文印書館，2008 年。
- 朱德熙：《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1982 年。
- 朱德熙：《朱德熙文集》，商務印書館，1999 年。
- 季羨林主編，袁毓林編：《朱德熙選集》，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 朱歧祥：《殷墟卜辭句法論稿——對貞卜辭句型變異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校釋》，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研究室，2006 年。

論文(依作者首字音序排列)

B

- 貝羅貝：《雙賓語結構從漢代至唐代的歷史發展》，《中國語文》1986 年第 2 期。

C

- 蔡哲茂：《卜辭生字再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1041), 2009 年 12 月 28 日。

蔡鎮楚：《試談古漢語介詞結構的語法功能》，《語文研究》1983 年第 4 期。

曹錦炎：《讀甲骨文劄記(二則)》，《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4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曹錦炎：《說“大甲𠩺珏”》，《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常耀華：《子組卜辭新綴四例》，《追尋中華文明的蹤跡——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常玉芝：《論商代王位繼承制》，《中國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常玉芝：《卜辭日至說疑議》，《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常玉芝：《甲骨綴合續補》，《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2 期。

常玉芝：《卜辭“大示”所指再議》，《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常正光：《殷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 年。

常正光：《“辰爲商星”解》，《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 10 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陳邦懷：《甲骨文“𩺰”字釋讀》，《中國語文》1966 年第 1 期。

陳初生：《論上古漢語動詞多對象語的表示法》，《中國語文》1991 年第 2 期。

陳劍：《釋〈忠信之道〉的“配”字》，《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 2 卷第 6 期，2002 年。

陳劍：《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78 本第 2 分(抽印本)，2007 年。

陳劍：《釋“由”》，《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陳絜：《關於商代婦名研究中的兩個問題》，《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陳斯鵬：《論周原甲骨和楚系簡帛中的“囟”與“思”——兼論卜辭命辭的性質》，《文史》2006 年第 1 輯。

陳昭容：《先秦古文字材料中所見的第一人稱代詞》，《中國文字》新十六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2 年。

陳昭容：《關於“甲骨文被動式”研究的檢討》，《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年。

陳煒湛：《卜辭文法三題》，《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 年。

陳煒湛：《讀契雜記》，《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D

董蓮池：《甲骨文中的于字被動式探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 年第 4、5 期合刊。

董蓮池：《非王卜辭中的“天”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2007 年第 1 輯，大象出版社，2007 年。

F

范毓周：《甲骨文“戎”字通釋》，《中國文字》新二十六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0 年。

方梅：《漢語對比焦點的句法表現手段》，《中國語文》1995 年第 4 期。

馮時：《殷田射御考》，《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G

高明：《從甲骨文中所見王與帝的實質看商代社會》，《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 年。

管燮初：《甲骨文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中國語文》1962 年第 6 期。

- 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雙賓語問題》，《中國語文》1986年第5期。
- 郭錫良：《介詞“于”的起源和發展》，《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
- 郭錫良：《先秦漢語名詞、動詞、形容詞的發展》，《中國語文》2003年第3期。
- 郭錫良：《介詞“以”的起源和發展》，《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期。
- 郭旭東：《商代征戰時的祭祖與遷廟制度》，《殷都學刊》1988年第2期。
- 郭旭東：《從甲骨文字“芻”、“牧”論及商代的經濟生活》，《華夏考古》2009年第1期。

H

- 洪波：《〈漢語語法化的歷程〉商兌》，《語言研究》2004年第3期。
- 洪波：《先秦判斷句的幾個問題》，《南開學報》2000年第5期。
- 洪飏：《〈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校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3期。
- 侯鏡昶：《論甲骨刻辭語法研究的方向——評〈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胡光燾：《甲骨文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8年。
- 胡厚宣：《釋茲用茲御》，《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本第4分，1939年。
- 胡雲風：《殷商金文動詞研究》，《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黃德寬：《甲骨文“(S)惠OV”句式探蹤》，《語言研究》1988年第1期。
- 黃然偉：《殷王田獵考》，《中國文字》第14冊，1964年。
- 黃天樹：《柞伯鼎銘文補釋》，《中國文字》新三十二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6年。
-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驗辭中的氣象記錄》，《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灣“中研院”語言所，2007年。
- 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黃天樹：《甲骨綴合六例及其考釋》，《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助動詞補說》，《古漢語研究》2008 年第 4 期。

黃天樹：《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同義詞連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 年。

黃偉嘉：《甲金文中“在、于、自、從”四字介詞用法的發展變化及其相互關係》，《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 年第 1 期。

黃瓚輝：《焦點、焦點結構及焦點的性質研究綜述》，《現代語文（季刊）》2003 年第 26 卷第 4 期。

J

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率字——兼談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 年第 1 期。

季旭昇：《〈雨無正〉解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第 3 期。

季旭昇：《說牡牝》，《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 年。

賈連敏：《古文字中的“裸”和“瓚”及相關問題》，《華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

賈燕子：《甲骨文祭祀動詞兼語句研究》，《唐山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2009 年。

蔣玉斌：《殷墟 B119、YH006、YH044 三坑甲骨新綴》，《中國文字研究》2007 年第 1 輯，大象出版社，2007 年。

姜寶昌：《卜辭虛詞試析》，《先秦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82 年。

金祥恒：《甲骨卜辭中殷先王上乙下乙考》，《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L

李寶倫、潘海華、徐烈炯：《對焦點敏感的結構及焦點的語義解釋》，《當代語言學》第 5 卷，2003 年第 1、2 期。

李瑾：《卜辭前辭語序省變形式統計——兼評“非王卜辭”說》，《重慶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1期。

李瑾：《漢語殷周語法問題探討——王力〈漢語史稿〉中冊先秦語法分析的商榷》，《中華文史論叢》增刊《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李紹連：《中原諸侯國方國與商廷的關係》，《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李維明：《“亳”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李曦：《“惠”、“唯”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屆年會論文，1986年。

李先登：《孟廣慧舊藏甲骨選介》，《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

李學勤：《重論夷方》，《民大史學》1996年第1期。

李學勤：《殷墟人頭骨辭研究》，《海上論叢（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新出土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李學勤：《說“茲”與“才”》，《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李學勤：《關於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所謂“丁”的一點看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李學勤：《甲骨卜辭與〈尚書·盤庚〉》，《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輯，綏裝書局，2008年。

李雪山：《貞人爲封國首領來朝職掌占卜祭祀之官》，《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李宗焜：《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十八期，美國藝文印書館，1994年。

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72 本第 2 分, 2001 年。

李宗焜:《卜辭中的“望乘”——兼釋“比”的辭意》,《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7 年。

連劭名:《商代的馬》,《人文雜誌》1998 年第 2 期。

連劭名:《商代的日書與卜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3 期。

林澐:《新版〈金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論文,1990 年。

林澐:《究竟是“翦伐”還是“撲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 年。

林澐:《花東子卜辭所見人物研究》,《第一屆古文字學與古代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6 年。

劉丹青:《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學考察》,《中國語文》2001 年第 5 期。

劉丹青:《先秦漢語語序特點的類型學觀照》,《語言研究》2004 年第 1 期。

劉桓:《卜辭所見商王田獵的過程、禮俗及方法》,《考古學報》2009 年第 3 期。

劉鑫民:《焦點、焦點的分佈和焦點化》,《寧夏大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

劉義峰:《無名組卜辭綴合十組》,《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劉一曼:《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考釋數則》,《考古學集刊》第 16 輯,科學出版社,2006 年。

劉一曼、曹定雲:《殷墟花東 H3 卜辭中的馬——兼論商代馬匹的使用》,《殷都學刊》2004 年第 1 期。

劉源:《花園莊卜辭有關祭祀的兩個問題》,《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劉源:《殷墟“比某”卜辭補說》,《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

2008 年。

劉源：《再談殷墟花東卜辭中的“口”》，《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 輯，綫裝書局，2008 年。

劉淵臨：《甲骨文中的“𧈧”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41 本第 4 分，1969 年。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 年。

劉釗：《卜辭“雨不正”考釋》，《殷都學刊》2001 年第 4 期。

劉釗：《安陽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釋》，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8 年。

劉釗：《釋甲骨文中的“秉棘”》，《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2 期。

羅琨：《殷墟卜辭中的“火”——兼說“去火”》，《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羅琨：《殷墟卜辭中的“先”與“失”》，《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羅立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考釋三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 年。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漢語語法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 年。

M

莫紅霞、張學成：《漢語焦點研究概觀》，《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4 期。

P

彭邦炯：《從商的竹國論及商代北疆諸民》，《甲骨文與殷商史》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Q

齊文心：《關於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歷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齊文心：《“婦”字本義試探》，《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齊文心：《釋讀“沚或冏冊”相關卜辭——商代軍事制度的重要史料》，《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 年第 3 期。

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釋（七篇）》，《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 年第 1 期。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裨”》，《中原文物》1990 年第 3 期。

裘錫圭：《〈說文〉與出土古文字》，《說文解字研究（一）》，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 年。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64 本第 3 分（抽印本），1993 年。

裘錫圭：《釋“衍”、“侃”》，《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

裘錫圭：《論殷墟卜辭“多毓”之“毓”》，《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裘錫圭：《說“口凡有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1 期。

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中國語文》2002 年第 1 期。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誓”》，《2004 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裘錫圭：《“花東子卜辭”和“子組卜辭”中指稱武丁的“丁”可能應該讀為“帝”》，《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 年。

裘錫圭：《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于”》，余靄芹、柯蔚南主編：《羅杰瑞

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2010年。

R

饒宗頤：《甲骨文中的冉與冉駘》，《文物》1998年第1期。

S

沈建華：《釋卜辭中方位稱謂“陰”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沈培：《說殷墟甲骨卜辭的“𠄎”》，《原學》第3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

沈培：《關於殷墟甲骨文中所謂“于字式”被動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二)》，燕山出版社，2001年。

沈培：《申論殷墟甲骨文“气”字的虛詞用法》，《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沈培：《卜辭“雉衆”補釋》，《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六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

沈培：《殷墟卜辭正反對貞的語用學考察》，《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5年。

沈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𠄎”字用爲“登”證說》，《中國文字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

沈培：《商代占卜中命辭的表達方式與人我關係的體現》，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9年。

沈培：《釋甲骨文、金文與傳世典籍中跟“眉壽”的“眉”相關的字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宋鎮豪：《試論殷代的記時制度》，胡厚宣主編：《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

宋鎮豪：《夏商法律制度研究》，《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年。

宋鎮豪：《商代的疾患醫療與衛生保健》，《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宋鎮豪：《甲骨文中的夢與占夢》，《文物》2006年第6期。

宋鎮豪：《殷墟甲骨文中的樂器與音樂歌舞》，《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打印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2008年。

孫亞冰：《卜辭中所見“亞”字釋義》，《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孫亞冰：《百年來甲骨文材料統計》，《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

T

譚步雲：《武丁期甲骨文時間修飾語研究》，《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W

王貴民：《就甲骨文所見試說商代的王室田莊》，《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

王貴民（署名寒峰）：《甲骨文所見的商代軍制數則》，《甲骨探史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王貴民：《就殷墟甲骨文所見試說“司馬”職名的起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王貴民：《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中華書局，2001年。

王貴民：《甲骨文所記商朝貢納及所顯示的有關制度》，《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王海棻：《〈西周金文語法研究〉讀後》，《中國語文》1982年第6期。

王輝：《殷人火祭說》，《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王宇信：《商代的養馬業》，《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王子揚：《說甲骨文中的“逸”字》，《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期。

吳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筆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輯，中華書局，2000年。

吳振武：《“戠”字的音形義》，《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吳振武：《“戠”字的形音義》，《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武振玉：《試論金文中“咸”的特殊用法》，《古漢語研究》2008年第1期。

X

謝濟：《祖庚祖甲卜辭與歷組卜辭的分期》，《甲骨文與殷商史》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徐寶貴：《甲骨文考釋三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

徐寶貴：《殷商文字研究兩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徐錫臺：《殷墟出土的一些病類卜辭考釋》，《殷都學刊》1985年第1期。

徐江勝：《試論古漢語句子的焦點和焦點的凸顯方式》，《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徐義華：《商代諸婦的宗教地位》，《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徐義華：《甲骨刻辭諸婦考》，《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Y

嚴志斌：《商代金文句法研究》，《殷都學刊》2006年第1期。

楊升南：《從殷墟卜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楊升南：《商代人性身份的再考察》，《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楊升南：《甲骨文中所見商代的貢納制度》，《殷都學刊》1999年第2期。

楊升南：《從“鹵小臣”說武丁對西北征伐的經濟目的》，《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楊升南：《甲骨文中的“男”爲爵稱說》，《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楊五銘：《西周金文被動句式簡論》，《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

楊澤生：《甲骨文“蚊”字考釋》，第七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2005年。

楊澤生：《甲骨文“魚”字新釋》，《中國文字學報》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

姚孝遂：《商代的俘虜》，《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

姚孝遂：《讀〈小屯南地甲骨〉劄記》，《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5年。

姚孝遂：《甲骨刻辭狩獵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年。

姚孝遂：《〈殷契粹編〉校讀》，《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年。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第2期。

Z

趙伯義：《論古代漢語的爲動雙賓語》，《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3期。

趙平安：《論銘文中一種特殊句型——“某作某器”句式的啟示》，《古漢語研究》1991年第4期。

趙平安：《戰國文字的“遊”與甲骨文“奉”爲一字說》，《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

趙平安：《“達”字兩系說——兼釋甲骨文所謂“途”和齊金文中所謂“造”字》，《中國文字》新二十七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1年。

趙平安：《從失字的釋讀談到商代的佚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輯刊》第1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趙平安：《釋“𠂔”及相關諸字》，《語言》第3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趙平安：《甲骨文“𠂔”即“曷”字說——兼談羯的族源》，《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張伯江：《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中國語文》1999年第3期。

張光裕：《新見習鼎銘文對金文研究的意義》，《文物》2000年第6期。

張國艷：《甲骨文介賓短語研究》，《大理師專學報》2000年第3期。

Zhang, 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lexical meaning,” *Linguistics* 36-5, 1998.

張世超：《商代的卜日與祭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張世祿：《論古代漢語雙賓式》，《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

張新俊：《殷墟甲骨文“臀”字補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年。

張玉金：《論甲骨金文中的“賓”字及相關問題》，《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2期。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𠂔”》，《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4期。

張玉金：《釋甲骨文中的“𠂔”和“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張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釋》，《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張玉金：《殷墟甲骨文“吉”字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

張玉金：《甲骨文中的動詞“于”及介詞“于”的起源》，《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章秀霞：《花東田獵卜辭的初步整理與研究》，《殷都學刊》2007年第1期。

章秀霞：《殷商後期的貢納、徵求與賞賜——以花東卜辭為例》，《中州學刊》2008年第5期。

章秀霞：《〈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著錄片校重》，《殷都學刊》2009年第4期。

章秀霞：《花東卜辭行款走向與卜兆組合式的整理和研究》，《紀念王懿榮發現甲骨文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鍾柏生：《“中研院”史語所購藏甲骨選釋（三）》，《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發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鄭繼娥：《甲骨文中的連動句和兼語句》，《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2期。

鄭杰祥：《殷墟卜辭所記商代都邑的探討》，《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周光午：《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語法論集》第3集，中華書局，1959年。

周國正：《卜辭兩種祭祀動詞的語法特徵及有關句子的語法分析》，香港中文大學編：《古文字學論集》（初編），1983年。

周忠兵：《歷組卜辭新綴三十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

朱鳳瀚：《殷墟卜辭所見商王室宗廟制度》，《歷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朱鳳瀚：《論酹祭》，《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朱歧祥：《論花園莊東地甲骨用詞的特殊風格——以歲字句為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朱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正補》，臺灣“中研院”語言所編：《第五屆國際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打印稿），2004年。

附錄一：甲骨新綴十六組

甲骨綴合在甲骨資料整理過程中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這種“破鏡重圓”的工作能提供給學者更完整的信息，對於我們瞭解卜辭文意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事殷商歷史、文化、語言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在學習過程中偶有所得，曾試綴十六組，今整理成文，供學者參考。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不能目睹甲骨實物，所以綴合時僅能依據拓片，無法顧及甲骨片的顏色、厚度等因素。因此，我們的綴合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本附錄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綴合後的圖版，第二部分為我們根據綴合後的圖版做出的新釋文，並對圖版和釋文中相關問題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

一、圖版

(一)



A: 《補編》524(圖版同比縮小 45%)

B: 《合集》3475(圖版同比縮小 45%)

(二)



A: 《乙編》7107(13. 0. 14905)



B: 《乙編》7327(13. 0. 15439)

(三)



A: 《合集》28315

B: 《屯南》4585

(四)

A: 《合集》28156

B: 《合集》27010



(五)

A: 《合集》7015

B: 《國博》076



(六)



A: 《合集》7593(圖版同比縮小 50%)



B: 《英藏》686(圖版同比縮小 50%)

(七)



A: 《合集》26321(圖版同比縮小 50%)



B: 《北大》1172(圖版同比縮小 50%)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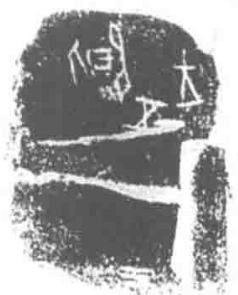
A:《合集》30878(圖版同比縮小30%)

B:《北大》0451(圖版同比縮小30%)

(九)



A:《合集》18749



B:《合集》18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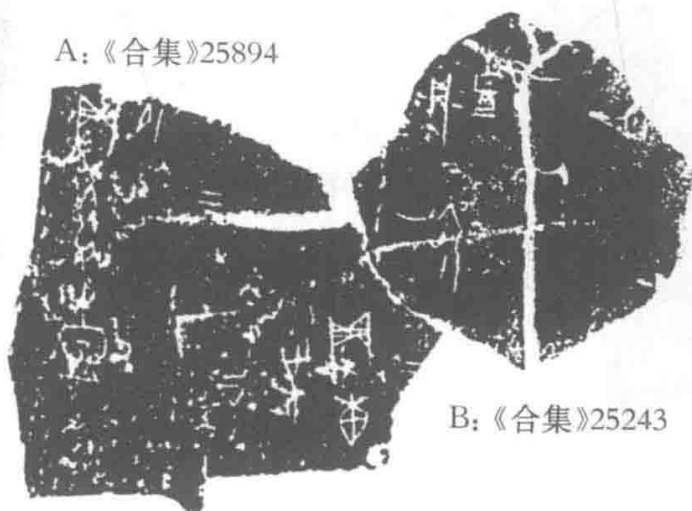
(十)



A:《補編》11532 反

B:《合集》38046

(十一)



A:《合集》25894

B:《合集》25243

(十二)

A: 《合集》14474 正(圖版同比縮小 30%)



B: 《補編》1705(圖版同比縮小 30%)

(十三)



A: 《合集》29532(圖版同比縮小 30%)



B: 《合集》30434
(圖版同比縮小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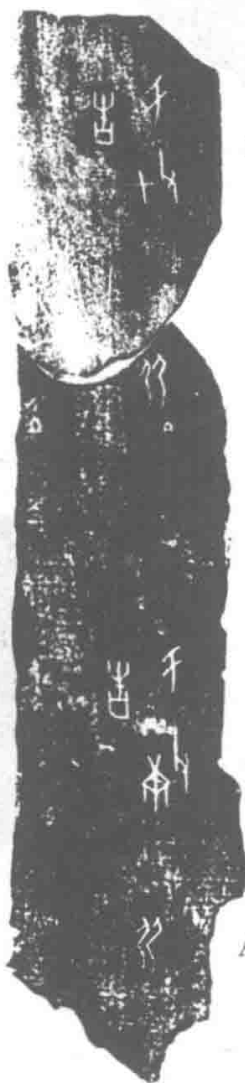
(十四)



A: 《合集》5598 正

B: 《合集》17394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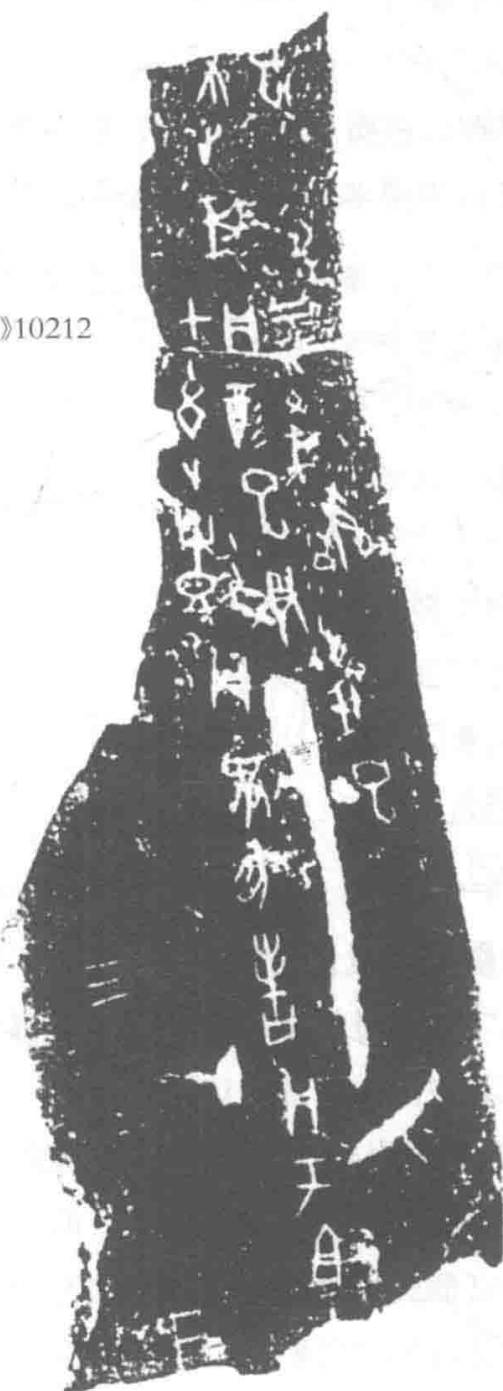
B: 《合集》27473

A: 《合集》27432

(十六)

A: 《補編》10212

B: 《合集》30810



二、釋文與說明

(一) A:《補編》524(《懷特》899); B:《合集》3475(《前》1. 52. 2、《龜》1. 13. 20、《通》262)^①

本版爲右胛骨,但骨扇部分殘缺。綴合後可以發現,“酒”字恰好位於骨版殘斷處,這可以證明本版綴合應該是可信的。綴合後,卜辭釋文如下:^②

- (1) 丁亥卜: 禱黃尹, 燎二豕、二羊, 卯六牛。五月。一
- (2) 燎黃尹四豕, 卯六牛。一
- (3) 丁亥卜: 禱黃尹。
- (4) 惠丁酉酒黃尹。一
- (5) 惠[丁□]^③酒。一
- (6) 惠丁卯酒。一
- (7) 惠丁丑酒。
- (8) □黃□。二
- (9) □六牛。二
- (10) □。二

從書體風格、前辭形式以及特徵字“亥”、“惠”和“酒”等的寫法上看,卜辭屬自賓。(5)辭之“酒”字位於斷裂處,綴合後,基本可見其全貌,只是“酉”旁中間有殘泐,不見其中間的橫畫。(1)辭之天干“丁”,《補編·釋文》作“己”,可能是因爲拓片不清而誤識。考慮到本版均爲貞卜“丁”日祭祀之事,該辭釋“丁”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此外,(4)辭中的“惠丁酉”、(5)辭中的“惠”,《補編·釋文》中把它們分別與其左邊的“六牛”和“黃”連讀爲一辭,而《懷特·釋文》中正好相反,把它們與其右邊的刻辭連讀爲一辭。我們綴合後,根據(7)辭的讀法,認爲《懷特·釋文》更可信。

① 括弧內的舊著錄號一般均見於著錄書中的材料來源表部分。

② 這裏的釋文與曾經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上的相比,釋讀順序作了較大改動。

③ 所缺之干支字可能是“丁未”或“丁巳”。

本版行款值得注意。(2)、(4)、(5)三辭行款較為特殊：首先，從卜辭在圖版上的位置來看，如果我們把“惠丁酉”與“酒黃尹”、“惠[丁□]”與“酒”分別連讀為一辭而無誤的話，則干支字與其後的成分相距較遠。其次，(4)辭行款本應為“下行而右”，但“尹”字卻刻在“黃”字上邊；(2)辭行款本應為“下行而左”，但“尹”字卻刻在“黃”字右上角。究其原因，我們推測有兩種可能：一是“尹”字原本屬漏刻，後來在補刻時，因“黃”字下有界劃綫，此處已無刻寫空間，於是便就近在有空間刻寫的地方補足；二是刻手為了使本辭中的“四豕”和“六牛”在位置上左右照應，有意把“尹”刻於別處。

(二) A:《乙編》7107; B:《乙編》7327

《乙編》中的這兩版《合集》與《補編》中均沒有收入。其中《乙編》7107 出土編號為 13. 0. 14905,《乙編》7327 出土編號為 13. 0. 15439。

新釋文如下：

(1) □□咸。

(2) □□咸。

從位置上看，《乙編》7107 為左甲橋的最下端，《乙編》7327 為右甲橋的最下端，正好一左一右，而且兩殘片上的盾紋方向也恰好相互對應。從內容上，除了最下邊一字都為“咸”外，就連上部殘存的筆劃也完全一致。因此，本組遙綴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①

(三) A:《合集》28315; B:《屯南》4585

本版是左胛骨的骨邊部分，其上共有四條刻辭。(2)辭中的“从”字恰好位於斷裂處，綴合後可以看出該字較為完整，因此本版綴合應可信。綴合後的釋文如下：

(1) 牢□。茲用。

(2) 从白東擒。

① 因為本組綴合殘片取自《乙編》，所以筆者曾向蔡哲茂研究員請教。在請教時，方才知其也曾於 2009 年 1 月 15 日做過同樣的綴合，只是由庫房人員做了內部記錄，而沒有對外公佈。

(3) 于白西擒。

(4) 乙未卜：王往求狐，从邁。

從字形及書寫風格看，本版應為歷無卜辭。從內容方面看，(1)辭為祭祀卜辭，(2)——(4)辭均為田獵卜辭。其中，祭祀卜辭記載的是用牢祭祀的事情，田獵卜辭記載的是有關商王外出求狐的事情。(4)辭“从”後之字已經殘去，從內容上推測殘去的部分應該是邁狐的地點，或許即是(2)、(3)兩辭中提到的“白”。(2)、(3)兩辭對貞，卜問商王是從“白”這個地方的東面擒狐，還是在“白”這個地方的西面擒狐。

值得注意的是，本版(2)、(3)兩辭使用的介詞不一樣，(2)辭用“从”，(3)辭則用“于”。我們知道，如果對貞的兩條卜辭所用的介詞不同，一般是在所卜地點較近的名詞前用“在”，在較遠的名詞前用“于”。^① 介詞“从”和“于”有沒有類似的用法，限於目前我們搜集到的材料不足，還無法給出確切的解釋。無名卜辭中，絕大多數地名前要麼都用“从”(如《合集》28946)，要麼都用“于”(如《合集》28947)，看不出介詞使用的不同。但是，《屯南》392中有“惠喪”、“从孟”二辭，一條使用語氣詞“惠”，另一條則使用介詞“从”。《合集》29034(+《合集》29125^②)中“喪”、“孟”前分別用了“于”和“从”，不過綴合後可以發現“于喪”是和其上的另一條“于孟”構成對貞的。同版既有“于孟”，又有“从孟”，可能反映出這種介詞的使用是不固定的。

另外，本版與同屬於歷無的《屯南》1094、2745，《合集》28595、28596、28843均是圍繞王在“白”地田獵之事而進行的占卜。

(四) A:《合集》28156(《甲編》1927); B:《合集》27010(《京》4149)

本版為龜腹甲。綴合後可以發現，拓片上“宰”、“又(祐)”兩字恰好位於斷裂處，綴合後二字較為密合，這表明本綴合應該是正確的。綴合後，釋文如下：

(1) 貞：羅五羅宰，王受祐。

① 黃天樹：《〈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後收入《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401—411頁。

② 許進雄綴合，參看《綴合》。

(2) 貞：五羈伐卯.

本版為何組二類卜辭。“”字，《類纂》第1243頁僅此一見。蒙車秋虹提醒，《合集》27531中也有該字。後來，我們在《類纂》第69頁找到了學者釋“競”的那個字。^①通過對比字形和辭例，我們認為“”也應釋為“競”。根據其位於“羈”和“五羈”、“妣甲”和“妣庚”之間，可知它可能是一個連詞。^②“羈”字，葉玉森釋“羈”。^③至於該字在卜辭中的用法，許進雄曾做出過推測，認為它“可能是驛站一類之特別設置”。^④後來，齊文心有進一步的論述。^⑤宋鎮豪在講到殷商道路交通制度中的旅舍“羈”時，曾據《合集》28156版提供的信息認為“一羈至五羈，自此及彼，由近而遠，揭示出羈與羈之間的路程遠近關係。各羈舍間應保持有一定的距離”。^⑥綜合上述各家說法，本版(1)辭可能是貞問在第一驛站和第五驛站用“宰”舉行祭祀活動，商王是否會受到保佑。這種理解是否正確，我們沒有把握，姑且存疑。^⑦

(五) A:《合集》7015(《安明》586); B:《國博》076(《合集》18032)^⑧

本版綴合為遙綴。許進雄曾指出《安明》586(即《合集》7015,筆者按)為左前甲。^⑨據此,依照辭例和龜版上存留的盾紋,可以推知《國博》076應為右前甲。遙綴後,釋文如下:

- ① 字形作“”(《合集》27531)、“”(《合集》31763)、“”(《合集》31706)、“”(《合集》4338)、“”(《合集》106正)等。
- ② “競”字可以用為連詞,也可以用為名詞,如在《合集》106正反、4337、4338中即用為人名或方國名。關於該字的字形及用法,王蘊智有說,參看王蘊智:《釋競、業及與其同源的幾個字》,原載《中國文字》新廿四期,臺灣藝文印書館,1998年12月,又載於《東南文化》2001年第5期,後收入王蘊智著:《字學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294—308頁。
- ③ 參看《甲詁》第2945條。
- ④ 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第163頁,轉引自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5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5頁。
- ⑤ 齊文心:《釋羈——對商朝驛站的探討》,載《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 ⑥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89頁。
- ⑦ 因《合集》28155中有一辭貞問“惠五羈先酒”,它辭中在“五羈”的位置上出現的大多是受祭對象。
- ⑧ 何曾又已經將這兩版與他版綴合,參看《拼合》第258則。
- ⑨ 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釋文篇》第59頁,轉引自《甲骨文獻集成》第5冊,第113頁。

(1) [戊]戌卜,[貞]: 弜𠂔[𠂔]。

(2) 𠂔𠂔,乙酉𠂔。

(3) 𠂔乙酉𠂔。

綴合後的龜版上有三條刻辭。從字形及書寫風格看,本版應為自賓間 A 類。辭中“𠂔”字的釋讀,學界意見不一。^① 近些年來,有學者認為它是“殺”之初文,^②有學者認為應把它讀為“翦”、“踐”或“殘”。^③ 二說可供參考。從內容上看,本版卜辭是關於征伐“𠂔”這個方國的。該版與同屬於自賓間 A 類的《天理》171、《合集》7018、18031 及屬於 𠂔 類的《合集》20558 所卜應為同事。^④

(六) A:《合集》7593(《續存下》264);B:《英藏》686(《金璋》410、《合集》39975)

A、B 兩部分分別為龜腹甲的左右後甲,其上面的刻辭為正反對貞,應該可以遙綴。遙綴後,釋文如下:

(1) 貞: 惠自般呼伐。一二

(2) 貞: 勿唯自般[呼]伐。[一二]

(3) 貞: 惠旨呼伐。二

從字形以及書寫風格看,本版應為典賓卜辭。綴合後的龜腹甲上存有三條刻辭,其中(2)辭中的“呼”字雖殘,但“呼”字下部殘筆尚可辨,且可以據(1)辭補出。(1)、(2)兩辭屬正反對貞卜辭,分別從正反兩個方面貞問要不要呼

① 《甲詁》第 2419 條;《綜覽》第 1508 條。

② 吳振武:《“𠂔”字的形音義——為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而作》,載王宇信、宋鎮豪主編:《夏商周文明研究(四)·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 139—148 頁;吳振武:《〈合〉33208 號卜辭的文字學解釋》,載《史學集刊》2000 年第 1 期。

③ 陳劍:《甲骨金文“𠂔”字補釋》,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 年,後收入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綏裝書局,2007 年,第 99—106 頁。

④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 年,第 38—39 頁、106—107 頁;《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簡體版),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38—39 頁、118—120 頁。

令“自般”這個人去征伐某個方國。學者指出，在武丁時代的甲骨文裏，屢見正面卜辭使用“惠”、反面卜辭使用“勿唯”的例子。^① 如果我們的遙綴無誤的話，這無疑又為上述之說增添了一個例證。

(七) A:《合集》26321(《粹》1347、《善》9162、《京》3507); B:《北大》1172
新釋文如下:

(1) 癸卯卜，旅貞：今夕亡田。在三月。

(2) 乙巳卜，旅貞：今夕亡田。在三月。

(3) □□卜，旅[貞：今]夕[亡]田。[在]三月。

這是一版出組二類卜骨，內容是有關卜夕的。綴合版中兩殘片的斷口可以吻合，而且綴合後，(2)辭的“巳”、“貞”兩字恰好位於卜骨斷裂處，占卜日期都是“在三月”，因此本版應該可以綴合。只是從拓片看來，《合集》26321的骨邊要比《北大》1172的骨邊稍寬些，但這可能是由於《合集》中的拓片是把骨邊的厚度也拓出來的原因造成的。

(八) A:《合集》30878(《掇二》388、《北圖》5392); B:《北大》0451
新釋文如下:

(1) 上甲、大乙，惠庚酒。

(2) 弔庚酒。

本版為無名祭祀卜辭。要對上甲和大乙舉行祭祀，於是貞問，要不要在庚日舉行酒祭。“惠庚酒”、“弔庚酒”這樣的正反對貞形式，還見於《合集》30812(無名)，其上有“惠乙未酒”、“弔乙未酒”。

《合集》30878拓片不太清楚，在核對舊著錄片(《掇二》388)後，我們發現，在拓片下部有一小橫。該橫筆應該就是“上甲”上部的橫筆。^② 這樣的話，我們的綴合應該更具有可信性。兩殘片上字體大小不一，這是本組綴合

① 管燮初：《甲骨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載《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33頁；黃天樹：《甲骨綴合六例及其考釋》，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2007年10月17日。

② 這種寫法的“上甲”另見於《合集》27053、27059(無名)等片。

存在的疑問。如果考慮到同版上字體的大小一般情況下是一致的，但確實也有不一致的情況，^①所以這點也可以理解。此外，本版也存在骨邊不一致的情況，這也是由於拓片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九) A:《合集》18749(《摭續》315); B:《合集》18750(《乙編》1133)

新釋文如下：

(1) 𠄎王  𠄎。五

(2) 𠄎王  𠄎。五^②

從殘存字的左右書寫順序正好相反，而且兆序字都為“五”來看，兩殘片可以左右遙綴。兩殘片分別為左右甲橋的上端部分。

“”字，《類纂》中共收有四條辭例，除我們遙綴的這兩例外，還見於《合集》7345、《合集》31233 兩版。《甲詁》中有姚孝遂按語，以為該字用為動詞。^③可從。

(十) A:《補編》11532 反(《北大》1870 正^④); B:《合集》38046(《珠》828)

新釋文如下：

(1)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2)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3) 𠄎[戊]戌 己亥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本版為黃類干支表。兩殘片不僅裂縫基本吻合，而且“庚”和“亥”字恰位於殘斷處，因此應該可以綴合。

① 如《合集》549、《合集》594 正等片即是。

② 此版下部還有殘字不識。

③ 《甲詁》第 3011 條。

④ 本組重片參看章秀霞：《〈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著錄片校重》，載《殷都學刊》2009 年第 4 期。

有意思的是，如果此版綴合成立，我們就會發現刻手在契刻干支表時誤刻後的一種改刻現象。(3)辭“庚寅”之“寅”字很是模糊，看起來又有點像“子”字。如果是“庚子”的話，正好與前面的“己亥”接着，但是卻與其後的“辛卯”不符。我們有個大膽的推測，有可能是刻手在刻寫好“己亥”後，又接着刻寫了“庚子”，而在發現“子”字實際上應該刻為“寅”後，就在“子”的字形基礎上直接改為了“寅”，所以我們看起來這個字形既像這個又像那個。“戊”前我們之所以沒有補足，原因就在於無法知道前面究竟應該是補上“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還是應該補上“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①

(十一) A:《合集》25894(《契》617); B:《合集》25243(《京人》1369)

新釋文如下：

- (1) 貞：勿鼓。十月。一
- (2) 貞：勿鼓。二
- (3) 貞：惠□先。二

本版為賓出龜腹甲刻辭。從位置上來看，《合集》25894 為左前甲，《合集》25243 為中甲。從內容上看，兩殘片都有一條卜辭“貞：勿鼓”，占卜內容完全一致，而且兆序字一個是“一”，另一個是“二”。所以兩殘片應該可以實綴。

(十二) A:《合集》14474 正(《天》42 甲); B:《補編》1705(《日天》196)

新釋文如下：

- (1) 壬戌卜，賓貞：尋燎于岳。
- (2) 使人。
- (3) 貞：勿使人。
- (4) 貞：使人于𡵓。
- (5) 貞：使人于𡵓。二告 不告 

① 黃類干支表中有誤刻的情況，如《合集》38032 +《珠》618(《綴合》第 413 組)中將“戊”誤為“戌”，《合集》38067 中將“戌”誤為“戊”，《補編》11594 中將“寅”誤為“子”等。

(6) 貞：沉十牛。二告 不告  不告 

本版爲典賓字體，斷裂處密合，綴合應無疑問。

(十三) A:《合集》29532(《寧》1. 129); B:《合集》30434(《後上》24. 8、《北圖》2120)

新釋文如下：

(1) 弜夕河燎 .

(2) 己丑卜：河燎夕，惠豚。

(3) 河燎夕，惠羊。一

本版爲無名左支卜類肩胛骨刻辭。一殘片上有“河燎夕，惠豚”，另一殘片上有“河燎夕，惠羊”，正好形成卜辭中常見的選貞格式。《合集》29532 上有兆序字“一”，惜《合集》30434 這類骨條往往從兆幹處斷開，以至我們無法看到兆序字。

卜辭中的“夕”往往指計時名詞，和現在的用法一樣。但是卜辭中也有不少是用爲祭名或祭祀動詞的，本版中的“夕”即用爲祭名。(1)辭下部殘缺，可能是貞問是否不要對河神舉行夕祭燎祭。從後兩辭來看，顯然最終對河神舉行夕燎祭。(2)、(3)兩辭是在殷人確定要對河神舉行燎祭和夕祭後，繼續貞問選用什麼犧牲好些，是用“豚”還是用“羊”。由於看不到用辭，^①殷人最終施用的情況目前也就無從知曉了。

(十四) A:《合集》5598 正(《北圖》2224 正、《文摺》1131 正); B:《合集》17394(《龜》2. 8. 6)

新釋文如下：

(1) 己巳卜，亘貞：王夢珣，不唯值小臣牆。

(2) [己]巳卜，[亘]貞：王夢珣，唯[值小臣牆]。

本版爲典賓龜腹甲刻辭。兩殘片分別爲左右腹甲的下部，第三道齒縫的上邊，位置上剛好左右對稱。占卜內容上，《合集》5598 正是從反面進行貞問，

① 無名中有的用辭是單刻於兆側的，所以有用辭殘留在骨扇部分的可能性。

“王夢琚，不唯𠄎”，《合集》17394 則從正面進行貞問，“王夢琚，唯𠄎”，形成了卜辭中習見的左右對貞格式。因此，這組綴合應該可以成立。^①

“琚”字，學界舊多釋為“朋”、“玉”、“玨”或“琮”等。^② 陳劍曾從字形比較和實物比較兩個方面證明此字是“玉戚”的象形字，卜辭中應該可以讀為“琚”。^③ 我們暫從陳說。“小臣牆”三字，舊有釋讀為“小𠄎臣”之說，劉釗認為是“小臣牆”三字合文。^④ 其說可從。這裏“牆”應該是“小臣”的私名。

(十五) A: 《合集》27432(《粹》321、《善》790); B: 《合集》27473

新釋文如下：

- (1) 弜。
- (2) 于父庚告。
- (3) 弜。
- (4) 于父甲告。

兩殘片均屬於無名右支卜類，占卜內容一致，斷裂處也基本密合，綴合似可以成立。

(十六) A: 《補編》10212(《甲編》2565); B: 《合集》30810(《甲編》2674)

新釋文如下：

- (1) 貞：于祖𠄎。二
- (2) 貞：𠄎𠄎告，止我已。三

① 本組綴合筆者原定為《合集》5598 在右的遙綴，後承蔣玉斌告知，《合集》5598 實物在國家圖書館，根據國圖提供的甲骨實物圖(http://res4.nlc.gov.cn/index_jg_sw_detail.jsp?searchword=%28bookname%3D%27%B1%B1%88D2224%25%27%29+and+subchannel%3D1&sortfield=-year&channelid=75013&record=1&marcid=jg2224&channel=75013)，該片應為左後甲而且可以實綴。今從蔣氏意見做了修改。

② 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第0800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叢刊第13輯，1993年。

③ 陳劍：《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78本第2分（抽印本），2007年，第407—434頁。

④ 劉釗：《卜辭所見殷代的軍事活動》，載《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中華書局，1989年。

(3) 不止我已。

(4) 甲午卜, 彭貞: 酒已自  至于毓。^①

綴合版中的兩殘片字體相同, 均為何一; 有對貞卜辭, 即上述(2)、(3)辭; 骨縫也基本密合。綴合可以成立。

附錄一的部分內容已收入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 學苑出版社, 2010年。

① 該辭“自”、“至”倒刻。其中“”字左下一橫筆為“至”字所從, 其餘部分不太清晰, 好像有兩橫筆, 但從辭例方面可以推定應用表神名。黃天樹、孫亞冰均指出可能是“上甲”。

附錄二：甲骨校重七十組

一、《合集》自重

- 《合集》4840 = 《合集》15238 《合集》5632 = 《合集》8152
《合集》10753 < 《合集》16203
《合集》15093(照片) = 《合集》40453(摹本)
《合集》15275 < 《合集》14592
《合集》18657 = 《合集》26874(拓片倒置)
《合集》19519(照片) = 《合集》39786(摹本)
《合集》20686 = 《合集》21304 《合集》28792 = 《合集》33403
《合集》28815 = 《合集》33405 《合集》29169 < 《合集》33558^①
《合集》29692 = 《合集》31067 《合集》37056 = 《合集》37126(清晰)

二、《補編》與《合集》重

- 《補編》30 = 《合集》435 《補編》79 = 《合集》39551(摹本)
《補編》1077 = 《合集》18573 《補編》1267 = 《合集》8047 正
《補編》1273 = 《合集》27757 《補編》1385 < 《合集》19694
《補編》2548 = 《合集》10524 《補編》7181 = 《合集》19155
《補編》8923 = 《合集》27815 《補編》10278 = 《合集》31847
《補編》13236(摹本) = 《合集》40485(摹本)

① 劉影已經把該版與《合補》9173 綴合，參看《拼合》第 170 則。

三、《補編》自重

《補編》2192 = 《補編》9809

《補編》9799 = 《補編》10938

四、《國博》與《合集》重

《國博》010 = 《合集》22473

《國博》023 = 《合集》15985

《國博》052 = 《合集》11844

《國博》054 < 《合集》33973

《國博》076 = 《合集》18032

《國博》093 = 《合集》34564

《國博》099 = 《合集》33845

《國博》102 = 《合集》35120

《國博》103 = 《合集》35054

《國博》104 = 《合集》33096

《國博》107 = 《合集》27059

《國博》122 = 《合集》34450

《國博》124 = 《合集》33676

《國博》126 = 《合集》34540

《國博》127 = 《合集》29435

《國博》138 < 《合集》33107

《國博》143 = 《合集》33863

《國博》145 = 《合集》33429

《國博》158 = 《合集》33727

《國博》163 = 《合集》25277

《國博》169 = 《合集》30611

《國博》175 < 《合集》26292

《國博》178 = 《合集》27204

《國博》185 = 《合集》32172

《國博》187 = 《合集》29556

《國博》188 = 《合集》27614

《國博》189(較完整) = 《合集》29596

《國博》190(清晰) = 《合集》29643

《國博》191 = 《合集》29443

《國博》202 < 《合集》26915

《國博》205 = 《合集》29864

《國博》208 = 《合集》29218

《國博》214 = 《合集》33473

《國博》222 = 《合集》28324

《國博》224 = 《合集》28765

《國博》226 = 《合集》28165

《國博》228 = 《合集》31954

《國博》231 = 《合集》31856

《國博》247 = 《合集》38130

《國博》250 = 《合集》35588

《國博》252 = 《合集》38868

《國博》253 = 《合集》38830

五、《國博》與《補編》重

《國博》261 = 《補編》11299 反

六、《輯佚》自重

《輯佚》428 = 《輯佚》541

附錄三：殷墟甲骨文分組分類表

本書引用殷墟甲骨文時，辭末大都注明了該辭所屬類別。每一類別的刻辭都屬特定時期之物，為表明其所屬具體時期，今製成“殷墟甲骨文分組分類表”如下：^①

	類別	相 當 時 代
王卜辭村北系列	自肥	武丁早期至武丁中、晚期之交
	自小	武丁中期(?)或中、晚期之交至武丁晚期
	𠩺類	武丁中期
	自賓	武丁中期
	賓一	武丁中期
	典賓	武丁中期至祖庚之世，主要武丁晚期
	賓三	武丁晚期至祖甲之初，主要祖庚之世
	賓出	武丁晚期至祖甲之初
	出一	祖庚之初至祖甲之初
	出二	祖甲時期
	事何	祖庚、祖甲之交
	何一	祖甲晚期至武乙之初
	何二	廩辛之世至武乙之世
	黃類	文丁之世至帝辛之世

① 主要依據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繁體版，臺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簡體增訂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以及其後發表的關於各類非王卜辭的文章。同時也參考了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中的相關章節。

續 表

	類別	相 當 時 代
王卜辭村中南系列	自歷	主要是武丁中期之物,武丁晚期爲下限
	歷一	主要是武丁之物,祖庚之初爲下限
	歷二	武丁晚葉爲上限,主要是祖庚之物
	歷草	主要是祖庚時期
	歷無	祖甲晚世至武乙初年
	無名	康丁(或上及廩辛之世)至武乙、文丁之交
	無黃	武乙、文丁之世
非王卜辭	子組	武丁早期至武丁中、晚期之交
	午組	武丁早、中期之交至武丁晚期之初
	婦女	武丁中期
	圓體	武丁中期
	劣體	武丁中期
	侯南	廩辛之世
	屯西	康丁至武乙之世
	花東	武丁中晚期

後 記

論文終於要出版了。

說來慚愧，博士畢業已經五年了，每次與導師黃天樹先生通電話，都有一種愧疚感，或者說一種負罪感。先生為人謙和，在學術上卻要求極嚴。每次先生都催促我說，一定要抓緊時間修改論文，該補充材料的就補充，該糾正錯誤的就糾正，爭取早點出版。五年來，我雖多次口頭答應先生，無奈大多時候受困於單位和家裏的一些瑣事，一直未能沉下心來認真完善論文。

更讓我惴惴不安的還要往前追溯——

清楚地記得在我確定自己的論文選題後，黃師曾問過我：“齊航福，我記得你以前是學歷史的？”其實，黃師的擔心也是我最怕的。從大學到碩士研究生階段，我一直都是在歷史系學習，從來沒有接受過語言學的系統訓練。如今，貿然選擇甲骨文語法作為自己一段時期內的主攻方向，能行嗎？

幸好，學生時代的我就對文言文這部分有着特殊的喜好。大學畢業後，自己又有三年的中學外語教學的經歷，而且最喜歡、最擅長的一項就是語法這塊。“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帶着興趣上路，我還是踏上了征程！

論文的寫作，最困難的莫過於資料搜集。不知道多少個日日夜夜，為了搜集資料，做出儘可能準確的統計數字，我已經習慣於失眠，只是苦了同舍的楊龍兄，害得他也常常不能按時入睡。搜集資料之餘，我買了不少語法學著作，開始大補特補語法知識。這部分倒也輕鬆，畢竟感興趣，自己接受起來出奇得快。

我生性愚鈍，很多東西在別人看來是很容易的，自己卻要反復多次才能接受得了。正因為如此，當初報考黃師門下時，為了讓黃師放心，我曾向他保證過，力爭做個最用功的學生。實話說，這點我没有做到，黃師的學生大

都十分刻苦。但至少有一點，自己已經盡力了，問心無愧！

感謝黃天樹師時時刻刻言傳身教，黃師做人與做學問的態度將永遠激勵學生前行！感謝師母多次噓寒問暖，每次見面相談，她都給人以如沐春風般的感覺！

感謝李家浩、鄭張尚芳、趙平安、劉樂賢、魏德勝、馮蒸先生，感謝喻遂生、洪波、張玉金、陳劍先生，感謝李運富、董志翹先生，在論文提交評議和答辯時，諸位先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和建議。還要特別感謝沈培先生，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曾遇到許多困難，每次求助於沈先生，總能得到耐心細緻而又及時的解答。先生的教誨，航福受益良多！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還曾得到常玉芝、徐在國、時兵、蔣玉斌等先生的幫助，我的碩士生導師王蘊智先生也曾給予不少建議。同門學友、先秦史研究室網站網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友在資料方面給予了莫大的幫助。趙鵬、寇占民、張新俊、劉風華、劉影、王子揚、莫伯峰、李愛輝、李延彥、郭艷等先生還指出了論文中的許多錯誤或不妥之處。謹向諸位學界師友表示衷心感謝。

特別要感謝《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編委會審稿專家的厚愛，使得拙著能有幸列入“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同時，要感謝中西書局的編輯先生們為本書所付出的艱辛。

最後，還要感謝我的妻子章秀霞。她很有思想，比我更適合做科研。不過，爲了我，她做出了特別大的犧牲，在我讀博期間，既要忙於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實在是辛苦她了！在我畢業後，稍有時間，她才又重新踏上求學之路。預祝我妻學成歸來，我們並肩戰鬥……

齊航福

2015年6月1日於墨香書屋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持，選擇兩岸三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生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主要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撰寫的著作），經編委會評審後，每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若干種，旨在推動中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科學研究的發展。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編委會的組成如下：

主 編：裘錫圭

執行主編：劉 釗

編 委：陳 劍 陳 偉 陳偉武 黃德寬 黃天樹 李宗焜
彭裕商 沈 培 施謝捷 王 輝 吳振武 趙平安
朱鳳瀚

項目統籌：郭永秉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從 2012 年 1 月開始徵集書稿。申報和評定的具體辦法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www.gwz.fudan.edu.cn），上海中西書局網站（www.zxpress.com.cn）。



上架建議 語言文字

ISBN 978-7-5475-0870-1



9 787547 508701 >

定價：68.00元

易文網：www.ewen.co